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蒙古帝国史

〔法〕雷纳·格鲁塞 著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蒙古帝国史

〔法〕雷纳·格鲁塞 著

龚　钺 译

翁独健 校

商务印书馆

1996年·北京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蒙古帝国史
〔法〕雷纳·格鲁塞 著
龚 钺 译 翁独健 校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河北省香河县第二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2203-7/K·491

1989年8月第1版 开本850×1168 1/32
1996年9月北京第2次印刷 字数323千
印数7 000册 印张13 1/2 插图7页

（60克纸本） 定价：16.20元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出版说明

我馆历来重视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从五十年代起，更致力于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古典学术著作，同时适当介绍当代具有定评的各派代表作品。幸赖著译界鼎力襄助，三十年来印行不下三百余种。我们确信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够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些书籍所蕴藏的思想财富和学术价值，为学人所熟知，毋需赘述。这些译本过去以单行本印行，难见系统，汇编为丛书，才能相得益彰，蔚为大观，既便于研读查考，又利于文化积累。为此，我们从 1981 年至 1992 年先后分六辑印行了名著二百六十种。现继续编印第七辑，到1997年出版至300种。今后在积累单本著作的基础上仍将陆续以名著版印行。由于采用原纸型，译文未能重新校订，体例也不完全统一，凡是原来译本可用的序跋，都一仍其旧，个别序跋予以订正或删除。读书界完全懂得要用正确的分析态度去研读这些著作，汲取其对我有用的精华，剔除其不合时宜的糟粕，这一点也无需我们多说。希望海内外读书界、著译界给我们批评、建议，帮助我们把这套丛书出好。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1994年 3 月

译 者 序

本书著者雷纳·格鲁塞曾任巴黎塞尼希博物馆馆长，他所写的有关蒙古史著作，据我所知有四种。1929年出版了«远东史»，该书分五篇：中国两篇，印度一篇，蒙古一篇，印度支那半岛一篇。其中蒙古的一篇，已经由冯承钧译成中文，题名«蒙古史略»(商务印书馆，史地小丛书，1934年7月初版)。1938年出版了«草原帝国»。我现在译的«蒙古帝国史»，系E. 卡韦涅主编的«世界史»中的一种，初版于1941年。在1944年又出版了«世界征服者»一书。本书在他所著的蒙古史里面，是成书比较晚的，如果取他以前的两种有关著作比较，可以发现不少地方，著者纠正了他过去的错误或遗漏。

本书的目的，有如著者自己在“引言”里面所说的，旨在将主要的几种蒙古史源（中国的、波斯的和蒙古的）互相比较和对证。看了这本书，觉得著者在这一方面所做的寻究工作贡献较大，很有参考的价值。在叙事方面，蒙古史素称难读，他也费了一番斟酌，使阅读起来比较容易，对于日期和地点也做了查考。至于本书文笔的简洁，叙事的生动，有如苏联学者雅库博夫斯基评此书所说：“有它在文学上的成就。”

格鲁塞此书，上溯蒙古民族的起源，说明蒙古国家的形成和蒙古帝国的成立，至忽必烈征服中国，拔都和旭烈兀等征服罗斯和波斯之后，他认为这时候的蒙古帝国已经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改变了原来的面貌，他的叙事也就到此为止。在最后一章(第五章)，著者讨论蒙古人征服的结果，著者就事论事，未作进一步的分析。纵使有如著者所说，元代的事应归中国史家，波斯的事应归波斯史家来

YBD 35/10

探讨(见第四章第八节末),但就蒙古本身历史而言,向外征略的结果,本来可能因统一而达到经济和文化的发展,现反而停滞不前,著者竟未加究问。

格鲁塞此书,取材于《元朝秘史》的最多。《秘史》记事比较翔实,描写各主要人物的性格,如札木合的狡狯,塔阳的柔弱,成吉思汗的善于投机等等,栩栩如生,足使读者增加兴趣。然而《秘史》究竟系史诗的体裁,史诗所歌颂的是个人英雄主义。格鲁塞此书的叙事也深染个人英雄主义色彩。对当时蒙古社会的阶级矛盾,他没有分析。他所分析的不过是蒙古当时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和种族矛盾。他虽然看到蒙古当时有成立一个统一国家的要求,甚至象阿勒坛、撒察别乞、答里台之流,比成吉思汗更有资格继承汗位的,都愿意终止氏族间的分裂而推选成吉思汗为蒙古人之长。但他看不到这个时代的蒙古贵族,"为巩固他们在游牧社会中统治地位,不能满足于旧的氏族部落组织的形式,而要求有国家形式的强大的暴力机关",① 是其历史发展的必然过程。总之,著者是资产阶级学者,对他书中的观点,我们应采取批判的态度。

《世界史》主编卡韦涅在书后所作的补充,即附篇《成吉思汗系诸汗国》,将成吉思汗在波斯、在罗斯、在突厥斯坦、在阿富汗和在中国的后裔,从世界史的角度提纲挈领地叙述其大概,对读者检阅极为方便,故将它译出。书末,格鲁塞有篇幅很长的"注释和参考",对此译者初感觉它是寻章摘句,无关宏旨,曾考虑应否全译,后来尊重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同志们的意见,也将它全部译出。因为这里面固然很多是对音问题、字义问题,但可供参考之处不少。而且格鲁塞此书引用的史料很多,所引史料多在书后"注释和参考"里面提到,所以它可供读者作进一步研究的参考。

我在这里应该声明,格鲁塞引用各书,有许多地方虽然用引号

① 参阅《蒙古人民共和国通史》,科学出版社中译本,页90。

而实际上往往不是原来词句。有时因为著者有意用浅显文字来表达原来的意义，有时因为辗转迻译，文字有出入。因此他所引用的如系中文书籍，我一一将它和原文对照，有时我径用中文原文，有时徇从著者的意思，易古奥为浅显。至于著者引用中文书籍有发生误解之处，我于照译之后，另外以译者按语指出。

译名问题，大约是蒙古史的一个最困难问题了。经过前人做了许多探索，我译此书，可以说绝大多数译名都是根据旧译。蒙古史里面的人名、地名、族名、衔名以及其他专门名称，不应该随意照音用中国字表达其近似，凡是有旧译的，应该尊重。虽然有近于保守，太受权威的影响，然而蒙古史的译名过于杂乱，同一人，同一地，在外文有好几种写法读法，在中文又有好几种译法，使研究蒙古史或元史的人，在译名问题上先望而生畏。格鲁塞在此书，常常列举《秘史》、《拉施特书》、《萨囊彻辰书》(关于萨囊彻辰所用的译名，他是采I.J.施密特译本，和汉文的《蒙古源流》不尽相同，所以在“注释和参考”里面，我仅录原名，不作音译)、《志费尼书》以及《元史》的各种写法读法，已经费去不少笔墨，所以我不想在中文的译名上再做许多对照和考证。这种工作是应该做的，但是最好另有专书，不宜由某一种蒙古史去做。所以我译此书，在译名问题上，主要的是在选择哪一个译名的问题。我所做的选择，当然容有不恰当的地方，希望读者批评。

选择旧有的译名，要比随音径译费力而且容易犯主观主义的错误。蒙古史译名如此杂乱，但就两种主要史源，即《元史》和《元朝秘史》而言，彼此不同(仅少数译名，彼此一致，例如海都、也速该、札木合、乃蛮人、塔塔儿人、斡难河等)；而且在一书之中，同一人，同一地，前后又有不同的很多。再加上《圣武亲征录》、《蒙古源流》、《续通鉴纲目》、《蒙鞑备录》等书的不同译法，诚足令人目迷心眩。而在选择译名上，我所采用的原则，首先是尊重原书的译法。

格鲁塞在译名上面，他已经做了选择，照他外文读音，对照现成的中文译名，原书是趋向于采用《元朝秘史》的。显著之例，海都祖母之名，《拉施特书》和《元史》都作莫拏伦(Monoloun)，所以我国各书如《元史译文证补》、《蒙兀儿史记》、《新元史》等都采用了莫拏伦这个译名。只有《元朝秘史》作那莫伦(Nomoloun)，而格鲁塞即用那莫伦这个名字。再如博尔术，在《元朝秘史》作孛斡儿出，在他书或作不儿古赤(拉施特)或作博郭尔济(《蒙古源流》)，或作博尔术(《元史》、《圣武亲征录》)，而格鲁塞称之为 Bo'ortchou，完全是《元朝秘史》孛斡儿出的对音。其他人名、地名、族名，格鲁塞所采用的多与中文《元朝秘史》的译音相符。为了尊重原书起见，我也采用《元朝秘史》的译名比较多些。格鲁塞有些地方采用《元史》的译名，我当然也照他。《元史》译名，常常短促，例如不亦鲁黑作盃禄，客列亦惕作克烈，额勒火脱儿作燕火脱儿，阿勒敦阿述作按敦阿述等等，而原书讨论译音问题(在附注和在"注释和参考"里面)之处颇多，如果采用过于短促的译名，到了讨论译名的时候将无法迻译。然而在另一方面，格鲁塞并没有迷信《秘史》至于把花剌子模称撒儿塔兀勒，撒马耳干称薛米思坚，哈什噶尔称乞思合儿的程度。凡非蒙古人、蒙古地、蒙古族，我们可以看出，著者并不一定用《秘史》的名称。而在另一方面，《元史》和若干已普遍采用的译名，我常常仍旧沿用，上述博尔术，我仍作博尔术，不用孛斡儿出之名即是一例。说过以上这些之后，我对译名就不再在书中另加注释说明了。

此外，关于地名，某些地方我趋向于径用今名。例如里海，不曰宽田吉思海，鄂尔浑河不曰唱昆河或斡儿寒河，印度河不曰辛头河，阿姆河不曰乌浒水，锡尔河不曰药杀水，德里不曰底里等等。是否有当，希望读者指正。

本书最后有"《圣武亲征录》记事的先后" 16 页(原书的页数)，

因为这是将中文史籍介绍给西方读者，故我没有将它译出。又此书是卡韦涅主编的《世界史》中的一种，主编人在书的最前面有一篇序，将此书连系到《世界史》的其他部分，其内容和本书没有什么关系，我也没有将它译出。至于格鲁塞本人，除了一篇简短的“引言”之外，没有自序，并且也没有附一个简明的参考书目，这是件憾事。本书除每页脚注之外，书末另附“注释与参考”，但此类注释仅注明原书的页数、行数，在正文中未加标明，对读者查阅很不方便，现将“注释与参考”按正文分章节，每节分编序码，在正文中以方括号标出序码，以便读者检阅。

格鲁塞原书名《蒙古帝国史》后，用括弧标明“第一阶段”(I^re^phase)，大概因为此书是那套《世界史》中的一卷，用以区别于“帖木儿帝国史”。现在我们译此书的名称，删去了“第一阶段”字样，特此声明。本书承翁独健教授加以校阅，并加了不少按语（在注中略作“翁按”），本书在编辑加工过程中，还承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罗贤佑同志对全书作了校订，特此致谢。译者水平有限，译文有错误不足之处，还希读者予以指正。

龚　钺

1986年10月1日

L'EMPIRE MONGOL

PAR

René Grousset

E.De Boccard, Editeur, 1941

据法国厄·德博卡尔出版社 1941 年版译出

目　次

著者引言……………………………………………………………………… 1
第一章　成吉思汗勃兴前的蒙古 …………………………………… 3
第一节　蒙古民族溯源、成吉思汗武功的前奏 ………………… 3
第二节　成吉思汗以前的蒙古 ………………………………………… 8
第三节　十二世纪时蒙古种民族之一初次向西发展、哈剌契丹人的西迁 ………………………………………………………13
第四节　哈剌契丹帝国的建立 ………………………………………16
第五节　从乞儿吉思人统治权的衰亡至成吉思汗诞生时的蒙古、蒙古民族起源的传说 ……………………………………18
第六节　成吉思汗时代来临前夕的蒙古地区、蒙古各部落 …………21
第七节　客列亦惕人和乃蛮人 ………………………………………24
第八节　蒙古社会的解体、成吉思汗创业前在混乱状态之中的蒙古 …………………………………………………………27
第九节　成吉思汗的先驱者、蒙古人初期的团结趋势、海都的称汗 ……………………………………………………………31
第十节　合不勒汗 ……………………………………………………34
第十一节　俺巴孩汗 …………………………………………………37
第十二节　忽图剌汗 …………………………………………………39
第十三节　第一个蒙古王朝的衰亡 …………………………………40
第十四节　成吉思汗的父亲也速该 …………………………………41
第二章　蒙古国家的形成 ……………………………………………48
第一节　成吉思汗的幼年、艰苦的岁月 ……………………………48

第二节　成吉思汗为泰亦赤兀惕人所俘 ……………………………………51
第三节　博尔术事业的开端 ……………………………………………………54
第四节　成吉思汗的结婚、成吉思汗依附于客列亦惕人 ……………………56
第五节　成吉思汗对篾儿乞惕人的第一次战争 ………………………………57
第六节　成吉思汗和札木合的决裂 ……………………………………………61
第七节　成吉思汗的被推戴 ……………………………………………………65
第八节　成吉思汗和札木合的初次冲突 ………………………………………68
第九节　成吉思汗仲裁客列亦惕领主们的争端 ………………………………72
第十节　成吉思汗和主儿勤首领们的磨擦 ……………………………………75
第十一节　成吉思汗和北京朝廷联盟对抗塔塔儿人 …………………………77
第十二节　主儿勤首领的被杀 …………………………………………………80
第十三节　关于以下各事件的日期程序 ………………………………………83
第十四节　成吉思汗和汪罕对乃蛮人的战争 …………………………………85
第十五节　各部落第一次联盟对抗成吉思汗和汪罕、年代不确定……90
第十六节　札木合被拥立为古儿汗 ……………………………………………93
第十七节　成吉思汗为泰亦赤兀惕人所伤、者勒篾的效忠 …………98
第十八节　者别的归附……………………………………………………………100
第十九节　塔塔儿人被成吉思汗所消灭…………………………………………101
第二十节　成吉思汗和客列亦惕人的决裂………………………………………104
第二十一节　成吉思汗对客列亦惕人的战争……………………………………110
第二十二节　"成吉思汗的声诉"…………………………………………………115
第二十三节　成吉思汗在巴泐渚纳………………………………………………120
第二十四节　成吉思汗战胜客列亦惕人…………………………………………123
第二十五节　成吉思汗兼并客列亦惕人的地方…………………………………125
第二十六节　成吉思汗和乃蛮塔阳汗的决裂……………………………………129
第二十七节　蒙古军队的整编……………………………………………………133
第二十八节　成吉思汗对塔阳的战争……………………………………………134
第二十九节　成吉思汗战胜塔阳、海押立 ……………………………………137
第三十节　成吉思汗对脱黑脱阿和不亦鲁黑的最后斗争……………141

第三十一节 札木合的终局……146
第三章 蒙古帝国的建立……150
第一节 1206年的大忽里勒台、成吉思汗帝国宣告成立……150
第二节 “即位”后的论功行赏……151
第三节 护卫军的整编……159
第四节 篾儿乞惕流亡者的终局……162
第五节 斡亦剌惕、乞儿吉思和秃马惕人的降附……165
第六节 成吉思汗系各亲王的“藩邸”……167
第七节 珊蛮阔阔出的势力……169
第八节 珊蛮阔阔出的覆亡……171
第九节 临近中国边境、成吉思汗与汪古人……173
第十节 成吉思汗出征唐兀……176
第十一节 成吉思汗侵入金国……178
第十二节 蒙古人征服东突厥斯坦……183
第十三节 成吉思汗和花剌子模帝国的决裂……186
第十四节 在出征花剌子模前提到的继承问题……187
第十五节 花剌子模帝国的毁灭、河中和花剌子模的征服……190
第十六节 成吉思汗攻克呼罗珊与阿富汗……196
第十七节 丘长春的旅行、横穿蒙古……201
第十八节 丘长春与成吉思汗……205
第十九节 者别和速不台燃起蒙古人将来征服波斯和罗斯的战火……209
第二十节 成吉思汗返回蒙古……212
第二十一节 耶律楚材……214
第二十二节 畏吾儿“文书处”和成吉思汗的行政制度……215
第二十三节 成吉思汗最后一次出兵唐兀……217
第二十四节 成吉思汗之死……224
第四章 蒙古帝国的变迁……230
第一节 窝阔台的统治……230

第二节　窝阔台在位时期　蒙古对中国和对波斯的征服……………235
第三节　窝阔台在位时期　蒙古对欧洲的征服……………………238
第四节　窝阔台的继承：贵由……………………………………242
第五节　窝阔台系的衰落…………………………………………245
第六节　蒙哥在位时期……………………………………………250
第七节　忽必烈在位时期和阿里不哥的斗争……………………254
第八节　忽必烈在位时期征服宋朝的帝国、和海都的斗争…………260
第五章　对蒙古征服的总结……………………………………268
第一节　侵入的定向………………………………………………268
第二节　蒙古人入侵的规律：是气候的周期性运动还是政治事实？…271
第三节　周期性侵掠的规则与偶然的征服………………………272
第四节　联盟者和边境民族………………………………………273
第五节　草原的牧人和林木中人…………………………………274
第六节　草原和耕地………………………………………………275
第七节　蒙古人统一的功绩………………………………………278
第八节　迁移还是侵入？…………………………………………279
第九节　迁移不如说是统治………………………………………281
第十节　残破地方的再繁殖………………………………………282
第十一节　中国农人的侵入草莽之原……………………………283
第十二节　草原文化的历史边界…………………………………284
附录　成吉思汗系诸汗国（卡韦涅编）…………………………287
成吉思汗系人物的肖像和服装……………………………………322
注释和参考…………………………………………………………324
地图：………………………………………………………400—401之间
(1) 蒙古地区图
(2) 1217 年之际欧亚地区的西部
(3) 1217 年之际欧亚地区的东部
(4) 1270 年之际蒙古帝国的西部
(5) 1270 年之际蒙古帝国的东部

人名译名对照表 ……………………………………………………………401
地名译名对照表 ……………………………………………………………409
部落、族别、种别译名对照表……………………………………………416

著者引言

我企图在本书中把有关成吉思汗历史的几种主要的、而且迄今为止曾经做过充分研究的原始史源作一番比较，这些史源是：

(1) 在波斯史源方面为拉施特约在1303年所著的《史集》；别列津译本，1861年至1888年出版。①

(2) 在中国史源方面为1369年所编成的《元史》；其一部分曾经F. E. A. 克劳斯译出，用《成吉思汗<元史本记>所载他的生平事迹》的名称于1922年在海德堡出版。②

(3) 蒙古史源方面，约于1240年编写的、以《秘史》的名称著称。此书的中文古译本，成书约在1370年(《元朝秘史》，曾经鲍乃迪重译成俄文，见于北京传道团集刊第四卷（1866年)。又此书据波兹德涅耶夫所说，伯希和先生曾依照中国一种古代发音的对音将它还原为蒙古文（其若干零篇由伯希和于1920年起予以发表，

---

① 拉施特曾利用另一位波斯史学家，即志费尼（+1260）书。他的书没有译本，但在吉伯纪念丛刊(Gibb Memorial Series) 里面有由米尔咱·穆罕默德·伊本·阿卜杜勒-瓦哈卜-加兹维尼校勘、正在刊行中的原文：I. 成吉思汗和他的诸继承人传，1915年；II. 花剌子模沙王朝历史，1916年；III. 蒙哥汗和亦思马因人史，1937年。(志费尼的《世界征服者》1958年出版了波伊勒根据上述波斯文集校本的英译本，1981年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何高济的中译本。——译者)

② 于《元史》以外，另有一种中国史源——《圣武亲征录》，实际上它代表一种佚去的蒙古史源，而大约于1263年译成中文的。《圣武亲征录》由鲍乃迪于1872年从中文译成俄文，见《东方丛刊》分册I，参阅伯希和，《通报》，1929，169。"比起1369年所编的《元史》，《拉施特书》和《圣武亲征录》彼此更多吻合之处。无疑，《圣武亲征录》正是拉施特及其提供情况者们吸取材料的那本蒙古编年史的中译本。《秘史》则是另一种有相当不同之处的本子。"(伯希和，《通报》，1930，14)。参阅本书末，关于这个材料的研究。

载在1920年的《亚洲学报》，其余尚未刊行)。继之有海涅士先生从事此种工作(Manghol——un niuca tobca'an, 1937)。对于这种蒙古史源，我基本上是根据鲍乃迪的译本，而就我能力所及，用伯希和先生和海涅士先生的译文或对音加以校正。

第一章　成吉思汗勃兴前的蒙古

第一节　蒙古民族溯源、成吉思汗武功的前奏

从语言学的观点来观察，蒙古人属于阿尔泰系或突厥-蒙古系。这一系也包括突厥人[1]和通古斯人①。在上述各民族里面，突厥人至公元六世纪才以突厥这个历史名称（Turk，即“强壮”之意）出现，而蒙古人到了十二世纪才以像现在这样的民族出现。②但是我们今天根据语言学家们的研究结果，可以将古代的和中古前期的若干游牧部落分别归属于突厥系或蒙古系。因此人们常常将中国人所称为匈奴而西方人则称为匈人的，认为是原始的突厥人，列入突厥语系的民族里面。而在“突厥”一词出现之前，以魏朝[2]建立了自五世纪至六世纪统治中国北方的而著称的桃花石或（按中文对音）拓拔，可能也是突厥人。相反地，蠕蠕人[3]和哌哒人③则可能是原始的蒙古人，前者曾一度称霸于蒙古地方，后者于公元五世纪曾统治过突厥斯坦。至于公元十世纪和十一世纪时，统治过北京和十二世纪时统治过突厥斯坦东部的契丹人可能也是原始的蒙古人[5]。

---

① 无疑也包括非马来种的日本人在内，根据夏尔·阿格诺埃的新近著作，这一点已经更为明显。

② 但是在唐代（公元七世纪至九世纪）的中文载籍里面说：居住在客鲁涟河下游以及兴安岭之北（呼伦池和阿尔浑河上游）的室韦人中间有个叫做蒙瓦或蒙兀的部落，伯希和先生认为这是蒙古的名称在历史上的最初出现。（参阅《亚洲学报》1920年I，145，《通报》1929年，126。）

③ 在我所著《草原帝国》里面采用 Hephtalites 这一词和克利斯坦生（著有《萨珊王朝时代的伊朗》，见《基默博物院年鉴》，1936）以及其他若干参考资料相同。我赞同 Hephthalites 这一词，因为它和东罗马遗留下来的若干最重要的抄本相符。[4]

由此可见，在亚洲草原的内部历史上①，突厥人和蒙古人互为雄长：从公元前三世纪至于公元后二世纪，在匈奴或亚洲的匈人的霸权之下，是突厥人势力的时代；至二世纪中叶，鲜卑人占据了蒙古的东部，大约是蒙古人势力的时代；至公元五世纪，鲜卑人和突厥种的拓拔人争夺中国的北部，结果胜利属于拓拔人。在这个时候，戈壁还是属于蒙古种的蠕蠕人。六世纪中叶，历史上出现了突厥人〔6〕，这就是中国人所称为“突厥”(T'ou-Kiue)的，他们称霸于蒙古和西突厥斯坦。至八世纪中叶，当突厥人失去了势力之后，与他们同种的其它民族代之而兴，首先是畏吾儿突厥人(自八世纪中叶至九世纪中叶)，继之为乞儿吉思突厥人(自九世纪中叶至十世纪前四分之一的末期)。到了乞儿吉思人衰败(公元 924 年)之后，蒙古地方遂处于各种突厥部落和蒙古部落争夺之中，一直到成吉思汗于十三世纪初，在这一地域最终奠定了蒙古人的霸权。

这是不是说，这些政治上的变迁，就等于草原上人口的不断更换，每个胜利的游牧部落曾将以前居住在这个地方的人民赶走呢？我们将要看到的成吉思汗的武功，有如我们对于阿提拉的认识，使我们达到另一种观念。如我们所知，阿提拉并没有真正夺取他所征服的一切其它好战人民的东西——即阿尔泰人、芬兰-乌戈尔人、萨尔马西安-阿兰人或日耳曼人的东西。他满足于屈服他们，如同滚雪球一般，以匈人为核心，将其它民族合并在内，然后推动这些全部人众去攻击各古老的定居国家。与此相同，成吉思汗也

① 关于草原的艺术，不在本书研究范围之内，在我所著《草原帝国》(1938 年，帕约书店出版)里面，另行叙述。在这里仅仅提一提屈恩·赫伯特教授有一篇重要论文，说明新近在安阳地方，被称为象形的坟墓里面发现若干兽形铜器，属于商朝，就是在公元前 1400 年至 1200 年之间，具有西伯利亚-蒙古的风格，显然受草原艺术的影响(参阅 Herbert Kühn, Chronologie der sino-siberischen Bronzen，见 Ipek 杂志 12 卷，1938 年，第 164 页，插图 57)。在安阳发现的商代器物里面具有草原风格这一点，斯德哥尔摩的卡尔贝克先生曾经到那里去看过，并向我证实了这件事。这是很重要的，我们或将被迫重新考虑全部草原艺术的时期问题。参阅后面附篇。

兼并了在戈壁的所有的突厥部落，将它们编入他的旗帜之下，带领他们去征略中国和波斯。因此，“蒙古”军旗就如同在蒙古人头上一样，也飘扬在突厥人的头上，而在斡罗思南部和突厥斯坦，在这个旗帜之下的，几乎尽是突厥人。为了避免疑义，这一点是应该说明的。在草原帝国里面，从匈人至于成吉思汗，它的人种常常是很复杂的；各个部落之间的关系，语言上的共同性要远逊于生活方式上的共同性，这种生活方式即游牧生涯，此外要知道所有这些游牧人同时也是狩猎者，因为这是适宜于草原和森林的边缘地带的。

另一个开宗明义的问题：十二世纪的一切蒙古人，在文化上是否都是远远落后于和他们同时的突厥人呢？有人说，蒙古语的演进由我们看来落后于突厥语很多，并引波普和巴托尔德①以提高其论据的价值；又以为成吉思汗的伙伴们和别的族类相比，例如与畏吾儿突厥人相比，便觉得态度往往稍为野蛮。然而我们不要忘记，前于成吉思汗两个世纪，有一个说蒙古语的民族，即契丹人，在中国的影响之下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文化程度。[7] 相反地，现今西伯利亚的属于突厥种的雅库特人，还是一个原始民族。总之，在人种学方面，蒙古人或突厥人的进化迟速绝不应以他们的语言演变为标准，而要看他们的生活方式。不论是蒙古人的部落或是突厥人的部落，如果能够住在和定居文化直接邻近的地方，和中国或波斯接触，这些部落就变文明；如果住在草原深处过着游牧生活，他们就还是半开化人；如果住在草原和森林的边缘，尤其是住在森林里面、西伯利亚的山区或满洲的森林地带，他们也可能还是真正的野蛮人②。在这种场合，决定历史演变的是人种地理学的

① 尼·波普，现代蒙古语学者，美国华盛顿大学教授。巴托尔德，苏联学者，著有《蒙古入侵时代的突厥斯坦》等书。——译者。

② 成吉思汗时代，有一部分蒙古人，《拉施特书》和《秘史》都称之为“林木中人”(Hoi-yin irgèn 槐因·亦儿坚)，游牧的蒙古人对之颇为轻视。参阅伯希和，《亚洲学报》，1925年，I，218以下。《关于室韦人的森林生活》，第393页。[8]

具体事实而不论其种族为何。

因此，我们认为，成吉思汗的历史是草原人对于耕种人千年斗争历史中的一段，甚至可以说：这是草原和耕地斗争的一段历史。因为中亚细亚和上亚细亚在事实上成为两种地理演变的场所。一方面，我们看到在南方沙漠暗中侵蚀有水草的耕地，当人类已经有了历史的时期，因为被放弃而出现一种"撒哈拉化"现象，约在公元四世纪，在和阗和罗布泊之间尼亚、密儿伦、楼兰的若干中心地区因为水源枯竭而荒废，可以作为证明。这种"撒哈拉化"还可以由斯坦因考察团在这整个地区所发现的许多"地下森林"而得到证明。① 另一方面，在稍北一点可以看到一种互相交替的痕迹，耕地向草原发展，草原向耕地反攻。如果前一种现象仅仅产生于自然的力量（虽然游牧民族的破坏也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水道系统的毁灭，而水道乃例如喀什噶尔地区和锡斯坦所恃以维持其植物的生命的），那末，在"青草之原"上的耕地的前进或后退，总是人为的事实。在汉代（公元前二世纪至公元后二世纪），我们看到中国的屯田军士逐渐向山西、陕西、甘肃北边的草地推进。汉"天子"的农田使匈奴的畜群后退。到了四世纪，随着匈奴大举进攻中国北方，发生了相反的情形：在五十年中，只是游牧民族互相残杀，经过许多次的掳掠、抢劫、焚烧，把陕西、山西、河北的中国城市弄得残破不堪。在乡间，被农民放弃的耕地长满蓬蒿，一片荒芜。西安附近的渭水流域，空无人居，虎狼成群侵入②，在陕西称帝的野蛮人领袖苻健，号秦国，这个朝代无疑是属于蒙古种，在他统治下的中国人恐惧而请求他驱逐猛兽；他拒绝这种请求，他是宁愿站在狼的这一边而不站在农民这一边的人，他说："这些野兽饥饿了，等到他们

① 参阅斯坦因《Ruins of Desert Cathay》I，图83。

② 参阅戴遂良《历史文件》II，978，公元354—357年下。（戴遂良系法国耶稣会士，于清光绪十三年来我国，所著书名《中国简史》。——译者）

满足的时候，就不再吃人了！”在这种残酷性格里面，可以看出蛮人领袖的内心深处的满足：草原野兽侵入这些地方足以完成突厥-蒙古人群的占领。曾建立过某些中国旧都城的陕西，正在变成为属地，成为阿拉善和鄂尔多斯的延续。可注意的是，成吉思汗的最初目的也是这样。当他占领中国北方一部分地方时候，曾想消灭农户，废除耕种，将土地变成牧场：如果这样，中国在黄河以北的土地将要变成为一片草原。相反，自十八世纪以后，中国的农民不断向蒙古的草地及满洲的森林侵入，常常使鄂尔多斯的游牧人和通古斯的狩猎者后退到更远的地方。

当草原向耕种地区横暴地侵入和耕种人向草原反攻的中间，有时形成短期的均势，这是当某一个来自草原的游牧部落，在中国地方居住已经相当的久，于保有足够的蛮力以统治“天朝”的文明人之外，还因为和中国人接触而享有相当威望和政治头脑以对付草原故乡深处还处于野蛮状态的同类人。公元五世纪时，统治中国北方的原始突厥人的“魏”朝的拓拔王拓拔焘，提供我们这种均势的范例。公元429年，当拓拔焘将要向戈壁对蒙古种的蠕蠕人发动一场反侵掠战争的时候，他的幕僚们提醒他，在南面有受到建都在南京方面的中国人从背后进攻的危险。他凭藉着他的双重优越性，就是以中国方法对付野蛮人和以野蛮方法对付中国人而回答说：“中国人都是步兵而我们是骑士。一队小马和初生的犊，如何能够抵御虎或成群的狼呢？至于游牧的蠕蠕人，他们夏令在北方游牧，事后向南方转移，至冬季则向我们的边境抢劫。只要在夏天去攻击他们的牧场，在这个时候，他们的马匹已经不中用了，传种的马要追寻雌马，雌马要照顾小马。只要在那时攻击他们，断绝他们的水草，几天之内，他们就要被俘或被歼了。”① 这样被指出来

① 参阅戴遂良《历史文件》II，1091。

的双重优越性，确是成吉思汗之孙忽必烈大汗成功的左券，这使他能够同时战胜还在草原深处游牧的亲族和在南方的中国人。然而这种双重优势只能暂时存在。必然到达一个时期，即突厥-蒙古种的征服者完全中国化，到了那个时候，他们或者被北方的游牧部落所击败，或者像拓拔人那样被中国人同化，或是和忽必烈的后裔那样被中国人驱逐出去。在中国和蒙古的关系之中，这似乎是一种规律性的节奏。

第二节　成吉思汗以前的蒙古

蒙古本部或外蒙古，从贝加尔湖向南伸展，由阿尔泰山至于兴安岭[1]，这一个地区，北方为树木繁生的山岭和牧地，南方为草原地带。邃古时期，该地区似乎曾经是一个文化萌芽的中心，因为人们在那里发现旧石器时代的若干洞穴居室，特别在贝加尔湖西岸，上东古斯卡河的支流别拉亚河旁边，伊尔库茨克迤西八十里的马尔塔地方。①

在上述地区的腹心地带，鄂尔浑河的上游，杭爱山山中，公元元年前后第一个匈人帝国似乎是以这里为其中心："单于"或匈奴之王的王庭可能是在这里，即在鄂尔浑河上游的弯曲处，在现今的额尔德尼昭——成吉思汗后裔的哈剌和林城的西面。当这个时期，现今的内蒙古，就是说在戈壁和长城之间的一片长形草原，是若干其他匈人部落的领域，他们常常为中国人的帝国的利益而扮演边境卫队或藩属的角色。公元四世纪初叶，也就是这些在河套地区联合起来的匈人，从中国夺取了北方诸省的大部分。类似局

① 不是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地方，因为印刷上拼音有错误，使我在《草原帝国》中（第30页）说错了。参阅塔尔格朗著《战后在北亚细亚发现的古物》《芬兰-乌戈尔学报》，XIIX，第47页，赫尔辛基，1937年。

面再出现于七世纪。在这个时期，外蒙古成为东突厥汗国的中心，在这里，其可汗们曾有驻在地在鄂尔浑河上游的右岸，十分靠近哈剌和林。也就在这个地方的附近，介于和硕柴达木小湖和柯克淮-鄂尔浑之间，哈剌和林以北六十公里，有刻在石上的追悼文字巨著，它代表突厥民族的初期史诗①。与此同时，在内蒙古，沿着长城北边的境上，成立了一个分离出来的突厥汗国，它依附中国，时而和中国联盟，时而被中国兼并。

最后东突厥终于衰落了，他们的继承者，畏吾儿突厥人仍在外蒙古建立了他们的中心，即其“斡耳朵巴力”(或“宫廷的城”②)坐落在现今哈剌-八剌哈孙，即在哈剌和林稍北一些的地方。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尤其是受约于公元763年所接受的聂斯脱利教③的影响，回鹘人达到相当高的文化阶段。通过粟特人而采取了叙利亚的字母，他们为自己创造一种独特的文字，后来由此产生了蒙古的和满洲的字母。鄂尔浑河的故地成为草原帝国的传统中心，到这个时候已经一个世纪了(自公元744年至840年)，现在就要变更它在历史上所赋予的地位了。回鹘人似乎开始要从游牧的生活进入定居的生活。在介于森林和草原之间的某些具有有利条件的地方，他们已有变成农耕者的倾向。摩尼教不是劝告他们食用蔬菜而放弃他们旧有的肉食和乳料么？在哈剌-八剌哈孙的一个820年的碑文里面说：“野蛮风俗和充满血食烟火的地方变成食用蔬菜的地方，杀戮的地方变成鼓励行善的地方。”④伊朗的影响，由

① 这里所说的碑文，指阙特勤碑。——译者

② 斡耳朵巴力(ordou-baligh 或作 ordou-baliq)，“皇帐的城”。在畏吾儿突厥文字里面，ordou 指营帐(御用的)，由此有宫殿、宫廷等意义。参阅伯希和《通报》1914年，264。

③ 聂斯脱利教为基督教的一个教派，在唐代传入我国，称景教。——译者

④ 参阅沙畹与伯希和合著的论文《Un traité manichéen retrouvéen Chine》，《亚洲学报》，1913 年，I，268。

摩尼教而传入，而中国的影响，则由于回鹘的可汗们与唐朝的皇帝们联盟结好而增加，共同地把未来的外蒙古变成为一个有文化的伟大帝国所在地。这些趋势如果继续下去，可以料想突厥-蒙古民族的命运可能完全不同。这种情形，不禁使我们设想一个“大突厥”可能建立起来，在宗教方面受摩尼教、聂斯脱利教和佛教的推动，在艺术方面受希腊-佛教派或伊朗化的库车派和吐鲁番派的推动，最后在知识方面受库车、粟特和梵文文学的影响，自成一种文化，可以和邻近各国的文化并驾齐驱。我们今天由畏吾儿文学里面所得到的了解，尤其在佛教方面，允许我们窥测这种可能性①。

然而到了公元840年，回鹘人，被另一种突厥人从鄂尔浑的帝国地方驱逐出去，这一种人完全是野蛮人，这就是来自叶尼塞河上游的乞儿吉思(黠戛斯)人。当回鹘人向戈壁的绿洲、向吐鲁番、向焉耆、向库车徙移而变成为定居民族的时候，乞儿吉思人使蒙古地方倒退到野蛮状态去。在乞儿吉思人统治之下的八十年（自公元840年至920年)期间，鄂尔浑地区没有留给我们任何东西足以回想在东突厥和回鹘人统治之下所出现的文明曙光，没有任何东西足以比拟和硕柴达木的强有力的英雄史诗或哈剌-八剌哈孙的宗教狂热遗迹。到了公元920年轮到了乞儿吉思人也被契丹人国王耶律阿保机在一场胜利的进攻中从鄂尔浑驱逐出去之后，情形更坏，因为契丹人在侵入之后并不占据该地。虽然阿保机曾邀请回鹘人(向在甘肃甘州称王的回鹘人国王乌母主提出)再来繁殖他们旧有的地方，但是没有结果。[2] 回鹘人已经完全习惯于塔里木盆地北边游行商队所经过的绿洲的农业和商业的生活，拒绝再过草

① 巴托尔德不赞同将 Ouigour 和 Oghouz 这两字都指回鹘人，见所著“Vorlesungen über die Geschichte der Türken Mittelasiens”，柏林，1935年，第38页，Menzel 译。我们知道 Oghouz 这一字突厥语指“族”，在鄂尔浑河的突厥碑文里面，Togouz-Oghouz 有九个族，另外Utch Oghouz 三个族，Alti Oghouz 六个族等等。

原的危险生涯。① 外蒙古此后被委弃于来自亚洲北部的各种不知名的游牧部落。一度在历史上发出光芒的外蒙古，又投入荒蛮之中。从此它的情况晦暗不明，一直至于成吉思汗的崛起。②

在这个时期，历史的注意力转向契丹人。我们曾指出，这一种民族的蒙古人性质，他们居于南满的西面，辽河西岸之上，在这条河流和它的支流察哈尔河之间，即在现今热河地方。契丹人并不是像人们长期以来所认为的属于通古斯种群，其实他们是属于蒙古语族，他们的语言是“蒙古的方言而和说通古斯话的人接触，带了强烈的腭音。”[3] 他们从其君主阿保机时候开始强盛，阿保机属于耶律氏，③ 当公元 924 年和 936 年之间，他完全征服了戈壁的东部。公元 936 年，阿保机的儿子，也就是他的继承人德光，④ 由于中国人的割让而得到当时还是个第二流的普通城市的北京，同时得到山西北部的边境要地——大同。中国人一切收复这两处地方的企图概归失败(公元 979 年，986 年)，反而被契丹人大举以骑兵横行中国北部直抵黄河沿岸，到达中国国都开封府的对面（公元 1004 年)。就是在这一年，1004 年，中国和契丹在维持现状的基础上终于成立了和议，两国的边境划在距北京稍南一些的地

① 参阅《辽史》，伯勒什奈德(Bretschneider)译，《中世纪史研究》第 1 卷，214 页。

② 翁独健教授按(以下略作翁按)：金人灭辽之后，对其所属的部落极端压迫，励行征集各部的丁壮编入队伍以为侵宋防夏准备。复迷信敌人来自北方，遂拟消灭塔塔人、蒙古人，每三年派兵出塞肆行掳掠杀戮谓之“灭丁”。这与近代帝国主义殖民者对美洲印第安人和非洲土人的灭绝政策相仿。同时金人又实行“清野”政策，使边防三百里内外无人烟，谓可以防止蒙古南侵和劫掠。并毁其船筏，不使窥边境，还有施行私相越境法，犯者以死论。与西夏虽有使节往来，然后来只留有所谓榷场数处以为贸易交通孔道。金人常谓“得其人不可有，得其地不可居，”故对蒙古及塞外各部落尽其掳掠、残杀、奴化及分化的能事。这里著者所谓“一度辉煌于历史上的外蒙古，因此又投入荒蛮之中，从此它的情况不明”，其理由和情况有如上述。这时蒙古汗朝亦为之消灭，至成吉思汗始恢复汗位。

③ 或作 yi-la，参阅罗尔夫·斯坦的《辽史》，T. P. 1939，23。(原注以耶律既作 yé-liu 也可以作 yi-la，系由中文耶律亦作移剌。——译者)

④ 德光即《辽史》所称太宗。——译者

方。

当整个十一世纪，契丹人和平占有北京。和古老的中国接触，他们很快变成文明人，但是丝毫没有丧失他们种族所固有的特性。十三世纪初，契丹的一个贵族耶律楚材就是这种转变的典型：他成为中国文学之士，富有同情心和人道主义，但是他保留足够的蒙古人特性使他可能成为成吉思汗的亲信幕僚。①

但是十二世纪初，在满洲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变化。近代满洲人的先民，属于通古斯种的各种人民，一直到这个时期，还是生活于几乎完全野蛮的状态之中。他们的地方在这时候布满了森林，他们就在森林里面以渔猎为生，只有通过契丹人和文明世界相接触，他们程度不同地承认契丹人的宗主权。他们中间最强有力的一部分，是住在黑龙江的南支流乌苏里江流域，即在满洲和现今俄国的滨海省之间的女真人。[4]

公元 1113 年至 1123 年，女真人的首领阿骨打[5]起兵反抗契丹人的霸权而夺取他们的满洲南部，即辽东之地，随后又夺取了热河，结果将属于契丹人的地方都夺去。这时候，女真人是和中国人联合行动的，中国人从南方攻击契丹人的背后。然而契丹人一旦被打倒，原来的盟友则因为争夺北京而彼此失和。女真国王吴乞买即阿骨打的兄弟和继位人，和中国断绝了关系。女真人不但成为北京的主人翁（公元 1125 年），并且夺取了中国都城开封府，俘获了宋朝的皇室（公元 1126 年）。一时人们以为女真人于征服中国北部之后，也将占领中国的南部。女真人的骑兵，从公元 1129 年至 1130 年横贯中国南部，对这里进行了可怖的进攻。但是他们不能立足在扬子江之南，而在公元 1138 年，和中国的宋朝缔结和约。女真人保有北中国全部而将中国的南部留给宋人，在原则上，分界线由淮河流经的地方继续通过渭河和汉水流域。北京和开封属于

① 参阅本书第 214—215 页。

女真人，宋帝将他的国都迁到杭州，此地在浙江省的一个与它同名的海湾底部。女真的统治者以“金”为国号〔满洲语为阿亦申(Aisin即爱新)，蒙古语为阿勒坛“汗” Altan(-khan)，中国语为金〕，开始中国化，尤其是从公元 1152 年迪古乃放弃了满洲森林中的营帐而建都于北京以后。①

为了完成这幅对成吉思汗出现前夕的中国地图的描绘，我们补充提到另一个野蛮人国家，就是当公元 990 年建立在西北边境上的唐兀人国家[6]。唐兀人是吐蕃②种的一族，当公元 1001 年占据了宁夏地方，就是在现今甘肃省的东北边境进入鄂尔多斯之处。当公元 1028 年至 1036 年之间，他们向西发展，占有甘肃西部的甘州和敦煌。这个在甘肃和鄂尔多斯的唐兀人国家成立之后，一直到公元 1227 年才被成吉思汗所征服而告结束，曾用中国的名号，自称西夏王国③。他们掌握和中亚细亚交通的孔道，由通商而致富，在中国影响之下，他们的文化达到相当高的程度，并曾仿效汉文而自己制造出一种特殊的文字。

第三节　十二世纪时蒙古种民族之一初次向西发展、哈剌契丹人的西迁

上述的重大变化，使蒙古和突厥斯坦同时受到震动。

---

① 迪古乃(完颜亮)即《金史》所称废帝海陵庶人。海陵于即位后三年迁都北京。——译者

② 翁按：这里著者称唐兀人(西夏)是吐蕃种的一族，但据《金史》“西夏列传”“夏国王李乾顺其先曰拓跋思恭，唐僖宗时，赐姓李，是为太祖，李继迁历五代至宋，传三世至元昊始称帝”，是则西夏主原为拓跋族，属于突厥种，而非吐蕃种。元昊在宋时赐姓赵。

③ 蒙古人和波斯人称这个国家为合失(Qachi)或合申(Qachin)由中文“河西”(Ho-Si)的转音，其意义为黄河以西之地。

我们在长春真人的旅行记(《西游记》)和张德辉的纪游① 中读到,当女真人侵入的时候,一部分出亡的契丹人在介于克鲁涟河[1]和土拉河之间的蒙古地方建立一座城,自其位置而言,旨在控制蒙古地方。但是这项兴建大约很快就被各种游牧部落所窒息,我们完全不知道他的历史。长春真人于公元1221年5月至6月之间经过这个地方,曾看见废墟,还能够辨认出来若干街道的位置。他在地上拾到一块瓦或砖,上面有契丹文字[2]。依照张德辉所说(十三世纪中叶),这座城位于土拉河和山岭之间,周围宽广三华里。②如果我们联想到土拉河的黑森林[3]当成吉思汗时代正是客列亦惕(克烈)人的势力中心,可以究问,在一个世纪以前契丹的移民在客列亦惕人的历史中曾起过什么作用呢？他们是否被客列亦惕联盟的创始者所消灭呢？有没有一部份契丹人加入这个联盟呢？许多问题,现在得不到解答③。

比较幸运和知道得多的是耶律大石的企图[4]。

耶律大石属于契丹皇室耶律族,《辽史》说他善于骑射,同时他精通汉文,因此被擢为翰林院的"林牙"④。当公元1120年,契丹朝廷在女真人侵入的面前全局崩溃之际,他曾试行鼓励他的家族

---

① 张德辉的纪游,《渐学庐丛书》本名为《塞北纪行》。《古今图书集成》卷116作元张辉卿(张德辉字辉卿)《边堠纪行》。——译者

② 《张德辉游记》,伯勒什奈德译《中世纪史研究》第54—55页。又参阅,韦利《Travels of an Alchimist》第68页。

③ 这里我提起了蒙古史里面一个最可痛惜的遗漏处,即我们对于客列亦惕人的来历不明,甚至不知道他们是属于突厥种,还是属于蒙古种。成吉思汗历史的作者们,无论为蒙古人(《元朝秘史》),波斯人(拉施特的《史集》)或中国人(《元史》)都是忽然引入客列亦惕人,述他们的生活,仅仅将时期上溯两代,没有将他们和以前任何民族联系起来。他们究竟是否一个古老民族而用新的名称呢？还是由若干旧部落联合起来的呢？(参阅本章下第七节)

④ 翁按:辽以翰林为林牙,林牙非翰林院的官衔,耶律大石初为翰林应奉,寻升承旨,应奉与承旨都是翰林院的官职。汉人称翰林为太史,林牙大概是太史的意义。

和人民。既然不能挽救北京，也无法使皇位继承人奋起有为，他便向西方谋发展。根据志费尼所述，他在这个时候只有伙伴七十人（«辽史»称大石率领铁骑二百宵遁。——译者）。根据«辽史»，他先到汪古突厥人的地方①，其酋名叫床古儿，向他献马四百、驼二十、羊一千。从这里，耶律大石前往别失八里，就是现今济木萨的附近（在现今古城之西）。[5]在该地，他召集了当地属于回鹘种族各首领，向他们陈述，所言具见«辽史»。他从他们那里得到骑兵一万，以黑牛白马祭天地和祖先之后，他再向西出发。事先，他曾派一使者去见回鹘国王名叫毕勒哥（Pi-le-ko）的（突厥语中比勒加 Bilgä 指"智者"），向他追述在一个世纪以前，契丹创业主阿保机于驱逐了鄂尔浑（哈剌-八剌哈孙）的斡耳朵巴力的乞儿吉思人之后，曾请回鹘人（元代称畏吾儿人——译者）重返蒙古帝国的故地②，足见契丹人和回鹘人的关系常常是很亲密的。回鹘国王来和耶律大石会谈，相聚三天，送给他马六百匹、驼一百匹和羊三千，以助其西行。并且自动送子孙给他为质，正式自认做他的藩属③。

关于这位契丹英雄以后的事«辽史»说的较少，我们在这里要向志费尼请教。这位波斯作家告诉我们说，未来的古儿汗即耶律大石，在辞别了回鹘国王之后，先向北方，往叶尼塞河上游乞儿吉思突厥人方面去，意欲在该地建立国家。"到达乞儿吉思人地方的边境上，他们驰骋于乞儿吉思人的领土上，但是，看到乞儿吉思人将要集合起来准备反击他们的时候，他们退到叶密立④地区，在那里建立了一座城邑，遗迹犹存"。[6]许多突厥部落自动来归附在这个契丹贵族的旗帜之下，他不久便统率有四万户。

---

① 汪古突厥即«辽史»所称白达达。（伯勒什奈德译，«中世纪史研究»I,212。）

② 并没有结果，因为定居在甘肃的回鹘人拒绝再过鄂尔浑地方的游牧生涯。（参阅上第二节）

③ «辽史»，伯勒什奈德译（«中世纪史研究»，I，211—214）。

④ 在塔尔巴哈台（按即今之塔城）的楚古察克方面。

第四节　哈剌契丹帝国的建立[1]

耶律大石于增加了实力之后，向伊塞克湖地区和楚河流域前进。依照志费尼所说，他的成功并不费事："他向八剌撒浑①(在楚河之上)前进[2]。这个地方的统治者，自称为额弗剌昔牙卜(Afrâsiyâb)②王朝③的后裔，并不很强盛。他仅仅管辖哈剌鲁突厥人(即葛逻禄突厥)和康里突厥人[3]，而这些人不服从他的命令，甚至有时侵犯他的疆域。由于没有自卫的能力，他派遣使者至契丹移民的首领处，请他进驻他的都城，愿将政权交奉。耶律大石于是进入八剌撒浑，据有汗位，取消额弗剌昔牙卜后裔的汗号，只留给他们伊立-伊-都儿汗的称号，[4]即'突厥人之王'。稍后一些时候，他又臣服了康里突厥人。他的一支军队，征服了喀什噶尔与和阗。另一支军队，前去报复乞儿吉思人。他的军队把费尔干纳和河中置于其宗主权之下。就在这个时期，撒麻耳干的王侯们也变成为他的藩属。他派大将额儿讷思攻花剌子模沙阿即思④，在其境内大肆焚杀，阿即思乞降并愿意每年献三万的那为岁币。"⑤

《长春真人西游记》记载，耶律大石和他的伙伴们费去了十年功夫以完成从北京至八剌撒浑的迁移。"他们渐渐熟悉新地方⑥居

---

① 八剌撒浑或译作八剌沙衮，元刘郁《西使记》称过其地，尚见残垒，地址约在托克马克之西南方，靠近亚历山大山麓。——译者

② 按 Afrâsiyâb (额弗剌昔牙人)即志费尼《世界征服者》所称 Efrasiyab，是古代波斯史上的突厥名王，其后裔让位给西辽主耶律大石(见《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五册第 290 页)。——译者

③ 就是伊斯兰教突厥的哈剌汗王朝。[5]

④ 应作 Atsiz 不是 Atsîz，《草原帝国》中(第 215 页)有错误。

⑤ 根据志费尼，见《多桑书》第一卷，第 441—442 页；又见马迦特，《库蛮考》，167。

⑥ 指伊塞克湖和楚河的地区。

民的风俗习惯，这里和他们的北方沙漠地方毫无共同之处。土壤平坦，人们在那里种有很多桑树。出产和中国相似，但是夏秋无雨。”①

伊本-额梯儿② 供给我们以补充材料。他告诉我们，当回历522年(即公元1128年)，在喀什噶尔的边境上出现了“申”(Sin)国(就是指中国)的“古儿汗”——就是我们的耶律大石——绰号“残废者”。喀什噶尔的哈剌汗王朝的哈桑之子阿合马，出兵抵御，但战败被杀。“当这位古儿汗离开中国来突厥斯坦的时候，沿途遇见了不少本国人，这些人都是在他之前迁来向该地的汗王们寻求好运气的。他团结了他们，并且以他们为助力，成为突厥斯坦全境的主人。但是他并不破坏被征服地方的行政机构，只满足于每家献一个的那，此外，并命令各地方的首领在腰带上系一块银牌表示服从。后来他进攻河中(即撒麻耳干王国的马维兰-纳赫儿地方)。这个地方的汗王马合某③ 从忽毡出师与之对敌，但是于回历531年9月(Ramadhan)(即公元1137年5月23日至6月21日)被击败而逃亡。马合某乞援于其宗主，即塞尔柱王朝的算端、东伊朗的国王撒查。公元1141年，撒查渡过阿姆河进兵以驱逐契丹人，古儿汗与之相遇于哈特湾，迫他退至只儿浑流域，并在那里击败了他(公元1141年)。”

拉施特称赞耶律大石(称他为都石太傅)，说他有政治才干，并且极端谨慎。据拉施特的解释，耶律大石于回历522年至523年(即公元1128—1129年)采用古儿汗的称号[6]，其意义相同于大汗(Grand-khan)。但是志费尼译做“世界之汗”(Khan universel)。

---

① 《西游记》，韦利译，第88页。

② 伊本-额梯儿(1160—1233年)，毛夕里人，著书名《全史》，阿剌伯文。——译者

③ 哈剌汗王朝。

我们在后面将要说到，当成吉思汗战争期间，这个称号曾被一个图谋蒙古最高权位的人——札木合所采用。① 耶律大石所建立的帝国以哈剌契丹著称，即黑契丹。根据《辽史》，耶律大石本人卒于公元 1135 年。其子耶律夷列尚未达到主政年龄，由皇后塔不烟摄政②。志费尼称为哥扬克的人，不知是否指这位皇后，还是人名上有错误。七年之后，耶律夷列自己执政，他的亲政时期，是从公元 1142 年至 1155 年。他死后，由于其子年幼，由其妹普速完从公元 1155 年至 1169 年摄政。普速完嫁与贵族萧朵鲁不，但据《辽史》说，她与夫弟朴古只沙里私通，并企图谋杀其夫。萧朵鲁不引兵入宫，射杀普速完和她的情人。于是耶律夷列之子耶律直鲁古始称古儿汗。他于公元 1169 年开始执政，一直至于成吉思汗的时代。

固然耶律大石的继承人古儿汗们皆庸碌无能，但是哈剌契丹帝国的历史还是很有趣味的，因为这个来自北京地区的蒙古种人建立国家于突厥斯坦的中心，无异在一个世纪以前，已经预兆着成吉思汗的大举侵入伊斯兰教国家。[7]

第五节　从乞儿吉思人统治权的衰亡至于成吉思汗诞生时的蒙古、蒙古民族起源的传说

乞儿吉思突厥人被契丹国王阿保机于公元 924 年击败，并从鄂尔浑地区被驱逐出去，使蒙古人得到了活动的机会。将近四个世纪（公元 552—924 年）以来，蒙古地方由各种突厥霸主们所主宰（"突厥"突厥人、畏吾儿突厥人、乞儿吉思突厥人），现在蒙古人可以恢复他们的祖先蠕蠕人于 552 年失败后所丧失的地位了。我们

① 参阅本书第 95 页。

② 《辽史》，伯勒什奈德译本，前引，I，217。

应当注意，为了这个并不需要去想象什么大规模的移徙。虽然蒙古中部完全归属于突厥人的势力范围，但是蒙古人始终并没有离开蒙古的东北部，因为我们在今天几乎可以确定室韦诸部是蒙古种，他们在唐代，甚至在魏朝统治时代，已经占据客鲁涟河下游、兴安岭北边和嫩江发源之处了①。我们可以设想，蒙古人的各部落是从公元924年开始，由客鲁涟河的下游循着河流逐渐向前进展的，何况当契丹人在这一年侵入之后，对于这个地方并不感兴趣。

关于这种种变迁，蒙古人的口传故事当然只能供给我们以变形的回忆。蒙古人的祖先被突厥人的祖先所征服，相传逃入儿额格涅坤山中的旷地[1]，从那里，在一个波斯历史家们所力求而不能确定的日期，蒙古各部落据说由一个名叫孛儿帖赤那即"苍狼"的②领袖带领之下又下来到斡难河(鄂嫩河)[2]、客鲁涟河和土拉河的地方。在斡难河的源头和圣山不儿罕，即现今肯特山的附近，孛儿帖赤那和豁埃马阑勒[3]，即白鹿③相结合。他们的儿子名巴塔赤罕，便是成吉思汗王朝的第一代祖先。④这里所说的完全是神话，这不过是和突厥人的狼的图腾相似[5]，突厥人的"乌古思讷默"也是以苍狼"柯克不儿里"为其祖先。蒙古人的神话到这里还没有完。由孛儿帖赤那传十代到朵奔蔑儿干[6](《元史》作脱奔咩哩犍——译者)娶阿阑豁阿[7](《元史》作阿兰果火——译者)为妻，她于丈夫死了很久之后，有黄色的天神降临而怀孕(夜间降自天上，从穹庐的天窗进去)，由于这个奇迹她生了三个儿子，即不忽合塔

① 伯希和，《亚洲学报》，1920年，I，146。

② 参阅别列津译《拉施特书》，"祖先"4和153。按照科瓦列夫斯基词典，II，页1260，孛儿帖的意义为"斑点"、"花斑"、"有点的"、"虎斑"等。孛儿帖赤那指"花斑的狼"或"苍色的狼"。

③ 参阅《萨囊彻辰书》卷8，豁阿(Qo'a)的意义为"美丽"、"皮肤白"(指妇女)，豁埃(Qo'ai)的意义为"灰白"(海涅士，Wörterb.,64)。[4]《萨囊彻辰书》的中文译本即《蒙古源流》，I. J. 斯密特有德文译本，圣彼得堡，1829年。——译者

④ 《秘史》，第一节，鲍乃迪译，23。

吉、不合秃撒勒只和孛端察儿①[8]，除此之外，她和死去的丈夫以前还生了两个儿子，不古讷台和别勒古讷台[9]。这个口传故事，和上面的一样，也是发生在斡难河边，成吉思汗系的"圣地"中心，而孛端察儿，天神的儿子就是成吉思汗的始祖。《拉施特书》和《秘史》说到世系时候通常把阿阑豁阿与某些部落联系起来，这些部落当成吉思汗时代，因其肇始于天神，也因为是成吉思汗的亲属，故被称为尼伦部②，即"光明的儿子"和"出身纯洁"之意。我们在后面还要常常提到这个尼伦部，所以我们在这里举其若干，不但成吉思汗的父亲也速该[12]的家族孛儿只斤氏③[13]属于尼伦族，还有泰亦赤兀惕(或泰赤乌)、兀鲁兀惕、忙忽惕、别速惕、札只剌惕④、巴鲁剌思、巴阿邻、朵儿边、撒勒只兀惕和哈塔斤⑤，也属于这一族。其他蒙古部落和成吉思汗的亲属关系比较疏远，而且不能上溯到阿阑豁阿的则被列入都儿鲁斤，即远族一类。⑥例如阿鲁剌惕、伯牙吾惕、火鲁剌思、速勒都思、亦乞剌思和翁吉剌惕或弘吉剌

① 《拉施特书》中特别指出，降临阿阑豁阿的天神，不但肤色是黄的，而且眼睛是灰的。这是由于成吉思汗的家族名"孛儿只斤"而联想到的。孛儿只斤的意义为灰色眼睛(参阅别列津译本，"祖先"第 49 页)。这位作者试将口传故事历史化，他以为阿阑豁阿时代，大约在阿拔斯王朝的初年(公元 750 年)和萨曼王朝的初年(公元 875 年)。参阅别列津译本，"祖先"第 3 页。这个传说的节略见《元史》，克罗斯译，第 8 页。阿阑豁阿就是"美丽的阿阑"。[10]

② 斯密特在《萨囊彻辰书》的译本里面(第 375 页)将"尼伦"这一词用 ari'oun"纯洁"或 naran"太阳"(太阳之子)来解释。[11]

③ 参阅下第 41 页，注④。

④ 伯希和先生说：札只剌惕人曾参加耶律大石的远征至于突厥斯坦，在公元 1123 年至 1130 年之间(伯希和，《亚洲学报》，1920 年，I，146)。[翁按：《辽史》记载，耶律大石驻北庭都护府，会合茶赤剌(又译作察察哩)等十八部王众，得精兵万余，整旅而西。伯希和谓札只剌惕人(茶赤剌的转音)曾参加耶律大石的远征，是有根据的。]

⑤ 但是这最后两个族，如果也是阿阑豁阿的子孙，却是由她的人间的丈夫朵奔蔑儿干所生，不是由于天神。因为撒勒只兀惕是不合秃撒勒只的后裔，哈塔斤是不忽合塔吉的后裔。

⑥ 或以为都儿鲁斤这一词源流于"都儿立克"(Dorlik)，蒙古的一个神名。[14]

惕。①[15]这些世系，蒙古的诗人们于晚间在帐幕之下口述，无疑有一部分属于神话。我们对它还是感觉兴趣，因为它大致地告诉我们蒙古各部落的彼此的关系，尤其是成吉思汗家族的关系。

然而这个将主要的蒙古氏族与神光相联系起来的显赫世系，并不能掩盖这些游牧人民曾生活在非常困苦的状态之中。只看成吉思汗的始祖孛端察儿，《秘史》说到他的生活状况就可知道。他自以为受到他的兄弟们的薄待，就骑上一匹青白色秃尾生断梁疮的马沿着斡难河寻谋生路②。为了糊口，他射杀被狼围阻于崖上的野牲而食。“他采拾狼吃残的东西，并养着黄鹰。到了春天，当许多野鸭野鹅飞来时，他放黄鹰去捉。”和草原上的懒汉游民一样，他向邻近一个部落乞求马奶喝，到后来，他以出其不意的袭击降服了这个部落，以此做为报答③。孛端察儿的早年，据记载是这样贫苦，但是一切史源都承认他是孛儿只斤皇族的始祖。④

第六节　成吉思汗时代来临前夕的蒙古地区、蒙古各部落

说过了这些口头传说之后，让我们来考察一下拉施特所提供的，约在成吉思汗诞生的时期，就是在公元十二世纪中叶稍后一些的时期，关于蒙古各部落的各种具体事实。

蒙古的东境介于客鲁涟河南边(或东边)和中兴安岭之间游

---

① 阿鲁剌惕族，根据《秘史》，是海都的第三子札乌锦阿儿特该的第三子阿鲁剌惕的子孙。关于这些尼伦和都儿鲁斤部族的原始，参阅《拉施特书》，别列津译，“祖先”，第5页，“部落”第272页。

② 《秘史》说在“巴勒谆阿剌”，“泥岛”。海涅士译，第24节，第3页。克罗斯译《元史》说在 Pa-li-t'ouen-a-lan 地方(按：《元史》作八里屯阿懒。——译者)第8页，参阅伯希和，《通报》，1936年，358。

③ 《秘史》第24至38节。参阅《元史》，克罗斯译，第8—9页。

④ 《秘史》，第42节。《拉施特书》，“祖先”别列津译，第10页。

牧着塔塔儿人，长时间以来，人们以为塔塔儿人属于通古斯种，但是经过伯希和先生的考证，他们无宁属于蒙古种。作为联盟，有时称九姓塔塔儿，有时称三十姓塔塔儿，他们曾见于公元731—732年的在和硕柴达木的阙特勤突厥碑文，所说的无疑是上述这个地方。当公元十二世纪，他们显然是分为好几个部落：察阿安塔塔儿、阿勒赤塔塔儿、阿鲁孩塔塔儿等等①，组成一个比较松散的联盟。

在塔塔儿人的西北，在客鲁涟河和斡难河上游之间，游牧着真正的蒙古人，就是成吉思汗的氏族或孛儿只斤氏族所隶属者，其中主要的部落是泰亦赤兀惕部落。② 上面说过伯希和先生曾指出，蒙古这个名称似乎曾以中文名字“蒙瓦”或“蒙兀”在唐代就已经出现，是室韦各部落之一的名称，“室韦人几乎肯定是属于蒙古语族的”，似乎在这个时期(公元七世纪至九世纪)游牧于客鲁涟河下游的旁边和兴安岭的北部。

在十二世纪，有一个蒙古部落和泰亦赤兀惕以及孛儿只斤的亲族关系相当远，所以能够互通婚姻而不违反族外通婚的原则，这就是翁吉剌惕人，他们居住在塔塔儿人东边，捕鱼儿湖的旁边，喀尔喀(合勒合)河穿过这个湖而汇入于客鲁涟河③。

成吉思汗的祖先，这些真正的蒙古人，因为居住在草原和森林之间，一部分是牧人，一部分是猎者，我们将要看到成吉思汗本人的生活也是这样。蒙古人中间的主要部落之一，泰亦赤兀惕和成吉思汗的祖先亲属关系很近，拉施特告诉我们，他们被人们看成一

① 《秘史》，海涅士译，第153节，鲍乃迪译，第153页。参阅《拉施特书》，别列津译，“部落”，第51页。

② 但是至少有一部分泰亦赤兀人似乎曾居住稍北一些，在森林地带，在斡难河下游的北岸，贝尔加湖之东。

③ 伯希和先生提及弘吉剌惕从公元1123—1124年已经见于中国的关于契丹人的历史(《亚洲学报》，1920年，I，146)，《秘史》里面总是称之为翁吉剌惕。

个森林中的部落，或含轻蔑之意，呼为林木中人，在森林中的蒙古人这时候文明程度不及草原上的蒙古人①。同样情形，还有林木中的兀良哈部落（也是蒙古人）②，拉施特说："他们住在广大森林（台哈，taïga）之中，不住帐幕，根本没有牲畜，以狩猎为生，很轻视游牧人民。所居以树枝编结，外用桦皮遮盖。〔1〕冬天在雪中狩猎，以木板系于足下，叫做'察纳'③，持杖插雪中而行，状如舟子撑篙于水"④。斡亦剌人（瓦剌，卫拉特）也是蒙古种，人数很多，住在贝尔加湖南部的西面，也是森林中的狩猎者。斡亦剌这个名称其意义为"亲属"、"同盟者"⑤，我们不明瞭他们究竟由哪些旧的成分构成。〔2〕

在斡亦剌人的东南，介于他们和成吉思汗族系的蒙古人之间，在贝加尔湖南边，色楞格河下游之上，是蔑儿乞惕人居住的地方，他们大部分也是森林中的狩猎者，这一种人究竟是否就是第六世纪拜占廷历史家们所说的木乞里人⑥〔3〕，他们究竟是突厥人还是蒙古人，还有疑问。或许根据事实，成吉思汗的母亲诃额仑是成吉思汗的父亲也速该从一个蔑儿乞惕人首领那里抢夺过来的，而成吉思汗的妻子孛儿帖也曾被另一个蔑儿乞惕人的首领抢夺去，由此推测蔑儿乞惕人是可能属于蒙古种。至于做为游牧部落的札剌儿人大约是在赤洛克湖沿岸，就是在现今脱只-哥萨夫斯克的附近，可能是一个突厥部落，而在蒙古人传说中的英雄海都时候被蒙古

① 《拉施特书》，别列津译，"祖先"，第 48 页。

② 伯希和先生云：《华夷译语》称兀良哈为林木中人，拉施特也称之为槐因乌良哈（伯希和，《关于 h 发音的字》《亚洲学报》，1925 年，I，218）。

③ "察纳"（Tchana）据科瓦列夫斯基《蒙文字典》III，页 2077，是一种板（雪橇），行于雪上的用具，足见拉施特对于这种小节都认真查明。

④ 《拉施特书》，多桑译，I，421—422。

⑤ 斡亦剌（Oyirat，Oïrat）据科瓦列夫斯基词典，其意义为"近亲"（I，335）。

⑥ 参阅伯希和，《亚洲学报》，1920 年，I，145。马迦特，《库蛮考》，88。

人所臣服并同化①。

第七节 客列亦惕人和乃蛮人

在蒙古人的西边，游牧着客列亦惕人。他们的迁徙地带，难于确定。从成吉思汗的历史看，他们的国王经常驻在土拉河的沿岸黑森林的附近②，但是拉施特以为他们的游牧地点，东边至斡难河和客鲁涟河，东南至于长城③。另一方面，《秘史》里面有另外一节说，做为客列亦惕人与乃蛮人的边境的，即西面边境的，是一条名叫涅坤的河④。一般认为，他们的中心地点应该在上鄂尔浑河、翁金河和土拉河的附近⑤。人们通常不承认他们是蒙古人，而认为是突厥人。伯希和先生说："有关蒙古民族起源的传说是否一概不适合于他们，现在还很难说，客列亦惕人究竟是否深受突厥人影响的蒙古人，还是正在和蒙古人同化之中的突厥人，无论如何，许多客列亦惕人的称号是突厥称号，而脱古鲁勒（他们的最后一个王）这个名字，也无宁认为是突厥名字而不应该认为是蒙古名字。"⑥客列亦惕人信奉聂斯脱利派的基督教，如果我们相信叙利亚历史家巴·赫伯拉厄思所说的，他们在公元1000年稍晚一些时候皈依了这个宗

① 多桑，I，29。参阅《拉施特书》，别列津译，"部落"，第33页，"祖先"，第16页。《秘史》（例如第120节）作札剌亦儿。

② 《秘史》第96节称为土兀剌。

③ 《拉施特书》，别列津译，"部落"，第94页。

④ 《秘史》第188节。这里所说的是否纳伦河，而地图上有参差呢？纳伦河是从杭爱山南下至于拜达里克和图音之间。而且拉施特关于乃蛮人的注释，将这个部落的东部边境和客列亦惕相接，在哈剌和林山（北边），这就是说在鄂尔浑河发源之处，恰恰是纳伦河的地区（别列津译，第108页）。

⑤ 关于客列亦惕（Keraït，《秘史》作 Keräyit）这个名称，拉施特以为源流于"哈剌"（Qara）这一词，在突厥-蒙古语言里面就是"黑"的意思，"由于国王和他的八个儿子都是棕黑色的"（见别列津译 第108页）。〔1〕

⑥ 伯希和，《上亚细亚》，第25页。拉施特说，客列亦惕人起源于蒙古种（"部落"，别列津译，第94页），但他常常对蒙古人和突厥人不加区分。

教。他们的一个国王迷失在草原里面，据说因为圣瑟治显圣而得到拯救；所以他受当地基督教商人的怂恿而叫马鲁地方（在呼罗珊）的聂斯脱利大主教埃伯耶苏派遣一个教士替他举行洗礼。巴·赫伯拉厄思引证了埃伯耶苏写给聂斯脱利教的教长（在报达的）约翰六世的一封信，其日期为1009年，信内说，二十万客列亦惕人和他们的国王同时受了洗礼①。问题完全在于这个日期，伯希和先生怀疑，这里面的"客列亦惕"字样是否巴·赫伯拉厄思后来增加的。然而，不管情形如何，这一点是肯定的，即公元十二世纪时客列亦惕王族是信奉聂斯脱利教的，他们成员的多数取了基督教的名字②。

照上面所说，客列亦惕人绝似曾占据鄂尔浑河上游和土拉河上游的突厥-蒙古帝国的故土。凭藉这种地位，他们可能希图在蒙古取得一定的霸权。前于成吉思汗时期两代，他们的汗王马古思（即基督教名马可）不亦鲁③为了这种目的，和戈壁东部得到北京女真人或金支持的塔塔儿人打仗。但他为塔塔儿人所俘虏④，献于金人，被钉于木驴之上而死。马古思的寡妇，美丽的忽都克台亦里克只为欲报仇，伪称往塔塔儿首领纳兀儿处致敬，献"忽迷思"（qoumiz）一百袋，这是马乳所酿的，为游牧人所喜欢的饮料。实际上每一袋中藏有一个战士。乘塔塔儿首领设宴招待之际，这一百人突然出现，杀死了纳兀儿⑤。按照地点的距离来说，客列亦惕人的

---

① 见巴·赫伯拉厄思的《教会年代记》，III，280—282。

② 参阅伯希和《在远东和中亚细亚的基督教徒》，《通报》，1914年，627。利用这个机会，我在这里提到杜维里哀所著：«Le droit chaldéen»一书，巴黎，Letouzey书店，1939（里面有很好的参考书目和有关上亚细亚聂斯脱利教派的叙述），这是对于研究聂斯脱利教派的一种有价值的新贡献。

③ 不亦鲁（Bouyrough）在畏吾儿突厥语中意义为"将帅"，其动词de buyur的意义为"统率"。关于这位汗王，参阅《拉施特书》，别列津译，"部落"，第96页。

④ 战胜客列亦惕王的塔塔儿人首领，《拉施特书》中称之为纳兀儿不亦鲁（别列津译，"部落"，第96—97页）。

⑤ 《多桑书》，第一卷，51。《拉施特书》，（别列津译，97页）。

中心地点推定是在土拉河流域，而塔塔儿人居住在客鲁涟河下游的南岸，这个斗争使我们推想客列亦惕汗王们的活动范围曾经扩大至蒙古东边相当的远。然而从马古思死后至于脱斡邻勒（按与上文的脱古鲁勒应系一人）的即位，客列亦惕人没有显著的发展。马古思遗两子，忽儿察忽思和古儿罕，前者袭汗位。后来忽儿察忽思的儿子脱斡邻勒[2]，得成吉思汗的助力，曾一度称霸于外蒙古。①

客列亦惕人的西边，就是说大约在上鄂尔浑河和纳伦河之西，是乃蛮人居住的地方，他们占据杭爱山西部现今乌里雅苏台地方，和阿尔泰山的乌布沙泊以及科布多地方，一直到也儿的石湖和斋桑泊②。伯希和先生说："虽然他们的族名似蒙古（乃蛮在蒙古语中的意义为八），但是他们的各种称号都用突厥语，乃蛮很可能是突厥人蒙古化③。"和草原上大部分人一样，乃蛮人相信珊蛮教，但据志费尼说④，聂斯脱利教曾传到他们中间⑤。文化因素的输入是来自他们南方的邻人，即畏吾儿突厥人。前于成吉思汗一代，乃蛮王亦难赤必勒格（突厥语中亦难赤指"可信赖的人"，必勒格指"智者"）或（照《拉施特书》）称之为亦难赤埃格都忽汗[3]，以善战著

---

① 这里所说的脱斡邻勒(Toghril)，就是下文的王罕（《元史》作汪罕，名脱里）。Toghril 这一词，通常译作脱斡邻勒，但是《秘史》作脱斡邻（例如 134 节，181 节），或叫作脱斡邻王罕（例如 104 节）。格鲁塞先称为 Togroul，后为 Togril，实系一人。我们这里通译为脱斡邻勒。——译者

② 《拉施特书》云：乃蛮人主要是个草原上的部落，但是他们中间一部分人是山中人。"他们居住在大金山（阿尔泰山）、哈剌和林地区（后来窝阔台汗在这里建立宫殿）、阿鲁亦塞剌沙山和可克-也儿的石。邻接客列亦惕人、乞儿吉思人和畏吾儿人的地方"。（别列津译，"部落"第 108 页）

③ 伯希和《上亚细亚》，第 28 页。《拉施特书》仅云：乃蛮人和蒙古人风俗习惯相同。（别列津译，"部落"第 109 页）

④ 在说到屈出律的时候，志费尼说，乃蛮人多数是基督教徒。

⑤ 拉施特提到珊蛮的权力在乃蛮人中间很大，有一位乃蛮王是个很能干的魔法师，能够从一种"祇"(djins)取出乳汁以制马湩，"但是别乞们告诉他这是一种罪恶，他就停止。"（《拉施特书》，别列津译，"部落"第 109 页）

名，“他从来不让敌人看见自己的脊背或马的后臀。”①

我们在下文还要说到在西南部的两个有文化的民族：首先是畏吾儿突厥人，他们在塔里木北边的绿洲，在别失八里（古城附近）、吐鲁番、焉耆、库车等地，变成为定居人民，受佛教和聂斯脱利教的双重影响，他们在文化上甚至在文学上都很可观；其次是哈剌契丹人，我们在上面已经说过，这是契丹人的一支，当他们大约于公元 1125 年从中国被驱逐出去的时候，在突厥斯坦成立了一个新的帝国。

第八节　蒙古社会的解体、成吉思汗创业前在混乱状态之中的蒙古

除上述两种人定居在草原地带的南边和蒙古本部的境外之外，其余蒙古地方再度陷入野蛮状态之中，如果拿它和公元六世纪至九世纪当“突厥”突厥人（Turc“Tóu-Kiue”）或回鹘突厥人的汗王们统治时期的蒙古情形对照，更为明显。在塔塔儿人、蒙古人、客列亦惕人或乃蛮人中间，人们找不到和中古初期“斡耳朵巴力”或“宫帐城”相似的东西。当然，“突厥”人，或回鹘人所谓“城”，不过指一种巡回的营，就是蒙古人所称为“古列延”② 的，环绕着首领的帐，这种游牧城（除去在某一季节再回到所喜爱的地点之外）是常

---

① 《秘史》，海涅士译，第 194 节。伯希和，《通报》，1914 年，234。关于乃蛮人《拉施特书》，别列津译，“部落”，第 108 页，又“本传”第 112 页。拉施特于说到客列亦惕人和乃蛮人之后，提到另一个突厥-蒙古部落，其名为别斤，“昔时较客列亦惕人和乃蛮人更为强盛。”别斤人的妇女以美丽著名（《拉施特书》，别列津译，“部落”第 113—114 页）。

② 古列延（Kuriyän）在蒙古语的意义为“圈子”、“栅栏”、“固定的或流动的营盘”，科瓦列夫斯基词典，III，2638。伯希和，《通报》，1930 年，290。〔1〕

常可以随着他们的汗王而移徙的①。然而在成吉思汗诞生时期，蒙古草原和森林内地连这种临时的粗糙的集合体都没有。家长制的氏族即以"斡孛黑"(obog)[2]著称的，以及其狭义"牙孙"(yasoun)即支族②，当然是蒙古社会的基层组织。但是我们所知道的成吉思汗幼时的情况(并不是例外的情况)，这个社会正在解体甚至在退化之中，从社会学的观点来说，这似乎是退化到以家为单位的阶段。关于这一点，令人联想到澳大利亚的斯克鲁布人，居住点分散，有如十九世纪时英国最早的探险家们所形容的那样。在十二世纪中叶的蒙古草原上，人们所常常遇见的不是什么由营帐和车辆构成的牢固的集合体，而仅仅是极少数的家庭所结成的游牧营盘，即所谓"阿寅勒"，而且往往只有一个家③。成吉思汗幼时和他的母亲以及兄弟被伯叔们所遗弃后，依靠渔猎维持困难的生活，为我们提供这种生活方式以一个实例。④

然而在原则上和精神上，蒙古社会还是一个很有等级的社会，虽然我们并不全部接受巴托尔德和符拉基米尔佐夫⑤的论点，但成吉思汗本人的兴起似乎在一定程度上凭藉着这个等级程度[特别是有关于诺古特(nökud,那可儿)，有如已经逝世的拉尔夫·福

① 当公元716—734年，默棘连想替突厥的可汗毗伽可汗在鄂尔浑河上建筑一座城，但是毗伽可汗的老练参谋暾欲谷劝他不要建筑，因为游牧的人所以不可制服，就在于能够迁徙无常。(这一段史料见《新唐书》第二一五卷《突厥传》。——译者)

② 牙孙的字义为"骨"，广义的说，可以指"家"(科瓦列夫斯基词典，III,2274)。符拉基米尔佐夫解释说：一家人被认为属于同一的骨。(符氏著《蒙古社会制度》，列宁格勒，1934年，第46、47、132、137页)

③ 阿寅勒(ayil)是若干穹帐结成的营盘。在蒙古近代语言里面，据科瓦列夫斯基词典，I,3，指"邻人"、"邻居"、"小市镇"。(阿寅勒或解释为一个家族，参阅《蒙古人民共和国通史》1958年科学出版社中译本，第87—88页。——译者)[3]

④ 参阅下第二章第一节。

⑤ 符拉基米尔佐夫，苏联科学院院士，著有《蒙古社会制度》，1934年，《成吉思汗传》，1922年，等书。——译者

克斯所纪述]。① 蒙古社会有它的贵族，拥有“把哈秃儿”或“把阿秃儿”(勇士)的称号②，或称“那颜”，其多数为“那雅特”(贵人)③，或称“薛禅”(贤者)④。蒙古社会有他们的自由人[称“那可儿”(nökur)其多数为“诺古特”(nökud)]⑤，成吉思汗时代的蒙古以这些人为基础建立其政治-军事制度，他们构成战士和亲信人这个阶级⑥。蒙古社会有它的平民，这就是普通人民（“哈剌出”⑦、“阿拉特”⑧)。最后，蒙古有它的奴隶（“孛斡勒”⑨、“兀纳罕-孛斡勒”⑩)。在每一个蒙古人民的集体之上，原则上都有一个王(汗)或首领(“别乞”)⑪ 统治着，[5] “别乞”的称号似乎在森林的部落中间比较普遍，例如斡亦剌人、篾儿乞人。此外部落和部落彼此之

---

① 拉尔夫·福克斯,《成吉思汗传》,第 109 页。

② 把哈秃儿(baghatour)的意义为“英雄”、“战士”、“有气力”、“勇敢者”等(科瓦列夫斯基词典,II,1058)。在《秘史》里面,其拼音为把阿秃儿(ba'atour)(第 120 节),其多数为拔都惕(ba'atout)(第 226 节)。

③ 在 1389 年编写的《华夷译语》里面,那颜(noyan)等于“贵”字。(伯希和,《东方学报》,1924 年,306)[4]

④ 薛禅(setchen)意为“智慧”、“谨慎”。与此相同，圣路易在他词句里面用“普鲁东母”(prudhomme)这词,具有“贵族”、“武士”的意思。

⑤ 诺古特即“伙伴”(科瓦列夫斯基词典，II, 702),参考拉丁文“康密惕”(comites)这一词在“后期帝国”的用法。(伯希和《通报》,1935 年,166)

⑥ 参阅拉尔夫·福克斯,第 109 页。

⑦ 哈剌出(qaratchou)指“平民”、“子民”(科瓦列夫斯基词典，II,836)。

⑧ 阿拉特(arad)指“人们”或最广义的说“人民”(科瓦列夫斯基词典，I, 141)(其单数为 aran)，关于这一词，参阅伯希和，《H 发音的词》,《亚洲学报》，1925 年，I, 201—202。[关于阿拉特，可参阅《蒙古人民共和国通史》所述在蒙古封建化过程时期，可分为直接生产者自由的阿拉特和固定在土地上被奴役的阿拉特（第 91 页)。在十四至十七世纪,阿拉特对于封建主的隶属关系(第 124—130 页——译者。)]

⑨ 孛斡勒(boghoul)指“奴隶”、“农奴”、“劳役”(科瓦列夫斯基词典，II,1163)。

⑩ 参阅符拉基米尔佐夫，《蒙古社会制度》，1934 年，64、65、88。蒙古现代语言,兀纳罕-亚勒拔都(ounaghan albatou)指“农奴”、“奴隶”(科瓦列夫斯基词典，I, 340)。

⑪ 别乞(béki)意义为“强壮”、“结实”、“强有力”(科瓦列夫斯基词典,II,1125)。符拉基米尔佐夫区别女性的称号为别姬。参阅伯希和,《通报》,1931 年,131。

间，也有等级之分，这是由于他们中间有的被他族所击败，或是相反地被他族所援救，或则因为要取得邻近强盛部落的保护，变成为较大部落的藩属或依附者。例如我们将于下文见到的札剌儿人和成吉思汗的祖先的关系（参阅后面第九节）。又如后来翁吉剌惕人和斡亦剌人向成吉思汗的输诚都属于这种情形（参阅后面第二章第二十节和第三章第五节）。

事实上，经过长时期的混乱状态，当十二世纪中叶之际，政治上和社会上的关系似甚松弛。真正的蒙古人，即泰亦赤兀惕和若干其他部落，已经不再有汗王，通过我们在后面要说到塔儿忽台乞邻勒秃黑和未来的成吉思汗的斗争以及成吉思汗和札木合的斗争中，就可见他们处于真正混乱状态之中。氏族和支族互相争夺牧地和驻扎营帐的地方（“嫩秃黑”）①，可举成吉思汗本人的情况以资证明：当某一首领死亡而其儿子还太小时，聚集在他的旗帜之下的营帐和车辆每次有因此而分散的危险。② 族外通婚的原则使蒙古人必须于本部落之外寻觅配偶，有时用磋商的方式（例如成吉思汗的婚姻），有时用抢夺的方式（例如也速该的婚姻），引起的冲突或联合为数相等：我们曾提到，成吉思汗的父亲也速该抢夺篾儿乞人的一个首领的妻子诃额仑为配偶，和篾儿乞人为了报复起见，也抢夺

---

① 嫩秃黑（noutouq）现今的意义为“游牧营帐”（科瓦列夫斯基词典，II,683），为“结帐”（伯希和，《通报》，1935年）。（嫩秃黑可指放牧地。《元史》译为农土。《元史》卷一一八，《特薛禅传》：“赐按陈及其弟火忽册等农土。”注云：“农土犹言经界也。”——译者）

② 欧洲用 yourte 这一词指蒙古人的毡帐是不适当的。“帐”在蒙古正规语言中称 gèr（科瓦列夫斯基词典，III,2503）。yourt 这一词不但指居所，而且包括一切附属于居所的东西，家畜也包括在内。〔G. 韦尔纳茨基，《成吉思汗约法的范围和内容》（《The Scops and Contents of Chingis Khan's Yasa》，《哈佛亚洲学报》1938年，12月，第357页）。成吉思汗的儿子们的 yourt，巴托尔德指出，就等于他们的封地，这是说：他们的臣民和畜群所需要的草原面积。〕〔6〕

去成吉思汗的妻子孛儿帖。① 波斯历史家拉施特在以下话中或者有所夸张，借此以提高成吉思汗的才能，他说，在成吉思汗即位以前，“儿子不再服从父母，兄弟不再服从兄长，妻子不再服从丈夫，有钱的人不再帮助本部落的首长；到处是成群的盗贼、抢夺者和叛变者。牲畜和马群不获安全，马匹因为过度疲乏和得不到休息而死亡很早。混乱情形遍处。”② 纵使此话有浮夸之处，使人们易于了解当时情况，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在这种声诉里面有一部分是真相，尤其是，我们如果联想到成吉思汗少年时代的社会，由《秘史》可以看出，是一个劫掠盛行、凶残狠毒和极端混乱的社会。

第九节 成吉思汗的先驱者、蒙古人初期的团结趋势、海都的称汗

在成吉思汗结合蒙古人各部落成为一体以前，似乎先有若干次朝着这一方面走的尝试。《秘史》所载的口传故事，证明这种趋势已在“歌谣中传扬”。尼伦族的神秘祖先阿阑豁阿，就曾留给她的子孙们以这样的遗训。有一天，她招集了她的五个儿子，交给每人一枝箭，叫他们折断，他们毫无困难地将箭折断了。然后她将另外五支箭束在一起，激挑他们试折这一束箭，对他们说道：“我的五个儿子啊！你们就象这五枝箭一样。单独一枝，任谁也容易折断，你们兄弟如果团结在一起，就象这束箭一样，没有人能够折断！”③

孛端察儿的后裔之一海都似曾开始联合蒙古各部落。他的故

① 《秘史》第254节，阔阔搠思说到孛儿帖被掳的时候，提及蒙古社会当时的混乱情形，直至于成吉思汗的兴起。

② 参阅本书第188页，蒙古在这个时期的混乱情形，《秘史》第254节将这一段话作为成吉思汗的一个将军阔阔搠思，于成吉思汗两子拙赤和察合台相争的时候说的。〔7〕

③ 《秘史》，第19节和第22节。

事有类成吉思汗历史的预兆。海都的祖父篾年土敦①〔1〕早丧，有妻名那莫伦②，生子七人，世系表很细致的列举七子之名，以最长的合赤曲鲁克至于最少的纳臣把阿秃儿③，〔2〕性格刚毅的那莫仑，居于部族之首领地位。就在这个时候，女真人侵入蒙古，这个处于势力扩张时期的通古斯种人在另一个方向，正在将中国北部置于自己统治之下。女真人进攻住在客鲁涟河边的（是否突厥人？）札剌儿人部落，大肆屠杀。有七十家札剌儿人逃避至蒙古人的地方，这正是那莫伦所管辖的地方。故事继续说，札剌儿人因为迫于饥饿，在那莫伦的儿子们放马的草地上掘草根而食。那莫伦不许札剌儿人侵占该地，"驱车相向，在盛怒之下，伤了几个札剌儿人。札剌儿人为了报复起见，将那莫伦的马群赶走。那莫伦的儿子们来不及穿战甲就追赶上去和他们战斗。那莫伦忧虑，命媳妇们载甲往追，但是还没有赶到，六个儿子都已经被札剌儿人杀死了。那莫伦本人，随后也被札剌儿人杀死。一家人幸免的只有那莫伦的幼孙海都（合赤曲鲁克的儿子），他藏身于积薪之中或马湩盆下，以及她的第七子纳臣，事前他娶了巴尔忽或巴尔忽真④部人的女儿为妻，在那里成家立业。"⑤

听到一家人被杀的消息，纳臣从巴尔忽奔回，但是他仅仅看见孩子海都和几个老妇人还生存。"纳臣热血沸腾地要报复亲属被

---

① "土敦"这个头衔，在八世纪的塔什干的突厥人首领里面已经有了。（参阅沙畹《西突厥》第269页）

② 《元史》和《拉施特书》，均作莫那伦，所以我国史家多采用莫那伦这个译名，如《元史译文证补》、《新元史》等书。而《秘史》第46节称为那莫伦。——译者

③ 在《拉施特书》里面，篾年土敦妻名莫那伦（别列津译，原文，第25页，译文，第269页），但是《秘史》第46节，合赤曲鲁克的母亲，海都的祖母名那莫伦。

④ 巴尔忽地方从贝加尔湖东岸伸至色楞格河的东口。现今地图上还可以看到一个海湾，一条河，沿岸一带山脉，一个名叫巴尔忽辛的城。参考《鄂尔浑碑文》关于 les Hayirqou 的记载。（现今苏联巴尔忽真地方，从色楞格河上面的恰克图至贝加尔湖。——译者）〔3〕

⑤ 《拉施特书》，别列津译，"祖先"，第17页。《元史》，克罗斯译，第9—10页。

杀之仇并夺回马匹，但没有可以乘坐的东西；幸而有一匹骍马，于被劫后中途跑回。纳臣骑这匹马找札剌儿人去。他在途中遇见猎者二人，骑马而行，这两人相离不远，各自擎着一只鹰。纳臣认得这鹰是属于他的哥哥们的。于是他先和比较年轻的一个骑士接近，问他曾否看见一匹赤马引着马群向东而去。"彼此攀谈，走到客鲁涟河转弯的地方，纳臣将他用匕首刺死，把他的马和鹰系在尸体之上，然后若无其事地回头走向另一个猎者。这个猎者问纳臣，前一个人何以躺在地上许久不起来。纳臣随口戏答，乘隙又将这个人杀死。"纳臣看见远处有几百匹马在山谷里面吃草，由几个儿童看守。他先登高处瞭望，附近没有人，然后冲向儿童，杀死他们，驱赶马匹，驾着鹰，回到那莫伦的旧帐，携带海都和几个老妇人到巴儿忽地方去。"①

海都既长，他的叔父纳臣和巴儿忽人奉他为主，因为他是篾年土敦和那莫伦的嫡系长孙。海都带领本部人讨伐札剌儿人并将他们征服。从此之后，札剌儿人遂成为蒙古人的藩属或附庸。②据说，海都以黑河沿岸为其主要的驻帐地方，我们很难肯定，这是否就是现今和它同名的河流，发源库伦的北面，趋西北，流入鄂尔浑河的中段，因为在蒙古地名中有许多河流都叫做"黑河"。无论如何，海都的势力根据地似乎是在贝加尔湖的东岸巴儿忽真地方。③"各部落中的许多家族，逐渐来归附他，他的臣民人数日渐增加。"④这就是最初的"蒙古国家"的雏形，我们将要看到，在成吉思汗的时候，他的周围也有过同样的集合过程。在拉施特的书里面，

① 《多桑书》，I，29，根据《拉施特书》。参阅《拉施特书》，别列津译，"祖先"第 14 页。《元史》，克罗斯译，第10—11 页。

② 《拉施特书》，"札剌儿条"，别列津译，I，33，以及"祖先"，第 16 页。

③ 《拉施特书》："在不儿忽真-都衮地方，蒙古的极边。"（"祖先"，原文，第 24 页，别列津译，第 16 页）但是他又说：纳臣嗣后在斡难河下游驻扎。

④ 《元史》，夏真特译，第 2 页以下。

海都拥有"汗"的尊称，而在《秘史》里面，他已经甚至有了"可汗"的帝号。但是《秘史》是大约在公元1240年编写于成吉思汗子孙的朝廷，这是后来的追称，和林诸大汗的光辉映射到他们的远祖这位部落的首领身上。

第十节　合不勒汗

蒙古的第一个汗，海都，有子三人：伯升豁儿多黑申①[1]、察剌孩领忽和抄真斡儿帖该。伯升豁儿多黑申便是成吉思汗这一系，即称为"乞牙惕"②的这一系的始祖，察剌孩领忽便是泰亦赤兀惕这一系的始祖；成吉思汗的年青时代，一直处于乞牙惕人和泰亦赤兀惕人互相倾轧的过程中。上述世系，《秘史》和《拉施特书》所说大略相同，虽然枯燥无味，然而我们感觉有兴趣，因为从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出，一个蒙古部落，怎样当遭受札剌儿人的侵犯并杀死那莫伦和她一家的时候已经一无所有，而一旦狩猎地盘和牧畜地盘不受限制，立即重新开始它的人口膨胀。

当海都之孙③合不勒（《元史》作葛不勒汗）"在位"的时候，蒙古的第一个王朝到达了它的最盛时代。④在合不勒的时候，蒙古

① 伯升豁儿的词义为"可怖者"。

② "乞牙惕"(Kiyat)是"乞颜"(Kiyan)的多数，所以《秘史》有时称乞牙惕族为乞颜族。拉施特称之为"奇攸特"(Qiyout)，《蒙古源流》作"却特"。《元史》以为成吉思汗的姓是"奇渥温"(Kiyoun)则由于"乞颜"的转音。所以"乞牙惕"、"乞颜"、"奇渥温"，同是指成吉思汗这一族的族名。但是孛儿只斤乃乞牙惕族的一支，"孛儿只斤"是孛端察儿后裔，见《秘史》第42节。本书上面第五节，也说到孛端察儿是成吉思汗的始祖。所以《蒙古源流》、《元史译文证补》等书都以为不应以奇渥温为元朝的国姓，应以孛儿只斤为元朝的国姓。清初纠正《元史》之误，以元代国姓为"博尔济锦"就是"孛儿只斤"的异译。——译者

③ 合不勒是屯必乃薛禅（《元史》作敦巴该）的长子，屯必乃薛禅是伯升豁儿多黑申之子，而伯升豁儿多黑申是海都的长子。所以合不勒应系海都的曾孙，而不是他的孙。——译者

④ 合不勒是屯必乃薛禅之子，屯必乃薛禅是伯升豁儿多黑之子。

人和中国北方的金国，即女真人的帝国，成立了友好关系。金国的朝廷对于蒙古的一切似乎极为关注，因为他们了解，在这一方面，可能随时发生威胁他们的事情，于是企图使这个新成立的王朝归附于他们。合不勒受金人的邀请，去北京宫廷或是满洲某处驻帐的地方，在那里，合不勒表现得蛮气十足，虽然金国的朝廷也不是怎样高雅，但是合不勒使他们震惊于他的非常大的食欲。这个食欲，据拉施特的解释，是出于特殊考虑的。因为合不勒担心这些不知名的食物，尤其是许多中国糖食里面可能藏着毒药，所以他常常出外呕吐，然后再来就席，若无其事的重新饮啖。① 有一次，合不勒饮酒比平常多，竟然忘其所以而伸手捋蒙古人称之为阿勒坛汗的金帝之须。②等到酒醒，有人告诉他冒犯了皇帝，他就自请处罚。金帝一笑置之，或者因为他认为对于野蛮人不能讲求礼貌，或者因为金人正在扬子江和中国人打仗，不愿意引起蒙古人的恶感。金帝宽恕了合不勒，并且赐以厚礼："金、珠、朝服"，送他返回蒙古。但是在这个蒙古首领走后，金帝听信他的朝臣的劝告，又改变主意。他派遣使者邀请合不勒再回来。这位蒙古人预料回去有危险，拒绝邀请。金国的使者于是擒住了合不勒，合不勒趁着他们的不备，"骑一匹灰色小马"逃去，他得脱后，对这个诡计非常愤怒，派人将北京朝廷的使者一概杀死。③

可想而知，由拉施特从蒙古人这方面所传播的以上这段轶事引起了中国北方金国君主的斗争反响，自公元 1135 年起，继续对"蒙古"用兵，有如《通鉴纲目》所述。我们据《通鉴纲目》所知，金主

---

① 《拉施特书》，别列津译，"祖先"，第 36 页。

② 《拉施特书》，别列津译，"祖先"，第 37 页。中国人所称金，在蒙古语是阿勒坛，女真人的通古斯王朝以金为国号。

③ 参阅《拉施特书》，别列津译，"祖先"，第 33、36、38 页。

哈喇迈①(公元1135年至1149年)派遣将军呼沙呼率师伐蒙古，但是在1139年，大约是因为向北方进兵过于深入，粮食不继，呼沙呼不得已退却，被蒙古人所追袭，败于"海岭"一带。至公元1147年，金人再发兵攻击蒙古，由将军乌珠统率，这一次也没有遇到佳运，乌珠和蒙古人签定了一个相当屈辱的条约。"金人割与蒙古西平河以北的二十七处堡寨，每年馈送蒙古牛羊谷物若干。此外，金主赐野蛮人的首领以熬罗孛极烈的贵号并封为'蒙兀'(Mong-wou)国王。"②伯希和曾提议将这个汉字对音还原为蒙古文 Oro bögilä③，但是还不能将这个名字和《秘史》以及《拉施特书》所记载的、前于成吉思汗时期的这些英雄们的名字对照符合。无论如何，我们可以确定，这个女真人的中国-通古斯国家，即金国，虽然能够称霸于满洲和中国的北部，并且对于建立在南方的中国人国家屡战屡胜，然而对于蒙古人，则处于抵御困难的地位，蒙古人在西北，在兴安岭旁边，在嫩江旁边，都挫败了它。真正的蒙古人和金人帝国的境土相接，可以设想蒙古人曾将客鲁涟河南边的塔塔儿人，或多或少地臣服或团结在他们势力之下。

---

① 这里所根据的是《续通鉴纲目》。按《续纲目》宋高宗绍兴五年，"金主乌奇迈卒，兄之孙亶立。"这里所说应系金主亶。金主亶(即金熙宗)的本名是哈喇。——译者

② 这里所提到的名称"熬罗孛极烈"和"蒙兀国王"均据《续通鉴纲目》。蒙兀国王应作"蒙辅国王"。按《续通鉴纲目》卷十三，宋绍兴六年，"金伐蒙古"注云："蒙古在女真人之北，唐为蒙兀部，亦号蒙古索……金主命呼沙呼(一作胡沙虎)将兵击之。"又同书卷十四宋绍兴十七年记载："十二月金及蒙古和。"并有注云："初达兰既诛，其子胜花都郎君率其父故部曲以叛，与蒙古通，蒙古益强。乌珠讨之，连年不能克，乃与之议和。割西平河以北二十七团寨与之，岁遗牛羊豆，且册立其长熬罗孛极烈为蒙辅国王，不受，自号大蒙古国。至是始和，岁遗甚厚。于是蒙酋自称祖元皇帝，改元天兴。"格鲁塞在这里引《续通鉴纲目》，应是根据冯秉正的《中国通史》，所引史实和原书有出入。封为蒙辅国王的事，据《续纲目》，是在以前，蒙古人并且不受，不是在乌珠和蒙古人成立和议的时候。至于熬罗孛极烈一名，《历代通鉴辑览》曾改为鄂罗贝勒(卷87)。至于《续纲目》所称："于是蒙酋自称祖元皇帝，改元天兴，"云云，按《蒙鞑备录》引李谅《征蒙记》云："蒙人尝改元天兴，自称大祖元明皇帝，"《续纲目》所说，应本于此。——译者

③ 伯希和，《通报》，1930年，24。

第十一节　俺巴孩汗[1]

让我们再回到蒙古史料中来。蒙古史料中记载合不勒有六子，①即斡勤巴儿合黑、巴儿坛把阿秃儿、[2]忽秃黑秃蒙古儿、忽图剌罕、忽兰（按系庶子）、合答安和脱朵延斡惕赤斤②。"六子皆勇武有力，以'乞牙惕'（Kiyat）或'急流'的称号而传之于后嗣"。③ 但是合不勒没有传位给他们里面的任何一人，而传位于他的从堂兄弟泰亦赤兀惕系的首领俺巴孩，《秘史》和《拉施特书》尊称俺巴孩为汗或合罕。④

虽然汗位由另一系继承，但是这个蒙古第一个汗国似乎已经到达了它势力的饱和点，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蒙古人和塔塔儿人之间的不幸战争。我们在上面已经说过，塔塔儿人和蒙古人同种，居东南方，在客鲁涟河右岸和兴安岭之间。合不勒汗的妻弟赛因的斤系翁吉剌部人⑤，有病，请塔塔儿人著名珊蛮医治。符咒无灵，赛因的斤不治而死。当该珊蛮回去时候，死者的家族赶上去把他杀死。塔塔儿人拿起武器来报复杀死珊蛮之仇，而合不勒汗诸子帮助赛因的斤的家属翁吉剌人。这一场同类相残的斗争，被北京的金朝阿勒坛汗所利用，为了制止蒙古人的发展，金人似曾帮助塔塔

---

① 《秘史》合不勒有子七人，本书下文所举，也是七人名字，但原文说："有子六人"，似有不符，或者，因为忽兰是庶子，没有计算在内。——译者

② 《秘史》第48节，鲍乃迪译，31—32。《拉施特书》，别列津译，"祖先"，第33—34页，"部落"，第136页。参阅《阿不-哈齐书》，德美桑译，II，32。（阿不哈齐著《蒙古人和鞑靼人的历史》由德美桑男爵翻译、注释出版，圣彼得堡，1874年。——译者）

③ 《多桑书》，I，31。

④ 《秘史》第52节，《拉施特书》，前引，41。俺巴孩是桑昆必勒格之子，桑昆必勒格是察剌孩领忽之子，察剌孩领忽是海都汗的第二子。（参阅上第十节）

⑤ 赛因的斤的姐，即合不勒的妻，拉施特称之为豁阿忽豁阿公主。（别列津译，"祖先"，原文63，译文39）

儿人与蒙古人对抗。金人和塔塔儿人联合起来而泄愤于蒙古人，将要在他们的首领身上使用可怖的复仇方法。

俺巴孩汗想必是以为和塔塔儿人的争吵已经终止了，所以答应将他的女儿嫁给塔塔儿人的一个部落首领。这个部落，《秘史》特别提明，游牧于捕鱼儿湖和阔连海子(即呼伦池)①之间的兀儿失温河(即我们现今地图上的 Oursson 河)旁边。俺巴孩毫不怀疑地送他的女儿到她的未婚夫那里去，不料被塔塔儿主因人所执，[3]在严密警卫之下，把他送给他们的新盟友，北京的金帝。金帝将俺巴孩钉在木驴之上，这是"对反叛的游牧人专设的残酷刑罚。"另一个蒙古人首领斡勤巴儿合黑，就是已故合不勒汗的长子，禹儿乞或主儿乞氏族的首领，也被塔塔儿人所执，送给金人，受到同样的刑罚。②

在中国北方的女真人皇帝以为这样树立榜样最大程度地传播出去，可以使蒙古人恐怖。实际上适得其反。当塔塔儿人将俺巴孩送给金人的时候，俺巴孩及时地对他的儿子合答安"太子"[4]和他的堂兄弟忽图剌发出了复仇的怒吼，他说："就是你们磨坏了十个指头(以拉弓箭)也要替我报仇！"[5]如果我们相信成吉思汗王朝的官修历史所记载，俺巴孩在未死之前警告金帝，报仇之举将极端可怖③。事实上，泄不尽的仇恨由此积成，这种仇恨，我们将要看到，有一天使成吉思汗在最后的一些塔塔儿人和最后的一些金

---

① 《秘史》，第 53 节，鲍乃迪译，第 32 页。《拉施特书》所说不同，别列津译"祖先"，第41—42 页。

② 《拉施特书》前引，第 21，41—42 页。关于斡勤巴儿合黑，同上，第 33—34 页。《秘史》第 139 节说：合不勒汗挑选若干强壮善射的战士给他长子斡勤巴儿合黑。这就是主儿乞部的源流所自。这些战士服从斡勤巴儿合黑以及他的后裔，一直至于被成吉思汗所击败，可注意的是，斡勤巴儿合黑虽是合不勒汗的长子，但他没有继承汗位。(当时汗位是推举的，不一定以长子继承汗位。——译者)

③ 《拉施特书》，同上，42，鲍乃迪译，32，33。

人的鲜血之中得到满足。①

第十二节 忽图剌汗

忽图剌继俺巴孩为汗。② 在上面说过，忽图剌是合不勒汗的第三子。相传他孔武有力，是蒙古人的赫拉克勒斯③："蒙古诗人们夸奖他的声音洪亮，就象雷鸣山中，两手如同熊爪，将一个人折为两段就和折一枝箭一样。冬夜赤身睡于燃烧着的巨木旁边，火星炭屑堕落在他的身上不觉，烫伤的地方醒后以为是虫螫。每天食一只羊，用庞大的盆盂盛马湩而饮。"④ 真正的蒙古人和泰亦赤兀惕人在斡难河旁边豁儿豁纳黑主不儿（豁儿豁纳川）⑤ 的一棵大树之下聚会选举忽图剌为汗，[1]新汗于宴会之后在树下跳舞庆祝即位。随后他就和合答安太子，即俺巴孩之子，泰亦赤兀惕人的首领，一同出发和塔塔儿人及金人作战以报仇恨。"他们和塔塔儿人的部落阔湍巴剌合以及札里不花厮杀十三次，但是没有得到有决定性的胜利。" 在忽图剌的旁边，他的侄儿也速该⑥ 却露了头角，在这一次战争中，他击败并杀死了塔塔儿人的一个首领名叫帖木真兀格：为了纪念这个胜利，也速该替他的儿子——未来的成吉思汗——取名帖木真。⑦

忽图剌将其报复性侵掠行动推进到金人的领域，无疑就是在

---

① 成吉思汗于兴兵伐金以前，曾祈天（腾格里，Tängri）援助，以报俺巴孩、斡勒巴儿合黑和合答安巴都儿之仇。（《拉施特书》，别列津译，"祖先，第 41 页）

② 《秘史》，第 57 节。

③ 赫拉克勒斯是希腊神话里的大力士。——译者

④ 《多桑书》，I，33，根据《拉施特书》，并参阅别列津译，"祖先"，第 40，41 页。

⑤ 《秘史》，第 57 节，鲍乃迪译，34。豁儿豁纳蒙古语中指"小河"，主不儿蒙古语中指"水流"，参阅本书第 61 页。

⑥ 也速该是把儿坛把阿秃儿之子，把儿坛和忽图剌是同胞兄弟。

⑦ 《秘史》，第 59 节。《拉施特书》，别列津译，"祖先"，第 64 页。

现今的蒙古-满洲边界①。相传他战胜金人的（或塔塔儿人-金人的）一支队伍后，夺得许多战利品。②在这些战役当中，有一次忽图刺在归去的途中狩猎自娱，遇到朵儿边部落人的突然袭击（朵儿边人也是蒙古人，由此可见，在这个时期蒙古的汗王除去在他自己的群众以外，得不到其他蒙古人的尊重达到何等程度。)，他的随从都散去了，忽图刺陷入泥淖之中，他的马连颈部都陷在泥土里面。"他跃登马鞍上面，猛力跳出泥淖。朵儿边人追至对岸，但是没有继续去追赶他，因为他们说：一个失掉了马匹的蒙古人，更何能为？"当这个时候，他的部下已经传播了他已死的消息，他的侄儿也速该也拿着祭礼往吊他的家属了，但是忽图刺的妻不相信他已死，她说："声震天空，手和三岁熊爪一样的战士，怎能被朵儿边人所捉住呢？他不久一定回来。"果然，于朵儿边人走后，忽图刺从泥淖里面拉住马的鬃毛将它牵引出来。"骑上了马，他看见朵儿边人地方有马群吃草；他跳上引马，将整个马群赶回到自己的地方，此时人们正在那里开始为他哭泣"。③

第十三节　第一个蒙古王朝的衰亡

上述的战绩，结果以失败告终。蒙古人相传有一次在捕鱼儿湖附近和金人与塔塔儿人的联军交战中他们遭到惨败。在中国史源里我们可以得知，当公元 1161 年，金人曾派遣一支军队到蒙古去击退游牧人的侵犯。北京朝廷的政策和兵力，塔塔儿人的兵力，以及蒙古人的兄弟阋墙，使这个由蒙古人成立的国家尝到了教训。在此后一个时期，塔塔儿人代替了真正的蒙古人称霸于戈壁东部；它们的实力竟变得这样的庞大，以至于使扶植他们的金人感

① 参阅《拉施特书》前引，第 44 页。
② 参阅同上，第 41，43 页。
③ 参阅同上，第 43—44 页。

到忧虑，当他们的同盟关系发生变化的时候，成吉思汗实际上才获得初次的成功。至于目前情形，蒙古王朝由于败绩而消亡，忽图剌汗的三个儿子——拙赤、吉儿马兀和阿勒坛① 没有一个继居汗位，他的侄儿也速该② 也没有称汗，也速该始终被称为把阿秃儿——一种贵族的称号③。他是成吉思汗的父亲，因此我们更可以肯定，如果他有什么位号，成吉思汗朝代的历史家们一定会张大其词。我们可以确定，蒙古人的第一个汗朝是被金人和塔塔儿人所毁灭，但是详细情形我们并不知道，由此各部落又发生新的分裂。〔1〕

第十四节　成吉思汗的父亲也速该

如果也速该不过是一个支族孛儿只斤氏族（斡孛黑）里面的乞牙惕支族（牙孙）的普通首领④，他却留下了勇敢和活跃的战士的声誉。在上面说过，他战胜并杀死两个塔塔儿人的首领（据拉施特的估计大约在公元 1155 年）帖木真兀格和豁里不花。这是在东面。在西面，他参预了客列亦惕人中间的斗争。

客列亦惕王忽儿察忽思死后，其长子脱斡邻勒⑤ 以强暴手段占据王位。⑥〔2〕他杀死他的两个兄弟：台帖木儿太石（Tai-Te'mur

① 根据《秘史》的世系，第 51 节。这位阿勒坛始终没有汗的称号，在《草原帝国》里面，我缺乏了注意。

② 也速该是忽图剌的长兄把儿坛之子。

③ 一作巴哈图（baghatour），我们在上面说过，其意义为“勇士”、“武士”。〔2〕

④ 拉施特将“孛儿只斤”这一词解释为“灰色眼睛”（de boro 灰色）。至于乞牙惕（Qiyâr）这一词的写法，《拉施特书》变作奇攸特（Qiyout）（例如在“部落”，别列津译，第 11、138 页及其它）。乞牙惕（Kiyat）《秘史》第 50 节作蒙格秃乞颜，第 63 节作乞牙惕人。《萨囊彻辰书》作却特（Kiyot）（第 63，69 页）。参阅符拉基米尔佐夫《蒙古社会制度》第 60，144 页。〔1〕（罗按：格鲁塞此处有误，乞牙惕氏出于屯必乃之子合不勒汗，长支子孙形成乞牙·主儿乞氏；次子把儿坛把阿秃儿之子也速该把阿秃这一支称乞牙·勃只斤氏，因此，与格鲁塞说法正相反，孛儿只斤氏实为乞牙惕的一支。）

⑤ 脱斡邻勒，《秘史》180 节作 Tóoril，《拉施特书》的最好手抄本作 Toghrîl（“周围”，l'autour）（别列津译，XIII，第 173 页，1.15）（参阅本书第 26 页，注①。——译者）

⑥ 《秘史》第 177 节。《拉施特书》，别列津译，I，132，135。

Tachi)和不花帖木儿①。又想消灭他的另一个兄弟额儿客合剌，[3] 额儿客合剌于是投奔了乃蛮人。脱斡邻勒的叔父古儿罕鸠集不满于脱斡邻勒的人夺取了政权，驱逐了脱斡邻勒②。脱斡邻勒出奔，相随的只剩一百人，在试行奉献自己女儿忽札兀儿③的方式乞援于篾儿乞惕人的首领脱黑脱阿之后，他来向也速该请求更为有效的帮助。以也速该的助力，脱斡邻勒击败古尔罕于忽儿邦德勒苏惕④并恢复了克烈亦惕王位。"在土拉河旁边，黑森林里面，"也速该和脱斡邻勒誓成永好，或照蒙古人的说法，他们结成"安答"(anda)，就是盟兄弟。我们将要看到这一件事对于我们历史后来的发展的重要性，为了履行盟誓，脱斡邻勒对于也速该的儿子，未来的成吉思汗，当他事业开始的时候曾给予保护。

在什么情况之下也速该夺得他的妻子，即成吉思汗的母亲诃额仑，这对于成吉思汗本人的历史至关重要⑤。《秘史》以质朴粗犷的方式叙述了这一情节："那时，也速该把阿秃儿在斡难河放鹰，看见来了篾儿乞惕人也客赤列都带着他的斡勒忽讷⑥部落的妻子。也速该望见这个妇人容貌美丽，他回去找他的兄弟捏坤太子和答

---

① 脱斡邻勒初年饱经患难。幼时，他被篾儿乞人掳去，变为奴隶，捣米谷过活。十三岁时，他和他的母亲被塔塔儿人所囚，代人牧畜。(《秘史》第 152 节)

② 据《秘史》(海涅士，页48)和《拉施特书》("本传",I,第 135 页)，在色楞格河隘口，哈剌温-哈伯察儿的边沿。《元史》作哈剌温(克罗斯译，第 15 页)。(这是指脱斡邻勒败于哈剌温隘。一说，哈剌温，即兴安岭旧名。——译者)

③ 关于忽札兀儿这个名字，见伯希和，《亚洲学报》,1925 年,I,223。

④ 《秘史》第 177 节。《拉施特书》,前引,第 135 页。《西夏书事》说：古儿罕出奔和脱斡邻勒的复位在公元 1171 年(鲍乃迪引)。古儿罕(《元史》称作菊儿罕)被也速该击败之后奔合申(《秘史》第 177 节)或称河西(《元史》前引,第 22 页)就是西夏或唐兀。(这里原文 Si-Hia Chou Che，指《西夏书事》,清吴广成撰，四十二卷，道光刊本，民国二十四年文奎堂有影印本。——译者)

⑤ 《秘史》作 Hö'elun。参阅伯希和，《亚洲学报》,1925 年,I,230。

⑥ 斡勒忽讷(《拉施特书》作 Oulqounout)是一个蒙古部落，一种都儿鲁斤的部落，拉施特举之于翁吉剌惕之后。(别列津译，"部落"第 9 页，第 148 页)

里台斡惕赤斤帮助。[4]赤列都看见他们走过来很害怕，策马疾行。过了一个岭，转了一个山嘴，再回到他的妻子车前。他妻子对他说：那三个人的颜色好生不善，必然要害你的性命，你快逃走，有了性命，像我这样的妇人有的是。如果你想念我，再娶的妇人就叫做我的名字。她说着就脱下身上的衫儿交给他丈夫做纪念。赤列都刚在马上接到衫儿，也速该兄弟已经到了。赤列都驱着马逆着斡难河逃去。也速该把阿秃儿和他两个兄弟追赶赤列都，[5]过了七个山岗没有追上。他们回头将那妇人捆绑起来，牵着车子，捏坤太子引路，答里台旁着车辕而行。"①

成吉思汗的父亲也速该就是这样的娶了诃额仑夫人为妻。

诃额仑为也速该生了四个儿子：帖木真，即有朝一日称为成吉思汗的，是他们的长子，还有拙赤哈撒儿[6]、合赤温和帖木格，还生一个女儿名帖木仑。也速该二个次妻②还为他生有两子：别克帖儿和别勒古台③。上面说过，为了庆祝杀死塔塔儿人的一个名叫帖木真的首领，也速该为他长子取名帖木真。至于这个名字的词源，伯希和先生说，蒙古语里面指"铁工"，这在读音上是对的。

帖木真的诞生日期，各种史料说法不同：波斯史家说是在公元1155年，中国元朝的历史说在马年，即公元1162年，《萨囊彻辰

---

① 《秘史》第54—56节，伯劳舍译（《蒙古史概论》，第294—295页）（伯劳舍著《蒙古史概论》1910年，莱顿-伦敦出版。——译者），又海涅士的《元朝秘史》节译本，1931年，第28—30页。这一段轶事，《萨囊彻辰书》中重述，见斯密特译本，第63页。

② 《斯密特书》(第63页)说，这两人的名字是 Qo'a Abaqaï 和 Daqachi 或 Daghachi，这应有错误。〔7〕

③ 《秘史》提到成吉思汗和他兄弟们的年龄差别："当帖木真九岁时候，哈撒儿七岁，哈赤温五岁，帖木格三岁。"(鲍乃迪译，第34页)〔8〕

书》依从《元史》①。但是新近对中国的公元1340年的史料做了查考，伯希和先生的结论是，这个蒙古征服者实际上是生于公元1167年②。据蒙古人的传说，未来的成吉思汗生时，右手紧握着“髀石般一块血”。③[9]拉施特附加说，望之他的脸上似有光射人，无疑，这是联系到传说中的祖先阿阑豁阿与之交接而生下英雄始祖孛端察儿的神光。根据赵珙④[10]，成吉思汗在壮年的时候，身高颡广，老年时有长须，和其他蒙古人不同。⑤⑥又据说，成吉思汗骨胳健壮，“眼睛似猫”。所谓眼睛似猫者，指灰蓝或灰绿色，某些作者因此以为他不属于蒙古种，而属于“突厥-阿里安种”，这是无稽之谈，等于日本的某些作者把他看做是流亡在外的日本贵种。⑦

帖木真九岁时，依照伯希和先生的年表，这是在公元1176年，他的父亲也速该带他到他的舅父们那里去。在路上，他们遇见了

---

① 拉施特承认，在他的时候，成吉思汗诞生的准确日期已不可考。他仅仅提出一个大概日期，就是回历549年，楚而喀答(Zoulkade)月，这就等于公元1155年1月7日至2月5日之间(别列津译“生活”，第88页)。《元史》说，当成吉思汗死于1227年时，享年六十六岁。照中国计算年龄的方法（小儿生就是一岁），这位征服者应生于公元1162年(《元史》，克罗斯译，第41页)。《萨囊彻辰书》说他生于马年（斯密特译，第63页)也就等于公元1162年。

② 伯希和先生于1938年12月9日在亚洲学会所作报告。

③ 《元史》克罗斯译，第11页。《秘史》，鲍乃迪译，第34页。《拉施特书》，别列津译，“本传”，I，第87页。

④ 这里赵珙指《蒙鞑备录》。《蒙鞑备录》的作者，古今说海本根据说郛旧本，皆以为是孟珙所作，因为作者在书里面，常常自称为珙，而孟珙斯时为一名将，参加攻夺金都蔡州，遂以为是孟珙所作。王国维《观堂集林·蒙鞑备录笺证跋》里面说，孟珙未尝出使蒙古，此书作者，实是赵珙，已成定论。——译者

⑤ 北京俄国传教会教士著作集(Trudy 丛刊)，第四卷，217。

⑥ 翁按：美人哈罗德·拉姆所著的《成吉思汗》(1942年版)第一篇第一章内对成吉思汗有下列的记载：“他是魁伟健硕的，肩膊宽广，肤色黄而带白，广额而双眼平阔，不倾斜，眼为青色或蓝灰色，瞳为黑色，背后垂有长辫为红褐色。沉默寡言，经过思索然后将言语表达。他具有不可抑制的性情，但赋有服人的天才”。

⑦ 赵珙和杰兹查尼是提到未来的成吉思汗形貌的仅有作者。

一个蒙古种人首长，翁吉剌部的德薛禅。〔11〕德薛禅很喜欢帖木真，对也速该说："你这个儿子眼明面有光，我昨天晚上梦见一个白海青鸟，两爪擎着日月，从天上飞来站在我的手上①。这是吉兆。你今天带你的儿子来，应了我的梦。我家里有一个年幼的女儿，同去看来。"他带领也速该到了他的家。所说少女孛儿帖，年龄十岁（比帖木真大一岁），《秘史》说，她已经很美。第二天，也速该为他的儿子求婚。德薛禅在原则上应允，但提议留年轻的帖木真住在他家里作为未婚夫婿。也速该同意，仅仅向德薛禅提到帖木真怕狗（蒙古牧地的狗，的确是特别可怕），〔12〕他说："我儿子怕狗，休教狗惊着。"说毕，也速该乘马回去②。

在归去的途中，也速该遇见一群塔塔儿人正在进餐。因为饥渴交加，他就坐下来和他们同食，但是塔塔儿人里面有认识也速该就是先前杀死他们的好几个首领的人，就暗中将毒药放在也速该饮料里面。到骑上了马，也速该已觉不适。三天之后，到达自己的地方，他知道自己的性命不保。他使人呼唤他的一个朋友叫做蒙力克③〔13〕的来，并请他迅速往接年轻的帖木真回来，他说："我的儿子们都幼小，帖木真留在他的未婚妻那里。我在归途，被塔塔儿人毒害。我很不放心我这一家人。〔请你照应。〕至于帖木真，接他回来，愈快愈好。"说罢死去了。④

---

① 白海青鸟在蒙古故事里面是有一定地位的。在突厥人里面，也有这种情形，甚至叙利亚的塞尔柱王朝信奉伊斯兰教的突厥人，有好几个有名人物都自命为来自白海青（突厥语为 Aq Sonqor）。

② 《秘史》，鲍乃迪译，第 36 页，海涅士译，前引，第 31—32 页。

③ 蒙力克是晃豁坛族人，属于晃豁坛部落，拉施特举这个部落于兀鲁兀惕之后（《拉施特书》，别列津译，"部落"，158）。蒙力克是察剌合埃不罕老人（察剌合老丈）的儿子，我们下面将要看到他对成吉思汗事业的忠诚。〔14〕

④ 根据《秘史》，也速该的死，只在帖木真"定婚"后几天，帖木真成为孤儿时才九岁（《秘史》，鲍乃迪译，第 35 页）。依照伯希和先生的年表，这是在公元 1176 年。相反地，《拉施特书》说，帖木真于十三岁丧父（别列津译"本传"，第90 页），照这样说，参考

忠于也速该的遗命，蒙力克往见德薛禅，当然并没有将这个恶消息宣布，借口说也速该不习惯于离开他的儿子，想接他回去。蒙

伯希和先生的年表，也速该死于公元1180年。《秘史》的最新译本，有关于成吉思汗幼年的事，是海涅士根据中文和蒙文译成的《元朝秘史研究》，莱比锡学院，IV，1931。蒙古人相传成吉思汗生于迭里温山（勃勒答黑，boldaq），我们不知道这座山准确在什么地方。至于成吉思汗诞生的日期，上面提到伯希和先生曾作报告，现在将《亚洲学报》（1939年，1—3月刊，第133—134页）关于这个问题的报告，录之如下："伯希和先生对于成吉思汗诞生日期作了报告。中国的蒙古王朝官修历史载成吉思汗生于公元1162年。近代大多数历史学家，包括欧洲的和中国的在内，认为1155年比较可靠，这个日期是波斯历史学家拉施特所提供的。伯希和先生说明，在大约是公元1340年的中国史料里面，在蒙古宫廷里面，人们以为成吉思汗生于公元1167年，他引用了大约是在1275年从蒙古文译成中文的书里面几行文字来证明这个日期。1167年和1155年相去十二年，歧异所以发主，因为蒙古人通常只知道成吉思汗生于猪年，这可能是1155年，也可能是1167年。但是中国的宫廷是能够而且在习惯上记明准确日期的。1167年这个日期允许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成吉思汗初期的生活，不然的话，就有个难以弥补的'漏洞'"。

翁按：成吉思汗在1206年上尊号为合汗，时为金章宗泰和六年，时值丙寅，在位22年，殁于1227丁亥年（猪年），享寿66岁。这是《元史·太祖本纪》的记载，照此推算则应生于1162年即金世宗大定二年。登位在1206年，死在1227年是确定的，享寿66岁则还有疑问，因寿龄计算有阴历虚年和积闰，所以是否生于1162年，还有争论。

拉施特根据蒙古各宗王和诸贵人之传说谓成吉思汗生在猪年，享寿72岁，推算为生在1155年，时值乙亥。伯希和则谓生在猪年，可能是1167年，时值丁亥，以为这个日期更好地令人了解成吉思汗初期的生活，不然的话，就有个难以弥补的漏洞。伯希和仍是根据成吉思汗生在猪年，不过推迟12年，由乙亥改为丁亥。

当帖木真与博尔术结交时，博尔术13岁（见《元史》），博尔术之父纳忽伯颜说"你们这两青年要互助互爱，以后不要相弃了。"是则帖木真年岁与博尔术不会很悬殊。是年帖木真即结婚，据《萨囊彻辰书》（第69页）以为这是1178年，岁在戊戌（狗年）。那时博尔术13岁，帖木真则17岁，由此推算帖木真应生在1161或1162年之间，如生在1155年则结婚时为23岁，如生在1167年则只11岁。蒙古人似乎习惯于早婚，23岁结婚则不是早婚，而11岁则过早。

结婚之年，帖木真即遭遇不儿罕之难，妻子为篾儿乞人所抢劫。当逃避时其母诃额仑将幼女帖木仑抱在怀里共乘一马向不罕山疾驰，帖木真大帖木仑8岁。则帖木仑为9岁，故能在母亲怀抱里共乘一马。

窝阔台寿56，在位13年，登位时43岁，时在1229年（己丑）则应生在1186年，即帖木真结婚后8年。窝阔台有兄长术赤和察合台，帖木真在24—25岁之间生第三子也很合理，如生在1155年，则生窝阔台时帖木真为31—32岁，如生在1167年则为19

力克就这样得以把这个孤儿接到他母亲诃额仑那里去。

岁，都不如生在1161—1162年之间合理。

《元史》记载，太祖（成吉思汗）殁时66岁，既然《元史》是根据实录，则帝王崩殁时之岁数必是切实可靠的。不过66岁是虚年（阴历计算并加积闰之年），所以拉施特说，照中国人计算应扣去两年三个月才为实在年龄，又以成吉思汗生在猪年，故记载成吉思汗生在1155年（乙亥）。

上列案语写完之后，在本年六月报载外蒙古人民共和国已决定成吉思汗生在1162年。

今年1962年为八百周年纪念。〔15〕

第二章　蒙古国家的形成

第一节　成吉思汗的幼年、艰苦的岁月

但是这个寡妇和她的孤儿们的处境不久就变得恶化了。也速该在未死之前，凭着他个人的威望，应该是曾把若干同种的氏族团结在乞牙惕系[1]的周围，置于其权力之下。一旦他死去，由于他的成功所引起的嫉妒现在就要尽情发泄了。尤其是泰亦赤兀惕人，希图恢复他们当他们的首领俺巴孩拥有蒙古汗称号时候所一度享有的统治权。①这是在一个春天，俺巴孩的两个寡妇，斡儿伯和莎合台两位哈敦②举行祭祀祖先的典礼。也速该的寡妇诃额仑也来坐在首领们当中[2]，但是在分祭肉的时候，没有分给诃额仑应得的一份。她试行恐吓他们说："也速该是死了，但是你们以为他的儿子们就长不大了吗？为什么只分给我剩下的祭肉呢？你们不请我来，不通知我，你们是不是要起营〔并将我抛下〕呢？……"但是，斡儿伯和莎合台执行泰亦赤兀惕氏族的把她驱逐出去的决议，她们说："我们起营，将他们母子抛下！"[3]不幸的妇人这样就只能尽她自己的力量来寻找所能找到的生活资料！这种没有人道的语言竟被执行。破晓时候，泰亦赤兀惕氏族的两个首领塔儿忽台乞邻勒秃黑[4]和脱朵延吉儿帖果真卷起营盘，抛下了这个寡妇和她的儿

---

① 拉施特说，泰亦赤兀惕人是森林狩猎的部落（蒙古语，槐因亦儿坚），而游牧于斡难河和客鲁涟河之滨的也速该，属于草原畜牧人。（别列津译，"本传"，第 91 页）

② 这里用"哈敦"(qatoun)，这个称号是对妇人的一般尊称，或译为"可敦"。——译者

个年幼孤儿。① 晃豁坛族的察剌合埃不罕老人对于也速该的一家有深厚情谊，他力图劝告泰亦赤兀惕氏的首领们再作考虑。但是这些人在盛怒之下，在他背脊上刺了一枪，使他受了致命的创伤。在他临终之际，年轻的帖木真来看望他，和他永诀，含泪而别。这个年方九岁的儿童已经在铁一般的社会中学习生活。②

诃额仑——蒙古史诗称为"诃额仑母亲"（月伦-额客）——其勇气令人钦佩。她骑马持纛，即氏族的旗帜，命令部下武装起来，追赶那些离弃她而去的人们。[5]她追上了他们，向他们呼吁，然而未能使他们重新归附。拉施特告诉我们，一些到了最后还忠于诃额仑的人曾和泰亦赤兀惕人的殿后部队相遇，面面相对，摆开战阵开始放箭，这位波斯历史家以为是在这个时候，年迈的察剌合-额不干受到致命的重伤（箭入项部）。③

"诃额仑母亲"于是孤独地和她的五个年幼的孩子，以及次妻所生的两个孩子和几个仆从留下。她陷入极端困苦之中，避居到斡难河发源地附近的不儿罕山，即现今肯特山一带，"为了养活儿子们，她被迫掘草根、拾果子和野韭之属度日。就在这种情况下，她的儿子们长大成人。"口传故事以夸张口吻补充说，即使在艰难困苦中，在他们前额上仍带有其氏族的高贵气概。他们在被放弃和无法纪的生活中经受磨炼。"为了奉养母亲，他们用钓钩和网在斡难河里面捕鱼。"

然而这样成长起来的野蛮少年，在他们的性情里很快就反

① 塔儿忽台乞邻勒秃黑（《拉施特书》作 Targhoûtaï Qiriltoûq，别列津译，"部落"，168）系阿答儿之子，而阿答儿系俺巴孩汗之子（别列津，"部落"，泰亦赤兀惕世系，XXVIII）。或者，更准确地说：塔儿忽台乞邻勒秃黑是阿答儿之子，阿答儿是合答安之子，合答安是俺巴孩之子（别列津，"成吉思汗本传"，I，第 325 页）。至于脱朵延吉儿帖，在《秘史》作 Tödöyän Girté，在《拉施特书》中作 Todaon Qahortchi。（别列津译，"本传"，第 91 页，原文，第 146 页，MsC.）[6]

② 《秘史》，鲍乃迪译，第 10 页，海涅士译，前引，第 35—36 页。

③ 《拉施特书》，别列津译，"本传"，第 91 页。

映出野蛮气质是可以想象得到的。如上所述，也速该的诸子，分为正妻诃额仑夫人所生的：帖木真、拙赤哈撒儿、合赤温、帖木格和其他妻子所生的：别克帖儿和别勒古台。在这两伙人之间，斗争不久就爆发了。《秘史》以质朴和粗野的方式详述这个事件的经过，此事发生在荒寒背景之中，令人联想到某些俄国小说家所描写的西伯利亚生活场景。有一天，帖木真、哈撒儿、别克帖儿和别勒古台（前三人应该是已经长大了）在河边钓鱼。帖木真钓到金色鱼一尾，被别克帖儿和别勒古台夺去。帖木真和哈撒儿回到帐幕把这件事向他们的母亲申诉。诃额仑是一个深明事理的妇人，她知道在这一小撮目无法纪的少年里面，任何分裂都要造成严重的后果，她替不是自己所生的儿子辩护："我们除了影子之外没有伴侣，我们受泰亦赤兀惕人的这么多迫害还不能报复，你们还彼此不和么！"但是帖木真又提出其他控诉：他的同父异母兄弟别克帖儿和别勒古台还夺去了他所射的一只云雀："似这般啊，一处怎生过？"①他和哈撒儿掀开作为帐幕门户的毡子，满怀怨恨而出。

别克帖儿坐在一座小山上看守马匹吃草。和美国西部小说里面所说的两个年青的红种人一样，帖木真和哈撒儿拟定了计划。帖木真隐身在别克帖儿的背后冲向前，哈撒儿从小山前面挺进。别克帖儿看到他们前来时，已经太晚了。帖木真和哈撒儿已经抽箭要射他。他试行使他们回心转意，说："与其自相残杀，何不报泰亦赤兀惕人的仇恨……"但是无效。看到他们无动于衷，别克帖儿于是做最后的劝告说："好吧，杀死我，但是饶恕我的幼弟别勒古台！"蒙古传说中继续叙说，他坐下来等候一死。帖木真和哈撒儿残忍地射死了他。②

帖木真杀死了他兄弟里面唯一敢于反抗他的人，在他年纪轻

① 这一段引语，照《元朝秘史》原文引入。——译者

② 《秘史》，第 76—77 节。《萨囊彻辰书》，节录，第 65 页。

轻时候已经成为他这一族系的首领。①

当这两个少年杀死别克帖儿之后回到帐幕时，诃额仑看见他们脸上的表情，猜透了一切。她在这里所说的一段话[7]，《秘史》用饶有风韵的词句来表达：②"杀人凶手啊！帖木真，在你初生时，手里握着黑血般的石块……。你们象吃胞衣的狗；象跳涧的猛兽；象怒吼的狮子③；象吃生食的蟒蛇；象逐影飞腾的海青；象噤声吞物的大鱼；象咬驼羔后腿的疯骆驼；象在风雨中觅食的狼；④象逐不出儿子而把儿子吃了的鸳鸯；象保护窝巢的豺狼；象猛攫食物的猛虎；象妄动乱冲的猛兽。我们除了影子之外无伙伴；⑤尾巴之外无鞭子。泰亦赤兀惕人加予我们的苦难是难以忍受的，应该首先向他们复仇。"蒙古史诗就是这样歌唱着诃额仑母亲如何引证着陈言古语，责备她儿子们的残杀行为。

第二节　成吉思汗为泰亦赤兀惕人所俘

泰亦赤兀惕人的确还是非常可怕的。在上述兄弟互相残杀事件过去后不久，泰亦赤兀惕人的首领塔儿忽台乞邻勒秃黑忧虑帖木真以及其他也速该的儿子们自从和他们的母亲一同被抛弃之后，现在变得怎么样了。他说："和小鸟的雏儿一般，他们无疑是长了羽毛。"他亲自到他们的牧地来了解他们的情况，这些年轻的被

① 依照别克帖儿的临终前请求，帖木真此后对别勒古台丝毫没有仇恨，而别勒古台也终身对帖木真绝对忠诚。

② 这一段引语，诃额仑所说的话，参照《元朝秘史》原文引入。——译者

③ （满洲的）老虎当然在蒙古人中比较狮子熟悉，蒙古没有狮子，仅有传说。但是这两种兽在这里都说到（海涅士译，第37—39页）。

④ 节引《秘史》，但在译本上是有异同的。据《萨囊彻辰书》（第65页），诃额仑还将帖木真和哈撒儿比"狼吃他自己的羔儿，海青冲他自己的影子"。

⑤ "你们没有那可儿（nöküd）。"单数为 nökör 或 nökur。（格鲁塞此注的意思指"伙伴"这一词即指那可儿。那可儿是蒙古贵族们的战士和亲信，见上第一章第八节。——译者）

放逐的人们正在那里过着流浪生活。帖木真和他的母亲看见泰亦赤兀惕人来了，发生恐惧之心。兄弟里面年纪最小的别勒古台到附近森林中砍下木头搭个小寨。合赤温、帖木格和幼小的帖木仑被藏匿在崖缝里面。哈撒儿，这个后来蒙古诗篇所歌颂的英雄，这时候已经是无敌的箭手，开始和泰亦赤兀惕人互射。但是泰亦赤兀惕人只是搜寻长子帖木真，至少据《秘史》是这样说，因为帖木真可能成为为氏族权利而复仇的人。他们叫道："将他交给我们，我们让你们安静！"

帖木真害怕，跳上马奔向帖儿古涅山的高处，那里有浓密的森林，给他提供了一个躲避的地方[1]。泰亦赤兀惕人将森林包围起来，布置了守望的人，等候帖木真饥饿时候自己出来。帖木真在密林里面过了三日三夜后，牵着马的韁带，准备逃走，但是他的马鞍落在地上。和其它蒙古人一样迷信，帖木真以为是一种朕兆，又回到森林里面。过了几天，他又想逃走，这时有一块白色大石，从崖上堕下，阻挡了他的出路。他又折回他所藏的地方，在那里过了九天。到了第十天，帖木真不堪饥饿，他听天由命地从山上下去。泰亦赤兀惕人的守望者将他捉获，绑起来送到塔儿忽台乞邻勒秃黑那里。

塔儿忽台乞邻勒秃黑把帖木真用木枷枷起来。有一天晚上，泰亦赤兀惕人在斡难河旁边大开筵宴，只剩一个很年轻的人看守帖木真。当和这个人单独地在一起的时候，帖木真用枷照那个看守者的头部打去，将他打晕后，脱身逃走了。他先是躲到斡难河边的树林里面，之后，为了更安全，他跳入水中，只把脸部露在水面。但是他的看守者被击后清醒过来了，发出警报。泰亦赤兀惕人聚集起来，在月光之下，一切看得如同白昼，他们搜寻着逃走的人。泰亦赤兀惕人的一个盟友，速勒都思部人锁儿罕失刺发现了帖木真，但是他产生怜悯之心。他喃喃自语地走过水边，使声音高到帖木

真可以听得见的程度说："不要动，我绝不会将你交给他们。""他走过去没有停留。"[2]更好的是他还使泰亦赤兀惕人听从他的话，把搜查的事延迟至第二天再进行。当一切人都离去之后，帖木真决定逃到锁儿罕失剌的家里，况且他的两个儿子，沈白和赤老温①[3]与帖木真友谊素笃。的确，当帖木真逃到锁儿罕失剌的帐幕时候，锁儿罕失剌这次恐怕连累到自己，沈白与赤老温向他们父亲劝说道："小鸟被鹰隼所驱，藏身丛草之内，丛草也能救它的性命，我们难道还不及丛草仁慈吗？"他们把帖木真身上的枷解下烧掉，并把帖木真藏在他们的帐后一辆盛满羊毛的车子里面。

三天之后，泰亦赤兀惕人觉得帖木真的失踪是难以理解的，来到锁儿罕失剌家中搜查。看见车子，他们开始将羊毛掀开。这个未来的成吉思汗再没有遇到比这更危险的事了，如果这一种动作继续下去，蒙古英雄的故事无疑要到此为止。侥幸得很，锁儿罕失剌成功地阻止了他们，他对他们说："这样热的天气，什么人能够藏在新剪的羊毛里面而不闷坏呢？"这个理由折服了泰亦赤兀惕人，于是离开了这里。然而锁儿罕失剌认为险些儿断送了他自己，急遣帖木真回到他的母亲那里去。"他送给帖木真一匹雌马，一些煮熟的羊肉，一些马湩，一张弓和几枝箭"。

帖木真骑马飞奔，溯着斡难河而上，又溯着它的支流乞沐儿合河上去，从那里，他到达了"别帖儿山和豁儿出恢小山。"在最后这个地方，他终于找到了他的母亲和兄弟。②

① 赤老温，蒙古语意为"石头"。

② 《秘史》79—87节，鲍乃迪译本，第41—44页。

第三节　博尔术①事业的开端

经历这些事变之后，帖木真和他的一家人移营向不儿罕山前，此山就是现今的肯特山。这是在成吉思汗时代的英雄史诗里面起着显著宗教上作用的圣山，象是我们这位英雄的保护神。《秘史》很确凿地说，他们居住"在不儿罕山前的古连勒古山内的桑沽儿小河旁的合剌主鲁格小山上的阔阔淖儿旁边"。②〔1〕他们的生活还很苦，因为史诗指出，他们打捕土拨鼠、野鼠和它物以充饥。九匹马就是他们的所有财产。有一天，被窃贼劫去了八匹，"八匹惨白色的骟马"。〔2〕不幸的人们，只剩了一匹坐骑，事先，被帖木真的异母弟别勒古台骑去平原狩猎。到了晚上，别勒古台携带着猎获物回来，帖木真骑这匹马出发寻访窃贼。经过四天之后，帖木真看见有一群马匹，中间有一个伶俐的少年正在挤母马的乳，这个少年告诉帖木真，天刚亮的时候，他看见几个窃贼引着八匹灰色骟马过去。这个青年名叫博尔术，③是纳忽伯颜④的儿子。他立即对帖木真产生友情，换一匹新马给帖木真骑坐。而且自愿陪伴帖木真去寻找窃马贼。这两个伙伴于三天之后看见窃贼的营帐，被窃的八匹马正在近处吃草。他们挺身向前并将这些马匹赶走。在这个时候，窃贼们发现了他们。内中有一个骑着一匹白马，旋转着手中的套

---

① 博尔术和木华黎、博罗兀勒（亦作博尔忽）、赤老温四人是辅助成吉思汗成功的四杰。博尔术在《秘史》作孛斡儿出，在《蒙古源流》作博郭尔济，在《拉施特书》里面作 Bourgoudji，其译音为不儿古赤。今从《元史》和《亲征录》作博尔术。——译者

② 桑沽儿河（在 Stieler 新地图，第 75 图，写为 Senkur）是客鲁涟河上游的一条小支流，发源于客鲁涟河源的南边和附近，在库仑之东。

③ 在《秘史》里面，第 90 节和以下各节，博尔术均作 Bo'ortchou，《萨囊彻辰书》，第 68 页，作 Boghourdji，拉施特作 Bôrghoûtchî，Bôqôrtchî。

④ 纳忽伯颜属于阿鲁剌惕部落。参阅《秘史》第 120 节，《萨囊彻辰书》，第 69页，《拉施特书》别列津译"部落"第 47 页和第 161 页。

马竿来追赶他们，但是帖木真弯弓相对，使他不敢向前。天色已晚，受到威吓的窃贼于是放弃了战斗。

帖木真和博尔术带了这八匹马回到博尔术的营帐。帖木真觉得，如果没有博尔术的相助，就不能夺回失去的财产，于是提议和他分这些马匹。豁达大度的博尔术拒绝了这个报酬：他之所以这样做，因为他同情这个青年领袖。从这一天开始，他们彼此间建立了友谊，这个友谊将要和他们的生命一样长久。年老的纳忽伯颜以为他的儿子是失踪了，正在那里痛哭流泪。看见博尔术回来了，狂喜之极，他认可了这两个青年的友谊，给予帖木真一只肥羊和一满皮桶的乳。帖木真胜利地引着八匹马回到桑沽尔河边自己的营帐，他的母亲诃额仑正在那里牵肠挂肚地等待着他。①

将来要成为世界征服者的一生业绩的开端，就是这样平凡不足道。

这些叙述，尽管不尽完整，但是由于蒙古诗家们流传下来的时候在细节上是这样的准确，以致不能怀疑它是有历史背景为根据的，通过它们，我们已经看出来这位青年首领的形像主要特征。使我们感到惊异的是他能折服一切接近他的人，具有吸引人的坚强品性。象年轻的博尔术对他一见输心，愿意将自己的命运和他结合在一起，我们还要继续地看到，就象一种回旋愈推愈广的节奏，氏族、部落、人民不断归附于他，被他天赋的统率能力，公平的理性，对于自己人的忠诚，对于效劳者知恩必报的品质所征服。因为对于早年所交的朋友，他的情谊将是有口皆碑。对于朋友的忠诚只能与对于敌人的狡猾与凶恶相同，这就是伟大帐幕中的道德。

---

① 《秘史》，第 90—93 节，鲍乃迪译，45—47。关于这一段译文，在《萨囊彻辰书》第 69—71 页，忠实地转载。

第四节 成吉思汗的结婚、成吉思汗依附于客列亦惕人

帖木真已经安排自己的事务到了相当好转之后就想到自己的结婚问题。他并没有忘记，当他九岁的时候他的父亲也速该替他和翁吉剌惕部落的首领德薛禅的女儿孛儿帖定了婚。他带着别勒古台，沿着客鲁涟河边，前往德薛禅家里。《秘史》告诉我们，德薛禅驻帐在扯克撒儿[1]和赤忽儿忽两山之间。德薛禅看见高大强壮的帖木真，"他很快乐"，不爽前言，将美丽的孛儿帖给了帖木真。孛儿帖的母亲搠坛亲自将女儿一直送到帖木真家里。这两个妇人带了一件作为礼物的黑貂袄子，送给帖木真的母亲诃额仑。①

躲过了泰亦赤兀惕人的陷害，并已变成了人们所开始畏惧的或为邻近各部族所开始争取结交的健壮青年，帖木真现在有可能奋起参加政治活动，这就是说：置身于有权势的人物中间，竞争或分割东蒙古的霸权，这是对中国的或对真正中亚的事务进行冒险的先决条件。

帖木真讲求实际的头脑肯定是他才能的主要部分，他立即想到利用重新建立起来的地位来对外缔结同盟。我们在上面提到他的父亲也速该，曾鼎力帮助草原上的最有势力的汗王之一，客列亦惕人的首领脱斡邻勒恢复王位。帖木真现在已经相当站稳了脚跟，可以去访问这位受过他父亲恩惠的人了。当然，刚刚恢复起来的地位要求他拿出完全谦恭的态度来做这件事，但是他以贵种自居，也不肯失去自尊之心。帖木真由其两个兄弟哈撒儿与别勒古

① 不久之后，帖木真从桑沽尔河移营到客鲁涟河源不儿吉岸畔（《秘史》第96节）。《萨囊彻辰书》（第69页）以为帖木真结婚是在狗年（即1178年）——但他所记的日期，往往提前——并且以为帖木真这时候是十七岁，孛儿帖十三岁（中国推算法）。[2]

台相随，前去见脱斡邻勒，后者当时正驻在“黑森林”边缘的土拉河旁边。他带着孛儿帖陪嫁的黑貂袄子，作为礼物送给客列亦惕国王。他如同对一个宗主一样地向脱斡邻勒致敬，他说：“从前你和我的父亲契合；你便是我父亲一般。”脱斡邻勒受到这种尊敬，甚为喜悦，他答应帮助帖木真，说：“当你年幼的时候，你的族人离开了你，我现在帮助你把他们集合起来，归你统率！”

事实上，帖木真的事业开始有了重大转机。他目睹许多可宝贵的友情来到或重归到自己身旁。当他从客列亦惕人那里回到自己在不儿罕山的营盘的时候，他看到兀良哈部的札儿赤兀歹老人“背着打铁的风箱”，[3]带着他的儿子，年轻的者勒篾前来。这个老人说：“当你在迭里温孛勒答黑附近出生时，我答应将我的儿子者勒篾给你服役。我将他养大，现在给你。我想使他每天替你预备马鞍，打开你的帐门。”——和上面所说的博尔术一样，者勒篾后来成为帖木真的最忠诚的伙伴之一。

第五节　成吉思汗对篾儿乞惕人的第一次战争

但是这位蒙古英雄的艰险日子还远远没有过完。一天夜里，天色将明时，诃额仑的一个老女仆唤醒诃额仑说：“起来呵，我听见马蹄的声音震撼土地，快起来呵！”全族人都起来了。时机已经危迫，敌人和龙卷风一样奔来。这一回不再是泰亦赤兀惕人，乃是贝加尔湖南边的篾儿乞惕人，他们要出其不意地袭击也速该的儿子们。他们有个旧日仇恨要报：也速该从前不是抢去了他们的一个妇人诃额仑么？他们现在要夺去帖木真的年轻妻子，以报此仇。

帖木真——这里是对这个时代的社会环境逼真的细节描绘——他对于自己的不幸事件颇为轻易地忍受下来。至少是《秘史》的率真叙述使我们有这种猜想。帖木真还是只有九匹马，他自己，

他的母亲诃额仑，他的兄弟哈撒儿、哈赤温、帖木格和别勒古台，以及忠心耿耿的博尔术和者勒篾各乘一匹。在诃额仑的怀里，抱着幼小的帖木仑。还有一匹"从马"一起走了，而把帖木真的妻子美丽的孛儿帖毫不关心地——帖木真自己也曾承认——抛下了。①

当帖木真和他的一些自己人乘马飞奔向不儿罕山的时候，可怜的被抛弃了的孛儿帖只有自寻逃走方法。豁阿黑臣老妇人将她隐藏在一辆牛车里面，然后驱车奔向旷野。但是天已大亮，篾儿乞惕骑士们看见牛车，立刻把它包围起来。这个老妇人徒然坚持说这车子里面只有羊毛，篾儿乞惕人搜寻车子里面，发现了孛儿帖。他们将这个年轻的妇人放在马上，带着她和他们一起走了[1]。这之后，他们的一部分人向前追赶帖木真。但是他已经躲入不儿罕山中的丛林里面。篾儿乞惕骑士们绕山三周未能寻到他，也因为不敢越过泥淖和乱生的灌木，这些东西阻挡了他们进去之路。

实行这次袭击的三个篾儿乞惕部落，由三个首领带领，他们的名字，在本书还常常要提到，他们是兀都亦惕篾儿乞惕的首领脱黑脱阿别乞[2]，兀洼思篾儿乞惕[3]的首领答亦儿兀孙，合阿惕篾儿乞惕的首领合阿台答儿麻剌。②将孛儿帖夺到手，满足了他们报复诃额仑被掳的仇恨，他们带了帖木真年轻的妻子回去了。孛儿帖被掳后情况，历史家们为了遮羞让它干脆堕入五里雾中。事实上她被配给篾儿乞惕人赤勒格儿孛可为妻，③因此她于九个月后所生的孩子，从来没有人知道他究竟是赤勒格儿孛可的儿子呢，还是帖木真的儿子④。

---

① 《秘史》，第 99 节，伯希和译；见《上亚细亚》，第 26 页。

② 《秘史》，第 102 节，鲍乃迪译，第 51 页。参阅《拉施特书》，别列津译，"部落"，第 70 页，"本传"，I，79。

③ 赤勒格儿孛可在《秘史》第 111 节作赤勒格儿力士。因为孛可（böko）的意义为"力士"。又据《秘史》，赤勒格儿系赤列都之弟，赤列都就是诃额仑的前夫。赤列都的妻诃额仑被也速该所夺，篾儿乞惕人遂以孛儿帖配赤列都之弟。——译者

④ 参阅下第 3 章第 14 节察合台的插话，关于孛儿帖在篾儿乞惕人那里被迫居留后回来所生的儿子为私生子，但是拙赤在名义上是成吉思汗的长子。[4]

当这个时候，帖木真似乎首先只顾自己。他对经历过的风险仍然心有余悸，他差遣别勒古台、博尔术和者勒篾做侦察员去证实篾儿乞惕人是否确已退去。得到保证后，他才从不儿罕山上下来[5]，并没有忽略对山神致谢。他椎胸祷天说："幸而豁阿黑臣老母有黄鼠狼一般的耳，银鼠一般的目，使我能及时逃走。不儿罕山救了我的微小的性命，我今后要永远祭献牺牲报答保护，至于子孙不绝。"

说过之后，依照蒙古的礼节，他将腰带挂在项上，脱去小帽，以手椎胸跪了九跪，洒一遍马奶。①[6]

如果帖木真一直到这个时候对于年轻妻子的被劫似乎颇为淡漠——孛儿帖的被抢，延缓了侵犯者，拯救了战士——他绝对不是甘心永远失去她。情绪一旦恢复，他就同哈撒儿和别勒古台一起去求助于客列亦惕国王、他的宗主和"父亲"脱斡邻勒。这位汗王一直住在土拉河上的"黑森林里面"。他应允帮助帖木真夺回孛儿帖。他并且邀请一个蒙古人首领和他们合作，这个蒙古人首领我们在这里初次看他出现，便是札木合。他是札只剌惕部的首领，这个部落游牧于豁儿豁纳主不儿方面。凭藉客列亦惕人君主说话的力量，帖木真派哈撒儿和别勒古台去请求札木合的援助，札木合立即加入他们的联盟，共同对抗篾儿乞惕人。[7]

篾儿乞惕人以为无事，毫无戒备，已经分散了。他们的首领各自回到各自的"兀鲁思。"②"脱黑脱阿在不兀剌客额儿附近；答亦

---

① 成吉思汗屡次有这样的印象，以为腾格里(天)保佑他个人。有一天，他的部将八剌那颜问他在什么时候得到这种证明。这个征服者举例如下："我在即位以前，有一天驰马野外，被埋伏在桥边的六个人所袭击。我拔刀和他们战斗，他们乱箭射我，但是没有一枝能够射到我的身上。我用刀将他们杀死，安然继续前行。回来时候，再经过这个地方，看见这六匹马飘流无主，我将这些马匹带回。"(符拉基米尔佐夫译，前引，第168页)

② 这里所说"兀鲁思"(Oulous)含有领域、封地和所属人民等意义，而主要指人民。参阅第390页"注释和参考"第4章第1节〔1〕。——译者

儿兀孙在鄂尔浑河和色楞格河之间，即在塔勒浑阿勒'岛'方面，合阿台答儿麻剌在合剌只客额儿地方。"而联盟者方面已经很快拟定了进攻计划：渡过勤勒豁河，下攻脱黑脱阿的篾儿乞惕人(这是篾儿乞惕人的最大部落，他们的首领最为可怕)，"就像从营帐的顶上进去一样"，劫夺他们的一切财产。这是札木合制定的战略，他并且指定了孛脱罕孛斡儿只地方作为会师的地点。①

根据《秘史》所记载的关于这个战役的地理情况如下：同盟军在肯特山地区会齐之后，向勤勒豁河(现在仍叫做 Khilko，是赤洛克湖的南支流)的流域前进，从那里，他们对脱黑脱阿进行突然袭击。这个篾儿乞惕人首领和他的同族人答亦儿兀孙仅仅来得及脱身而走，他们顺着色楞河逃往巴儿忽真一带，即贝加尔湖的东岸一带。②暮色降临，篾儿乞惕人便在夜幕掩护下慌忙逃走。在秩序纷乱的追奔之中，在战胜者和逃亡者夹杂之中，帖木真大声呼喊他的妻子孛儿帖。孛儿帖正在一辆篾儿乞惕人的车子里面，听出她丈夫的声音。她下车同老妇豁阿黑臣匆忙寻声而往。"他到了帖木真的马前，拉住马的韁索。月光照着他们，帖木真和她相认。他们彼此拥抱起来。帖木真立刻差人对脱斡邻勒和札木合说：'我已经找到了所要找的人，不用继续追赶了！'他们停下来并扎下营盘。"③

帖木真无疑是要对夺去孛儿帖的篾儿乞惕人赤勒格儿发泄仇恨。但是赤勒格儿恐怕有什么不测之祸等待着他，首先逃跑了，

① 《秘史》第 104 节，鲍乃迪，第 53 页。

② 参阅《秘史》第 109 节。

③ 以上所说，可见成吉思汗对于他的妻子被迫和篾儿乞人同居并不介介于怀，孛儿帖本人对于这件事似乎也不觉得难堪。别勒古台的母亲(就是也速该以前的次妻)则表现得更为贞洁。当别勒古台来救她出去的时候，她从营帐逃走，"穿着破羊皮衣服"，不愿再和他的儿子见面，因为她一度属于外人。(别勒古台的母亲和孛儿帖同时被篾儿乞惕人所掠。——译者)

他从此之后，不再妄想“吃天鹅和鸿雁”，① 只安于“和老鸦一样吃些残皮和果壳”，[8]他保全了性命。但是和他一起掠夺孛儿帖的三百人，一概被杀，他们的妇女，分配给蒙古战士。在首领中间，只有合阿惕篾儿乞惕人的首领阿台答儿麻剌被擒并被枷起来。在兀都亦惕篾儿乞惕人的营盘里面，觅到了一个五岁小儿，名叫曲出，长得很漂亮，眼睛有光采，戴一顶貂皮小帽。人们把他当做礼物送给诃额仑母亲，她将他收为养子。②

以上是蒙古官修历史所述。拉施特另提一种说法却没有这样光彩。依照这种说法，孛儿帖的归来是由于客列亦惕国王脱斡邻勒用磋商方法而得到的。孛儿帖离去九个月之后重新返回时，恰好在帖木真营帐中生下了长子拙赤……。无论如何，这位蒙古英雄始终没有因为这件事而对他的妻子表示怨恨。而且我们觉得，一切不满情绪对帖木真来说也将难以自解，既然当篾儿乞惕人猝然侵入的时候，他将她干脆地——全家只她一人——抛弃了……。甚至当他在位的末年，当孛儿帖露出倾心于他自己御帐③中的一个音乐家的时候，也并不发怒……。

第六节　成吉思汗和札木合的决裂

同盟的人们在达到他们的目的之后，彼此分开了。至少是客列亦惕国王脱斡邻勒返回到土拉河他自己经常驻帐的地方，但是帖木真和札木合仍然在一起，他们同到斡难河附近豁儿豁纳主不

---

① 《秘史》第 111 节原文作“想吃雁与鹅鸧”，格鲁塞这里作 Oies Sauvages (野鹅)和 Outardes(鸨鸟)，兹据《秘史》作“天鹅”与“鸿雁”。——译者

② 《秘史》第 114 节，鲍乃迪，第 57 页。

③ 我们知道，ordou (御帐)这个字读做斡朵 (ordo) 时候本来是指“宫殿”，“帝王的营帐”而言；由这个词推广具有人群的意义 (“horde d'or”)。(科瓦列夫斯基词典，I，466)[9]

儿地方，彼此紧靠着搭起营盘。他们是从小就成为朋友的，他们结成“安答”(anda)，就是说盟兄弟的时候，帖木真才十一岁。《秘史》对我们指出，他们在那个时候交换了礼物，麕子或铜灌的髀石、小牛角和柏木顶的箭头。①现在他们还是亲密如兄弟一般[1]。札木合赠给帖木真一条金带和一匹白马，帖木真以同样的礼物回答。为了庆祝这个友谊，他们在忽勒答儿山脚的一棵蓬松大树的下面举行欢宴，之后，他们共被而眠。他们这样在一起住了一年半之久，突然发生了分裂，由于什么原因，缺乏清楚的解释，《秘史》所述下文，将真正的缘由留在迷雾之中。②

这是在一个夏天，帖木真和札木合刚刚起营开始迁移。他们俩人骑马走在许多车辆的前面。路上，札木合高声叫大家想一想，如果挨着山坡下停留，放马的人得到便利，如果在河边驻扎，牧羊的人有较好草地饲养羔羊。帖木真不明白他的话，所以没有做声；接着，留下来等候他的母亲诃额仑，向她征求意见。在诃额仑还来不及回答以前，帖木真的妻子孛儿帖断定札木合话里隐藏诡计，她说：“人们说札木合喜欢新事物，鄙视旧习惯。他对我们厌倦了③。无疑是对我们包藏祸心。我们要避免和他停留在一处。我们在整个夜里前行。宁可现在就和他分离，还是好朋友，不要等到彼此失和……。”帖木真赞同他妻子的话。在夜里，他们继续前行，在事实

① 这里所记的礼物，译时依照《秘史》，格鲁塞原文稍有出入。——译者

② 关于这个事件的时期，无法确定。拉施特在这一方面做过许多很有价值的努力，但他说，成吉思汗的早期历史，从开始至于豹(或虎)年(按即甲寅年，回历590年)，这就是说，至于公元1194年，一切年表都不确定(别列津译，II，103页)。关于地点，同上，46页。

③ 这两句话是依照格鲁塞原文："il aime les innovation et mépries la tradition" 而译的。但是和《秘史》原文的旨趣不同。照《秘史》原文，孛儿帖所说的是“札木合安答，人曾说他好喜新厌旧有来，如今咱每行厌了也……”。是说札木合喜新厌旧，指对人的关系，所以接着说，他对我们已经厌倦等语。依照格鲁塞，“喜欢新事物，鄙视旧习惯”，则是思想问题，某些作者，认为札木合代表进步的一方面，而帖木真则代表保守的一方面，和此话有关，所以特为指出。——译者

上粉碎了他和札木合的兄弟情谊，但并没有事先的正式的决裂。以前追随这两个联盟者的各部族，现在随着他们自己选择，或者是听从偶然事实的摆布，分别归属于这个或那个。帖木真途中经过泰亦赤兀惕人的营盘，泰亦赤兀惕人十分惊恐，在黑暗之中投到札木合这一方面去了，遗下一个小孩忘记带走，名叫阔阔出，"诃额仑母亲"（她的确很有旺盛的"母亲"意识）立即收养了他。① 等到天明，才能够清点什么人跟随帖木真，什么人留在札木合那里。②

《秘史》所载的名单证明，这两个对立的人怎样分别地得到各自的拥护者，这的确是出于偶然，因为有些属于同一氏族的人现在是各在一边。当然双方都有有利于自己的吉兆。巴阿邻部的豁儿赤来对帖木真说，神人在梦里指示他，一头白色的牛用它的角触札木合的营帐和车子，又有一头强壮的"犍牛"拽着营帐的下桩，吼着说：天（腾格里）命帖木真为人君。[3]"帖木真呵！这是神明对我所做的启示。你若做了一国的主人，你拿什么给我？"帖木真答应他，到了那个时候，叫他统率一万人，在最美貌女子中由他挑选三十

① 《秘史》，第 119 节，鲍乃迪，第 59 页。

② 《秘史》在这里列举第一批忠于帖木真的人，这些人是未来成吉思汗大军的核心。举之如下，三个札剌儿人的兄弟，合赤温脱忽剌温、合剌孩脱忽剌温和合阑勒歹脱忽剌温；塔儿忽部的合答安答勒都儿罕和他的兄弟五人；乞颜（乞牙惕）部的蒙格秃和他的儿子翁古儿带着敞失兀惕和伯牙吾惕部落人同来；巴鲁剌思部的忽必来和忽都思；忙忽惕部的哲台和多豁勒忽两个兄弟；博尔术的弟弟斡歌连脱离了阿鲁剌惕部落而来；者勒篾的两个弟弟察兀儿罕和速别台脱离了兀良合部落而来；别述惕部的迭该和古出古儿；速勒都思人赤勒古台，塔乞和泰亦赤兀歹；札剌儿部的薛扯朵抹黑和阿儿孩合撒儿巴剌；晃豁坛部的雪亦客秃哲儿别；速客客、者该、晃答豁儿带着他的儿子速客该与者温来了；斡勒忽纳部的轻吉牙歹，豁罗剌部的薛赤兀儿，朵儿边部的抹赤别都温；亦乞剌思部的不图（这里《秘史》原作亦乞剌孙，应即亦乞剌思，格鲁塞也用 ikiräs 这一词，故译为亦乞剌思。不图就是成吉思汗妹帖木仑的夫婿——译者）；那牙乞部的种筛；斡罗纳部的只儿豁安；巴鲁剌思部的速忽薛禅和他的儿子合剌察儿；巴阿邻部的豁儿赤-兀孙和阔阔搠思；捏兀歹人察合安兀洼。（《秘史》第120 节）（以上译音概从《秘史》。《秘史》原文难读，格鲁塞加以排整．这里译为部或部落均为原文 tribus。——译者）[2]

名，并且留心听他的谋议。①

除了那些当他和札木合在夜间分裂的时候，在紊乱和变化不定情况之中来跟随他的首批部族之外，帖木真又眼看若干其他部族逐渐集合在他的旗帜之下。②值得注意的而且是特别可宝贵的是归附帖木真的有四名汗王血统的蒙古亲王，他们是：帖木真的父系叔父答里台，他的嫡堂兄弟忽察儿（他的伯父涅坤太子的儿子）③，和其它两个比较远的亲属，一个是撒察别乞，他是主儿乞或禹儿乞系④的首领[5]，另一个是阿勒坛，他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人物，因为他是蒙古最后一个汗，忽图剌的儿子。他们都脱离了札木

---

① 《秘史》，第121和207节。

② 再来的是：格泥格思部落的忽难；帖木真的叔父答里台斡惕赤斤；札答剌部的木勒合勒忽（格鲁塞作札答兰，现从《秘史》作札答剌。——译者）；撒合亦惕部的温只因；主儿乞部的莎儿合秃主儿乞带来两子，撒察别乞和泰出（主儿乞部见第一章第十一节及第38页注②，该部是合不勒汗长子斡勤巴儿合黑的后人。——译者）；涅坤太子忽察儿别乞；已故忽图剌汗之子阿勒坛斡惕赤斤。这最后一个人来归附帖木真特别可宝贵，他带来了蒙古汗位合法继承人的援助。答里台的归附也很可宝贵，足见将来的成吉思汗在他自己家族里面有影响能力，所以有独立性的人（我们在后面要看到）像他这个叔父也来了。参阅《秘史》第122节。在世系的观点上《秘史》在这里正式提出，阿勒坛是忽图剌汗的儿子（最小的儿子，斡惕赤斤），忽察儿是也速该兄涅坤太子之子（同上第122节）。这个世系，《拉施特书》也承认（别列津译，"祖先"和"本传"，第325页），阿勒坛是忽图剌的第二子，忽察儿〔写为忽赤儿 Qoutchir（《元史》作呼济儿）〕是涅坤太子（写为涅坤太石）之子。《多桑书》的"世系表"（I 末）在这一点上有误（多桑误将阿勒坛为捏坤太子之子。——译者）。至于撒察别乞和泰出，他们是忽秃黑秃主儿乞或莎儿合秃主儿乞（因《秘史》在前作忽秃黑秃，在此处则作莎儿合秃，应系一人。——译者）之子，而莎儿合秃，乞牙惕主儿乞部的创始人斡勒巴尔合黑之子，而斡勒巴尔合黑则是合不勒罕之子（《秘史》第49，139节，别列津译，《拉施特书》，"祖先"和"本传"，页325）。〔4〕

③ 西文伯、叔同一字，这里译答里台为叔父，涅坤太子为伯父，因也速该是把儿坛阿秃儿之子，按世系表，把儿坛生四子：蒙格都乞颜、涅坤太子、也速该和答里台。按次序涅坤太子是也速该兄，答里台是也速该弟。这两人均见本书第42-43页。——译者

④ 在《秘史》中，主儿乞这一词有各种不同的对音，有时作禹儿乞（Yurki，例如海涅士在第49节的对音有此不同）。主儿乞（Djurki）在写法上符合中文《元史》。禹儿乞在写法上符合别列津的读音，或改为禹儿勤（Yurkin）由此又变成不儿勤（Burkin）显然是《拉施特书》的手抄本上写错的结果。（《拉施特书》，原文，别列津本，页153，第一行，又别列津的译文，同上，页94，末）。参阅伯希和，《通报》，1930年，200。

合，来到乞沐儿合河边和帖木真相会合。从那里，帖木真移营到古连勒古山的地区内的距离桑沽儿河不远的合剌主鲁格小山，在青海子（阔阔纳浯儿，Kökö–Na'our）附近的地方。①

第七节 成吉思汗的被推戴

于是阿勒坛、忽察儿和撒察别乞经过会商之后，决定将蒙古的汗位奉献给帖木真。我们刚刚提到，他们是最有资格代表原先汗王家族的人。帖木真也属于这个家族，但是象阿勒坛这样的人，比他似乎更有继承汗位的权利。这些"亲王们"的建议，为帖木真的地位增加了重量。他们对帖木真说："我们决定立你为汗。打仗时候，我们做前锋。掳来的美女妇人，我们献给你。狩猎时候，我们首先出去。猎得的野兽，我们奉给你。如果在厮杀时违反你的号令，或者平时坏了你的事，请你夺去我们的妻子和财产，将我们抛弃在荒无人烟的地方。"② 以这种誓词自相约束之后，他们宣布立帖木真为汗。《秘史》说，在这个时候帖木真被称为成吉思汗，我们将这个名称法文化为 Gengis-khan。③

需要注意的是，帖木真的被推选似乎事先有过某些宗教式的朕兆，这在《秘史》中也有所载：首先是在上面已经说过的（本章第六节）豁儿赤的"幻梦"（犍牛的预言）。此外还有木华黎的预言：帖

① 《秘史》，第 122 节末，参阅本书第 54 页关于古连勒古山。〔6〕

② 在后面（本书第 81 和 118 页）将要看到成吉思汗提起这个誓言以责罚后来背叛他的这些"大选举人"，但是这一誓词是不是作者为了这个目的而故意添加的呢？

③ 《秘史》第 123 节，鲍乃迪译，第 62 页。同一史源还说，不但给帖木真以"汗"（国王）的称号，还给他以"合汗"（皇帝）的称号。这显然是事后的追尊，伯希和也以为这无疑是后来的追尊。至于这个事件的日期，《萨囊彻辰书》（第 17 页）列在鸡年（1189 年，己酉）当然是过早。[《元史》成吉思汗上尊号是在 1206 年，金泰和 6 年，时值丙寅，可能此时是上合汗的尊号（即皇帝）。而这里所说则是就汗位，《秘史》谓脱斡邻勒（汪罕）说："蒙古实在不能没有汗王，"可为佐证。——译者]

木真下营在豁儿豁纳主不儿的时候，有一天，在一棵百年老树的影子底下，他的忠诚伙伴札剌儿人木华黎对他提起，就在这个地方，在这棵树下，最后一个拥有汗号的蒙古人首领忽图剌从前曾在这里跳舞和筵宴庆祝即位①。"从此之后，蒙古人所过的是艰苦日子，在他们当中，再没有汗王。但是长生青天(Kökö Tengri)不至忘记他的子民——忽图剌的家族。在蒙古人中间，将要崛起一个英雄，这个英雄将要变成为一个可怖的汗替他们雪愤。"②

关于这个新汗所采择的尊号，成吉思(Tchinggis)，拉施特用中国-蒙古的词根来解释，"成"(tching)的意义为"强大"，③这个含义似乎小了一点，如伯希和先生就对此有所疑问，认为这是否和另一个词义有关，指"海洋"，就是说，这个新成立的统治权无所不包[1]。

成吉思汗的被推选，起因于忽图剌的儿子阿勒坛和其他旧日汗王家族的代表人，似乎其目的是要终止各氏族间的分裂而还给乞牙惕系的人旧有的霸权。至于报复塔塔儿人的深仇大恨，则还要等待时机，克奏肤功。在目前，帖木真的堂兄弟们不过选举他做一个战争和狩猎的首领。如果我们采信《秘史》，这位新汗凭着他所特有的组织能力和建立纪律的天才，在这个时候，已经将其游牧宫廷里面军事的和文职(如果我们可以这样说)的主要职务委任给

① 《秘史》，第206节，鲍乃迪译，第117页，参阅本书第39页。

② 符拉基米尔佐夫，《成吉思汗传》第32页。

③ 《拉施特书》，I，8。参阅科瓦列夫斯基的《蒙俄法词典》，(III，页2137和2139)，"成"(tching)指"有力"，"成哈"(tchinggha)指"强"、"壮"、"坚"、"硬"、"不动"，也指"严肃"、"有气力"。因此莱昂·卡安的小说体裁的纪事里面有不屈不挠的皇帝的称号。然而《秘史》认成吉思汗为"曲鲁克"(kuluk)，这也是说不可动摇。至于《萨囊彻辰书》(第71页)说，有五色鸟于前三天早晨集在帖木真营帐前面的方石上，叫青吉斯。在这种上天示意之后，这位征服者采用了这个名称。《萨囊彻辰书》还给成吉思汗以"索多"("卓越的"、"王子"，由经典里面取用的字眼)和"博克达"("可敬的圣人")的称号。附带的说，在这个时候，这个鸟所集的石头自己裂开，一块宝石印，上面有龟龙纹的中国形式，涌现出来。(这一段故事见《蒙古源流》卷二。——译者)[2]

效忠于他的人。

蒙古的史源告诉我们说，在上述情况之下，他任命博尔术之弟斡歌爱扯儿必①、合赤温脱忽剌温、哲台和多豁勒忽扯儿必② 四人做他的箭筒士(豁儿赤)③，即他的贴身优秀卫队。他任命翁古儿、雪亦客秃扯儿必和合答安答勒都儿罕④ 管理饮膳事宜；迭该觅草地以供牧羊的需要；古出沽儿管理修造车辆；多歹扯儿必总管仆役。忽必来、赤勒古台和合剌孩脱忽剌温，连同他自己的弟弟拙赤哈撒儿被任命为带刀者⑤，他们的职责也是保卫新汗。成吉思汗的另一个兄弟别勒古台，和合阑勒歹脱忽剌温一起掌管马匹，忽图、莫里赤和木勒合勒忽寻觅放马的草地。阿儿孩合撒儿、塔孩、速客该和察兀儿罕被任为送信人，传达汗的命令。此外还有两名高级人员，于聚会时候负维持纪律的责任。⑥ 至于速别额台，[3] 要他为汗的家族效劳时如同老鼠的专心和飞鸟的敏捷，并保护这个新成立的蒙古汗国如同护马之衣或毡的衬里⑦。博尔术和者勒篾两人没有被忘记。《秘史》中记载成吉思汗说："我心里不忘，我以前没有伴当时，你二人首先与我作伴。如今你们做众人之长。"最后他对全体民众说："你们众人都离开札木合投到我这里来。如果

① 博尔术之弟，第 63 页注②提到，其名为斡歌连，《秘史》在第 124 节作斡歌来，而格鲁塞作斡歌爱，所指应系同一人。扯儿必(tcherbi)系职称。——译者

② 合赤温脱忽剌温(札剌儿人)、哲台(忙忽惕部)、多豁勒忽扯儿必(忙忽惕部)三人均见第 63 页注②。——译者

③ "豁儿赤"《元史》作"火儿赤"("兵志"二，宿卫)。豁儿，蒙古语指"箭筒"，赤，指"做这件事的人"，相当于中文"者"字，兹译为"箭筒士"。——译者

④ 翁古儿(乞颜部)、雪亦客秃扯儿必(晃豁坛部)、合答安答勒都儿罕(塔儿忽部)均见第 63 页注②。——译者

⑤ 带刀者亦称"兀勒都"(秘史)，《元史》作"云都赤"(《元史》，"兵志"二，宿卫)。——译者

⑥ 《秘史》，第 124—125 节。巴托尔德在他所著《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里面的评语，第 382—383 页。脱忽剌温的意义为"鸬鹚"、"鹭"。

⑦ 这里《秘史》原文为："速别额台勇士说，我如老鼠般收拾，老鸦般聚集，盖马毡般盖护，遮风毡般遮挡……"。兹照格鲁塞原文译为"护马之衣或毡的衬里"。——译者

腾格里(天)保护我,你们,我的老朋友啊!都是我吉祥的伴当。"①

至于其他游牧人的汗王们,对于成吉思汗的即位,其看法将是怎样呢?对他来说,最重要的是要取得他从前认为宗主的客列亦惕国王脱斡邻勒的赞同。成吉思汗派塔孩和速客该为使节,到脱斡邻勒那里去。极为顺利,脱斡邻勒认可了这个既成的事实,他声称蒙古人实在不能没有汗王,并且劝告他们效忠于这位新选出的人。② 和札木合的关系,则比较微妙了,对于札木合,成吉思汗毕竟是有差错的。新汗派遣阿儿孩合撒儿和察兀儿罕到他从前"安答"那里去通知即位。如果我们采信《秘史》,札木合的态度非常友好,他将一切责任归于阿勒坛和忽察儿这两个成吉思汗的"大选举人":说是他们用谎言破坏了他和成吉思汗的关系。他甚至责备他们,当彼此在一处游牧的时候,为什么没有推选成吉思汗。而且带着一些讥讽的语气(如果我们的史源不是有意的于事后做预言),他劝告阿勒坛和忽察儿对于所选举的君主永远效忠。③

第八节 成吉思汗和札木合的初次冲突

然而成吉思汗和札木合之间的言归于好或临时协定未能维持长久。决裂的发生,来自两个无关紧要的人物,一个是札木合幼弟绐察儿,另一个是成吉思汗的部下札剌儿人拙赤答儿马剌。④绐察儿抢去了拙赤答儿马剌的马群(所有游牧人的战争都是这样

① 《秘史》第125节。这一篇话很动人。《萨囊彻辰书》(第71页)也有记载。(这段译文参照《秘史》。——译者)

② 《秘史》,第126节,鲍乃迪,第63页。

③ 同上,第127页。

④ 《拉施特书》,别列津译,"本传",第92页。拉施特将《秘史》里面的绐察儿称为台古察儿(Tokoutchar)(写错为纳古察儿 Nakoutchar),别列津译本,I,第148页(原文),第92页(译文)。《秘史》说,绐察儿在札剌麻山斡列该不剌合地区游牧,拙赤答儿马剌在撒里河附近(关于这后一个地方,参阅后第二章第十四节和第二十九节)。不剌合的意义为"水源"。[1]

开始的)。拙赤在夜间追赶窃贼,一箭射在给察儿的脊梁上,将他射死,夺回了马匹。

札木合听说他的兄弟被杀,勃然大怒,将一切责任归在成吉思汗身上,起兵攻打成吉思汗。《秘史》说他横穿阿剌兀惕土儿合兀山[2]要想突击成吉思汗,成吉思汗还是在古连勒古地区,即在桑沽儿河方面。幸而有亦乞剌思部人木勒客脱塔黑[3]和孛罗勒歹二人及时报知①,成吉思汗能够整军和他的旧日"安答"对敌。这一次战争据《秘史》所载,其地点为答兰巴勒主惕,但是在地图上找不到它是在什么地方。②据说,双方都发动三万人左右的军队,这个数字无疑是过于夸大。至于战争的结果,我们的各种史源所说不同。《秘史》承认成吉思汗的进攻是失败的,他不得不退到斡难河方面去。③札木合不敢追逐,但是他用极其野蛮的方法来报复。他擒住了忠于成吉思汗的首领若干人④,用七十口锅"烹煮",[4]这是重新使用中国古代称为战国时期的刑罚。成吉思汗的一个好伙伴捏兀歹察合安也被札木合所擒,札木合斩断了他的头并将这个头系在自己的马尾上⑤。拉施特也提到锅煮俘虏的故事,但是他所说的意思相反。依他所述,成吉思汗在这次战争中战

---

① 《秘史》第129节。拉施特把报告的功绩归于亦乞剌思人捏群(《皇元圣武亲征录》所说与《拉施特书》相同,捏群从《亲征录》的译音。——译者)。他以为木勒客脱塔黑和孛罗勒歹(《拉施特书》作 Moûlqé 和 Tôlâq,而且以为他们属于巴鲁剌思部,不是属于亦乞剌思部)不过是传达使命(别列津本,原文,第150页;译文,第93页)。

② 答兰巴勒主惕(七十个沼泽)是《秘史》第129节所说的地名。《拉施特书》作答兰巴勒只兀喀(Tâlân bâldjioûch),别列津本,"本传",第93页。克罗斯译《元史》,第12页说在"答兰版朱思之野"(答兰版朱思之野,系从《亲征录》和《元史太祖本纪》。——译者),和拉施特一样,将胜利归属于成吉思汗。答兰巴勒主惕在客鲁涟河下游的北岸,在它流入库伦湖(小达赖湖)的入口之前,有一带小山名叫巴勒主歹,但是这个地方离开上面所说的桑沽儿河很远,桑沽儿河是上客鲁涟河的支流。

③ 蒙古史源(《秘史》)说,成吉思汗只是退到一个狭窄的叫做哲列捏地方屯扎。

④ 同一史源说烹煮的是一些赤那,即"狼"(Tchinos)。

⑤ 《秘史》第129节,鲍乃迪,第64页。

胜了札木合，用七十口大锅烹煮敌人的是成吉思汗而不是札木合。成吉思汗所以这样做，是要造成一个恐怖的效果，这个效果完全取得了，因为许多叛徒都因恐惧而戢服①。当然，这个蒙古征服者丝毫不厌恶杀戮：消灭塔塔儿人的例子，就是一个证明；但是首先这是一个讲求实际的、稳健的有政治头脑的人，我们认为《秘史》所载近于真实得多，何况《秘史》对于他们的英雄，如果有如拉施特所说的那样是个战胜者，必不至不告诉我们，反而承认失败。况且《秘史》还有记载，札木合使用这种不必要的苛刑之后，结果有几个重要首领离去札木合而归附于成吉思汗。巴托尔德、符拉基米尔佐夫和额连坚哈拉道安②所说的那些"草原贵族"，因为愤恨札木合用这种集体的残杀方法杀死了他们里面的几个人，所以转向成吉思汗，认为他是比较保守的，或者无论如何，是比较稳健的和相对的比较有人道的。成吉思汗虽然在军事上失败，但是结果在道义上和政治上取得重大的成功。③

---

① 《拉施特书》，别列津译，第 96 页，《多桑书》采此说，I，45，但是他将《拉施特书》的答兰巴勒只兀喀变成巴泐渚纳。《元史》所说相同（克罗斯译，第 12 页）。

② 额连坚哈拉道安是一位蒙古作家，于 1919 年写了一本引人入胜的《成吉思汗传》（贝尔格莱德，1919），里面第四章的题目是"帖木真被一群贵族推举为成吉思汗"。

③ 符拉基米尔佐夫，《成吉思汗传》第 41 页，也采用了蒙古史源的说法而反对波斯史家的说法。［翁按：这次战役的年月，在各史源里面都难以察考，本章第八节"成吉思汗和札木合的初次冲突"似乎是帖木真就了汗位，与札木合言归于好之后，因札木合之弟掠夺成吉思汗马群因而发生战争，《秘史》谓此后（按此后两字是连接诸部来归共立帖木真为合汗之后而言），札木合弟弟给察儿抢掠马群为拙赤答儿马剌追赶，伏在马鬃上把给察儿射杀，把马群夺回。札木合得悉此事，聚合札答兰种人共三万众向成吉思汗进攻。成吉思汗为札木合所败。根据这段记载，则战事在成吉思汗上尊号为汗之后。但《元史》则记载不同。《元史》谓当也速该死后，帖木真年幼，部众多归泰赤乌（即泰亦赤兀惕）。有脱端火儿真者亦将叛，帖木真泣留之，脱端说："深池已干矣，坚石已碎矣，留复何为，竟师众离去"。时帖木真部下拙赤（《元史》作搠只，与本书拙赤答儿马剌同一人）居萨里河，札木合部人秃古察儿（即本书给察儿）掠夺马群而去，拙赤射杀之，札木合以为怨，兴兵三万向帖木真进攻，时帖木真驻军答兰版朱思之野，集诸部兵分十三翼，大破札木合。照《元史》记载则此战在也速该死后不久，帖木真还在

在上述事件之后，脱离札木合而投到成吉思汗方面来的这些首领，为成吉思汗增加了很大力量。他们是兀鲁兀惕的首领主儿扯歹和忙忽惕的首领忽余勒答儿（即下文的忽亦勒答儿。——译者），他们两人都是带着一族的人同来；我们很快就要看到他们对于成吉思汗的效忠，特别是在对客列亦惕人鏖战的时候。还有蒙力克老人①〔5〕和他的七个儿子也到成吉思汗的营盘来了。他们的归附，使这个征服者特别觉得高兴。蒙力克就是也速该的亲信，我们在上面说过②，也速该临终托他接这个未来的英雄回来。不顾这种信任，蒙力克没有尽他监护人的责任而离开了这个儿童，听任他处于困难之中。他现在重新来到，一个审慎的人有这样行动，可以证明成吉思汗事业的基础已经开始巩固。成吉思汗善于将应该怀恨的事情置诸度外，使一切前来的人感觉心安，他在斡难河畔的树林里面开一个盛大筵宴，欢迎这些新来的部下。③

拉施特给我们清楚地指出来，人们之所以归附于成吉思汗由于什么原因。当一些徘徊于成吉思汗和他的对立面，即泰亦赤兀惕人或札只剌惕人之间的氏族，困于饥馑要求参加围猎的时候，成吉思汗收纳他们并且分给他们的猎物超过他们所应得的部分。④各部落转相告语，把成吉思汗的绝对正直、宽宏大量、他既坚定又宽

冲龄。但《元史》是不足信的，以一冲龄的帖木真何能集合数万之众与札木合对抗，而且正在部众离贰之时。故这次战役必在帖木真就蒙古汗之后发生。我以为帖木真最初被推戴为蒙古汗，其后武功日盛，再上尊号为成吉思合汗。《元史》是根据十三朝实录的，而实录讳败为胜，也是可能的。这次成吉思汗是战败了，《秘史》记载翔实可信。按上文《元史》所谓脱端火儿真将叛，谓池已干，石已碎留复何为。此人火儿真疑即是忽察儿（亦作呼济儿）为捏坤太子之子。在帖木真将被推戴为汗之时，与忽图刺汗之子阿勒坛来归附，想是叛去之后又来归，但这两个人也就是札木合指责为离间他与他的安答帖木真之人，并且此二人不久也再叛离成吉思汗而投到汪罕那里去。〕

① 蒙力克属于晃豁坛部。

② 参阅本书第 45 页。

③ 《秘史》，第 130 节；《拉施特书》，别列津译，前引，第 96 页。

④ 别列津译本，上引，页 96—97。

容的作风与泰亦赤兀惕或札只剌惕首领们的反复无常、专横暴戾相比较："帖木真领主脱去自己的衣服给你穿，从自己骑坐的马上跳下让给你骑。真是一个知道如何享有国家，供养战士，和能够在他的'兀鲁思'维持良好秩序的人。"①

第九节 成吉思汗仲裁客列亦惕领主们的争端

大约在这个时期，成吉思汗的宗主和朋友客列亦惕国王脱斡邻勒遇到了不幸的事件，这无疑有利于成吉思汗的权威。我所以说是"大约在这个时期"，因为我们在下面所述的事件，根据《拉施特书》和《元史》，应该是发生在撒察别乞和泰出的被谴和被杀以前，因此，在《秘史》里面虽然没有指出一个相对的日期，我们似乎应该在这里说它。

从性质来说，这是客列亦惕王族里面所发生的内战。特别掌握有这方面材料的拉施特（无疑是因为好几个在波斯的蒙古王妃都是客列亦惕人）对我们首先提到成吉思汗和客列亦惕国王脱斡邻勒的一个弟弟，即札合敢不的关系②[1]。这个札合敢不，用他名字的第一个字呼唤他的时候叫做客烈(Kiré)③，他在童年，曾被唐兀人，即甘肃地方的西夏人所俘，札合敢不乃是他的头衔。这位波斯史家说，这个头衔是从唐兀人的吐蕃方言中转贩而来的④。当札合敢不回到自己的家族时候，似乎和他的哥哥脱斡邻勒彼此不

① 参阅《拉施特书》，别列津译，同上第98—99页。相同的说法见《元史》，克罗斯译，第13页。

② 札合敢不《亲征录》和《元史》均作札阿绀布。据《拉施特书》，"札犹言地，敢不犹言大将军"。"札合敢不幼年时为唐兀人所俘，久居其国，为唐兀人所爱重，遂有札合敢不之号"（参阅《多桑蒙古史》，冯承钧译本，第一卷，第43页）。——译者

③ 《拉施特书》，别列津译，第107页，（原文第174页）。

④ 同上书，第108页。参阅伯希和，《通报》，1930年，50。

和，因为在此后，人们还看见他居住在外面，在中国北边的金人（或女真人）帝国那边。①

客列亦惕国王脱斡邻勒，虽然在他的家族里面传布聂思脱利派的基督教，事实上他对于自己的亲人表现得十分残忍。他消灭了好几个兄弟，显著的是台帖木儿太石和不花帖木儿②。能够逃避他的毒手的只有他的另外两个兄弟，即上面说过的札合敢不和额儿客合剌。额儿客合剌似乎是有野心的，他不愿意服从脱斡邻勒。不过因害怕被脱斡邻勒处死，他避居于乃蛮人的地方。《拉施特书》和《秘史》告诉我们说③，这时候君临乃蛮的还是亦难赤必勒格。亦难赤必勒格驱逐了脱斡邻勒而将额儿客合剌扶上客列亦惕王位。脱斡邻勒被迫出奔西突厥斯坦，投奔到哈剌契丹人那里去。这里的国王古儿汗，建都在楚河之上的八剌撒浑。脱斡邻勒受到古儿汗的接待，但是他就在同一年和古儿汗变得不和，于是飘流横渡戈壁到了畏吾儿人边境，后来又到了唐兀人国家（甘肃地方的西夏王国）的边境上。他已经到了穷途末路，挤着五只羊的奶，刺着一只骆驼的血以充饥④。他在这种可悲状况之下，骑着一匹瞎眼老马，到达古泄儿湖（Guse'ur）⑤，从这里前去向成吉思汗乞援。成吉思汗不忘旧日的情谊，也因为信守也速该的榜样，对他殷勤接待（以塔孩和速客该为使）。在客鲁涟河发源的地方，以尊崇的礼节款接这个流亡者。拉施特说，脱斡邻勒在这时候自己承认，到了精疲力竭的最后阶段，不堪饥饿和辛苦。成吉思汗动了怜悯之心，

① 《元史》，克罗斯译，第 22 页。

② 《秘史》，第 177 节。《拉施特书》，"部落"，第 68 页，又同书第一册，表第 23，别列津的"客列亦惕家族世系"。

③ 《秘史》，第 151 节，简单述及这个事件，又在第 177 节，在成吉思汗责备汪罕的时候，比较详细地说到。并可参阅《元史》，克罗斯译，第 16 页。

④ 《秘史》，鲍乃迪译，第 92 页。

⑤ 《拉施特书》作古速古纳儿（Kûskû-nâoûr）湖，这是别列津的对音，第 110 页（波斯原文，第 178 页）。

命令他的蒙古人捐献实物接济来宾。他请脱斡邻勒住在他的营帐和车辆周围的中央，并且“给他以自己牧地上的饲养料”。他们一起“在土拉河上黑森林之中”度过秋天，又共同在忽巴合牙地方过冬①。他们亲密无间，“情同父子”。拉施特将这些经过，至少将流亡的脱斡邻勒和成吉思汗会晤的时期列在龙年，回历 592 年，即公元 1196 年②。

但是我们的各种史源都没有说脱斡邻勒和成吉思汗怎样把额儿答合剌从客列亦惕王位上赶下去。又一次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在寻找材料之中，遇到了一个很可惜的漏洞。《拉施特书》仅仅告诉我们，这是在蛇年(丁巳)，回历 593 年，即公元 1197 年③，成吉思汗在这一年秋天击败了篾儿乞惕王脱黑脱阿，并将所有战利品送给脱斡邻勒，这样就成全了脱斡邻勒，使他能够重新部署他的事务，到了马年，回历 594 年，即公元 1198 年，他已经恢复了他的实力。④

当脱斡邻勒被额儿答合剌所追而出奔的时候，他的另外一个弟弟札合敢不，据《元史》所述，正在中国北方金国的边境上。成吉思汗招请他回到蒙古。当他返回途中，被篾儿乞惕人的轻骑所袭击，成吉思汗派主儿乞部的首领撒察别乞和泰出前往搭救他，撒察别乞和泰出击溃了袭击者⑤。由于后来成吉思汗举这件事向脱斡

---

① 《秘史》第 177 节和第 151 节，鲍乃迪译，第 77 页。《拉施特书》，别列津译，原文第 178 页，译文第 110 页作 Qarâoûn Qabtchâl。

② 龙年，据《拉施特书》说，从回历 592 年拉比(Rabi)月(即回历 3 月——译者)1 日开始，而这个月从公元 1196 年 4 月 3 日开始。比较确切些说，中国历的龙年(丙辰)从公元 1196 年 4 月 1 日开始。

③ 蛇年从回历 593 年拉比月 1 日开始，这个月从公元 1197 年 1 月 22 日开始。马年，拉施特说，从回历 594 年拉比月 2 日开始，这个月从公元 1198 年 4 月 1 日开始。比较确切些说，中国历的马年(戊午)从 1198 年 4 月 8 日开始。

④ 《拉施特书》，别列津译，第 111 页。

⑤ 《元史》，克罗斯译，第 22 页。

邻勒表示自己有功于他①，因此可以设想札合敢不在当时是和脱斡邻勒联合一道以帮助他恢复王位的。

但是这一种联合应该是为时很短。《拉施特书》在猴年，回历596年(公元1200年)的编目之下记载，当脱斡邻勒和札合敢不在客鲁涟河上忽巴合牙地方驻营的时候，札合敢不和客列亦惕的别乞们密谋说："脱斡邻勒心肠狠毒，他杀死其他兄弟……"等语②。《秘史》也记有相同的话③。某一个名叫阿勒敦阿述的人[2]报与脱斡邻勒知道。脱斡邻勒逮捕了主要的密谋者：额勒火脱儿[3]、忽勒巴里和阿邻太子。将他们捆绑起来而唾其面，特别责骂额勒火脱儿对他的背叛："向他重提流亡至西夏时一同忍饥耐渴时候所做的誓言。"④然而脱斡邻勒毕竟让札合敢不和他的党羽，包括额勒火脱儿在内，脱身往投乃蛮人⑤。

第十节　成吉思汗和主儿勤⑥

首领们的磨擦

一切草原上的王权总而言之是相当脆弱的。成吉思汗的情形

---

① 《拉施特书》，前引，第136页。

② 《拉施特书》，第121页。

③ 《秘史》第152节。

④ 《元史》，克罗斯译，第18页。在《元史》里面，额勒火脱儿作燕火脱儿，阿勒敦阿述作按敦阿述。

⑤ 《拉施特书》第105和122页。《秘史》第152节。

⑥ 这里所说的主儿勤(Djurkin)就是上文的主儿乞(Djurki)。冯承钧云：蒙古名称N字的尾音，增减无常。例如合失(Qasi)可变作合申(Qasin)，本书第64页注②的札答剌(Djadara)可变作札答阑(Djadaran)，阿勒赤(Alci)可变作按陈(Alcin)等等。所以主儿乞加N字在尾，就变成主儿勤。再蒙古名称在前面有Dj字的：Dj也可以变为Y的发音，所以主儿勤可以变作禹儿勤。在本书第64页注④，著者说到主儿乞这一词在读音上的歧异。在后面第345页第二章第六节"参考和注释"[5]里面，著者举若干例子，说明突厥字的Y发音在蒙古语往往变为Dj音，禹儿乞变为主儿乞即是一例。又按，撒察别乞和撒察泰出为合不勒汗曾孙即成吉思汗的从堂兄弟。——译者

并非例外，《元史》和《拉施特书》似乎说成吉思汗的事业是一直逐步上升，这恐非事实。《秘史》在某些方面是比较诚实的，它在这一位英雄的传记里面，揭露某些真正的失败，例如他被泰亦赤兀惕人所伤的这一段纪事，我们在后面述"者勒篾的效忠"时候将要提及①。此外，被巴托尔德、符拉基米尔佐夫和额连坚夏拉道安所称之为"草原贵族"的，已经开始反抗他们自己选举出来的汗的权力。成吉思汗有一次在斡难河旁边设宴，当筵宴进行的时候，在主要来宾面前放置若干瓮忽迷思（马湩）和撒察别乞同一家族的主儿勤（主儿乞）系的后妃们，认为被人轻视了。这两个妇人，《秘史》称她们为豁里真哈敦和忽兀儿臣哈敦，《元史》作忽儿真②[1]，盛怒之下以至于殴打了司饮人失乞兀儿。失乞兀儿涕泪交流地诉说成吉思汗的软弱，他说：成吉思汗的父亲也速该把阿秃儿决不至纵容这种无礼事件……。当这一次筵宴时候，另外发生一件无纪律的事件，这个事件更为严重，因为这次是一个战士引起的。成吉思汗的兄弟别勒古台发现一个正在那里偷窃马具的人。主儿勤的首领不里孛阔③袒护窃贼，一刀斫伤了别勒古台的肩部[2]。别勒古台似乎是个性情宽厚的人，打算将这个事件消弭。但是成吉思汗在树影之

① 参阅本书第98—99页。

② 这两个哈敦，《拉施特书》作 Qouhoûrtchin-khatoun 和 Tôrindji-khatoun（别列津，原文，164—166）。《元史》作忽儿真，撒察别乞的正母，野别该，撒察别乞的次母。〔这一段注语和下文著者所引《元史》的话是根据克罗斯译本，似不曾全译，兹将《元史·太祖本纪》的记载一段节录如下，对此事才能明瞭："帝会诸侯，薛彻大丑（泰出）及薛彻别吉（色辰伯奇）（撒察别乞）等，各以旄车载湩酪宴会于斡难河上。帝与诸侯及薛彻别吉之母忽儿真之前共置马湩一革囊，薛彻别吉次母野别该之前独置一革囊。忽儿真怒曰，今不尊我而贵野别该乎？疑帝之主膳者失丘儿（失乞兀儿）所为，遂笞之。"——译者〕

③ 不里孛阔系忽秃黑蒙古儿之子，而忽秃黑蒙古儿乃是最后一个汗忽图剌的兄弟（《秘史》第48节和第50节）。他是蒙古旧王室里面重要人物，所以他对新汗的弟弟挑衅，正当帖木真需要巩固他的权力之际，这是特别严重的事件。（翁按：忽图黑蒙古儿是合不勒第三子，不里孛阔乃忽图剌汗之孙，照《秘史》第11节，"各氏族的系出"。不里孛阔与成吉思汗为堂叔与也速该为嫡堂兄弟。）

下宴饮，看清了一切；他怒气冲冲地跑过来，执着“捣马乳的木椎”扑向主儿勤人，制服了他们的傲慢。引起这一场争吵的主儿勤的两个后妃，豁里真哈敦和忽兀儿臣哈敦被禁押起来。主儿勤的首领们结果不得不来向这位已经开始当得起不屈不挠的汗的声望人“商和”并道歉。①

通过这一类的事例，成吉思汗做到了巩固他的权力，而且他是对于这些亲王们这样做的，如果可称为蒙古贵族中的正统派的话，他们在这一点上至少是和成吉思汗处于平等地位。他们自愿推举成吉思汗为王，这就是说，承认他是狩猎和战争的队长，他们以为还可以继续以侪辈对待成吉思汗。这些人象撒察别乞是口传故事的英雄合不勒的直系子孙；不里孛阔是最后一个汗王忽图剌的侄子，阿勒坛就是忽图剌的儿子，他们很难甘心于承认自己已经替自己找到了一个主人。然而这渐渐地成为事实②。上述事件暂时似乎是结束了。争端终止之后，撒察别乞和其他主儿勤的首领们还是跟随着成吉思汗或是再来和他接近，但是他们的感情不再和从前一样了。他们内心显然懊悔于将这个征服者拥到毡毯之上，举他为汗王，不久之后他们就要和他对抗，并最终被他所击溃。

第十一节　成吉思汗和北京朝廷联盟对抗塔塔儿人

新成立的蒙古王权现在将要第一次被邀请参加世界政治。人们还记得正是金国王，就是说，属于通古斯种的据有中国北方帝位的女真人统治者，不久以前他们曾联合塔塔儿人摧毁了旧日的

① 这一段“撞马乳的木椎”以及“商和”两名词，系译者根据《秘史》原文译的，并加引号，和格鲁塞原文稍有出入。——译者

② 《秘史》，第131节。《拉施特书》，别列津译，前引，第101—102页。

蒙古王权①。然而塔塔儿人分享了这个胜利之后，现在是他们，对于他们原来的盟友来说，变得难以容忍了。他们抢劫金人在满洲方面的边境，因此使金人企图变更联盟的关系，这是中国在政治上对付游牧部落所惯用的策略，决心凭借蒙古地方的其他民族来对抗塔塔儿人。

《秘史》和《元史》使我们确认，北京朝廷是首先和成吉思汗接洽，再由成吉思汗引进了他的宗主，即客列亦惕人的国王参与其事②。事实上似乎令人惊奇，如果不是因为客列亦惕人比成吉思汗更为强盛的话，金人后来不至将主要的报酬给了客列亦惕人。依照《元史》，因为塔塔儿人首领篾古真薛兀勒图③和金人断绝了联盟关系，北京朝廷派遣丞相完颜襄率师征讨他。篾古真薛兀勒图逃向北方，金人于是向成吉思汗求助。而《秘史》则说，金国的将军④王京丞相（即完颜襄）追攻篾古真薛兀勒图至于浯勒札河旁边⑤。成吉思汗被约从背后攻击塔塔儿人，他认为这是一个机会，终于能够报复他的祖先俺巴孩和斡勤巴儿合黑因为塔塔儿人的出卖而受到酷刑的仇恨了。当然，这两位蒙古"烈士"的牺牲，所受的酷刑，其实是金人所加的，塔塔儿人仅仅将他们交给金人。但是既然有这个机会，利用北京政府的帮助以报复塔塔儿人的仇恨，应该先利用这机会来惩罚同种的仇人。再说，不必远溯至于这些古旧的回忆，成吉思汗也要替他自己的父亲也速该报仇，在一次

① 参阅本书第一章第十三节。我们在第一章第六节提到塔塔儿人和蒙古人同种，而不是和许多时候人们误信那样和金人一样属于通古斯种。

② 《秘史》第132节末段，和133节，鲍乃迪译，第66页。《元史》，克罗斯译，第14页。

③ 《元史》作篾兀真笑里徒（亦作麽古津扫哩图）。（格鲁塞原注作：Mie-wou-tchin-Ha-li-tou，内Ha字疑误，兹照《元史》。——译者）

④ 金主在《拉施特书》里面，总是被称为阿勒坛汗。我们提到过，在蒙古语中，其意义为"黄金的王"。

⑤ 这条河流入在客鲁涟河下游和斡难河下游之间的Borun-torei"湖"。

饭餐之间，也速该曾被塔塔儿人用卑劣的手段毒害。由于想起所有这些冤仇，成吉思汗派人请求客列亦惕国王脱斡邻勒予以协助。脱斡邻勒也有他自己的创伤要报复，因为上文说过，他的祖父马古思不亦鲁被塔塔儿人所执，受到可耻的死刑。所以他在三天之内，即集合了他的军队来和成吉思汗相会合。

成吉思汗也召集主儿勤的首领们，撒察别乞和泰出，但是他们没有忘记"斡难河宴会"的难堪事件。一连等候他们六天，结果他们并没有来①。脱斡邻勒和成吉思汗于是沿着浯勒札河岸下趋②，从背后进攻塔塔儿人。塔塔儿人斫断树木筑成壁垒③，但是脱斡邻勒和成吉思汗攻破他们的防御而杀死他们的首领篾古真薛兀勒图④。

金将完颜襄看到他的盟友们取得了胜利，不胜喜悦，封脱斡邻勒以"Wang"的称号，这就是中文里的"王"，在蒙古的拼音中，念做"汪"(Ong)，加上脱斡邻勒本来已有的汗(罕)的称号，于是他有了汪罕(Ong-khan)之称⑤[1]，他是以这个名称著称于史册的，我们此后也将要这样称呼他。至于成吉思汗，他受到北京朝廷所给予的

---

① 主儿勤部的首领们拒绝参加对于塔塔儿人的报仇，其影响尤其不好的是因为撒察别乞自己的祖父斡勤巴儿合黑也是死于塔塔儿人的陷害(被他们所擒，送与金人，金人加以酷刑)。参阅本书第 38 页。

② 《秘史》，第 133 节。《拉施特书》，别列津译，I，第103 页。

③ 在忽速秃失秃延和纳拉秃失秃延地方。

④ 多桑记载这个战役在 1194 年，这就是说回历 590 年 (I，45)。但是这个日期只能推定和约略地估计，因为在我们所知道的范围之内，没有正式记载，《拉施特书》(别列津译，I，第 103 页和 II，第104 页)《元史》(克罗斯译，第 14—15 页)都没有记载日期。只能由《拉施特书》作一般估计而推定(同上书，I，第90 页)。(另按，这次战役虽然《元史》和《秘史》都没有记载日期，但检阅《金史·完颜襄传》则这次战役约略在 1194 年之间(金章宗明昌四年之间)，多桑根据《拉施特书》的约略估计还是可靠的。

⑤ 王罕，《元史》作汪罕，兹从之。《元史·太祖本纪》说："汪罕名脱里，受金封爵为王，番言音重，故称汪罕。"——译者

中国名衔比这个低微得多①，这可以清楚地证明，不管我们的史源怎样说，成吉思汗在这一次战争里面，只是被认为他的宗主，即新封的"王罕"的一个出色当行的助手。②

在惨杀之中，有一段轶事令人喜爱，就象枯寂草原上面开了一朵鲜花。蒙古人在塔塔儿人的营盘里面拾得一个小儿，他鼻子上带着金圈，穿着貂皮做里子的衣服。〔3〕人们将他送给"诃额仑母亲"，收为养子③。这个小儿名叫失乞刊忽都忽或失吉忽都忽，后来成长为成吉思汗手下最忠诚的部将之一。拉施特叙述了一段轶事，显示出这位征服者对于这个养子有着深厚的感情。几年之后，"成吉思汗有一天，按照游牧生活的习惯，在天气酷寒和积雪很深的时候移营，在路上，大家看见跑过一群麋鹿。忽都忽这时候已经十五岁了．他对成吉思汗的御帐管理人屈出古儿那颜说，他很想去追赶这些麋鹿，因为在积雪上面，它们跑得比较慢些。他得到了允许，于是出发了。到了晚上，大家停留下来的时候，成吉思汗问起忽都忽，有人告诉他，忽都忽出去狩猎麋鹿了。成吉思汗大怒道：'这个小孩子要冻死了！'他对御帐管理人发怒以至于用车辕打他。然而年轻的忽都忽回来了，并且告诉大家，在三十头鹿中被他打死了二十七头。这个青年勇敢的行动竟使成吉思汗大为惊异。他于是命人寻觅猎获物，果然都铺在雪地上面。"④

第十二节　主儿勤首领的被杀

当成吉思汗这一次出兵至于蒙古东北部的极东地方，即满洲

① 在《秘史》第134节，金人封成吉思汗的头衔是札兀惕忽里，符拉基米尔佐夫(《成吉思汗传》，第42页)解释为"边境军队的司令官"。(按：是"招讨使"的头衔。)〔2〕

② 《秘史》，鲍乃迪译，第66—67页。

③ 《秘史》，第135节，鲍乃迪，第67页。

④ 《拉施特书》，别列津译，"部落"第59—60页。《多桑书》，I，304。

北部的边境时候，把他部众里面的老年人和儿童留在后方一个靠近合里勒都湖[①] 的营盘里面。主儿勤人趁着他远出的时候，抢劫了这个营盘，把住在营内的若干人的衣服剥去，甚至杀死了十来个人。[②] 成吉思汗听到这个消息大怒。在著名的斡难河宴会时候，主儿勤人或他们的盟友已经侮辱过他的人，殴打过他的司饮人，砍伤过他的亲兄弟别勒古台。命令他们带领部队参加"全民族"的对塔塔儿人的战争，他们擅自规避不来。现在不能再事容忍了。成吉思汗进兵攻击他们，和他们相遇于客鲁涟地区的靠近客鲁涟河上的阔答阿岛（荒岛）的朵罗安孛答兀[③] 地方，击败了他们。主儿勤人的两个首领撒察别乞和泰出逃走，成吉思汗派兵追赶他们，在迭列秃隘口追及他们，并俘获了撒察别乞和泰出[④]。成吉思汗命人将他们带到他面前，提起他们从前效忠的宣誓，迫使他们承认违背了誓言。他们承认背盟，引颈就戮，成吉思汗亲手杀死了他们。于是这位征服者替自己铲除了骄傲的主儿勤亲王们，合不勒汗后裔中长房一支的代表人，他们对于蒙古的汗位或者比成吉思汗更有要求的权利。成为成吉思汗的"大选举人"之后，他们发觉这是替自己找到了一个主人，但是为时已晚。成吉思汗于杀死他们之后，归并了主儿勤部众。

成吉思汗的威权，逐渐戢服了他周围的人。他本人也具有使人对他历经艰难而忠心不变的能力。札剌儿人帖列格秃伯颜前来

---

① 合里勒都在《秘史》作合泐澧海子（第 136 节）。——译者

② 《元史》记载成吉思汗为征讨塔塔儿向主儿勤部征兵，派了 60 人前往，为撒察别乞杀了 10 人，放回 50 人，但将他们的衣服剥去，成吉思汗大怒，遂出兵向主儿勤部进攻。格鲁塞这里所说乃《秘史》的说法，与《元史》所说不同。——译者

③ 朵罗安孛答兀，在蒙古语中的意义为"七座山"，《秘史》第 136 节。《拉施特书》作 Toûlan-bouldâq，I，第 170 页（原文），第 104 页（译文）。

④ 《元史》（克罗斯译，第 15 页）将主儿勤人的被击败和他们首领的被擒，中间隔开几个月。据《元史》，主儿勤首领的被擒是在另一个战役，在"帖烈徒之隘"，这就是《秘史》的"迭列秃口子"。

将自己的三个儿子：古温兀阿、赤剌温孩亦赤和者卜客献给他说："叫他们做你的奴仆。如果他们抛弃你，挖出他们的心肝！"这是一家的勇士，当这个时候来为征服者效力。古温兀阿的两个儿子，模合里和不合；赤剌温的两个儿子，统格和合失对于这位汗王，表现出同样热忱①。者卜客在主儿勤人的营盘里面，又找到了一个被抛弃的小孩，名叫孛罗兀勒。这小孩被送给"诃额仑母亲"收为养子。诃额仑前后在戎马仓皇之中收了四个"养子"，即曲出、阔阔出、失吉忽都忽与孛罗兀勒。这位善良的妇人尽心尽力地把他们养大，"白天用目力，晚间用耳朵照顾他们"②。他们后来也都成为这位征服者的忠诚部将。

撒察别乞和泰出一被消灭后，成吉思汗就开始对付另外一些不驯服的从堂兄弟，这些人属于合不勒汗的第三子忽秃黑秃蒙古儿的那一系。我们还记得，忽秃黑秃蒙古儿之子不里孛阔曾严重地冒犯过成吉思汗，他在斡难河筵宴时候，砍伤了成吉思汗的兄弟别勒古台的肩部，结果使主儿勤人和成吉思汗的部下发生了全面斗殴。成吉思汗当时表面上是饶恕了他，但是怀恨在心。他就用别勒古台本人来报复这个仇恨。有一天，他以嬉戏方式叫不里孛阔和别勒古台在他面前相搏。不里孛阔"有一国不及之力"，③他本可以很容易取胜。但是他畏惧成吉思汗在场，没有用出所有力量，他让着别勒古台假装被他摔倒。成吉思汗所期待的就是这个。他向别勒古台做一个预定的暗号（咬自己的下唇）。别勒古台利用优势，将两膝压在不里孛阔背上，扭住他的脖子，将他的脊骨折断了。我们在后面还要看到，这位征服者采用很相似的方式，消

---

① 《秘史》，第137节。

② 《秘史》，第137—138节，鲍乃迪译，第68页。

③ 格鲁塞这里本作"有赫拉克勒斯一样的力量"，不及《秘史》"有一国不及之力"为真切，所以这里采用《秘史》原文，符号是译者加的。——译者

灭掉他的另一个对手，巫者阔阔出……。①

依照拉施特的编年史，成吉思汗杀死主儿勤首领们之后，就发兵攻击兀都亦惕篾儿乞的部长脱黑脱阿，这次战役是在蛇年，回历593年，即公元1197年。成吉思汗击败兀都亦惕篾儿乞人于蒙惕察②，《元史》作莫那察(Mou-na-tch'a)③。在本章第九节，我们已经说到，成吉思汗将这次战役所得到的战利品全部送给汪罕。此后不久，汪罕自己去打篾儿乞人并击败了他们之后，④举动则全然不同，因为依照成吉思汗后来责备他的话，他没有送一点战利品给成吉思汗，这是不顾盟约的一种表现。而且客列亦惕君主这一次出兵取得的成果应该是比成吉思汗所获更为重要，因为汪罕在这个时候迫使篾儿乞惕人的首领脱黑脱阿逃到贝加尔湖东岸的巴儿忽真，并杀死脱黑脱阿的儿子脱古思别乞[1]，掳其两女忽都黑台和察阿儿温及其两弟豁都[2]和赤剌温⑤。不久之前当成吉思汗帮助他恢复元气的时候，这个客列亦惕君主当时是何等衰弱不振，他现在已经恢复了他的势力达到了可以不要他的盟友的程度。这次汪罕战胜篾儿乞人的战事，据拉施特记载，是发生在大约马年，即回历594年，即从公元1198年2月开始的那一年。

第十三节　关于以下各事件的日期程序

羊年，是从回历595年拉比(Rabi)月(按拉比月指回历2月)

① 《秘史》，第140节，孛阔在蒙古语中，其意义为"角力者"、"力士"。关于阔阔出的死，参阅下文第三章第八节。

② 《拉施特书》，别列津译，第111页。在这里波斯历史所说的火拉木拉地方，很难觅得准确位置。

③ 《元史》，克罗斯译，第16页。

④ 拉施特说，这是在不奇儿克埃儿(Boûqir-kéher)(波斯原文，第180页)；别列津的对音为Bokir-kéger(第111页)，克儿(Ke'er)的意义为"草原"。

⑤ 《秘史》，第157页。这些名字，在别列津对于拉施特原文的对音中，混淆不清，第111页，将察阿儿温变做赤剌温，因此将脱黑脱阿女儿和兄弟的名字说重复了。

2日开始，而这个月是从公元1199年1月31日开始，拉施特在这一年的编目之下，叙述成吉思汗和汪罕的联军第一次向乃蛮人作战，我们将要看到，实际上这是攻击乃蛮人的两个国王之一，不亦鲁黑以及他的将军可克薛兀撒卜剌黑（拉施特作Kôksâkû-Sabrâq）。[1] 猴年，就是回历596年，即公元1200年①，在这一年的编目之下，这位波斯史家叙述成吉思汗对泰亦赤兀惕首领们，阿兀出、忽秃兀阿秃儿和塔儿忽台乞邻勒秃黑的斗争。鸡年，就是回历597年，即公元1201年②，在这一年的编目之下，拉施特叙述札木合由一个各部落的联盟推举为古儿汗（按格鲁塞在这里作Anti-khan，兹从《元史》的局儿罕，译为古儿汗，下同）。犬年，就是回历598年，即公元1202年③，他在这一年的编目之下，叙述成吉思汗对塔塔儿人的战争，这一个日期和《元史》的日期相符合，《元史》将这一次战争列在中国历的壬戌，等于公元1202年。此外，也就是在1202年，拉施特讲述了成吉思汗和汪罕对这些结成联盟的各部落进行的最后一次战役。

《元史》里面可以作为日期的标准点的，只有这个征伐塔塔儿人的壬戌年（公元1202年），但在各事件的先后次序上和上述的约略相同。征伐篾儿乞惕人以及他们的首领脱黑脱阿逃到巴儿忽真的事件，我们在上面已经依照《元史》提到了，在这次事件之后，《元史》依序讲述了：成吉思汗和汪罕对乃蛮人首领不亦鲁黑和可克薛

① 拉施特所说的事实，据他自己所指出的，是发生于蒙古人的猴年，这一年，他说，从回历596年拉比月2日开始，这个月从公元1200年1月20日开始。实际上，中国的猴年（庚申）从公元1200年1月18日开始。

② 鸡年，拉施特说，从回历597年术马大（Djoumada）月（按：即回历5月）1日开始，即公元1201年2月7日开始，实际上，中国的鸡年（辛酉）从公元1201年2月5日开始。

③ 犬年从回历598年术马大月1日开始，这个月从公元1202年1月27日开始，这是拉施特的算法。实际上，中国的犬年（壬戌）从公元1202年1月26日开始。

兀撒卜剌黑[1](《元史》前一人作不鲁欲，后一人作薛吾撒八剌①)的战争——之后，对泰亦赤兀惕首领们的斗争——之后，札木合被举为古儿汗——之后，对塔塔儿人的战争，这次战争我们已经说过，是列在犬年，即 1202 年。

由此可见，中国史源和波斯史源在上述各事件的日期排列是彼此相同的。相反，蒙古的史源，《秘史》，却向我们提出一种相当不同的次序。大约在我们现在所说到的时期前后，《秘史》叙述了：1.札木合被举为古儿汗；2.对泰亦赤兀惕人的战争；3.对塔塔儿人的战争；4.对不亦鲁黑和可克薛兀撒卜剌黑的乃蛮人的战争。可注意的是这种排列方法乃是最方便地将各项事实聚集起来的方法；也是在增长兴趣之中叙述这些事实的排列方法，可以使叙事搬到最为戏剧性的活动上去，《秘史》在这种地方真是具有史诗的风格。然而，纵使这种排列方法在讲述故事的观点上有它的长处，而我们还是信守其它两种史源的排列次序，因为它们显然证明在日期问题上下过一番功夫，即使不是完全可信，至少还是值得肯定的。

第十四节 成吉思汗和汪罕对乃蛮人的战争

我们如果相信波斯的史源，看来客列亦惕汪罕和成吉思汗举兵攻打乃蛮人是在大约公元 1199 年之际。乃蛮人的国家自从他们的国王亦难赤必勒格死后，实际上已经被他的两个儿子分为两

---

① 《元史》的不鲁欲应系不欲鲁之误，倒置了两字。又《元史》将曲薛吾撒八剌认做两人，"太祖本纪"有云："……帝复与乃蛮饶将曲薛吾撒八剌二人遇"，又有"曲薛吾等察知之"等语，似误。——译者（翁按：校正版将曲薛吾译为齐苏，撒八剌译为实巴尔仍分为二人，而且王罕的子伊勒哈祇追及齐苏而未提及撒八剌（或实巴尔），惟《秘史》和《多桑书》则作为一人。）

个部分了，一部分归塔阳太不花〔1〕，另一部分归不亦鲁黑① 〔2〕．他们因为争夺一个妃妾而彼此失和。塔阳统治平原上的各部族，似乎是在有许多湖泊的科布多地区方面，不亦鲁黑在多山地区，朝着阿尔泰山这一方面。成吉思汗和汪罕暂时不去侵扰塔阳，他们进攻不亦鲁黑。不亦鲁黑在这个时候正驻在兀鲁黑塔黑（“大山”）和湏豁黑河② 附近。成吉思汗和汪罕兵临，他退走到阿尔泰山的另一方面，直至于忽木升吉儿地方和乌泷古河之上。《拉施特书》和《秘史》告诉我们，乃蛮人的一个名叫也迪土卜鲁黑的那颜③ 怎样在哨探时候遇到敌方先锋队，因为马的肚带断了，他被敌人所俘。至于不亦鲁黑，他被联军追赶，由乌泷古河一直到阿尔泰山附近的乞湿泐巴失湖。④〔3〕拉施特说，不亦鲁黑结果逃到叶尼塞河上游的谦谦州人地方，〔4〕这一种人和现今唐努都哇的乞儿吉思人同种⑤。

然而乃蛮人的抵抗力量远远没有被粉碎。当汪罕和成吉思汗带领人马踏上归程的时候，被乃蛮人的一个首领名叫可克薛兀撒

---

① 《秘史》158 节称他为古出古敦不亦鲁黑（Gutchugudun Bouyirouq）。不亦鲁黑是众所周知的突厥称号，在八世纪的鄂尔浑突厥碑文里面已经出现，畏吾儿佛教文学里面也有。参阅伯希和：《La version ouigoure de l'histoire des prines Kalyânamhara et Pâpamkara》，《通报》，1914，234。不亦鲁黑，在《拉施特书》（“部落”，99）作 Boûyroûq。

② 在《秘史》里面作湏豁黑水，中国史家称之为索河（So-ho 或 So-ha）或者就是指科布多河的上游（伯希和，《亚洲学报》，1920，1，172）。

③ 海涅士的对音作Yédi-Toublouq（第 39 页）。《拉施特书》作 Yédi-Toûqlouq（别列津译第 112—113 页，原文，第182 页）。《元史》作也的脱孛鲁（克罗斯译，第16页）。

④ 《秘史》158 节作乞湿泐巴失湖。《拉施特书》作 Qizil-tach（原文，页 182）系 Qizil-bachi 之讹，有如别列津所指出（同上书，第 112 页和 280 页）。《元史》作黑辛八石之野（克罗斯译，第 16 页）。我们地图上只有乞湿阿杜儿高山，在乌泷古和它的湖的北面，在乌泷古流域和黑也儿的石湖流域之间，是阿黑答黑阿勒台山的屏障。乞湿泐巴失湖，我们以为即乌泷古湖，乌泷古河流入该湖。

⑤ 别列津译，第 112 页。

兀刺黑[1]的所阻，拉施特称他为“不亦鲁黑的别乞们的别乞”。这个经验丰富的战士将其军队设置在一个《秘史》称之为巴亦答刺黑别勒赤儿的地方，[2]这个地名使我们立即联想到拜塔里克河，这条河的确是横贯在开往科布多和乌泷古河作战后又返回土拉河地区的军队的归去路上。双方军马列阵备战，但是由于天色已晚，成吉思汗和汪罕决定等到明天再战，于是下营过夜。

就在这一天夜里，汪罕于虚燃许多灯火使人不疑之后，未曾通知成吉思汗即卷起营盘而走，让他单独地并且危险地暴露在乃蛮人进攻之前。客列亦惕君主这种举动，无疑是背叛盟友的行为，这种背盟行为因此成为这位蒙古英雄后来难忘的怨恨之一[3]。煽动这种背盟行为的人，好象就是札只剌惕人的首领札木合，在这一次出征中他跟随着汪罕。札木合甚至虚伪地责备成吉思汗没有参加汪罕的撤退，他对汪罕说：“前些时候，帖木真曾派遣一些使者到乃蛮人那里去，他现在不跟随你了。无疑他是投降乃蛮人呢。罕啊！我是守着故土的白翎雀儿，帖木真是散归的告天雀儿！”[4]或另照一种说法，札木合对汪罕说：“我于君是白翎雀，他人（指成吉思汗）是鸿雁。白翎雀寒暑常在北方，鸿雁遇寒则南飞取暖。”[5]传说中

---

① 《秘史》，第159节。《拉施特书》，别列津本，原文，第184页，写为Kôsâkou-Sâ(b)râq。《元史》，克罗斯译，第16页，误为两人，曲薛吾和撒八刺。

② 拉施特说（第113页），巴亦答刺黑别勒赤儿是突厥名字，而被蒙古人照他们自己拼法改变（这可以证明，乃蛮人的确是突厥人）。别勒赤儿的意义为“山谷的隘口”。

③ 迦恩和我们一切史源的论据相反，他以为成吉思汗这里有背叛行为，他欲因此使人们觉得他的合作是有价值的（《亚洲突厥人和蒙古人从原始时代至1405年史》）。

④ 参阅《秘史》，第160节，和《拉施特书》，别列津译，第114页。（这里散归的告天雀儿是引自《秘史》原文。格鲁塞作“l'oiseau de passage qui crie haut dans le ciel”，“白翎雀”和“守着故土”也是引《秘史》原文。——译者）

⑤ 《元史》克罗斯译，第20页。但是这个史源将札木合这一段话记在后面，在1202年编目之下。（这一段引语，译者也是照《元史》引入。——译者）这是将史实安排最恰当的地位。成吉思汗生平事迹，因为故事流传感动今人起见，蒙古的、中国的和波斯的引述者往往将日期重作安排。

有意提到一个名叫古邻把阿秃儿的①客列亦惕人的贵族，认为札木合此举为不忠实，提出抗议。他对札木合说："你怎能这样说你的安答呢？"

黎明时候，成吉思汗发觉他被汪罕所抛弃。他立即自行退却，经由额垤儿阿勒台隘口②退到撒阿里客额儿③[5]的草原，即肯特山地区他平常驻营的地方。

但是汪罕却自食其背盟行为带来的恶果。拉施特说，他抛弃了成吉思汗之后，前往答答勒脱豁拉地区驻营，而他的儿子亦勒哈（伊勒哈）(Ilqa)，就是以桑昆的头衔更为著称的人，[7]和他的似乎统率殿后部队的兄弟札哈敢不驻营在额垤儿阿勒台的森林附近，这个地名显然和《秘史》所说的"Ider-Altaï"相同。④据拉施特说，就在这个时候，在这个地方，札合敢不和桑昆完全出其不备被乃蛮人的一个首领可克薛兀撒卜剌黑所追袭。《秘史》仅仅说，客列亦惕军队在这个时候到达帖列克秃隘口，[8]可克薛兀撒卜剌黑追踪而至，发动突袭将他们击溃，抢去辎重以及妇女和畜群⑤。《元史》在它这一方面则说，这是札合敢不和亦勒合桑昆被乃蛮将军所袭击，亦勒合（即享有桑昆称号的）奔投他的父亲汪罕⑥。汪罕的

---

① 古邻属于兀卜赤黑台部落，见《秘史》第160节。《拉施特书》作 Oubdjîr(或 Oubtchîr)Kourîr，原文185页，别列津译，114页。

② 额垤儿阿勒台是依照别列津在《拉施特书》里面的对音（页115，原文页186）。额垤儿(Eder)河是色楞格河的一支西支流。这条河是流向我们刚才所说的拜塔里克河的极北，为杭爱山脉所隔开。

③ 在《拉施特书》里面，作撒阿里客额儿，原文，页186，别列津译，页115和238。《多桑书》(I,41)以为撒阿里客额儿应该向肯特山东面山坡，在斡难河和寅各答河源之间寻觅。（参阅别列津译，前引，XIII，页233）。客额儿(Ke'er)的意义为"草原"或"荒野"。[6]

④ 别列津(XIII，页281)将拉施特的答答勒脱豁拉（波斯原文，页186）和土拉河等同起来，土拉河实际上叫做土兀拉(Tou'oula)，就是《秘史》中的 Touqoula。

⑤ 《秘史》，第162节，《拉施特书》，第115页。

⑥ 《元史》，克罗斯译，第16—17页。中文作亦剌合(=Ilqa)。

形势变得如此不利，以致在他那里的两个人质，即篾儿乞惕首领脱黑脱阿的两个儿子忽图和赤剌温能够乘机逃走，他们沿着色楞格河下趋至于贝加尔湖旁边和他们的父亲相会。

在危急之中，汪罕迫不得已求援于成吉思汗，这位在几天以前他曾以极不忠实的行径来对待的人。如果我们根据成吉思汗子孙所编撰的史书原文（我们没有其它史源）①，成吉思汗此时表现得非常宽宏大量。他马上应允客列亦惕汗的请求，派遣他的"四大战士"（朵边曲律，dörben kulu'ud）去援助汪罕，他们是：博尔术、木华黎、博尔忽与赤老温。时间已经迫切。援军未到之前，乃蛮人首领可克薛兀撒卜剌黑在把战利品藏到隐蔽地方之后，复来攻击客列亦惕的桑昆，同他在忽剌安忽惕地方展开一场激战②。客列亦惕人的两个主要将领特勤忽里[9] 和亦突而干余答忽已经战死③。桑昆的马腿中箭，险些被擒……。正在这个时候，出现了怒马奔腾的四个成吉思汗的将领。他们营救了桑昆以及客列亦惕的军队，重整阵容，赶走了乃蛮人，又将被掳掠的所有物品与人员，交还给桑昆和汪罕。

《拉施特书》在这里比《秘史》说的要罗唆些，他告诉我们说成吉思汗把一匹名叫赤乞波拉的好马给他的亲信博尔术骑坐，这匹马只要用马鞭轻抚一下它的鬣毛，就会奔走如飞。在战斗中，博尔术乘此良马疾驰往救正难以支持的桑昆，但是此马凝立不动，直至它的骑士想起来了向这匹尊贵的禽兽用"成吉思汗式的抚

---

① 但是我们可以提到，在中国和在阿哲儿拜占的成吉思汗系的君主，就是《元史》和《拉施特书》的材料即为他们所收集，他们两者都是客列亦惕公主，札和敢不的女儿、汪罕的侄女莎儿合黑帖泥的后裔。还可以注意的，札合敢不，在这两种史源里面，是很明显的受到宽待，而汪罕则表现出为残杀兄弟的凶手，寡言，忘恩负义，不忠不信，胆怯，最后他成为年老几乎精神失常的人。

② 《秘史》，第163节，鲍乃迪，第82页。

③ 《拉施特书》，第116页。

摩。”①

汪罕承认他此时对于成吉思汗欠下了莫大的恩情债。《秘史》扼要地记载了他的话:“在前，他的好父亲将我输了的百姓救与了我。如今他儿子将我输了的百姓又差四杰救与了我。欲报他的恩，天地护助知也者。”② 他也要报酬博尔术。这位勇敢的那颜当天正在成吉思汗身边值班，但是成吉思汗允许他去接受客列亦惕君主的酬报。汪罕赠与博尔术表示荣耀的衣服一件，金杯十个。博尔术带回这些财宝的时候，跪在成吉思汗面前，如同一个罪人般责备自己为了接受外国君主的礼物而一时忽视了对于自己汗王所应尽的义务。像这样的绝对忠诚，可见这位未来的世界征服者知道如何感动他的部下。③

上述事件，拉施特都记在羊年，回历595年，就是公元1199年。

第十五节　各部落第一次联盟对抗成吉思汗和汪罕、年代不确定

《拉施特书》和《元史》，在记述了上面所说的对乃蛮人的战争之后，叙述成吉思汗对泰亦赤兀惕人的一次出征，这些征服者的同族兄弟，已经变成了他的最可痛恨的敌人。在猴年，回历596年的春天，即公元1200年的春天④，《拉施特书》说，成吉思汗和汪罕在撒阿里客额儿地区召集一个库里尔台大会之后出发和泰亦赤兀惕

① 《拉施特书》,I,页116;原文,第188页。

② 《秘史》,第164节。(这一段引语，对照《秘史》引入，原注说这里是第164节应作第163节。——译者)

③ 《拉施特书》,I,第117页。

④ 根据《拉施特书》,这个猴年从回历596年拉比月(3月)2日开始，这个月从公元1200年1月20日开始。实际上,猴年(庚申)是从公元1200年1月18日开始。

人作战。波斯史源和中国史源都是先述这个战争，之后才提到札木合被举为古儿汗(《拉施特书》把它归入 1201 年的编目之下)。

与此相反，《秘史》是先说札木合的被举，后说对泰亦赤兀惕人的战争，不能否认，这样分叙史事是有助于更好了解这些事实的。毫无疑义，这个札只剌惕人的首领札木合，从前曾是成吉思汗的安答或盟兄弟，现在变成了他的劲敌，事实上是所有这些联盟者的灵魂。然而当拉施特告诉我们成吉思汗和汪罕于 1200 年春天出发攻打泰亦赤兀惕人的时候，并没有提到札木合。这位波斯史家仅仅列举了泰亦赤兀惕的各个首领：塔儿忽台乞邻勒秃黑、阿兀出把阿秃儿(拉施特称之为汪忽哈忽赤)[1]、忽邻和忽都兀答儿(拉施特在这里称之为忽都答儿)，而篾儿乞人的首领脱黑脱阿也从巴儿忽真地方派他的两个兄弟，忽秃和斡儿臣来增加他们的力量。拉施特继续说，同盟军在斡难河草原会齐并举兵迎战成吉思汗和汪罕，但是被击败了。成吉思汗——这也是拉施特所说的——追赶塔儿忽台乞邻勒秃黑[2]和忽秃，直抵月良兀惕秃剌思[3]，似乎在这个地方杀死他们(？)。①

《元史》叙事的次序和《拉施特书》相同，也说成吉思汗和汪罕击败泰亦赤兀惕人于斡难河上游的岸上②。

拉施特和《元史》都接着说各部落因为对成吉思汗和汪罕的势力日益强大感到畏惧，于是结成一个同盟。发起这个联盟的是哈塔斤人和撒勒只兀惕人。成吉思汗曾经要求这两个部落归附于他，他们的首领用羊肠或腊肠批使者之颊。他们和泰亦赤兀惕首领们——或至少是和生存的泰亦赤兀惕首领们，以及朵儿边人(亦作朵鲁班)、翁吉剌惕人及塔塔儿人相联合，共同用庄严的誓词相

---

① 《拉施特书》，别列津译，第 118 页。伯希和，《通报》，1930，200——猴年，569(1200)。

② 《元史》，克罗斯译，第 17 页。

约束。这些部落的首领们献祭一马、一牛、一羊、一狗，对天地表达决心，然后一起出发袭击成吉思汗。然而在翁吉剌惕人的首领当中，有德薛禅，即成吉思汗的岳父在内。德薛禅秘密通知了他的女婿。成吉思汗和汪罕于是联合军马，从斡难河附近的虎敦湖①前往迎战，将联盟者击败于捕鱼儿湖附近②。——《元史》所说与此相似，它说联盟人等杀白马宣誓，其地点是在阿雷泉③。中国历史在此后告诉我们，德薛禅(《元史》称之为迭夷)遣人通知其婿成吉思汗，除对音外，其余和拉施特所说一样。

在还没有到1201年的编目以前，这就好像就是指上一年的年底，拉施特告诉我们，成吉思汗还在那里和篾儿乞惕、泰亦赤兀惕以及塔塔儿人的首领们的联盟作战，这一回领导联盟军的是篾儿乞惕人斡兰兀都儿④。成吉思汗击败联盟军于答兰捏木儿格思("七十件外衣")，《秘史》也说到这处地方，但是认为是成吉思汗对塔塔儿人的四个部落作战的场所⑤。《元史》和拉施特记载说，此后不久，翁吉剌惕人来向成吉思汗的兄弟拙赤哈撒儿输诚，但是拙赤未曾理解成吉思汗的意图，竟拒绝了他们，这样就将他们推到敌对一方⑥。他们于失望之后往投成吉思汗的仇敌札木合⑦。

---

① 无疑这是虎亦敦河的沼泽之一，这条河是浯勒札的西支流，而浯勒札是斡难河的南支流。《元史》称为虎图泽。

② 《拉施特书》，别列津，第120页。《元史》称为亦列川。

③ 《元史》，前引，第17页。霍渥斯将《元史》的阿雷泉等同于阿勒灰不剌阿，即《秘史》141节的"阿勒灰泉"。(霍渥斯，英国皇家学会会员，所著《蒙古史》，1876—1888年出版，1927年增订。只出三册(1)蒙古本部，(2)鞑靼人，(3)在波斯的蒙古人。未完成的：(4)察合台汗，(5)帖木儿汗国。——译者)

④ 《拉施特书》，前引，第122页，123页。

⑤ 《秘史》，第153节。《元史》以塔塔儿人首领被成吉思汗所击败的名叫阿剌兀都儿(A-la-wou-tou-eul)，可以联想到拉施特在这里所说的斡兰兀都儿。但是在《拉施特书》里面，斡兰兀都儿是篾儿乞惕人，不是塔塔儿人。参阅《元史》，克罗斯译，第18页和《拉施特书》，前引，第122页。可见我们各种史源在细节上是如何彼此矛盾。

⑥ 《拉施特书》，第123页。《元史》，前引，第18页。

⑦ 这是在回历597年，等于公元1201年(《拉施特书》，第124页)。

第十六节　札木合被拥立为古儿汗[①]

拉施特的叙事说到这里的时候，向我们叙述一个伯牙吾惕部落老人，"照蒙古的习惯用押韵的词句"做的一个奇异的预言，这个老人说："乞牙惕禹儿勤（即主儿勤）部的撒察别乞想自立为皇帝。诡计多端的札木合也有这个企图。杰出的弓箭手拙赤哈撒儿，也有这种欲望。但是他们没有一个能够成功，只有成吉思汗独具统治的天才和领袖的品格。"[②] 这几行文字是很有趣味的——纵使是在事后所做的预言——在于它特别揭露了拙赤哈撒儿的野心，他是成吉思汗昆弟里面最堪注意的人物[③]。

在所有这些对手里面，最可畏的显然是札木合。这个札只剌惕人首领，所有史籍都说他性情浮猾、诡计多端与毫无信义，很久以来，他就将和成吉思汗结为安答，即盟兄弟的事抛到脑后了。《秘史》说，在鸡年；《拉施特书》说，在回历 597 年，两种说法都是指公元 1201 年[④]，组成了一个有利于他的集团，包括哈答斤、撒勒只兀惕、亦乞剌思、翁吉剌惕、豁儿乞惕、泰亦赤兀惕部落，加上塔塔儿

---

① 札木合被举的称号，格鲁塞这里作"anti-césar"，他处或作 anti-khan，在本节之内，作古儿汗（gour-khan）前后不一致。按所有重要史籍，都说札木合被举为古儿汗（《元史》作局儿罕）。《秘史》说他被举为皇帝，蒙古人没有皇帝的称号，汗等于王，古儿汗等于帝，所以《秘史》所说皇帝也就是古儿汗的意思。格鲁塞既前后不一致，译者兹概译为古儿汗。——译者。

② 《拉施特书》，第 122—123 页，[别列津改不儿勤（burkin）为禹儿勤（yurkin）原文，198]。下文（第 170 页）将要说到成吉思汗对于拙赤哈撒儿的怀疑，一时冲动，将他禁押起来。

③ 参看后第三章第七节，拙赤哈撒儿被误会或是有理由的被认为有野心和忌妒心，有如萨囊彻辰所说，至十七世纪还存在的习惯。（《蒙古源流》卷三，沈曾植注语以为此书对于哈撒儿多诬词。——译者）

④ 《拉施特书》，前引。《秘史》，鲍乃迪译（附录）。霍渥斯"The Kirais and Prester John"J. R. A. S. 1889, 393。（翁按：汪罕有"Prester John of Asia"之称，他是景教徒"亚洲的约翰长老"。）

人的四个部落，还有一部分乃蛮人，不用说，札木合自己的部落——札只剌惕，当然也包括在内。参加这个集团的首领们有哈答斤的巴忽搠罗吉，塔塔儿人的合只温别乞和札邻不合，亦乞剌思部的土格马合，翁吉剌惕部的迭儿格克、额篾勒和阿勒灰，火鲁剌思部的绰纳黑和察合安，篾儿乞惕部的脱黑脱阿别乞——泰亦赤兀惕部的塔儿忽台乞邻勒秃黑，同部的豁敦斡儿长和阿兀出把阿秃儿，斡亦剌惕部的忽都合别乞[1]和乃蛮两个国王之一，在上面说过的不亦鲁黑。① 从以上所列举，人们可以看出这是包括蒙古四境的部落，因为从蒙古东部的塔塔儿人到北边森林的斡亦剌惕人，到贝加尔湖之西并且直到蒙古西部的乃蛮人全都包括在这个同盟之内。关于同盟者的集中地点，我们的各种史料各执一词，很难使他们趋于一致。《秘史》第 141 节，关于泰亦赤兀惕人的，说是聚会在阿勒灰不剌黑地方，即阿勒灰泉[2]，但是它在下面说，各联盟部落随即顺着额儿格涅河下趋，这条河，符拉基米尔佐夫以为就是阿儿浑河，即客鲁涟河下游，这似乎是很对的；之后，这些部落从这个地方往刊河(Kan)[3]的一个岛上聚会。拉施特只说刊河，他将这条河名对音为谦(Kem)河，而《元史》则作犍(Kien)河，有人欲将它认做叶尼塞河，这显然是不对的，因为《秘史》这里所说的是一条名叫刊(Gan)的小河，是阿尔浑河右边的一条支流②。最后，《元史》记载这些部落是在秃律别儿河上聚会，有人又将它误解为土拉河③，这肯定不对。所有加入联盟各首领郑重宣誓以相约束，他们发誓说："我们里面如果有背叛盟誓的，就将他摧倒像这块土地，将他削碎象这些树木。"说完，他们将一片土地弄踢在河水里面，举刀

① 《秘史》141 节列举。

② 《秘史》，141 节。《拉施特书》，前引，第 124 页。《元史》，前引，第 18 页。参阅别列津的辨证，前引(XIII)，第 288—289 页。

③ "秃律别儿"可能是现今地图上的阿儿浑河的一条小支流被称为 Dierboul 的，在涅尔琴斯克(尼布楚)之南。很近上面提到的刊河？

砍下树木的枝干①。他们宣告札木合为古儿汗②，这个名称是受突厥斯坦的哈剌契丹君主（参阅本书第17页）的影响。之后，他们准备出发突击成吉思汗。

然而秘密保守得不好。火鲁剌思部的一个名叫豁里歹的人奔往成吉思汗处告密，这时候，成吉思汗正在古连勒古地方③。拉施特说，豁里歹乘一匹快马飞奔。傍晚时候，他在路上经过泰亦赤兀惕人的营盘，有他本部落的人在内。他在那里换了一匹马再跑，几乎被一队带着白毡帐到新即位"古儿汗"那里去的联军捉住。豁里歹侥幸逃过了他们，到达成吉思汗的地方。④ 成吉思汗得报立即求援于客列亦惕汪罕。汪罕前来相会，两个盟友引兵顺着客鲁涟河下趋。成吉思汗派阿勒坛、忽察尔和答里台做前锋，汪罕也派他的儿子桑昆、兄弟札合敢不和必勒格别乞前往。我们还难于确定《秘史》所说的这支先行队伍经过那些地方，书中记载说：在额捏坚归列秃、扯克撒儿和赤忽儿忽等地安置了瞭望哨。⑤

但是无论如何，这是在上面所说的最后一个地方赤忽儿忽，阿勒坛遇到了札木合的先锋队。《秘史》说，第二天，两军相遇于阔亦田地方，⑥[4] 而拉施特则说是在也迪豁儿晃⑦。和成吉思汗与汪罕对面而列成阵势的是在札木合指挥之下的联盟军，他们是：泰亦

---

① 《元史》，前引，第18页。

② 根据穆斯林作家，"古儿汗"的意义为"汗中之汗"。参阅巴托尔德"Gourkhan"(Enc Isl., II，页195)和他的"Vorlesungen"页123，注260。巴鲁克(W. Baruch)以为，"古儿汗是原来突厥的头衔，古儿(ghour)等于 küro 或 kül，见于《鄂尔浑碑文》。"海涅士(Wört., 52)将古儿译为世界的或普遍的。科瓦列夫斯基词典(III，2636)将"古儿"译为"群众"、"多数"。

③ 《秘史》，第141节，关于古连勒古，参阅本书第54和65页。

④ 《拉施特书》，第125页。

⑤ 《秘史》，第142节。

⑥ 《秘史》第142—143节。

⑦ 别列津译本，页125，原文，页201，参阅页290。《元史》作海剌儿帖尼火鲁罕(克罗斯译，页19)。

赤兀惕首领阿兀出把阿秃儿、乃蛮人首领不亦鲁黑、斡亦剌惕首领忽都合别乞、篾儿乞惕首领脱黑脱阿别乞。不亦鲁黑和忽都合都是珊蛮(巫师),在双方交战之前,用幻术招致狂风暴雨,欲昏迷成吉思汗方面的人。但腾格里(天)保佑,这场风雨反扑向联盟军。在一片昏天黑地之中,札木合的人同时被成吉思汗和上天震怒所侵袭,纷纷滚堕入山谷深涧里面。札木合承认这是腾格里反对他,联盟就这样溃散了①。乃蛮人返回阿尔泰山前面他们的领地,[5]篾儿乞惕人和斡亦剌惕人返回他们贝加尔湖的森林,泰亦赤兀惕人回到斡难河旁边,而札木合返回阿儿浑地区②。

以上所述札木合的被拥立以及他的兵败于成吉思汗,根据拉施特的记载,是发生在鸡年,回历 597 年③。

可注意的是,只有《秘史》将乃蛮巫师招致风雨的战役紧接地说是发生在札木合被拥立之后。拉施特和《元史》将这件事归入成吉思汗和汪罕第二次与同样的联盟者作战的时候,而这第二次战役,上述两种史源都说是发生在 1202 年④。篾儿乞惕人首领脱黑脱阿从巴儿忽真他的退避地方重新出来,和乃蛮人首领不亦鲁黑联合,而不亦鲁黑又刚联合起了斡亦剌惕首领忽都合别乞以及朵儿边人、塔塔儿人、哈答斤人、撒勒只兀惕人,简言之,即前一年的所有联盟者。拉施特特别指出,他们是在不亦鲁黑的地方会齐,从

① 《秘史》,第 143 节,鲍乃迪译,页 70—71 。《元史》(克罗斯译,页 19)和《拉施特书》(页 125)更为切实,以为所以取胜凭的只是成吉思汗以及如《元史》所说歼灭敌人的是他的同盟者本身的力量。

② 《秘史》,第 144 节说札木合回到额儿格涅河地方。

③ 《拉施特书》,I,页 124,和 II,页 108 。鸡年从回历 597 年术马答月(回历 5 月)1 日开始,这个月从公元 1201 年 2 月 7 日开始。实际上,中国的鸡年(申酉)我们看到过,开始于 1201 年 4 月 5 日。

④ 《拉施特书》,别列津译,页 125,说在犬年,回历 598 年等于公元 1202 年。犬年从术马答月 1 日开始,该月从 1202 年 1 月 27 日开始。《元史》说,在壬戌年,克罗斯译,第 19 页,就等于在公元 1202 年。

那里出发去攻击汪罕和成吉思汗，这两人此时正在兀勒灰昔勒只兀术惕[6] 方面①。此事发生在1202年的秋天。成吉思汗和汪罕退向哈剌温只敦山，拉施特说，这座山位在中国(金人)的边境，邻近汪古人的地方，这样就使我们有可能向南兴安岭的迤西山脉方面寻找这个地方。正在这个时候，联盟军或无宁说乃蛮巫师所招致的巫法发动了攻势，"念咒语并且向水中抛投石子"，但这却反伤了他们自己与他们的同盟者。"风雪是如此之猛烈，以致许多人(成吉思汗的敌人方面)手足被冻僵。在夜间昏黑之中，人马纷纷堕入深谷。"不亦鲁黑穿过阔亦田② 地方败走，严寒气候继续向他的士卒肆虐，联盟就此溃散③。

《元史》以枯燥乏味的笔法将同样事实、同样的风雪交加，撮要地记在1202年编年之下④。由此可见，上述两种情形，其实就是《秘史》在前一次战役的标题之下所叙述的一幕。蒙古的史源似乎把两次都是成吉思汗和他的盟友客列亦惕人指挥向札木合所统率的同盟军进攻的战役，合并为一个战役了。

《拉施特书》和《元史》此外还使我们知道，札木合本人根本没有参加"风雪的遭遇战"。他引兵去和他的盟友们相会，但是到达太晚，他的盟友们正在这个时候被天然的威力和这次战争所蒙受的损害震惊而溃散。如草原上真正的野蛮人所为，札木合毫不犹豫地乘他盟友们的失败而洗劫他们的物资，——这些人就是拥立他做古儿罕的人⑤。这种缺乏理性的举动，似乎使他的昙花一现般

① 兀勒灰是条从兴安岭方面流出以入东戈壁小湖的河流(《多桑书》，I,64)。地图上没有和昔勒术亦术惕相同的地名，只有昔勒津河，经度44，纬度116。

② 阔亦田(《秘史》)就是《元史》的"阙奕坛之野"。《元史》说，这个地方是第二次战役的场所(《元史·太祖本纪》)。——译者

③ 《拉施特书》，前引，第126—127，293页。

④ 《元史》将哈剌温(赤敦)简称为阿兰，阔亦田作阙奕坛(克罗斯译，19页)。参阅《秘史》，第183，203节。

⑤ 《拉施特书》，前引，页127。《元史》，前引，页20。

的霸业宣告终结。他只好投到汪罕，或者无宁说是投到汪罕的儿子桑昆那里去，他们收留他列为藩属之一[①]。

第十七节　成吉思汗为泰亦赤兀惕人所伤、者勒篾的效忠

如果拉施特和《元史》把对札木合的斗争分为两次不同的战役，一次在 1201 年，另一次在 1202 年，而《秘史》似乎并为一谈。与上述两种史料相反，《秘史》比较详细地告诉我们在这次对札木合作战之后，成吉思汗遇到了一次显著的失败，几乎使我们的英雄丧失生命。这是蒙古史诗里面最富有戏剧性的一幕，显示当时互相对峙的力量之间，形势还是变幻不定的。

成吉思汗于战胜札木合之后，追逐札木合的盟友之一，泰亦赤兀惕的首领阿兀出把阿秃儿。阿兀出在回到自己的兀鲁思之后，组织力量来抵抗成吉思汗。成吉思汗挥军向他进攻。我们当然不能准确地指出双方在什么地方交战的，但是《秘史》的上下文使我们领会，这应是在斡难河附近。战事激烈地继续直到天晚。胜负未决时，夜幕已经降临，两军相对露营而宿。成吉思汗的脖子中箭受伤，这个箭伤是如此痛苦，以致使他丧失知觉。他的忠实部下者勒篾[②]，依照蒙古"医生"的方法，用口吮吸他伤口的淤血。伤者在半夜醒过来喃喃地说："我的血干了，觉得很渴。"者勒篾脱下自己的衣服，盖好他的主人之后，他出去，通过前哨，像影子一样径至敌营。他暗中摸索，想在泰亦赤兀惕人的车辆里面寻得足以缓和

---

① 拉施特说：汪罕和成吉思汗于战胜之后，共同过冬于阿赤阿（或兀赤阿），在晃火儿地方，距离哈剌温赤敦山不远，这座山，拉施特说在金国的边境，靠近汪古人的地方，接近长城，"这是一片无水的大沙漠，只能饮用雪水"。拉施特还说，阿赤阿晃火儿靠近翁吉剌惕人从前过冬的地方（《拉施特书》，别列津译，I，页 128）。

② 者勒篾是兀良哈部族人（《秘史》第 170 节）。

成吉思汗寒热病的马奶子①。没有找到马奶，却很侥幸地发见一桶乳酪，带了回来而没有被人发觉。“他又去寻来水，将乳酪调开，给成吉思汗喝。”[1]成吉思汗喝了三口之后，叹息说：“我的眼已明，心已省了。”他坐了起来。晨曦开始初现。他看见自己流下的血，在地上形成一个泥洼，他问为什么人们不揩干净这个地方。者勒篾于是对他说明经过情形，自己怎样吮吸他的伤口，以及去敌营偷取乳酪。成吉思汗问道：“如果被擒，你怎么说呢？”者勒篾沉着地答道：“我要装做投降者，说是被你剥去了衣服，我挣脱逃出的。他们必然相信，我然后跳上一匹马，骑了回来。”成吉思汗被如此的忠诚所感动，低声说：“从前在不儿罕山，你从篾儿乞惕人那里救了我的性命②，这次又口吮我的淤血，又为我找来饮料，是你救了我的性命！”这场朴实而庄重的对话，如一股高尚的气流，掠过这个凶残的历史之中。③

天大亮后，人们看见泰亦赤兀惕人的骑队已经散去，而将他们的“贱民”抛弃。成吉思汗虽然负伤，仍然上马去招抚这些人。他看见一个穿红衣服的女人在一个小山上面呼唤他。这是成吉思汗幼年时的救命恩人锁儿罕失剌的女儿合答安。她现在请求援救，因为泰亦赤兀惕人将要杀死她的丈夫，显然是怀疑他和成吉思汗有交情。成吉思汗赶去救他，但是已经太晚，合答安的丈夫刚刚被杀死。成吉思汗满怀怜惜地叫合答安坐在他的身旁。第二天，锁儿罕失剌本人也来了。成吉思汗问他：“你和你的儿子们从前救了我，脱了我的枷，为什么这样晚才到我这里来呢？”锁儿罕失剌答道：“在我灵魂深处，我已经是忠于你了。但是我如果早来投奔，我这一家的妇女们就要被泰亦赤兀惕人所杀了。”

---

① 额速特(esu'ud。esug 的多数)指“母马的奶”，与阿亦拉黑(ayiragh)“酿好的母牛奶”有分别。(科瓦列夫斯基词典 I，页 8)

② 参阅本书第 59 页。

③ 《秘史》，第 145 节。

第十八节　者别的归附

和锁儿罕失剌同来归附的有一个名叫只儿豁阿歹的年轻人，他属于别速惕族，[1] 这个氏族是泰亦赤兀惕人的藩属。在阔亦田战役之中，此人曾一箭射伤成吉思汗的马，这是一匹紫榴色而面白的骏马。成吉思汗对他提起这件事。他诚恳地承认说："汗啊，你可以杀死我。我的血只能染污手掌般大一块地。如果恩赐不死，我愿为你效命，深水可以横渡，坚石可以粉碎。"这个回答使成吉思汗欣然说："凡敌人伤害了人，必然隐瞒不说。你如今却不隐瞒而明白相告，可以做我的伙伴！"为使这种坦白态度垂于久远，成吉思汗替只儿豁阿歹改名叫做者别，就是"箭簇"的意思①，这位青年军官将以这个名字永远名垂蒙古的史诗之中②。者别就是后来征服突厥斯坦、战胜波斯和斡罗斯的人③。

拉施特也说到者别的归附，但是他所说的情形与此不同。在成吉思汗击败了别速惕人和泰亦赤兀惕人之后，者别和其它别速惕的战士们躲避起来以免被杀或被俘。"有一天，成吉思汗围猎时，者别偶然被卷入猎骑里面。成吉思汗认识者别，想自己去追赶他，但是博尔术当时请求让他去和这个战士决斗，于是成吉思汗允许把一匹紫榴色白面的马借与博尔术乘坐。博尔术向前发一枝箭，未射中者别。而者别比较准确，一箭射倒博尔术的马，射完之后他很快的就走开了；然而者别不久资粮断绝，毅然出来投到成吉思汗那里，愿为效劳。成吉思汗知道他勇敢，叫他带领十人，觉得

---

① 《科瓦列夫斯基词典》，III，页 2311。

② 《秘史》，第 147 节。

③ 参阅本书第 183 和 211—212 页。

满意，任命为百夫长，再任命为千夫长，最后叫他做万人之长。”①

《秘史》继续叙述，在屠杀了泰亦赤兀惕首领阿兀出把阿秃儿、豁敦斡儿长和忽都兀答儿的部众之后，成吉思汗前往忽巴合牙[2]地方去过冬。另外一个泰亦赤兀惕首领、成吉思汗的宿仇塔儿忽台乞邻勒秃黑，就是他童年时候的迫害者，逃避在森林里面。塔儿忽台的家丁之一，巴阿邻部的失儿古额秃老人[3]和他的两子阿剌黑与纳牙阿乘塔儿忽台不备之际捉住了自己的主人。他们欲将塔儿忽台献给成吉思汗，这时候纳牙阿提醒他的父亲说，这位蒙古英雄痛恨谋叛行为：“塔儿忽台是我们的主人，不如放走他而去对成吉思汗说我们将塔儿忽台放走了。”于是他们依照纳牙阿所说的做了，成吉思汗对他们的行为表示赞赏，对他们说：“你们如果背叛主人，我就要将你们处死。”于是他赏赐了纳牙阿②。这一类高尚事迹，在这位蒙古征服者的历史中比比皆是。

第十九节　塔塔儿人被成吉思汗所消灭

《拉施特书》③和《元史》④都将成吉思汗对塔塔儿人的决战列在1202年，即犬年。这两种史源都确认这次战争是发生在上面所说的对抗各部落联盟的、有乃蛮巫师呼风唤雪的那一场战役之前。如果我们在叙述时候和《秘史》相同，将以上次序颠倒，那只是为了叙事清楚而已。

---

① 《拉施特书》，“部落”，关于也速惕，多桑译，I，第173页，别列津译，“部落”，第208页。

② 《秘史》，第149节，鲍乃迪，第74—75页。

③ 别列津译，I，页125及II，页109，在回历598年的编目之下，即从公元1201年10月1日开始，至公元1202年9月19日。但是也有关于蒙古历的狗儿年，这一年是从1202年的术马答月(5月)开始，这一个月从1202年1月27日至2月26日。但这也有关蒙古犬年，这一年是从1202年术马答月开始，这个月是从1202年1月27日至2月26日，实际上，犬年(壬戌)是从1202年1月26日开始。

④ 克罗斯译，第19页，在壬戌年，即1202年的编目之下。

塔塔儿人分为好些部落，而主要的部落，似乎是察阿安塔塔儿人(＝白塔塔儿)和阿勒赤塔塔儿人。《秘史》说，成吉思汗在答兰捏木儿格思地方向他们发动攻击，①这个地方在上面说过，这就是拉施特所说的成吉思汗击败塔塔儿人、泰亦赤兀惕人和篾儿乞惕人各部落的地方②。别列津向捕鱼儿湖方面喀尔喀(合勒合)河口寻找这个地方③。战事开始以前，成吉思汗预先禁止他的部下于获得全胜之前不得肆行掠夺："只有当完全胜利后，才能共分所得战利品。"还命令说，如果初次进攻失败，无论如何必须返回再战；"不返回者斩"。塔塔儿人被击溃了，成吉思汗占领敌人的"兀鲁思"④一直至于兀勒灰失鲁格勒只惕地方。这个地方或者向阿哲儿刊方面寻找，或者，无宁向失勒津方面寻找，这条河也从兴安岭流到戈壁里面⑤。

然而严重的违犯纪律的事件发生了。不顾成吉思汗命令，成吉思汗的动摇不定的叔父答里台⑥、他的同祖昆弟忽察儿和亲王阿勒坛，不等大家分配战利品，就开始抢夺财物据为己有。凭着他们的亲贵身份，自以为是超乎成吉思汗所制定的札萨克(法令yassaq)和"禁令"之上。对于这种行为，不得不做出儆戒，因为违法乱纪发生在这样高的阶层，容易引起效尤：阿勒坛岂不是蒙古最后一个汗王忽图剌的亲生儿子么？他不服从命令，岂不预示将来要背叛么？必须执法不饶，成吉思汗命他的亲信者别和忽必来前

① 参阅《拉施特书》，"部落"，别列津译，第51页。(作秃秃忽里兀惕塔塔儿、察阿安塔塔儿、聂拉亦惕、按赤塔塔儿、乞兀因和把儿灰。)

② 《秘史》，第153节和《拉施特书》，前引，第123页。答兰，在蒙古语指"七十"，捏木儿格思，指"外衣"或"毡衫"。

③ 《拉施特书》，I，第287页。

④ 兀鲁思(Oulous)被译为"国家"、"人民"、"从属"、"王国"，科瓦列夫斯基《蒙俄法词典》，T. I，页403。

⑤ 参看本书第92、97、111和113页。

⑥ 答里台，海涅士有时作Daritaï，有时作Daaritaï。

去没收了这三个血统亲王所聚集的战利品。他就这样重新整顿了军纪，然而答里台、阿勒坛和忽察儿为此心怀怨恨，他们很快就脱离成吉思汗投向客列亦惕汪罕那里，并且煽动汪罕攻击成吉思汗。①

众多塔塔儿人俘虏的命运有待决定。在这一问题上，成吉思汗也表现得坚定不移。他召集一个秘密军事会议，史诗述他所说的话："在先，塔塔儿人有杀咱父亲的仇怨，如今乘我们胜利了，可将他们男子似车轮高的尽诛了，余者分做奴婢使用。"成吉思汗的同父异母兄弟别勒古台，于参加会议之后出去，不谨慎地将这个决议告诉了一个塔塔儿人俘虏也客扯连[1]。塔塔儿人得到这个消息，纷纷逃走，避入兴安岭山峡里面，在那里搭起若干小寨。蒙古人不得不攻破这个最后的抵抗。于是开始消灭塔塔儿人的男子，屠杀依照蒙古方式有系统地执行。然而这次屠杀，受损害的不仅一方。塔塔儿人听从也客扯连的劝告，每人在袖子里面或小帽底下暗藏小刀，在未死之前，各人杀死他的刽子手。成吉思汗对于别勒古台这样泄漏机密，以至造成如此损失，极其生气，从此以后，禁止他参加会议②。

分配战利品时候，成吉思汗替他自己分得美丽的也速干，她是塔塔儿人首领也客扯连的女儿。蒙古史诗不厌其详地说，成吉思汗很宠爱她。但是这个少妇毫无嫉妒之心，至少是她具有十分开通的家族观念，因为她得到主人欢心之后，立即告诉成吉思汗，她有个姊名叫也遂"也长得很美，可以配帝王"。成吉思汗命人寻找也遂。她在森林深处被找到了，原来她与其未婚夫正一起躲在那里。她的未婚夫逃走了，也遂被带到成吉思汗跟前，成吉思汗如同娶她的妹妹一样也娶了她。也遂也很快乐地跟随了这个征服者。

① 《秘史》，第153节，鲍乃迪，77，《拉施特书》，125。

② 同上 第154节，鲍乃迪，78。

但是她并没有忘记和她分离的塔塔儿人未婚夫。一天，成吉思汗与也速干、也遂坐在帐幕前饮酒，也遂禁不住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成吉思汗觉得可疑。他命木华黎[2]叫所有与会的男子各按部落排列，以证明身份。最后点出一个年轻的陌生人。这就是也遂从前的未婚夫。受到讯问后，他承认溜进人群，为的是要再见他的爱人一面。成吉思汗毫无怜悯之心，但是并不承认自己是出于嫉妒，于是判决这个不幸者是仇人一族的代理人、间谍，命人将他斩首。①

塔塔儿人被消灭后，成吉思汗的势力的中心于是位于客鲁涟河的上游，对于他来说，要比他的盟友有利得多，他的盟友客列亦惕汪罕的势力中心是在土拉河上游。塔塔儿人是唯一有足够力量和成吉思汗争夺蒙古东部霸权的人众。塔塔儿人失败了，成吉思汗遂成为这个地区的唯一主人，与称霸蒙古中部的客列亦惕人互相对峙②。成吉思汗从塔塔儿人被消灭中得到的利益，可以用以下事实说明：到了1203年，当他和他的盟友汪罕失和后，被迫出走的时候，不得不放弃客鲁涟河上游的地方而避至塔塔儿人从前所占有的领域。假使塔塔儿人在1203年之际还屹然存在，我们的英雄就要被围困于他的世仇和汪罕的中间，被消灭无疑了。

塔塔儿人的被消灭，变更了蒙古的均势，有利于成吉思汗而不利于汪罕。前者不久就要对他的盟友提高要求而决裂发生了。

第二十节　成吉思汗和客列亦惕人的决裂

成吉思汗历史的作者们往往将他和汪罕彼此怎样变成冷淡以至于决裂的情形说得很长，因为这是他历史的转折点。如果我们相信《秘史》，那末，当成吉思汗帮助汪罕击退乃蛮人而对汪罕有功

① 《秘史》，第156节，鲍乃迪，79。

② 在这时候，蒙古的西部属于乃蛮人。

之后[1]，汪罕曾有一个时候想把他自己儿子桑昆亦勒合的承继权剥夺而给予成吉思汗以这个承继他自己的权利。他说："我如今也老了。后来这百姓叫谁管？[2]我的弟弟们都没有德行(例如札合敢不)。止有一子桑昆，亦如无有，可教帖木真做桑昆的兄，使我有两子，岂得不安？"于是在土拉河附近的黑森林边沿所举行的大会上，这位客列亦惕君主似曾正式承认成吉思汗为子[3]。一个新的协定，似曾在这个基础上成立。一直到这个时候，成吉思汗之所以称汪罕为父(Khan etchigé)无非是为了纪念也速该，因为也速该和汪罕是"安答"，即盟兄弟。现在他自己真正地变成了汪罕的儿子。他们共同声明："多敌人处剿捕时一同剿捕，野兽行围猎时一同围猎，若有人离间呵，休要听信，亲自对面说话了方可信。"[4]

这一段文字——如果不是于事后增加，替成吉思汗后来对于他盟友的行为找个理由的话——我们可以窥见客列亦惕汗王和蒙古人领袖之间的个别地位发生了一种转变。事实很明显，成吉思汗和汪罕的联盟不可能如人们所料想的那样和谐。起初，成吉思汗是一小撮人里面的一个小头目，与他为敌的泰亦赤兀惕人和篾儿乞惕人比他强大得多，他十分巧妙地用声称怀念他父亲也速该的方式以获得像客列亦惕汪罕这样一个有势力君主的协助和保护。当时这位年轻的新郎，拿着他妻子带来的黑貂袄子当做礼物很谦恭地献与汪罕。正是汪罕，随后帮助这位年轻的蒙古首领

① 参阅本章第十四节。

② 给谁统率之权？［原注仅此一语，意义不明，似指《秘史》所说："这百姓叫谁管？"这里一段引语，译者对照《秘史》做些增改。又按：桑昆的名字，前面作亦勒合(Ilqa)而这里作你勒合(Nilqa)，译者为了前后名称统一起见，在这里也译为亦勒合。此名在《元史》和《亲征录》均作亦剌合。在《秘史》(第165，166，167节)则作你勒合。伯希和评注《蒙古人侵时代的突厥斯坦》一文里面，对这个名字做了探讨。他认为此名的正写应该是亦勒合(校正本作伊勒合)(Ilqa 或亦剌合 Ilaqa)。见《西域南海史地考证译丛》，第三编。——译者］

③ 《秘史》，第164节，鲍乃迪，82—83。

④ 这一段引语，依照《秘史》原文。——译者

夺回了他的被篾儿乞惕人抢去的妻子。在这个最初的整个时期，成吉思汗的确是以藩属和依人篱下的形态出现的。后来，汪罕在他这一方面遇到了厄运。他被其兄弟和乃蛮人所驱逐，在戈壁无人地区过着流浪者的艰苦生活，此时在斡难河上游和客鲁涟河上游已经有了巩固地位的成吉思汗，援救了汪罕并且帮助他恢复了实力。从这个时候起，汪罕对于这个从前受过他保护的人渐生疑忌之心。如上所述，在乃蛮人地方作战时候，汪罕曾有过弃盟背信行为①，这充分表现出来这种变化。但是成吉思汗从这个时候起已经有足够的势力，使客列亦惕人不能缺少他这个同盟，事实上，正是他，当乃蛮人反攻时候，拯救了客列亦惕人。如果我们采取《秘史》的叙事次序（不过，这种次序相当不固定），就在这个时候，汪罕正式承认成吉思汗做他的长子。

这么一种说法，用意何在呢？是否是事后证明这位蒙古征服者后来兼并客列亦惕人国家是正当的合法的呢？这是否是成吉思汗以巧妙的政治手腕，对懦弱的汪罕加以损害，从而准备骗取继承权呢？②成吉思汗有没有为了这个目的而利用汪罕和他儿子桑昆亦勒合之间的不和呢？这种不和我们在不少方面都可看出。在最后一种设想之下，不难理解桑昆为什么对这位蒙古首领怀有不信任的感觉，而这种不信任惹起了旧日盟友的分裂。

为了巩固他和他义父的密切联盟，成吉思汗替他长子拙赤向汪罕的女儿察兀儿别乞求婚。同时并愿意将自己女儿豁真别乞许

---

① 参阅本章第十四节。

② 至少依照我们的各种史源——蒙古的、波斯的或中国的——据我们所知，它们无一例外都是在成吉思汗系的朝廷里面写的，为他们的伟大祖先的光荣而写的。我们缺少，为编写一种对成吉思汗批评的历史，例如象 Ibn Arabchâh所给我们提供的关于帖木儿兰（Tamerlan，指帖木儿跛者。——译者）的深刻讽刺，足以弥补 Zafer-nâmé 的赞美之词。汪罕有如《秘史》、《拉施特书》和《元史》所说的，是一个愚蠢至于发痴的人，既倨傲又胆怯，既残忍又懦弱，和成吉思汗形像对比，他真是一个可厌恶的人。

配给桑昆的儿子秃撒哈①。然而桑昆认为这是门户不当的亲事，不答应，他说："俺女子到他家，专一守门，面对北方。他的女子到俺家，在营帐里面向南而坐(指尊位)"[1]这是一种形容，将客列亦惕公主比做贵妇，而将蒙古的公主比做奴仆②。成吉思汗遭到拒绝后，深觉受辱③。

双方的这种裂痕给与成吉思汗的劲敌、札只剌惕人首领札木合以煽动的机会。我们在上面曾见，札木合于企图自立为古儿汗而遭到惨败之后，第一次归附于客列亦惕人。他跟随汪罕参加了对乃蛮人王子不亦鲁黑的战争，在战争之中，他利用机会于客列亦惕人和成吉思汗之间散布不信任，为欲使后者失败，引起了前者的单独撤退。到了成吉思汗和客列亦惕人言归于好，"成吉思汗的四

---

① 别列津的客列亦惕王室世系表里面没有这个名字("部落"表，第23)。在《拉施特书》里面，别列津的对音：察兀儿别乞，Tcha'our-béki，作Tchôôr-béki，秃撒哈作Tousoun-bouké(别列津译，"部落"，第101页，"本传"，第128页)。在《元史》里面，察兀儿别乞，作抄儿伯姬；秃撒哈，作秃撒合亦。(这里"亦"字，在《元史》应连下文读，所以秃撒哈在元史实作秃撒哈。——译者)豁真别乞，作火阿真伯姬。

② 客列亦惕王子对于成吉思汗的家族，有这样的种族歧视，值得注意。成吉思汗是属于蒙古王族的少子一支(参阅上第一章第一节和第二节)，何以客列亦惕王子们认为成吉思汗的女儿如奴仆，而自己的女儿是贵妇呢？是否他们自以为是纯粹突厥种，而对蒙古人种轻视呢？然而契丹和哈剌契丹人也属于蒙古种，然而文化与历史都优于客列亦惕人。况且客列亦惕人似乎和蒙古人一样是游牧民族。彼此之间，没有像拉施特所说的，森林狩猎者被草原畜牧者所藐视的情形，也没有定居民族，如契丹人、畏吾儿人或西夏唐兀人对游牧民族歧视的情形。上述的种族歧视，从那里来呢？(翁按：这里的解释，桑昆将客列亦惕公主比做贵妇而将蒙古的公主比做奴仆，恰恰与原文意思相反。谢再善《秘史》译本作立在前门。面对北方，正是奴仆、随从或臣属，面对立人的位置，君主则南面而坐，面看前门。《秘史》在这两句话之后还有"他们亲女到我家后，南面而坐，一定自尊自大，轻视我们。"是则桑昆并无轻视成吉思汗，而是怕为成吉思汗的女儿所轻视。格鲁塞解释错了，所以有种族歧视的问题。)在这里我们遇到了很烦难的问题，就是客列亦惕人的起源问题。这个民族在十二世纪末的历史里面突然出现，仅仅回溯一些他们前两代的"背景"，一说到他们，好像他们就已经享有蒙古的霸权，到了被成吉思汗吞并之后，他们就立刻销声匿迹了。

③ 《秘史》，第165节和鲍乃迪，83和203。这个拒绝据拉施特说是在犬年，即回历598年的年底，犬年至公元1203年的2月为止。

大战士”从乃蛮人首领可克薛兀撒卜剌黑的反攻之中救出了客列亦惕的桑昆之后，札不合应该是曾离去了汪罕，不再为他效劳。现在听说成吉思汗和客列亦惕人因婚姻问题发生不和，他以为有机可乘。据《秘史》说，猪儿年(癸亥)，即公元1203年，札木合先和负气不服的蒙古亲王们，可称为正统派的代表人物的阿勒坛和忽察儿议妥之后，就到在扯哲儿温都儿之北的别儿客额列地方，①〔2〕和桑昆相见。利用桑昆对于成吉思汗的不信任，他进行挑拨离间。他责备成吉思汗和客列亦惕人的世代仇敌乃蛮人有继续不断的往来："帖木真说他自己是汪罕的儿子，而他的行为是这样呵！"札木合特别使桑昆激动，使他疑惧，在汪罕死时，成吉思汗定要占据客列亦惕王位："你如果不及时除去他，到了这一天，你们彼此之间，将要发生什么事呢？"〔3〕在成吉思汗这一方面有两个重要的反侧不安分子，即他同祖兄弟忽察儿和堂叔父亲王阿勒坛，在上面已经提到，他们愿意完全和桑昆等合作以反对成吉思汗，他们说：把他处死，"绑住"他的手足。②〔4〕

受札木合和蒙古叛逆者的挑唆，桑昆派使者③到他父亲汪罕那里去，要求汪罕同意他的看法。他粗暴地责怪这个老人，对于成吉思汗的野心企图既聋且聩，"就象一个没有眼睛和没有耳朵的人"④，他劝告汪罕对这个蒙古人首领组织一次突然的袭击。《秘史》记载证明，汪罕表示不愿意违背誓言，他说："天(腾格里)必不保护我们，札木合的言语狂诞不可信。"但是桑昆亲自到他父亲那里去，对他父亲说："你现在还健在，帖木真对我们已经是这样轻

① 额列(elet，多数为 Elesun)的意义为"沙"，别儿克(berké)的意义为"痛苦"，温都儿(undur)的意义为"高"。

② 《秘史》，第166节，鲍乃迪，83。〔5〕

③ 这个使者，在《秘史》第167节中名叫撒亦罕脱迭额，在《拉施特书》里面名叫 Salqan-touda (别列津译音，第129页)。

④ 《拉施特书》，第130页。

视。你死之后，他将会不许我继承你。”在桑昆坚持的面前，汪罕争得疲倦，结果屈服了，但是把这种行为认为是背誓行为——至少是《秘史》这样说的，他将这种背誓行为的全部行为，归于他儿子的身上。他说：“随你的意思做去，但是我怀疑你能够战胜帖木真。”①这或是实在情形，或是成吉思汗历史作者们的一般说法，拉施特也对我们指出，汪罕有过上述谨慎而无效的表示，拉施特述汪罕说：“札木合的话毫无价值，而成吉思汗是我们的安答，曾给我们很多帮助。然而你不听我的话，……”②。在《元史》里面也有类似记载，汪罕当时唉声叹气地回答他的儿子：“札木合巧言寡信人也，不足听。”《元史》还记述汪罕的话：“成吉思汗从前救过我，何以对他这样毁谤？吾髭须已白，遗骸冀得安寝，……汝善自为之，毋贻吾忧可也。”③依照《元史》和《拉施特书》，桑昆和他父亲磋商以说服他的父亲，这件事发生的时间是确定的，从犬年（回历 599 年）即 1202 年年底到猪年（回历 600 年）即 1203 年年初。④在汪罕还没有完全同意以前，同谋的人，特别是札木合，已经去成吉思汗的牧地上放火⑤。

草地上的火没有引起战争的爆发。桑昆实际上是想利用出其不意的方法捉住他敌人本身。《元史》说，在猪年（癸亥），即公元 1203 年，《秘史》更确切说，是在春天，桑昆以为可以成功地用假装答应成吉思汗所提议的亲事，引诱他来赴只是陷阱的“许婚筵席”。成吉思汗毫不怀疑地和忠实部下十人往应邀请。在路上，他停留在蒙力克老人家中过夜，我们记得，这位蒙力克老人是他父亲从前

① 《秘史》第 167 节，鲍乃迪，84，85。

② 《拉施特书》，前引，第 129—130 页。

③ 《元史》，克罗斯译，第 20—21 页。

④ 犬年（壬戌）从 1202 年 1 月 26 日至 1203 年 2 月 13 日。回历 599 年从 1202 年 9 月 20 日至 1203 年 9 月 9 日。

⑤ 《元史》，前引，第 21 页。《拉施特书》，前引，第 130 页。

的亲信①。明智的蒙力克向成吉思汗指出他的粗心大意，他对成吉思汗说:“客列亦惕人本来轻视你所提议的婚姻。现在他们又说什么许婚筵席?我看这个邀请可疑。不要接受它，只推说现在是春天，你的马匹还太瘦，必须留在牧地……。”成吉思汗听从他的话,半途折回了,只派了两个部下不合台和乞剌台[6]代替他前往。桑昆看见这两人来代替成吉思汗,知道他的计谋已被看破。②

第二十一节　成吉思汗对客列亦惕人的战争

诡计没有成功,但是桑昆做到了把他父亲汪罕牵连在内,决心用突然袭击的方法来攻破成吉思汗。

客列亦惕军队的将领之一也客扯连③，参加了做出这个决定的军事会议之后,回到自己帐幕,忍不住告诉他的妻子阿剌黑亦惕说,明天就要袭击蒙古汗,并且附带说:“如果有人报给帖木真，不知道怎样赏呵!”他的妻子说:“不要乱说,防被家丁们听见!”正在这个时候,一个被派看守草地上马匹的叫做巴歹的佣人,正送马奶走近帐幕。他听见主人所说的话，迅速转告给他的一个名叫乞失里黑[1]的伙伴。乞失里黑也来偷听。他所听到的使他们不寒而栗。也客扯连的儿子纳邻客延正在说，如果有哪一个佣人听见这个话，就把他的舌头割下。乞失里黑和巴歹决心立刻往报成吉思汗。他们杀了一头羔羊,将它烤熟,从草地上牵来两匹马骑上，就在当天晚上赶到成吉思汗处，他们对成吉思汗说:“警惕呵!有人

① 参阅本书第45页。

② 《秘史》第168节，《拉施特书》第130页。拉施特说这件事是发生在猪年春天。据《拉施特书》，猪年起始于回历599年第二个术马答月，术马答月起始于公元1203年2月15日。实际上,中国的猪(癸亥)年起始于公元1203年2月14日。

③ 扯连的意义为“伟大”。上面第二十节塔塔儿人首领也叫也客扯连。《秘史》第169节这里说是蒙古亲王阿勒坛的幼弟。拉施特说也客扯连是汪罕军队的“别克之长”。(别列津译,第131页)

要袭击你，把你捉走！”[2]

成吉思汗立即唤醒他的部下，大家做好准备，放弃了一部分厨具和游牧人所用的粗糙家具，匆忙奔到卯温都儿山的隐蔽地方①[3]——这无疑是兴安岭山脉的支脉之一，在客鲁涟河上游和喀尔喀（合勒合）河源的中间——而忠诚的者勒篾，担任后卫，监视敌人的到来。[4]第二天上午，成吉思汗的军队开到合剌合勒只惕-额列惕②地方下营，稍事休息。忽然，蒙古将领阿勒赤歹的看马人赤吉歹③来报告说，从卯温都儿山望见尘土飞扬，有军队开向名叫“红柳”(saules Rouges，忽剌安)的地方④。成吉思汗上马准备战斗。

《秘史》在这里将它所喜用的史诗式的对话，放在敌人的口中说出来。汪罕领兵前来，和成吉思汗两军相对，向札木合说：“帖木真处，厮杀的有谁？”札木合答道：“有兀鲁兀惕和忙忽惕两种人能厮杀，虽当混战时不乱，从小在刀枪里混惯。”汪罕于是命令他的部将合答吉去带领只儿斤⑤部落开始进攻，这个部落，据拉施特说是在客列亦惕人里面以最为勇敢善战著称⑥。其它客列亦惕人的队伍随之而进，有阿赤黑失仑[7]率领着土绵土别干人、有斡栾董合亦惕部⑦[8]、有汪罕的护卫队一千人由豁里失列门太子⑧[9]带

① 据拉施特说，是向失鲁格勒只惕（就是阿勒灰失鲁格勒只惕）河方面去，从那里，成吉思汗派先行队伍至卯温都儿山后。（别列津，第131页）但是我们采取《秘史》第170节的说法，比较生动。“卯温都儿”在蒙古语的意义为“高”（科瓦列夫斯基词典，I，页491）。[5]

② 合剌合勒只惕额列惕系根据《秘史》第170节，《拉施特书》作 Qalaldjin-élet，前引，第132页。“额列惕”的意义为“沙”，其多数是 elesun。[6]

③ 赤吉歹，《秘史》第170节作 Tchigidai Yadir（赤吉歹也迪），《拉施特书》作 Tchingtaï-Idour 或 Aïdir（别列津的对音，第132，212页，原文，第11页）。

④ 《秘史》，第170节，《拉施特书》，第132页，别列津注，第297—298页。

⑤ 《元史》作朱力斤，前引，第21页。

⑥ 别列津，第133页。《秘史》称这个部落为把阿都儿，即“勇士部”。

⑦ 董合亦惕部，拉施特作 Tongqayout（“部落”，别列津译，第96页，又别列津注，同上，第258页）。《元史》作董哀。

⑧ 《元史》作火力失烈门。前引，第21页。

领，最后是汪罕亲自率领的大军。根据《秘史》记载，汪罕把指挥军队之权授与札木合，但札木合回想到自己从来不能战胜成吉思汗，被授权之后，他对于客列亦惕将领们的勇气怀抱疑问。或者是替自己预谋出路，或者是他变幻无常的性格里面隐藏着谋叛的本质，或者是他对于旧日的安答还有最后的情感，札木合叫人暗中通知成吉思汗，应允替他布置，但是嘱咐他谨慎小心。

在成吉思汗这一方面，他在整军备战时，据拉施特所说，并没有忽视对方在人数上的优势。他请兀鲁兀惕部的首领年老的主儿扯歹发起最先的冲锋，当主儿扯歹拿着他的马鞭抚着马鬣还没有回答的时候，① 忙忽惕部首领忽亦勒答儿薛禅喊道："我来带队进攻！"他誓将他的大纛插在敌人身后的阔亦田高原。② 为了表示决心战胜或战死，他托付成吉思汗抚养他的"三个孤儿"。主儿扯歹也回答说，兀鲁兀惕和忙忽惕在汗的面前共同杀敌。他们刚刚排好队伍，敌方以只儿斤人为首，已经开始发动进攻。

兀鲁兀惕人和忙忽惕人勇猛冲突，迫使只儿斤人退后，他们横刀跃马地追赶只儿斤人。但在追逐之间，他们遭到客列亦惕将领阿赤黑失仑所带领的土绵土别干部队的截杀，忽亦勒答儿中了一刀坠于马下。忙忽惕人停下来救护他们的首领。主儿扯歹统率他的兀鲁兀惕人发动另一次冲锋，他们击退了土绵土别干人；然后，又迎战客列亦惕人的另一支部队，即董合亦惕部，也将它击败。受到豁里失列门太子和他的一千护卫队的攻击，他们又获胜利。于是客列亦惕的王位继承人桑昆也加入了战斗，但是他的面颊中箭受伤，有人说这就是主儿扯歹本人射中了他，桑昆坠下马来。客列

① 主儿扯歹的踌躇，在《秘史》第 171 节没有说到，它仅仅说忽亦勒答儿没有等待他回答就插进去说话。但是在附于《秘史》中文译本的忽亦勒答儿传记里面是说到的（《霍渥斯书》J. R. A. S, 1889，页 406）。拉施特也说到，但他称主儿扯歹为 Kéhitei-noyan（别列津译，第 132 页，原文，第 213 页，别列津注，同上，第 298 页）。

② 拉施特说，他是这样的做到了。前引，第 132 页。

亦惕军队停止冲锋来救护他们受伤的王子①。

如果我们相信《秘史》和《拉施特书》的记述，当天晚上战事中止的时候，是成吉思汗获胜了。但是这一天的战斗极其激烈，蒙古人方面的死伤并不少于客列亦惕人。成吉思汗命人将负伤的忽亦勒答儿送到后方，他自己也在离开战场相当距离的地方过夜。清晨，在他查点人数时，发现少了他的第三儿子——他所喜爱的儿子——窝阔台，以及他两个忠实伙伴，博尔忽和博尔术。他们的失踪使成吉思汗悲伤万分。他椎着自己的胸，两眼望天说："他们生则同生，死则同死呵！"他的话刚说完，人们看见，在晓色苍茫之中，来了博尔术，博尔术说明他所经历的危险："我的马被敌人射死，但是乘桑昆受伤以至客列亦惕人停止攻势的时候，我把一匹运东西的马的东西卸下，骑了来找你们。"过了一会儿工夫，又看见一个骑士来了。人们见他的两腿之外，另外有两条男人的腿从马上垂下来。这是博尔忽，在他的马上，放着项部受有箭伤的窝阔台。博尔忽的口上染红了鲜血，这是因为他依照蒙古医疗方法，口吮这个青年的伤口的缘故。看到这种情景，《秘史》说，成吉思汗心如刀绞，铁一般的汉子，也流下泪来。②[翁按：斯时窝阔台约16岁(生于1186)，博尔忽为篾儿乞惕的幼儿，被诃额仑收养为子(时在1197)，也很年幼。]

总之，这一回交战并没有带来什么结果。客列亦惕人受到重创，据博尔忽报告，他看见敌方的尘土在远处高飞，足见他们往卯温都儿山前、忽刺安不鲁合惕("红柳")方面去了[10]。成吉思汗也损失很重，他领军后退沿着兀勒灰失鲁格勒只惕河岸上趋，退至答兰捏木儿格思③地方。照这样说，成吉思汗是避到蒙古的极东，捕

① 《秘史》，第171节，鲍乃迪译，第88页。

② 《秘史》，第172—173节，鲍乃迪译，第89页。

③ 参阅本书第97和102页。《秘史》，第173节作浯泐灰湿鲁格泐只惕。《拉施特书》，别列津本，第十三，原文，第212页，1，7，作Chilû-ûldjiût，参阅别列津，131和290—291页。

鱼儿湖之南，失勒津或阿哲儿刊河方面，兴安岭山脉分支索约勒诗山旁边。汪罕也懊悔听任自己被牵连而加入这个对于自己盟友不义的战争。妇人合答安答勒都儿罕[11]离开客列亦惕人的营盘而来找成吉思汗，通过她了解到汪罕的情况。据说汪罕曾责备他的儿子桑昆连累了自己。汪罕部将阿赤黑失仑极力安慰他说："你没有儿子的时候，祈祷要子嗣。现在你有一个儿子，宽待他吧。"实际上，客列亦惕军队虽然受到损失，还是比成吉思汗军队人数超过许多，装备也比较好。客列亦惕将军们自夸说，蒙古人有一部分跟随札木合和阿勒坛的已经在我们这里，收拾其他蒙古人，将毫不费力，"就象收拾马粪一般。"[12]

感觉到不够安全，成吉思汗离去答兰捏木儿格思地方，又沿着合勒合河下趋，这条河从奥孛乐喀巴那山和阿鲁脱那兀山流向捕鱼儿湖①。在出发以前，他查点一下人数：所余只有二千六百人。在路上，打猎以充粮食。由于忽亦勒答儿在战争时候受伤，成吉思汗不许他参加围猎。但是忽亦勒答儿不从，于是"金疮再发"而死。成吉思汗埋葬他的忠仆于合勒合河附近的斡峏讷屼山的半崖之上[13]。在合勒合河流入捕鱼儿湖的地方[14]，居住着翁吉剌惕部落。成吉思汗叫主儿扯歹去联络他们，对他们说："你们记得亲戚情谊吗，投降呢，还是准备厮杀！"（大家知道，成吉思汗妻子孛儿帖是翁吉剌惕人）。翁吉剌惕人不战而降，成吉思汗此时正要在这一地区恢复实力，便以友好态度对待他们②。

---

① 《拉施特书》（别列津，第 133—134 页）在这里就提到我们在后面所说的退往巴泐渚纳，这是和《秘史》以及《元史》所说的前后次序不同。在《拉施特书》里面，成吉思汗此时已到了巴泐渚纳，再从巴泐渚纳下来，由温河至于合勒合河和 Keltekaï-qada 山。我查见地图上在我们这里所说的地方还有一带 Baldjoutaï（巴勒渚台）山脉，在库仑湖之西。

② 《秘史》，第 176 节，鲍乃迪译，页 90—91。《拉施特书》，前引，第 134 页，翁吉剌惕首领的名字，同是帖儿格阿篾勒。

成吉思汗从这个地方往统格小河的东岸扎营，这条河不见于我们的地图册，霍渥斯认为它是斡难河的一条支流，但它也可能是合勒合河的一条支流。①

第二十二节 "成吉思汗的声诉"

在统格河的沿岸，成吉思汗使他的马队得到休息："这里有丰美的青草可以饲马"。从这个地方，他派遣了两个使者阿儿孩合撒儿和速客该者温（这两人见上第七节，惟"速客该"在这里多"者温"一字。——译者）② 赴汪罕地方，向汪罕，也向桑昆、札木合、阿勒坛和忽察儿等传达使命，这两个使者被指派用诗一般的词句向他们口诵成吉思汗的一系列不平之鸣。

"成吉思汗的声诉"是一篇著名的文件。我这样说，因为至少历时四十载左右，作为一种口传文件，无疑曾在诗歌家们中间转相传诵，到了 1240 年前后才初次在《秘史》里面固定下来，再在 1307 年之际由拉施特重新提到，于 1371 年之际由《元史》重新提到，这还不计中国和波斯的其它相似史源在内。这个"声诉"肯定

---

① 《秘史》第 177 节，记载为 Tunggé-qoroqan，即"统格小河"（科瓦列夫斯基词典，II，页 1309），一些地方写成统格黎河（Tunggéli），应改正，这是因为 Tounggalak（指"光明"、"纯洁"、"透明"）这一词而弄错（参考 Tounggalak ousoun，"光明的河"，科瓦列夫斯基词典，II，页 1792—1793）。（《秘史》中文作统格黎，《元史》作董哥泽，格鲁塞以为应改作统格，我在上面也译为统格以待考——译者）《拉施特书》作统格湖（Tunggé-nor），并且以为和 Qor-a-qorqan 河交流（别列津译，第 135 页，别列津注，第 301 页）。《元史》（上引，页 21）也将统格河变做"董哥泽"。《多桑书》（I，页 73）信守中国-波斯史书，他说："营于董哥湖畔，秃鲁哈忽儿罕之地"。统格等于 stipa pennata，其意义为"草原之草"。〔15〕

② 《秘史》第 177 节。《元史》阿儿孩作阿里海。《拉施特书》说是亦勒秃儿斤部人合海迪只温（前引，第 135 页，别列津注，第 301 页，参阅别列津译，"部落"，第 174 页）。似乎波斯作者所谓合海迪只温是将蒙古史源的阿儿孩合撒儿和速客该者温两人合并为一人。我已经注意到不少相似的例子，波斯和中国的历史家有时将两人变为一人，有时将一人变为两人（例如本书第 87 页注①）。

曾使当时人深受感动，所以它虽然仅仅是“口头书信”，而内容被保留下来了，而且上述的三种“纪录”，用三种凝结方法，有显著不同的地方，但是他们互相补充之处比互相堆叠之处为多。这样在不相同里面存在的相同，正可以证明这是一种真实文件，当时的人将它保存下来，因为它在形象上具有诗的美丽，而同时它在这个时期的政治上，又属特殊重要。到了今天，它肯定还是蒙古诗歌和蒙古辞令里面最动人的纪录之一，也是成吉思汗历史里面最重要的文献之一。

从政治策略上说，“成吉思汗的声诉”是非常巧妙的，在表面上包罗正直、情感和旧日的恩谊，他对客列亦惕国王说：“汗呵，我的父亲(khan etchigé)，〔1〕你为什么嗔怪我，为什么威胁我呢？你如果要责备我，你可以安然对我训诲，用不着毁坏我的产业。当然有坏人(指札木合)在那里离间我们。但是你记得我们在勺儿合勒崑所做的盟誓〔2〕，不要听信别人离间么？我们好象是两个辕，好象是车的两轮，如果两轮之一折了，另一个就无法可施。”说过这些话之后，这位蒙古人首领逐一列举，自从他父亲也速该至于他自己替客列亦惕君主所尽过的全部劳务，这些事件，我们在叙述这段历史的过程中，已经有机会提到。①

《元史》的记载，较少诗意，但是更紧凑，具有真正法律诉状的口吻；这是一种外交的“牒文”或“备忘录”，特别为了新的和旧的怨恨而提出。有一“条”《秘史》未载而很有趣味。即《元史》说到撒察别乞和泰出，② 这两个成吉思汗的从堂兄弟，从前被他杀死。在《元史》里面，成吉思汗自己以为这是对汪罕的一种功绩，因为汪罕对他们不满，所以牺牲了他们(“此大有功于君二也”)，而我们知道得很清楚，他杀死他们是因为自己的仇恨，或者如果喜欢这样说，是

① 《秘史》，第 177 节，鲍乃迪，第 91 页。

② 《元史》作薛彻别及，和大丑。

因为他自己的安全。[1]中国历史家也用常见的有诗意的譬喻："我为汝征朵儿边、塔塔儿、哈答斤、撒勒只兀惕、翁吉剌惕，如海东鸷鸟之于鹅雁。"[2]

在《拉施特书》里面，我们也找到同样极其巧妙的起诉状，但是比较详细得多："为了你，我杀死撒察别乞和泰出，他们是（有如）我长兄和幼弟"。[3]之后，就提到永久同盟的誓言："在勺儿合勒崑附近，我们宣誓，就是有蛇用毒牙咬我们，我们也丝毫不分离。而你却听信了谗言（指札木合）。"还将可爱的鸟做比喻说得更长："罕呵！我的父亲，我如出儿忽山上的小鹰一样，飞过捕鱼儿湖，为你捉捕青足灰羽之雀，[4]他们是朵儿边人和塔塔儿人；又飞过呼伦泊为你捉捕蓝足而浅青色之雀，他们是哈答斤人、撒勒只兀惕人、翁吉剌惕人，我将他们都交给你！"[5]也说到车子的比喻，这和《秘史》里面我们在上面已经提到的相似："如果两轮之一折了，车不能行动。如果用牛去拖，牛也要受伤。如果解去羁绊，车子就要飞奔……。我

---

① 格鲁塞这里说，《元史》记载，成吉思汗曾云：为汪罕而杀撒察别乞和泰出，我以为这是出于误解。或者因为《拉施特书》所说而并为一谈。按《元史》记载，成吉思汗向汪罕问罪之词，共五点如下："君为叔父菊儿所逐，困迫来归我父，即攻菊儿，败之于河西，其土地人民，尽收为君，此大有功于君一也。君为乃蛮所攻，西奔日没处，君弟阿绀孛在金境，我亟遣人召还，比至，又为篾里乞部人所迫，我请我兄薛彻别及我弟大丑往杀之，此大有功于君二也。君困迫来归时，我过哈丁里，历掠诸部羊马资财，尽以奉君，不半月间，令君饥者饱，瘠者肥，此大有功于君三也。君不告我，往掠篾里乞部，大获而还，未尝以毫发分我，我不以为意，及君为乃蛮所倾覆，我遣四将夺还尔民人，重立尔国家，此大有功于君四也。我征朵鲁班、塔塔儿、哈答斤、撒只兀、弘吉剌五部，如海东鸷鸟之于鹅雁，见无不获，获则必致于君，此大有功于君五也。"所提"大有功于君二也"指撒察别乞和泰出往救札合敢不，击退篾儿乞惕人，事见上第九节。其中没有为汪罕而杀撒察别乞（薛撒别及）和泰出（大丑）之语。——译者

② 上举蒙古各部落的名称，在中文的译音为：朵鲁班、塔塔儿、哈答斤、散儿兀、弘吉剌。《元史》，第22页。

③ 《拉施特书》，第136页。

④ 这不是拉施特在文字上的雕琢。灰色羽毛的雀在蒙古语特称为"哈儿奇儿"(qarkir)（科瓦列夫斯基词典，II，页850）。

⑤ 《拉施特书》，第138页。

就如你车子的两轮之一。”①

经由同一的途径，成吉思汗责备他从前的安答札木合，因为他难以根除的嫉妒、阴谋和诬蔑，使自己和汪罕失和：“从前在习惯上我们早上起来的时候，我们用罕父（汪罕）的蓝色（或青色）杯子饮马奶。你妒忌我，因为我起来常常比你早。让我们仍然在我们父亲的杯子里面同饮吧！”〔3〕这是很巧妙的譬喻，各种史源都记录这段话，显然指札木合已经代替了成吉思汗做客列亦惕君主的养子。②

对于阿勒坛和忽察儿这两个脱离了成吉思汗而归附于客列亦惕人的蒙古亲王，③成吉思汗唤起他们的回忆，从前是因为他们自己拒绝了被举为汗的尊荣（他们无疑是比成吉思汗更有被举的权利），并且推选成吉思汗代替他们，所以他才听任自己被举为汗，他对他们说：“忽察儿，因为你是捏坤太子的儿子，我们从前请你做汗王，而你拒绝不肯……阿勒坛，你的父亲是曾统治蒙古人的忽图剌汗，所以我们也曾请你做汗王，你也拒绝了……。在一次大会上面，你们不顾我的不愿，宣布立我为汗。而现在你们背弃了我……”。他又企图唤醒他们的蒙古人的团结意识，要保守祖宗在“三河”（斡难河、客鲁涟河和土拉河）的故土，现在外人——这是指客列亦惕人——正在图谋侵占那里。④〔4〕

最后，对于汪罕的儿子桑昆，成吉思汗叫人对他说：“我也是你父亲的儿子，虽然我是穿衣服而生的儿子，而你是赤裸而生的儿

① 《拉施特书》，第138—139页。

② 《秘史》，第179节，鲍乃迪译，页320。《拉施特书》，别列津译，140页。

③ 在《元史》中，阿勒坛（按：阿勒坛《元史》作阿勒坦，《亲征录》作按弹）乃忽都剌之子。忽察儿即火察儿，聂坤之子。（克罗斯译，第23页）

④ 《秘史》，第179节。参阅《拉施特书》，第140页。《元史》，克罗斯译，第22—23页。人们很难根据成吉思汗号召蒙古人团结抵抗“外人”，客列亦惕人，就以为客列亦惕人和蒙古人的种族不同，而属于突厥一类。因为塔塔儿人当然是蒙古种，而成吉思汗认他们为死敌。

子。”这是形容他自己是养子，但是要和客列亦惕王位继承人大胆比较。他责备桑昆，因为他心怀怨恨，使“他们”的父亲在晚年得不到安静。他并含沙射影地说桑昆想在汪罕还生存的时候，夺取他父亲的位子而自立为王。①

上述各种表达，其巧妙不亚于其对汪罕本人所发出的“口头书信。”对于汪罕，成吉思汗是自居于忠信的立场，是一个忠心的藩属，是养子，而“汗父”对他突然疏远，是一种不适当的责罚。同时，他企图散布不信任于汪罕和他的承继人桑昆之间，指责桑昆有弑父的阴谋。至于投到汪罕那边的那些蒙古亲王，他使他们对于自己的民族和自己的种族谋叛感到羞愧；他劝告他们重新回到蒙古人旗帜之下，从本身生长的草原上逐去客列亦惕人。这是在最无可非议的正直和最动人的诚意的外表之下，进行影射、挑拨，以逐渐斩断敌方一伙同盟人的团结。

如果相信我们的史源，这种目的几乎马上达到了。听见这种还是充满孝心的音信之后，据说汪罕为懊悔所攫住，他说：“和帖木真儿子分离真是不应该呀！”他用刀刺伤自己的小指头，把流下的血盛在小桦皮桶里面交给蒙古使者，[5] 作为他誓言的保证：“如果我再对我的儿子帖木真做错事，我就要流血！”我们不能确定，这是否是一种臆造的誓言，是否是官修历史制造出来预先替成吉思汗不久就要对他义“父”所发动的背信进攻找个理由。② 在《拉施特书》里面，汪罕也承认成吉思汗有理而是自己不公正，但是他让桑昆去答复成吉思汗。③

桑昆对于这种含有挑拨性的口信当然非常愤怒，他拒绝了和议。《秘史》所载桑昆的语言，使我们诧异于他所揭露的关于成吉

① 《秘史》，第 181 节，鲍乃迪，第 94—95 页。
② 《秘史》第 178 节。
③ 《拉施特书》，第 141 页。

思汗的两面性：虽然称汪罕为汗和父亲，但是在朋友之间，成吉思汗毫无顾忌的称他为杀人凶手，而这种毁骂，可以把汪罕有系统地杀戮其他客列亦惕王子们来证实它。①这位客列亦惕的王位继承者叫喊："一定要决战，必勒格别乞和脱朵延立起大纛。②马匹饲好草料，准备出征！"根据《拉施特书》，桑昆还有这种粗豪的言语："让刀剑来决定命运！战胜的做大汗，占领战败的'兀鲁思'！"③阿儿孩合撒儿于是回去见成吉思汗，向他报告了敌方的拒绝性的答复。

第二十三节 成吉思汗在巴泐渚纳

《秘史》和《元史》记载证明，成吉思汗在这个时候，因为担心被客列亦惕人所穷追，退至巴泐渚纳，在那里度过公元1203年的夏季。我们在上面说过，拉施特以为成吉思汗以前已经有一次退到巴泐渚纳，依照拉施特，前一次退到巴泐渚纳是紧接着合剌合勒只惕额列惕的战役之后，④在这以后，拉施特说，成吉思汗前往统格河上（由这个地方派使者向汪罕诸人传达使命），再由统格河，第二次退到巴泐渚纳，⑤这以后叙事的次序又和其它两种史源符合了。

至于巴泐渚纳究竟在什么地方，并不明确。这个地名似乎和蒙古词汇巴泐只安，即"沼泽"音义相近。⑥〔1〕事实上，拉施特和《元史》都对我们提到巴泐渚纳浑水这件事。多桑是追随拉施特的，和拉施

---

① 《秘史》，第181节。鲍乃迪译，第94页，注，第330页。

② 这是一种突厥-蒙古的成语。在奥斯曼突厥的古典语言中，"大纛出来"指悬马尾的长矛插在苏丹或宰相的帐前表示即将出征。

③ 《拉施特书》，第141页。

④ 《拉施特书》，第133—135页。

⑤ 同上，第142页。参阅同上，第300和308页，别列津注。

⑥ 科瓦列夫斯基《蒙古词典》，II，页1079。

特一样，他说成吉思汗到过巴泐渚纳两次①，他告诉我们说，“在斡难河之北的高原，有个小湖很浅，叫做巴泐渚纳，从这个湖，有小河名图剌北流入寅各答河。”②蒙古的水流或沼泽以“泥水”为名的应该是不止一处。因此，和《元史》所谓河——“班朱尼河”③相反，这应该是一个湖（或者无宁是一个沼），有如《秘史》所说的“巴泐渚纳湖”④。拉施特在他这一方面则说，巴泐渚纳地区里面藏有若干小泉，但是不足以饮牲畜⑤。瓦撒夫⑥则称为“巴泐渚纳泉”。现今一切地图上面都没有这个名字，就是在地理学会可以查阅到的俄国参谋本部的赤塔地方地图上，也不载此名。一般来说，是和多桑所做的一样，人们向阿哈河地区的阿哈村以南的死水、沼泽或泉水之中觅求巴泐渚纳，这个村镇现在是赤塔和满洲里铁道中间的一个站。

然而应该在这里提到《秘史》第182节的一段记事。当成吉思汗游牧于巴泐渚纳湖附近时候，接见了一名叫阿三（即哈桑）的回回商人，这个商人系经过汪古人地方⑦而来到此地的，他带来一只白骆驼和一千只羯羊换购貂鼠和松鼠的皮。为了这个目的，他去过额儿格涅河，即阿儿浑河，从那里来到巴泐渚纳河以饮其羊。他在这个地方遇到成吉思汗，彼此关系很好。此外，由其它记载，我们还知道共有三个回回人，“阿三、札法儿火者和达里蛮哈吉伯”，他

---

① 《多桑书》，I，第71和79页。

② 同上，第72页，注一。

③ 《元史》，克罗斯译，第23页。

④ 《秘史》，第182节，参阅伯希和，《亚洲学报》，1927年，II，265和268。

⑤ 别列津译，第133页。

⑥ 瓦撒夫书名《土地之分割与世纪之推移》，记述蒙古人历史，始于1257年，终于1327年。书分五篇，记蒙古诸汗事。巴黎国立图书馆，波斯文写本。——译者

⑦ 《秘史》182节说他从汪古首领名叫阿剌忽失亦的吉惕忽里的地方来。这个首领，下文要说到，统治山西北边的河套地方［原文作“三角”（limes）。——译者］，在长城外沿，大约在归化城和绥远地方。（阿剌忽失的意义为“杂色的鸟”。）〔2〕

们都成为成吉思汗在巴泐渚纳时期的伴侣①。如果，按照上述文字所指示的大概，巴泐渚纳应该是距离阿儿浑河不太远，寻找巴泐渚纳，大概可以例如向季莫奇基诺和恰拉松铁路迤东两站，五十度线地区的沼泽之间，或者更向东一些，更近阿儿浑河，向钦达钦斯卡亚方面沼泽之间寻觅②。

《秘史》中关于成吉思汗在巴泐渚纳附近的停留的记载，颇为拘谨。这可以证明，口传故事在这位征服者死后十三年，在蒙古似乎还没有肯定说法，因此使后来在波斯和在中国所发生的回音较多可以批评的地方。拉施特和其他波斯史家的确是说得比较详细。从他们所说的我们知道，巴勒渚纳是几乎干涸了。成吉思汗迫不得已要喝泥泞里面榨出来的水。"看见许多人在患难之中相随不去，成吉思汗对他们的忠诚很感动，合掌望天而誓，从此以后，和他们同甘共苦，有渝此言，就要变成为和巴泐渚纳的泥水一样。说完，他饮了水并将杯子递给他的将领们，他们也轮流发誓永远不抛弃他。成吉思汗的这些伙伴，后来都有'巴泐渚纳人'的荣誉称号，因为他们的忠心而受重赏。"③ 至于《元史》，在这里插入成吉思汗的初次战胜汪罕，战胜地点是在哈阑真沙陀，这其它史书不载，这似乎是和在此以前在合刺合勒只惕额列惕的那次战役相混淆了④。（按：额列惕的意义为"沙"，而哈阑真即合刺合勒只的对音，所以说，《元史》的哈阑真沙陀即指合刺合勒只惕额列惕。——译者）

---

① 巴托尔德，《成吉思汗》(E.I.878)。符拉基米尔佐夫(Obchestv)，35。

② 俄国参谋部地图，赤塔这一张。

③ 《多桑书》，I，72。参阅《拉施特书》，别列津译，第 133 页。《元史》有同样的但是撮要的记载，前引，第 23—24 页。

④ 《元史》，前引，第 24 页。

第二十四节　成吉思汗战胜客列亦惕人

但是成吉思汗的事业渐有转机。当他驻营巴泐渚纳的时候，有一个属于火鲁剌思部落的蒙古人首领捌斡思察罕前来归附于他①。《元史》和拉施特说法与此相反，这是亦乞剌思部落名叫孛徒的首领②，被火鲁剌思人所击败，逃避至巴泐渚纳，在此和成吉思汗结合③。在这个时候，汪罕所组成的联盟发生了分裂。拉施特证明，那些心怀不满的蒙古亲王们从前投奔汪罕，置身于他的权力之下，现在厌倦于服从他的命令，图谋除去他。在参与谋叛的人中，可举出成吉思汗的叔父答里台，以及成吉思汗的堂兄弟阿勒坛与忽察儿这两个以“合法继承人”自居的人，还有总是心怀不满的札木合，拉拖特记述他们所说的话:“我们夤夜举事，将汪罕捉住，我们自立为王，不再承认客列亦惕人的权力，也不承认帖木真的权力。”然而汪罕得到报告，知道了他们的阴谋，先行攻打他们，他们只来得及脱身逃走。答里台投奔成吉思汗，成吉思汗宽恕了他的罪。阿勒坛、忽察儿和札木合逃往蒙古西部，投奔乃蛮国王塔阳④。《元史》所述事实与此相同⑤。

成吉思汗的弟弟拙赤哈撒儿，在上述某一次战役中，几乎被客列亦惕人擒住。他的妻子和三个儿子，也古、也松格和秃忽被客列亦惕人俘获⑥。逃亡中的哈撒儿想和成吉思汗重新会合，他向合

---

① 《秘史》，第 182 节，鲍乃迪，95。

② 孛徒名见《元史》，本纪记载:“有亦乞烈部人孛徒者，为火鲁剌部所败，因遇帝，与之同盟。”——译者

③ 《拉施特书》，第 142 页。《元史》，前引，第 23 页(译名见注②)。

④ 《拉施特书》，第 143 页。

⑤ 《元史》，前引，第 24 页，中国对音，Daritaï 为答力台。

⑥ 《秘史》，第 183 节。但是《元史》(前引，第 23 页)说，秃忽(脱虎)，是最幼的儿子，跟随着他的父亲。

剌温只敦山方面①[1]寻觅，但是未找到成吉思汗的踪迹。他缺乏食物，濒于绝境，只有生肉少许充饥，最后到达巴泐渚纳，才遇见自己人②。就是在这个时候，成吉思汗和他密议使用诈谋——不能不承认这是相当不忠实——使汪罕受到欺骗。

哈撒儿派沼兀列亦惕部人哈里兀答儿和兀良哈部人察兀儿罕③两人做使者，到汪罕那里去，他们受命去欺骗客列亦惕君主。哈撒儿对汪罕诈称："我到处看不见我兄帖木真的影子，踏遍道路找不到他。我叫他，他听不见我。夜里睡在土块上面，头顶满天星斗。罕父呵！我的妻子和子女都在你的掌握之中。你如果派一个亲信人来，我就再到你那里去。"④同时，成吉思汗告诉这两个已经变成为间谍的使者，随后到客鲁涟河上的阿儿合勒苟吉地方和他相会。

诡计成功了。当成吉思汗伏兵于阿儿合勒苟吉时候[2]，合里兀答儿和察兀儿罕前去送信给汪罕，汪罕毫不怀疑，正在金帐之下筵宴。他相信哈撒儿的自陈，请他回来。为了保证言归于好和恕罪，他依照蒙古习惯，送给哈撒儿一牛角的血（为了让哈撒儿和在饮料里面以沥血立誓）⑤。汪罕派他的亲信之一，名叫亦秃儿坚的人[3]伴同合里兀答儿和察兀儿罕这两个使者送这个誓盟物到哈撒儿那里去⑥。

关键是亦秃儿坚看破机谋时已为时太晚，不及回去向汪罕报警了。根据拉施特之说，合里兀答儿瞭望天边，先看见成吉思汗的

---

① 《元史》作哈剌浑山，第23页。

② 《拉施特书》，第142页。

③ 《秘史》，第183节。在《拉施特书》(t.233)作合里兀答儿，沼兀列亦惕部人，察兀儿罕，兀良哈赤惕黑部人。

④ 《秘史》，第183节。《拉施特书》，第144页。

⑤ 《拉施特书》，第144页。

⑥ 《秘史》，第184节。鲍乃迪，第97页。

大纛，即旗帜。恐怕亦秃儿坚的马较快，会半途奔回，他于是跳下马来，伪称石子嵌进了他的马蹄，请这个客列亦惕人捉住马蹄以便取出石子。就在这个时候，成吉思汗带着军马来到了，亦秃儿坚无法抵抗被执①。在《秘史》里面，这是亦秃儿坚发现了天边烟火，知道前面有兵营；他情知中计，立即拨转马头迅速往回逃，但是合里兀答儿的马比他更快，拦住了他的去路，这时候，察忽儿罕抽箭射中亦秃儿坚的马臀。亦秃儿坚马倒被擒②。

无论这一幕的经过是怎样，总之计策是成功了。合里兀答儿和察忽尔罕向成吉思汗报告了汪罕准确驻营地方，这个汪罕却毫不提防，还以为敌人在百里之外。成吉思汗率领全军疾驰，以主儿扯歹和阿儿孩为前锋。

人马昼夜兼行。向着折额儿温都儿山，从一处名叫折儿合不赤孩的隘口出去，直扑客列亦惕人营盘，完全出乎他们意料之外。③[4]但是客列亦惕人抵御得很顽强。连战三昼夜。到了第三天他们才战败投降，但汪罕和桑昆两人向西逃走了④。拉施特指出，这个怯懦无能的汪罕在途中自怨自艾，不该和成吉思汗断绝盟好，尤其是将误事的责任归咎于桑昆身上。⑤

第二十五节　成吉思汗兼并客列亦惕人的地方

对于人数众多的客列亦惕人，成吉思汗处理得很谨慎，他旨在解散他们的政治团结，使他们和蒙古民族混合在一起，而在执行的

---

① 《拉施特书》，第145页。

② 《秘史》，第184节。

③ 《萨囊彻辰书》(87)以为这次战事是发生在"斡难河出口处呼伦贝尔地方"。(这里所引见《蒙古源流》第三卷。——译者)

④ 《秘史》，第185节。《拉施特书》，第144—145页。

⑤ 《拉施特书》，第145页。

时候，似乎很讲人道。有一个客列亦惕人俘虏合答黑把阿秃儿，[1]被带到成吉思汗面前，他所说的话不愧军人本色，他说："我的责任在于保护本主汪罕。所以力战三天，让他有时间走远。现在你叫我死便死。但是你如果还叫我活着，我就对你尽忠效力。"成吉思汗答道，一个战士有这样的行为便是一个好部下和勇士，立刻准许合答黑把阿秃儿加入他的部下。任命他做百夫长，听命于忽亦勒答儿的遗孀。①

客列亦惕人，有如上述，比较来说是受宽待的，这是说成吉思汗没有对他们进行报复，像对塔塔儿人和后来对乃蛮人那样。他只将他们分配给他的各将领。因此他给速勒都思部的塔孩把阿秃儿一百帐只儿斤人，只儿斤部是客列亦惕人的主要部队之一。②[2]汪罕之弟札合敢不有两女，亦巴合别乞和莎儿合黑塔泥[3]。成吉思汗自己纳了亦巴合别乞，而将莎儿合黑塔泥给与他的幼子拖雷为妻。③[4]《秘史》暗示我们，因为这个双重的戚谊，他宽恕了属于札合敢不的这一部分的客列亦惕人，没有加给他们以拆散家庭的严酷处分象对其余的客列亦惕人那样。最后，这位征服者没有忘记两个看马人巴歹和乞失里黑，他们使他能够避免客列亦惕人的突击，挽救了他的性命。他赏给他们汪罕的金帐，连同汪豁真人即附于这个金帐的侍役们，[5]以及帐内的金银器皿等物。巴歹和乞失里黑还有特权在宴会上带弓箭，"饮酒时又许他们喝盏"，④在围猎时候保留猎获物，在战争时候保留战利品等。⑤

---

① 《秘史》，第185节，鲍乃迪，第97页。

② 《秘史》，第186节，鲍乃迪，第98页。

③ 《秘史》，第186节。参阅《拉施特书》，加特麦尔译，前引，第85—91页。

④ 这里格鲁塞原来作每人用大杯饮酒（"broc de boisson"），和《秘史》原文在宴会上喝盏的意义不符，因为格鲁塞不明"喝盏"的意义。按金人旧礼，皇帝宴飨必奏乐，皇帝饮毕，众乐齐止，另奏他曲以饮陪位之官，谓之喝盏。这是一种殊荣。所以这里照《秘史》原文，译为"饮酒时许他们喝盏。"——译者

⑤ 《秘史》，第187节，鲍乃迪译，第98页。

把客列亦惕人分配给他的部下成为他们的隶属之后，《元史》说，成吉思汗以围猎自娱于帖麦该川（即特默格川），① 这之后，《秘史》说他往阿不只阿阔迭格儿地方度过1203年的冬天。〔6〕

在这个时候，客列亦惕汪罕和他的儿子桑昆，有如上述，是向西逃走。据《秘史》所说，汪罕单独行抵乃蛮人境界的涅坤河地方。② 汪罕渴甚，想去涅坤河旁边饮水解渴。③ 有一个乃蛮将领，名叫豁里速别赤，〔7〕 似乎是个把守边境的人，他将汪罕捉住了。汪罕自言是什么人，但是豁里速别赤不认识他（而且不愿意相信他）就将他杀死了。拉施特则说杀汪罕的人，于豁里速别赤之外，还有一个名叫德的克察勒的乃蛮将领，即《秘史》里面所说的的的克撒合勒。〔8〕

拉施特说，汪罕的头被送到乃蛮国王塔阳那里。塔阳责备豁里速别赤和其他杀汪罕的人说："为何杀死这样伟大的王、这位老翁呢？应该把他活着带给我！"于是他命令用银子镶嵌汪罕的头，将它置在宝座上表示敬意④。据《秘史》所说（第189节）这是塔阳的

---

① 这是指 Témen-kéger 地方的 témégé 河，根据《拉施特书》，别列津译，I，147页和314。现今地图上与此相似的名称，只有两条 Témir 河，是鄂尔浑河上游的西支流。

② 《秘史》第188节说是的的克撒合勒的涅坤水。伯希和校正，《秘史》的"的的克撒合勒"就是《拉施特书》（别列津译，第145页）所说的乃蛮将领"德的克察勒"（写错为 Toung-chât）。参看伯希和的讨论，《亚洲学报》，1920年，I，176—177。

③ 我们地图上没有 Nekun 河，只有一条 Nérun 河，它自北到南，在 Touin和 Baídarik 之间。这条河约略是在从前客列亦惕和乃蛮的边界的南部。拉施特（别列津译，页145）也说汪罕被豁里速别赤所杀是在 Nigun-ousoun。霍渥斯（J.R.A.S.，1889，420）将这条河名写为 Nirgun-ousoun，这就近似于现今的Nérun(=Néru'un)。相反地，艾伯特·赫尔曼在他的"中国地图"上面第49页，将涅坤河和 Narun 河等同起来，这条河是和帖斯河下游平行流入乌沙泊（东岸），或者，无宁说他将涅坤河和帖斯河等同。如果这样，这就是在客列亦惕和乃蛮边界的极北。

④ 《拉施特书》，第146页。但是这位作者在它处说，塔阳后来请求与这个头说话，这个头吐了几下舌头，被认为是不祥之兆。（"部落"，别列津译，第102页）

“母亲”古儿别速[①] 命人取汪罕的头来，对他表示最后的尊崇，她说：“我要看清楚是不是他。果真是他，就对他举行祭礼。”她认清了是客列亦惕国王的形貌，于是奉献牺牲，奏乐，对它致敬。正祭祀间，这个头笑了。塔阳看见头笑，以为不祥；便将它掷在地上，用脚踏碎。塔阳的部将、勇敢的可克薛兀撒卜剌黑，在场看见这种亵渎行为，感到恐怖地说：“你踏碎了这个死人的头！如今狗吠的声音不祥，是将败之兆呵！”[②]

至于客列亦惕汪罕的儿子，桑昆亦勒合或你勒哈，他并没有随同他的父亲到乃蛮人的边境，他更向南深入，根据《秘史》所述，直到“川勒”(tchöl)地方[9]，即在戈壁沙漠里面，《元史》在这里补充说，他从那里前往在甘肃的唐兀人国家或西夏的边境。[③]他恃劫掠为生，等到被西夏人所驱逐，并迫他逃走时候，他到了龟兹国，拉施特称为曲先——伯希和校正了两种对音——这就是库车王国。依照我们所知道的此一时期的中亚历史地理学，库车国王是一个畏兀儿人，是他追逐并杀死了桑昆。[④]

关于上述事件，《秘史》有一段报告，将成吉思汗的性格描写得很好。当桑昆流浪于“川勒”地方，即在戈壁里面的时候，有一天，他在一个水边下马，隐身欲射一群野马，他的马夫阔阔出，无疑是厌倦于这种困苦的生活，夺去他的马，逃往成吉思汗地方。他的妻子向他提起了对于桑昆所应尽的义务，阻拦她的丈夫不要这样做，但是他置诸不理。阔阔出来投降成吉思汗，自以为归附有功。但是这位蒙古征服者听见他所说的情形，勃然大怒说：“这个人将他

---

① 《秘史》，第 189 节将古儿别速说成为塔阳的母亲。相反地，《拉施特书》以为古儿别速是塔阳的正妻（别列津译，II，4）。或者，她是前一个乃蛮国王亦难赤必勒格的妾，而他的儿子塔阳，继承了她并将她升为“母后”。

② 这一段引语对照《秘史》，略改格鲁塞原文。——译者

③ 《元史》，前引，第 24 页。

④ 参阅伯希和，《亚洲学报》，1920 年，I，180—181。

的正主抛弃在沙漠里面。以后还有什么人能够信任他？”于是命人杀死了这个不忠的马夫而命令赏赐他的妻子。①〔10〕

第二十六节　成吉思汗和乃蛮塔阳汗的决裂

兼并了客列亦惕人的土地，成吉思汗成为蒙古中部和蒙古东部的主人。所余的就是还在乃蛮人的统治之下的蒙古西部了。②坐视客列亦惕人的败亡而不干涉之后，乃蛮人就要轮到自己。

乃蛮国王被称为塔阳的，似乎是一个有争议的领袖，没有他父亲亦难赤必勒格那样所享有的威权③。《秘史》叙述他的部将可克薛兀撒卜剌黑在责备他亵渎汪罕头颅的时候对他说：“从前你父亲亦难赤必勒格汗有言：我是老了，我妻还年轻，我儿子塔阳是一个柔弱少年。我十分担心死后他不能保存我的百姓〔他只有猎鹰和驱兽的本领〕。”④我们还可以补充，在亦难赤必勒格死后，他的两个儿子塔阳和不亦鲁黑，兄弟阋墙，国分两部，当然也削弱了乃蛮人。上面说到，成吉思汗利用这个机会，和他的盟友客列亦惕人，先将不亦鲁黑击破有如上述，⑤而在这个时候，塔阳无疑是在那里漠然坐视他的竞争者被人欺侮，丝毫不去反对。或者塔阳还或多或少地促成了对于不亦鲁黑的进攻，因为1202年至1203年之际，

---

① 《秘史》，第188节。参阅伯希和，《亚洲学报》，1920年，I，179—180。

② 这里不再提上面已经说过的（上第一章第三节）关于乃蛮人种问题。伯希和先生说，虽然他们的族名是蒙古语（“八”），但是他们的各种头衔名称是突厥语。而且在历史上，乃蛮人的地方，即科布多和乌里雅苏台，在以唐努乌拉和杭爱山为一方面，以乌泷古为另一方面之间，常常在大体上是突厥人的地方。到了十六世纪末和十七世纪初，他们才蒙古化，这是由于沙哈都汗和阿勒丁汗的西向发展的结果。

③ 亦难赤是突厥畏吾儿的一个旧头衔，其原始意义是“亲信人”（伯希和，《通报》，1914年，234）。

④ 《秘史》，第189节，括号内的话是可克薛兀撒卜剌黑说的。

⑤ 参阅本章上第十四节。

札木合屡次说成吉思汗和乃蛮人有交情，这应该有些根据，而所谓交情，只能是对塔阳而言。无论如何，乃蛮人兄弟两人相仇，造成了这位蒙古征服者的机会。他在利用塔阳的中立而击破不亦鲁黑之后，现在就要转过来进攻塔阳，不会再有不亦鲁黑的干涉了。

这时，塔阳开始自危起来。自从客列亦惕人国家被灭后，蒙古人成了他的直接邻人，塔阳对于成吉思汗的野心勃勃，深怀疑惧。他说："在天上只有一个日，一个月，在地上不能有两个王！"[1]他决心在这个似乎还不太晚的时机击败成吉思汗。《秘史》证明，聪明的王后古儿别速想叫他取消这种计划，但是没有奏效。这不是因为她重视蒙古人。乃蛮人无疑属于突厥种，无论如何，他们因为和畏吾儿突厥人接触而沾濡文化，对于野蛮的孛儿只斤蒙古人，只能有鄙视之心；在《秘史》里面以为是她所说的话里面，这位乃蛮王后以厌恶的口吻说起这些身穿黑色衣服气息难闻的蒙古人。①[2]她说："他们的妇女先要洗浴，然后才可以去挤羊乳；她们只配做这个。"然而这位谨慎的王后更为忧虑的是轻率地引起了这些野蛮人的侵入，她说："更好是让他们留在他们现在呆的地方！"无论这个对话是真实的还是蒙古诗人臆造出来的，塔阳是决心一战了。②为了寻找盟友，他派遣一个名叫脱儿必塔失的使者到汪古突厥人首领阿剌忽失特勤或阿剌忽失亦吉惕忽里那里去，③我们在上面说

---

① 蒙古人曾在邻近的突厥民族中间产生被厌恶的情感，就像十七世纪的英法移民对于受过洗礼的红种部落称为"讨厌鬼""獾"等。志费尼和拉施特告诉我们，成吉思汗的札萨克（法令）禁止在流水里面洗手和洗衣服（为着尊敬水神）。"人们的衣服要穿到破旧为止，成吉思汗不愿意有人说东西是脏的。照他看来，一切都是干净的。"鲁不鲁克纪述（第九章）"蒙古妇女从来不洗濯常穿的衣服，她们说，神会发怒，差遣雷来弄干。她们洗盘碟从来是用沸汤倒在锅子里面"，等等。

② 《秘史》和我们的《伊利亚特》史诗一样，向我们指出，塔阳和刚刚说过的汪罕相似，都是被一种命运所支配，被无能所蒙蔽。"我们要抢夺蒙古人的弓箭！"塔阳这样的喊。而勇敢的可克薛兀撒卜剌黑，和古代合唱一样的答应他说："不要说这样的话啊！国王。"塔阳的失败和汪罕的失败，都被《秘史》渲染成为很动人的一幕。

③ 汪古突厥人，《元史》称为"白达达"，他们的首领，名阿剌忽思。

过，这些汪古突厥人住在中国长城北面，在山西之北的归化城和绥远地方。塔阳要求汪古人首领出兵从东南方邀击成吉思汗，而他自己攻其西北。

人们应否设想，在乃蛮人和汪古人之间，从种族上说，他们都属于突厥种，[①]从宗教上说，这两种人都信奉聂思脱利教，彼此有种族和文化的关系，能够结成统一战线去对抗蒙古人呢？于是，塔阳的希望很快就落空了。阿剌忽失特勤不但拒绝和他合作，而且立即对成吉思汗发出警报。汪古的一个使臣，《秘史》中称之作月忽难即约翰（刚刚说过，汪古人是信奉聂思脱利教）急速往成吉思汗那里通知他有危险说："塔阳准备来抢夺你的弓箭筒，他叫我做他的右手，我拒绝了，但是你要小心，恐怕乃蛮人要袭击你。"[②]拉施特所说与之相同，但是将使者的名字搞混了。[③]拉施特说，在鼠儿年的春天，回历600年，即公元1204年的春天，[④]乃蛮国王塔阳派遣一个名叫忽图阳的到汪古首领阿剌忽失特勤那里去告诉他说："天上有一个太阳和一个月亮，在地上不能有两个主人。[⑤]请你做我的右手，帮助我捉住成吉思汗。"[⑥]波斯史家继续说，阿剌忽失特勤于是叫他自己的一个人，名叫脱儿必答赤的将此事通知成吉思汗并对成吉思汗致敬[⑦]。

得到这样的警报时，成吉思汗当时正在帖篾延客额儿地方[⑧]

---

① 汪古人肯定是突厥人，乃蛮人很可能是突厥人。汪古人是沙陀突厥人的后裔（伯希和，《通报》，1929年，126）。

② 《秘史》，第190节。

③ 别列津，前引，2，第一页，注1第155页。

④ 鼠儿年依照《拉施特书》，从回历600年术马答月2日开始。这个月是从公元1204年2月5日开始。照这样说，中国的鼠年（甲子）是从公元1204年2月3日开始。

⑤ 这是上述《秘史》词句的另一种说法。

⑥ 《拉施特书》，别列津译，II，1—2。

⑦ 同上，II，2。

⑧ 《秘史》，第190节。《拉施特书》，别列津的译音（II，2）作Témégé Bédin Toul Kouldjout。在《元史》（前引，第25页）中，这次军事会议在帖麦该川附近举行。〔3〕

组织一场大规模围猎，这都是公元1204年春天的事，他就在围猎地方和他的将领们商议。多数的意见以为现在马匹太瘦，建议等到秋天再行出征。但是成吉思汗的叔父答里台斡赤斤——他也许是有意表示热心以争取宽恕他从前投到客列亦惕人那里去的罪过——主张立即采取行动。①用动听的词令，他对那可儿们，即对精选的蒙古战士们，发出反对谨慎从事的言论，他说：为何以马的情况为理由延迟行动呢？你们的马状况够好，可以出战。相反地是要迅速下手，不要让塔阳得到先发制人的便利。“(我们要先攻他)，人们将说：这是我们攻击塔阳，巨大荣誉将归属我们！”成吉思汗的同父异母兄弟别勒古台，所说的旨趣相同，他说：“塔阳自夸说：‘要夺取他们的弓和箭’；这种傲慢态度，能够忍受么？壮士宁可执干戈而死！”——为着鼓励蒙古人，他向他们指出乃蛮地方的富饶(当然这是相对的)，那里有许多肥美的马群，众多的牲畜。“如果我们抢在他们之先，这都是我们的！”只要抢夺这个多湖泊和山谷的地区，乃蛮人民必将被迫而逃到森林和阿尔泰山狭谷里面。②

成吉思汗嘉许这种热情。《元史》记述他的话：“以此众战，何忧不胜？”《秘史》告诉我们，成吉思汗结束了围猎，经由阿卜只合阔帖格儿，暂停于斡儿纳兀的客勒帖该合答地方，[4]这些地点都无法找出，但是我们应该向蒙古东部寻找，因为《秘史》指示我们，这是在合勒合河附近。③

---

① 《秘史》190节仅仅说斡惕赤斤乃颜，这样，既可能是成吉思汗的最幼叔父答里台斡惕赤斤，也可能是他的最幼的兄弟帖木格斡惕赤斤。《元史》(前引，第25页)将这段插话归属于“皇弟斡惕赤斤”，即是说，帖木格。但是拉施特(前引，t.XV，第2页)指明“斡惕赤斤乃颜，成吉思汗叔父”，就是说答里台。

② 这里所述别里古台的话，见《秘史》第190节，《拉施特书》(前引，第2—3页)所说作为补充。

③ 拉施特也说：“客勒帖该合答，靠近哈剌(合勒合)河”。(前引，II，第3页)“客勒帖该”的意义为“半”(——半高)，“合答”的意义为“岩石”，也指“山坡”、“斜坡”(海涅士，《Wörterb.》，55，98)。

第二十七节　蒙古军队的整编

在客勒帖该合答地方，成吉思汗进行整编他的军队。①于点清人数之后，他重新编为若干等级，规定或确定若干军职：首先是千夫长或乞列阿儿克（mingghan-ou noyan）、其次是百夫长（dja'-oun-ou noyan）、最后是十夫长（harban-ou noyan）。[1]他设立了六个扯儿必（tcherbi）的官职。②他组织了他自己的护卫军（怯薛，kéchik）——护卫士（怯薛歹，kéchikten）分为日班（tourgha'out）和夜班（kebtéut），日班七十人，夜班八十人。为了组成这支护卫军，特别从乞列阿儿克、百夫长或贵族（那颜）家中选择那些敏捷、强健与身材高大的年轻人来充任护卫士。成吉思汗指定朵歹、朵豁勒忽、斡格来、脱栾、[2]不察阑和速亦客秃为扯儿必。命阿儿孩合撒儿拣选一千把阿秃儿——一千个勇士——组成战时的先锋队，平时则是成吉思汗的护卫。斡格来扯儿必被任为日班护卫（dalan tourgha'out）七十人之长，忽都思合勒潺受任同样的职务。

成吉思汗命令带弓箭的人（豁儿赤）、日班的护卫士、司厨人（ba'ourtchin）、把门人（é'udentchin）以及管马人（aqtatchin）皆全天供职，至日落时候，将经管事务交给值夜班的护卫（kebte'ut），夜班护卫要守卫在他帐幕（ger）的周围。每三天换班一次。③[3]

---

① 《秘史》，第191节，别列津译，第102页。（客勒帖该合答地名见《秘史》，是在合勒合河附近。——译者）据海涅士（Worterb, 55, 98）客勒帖该＝半（高地之半），合答＝石，也指斜坡。

② 扯儿必这个头衔，在现今蒙古已不存在，但是可以在"主要长官"（扯儿宾达鲁花，tcherbin darougha）这一词汇里面找到（科瓦列夫斯基词典，III，第2324页）。

③ 《秘史》，第192节，鲍乃迪，第102，103页。

第二十八节　成吉思汗对塔阳的战争

鲍乃迪根据中文《元朝秘史》说，鼠儿年 5 月 16 日，这个日期就等于公元 1204 年的 5 月 17 日，① 成吉思汗庄严地奉献牺牲以祭大纛，即有称为速勒迭（suldé）的保护军队的神灵镇守在内的旗帜②。然后，他出发征讨乃蛮人，溯客鲁涟河流域上趋，以者别和忽必来二人为先锋。③

如果采信拉施特的记述（II，3），这场进军一直持续到秋天。照这样说，行程是很慢的，成吉思汗虽然赞赏答里台和别勒古台两人的激昂奋发，而在实际上他还是听从其它诸人的劝告，不要"在马匹未肥的季节以前"发动进攻。但是我们将要看到，这个起码的条件，还是没有达到。蒙古人的先锋队前行至撒阿里客额儿，《秘史》说，他们在这个地方发现乃蛮人的侦察队的岗位于康合儿合山的最前岗上。〔2〕我们不能找到这个山的准确位置，但是我们很有理由向杭爱山方面寻觅，尤其是《元史》特别指出"塔阳自阿尔泰山（按台）前进至杭爱（沆海），靠近那里，扎下营盘。"④ 拉施特在他的

---

① 但是海涅士所公布的《蒙文秘史》第 193 节，第 156 页原文，将这一件事列在鼠儿年（qoulaghana-djil）夏季的第一个月（djoun-ou teri'un sara-yin）第 16 日（harban-djirwa'an udur），这样就可能有必要的时间将各种史实连接起来，因为前一个事件（在合勒合河围猎时举行军事会议）已经是在鼠年，即 1204 年的春季。参阅科瓦列夫斯基词典，III，第 1770 页。

② 符拉基米尔佐夫（《成吉思汗传》，第 65 页）写道："九尾的白纛，有成吉思汗氏族的守护神（速勒迭）居住在内。速勒迭保护军队并使他们胜利。"在科瓦列夫斯基词典里面（III，页 1428）速勒迭同时有"监护的神（＝保护者）、家神、门神"，"纛、旗帜"以及"幸福、繁荣、祝福"，等意义。〔1〕

③ 《秘史》，第 193 节。《元史》（第 25 页）对我们说，者别和忽必来两人为先锋先行，成吉思汗驻军忒该山。

④ 《元史》，前引，第 25 页。（《秘史》的康合尔合山应即系杭爱山的异译。——译者）

这一方面则说，塔阳是在阿尔泰河附近——即阿布合齐所说的阿尔泰苏——在杭爱地区的边境。①

乃蛮人最初是很有信心的。他们抓住一匹蒙古人的瘦马，由此推测敌人所有的马匹都是羸弱。这里面也许有一部分是实情，或者是和拉施特所说的相反，蒙古军队没有让他们的马队有时间恢复力量，②或是成吉思汗的马匹经历长途跋涉后状况不好，这个行程，推想是横穿蒙古全境，从满洲边境的合勒合，至于西伯利亚西部边境的杭爱。此外，成吉思汗冒着军队人数比乃蛮人处于劣势的危险，后者是得到了所有成吉思汗旧敌的增援：脱黑脱阿别乞和他的篾儿乞人、阿邻太师和分离出来的一部分客列亦惕人、忽秃合别乞和他的斡亦剌惕人、札木合和他的札只剌惕人，以及朵儿边人、塔塔儿人、哈答斤人、撒勒只兀惕人的败后残众，所有上次被击败的人，所有成吉思汗的死敌，都联合在塔阳的周围，准备和成吉思汗一决胜负。③

面对这种形势，朵歹扯儿必向成吉思汗进献一个谨慎从事的提议，他说："我们的人少马瘦。[3]喂饱马匹，还可以多设疑兵，将这个撒阿里客额儿(?)地面布满，夜间令人各烧火五处。彼人虽多，但其主软弱，不曾领兵作战，必然惊疑。如此则我马已饱，然后追彼哨望所，直抵大营，击其不整，必可获胜。"④[4]成吉思汗听从这个提议。"夜间看见无数的火在所有高地上燃烧，乃蛮的哨望人等说：蒙古人燃的火像繁星一样多呵！"

---

① 《拉施特书》，II，第3页（波斯原文，第4页）。杭爱附近的阿尔泰河究竟在什么地方？人们向札卜罕方面寻找，这条河有一部分（在沙哈都汗驻营地方附近）流入两山之间。是否上面所说的爱迭儿阿勒台呢？

② 就要看到成吉思汗的忠心部下朵歹扯儿必向他说："我们人少马瘦"。

③ 《拉施特书》，II，第3页，和《元史》，前引，第25页。

④ 这一段引语，对照《秘史》原文引入。(?)符号是格鲁塞原文所有。——译者

《秘史》告诉我们，塔阳驻营在杭爱里面的合池儿河岸。①塔阳听到他的哨望人等的报告后很为震惊，遣人对他的儿子古出鲁克② 说:“达达(蒙古人)们马瘦，烧的火如星般多，其人必众。人们说达达们刚硬，眼上刺他不转睛，腮上刺他不躲避。今若与他们连兵，后必难解。见说达达的马瘦，咱教百姓起了，越过金山(阿尔泰山)，整搠军马，诱引着他们。比至金山，他们的瘦马乏了，我肥马正好，然后复回和他们厮杀，可以获胜。”③[5]

这一种意见无疑是稳健的，但是没有人听他。他的亲子即将来继承王位的人古出鲁克王子，认为这是一种婆婆妈妈的怯懦行为而嘲骂说:“塔阳和老妇一样害怕！蒙古人多，从何处来呢？他们的一部分人跟随札木合，不是已经在我们这里么？我父亲从来没有骑马到过比孕妇更衣所到的更远的地方，或比牛到它吃草处更远的地方呵！”[6]被这番话刺痛的塔阳回答他的儿子说:“有力有勇的古出鲁克，厮杀时休将这等勇气来弱了！”④ 乃蛮的主要将领之一豁里速别赤也来嘲骂他的主人说:“你的父亲亦难赤必勒格汗战时从来不使敌人看见他的背或马的后臀。而你，却害怕了……

① 《秘史》，第 194 节。参阅别列津，II，注，第158 页。合池儿在蒙古语中意义为“牝骒”(参阅伯希和，《通报》，1930 年，53，注 1)。这条合池儿河，牝骒河，在我们任何地图上没有记载。《萨囊彻辰书》(第 87 页)以为成吉思汗和“乃蛮太阳汗”交战地点是在 Sakiroun 河附近。《长春真人西游记》告诉我们，当 1221 年，这位道人经过一个旧战场，就是成吉思汗击败乃蛮兵马的地方。他说到这个地方时候，是在他横渡阿尔泰山(金山)之际，他抵达南边斜坡，一条河的附近，这个地方草木很盛，灌溉很好，伯勒什奈德以为这是指布尔罕河流域，乌泷古的上游支流。但是这个战场应该是在北面许多。参阅韦利译《西游记》，第 78 页。

② 《秘史》，第 194 节，(曲出鲁克)Goutchouloug 系 Kutchlug (古出鲁克)这一词的蒙古化，Kutchlug 在突厥畏吾儿语里面，其意义为“强壮”、“有权威”。参阅伯希和 «La version ouigour de l'histoire des princes Kalyânamkare et Pāpamkara»，《通报》，1914 年，248，267，又《亚洲学报》，1920 年，151，又《通报》，1931 年，415。

③ 《秘史》，第 194 节。《拉施特书》节录，前引，II，第 3 页。(这一段引语，参照《秘史》原文。——译者)

④ 这一段塔阳的答话，依照《秘史》原文。——译者

不如叫古儿别速夫人来统率我们，因为妇人比你还有胆量！”[7]“他说毕，拍着他的弓箭筒出去了。”①

塔阳不得不让步说：“人类的生存，是为了灾难。照你们的意思做去。和敌人厮杀！”《秘史》说从杭爱的合池儿河出发，他顺着塔米儿河流域下趋直到鄂尔浑河上游，经由纳忽山的东麓。[8]这座山，我们的地图上不见记载，但是根据上面所说的塔米儿和鄂尔浑，似乎是指现今在哈剌和林附近的纳莫古岭。乃蛮军队由此到达的察乞儿马兀惕地方，我们也不能确定它的位置。②

第二十九节　成吉思汗战胜塔阳、海押立③

听说乃蛮军队前来，成吉思汗准备迎战。他自己督率前锋，而将中军（豁勒 qol）交给他弟弟拙赤哈撒儿统领。帖木格斡惕赤斤被命掌管后备马匹。[1]但是乃蛮人的锐气已经消失，他们退到纳忽山崖之上，蒙古人的前锋接踵而至。成吉思汗从前的安答、后来成为他的死敌的札木合，这时候正在塔阳的身边。《秘史》将塔阳和札木合的问答，用美妙的叙事诗来歌唱，塔阳问札木合：“那赶来如狼将羊群直赶至圈内的是什么人？”[2]（翁按：谢译本《秘史》原文是“那像狼逐羊群，直入羊圈赶来的是什么人？”）——札木合答道：“这是我安答帖木真用人肉养的四只狗，曾教铁索拴住。那狗

① 《秘史》，第 194 节。《拉施特书》，II，第 4 页。

② 《秘史《，第 195 节。鲍乃迪，105 页。

③ 原文本节标题有海押立（Hallali）这一词，而正文和附注没有一字提到海押立。格鲁塞的意思，无疑是指成吉思汗战胜乃蛮人地方是在海押立。按：《元史译文证补》卷二十七下，《西域古地考》，三：“……哈押立地在阿拉套山西北，巴勒喀什淖尔东头之南。其地北接阿尔泰山西支。”何秋涛《朔方备乘》，《海都合丹等传》：“海押立在金山北，为今俄罗斯东境，锡伯利部，东距昂葛拉河，西距额尔齐斯河，北抵北海……”。本书所附地图（附图三）有 Qayaligh 这个地名，无疑即 Hallali，地在乃蛮之西南，巴尔喀什湖之东偏南。——译者

是铜额、凿齿、锥舌、铁心，用钚刀做马鞭，饮露嘶风．厮杀时吃人肉。如今放了铁索，垂涎着喜欢来也。”[3]四狗是者别、忽必来、者勒篾、速不台。①

叙事诗到了这时叙说，塔阳惶恐地命令后退。他向后攀登山崖，蒙古人即追踪而至。他停止在半山上，又问札木合，那些在蒙古军队中间，看见像小马吃饱了奶，跳跃绕着他们母亲的是谁。札木合答道，这是兀鲁兀惕部和忙兀惕两部，他们要将敌人击败抢光。塔阳叫道："我们再退远些"，他攀登直至山巅。在那里停下来，他第三次问札木合："后面这个人，如饥鸢一般，忍不住就要攫食的是谁？"——札木合说："这是我的安答帖木真，浑身穿着铁甲，似贪食的鹰般来也，你见么？乃蛮战士们曾说，蒙古人如果敢来，就叫他们如小羖攊羔儿般蹄皮也不留。你如今试看！"②[4]拉施特也叙述了乃蛮人从前自夸的话，但是小有出入，他也说札木合于决定胜负时讥讽地重提这些话。他增加说，札木合断定他的盟友们要遭到失败，临阵抛弃他们而逃。③

在《秘史》里面，诗一般的叙事继续下去。塔阳看到蒙古人中军的统率者是拙赤哈撒儿，那位具有赫拉克勒斯一般的膂力的无敌射手，他又问札木合，而这一次札木合所形容的更增加了这个

---

① 速不台，《秘史》作速别额台(Subu'ätäi)。《元史》作速不台（卷一二一有传），又作雪不台（卷一二二有传显系重复）。速不台的译名，采用较普遍，此后均用此名。[翁按：武英殿本速不台（卷 121）、雪不台(卷 122)，但中华校正版卷 121 为苏布特(原作速不台)，卷 122（即武英殿版）的雪不台已删去。]又这一段引语，塔阳和札木合的问答，对照《秘史》(第 195 节)，采用《秘史》原来词句，格鲁塞在这里有条附注关于《秘史》原文词句的出处，兹从略。——译者（翁按：谢再善译本的《秘史》，曾将汉字音译还原为蒙古文再由蒙文译本译成汉文，词句与这里所引的有些出入。）

② 《秘史》，鲍乃迪，106，107。（这一段引语也照《秘史》原文。——译者）

③ 别列津译本，II，第 4 页。《元史》也说到札木合的背叛（克罗斯译，第 26 页）。(《元史》原文如下："时札木合从太阳罕来。见帝军容整肃，谓左右曰，乃蛮初举兵，视蒙古军若羖攊羔儿，意谓蹄皮亦不留。今吾观其气势，殆非往时矣。遂引所部兵遁去。"——译者)

不幸的乃蛮君主的恐怖，札木合说："这是诃额仑母亲的一个儿子，用人肉养大。身有三度① 长。一次吃一个三岁大的牛。披三层铁甲。他可以将一个人连弓箭吞下去而不碍着喉咙。发怒时，隔山射箭，十人、二十人穿透。草原上隔野而射，将人连甲穿透，大拽弓射九百步，小拽弓射五百步。生得不似常人，这是拙赤哈撒儿！"②〔5〕塔阳害怕极了，攀援直至山上的顶峰。在这个时候，他最后一次问札木合："另外一个蒙古首领是谁？"——札木合答道："这是诃额仑母亲的最小儿子帖木格斡惕赤斤。人们说他懒汉，因为他好早眠迟起。但是在战争时候，他从来不落后！"以上是这一页史诗的主要形象，在这里，蒙古的诗人们表现得和他们的希腊或印度的同行比较毫无逊色。

我们在上面看到，依照拉施特以及《元史》，札木合断定乃蛮人不敌蒙古人，不等战争结束就抛弃了他们。而依照《秘史》，札木合使人通知成吉思汗，乃蛮军队的"士气"是可怜得很，并没有忽略提到他自己的一点功绩："由于我对他所说的话，塔阳吓得发昏过去。乃蛮人退过山岭。他们再不欲作战了。但是你，我的安答，一切谨慎呵！"③

成吉思汗看见天色已晚，就停下来过夜，并没有疏忽于将纳忽山围住④。乃蛮人试图逃走，在忙迫之中，许多人滚坠入山谷深涧里面⑤。〔6〕

---

① 中国古算法，伸手为度，每度约六尺，三度是丈八。格鲁塞这里作"他的身躯等于三个人"，系误解《秘史》所说的，译文从《秘史》。——译者

② 这一段引语，对照《秘史》，采用原来词句。——译者

③ 《秘史》，第 196 节，鲍乃迪，108。

④ 蒙古原文，每次说纳忽昆山（Naqou qoun），即纳忽山的崖。《拉施特书》也说，这个战争是在纳忽山（别列津译，II，第 5 页）。《萨囊彻辰书》（第 87 页）以为是在 Sakiroun 河附近。

⑤ 这段记载经拉施特证实，他说蒙古人追逐败走的乃蛮人，他们遁入深山，当横越纳忽山之际，许多人滚坠深谷里面（别列津译，II，第 5 页）。

拉施特告诉我们关于塔阳的终局的若干情况，为《秘史》所不详，他在这里所说的，也颇有史诗的风味。我们从他所说的知道，这位乃蛮君主退到山上时候，遍体都是伤痕。豁里速别赤和其他乃蛮将领陪伴着他。他们试行推动他再去战斗，但是无效，因为他伤得不能行动。“塔阳听见豁里速别赤所说的话，但是他丝毫不动。”豁里速别赤大声叫他，说他的妃嫔，首先是他宠爱的古儿别速①，为了他盛妆而待，但是徒费口舌。这样唤他归于无效之后，塔阳已是奄奄待毙。于是豁里速别赤对他的伙伴们②说：“他再没有能力起来了。在他未死之前，让我们再回去厮杀吧，使他于最后看到我们英勇战死吧！”他们下山进行奋战直到战死为止。成吉思汗看见他们在绝望之中的勇敢，曾想保全他们的性命，但是他们不肯投降，都是拿着武器战死。这个征服者素来认为战士们忠于主人是最高品德，当众赞美了这些勇士们的行为。③

第二天，蒙古人收集了他们胜利的果实。这座纳忽山，似乎应该向哈剌和林附近的纳莫古岭方面寻觅，这个战争是直接以鄂尔浑上游地区为角逐的目标，这个地区，在事实上是蒙古旧帝国的中心，占领了它，在所有时期都可以替它的主人翁保证在上亚细亚享有霸权。残余的乃蛮军队从这座堡垒、杭爱山脉的要冲处被驱逐出去，被蒙古人追赶着穿过山峡一直退至塔米儿河的两岸。乃蛮人就这样从杭爱山，奔向东南方，这无疑是在阿尔泰山（或阿黑答黑阿勒台）方向的察哈金湖附近，在这个地方，《秘史》向我们指出，他们是到了穷途末路。〔7〕乃蛮的王位继承人、塔阳的儿子、傲慢的古

---

① 上面说到，在《秘史》里面，古儿别速不是塔阳的宠妃，而是他的母亲（额格）。参阅第 128 页注①。

② 拉施特在这里称乃蛮的战士们为“那可儿”（Nökud），我们知道这是蒙古语的名称。这是口头上类推呢？还是我们认为是突厥种的乃蛮人，而有一个用蒙古称号的战士贵族阶级呢？

③ 《拉施特书》，II，第 4 页。

出鲁克，在崩退之中，几乎在塔米儿河上被蒙古人所擒。结果他是侥幸得脱。他后来又重新集合了一部分逃到阿尔泰山旁边的人，在蒙古的极西，一起过着艰难的生活。①从前分离出来和札木合在一起的与乃蛮人共其命运的那些蒙古部落[8]——这些部落有哈答斤人、撒勒只兀惕人、朵儿边人、泰亦赤兀惕人和翁吉剌惕人——皆向成吉思汗投降了。②

除去跟随古出鲁克逃亡的人，以及也在逃亡之中的属于他的叔父不亦鲁黑的某些氏族之外，乃蛮全境降于成吉思汗。塔阳的掌印官或宰相，一个畏吾儿人，我们只能在中国对音里面认识他的名字，叫做塔塔统阿的被蒙古人所俘获，下文还要说到，他归附于成吉思汗为其尽力③。乃蛮王后古儿别速也被俘而送至成吉思汗处。依照《秘史》，成吉思汗责备她从前不该鄙视蒙古人，我们记得，她以为蒙古人是气息难闻的野蛮人。但是成吉思汗毕竟将她留在自己身边。④

第三十节　成吉思汗对脱黑脱阿和不亦鲁黑的最后斗争

篾儿乞惕人首领脱黑脱阿⑤乘机带领他的部众逃出纳忽山战地。《秘史》对我们说，就在这一年，鼠儿年⑥，即公元1204年的秋天，成吉思汗向阿尔泰山方面，合剌答勒忽札兀儿泉附近追击他

① 《秘史》，第196节。

② 《秘史》，第196节。《拉施特书》，II，第5页。《元史》，前引，第26页。

③ 参阅本书第216页。

④ 《秘史》，第196节，鲍乃迪，第108和398页。

⑤ 上面说过，脱黑脱阿是最强有力的部落。兀都亦篾儿乞人的首领，答亦儿兀孙是兀洼思篾儿乞的首领。（见本章上面第五节。——译者）

⑥ 《秘史》，见第197节，说是鼠儿秋年。

们。[1]他再次击败了脱黑脱阿。①然而脱黑脱阿又能够和他的两个儿子忽都和赤剌温一同逃走。《拉施特书》和《元史》对我们说，脱黑脱阿以及乃蛮王位继承人古出鲁克都投奔了另一个乃蛮王子，即不亦鲁黑，此人仍然占有蒙古西部的一部分地方②。相反，《秘史》在这个时候似乎以为不亦鲁黑已经永远不见了，它只对我们讲了古出鲁克和脱黑脱阿。

篾儿乞惕人里面的一个部落——似乎是一个次要的部落——即兀洼思篾儿乞部落③，他们的首领是答亦儿兀孙④不愿再战。拉施特说，他们在塔儿河沿岸停下来，拒绝再将自己命运和脱黑脱阿连在一起。为了表示投诚，答亦儿兀孙将他的女儿，美丽的忽兰[2]献给成吉思汗。因为路上不安全，他托成吉思汗的一个部将，巴阿邻部人纳牙那颜带忽兰到成吉思汗那里去。恐怕路上有乱兵骚扰，纳牙将这个少女隐藏了三天。等到他抵达成吉思汗地方的时候，这位征服者以为忽兰被纳牙所污，要处死纳牙。纳牙徒然地

---

① 但是《秘史》第197节在这里又一次说到撒阿里客额儿（sa'ari-ké'er）（参阅本章上面第十四节和别列津注，102页，在他所出版的《拉施特书》，II，t. XV，238）我们不能确定它在什么地方。客哲儿（Kéger）在现今蒙古语中指"原野"、"草原"（科瓦列夫斯基词典，III，页2497）。伯勒什奈德提到《元史类编》（这是指邵远平所著的《元史类编》。——译者）里面有一幅中文地图，将萨里克儿（Sa-li-k'ie-eul）位置在斡难河之南（《中世纪史研究》I，157—158）。照这样说，这可能是不同的地域。那么，我们可以分别，斡难河南边的撒阿里客额儿，那是成吉思汗、汪罕和蒙古东边各部落作战的地方；以及这里所说的撒阿里客额儿，也就是Saqari-kéger，在色楞格河下游，人们以为是在篾儿乞人的地方。巴鲁克译为"沙漠"、"驴皮之野"。（参阅科瓦列夫斯基词典，II，1297）。并参阅上文第28节第二段，在乃蛮人地方的同样名称。

② 《拉施特书》，II，第6页。《元史》前引，第26页。人们记得，不亦鲁黑是已故塔阳的视为仇敌的兄弟，因此他是古出鲁克的叔父。

③ 《秘史》作兀洼思篾儿乞惕，（Ho'as-Merkit）第197节，海涅士的对音，但是在第102节作Ouwas-Merkit。巴鲁克作Ou'as。在《拉施特书》，Ouwâz-Merkit，别列津译，II，第6页，同书，波斯原文，第8页。

④ 答亦儿兀孙，在《秘史》第197节作Dayir-Ousoun。《拉施特书》作Dhâir-Oûsoûn，音是对的，别列津译，《成吉思汗本传》，II，第6页，同样版本，在"部落"篇作Dhâir-Oûrsoûu，第74页。《元史》作带儿兀孙（前引，第26页）。

分辨说:“我一心奉事主人,凡外邦得到的美女、好马都献与主人,如果欺骗他,让我死好了!”当人们将要对犯罪者加以苦刑的时候,忽兰发誓证明他无罪,如果他没有将她隐藏在他的帐幕里面三天,她一定不免落在敌人手里。她说:“你如果不信他,验我的贞操好了!”《秘史》粗鲁地告诉我们说,成吉思汗当天就把忽兰试验,结果完全满意。他立即释放了纳牙,纳牙从此得到主人的信任,成吉思汗慈蔼地说:“此人至诚,可以委以重任。”① 此外,蒙古人还俘获了脱黑脱阿儿之子忽都之妻,人们把她给予了成吉思汗的第三子窝阔台。②

兀洼思篾儿乞人降服之后,成吉思汗将他们编入队伍,命守辎重。但是成吉思汗出发之后,他们叛变了,抢走交给他们看管的东西,随即离开该地。拉施特说他们设防自守于色楞格河附近的忽儿鲁哈卜察勒山峡里面。③〔3〕成吉思汗派兵进攻他们,他们不得不放下武器。另外一个重要的篾儿乞部落,即兀都亦惕篾儿乞,《秘史》说,也逃避在一个“寨”(这也是砍下木头所搭的小屋,在贝加尔湖南边,色楞格河下游,多山地区里面)里,即台合勒山的“山寨”。④〔4〕成吉思汗命锁儿罕失剌的儿子,此时已经做了右翼军(沼温合儿)之长的沈白,领兵去攻他们。其它三个篾儿乞部落,“莫丹、脱答黑邻及赤兀温”遇到同样的命运⑤。当这个时候,成吉思汗亲自去追击脱黑脱阿。

---

① 《秘史》,第197节,鲍乃迪,109,110。

② 同上书,第198节。这一件事一直在鼠年,回历600年,公元1204年的编目之下。

③ 《拉施特书》,XV,原文第九。哈卜察勒,指“隘口”、“通道”。

④ 第198节,豁儿哈(Qorqa)指“栅栏”、“砍下的木头”、“小堡垒”。台合勒(Taïqal)指“山顶”。《多桑书》将这个名字错误为 Ouïqal-Courgan(I,第91页),《秘史》的台合勒山寨《元史》作泰寒寨,在1204年编目之下被攻破。(克罗斯译,第27页)

⑤ 《拉施特书》,别列津译,II,第6页,参阅“部落”,同上书,第71页(以及别列津注,第245页;蒙古语作 Modoun, Todoun, Tchi'oun)。

《秘史》说，成吉思汗追袭脱黑脱阿至于阿尔泰山。①这时候已届冬天(1204年至1205年的冬天)，暂停进攻。同一史料告诉我们说，② 牛儿年(huker-djil qabor)，即1205年的春天，成吉思汗逾越阿来山脉，这个名字，并不像是阿尔泰山的讹写。③脱黑脱阿这时候已和乃蛮王子古出鲁克联合，成吉思汗兵临后，他们共同迎战。据《秘史》所载，两军在也儿的石河的支流也儿的石不黑都儿麻附近地方交锋，这个地方，据鲍乃迪的意见，以为是不喀达儿麻河，也儿的石河上游的一条支流，在阿尔泰山里面，靠近现今的阿尔泰斯克城。④〔5〕脱黑脱阿中流矢而死，他的儿子们，来不及将他的尸体运走，割下他的头带去对它举行最后的敬礼。乃蛮和篾儿乞的逃亡者，纷纷争渡也儿的石河，成群地溺死水中。余众散亡。古出鲁克——乃蛮王的嗣子，向南逃往别失八里(古城附近)和库车⑤，经过巴尔喀什湖东南的合剌鲁人地方，到达楚河地区，即哈剌契丹帝国的国境。下文还要说到他在这个国家所进行的冒险事业。至于篾儿乞王子忽都和赤剌温，即脱黑脱阿的两个儿子，他们也向西南方向逃走。成吉思汗于是成为全蒙古的主人，返回他经常驻营的地方。不久之后，他知道沈白攻破了台合勒山的篾儿乞人的最后山寨。为了根绝这些林木中人，成吉思汗命令将他们

---

① 这可以证明，脱黑脱阿已经和他的人民隔绝，而被逐远离篾儿乞惕人在色楞格河下游的地方。这时候，成吉思汗的部将们正在完成征服这个最后一片地区，而成吉思汗自己则追击脱黑脱阿向西南方，乃蛮人地方的深处，阿尔泰山方面。

② 《秘史》，第198节，鲍乃迪，第110页。

③ 参阅海涅士的《秘史》本，第116页，伯希和，《通报》，1934年，第159页。在中文本的《元朝秘史》，鲍乃迪译，隔开几行，先说金山，这就是阿尔泰山，后说阿来，这种分别，不可能以为阿来就是指阿尔泰山，但是这并不是不许向 Tabun-bogdo-ola 旁边，科布多附近的泉，寻找阿来(Alaï 或 Altaï)，(依照 Boukhtarma 所说)，这就是在阿尔泰山里面。

④ 更准确一点，应作"也儿的石河的不喀达儿麻泉，"《秘史》，第198节，鲍乃迪译，页110，219。〔6〕

⑤ 《拉施特书》，别列津译，II，第34页。

全都散开分与各处。

然而，我们看到，篾儿乞人最后一位首领的两个儿子忽都和赤剌温竟获脱逃。成吉思汗要消灭敌人遗种的最后一支，他对速不台说：“他们失败之后逃走，和带套竿的野马或中箭的鹿一样。捉住他们，如果他们飞上天去，你就做鹰隼。①如果他们藏在地下和雪猪一样，你就用铁锹掘他们。如果他们变成鱼，用网捞他们。越高山，涉大河，趁现在马还未瘦的时候。要爱惜士卒。不可轻易围猎。马具不要伤马。若有违反号令的人，是我认得的，便拿将来，不是我认得的，就在那里正典刑。”②〔7〕人们知道，《秘史》把速不台征伐最后一批的篾儿乞人的战役，记于 1206 年之际。而《圣武亲征录》和拉施特一样，将这件事记在 1217 年。③拉施特所记日期虽晚，而详述上面细节，和《秘史》在大约是 1206 年的编目之下所说的相同。拉施特也说，为了便利速不台行军逾越山岭起见，成吉思汗命人制造装有铁板或装甲的车④。这里有一个关于年代学问题，还得不到解决。然而说到事实先后次序的时候，似乎毋宁采取《拉施特书》而不是《秘史》，况且这位波斯史家所记的日期，在大体上是和《元史》相符。

最后，我们在这里一提成吉思汗对于篾儿乞惕人所表现的是难消的怨愤。这是游牧人之子对于“林木中人”古老的敌意。同时还有他个人对于这些在从前夺去他的妻子的人的仇恨，他长子拙赤或者就是这样生出来的⑤。事有凑巧，兀都亦篾儿乞的最年轻和

---

① 蒙古原文作 chigqor（突厥语 sonqor），就是“鹰隼”（伯希和《通报》，1933年，270）。经过 Von Le Coq 考证，不能再有疑义。

② 《秘史》，第 199 节。（这一段引语，参照《秘史》原文。——译者）

③ 参阅伯希和，《亚洲学报》，1920 年，1，163—164。

④ 《拉施特书》，别列津译，II，第 31 页，第 115 页，《秘史》，第 199 节。

⑤ 参阅上第 58 和 188 页。

最后的一个王子呼勒秃罕-篾儿干① 被蒙古人所俘获，恰好送到拙赤那里去。呼勒秃罕善射。他的技巧，或者同时因为他是青少年，使拙赤喜爱，对他发生同情之心，为向成吉思汗乞贷其死。但是这位征服者不为所动：篾儿乞惕的最后一个王子应当和他的一整个族人一样，不免一死。②〔8〕

第三十一节　札木合的终局

如果《秘史》在年代学上完全不准确，但我们必须承认在它里面有着丰富的纪事诗和戏剧性的对话。那个成吉思汗从前的盟兄弟、后来成了他的宿敌的札木合，在说到他的结局时候，就有这种情形。然而，或者是旧日的友爱常常贮存在他们两人的心中，虽经历政治上的分歧而不忘；或者因为是王朝的后裔，蒙古的史诗欲使人相信，虽在最激烈的斗争之中，忠信的誓言至少在精神上还是被遵守，成吉思汗和札木合的最后关系在这里具有特别尊贵的形象。蒙古诗人们已经显示我们，如果札木合曾参加所有一切反对这个征服者的联盟，他甚至常常是这些联盟中的灵魂，但在同时，这个札木合并没有忽略，每次在暗中通知他的旧日安答关于那边的准备情况。当成吉思汗和客列亦惕人作战的前夕，人们对我们提到过这样的事，当他和乃蛮人作战的前夕，也有类似的情形。在这种场合，有一种相当复杂的情绪，比我们现在将要叙述的这一幕，更足以表现出人类真性情。

乃蛮人和客列亦惕人一样被成吉思汗所破灭之后，《秘史》告

① 拉施特记载，篾儿乞惕人的别乞，脱黑脱阿有六子，其名为：脱古思、秃撒、忽都、赤剌温、赤不黑和忽勒秃罕-篾儿干（“部落”，别列津译，第73页）。蒙古语中篾儿干指“娴熟”、“精于一艺”。

② 《拉施特书》，“本传”，别列津译，II，第30—31页，“部落”，第73和74页。

诉我们，札木合被他自己的部落所抛弃，只剩下五个最后伴侣① 跟随他以狩猎和劫掠维持生活。这样困处在绝境之中，札木合在唐努山上刚刚射杀一只“羱羊”②[1] 以充食，当他进餐时候，这五个伙伴冲上去并将他捆缚起来，然后，他们将他送给成吉思汗。

根据《秘史》记载，札木合叫人对成吉思汗说：“黑乌鸦③ 捉住了野鸭。贱民（哈拉出）捉住了他们的汗。合汗呵，我的安答，你知道怎样处理！”人们知道成吉思汗是最恨叛徒的，此外，凭着他所自命的是何等样人，即使没有真实感情，也要对于这个旧日的安答，无论变成了什么样的仇敌，表现出一种暧昧不明的情谊。他高呼：“出卖自己主人的人，还可以让他们生存么？将他们处死，并及他们的子孙。”于是命人将这些人当札木合面前杀死。我们如果采信蒙古史诗，他还有更好的做法；他遣人向札木合提出，要宽恕他的一切错误。感情外露，对这位征服者来说，或者不过是故作姿态，但是无论如何，到了蒙古诗人那里，则变成为真心诚意，成吉思汗向他从前的安答提起当初彼此友好无间，如形影不离。“后来是你抛弃了我。然而你现在又来与我相会了。”说起从前欢乐的日子，彼此都在少年，情如兄弟，成吉思汗就象奥古斯都对秦那那样，④ 向常常欺骗他的札木合说：“让我们再做朋友，共同生活吧。”而背叛成性的札木合也曾有时背着他的新的盟友们而做有利于成吉思汗的事，现在成吉思汗就把这些事情当做递给他的一块救生板，对他说：“我知道当你攻我的时候，你内心有所懊悔，因为你帮助过

---

① 《秘史》第200节说五个“伴当”（tabu nököd）。

② 格鲁塞原文作“bélier sauvage (oqouldja)”，兹据《秘史》原文作“羱羊”。羱音元，羊属，状如骡，善斗。——译者

③ qara-kériyé 指“鸦类小鸟”，qarambaï noghosoun 指“黑色鸭”。[2]（《秘史》原文是“黑老鸦会拿鸭子，奴婢能拿主人”。——译者）

④ 奥古斯都是罗马皇帝，秦那是他的敌人马里乌斯的党人，高乃依有著名剧本，名叫秦那。——译者

我，首先是通知我关于汪罕所做的准备，后来又制造了乃蛮人的疑惧。”①

在这种高乃依②式的对话中，札木合对于要宽恕他的提议，做出了令人钦佩的高贵的拒绝答复，他说：“当我们做安答的时候，我们共煮食物，共同进餐，我们彼此间所说的话，令人难忘。于是有人离间，使我们互相攻击。提起了这些，我羞耻不堪，我没有勇气正视我的安答。你建议仍叫我做你的朋友，然而我觉得这是再不可能了。你现在已经团结所有的人民在你的统治之下，我们彼此之间不可能再做朋友了。如果你不杀死我，我常常将似你衣上的虱，项上的刺。因为我，你将睡不安枕。你的母亲贤明。你自己是英雄。你的兄弟们有才能。你的伙伴们都是勇士。你的大将们对于你，就象七十三匹骟马。[3]而我从小就没有父母，没有兄弟。我的伙伴们对我不忠。我的安答呵，你一切都比我强。现在，我必须死去不可再延迟，使我安答心安。但是我必须不流血而死。在这种情形之下，我死后的魂魄永远要成为你子孙的保护者。”③ 当人们将札木合所说的话报告给成吉思汗听的时候，成吉思汗说：“我的札木合安答总是异途而行，虽然，这是一个可以效法的人，但是他不愿意再活……照他的意思做吧！我想救他，竟属无效。”已经表示了关怀故旧的心意之后，政治问题重新出现了，因为成吉思汗继续说，杀死一个象札木合这样的人，不可以没有公正的理由。而这个理由马上找到了：为了拙赤答儿马剌[4]和绐察儿的马群被劫事件，札木合叛变攻击成吉思汗，在答兰巴勒主惕地方兵戎相见等等。“现在他绝拒重新成为伴侣。不顾我对他怜惜之心，我不可能

① 《秘史》，第 200 节，鲍乃迪，第 112 和 113 页。

② 高乃依系法国著名剧作家(1606 至 1684 年)。——译者

③ 《秘史》第 201 节。这种观念，从前的仇敌被称为自愿牺牲，于死后变为保护该部落的神祇（速勒迭），这对人种志学家特别重要。这无疑可以联系到古代以生人做牺牲的风俗。

救他了。让他不流血而死吧！”①

札木合根据这个判决被处死（人们知道，蒙古人迷信地以为魂魄居于血液之中），我们的史乘附带说，他被优礼殓葬。

拉施特在他的成吉思汗传记面里，没有说到札木合的死，但是他在另一处地方，在没有指明日期的情况下提到了这件事，这就是在他的书里面关于鞑靼各部落说到札只剌惕族这一节的时候。②依照这部波斯史书，成吉思汗不欲杀死他旧日的安答，却将札木合交给他的侄子亦勒赤台那颜，[5] 亦勒赤台不久之后将札木合杀死。“有人说他命令将札木合的肢体逐一砍断，而札木合说，这是很公正的，因为如果命运使他作主，对于他的敌人，也将要这样对待。他自己将肢体呈献于刽子手的刀刃，促其执行这种残酷的死刑。”③

这一种说法显然和《秘史》的断言抵触，而《秘史》所说，按情形似乎比较近于真实得多。

在牛儿年，回历 601 年（在这里就是说公元 1205 年最初的六个或七个月）的编目之下，拉施特向我们叙述成吉思汗的第一次出兵合申，即唐兀人的王国或甘肃地方的西夏④。《元史》证明在这同一个牛儿年，即 1205 年（乙丑），成吉思汗攻破唐兀人的力吉里寨，进至落思城⑤，带回来大批战利品、许多俘虏和许多骆驼。这是一次单纯的掠夺出征，然而这标志着成吉思汗初次干预中国方面的事务。

---

① 《秘史》，第 201 节。根据鲍乃迪的译文撮要，福克斯在《成吉斯汗传》里面（第 103 页）也依照这一段文字。

② 《拉施特书》，“部落”，别列津译，第 203—204 页。

③ 多桑译，1，第 91 页。

④ 别列津译，II，第 7 页。

⑤ 《元史》，克罗斯译，第 27 页。〔格鲁塞这里引《元史》，称落思城为 Lo-sseu（Leso-khoto），兹照《元史》作落思城。——译者〕

第三章　蒙古帝国的建立

第一节　1206 年的大忽里勒台、成吉思汗帝国宣告成立

除了一些从此以后已经是无足轻重的叛离者还存在在边境之外，成吉思汗已成为全蒙古的主人。于是他召集所有各部落来重申并证实对他的拥戴。这个事件被公认是在 1206 年，《元史》说是虎年或丙寅元年，《秘史》第 202 节说是虎儿年，拉施特证实是在回历 602 年，即豹年。这最后一种史源还说是在春天。①

由此可知，成吉思汗是在公元 1206 年的春天，于斡难河上游召集了一个大忽里勒台即大会。他升起九尾或九斿的白尾纛(tchaghan touq)②——新蒙古帝国的旗帜[1]，并为自己再次加上汗的称号。③拉施特告诉我们他于登上宝座时候，使人们确认他的成吉思汗的尊号。④在另一处，这位历史家又说，蒙古人尊帖木真为成吉思汗是在回历 599 年击败客列亦惕人之后，这就是说，在公元 1203年。⑤《秘史》向我们指出，帖木真很早就有成吉思汗的称号，[2]

---

① 《元史》，克罗斯译，第 29 页。《拉施特书》，II，第 7—8 页。豹年由回历 602 年拉札伯月(redjeb)(即回历七月。——译者)开始，602 年拉札伯月从公元 1206 年 2 月 11 日开始。实际上，中国虎年丙寅从 1206 年 2 月 10 日开始。

② 《秘史》，第 202 节。参阅《拉施特书》，II，页 8，又《元史》，前引，第 28 页。据伯希和《通报》，1930 年，页 32。纛，是于长枪上系犛牛或马的尾。

③ 不是合汗的称号。《秘史》第 202 节，率直、明确地说，成吉思合汗于是被称为汗。合汗是死后追加的头衔，汗是生前在实际上受到的头衔。

④ 《拉施特书》，II，页 8。

⑤ 同上书，II，109—110。

大约是从他被举为汗的时候就开始有了，这是将近十年以前的事。①而且《秘史》从记述第一次的推举时为始，即不再称这位征服者为帖木真，而改称他为成吉思汗或合汗。最后，《元史》仅仅于1206年的忽里勒台时候，才加帖木真以成吉思合汗（成吉思皇帝）的尊号。②[3]

值得注意的是珊蛮阔阔出[4]在这个更广泛的和更隆重的重新推举之中，似乎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秘史》和《拉施特书》都用"宗教的"称号，即帖卜腾格里来称呼他，后面要说到这个称号，具有"很近上天"的意义。就是此人，宣称长生的青天（Kökö Mongka Tengri），[5]即最高天神，突厥-蒙古人古老的上帝，指定了成吉思汗为使者，降临于气运将兴之地（扎牙笃）。[6]借助于这种观念，成吉思汗自称："以长生青天的帮助和护佑，我战胜了客列亦惕人并跻于最尊地位！"并且让人们相信他的即位是靠了长生青天（mongka Tengri-yin kutchun dur）的威权或气力。③[7]此外，《拉施特书》特别指出，还是这个珊蛮阔阔出，在1206年的忽里勒台上，授予成吉思汗以新的名号："上天命你为成吉思汗。"④据说，阔阔出在驳倒了若干其他首领关于名号的建议，例如古儿汗的建议之后，他说，这位征服者必须采用一种崭新的称号。拉施特明确认为对蒙古英雄的又一次授命将他抬高到皇帝（Pâdichâh）⑤的地位。

第二节 "即位"后的论功行赏

1206年的忽里勒台于庄严地宣告蒙古帝国成立之后，似乎

① 《秘史》，第123节，鲍乃迪译，第62页。

② 《元史》，前引，第28页。

③ 符拉基米尔佐夫，《成吉思汗传》，第64—65页。参阅《拉施特书》，"本传"别列津译，II，第8页。

④ 上面说过，《萨囊彻辰书》以为不是珊蛮，而是一种天鸟，给成吉思汗起这个名字或头衔。

⑤ 《拉施特书》，同上，又第112页。

在同一个大会中接着宣布一系列对于成吉思汗的主要将领们的“升级”、赏赐和“叙功”。① 木华黎受封为国王这个头衔，源流自中国，略等于亲王的名义。者别受任统率一军，去追袭乃蛮的王位继承人古出鲁克(或作屈出律)。此外，成吉思汗创立了九十三个千户(mingghat-oun noyat)，从他的将领里面选择最优秀者充任。② 这时出现妒忌之事。失吉忽都忽(或作忽秃忽)抱怨说自己没有受到与博尔术、木华黎一样的封赏。成吉思汗安慰他，呼他为“六

---

① 《秘史》，第202节。可以注意的是在追溯每个将领的武功时候，《秘史》在这里似乎为每个人作传记，有时是一字一句地重述以前所已经说过的事迹，有时是未见过的一段。

② 《秘史》原文“授同开国有功者九十五人为千户”。这九十五人的名单(格鲁塞有注以为是九十三人)兹分列如下:

一、蒙力克 二、博尔术 三、木华黎(国王) 四、豁儿赤 五、亦鲁该 六、主儿扯歹 七、忽难 八、忽必来 九、者勒蔑 一〇、秃格(即统格) 一一、迭该 一二、脱栾 一三、汪古儿 一四、赤勒古台 一五、孛罗兀勒 一六、失吉忽都忽 一七、曲出 一八、阔阔出(原注无，照《秘史》补) 一九、豁儿豁孙 二〇、兀孙 二一、忽亦勒答儿 二二、失鲁孩 二三、者台 二四、塔孩 二五、察合安豁阿 二六、阿剌黑 二七、锁儿罕失剌 二八、不鲁罕 二九、合剌察儿 三〇、阔阔搠思 三一、速亦客秃 三二、纳牙阿 三三、冢率 三四、古出古儿 三五、巴剌 三六、斡罗纳儿台 三七、歹亦儿 三八、木格 三九、不只儿 四〇、蒙古兀儿 四一、朵罗阿歹 四二、孛坚 四三、忽都思 四四、马剌勒 四五、者卜客 四六、余鲁罕 四七、阔阔 四八、者别 四九、兀都台 五〇、巴剌扯儿必 五一、客帖 五二、速不台 五三、蒙可 五四、哈勒札 五五、忽儿察忽思 五六、苟吉 五七、巴歹 五八、乞失里黑 五九、客台 六〇、察忽儿孩 六一、翁吉兰 六二、脱欢帖木耳 六三、篾格秃 六四、合答安 六五、抹罗合 六六、朵里不合 六七、亦都合歹(原注无照《秘史》补) 六八、失剌忽勒 六九、倒温 七〇、塔马赤 七一、合兀兰 七二、阿勒赤 七三、脱撒合 七四、统灰歹 七五、脱不合 七六、阿只乃 七七、秃亦迭格儿 七八、薛赤兀儿 七九、者迭儿 八〇、斡剌儿古列坚(原注无，照《秘史》补) 八一、轻吉牙歹不合古列坚(原注作二人) 八二、忽邻勒 八三、阿失黑古列坚 八四、合歹古列坚 八五、赤古古列坚 八六、八七、八八、阿勒赤古列坚(管辖三个翁吉剌惕千户) 八九、九〇、不秃古列坚(管辖三个亦乞剌惕千户) 九一、九二、九三、九四、九五、阿剌忽失的吉惕忽里(管辖五个汪古部千户)〔1〕

以上次序照《秘史》，格鲁塞根据鲍乃迪译本，第115页，有出入处，兹照《秘史》第202节旁注修正。——译者

弟”，叫他做大断事官：“现在我对一切人民树立了我的权力，你替我做耳目。任何人不得违反你的判决。你审判一切盗贼诈伪事件。可杀的杀，可赦的赦。凡断了的事，写在青册(kökö-debter)上面。”失吉忽都忽不但将各种判决和刑罚记录在“青册”上，成为一种判例汇编，而且他还把分配给蒙古贵族们的户口也记在上面。[①]

成吉思汗豁达大度地向蒙力克“父亲”称谢，他曾经可以说是成吉思汗的监护人，但是后来当这位英雄在少年时代患难的时候，蒙力克没有表现得忠于职务。但是成吉思汗似乎只记住蒙力克对他有过极大勋劳，当客列亦惕人设计引诱他的时候，蒙力克曾阻止他前往。

这位征服者以更加持久的原因声谢博尔术，他自从本书前面所说追寻窃马贼(见本书第 54 页)的时候起，一直不变，是一个忠诚的模范。成吉思汗对他说：“当蔑儿乞人绕不儿罕山追逐我的时候，你对我忠心。在答兰帖木儿格思对塔塔儿人作战时，我在夜里睡觉，正遇着霖雨，你张着你的毡衫遮住我，你这样立着不动，直至天明。”[②] 说过这番话之后，他还称赞博尔术不但常常帮助他，还常常良言相劝：“和木华黎一起，我有过错，[③] 不让我任意行事。你的坐位应在众人之上，带领右翼(巴剌温合儿 bara'ounghar)，[④] 直至于阿尔泰山。”[⑤]

萨囊彻辰用他的方式，按照十七世纪中叶通行的习惯叙述蒙

---

① 伯希和，《通报》，1930 年，38，40。韦尔纳茨基，1206 年之际曾拟编纂成吉思汗的札萨克(法令)所撰《The scop and contents of Chingis-Khan's yasa》见《哈佛大学亚洲学报》，1838 年，12 月，第 337 页。

② 蒙古文字常常有复述和口头比较，这里的地名“帖木儿格思”和“毡衫”意义相同，这种体裁，在这里正好运用。

③ “过错”，这里蒙古文作 bouroughou，有“不公正”的意义。

④ 我们知道蒙古人是以面对南方定方位的。

⑤ 这里我节略了鲍乃迪的译文，第 116 页。

古口传故事里面所留给博尔术的地位。① 当虎年，即1206年，全面颁发赏赐之际，据说成吉思汗故意遗忘博尔术一人。晚间，皇后孛儿帖责备成吉思汗说："博尔术难道不是始终不渝的效劳者、少年时的朋友、艰难岁月里的可靠伙伴么？"成吉思汗答道："我做出忘记他的样子，只为使妒忌他的人们无话可说，因为我肯定博尔术虽然在这个时候，以为我忘记了他，他还是说我好！"成吉思汗立刻派几个奴隶窃听博尔术在他帐幕之中所说的话。他说的是什么呢？博尔术的妻子埋怨成吉思汗辜负恩情。而博尔术反驳说："我不是为了报酬而奉事汗。纵使他听任我饥饿而死，我也要继续竭尽全力为他效劳。但使汗的黄金氏族传于永久，我不需要其他报酬！"这些话被报告给成吉思汗听，他于次日召集忽里勒台，对博尔术大加赞扬，并倾诉感激之情："我的博尔术呵！在危险的日子，你是我的忠诚伴侣，你的心里永远不知道恐惧，我的战友呵，战争之中，死亡时时降临我们面前，而你却视死如归，这里没有人敢于妒忌你。听呵，我的一切亲王和贵人，听呵，我的人民，你们都来作证，这是他，我叫他位在你们一切人之上！"②

对于木华黎，成吉思汗回溯从前在豁儿豁纳黑主不儿的一棵大树之下[2]——忽图剌汗曾在这棵树下庆祝被选举，木华黎凭天意预言这位未来的征服者必登尊位。③ 成吉思汗封他为国王，并且叫他统领左翼（沼温合儿 djä'un-ghar），直到合剌温只敦山。[3]

豁儿赤在成吉思汗事业开始时候也曾"预言"其伟大的未来，但是他考虑得很周到，先替自己得到允许，如果所言实现，给他三十个妇人作妻妾。成吉思汗答允他在被征服各部落里挑选最美丽女子三十人。还有更为重大的授予，叫他管理也儿的石河上游方

① 萨囊彻辰称博尔术为博郭尔济。

② 《萨囊彻辰书》，页91—93。

③ 《秘史》，第205节，鲍乃迪译，第117页。

面的林木中的百姓(槐因亦儿坚)。①

主儿扯歹的巨大战功没有被忘记。成吉思汗当众赞扬他，在合剌合勒只额列惕(在1203年)的战役中击退客列亦惕人的进攻，并亲手射伤桑昆，随后掩蔽军马沿着合勒合河后退，成吉思汗赞美他说，这位兀鲁兀惕的首领“如高山一般”，[4]掩护着自己。成吉思汗还提到主儿扯歹在巴泐渚纳时候以及当札合敢不的客列亦惕人叛变时候② 所做的贡献。为了报酬他，成吉思汗将自己的妻妾之一让与主儿扯歹，这就是札合敢不的女儿亦巴合别乞哈敦，对于她，这位胜利者是在做了一个梦之后，转移了心意的。

这是成吉思汗历史里面最奇异的一幕，同时见于《秘史》第208节和《拉施特书》里面关于兀鲁兀惕部落的篇章。成吉思汗有一天晚上在亦巴合处休息，睡眠为一场恶梦所侵扰。他梦中看见神人对他提出警告。醒后，他对这个少妇说，他对她一直是满意的，但他刚刚做了一梦，腾格里命他将她让给别人，请她不要怨恨。同时他高声问:“什么人在帐外?”主儿扯歹那颜(《拉施特书》中总是称之为客赫台)正在守夜，自己报出名姓。成吉思汗唤他进来，告诉他要将这个哈敦给他为妻，当主儿扯歹惊愕地说不出话来的时候，成吉思汗对他保证这是真话，再对亦巴合表示，她过去和现在的行为都是无可指摘的，她是贞洁而美丽的。同时将亦巴合所居帐幕，连同侍役和一切用具以及附属的牧场和畜群送给主儿扯歹。成吉思汗只替自己留下几个司膳的侍役长 (ba'ourtchin)，在他们里面，有阿失黑-帖木儿和原来是亦巴合父亲札合敢不的侍役阿勒失黑③。

① 《秘史》，第207节，鲍乃迪，第117页。

② 我们由此知道：汪罕的兄弟札合敢不于投降成吉思汗并献两女之一，亦巴合别乞与成吉思汗；另一女，莎儿合黑塔泥与成吉思汗的第四子拖雷之后，他有叛变的行为，主儿扯歹将他俘获。《秘史》，第208节。

③ 《秘史》，第208节。《拉施特书》，别列津译，“部落”，兀鲁兀惕部条，页193—194，又多桑译，I，页418—419。

在《秘史》以叙事诗的体裁列举之中，成吉思汗继之以赞美忽必来、者勒蔑、者别和速不台[5]“他的四条猛狗”。对他们的描写已经见于当乃蛮人溃败的时候札木合告诉塔阳的话里面（见第137—38页）。成吉思汗在这里说：“无论派你们到什么地方去，你们总是将坚石捶碎，深水横断！”至于对“四大战士”即博尔术、木华黎、博尔忽和赤老温把阿秃儿，他们从前在乃蛮人反攻时候曾援救了客列亦惕人，他们的战功又一次被称赞，对他们增加了新的荣誉和恩赐。胜利的“论功行赏”继续下去，每人都受到褒语和酬报。这里有忽难，他担任警卫，夜间像雄狼，白天象黑老鸦，他被派去协助成吉思汗的长子拙赤，人们知道，拙赤被委任统辖也儿的石河上游的各部落。忽难、阔阔搠思、迭该和兀孙额不干[6]这四人，征服者还称赞他们说，能常常对他在一切事件上作忠实的报告。

对者勒蔑以前劳绩的回忆，尤其动人。这首先是他的父亲札儿赤兀歹老人带着他的打铁工具来献与在摇篮中的未来的成吉思汗一袭黑貂被褥。后来这位札儿赤兀歹又将自己的儿子者勒蔑给与年轻的英雄做伙伴与随从。

伯牙吾惕部的汪古儿跟随成吉思汗很久，与他一同经受严寒和风雨。[7]为了报酬他，叫他收集分散的伯牙吾惕人，由他管辖，担任千夫长。

成吉思汗对他母亲所收养的四个“拾得的孩子”，即失吉忽都忽、孛罗兀勒、曲出和阔阔出，所说的话特别富于情感。他对他们说：“你们对我所尽的忠心已经报答了我母亲对你们抚育之恩。在风雨之中和在战场之上，孛罗兀勒常常做我艰难时节的伴侣。”此外，成吉思汗在这里提到一处细节，若没有这几行文字，我们就无从知道它。当塔塔儿人溃败之际，有一个名叫合儿吉勒失剌的塔塔儿人侥幸得脱，但又返回到诃额仑母亲的营帐中求乞衣食。刹那之间，他看见了成吉思汗的最幼的儿子拖雷，这时拖雷年方五岁。[8]

这个塔塔儿人欲乘机毁灭杀尽他的种族的人的后嗣。他挟住这个小儿并抽出刀子。听见诃额仑叫喊的声音，孛罗兀勒之妻阿勒塔泥赶来，抓住合儿吉勒的头发并抢去了他的刀子。者歹和者勒蔑两人这时正在帐外宰牛，听见妇女叫喊的声音，都跑来了。他们制服了凶手，拖雷因此被救。①[9]最后，成吉思汗提到博尔忽在合剌合勒只惕战役中救了并带了回来他的第三子窝阔台，并且先将他伤口的血，用口"吮去"。②

成吉思汗没有忘记为了他的事业而丧失性命的人。捏兀歹察合安在答兰巴勒主惕被札木合所杀。他的儿子纳邻脱阿邻得到报酬，被允许重新收集他自己的部人——捏古思人，并由他统领。③

成吉思汗对于当他年轻时候，从泰亦赤兀人的桎梏之下救他

---

① 《秘史》，第 214 节，鲍乃迪，第 121 页，122 页。

② 《秘史》第 216 节说到任命兀孙老人做大珊蛮，着白衣，骑白马，拣选好年月，这是颇后的事，是在后面将要提到珊蛮阔阔出的覆亡以后的事。在此以前，并没有交给他任何任务。（这条原注的前面有一段文字写作："Il est certaín que cette sorte de 'camp de Boulogne' des héros mongols a été quelque peu 'recomposée'"，意义不明，博尔忽吮去窝阔台的伤口的血这一事，与此何关？按《秘史》称以兀孙为别乞，别乞本是突厥名称，在伊斯兰教里面，别乞职在宣扬教义，故可作大珊蛮解。珊蛮在蒙古是巫者兼医病的人，原注意思或者指蒙古军队中，此时医疗设备欠缺。又按这里是说四养子之一孛罗兀勒之事，但同时提四杰之一的博尔忽救窝阔台的事，原文均用 Boroqoul 之名，翁独健教授对此有注。——译者）

〔翁按：孛罗兀勒与博尔忽是两人。孛罗兀勒是在消灭主儿乞惕战场中被救的孩童，诃额仑收为养子，此役约在出征塔塔儿之后一年，出征塔塔儿在 1202（壬戌，狗年），故可估计为 1203 年之间。称为幼童则必在十岁以下（收养蔑儿乞惕人之幼童曲出则约 5 岁）但汪罕为乃蛮人所劫之时，成吉思汗即派四杰往援（博尔忽为四杰之一），是在出征塔塔儿之前。谴责汪罕之言词内可以见到……"君为乃蛮所倾覆，我遣四将夺还尔民人……此大有功于君四也"，"我征……塔塔儿……见无不获，获必致于君，此大有功于五也……"。

《秘史》载孛罗兀勒约在 1217 年（丁丑，牛年）为林中部落秃马惕人杀死，成吉思汗欲大举复仇，为木华黎和博尔术所劝阻，此孛罗兀勒应即是博尔忽，《元史》博罗罕称他为太祖第一千户（秘史功臣表千户那颜列第 15），战殁于敌，子托欢袭职。1201 年为征林中部落统帅，且有子袭职，则非在 1203 年之间在主儿乞惕所收养之孛罗兀勒可知。〕

③ 《秘史》，第 218 节。关于捏古思人[Negus (Ne'ud)或 Tchinos]参阅《拉施特书》，"部落"，第 188 页。

出来的锁儿罕失剌，表示满腹感激之情。“当我年纪还很轻时候，我被塔儿忽台乞邻勒秃黑所囚，你和你的两个儿子赤老温和沈白，将我隐藏起来，救了我并恢复了我的自由。此事我终身不忘。今天我要对你报答。”锁儿罕失剌受领蔑儿乞惕人旧有地方色楞格河畔的广阔牧地。巴歹和乞失里黑这两个牧人，他们把客列亦惕人的突然袭击的情况通知成吉思汗，因此救了成吉思汗，也受到褒赏。和锁儿罕失剌一样，他们两人也被封“答剌罕”，① 享有自己的带弓箭筒的护卫士（豁儿赤）的特权。他们还有保留狩猎所得的野兽和战争所获的战利品不必交与共同“俵册”分配的权利。

纳牙阿和他的家族另有理由受到褒扬：捉住了他们的旧主塔儿忽台乞邻勒秃黑，他们将他放走而不交给成吉思汗，这是忠于职责的表现，然后，他们自己来向成吉思汗输诚，成吉思汗褒扬他们行为合乎正义。在新成立的帝国里面，纳牙阿被任统率中军(tub)，〔10〕就象博尔术统率着右翼，木华黎统率着左翼那样。②

成吉思汗最后命“牧羊人”③ 迭该，将分散的各部落人和“无籍人”收聚起来成为一军，以他为乞列阿儿克(千夫长)。④ 当一切分配定之后，人们发现指定给“木匠”⑤ 古出古儿的一群人数不够。成吉思汗命令由其他集体征集补充，任命他和木勒合勒忽共同为乞列阿儿克。⑥

以上“升级”和“叙功”展开历史上一件大事，因为这不但是蒙古在军事上的统一，也是这个国家的所有部落在精神上的统一，形

---

① 现今蒙古语中“答儿罕”(darkhan，其多数为 darkhat)还指“免税”，就等于我们法国社会所谓 vir immunis。(科瓦列夫斯基《蒙文词典》，III，第 1677 页)，由此扩充，这一词也有“工人”、“艺术家”的意义。

② 《秘史》，第 220 节，鲍乃迪，第 124 页。

③ qonitchi (豁里赤或豁涅赤，指“牧羊”人)。

④ 《秘史》，第 222 节。

⑤ 莫惕赤(motchi，mo modoutchi)。〔11〕

⑥ 《秘史》，第 223 节。

成为一个新的民族，成吉思汗把它命名为"青蒙古人"，[12]这就是说，属于青天的蒙古人。与此相同，七世纪的突厥帝国人，也自命为"青突厥人"。①四个半世纪以后，一位成吉思汗的后裔，鄂尔多斯的历史家萨囊彻辰，还引以为荣，他称述他的伟大祖先，于即位时候亲口所说出来的这样具有意义的话："这样勇敢的人民归附我，共安乐，同患难，在一切危险之中，忠诚不渝，我愿意称他们为青蒙古人，我愿意将他们提高到大地上的一切人民之上。"②[14]

第三节　护卫军的整编

接着而来的是整编护卫军（怯薛）。成吉思汗说："从前，我只有日班护卫（秃儿合兀惕）七十人[1]和夜班护卫（客卜帖兀惕）八十人。现在（腾格里）命众百姓俱归我管，需要向各千户、百户和十户里面拣选一万人，箭筒士（豁儿赤）及其他，做我个人的护卫。这些人都是我贴身的护卫士，应从各贵族（那颜）或自由人（tarqat，按：《秘史》作白身人）的子弟里面拣选有材能身体壮的充任。"③千户的儿子每人带伙伴十人，百户的儿子每人带伙伴五人，十户的儿子每人带伙伴三人。[2]这样拣选出来的队伍，其地位高于其它军队。成吉思汗宣称："我近卫军的护卫士们，地位高于其余军队的千户。如果其余军队的千户和一个怯薛歹争斗，他就要受责罚。"④所有

---

① 成吉思汗时代的蒙古人似乎很在乎被称为这个蒙古名称。西方人称之为鞑靼人时候，他们是要抗议的。鲁不鲁克说："他们不愿被称为鞑靼人，尤其是，真正的鞑靼人（等于塔塔儿人）是另一种人。"[13]

② 《萨囊彻辰书》，第71页。《蒙古源流》卷三，述成吉思汗即位后降旨云："汝等疲于奔走，从我服勤，总摄有众，艰苦备尝，乃得休息。尔如摩罗尔宝贝之毕塔人众，听我指使，共著勋劳，俾我建中建极，其库克（青）蒙古勒乎？因号为库克蒙古勒云"等语。——译者

③ 《秘史》，第224节。符拉基米尔佐夫译，前引，第67页。

④ 《秘史》，鲍乃迪译，第128页。

近卫军的护卫士(怯薛歹)都由汗本人选择；成吉思汗还规定"护卫军的将官们，没有得到汗的许可不得擅自处罚他的部下。有犯罪的必须立即报告汗知道，由汗来宣判他，如有必要，处以斩首或杖责。"对于他从前宿卫的怯薛丹，成吉思汗嘉奖备至："你们于大雨雪的夜里或晴朗的夜里，[3]或敌人纷扰厮杀的夜里，在我帐幕周围宿卫，使我身心皆安。凡有紧急事，不曾怠慢，以此我得坐到大位。如今将我这吉祥至诚的宿卫，叫做老宿卫。……久后我的子孙对待他们和我的遗念一般，好生抬举，休教怀怨，如福神般看著。"①

客卜帖兀惕的人数，这样从八十人增至八百人，最后增至一千人。豁儿赤或箭筒士的人数，也由四百人增至一千人；秃儿合兀惕或"散班"护卫的人数也达到一千人。若干其他单位并入于护卫军，结果护卫军的总人数达到一万人，分为日班护卫八千人和夜班弓箭手两千人。②[4]轮流守卫分为四班，每班守卫三日三夜。天晚以后，护卫禁止任何人走近汗的帐幕，任何人没有护卫的人作伴不得进入这个帐幕。因此，象野里知吉带③虽然在蒙古宫廷中有很高的地位，有一天，因为要闯进去见成吉思汗而被夜班护卫所逮捕。④一切人不许查问宿卫人数或其换班时间。违者罚供鞍马或衣服。护卫士应值夜班而不到的，第一次笞三十，第二次笞七十，第三次流诸远方。

成吉思汗命也客捏兀邻为夜班护卫一千人之长。上面已经说过，箭筒士从同样四百人增至一千人，命者勒蔑的儿子也孙帖额带领。"散班"护卫，如上所述是分为四班，命也孙帖额、不吉歹、火儿

---

① 鲍乃迪译，第128、129页。符拉基米尔佐夫，前引，第68页。(这一段引语，对照《秘史》，节引原文。——译者)

② 《秘史》，第226节。巴托尔德，《蒙古入侵时代的突厥斯坦》，第384页。

③ 野里知吉带的译名从《元史》，《秘史》这里作额勒只吉歹。——译者

④ 《秘史》，第229节，鲍乃迪，第128页。

忽答和剌卜剌哈分别带领。①

日班护卫，命斡格莱扯儿必带领一千人。其次一千人，命不合带领，第三部分命阿勒赤歹带领，第四部分命朵歹扯儿必带领，第五部分命朵豁勒忽带领，第六部分命察乃带领，第七部分命阿忽台带领，第八部分命阿儿孩合撒儿带领。②

某些荣耀的称号，如同在拿破仑军队里那样，被赐给各部队以增加其自豪之心。斡格来扯儿必所管的旧护卫七十人，号为“大散班”。阿儿孩合撒儿所属的勇士，号为“大勇士”。也孙帖额和不吉歹所属的箭筒士，号为“大箭筒士”。③

«秘史» 接着列举若干具体任务——原则上也认为是在1206年的忽里勒台里面分配定的——这是有关于司驼和司牛，主管旌旗、鼓和矛，保护帐幕和车辆等等……

当1206年的大忽里勒台的任务完成，新帝国已经组成的时候，如同拉尔夫·福克斯所说，成吉思汗对于他的忠实伙伴们，心中涌起一股柔情，他说：“我的弓箭手和我的战士，像阴暗森林的树木一样不计其数。我愿将甘饴温他们的口，将锦衣披他们的身，将骏马供他们骑，拿河水一样多的美酿供他们饮，替他们的牲畜觅得丰美的草原，使他们一路无阻，不让荆棘生在他们的草地里。”④

我们不知道这个时期蒙古军队的实际人数和分配的数字，但是由于拉施特的记载，我们幸能知悉在1227年成吉思汗死的时候蒙古军队的情况。⑤这时候蒙古军队共计十二万九千人。拖雷因为是少子，是故土的看守人，分得十万零一千人，分为三个军：中军由一千名护卫士组成，由察罕那颜指挥；右翼（或西面）三万八千

① «秘史»，第225节。
② «秘史»，第226节。
③ «秘史»，第230节，鲍乃迪，第129页。
④ 拉尔夫·福克斯译，«成吉思汗传»，第119页。
⑤ «拉施特书»，别列津译，II，132。

人，由博尔术指挥；左翼(或东面)六万二千人，在木华黎指挥之下一直至1223年他死时为止。拉施特在这里重述成吉思汗对于察罕的深情厚意，我们知道这个年轻的唐兀人，从十五岁时候起，成吉思汗就予以照顾，并呼他为第五子。① 拉施特也提到成吉思汗对于札剌儿人木华黎的情谊，允许他收集本部落剌札儿人的战士三千人并得任命其将领。这种情形，并非例外。斡亦剌人的首领忽都合别乞，不失时机地投降了成吉思汗，仍然带领他的四千斡亦剌人；答里台仍然是一万巴阿邻人的首领；阿剌忽失特勤和他的后人保有四千汪古人的统率权；同样情形，有一万契丹人与一万女真人，在归附之后，继续在他们的各自首领指挥之下。还有二万八千人，我们在下面将要说到，成吉思汗把他们分配给他的母亲、弟弟和儿子们。②

至于这个军队的意识，还是游牧狩猎者的本色，有如成吉思汗自己在他的著名格言里面所说的："在日常生活之中，有如两岁的犊儿，但在厮杀时，又似老鹰的搏击。在筵宴和娱乐之中，无忧无虑有如小驹，但在战斗时候，又似海东青之扑仇敌。在白天，像老狼的俟机，在昏黑之中，像乌鸦的守夜。"③〔5〕

第四节　篾儿乞惕流亡者的终局

我们在上面根据鲍乃迪所译的《秘史》的摘要，提到1206年忽里勒台召集后所发动的某些战役，当然，这个史源没有供给我们这些战役的任何日期。但拉施特说蒙古人在这一年，即1206年(回历602年，豹年)，有一次遣兵进攻乃蛮王子不亦鲁黑，不亦鲁黑正

① 可参阅《元史》卷一百二十，"察罕传"。——译者
② 参阅本书第167—168页。
③ 符拉基米尔佐夫译，前引，第161页。〔6〕

在速礼河流域狩猎，在那里被蒙古人所袭击。波斯史家所说的速札河，依照伯希和先生，无疑就是«秘史»里面的涢豁黑水，也就是中国史家所称的苏河，即在大阿尔泰山东北的科布多河①。«元史»同样告诉我们，在这次忽里勒台之后，"卜鲁欲罕"猎于"兀鲁塔山"，即突厥语的奥鲁塔黑，指"大山"，他在这个地方被袭击，为蒙古人所杀。② 至于不亦鲁黑的侄子、塔阳的儿子古出鲁克，上面说过，他同篾儿乞惕首领脱黑脱阿同逃至也儿的石河上游河边[1]。蒙古人于是移兵进攻脱黑脱阿。我们曾根据«秘史»，叙述脱黑脱阿的终局，依照«秘史»的叙事次序，这是在 1206 年的大会以前。③

以上所说，是«拉施特书»和«元史»对于召集忽里勒台后的同一事实的报道。除上述关于日期外，内容相同。«元史»说，在戊辰年或龙年(1208 年)的冬天，蒙古人的一支军队向也儿的石河上游追赶脱黑脱阿。④ 脱黑脱阿中流矢而死，篾儿乞惕人党徒溃散。古出鲁克奔向别失八里和库车，之后，至于西突厥斯坦的哈剌契丹人地方。⑤«元史»在这里没有提到脱黑脱阿两个还生存的儿子——忽都和赤老温，他们和古出鲁克一样，也是逃向合剌鲁人地方和哈剌契丹(楚河方向)地方，在这以后，我们已经说过，«秘史»告诉我们，成吉思汗如何派他的将军速不台攻击忽都和赤老温，速不台于 1206 年击败他们，并在楚河附近，巴尔喀什湖的西南将他们杀死。⑥[2] 事实上，我们从志费尼所说的知道，脱黑脱阿的儿子们是逃至畏吾儿人境内，企图夺取这个地方，这是名叫巴而术的亦都护或畏吾

---

① «拉施特书»，别列津译，II，第 8 页。伯希和，«亚洲学报»，1920 年，I，172。我们看到，«秘史»在这个时候，已经不再说不亦鲁黑了，似乎以为他早就被杀或失踪。

② «元史»，克罗斯译，第 28 页。

③ 参阅本书第 141-142 页。

④ «元史»，同上书。«拉施特书»，II，第 8 页。

⑤ «元史»，第 29 页。«拉施特书»，II，第 10 页。

⑥ «秘史»，第 236 节，鲍乃迪，131。

儿国王,[3]先将他们的党徒击散。① 依照《元史》,脱黑脱阿(脱脱)的儿子在这个时候被巴而术所杀。② 相反地,依照《拉施特书》,篾儿乞人的党徒在忽都指挥之下,历时十年左右之久仍然控制着巴尔哈什湖之北的锡尔河和也儿的石河之间的草原,直到回历612年,即牛年,才被速不台所消灭。③伯希和先生提起注意,拉施特在这里有个错误,因为中国-蒙古的牛年,不等于回历612年而是613年,即公元1217年,④ 如果我们采信这个史源,我们就应将篾儿乞惕流亡者的终局推到后一个日期。

不管这个编年上的疑难问题,畏吾尔国王巴而术曾受到乃蛮和篾儿乞惕的残余部众的威胁,这些人被成吉思汗从蒙古驱逐出去,成群结队飘流到西南地方图谋发展,巴而术于是自居于藩臣的地位要求蒙古的征服者予以保护。他遣派阿惕乞剌黑和答儿拜二人为使往成吉思汗处说:"听见你的声名,使我们欢喜,如云消见日一般。我愿意做你的第五子,并为你出力。"[4]成吉思汗邀他前来。巴而术带着金、银、珠子和缎匹等到成吉思汗那里去。[5]成吉思汗优礼相待,并将自己的一个女儿阿勒阿勒屯公主嫁他,或无宁说是许婚给他。⑤[6]

成吉思汗似乎和畏吾儿人保持着非常友好的关系。一方面,他们的友谊足使他成为戈壁西部的主人,并使他得以控制哈剌契丹的道路以牵制西夏。另一方面,畏吾儿民族是一个文明得多的民族,在没有伊斯兰化的突厥种民族中间,畏吾儿人的文化程度最高,

① 志费尼,在巴托尔德所著,《蒙古人侵时代的突厥斯坦》第362页。《秘史》,第238节中,将畏吾儿国王的头衔写为亦都护惕。

② 伯勒什奈德所译《元史》零篇,见《中世纪史研究》,I,249。这一行文字说,脱脱的儿子们在襜河旁边被杀。这条河来自 Tchem-murèn 好象是 Djam 或鄂尔浑河,在塔尔巴哈台地方。

③ 《拉施特书》,别列津译,II,115。

④ 伯希和,《亚洲学报》,1920年,162。

⑤ 《秘史》,第238节,鲍乃迪,第131页。

作为一个野蛮人的成吉思汗，不能不被他们的高度文化所感染。

第五节　斡亦剌惕、乞儿吉思和秃马惕人的降附

在回历603年，兔儿年，即公元1207年的编目之下，拉施特告诉我们(此外还有第二次出征合申，即唐兀人的西夏国，我们在后面就要说到)，一个蒙古使节被派到叶尼塞河上游乞儿吉思人那里去，[1]乞儿吉思人即自动降附了。拉施特似乎将这个事件列在这一年的下半年。① «元史»简短地证实这个史实，日期也相同(太祖二年，丁卯年即兔年，1207)。

«秘史»在这里叙述的比较详细。②就在这个兔儿年的1207年，成吉思汗命他的长子拙赤领右翼军(巴剌温合儿)去征服北方林木中的各部落(槐因亦儿坚)。斡亦剌部落是林木中的蒙古人的主要集团，生活于贝加尔湖的西边，他们的首领忽都合别乞即来降附，并愿意为拙赤做向导。当拙赤到达失黑失惕地方时候，所有斡亦剌的部落都同样投降了。③ 拙赤于此后向乞儿吉思人地方挺进，乞儿吉思人是在叶尼塞河上游的突厥部落，④ 也降附于蒙古人。他们的首领也迪亦纳勒、[2]阿勒迪额儿和斡列别克的斤[3]献给拙赤白海青、白骗马和黑貂。[4]拙赤就是这样使直达西伯利亚地区的所

① «拉施特书»，II，第9页。附带说明，中国历和回历在这里不相符合。中国的兔年(丁卯)从1207年1月30日至1208年1月18日。回历603年从1206年8月8日至1207年7月28日。

② «秘史»，第239节，鲍乃迪，131。

③ 原文作秃绵斡亦剌(Tumèn Oïrat)即"万斡亦剌"。斡亦剌惕这一字，意义为近亲(科瓦列夫斯基«词典»，I，页335)。成吉思汗时代的斡亦剌惕人似乎生活在现今伊尔库茨克的周围，勒拿河上游。其北方邻人，秃马惕人，生活在兀答上游的台哈里面，直至克拉司诺依阿斯基半途的附近。萨囊彻辰(页75)告诉我们，在鸡年1189年，(这个日期当然是错误的)"斡亦剌惕-布里亚特"人从贝加尔湖附近送给成吉思汗一只鹰。

④ 乞儿吉思人不叫做客儿古特，这是蒙古人对他们的习惯称呼，应叫做乞儿吉思，[1](«秘史»，239节)。

有林木中的部落都隶属于蒙古帝国。任务完成之后，他携带着乞儿吉思和森林[5]的一些附属部队回去见成吉思汗。成吉思汗用家族关系来巩固与斡亦剌惕人的关系。《秘史》告诉我们，成吉思汗将他自己的一个女儿扯扯亦坚[6]嫁与忽都合别乞之子亦纳勒赤，并将拙赤的女儿豁雷罕公主嫁与忽都合别乞的另一个儿子脱列勒赤。① 拉施特在他的斡亦剌惕专篇里面也说到扯扯亦坚，② 但用的是赤惕察坚之名，据他说这个公主是嫁与脱列勒赤。③

成吉思汗随后叫忠心耿耿的博尔忽去征服豁里秃马惕人，即"二十姓秃马惕"。④ 我们在上面附注中提到，这一种人应该是居住在兀答河上游的大森林之中，这一地区在贝加尔湖和克拉司诺亚尔斯克的一半途程之间。这些"森林中人"在他们的最后一位首领的遗孀，孛脱灰塔儿浑[7]女王的统治之下。博尔忽自任前锋出发。一天晚上，在深林之内的窄径之中，被敌方的侦察队所袭击，博尔忽被杀。⑤成吉思汗听说他的宿将被杀⑥，甚为震怒，乃命朵儿伯朵黑申[8]前往为他报仇。朵儿伯朵黑申穿过大森林深入进军，由野兽所行走的小径至于忽剌安不合，[9] 这个地方不知是现在何处。到达高山之巅（或者是在哈剌加斯山旁边）后，他们看见秃马惕人都在下面（大概在兀答河旁边，在现今都图隆克山或下乌金斯克山方面）。然而在这时候，秃马惕人还擒住两个蒙古将领，一个是

---

① 《秘史》，第 239 节。参见别列津的斡亦剌惕人世系，在《拉施特书》里面，"部落"I，表 XXI。

② 别列津本，前引，"部落"，第 80 页。

③ 参阅《拉施特书》，"部落"，斡亦剌惕条，别列津译，第 80 页，和别列津的注，在"成吉思汗本传"的译文里面，I，第 222 页。

④ 参看关于豁里秃马惕，《拉施特书》，"部落"，别列津译，页87—88，和别列津的注，在"成吉思汗本传"的译文里面，II（卷十五），页 170。伯希和先生的意见，秃马惕这一字，应作 Tumet。（《亚洲学报》，1920 年，I，第 175 页）

⑤ 《秘史》，第 240 节，鲍乃迪，132。

⑥ 博尔忽和忽亦勒答儿（在 1203 年对客列亦惕战争中因伤而死）是于成吉思汗

豁儿赤那颜，另一个是斡亦剌人首领，即上面所提到的投降于成吉思汗的忽都合别乞。这一次，秃马惕人被迫降服。①

成吉思汗为补偿博尔忽家属所遭遇的不幸，分给他们一部分秃马惕人民。把秃马惕王后孛脱灰塔儿浑赐给与忽都合别乞。最后，《秘史》告诉我们，非常好色的豁儿赤那颜得到了秃马惕地方的三十名美女。②——附带说明，拉施特将博尔忽③之死和秃马惕的投降记在“牛儿年的612年”。而伯希和先生在探讨另一个事件时说到，这里的牛儿年等于(回历)613—614年，即公元1217年。④拉施特也提到成吉思汗对于博尔忽的阵亡表示哀痛和惋惜。⑤

在篾儿乞惕人解体后，继之以斡亦剌惕人的归附和秃马惕人的被征服，成吉思汗成功地征服了“林木中百姓”——大森林中的蒙古人。当草原的游牧人和森林中的狩猎者结合在同一的“札萨”之下的时候，标志着蒙古人最终统一起来了。

第六节　成吉思汗系各亲王的“藩邸”

《秘史》在此后叙述成吉思汗分封他自己的亲属，并组成他们的“藩邸”，相同于拿破仑对他自己的人分封并给与采地。“母后”诃额仑额格和成吉思汗的最幼兄弟帖木格斡惕赤斤共分得一万人。

早期战争中战死的仅有的两个成吉思汗将军。后来在东部伊朗的征服之中，将看到脱忽察儿的战死。

① 《秘史》，第241节。

② 《秘史》，第241节，鲍乃迪，133。(豁儿赤要求三十名美女，见本书第154页。《秘史》在第241节说，豁儿赤“知秃马惕女子生的美，要娶三十个，致那百姓反了，将他拿住。”足见即上面所说允许他三十个美女事，而豁儿赤要在秃马惕人里面挑选。——译者)

③ 博尔忽，拉施特的对音为Bôrghoûl，别列津本，例如在“部落”篇内，第88页。

④ 伯希和，《亚洲学报》，1920年，I，页164。

⑤ 《拉施特书》，别列津译，II (XV)第23和115页。

成吉思汗的长子拙赤分得九千人，他的第三子窝阔台①，和他的最小儿子拖雷，每人分得五千人。〔1〕成吉思汗之弟拙赤哈撒儿分得四千人。阿勒赤歹②，二千人，别勒古台，一千五百人。③

成吉思汗对于他的叔父答里台④怀恨在心，因为他曾在一个很长时期背叛他而奔投汪罕，等到最后胜利的前夕，他才重来归附。我们知道，成吉思汗有一个时候想要杀死他。博尔术、木华黎和失吉忽都忽劝阻他说："毁灭自己一家人，就象熄灭家中的火。这个叔父是你父亲的唯一纪念。为着纪念你的父亲，饶恕他，不管他的错处。"成吉思汗为之感动而息怒。⑤

成吉思汗派给他的母亲四个那颜，即曲出、阔阔出、种篩和豁儿合孙做她的亲信人。派给他的长子拙赤的有忽难、蒙古兀儿和客帖三人。派给他的第二个儿子察合台的有合剌察儿、蒙可和亦都合歹三人。〔2〕因为察合台的"性情暴烈"，⑥命阔阔搠思"早晚在他跟前照料"。他又派亦鲁该和迭该两人跟随窝阔台，者台和巴

---

① 窝阔台即元太宗，其名Ogödäi有各种译法，《秘史》第七卷作斡阔台，第九卷作斡歌台，第十卷以下作斡歌歹，我们这里从《元史》作窝阔台。翁独健教授说：窝阔台为短促译音，校正本改译为谔歌得依，将 dai 字改为 da-i 两字 。——译者

② 这里没有说明阿勒赤台为何人，按《元史》世系表，哈丹大王（即成吉思汗之弟哈赤温）之子为济南王按只吉歹，此按只吉歹当即阿勒赤台，是成吉思汗的亲侄。和拉施特所说："分给他弟弟哈赤温的儿子三千人"，大同小异。又按本书第161页护卫队里面的阿勒赤歹，系另一人。——译者

③ 《秘史》，第242节。这些数目和拉施特所说不同。依照拉施特，成吉思汗将二万八千人作如下分配：三个长的儿子拙赤、察合台和窝阔台各分得四千人（拖雷，少子，沿旧习，分得一万一千人）；分给他的第五子古列坚（Kulken）（《元史》称阔列坚）四千人，分给他的最小弟弟帖木格斡赤斤五千人，分给他弟弟哈赤温的儿子三千人，分给他的母亲诃额仑三千人，分给他弟弟拙赤哈撒儿的儿子们，也古、秃忽和也松格一千人。（多桑译，II，3—5）和别列津译，II，132和59。

④ 答里台，《秘史》第242节在这里写为 Da'aritaï，而上面写为 Daritaï。

⑤ 《秘史》，第242节，末段，鲍乃迪，134。

⑥ 蒙古词 ketchegu，ketche'u 的意义为"顽固"、"不屈"、"困难"、"痛苦"、"急暴"。（科瓦列夫斯基《词典》，III，第2489页）（这里译文"性情暴烈"系照《秘史》。——译者）

刺两人跟随拖雷，最后委派者卜客跟随他的弟弟哈撒儿。

第七节　珊蛮阔阔出的势力

成吉思汗的地位提高至于帝国（的统治者）之后不久，即发生阔阔出的著名事件，暴露出蒙古珊蛮教引人兴趣的内幕。

我们上面曾说到属于蒙古种的晃豁坛部① 的蒙力克老人在成吉思汗的幼年时所扮演的角色。他是成吉思汗父亲也速该的朋友，也速该临终时托他做这个少年人的某种监护人。如果他曾从翁吉剌惕人那里接回这个少年人，但后来当所有各部落都抛弃成吉思汗的时候，他似乎很可耻地也置诸不理。然而他毕竟再次救了成吉思汗的性命，他曾阻止这位征服者冒昧地投入客列亦惕人的陷阱。② 现在他诚心归附成吉思汗，而他的一家在新成立的帝国里面所占的地位是很高的。

"蒙力克父亲"，照《秘史》这样称呼他，有七个儿子。第四子阔阔出，同时是以帖卜腾格里（Teb-Tengri 或 Teb-tenggeri）③ 著称的一个著名珊蛮。拉施特说他在 1206 年的忽里勒台里面扮演了重要角色，这个大会认可帖木真的地位提高至于蒙古帝国（的统治者）。正是这个阔阔出，当时证实并授与帖木真以成吉思汗的帝号。④但是他现在变成了可厌恶的人物。他的超人权力使他充满了倨傲自大：他不是骑着青白两色相间的马到天上和腾格里交接么？他还自夸和成吉思汗一起讨论一切大事，在讨论时，不拘形式。他

---

① 晃豁坛在《拉施特书》中作 Qonkotân（Qongqotat 的单数）（"部落"，别列津译，第 9 页和 158 页）。

② 参阅本书第 46 和 109—110 页。

③ 帖卜 Teb 一字加符号，加强后一字的意义（科瓦列夫斯基《词典》，III，第 1697 页）。腾格里的意义为"天"、"天神"、"属于天的"、"上帝"。

④ 《拉施特书》，II，第 112 页，参阅本书第 151 页。

以为是他，提升了新汗的地位，是他这个神巫的力量使新主得居大位，他差不多相信自己至少是和新汗平起平坐，地位相等。他很牢固地倚靠着他的六个兄弟和他父亲蒙力克老人的势力，《秘史》说他的兄弟们和他“一样凶恶”，蒙力克则和成吉思汗的家族非常接近，于是阔阔出一天比一天的更傲慢起来了。他甚至突然痛殴成吉思汗的弟弟拙赤哈撒儿，哈撒儿是个无敌的力士，这足以说明这个巫师的魔力怎样使帝室中人对他害怕。哈撒儿来向成吉思汗诉苦。成吉思汗所表现的急躁情绪增加他的狼狈不堪：“你往日自夸没有人敢和你徒手相搏，何以让别人打了你呢？”哈撒儿受到这种屈辱，无言可答。人们一连三天看不见他，他在怒极而泣。但是事件并不是到此为止。狡诈的阔阔出又来找成吉思汗，引诱他对他弟弟怀疑。这个巫师说：“神人启示我，长生天(Mongké Tenggeri)的命令，成吉思汗执掌国政，在他之后便是哈撒儿。你现在还来得及除去哈撒儿……。”

相信哈撒儿企图夺他的地位，成吉思汗当夜就到哈撒儿那里去并将他逮捕。曲出和另一个阔阔出(按：这个阔阔出是四养子之一)[1]，是哈撒儿的亲信，他们将此事奔告诃额仑母亲。诃额仑立刻坐上用一只白骆驼驾的车，命人驱车到他的儿子营帐去，于清晨到达。哈撒儿两手被绑，已被脱去了小帽和腰带，正在成吉思汗面前被审问他有阴谋的嫌疑。成吉思汗看见他的母亲脸色可怕地冲进他的营帐，《秘史》告诉我们，成吉思汗感觉非常不安甚至恐惧。这位老妇人一直走向哈撒儿面前为他松绑，把帽子和腰带还给他。之后，她气愤更甚，坐下来，怒不可遏，她的老手来了一个迅速的动作，自己把上衣解开。她的两个干枯的乳房垂在膝上，于是她向前捧着她的乳叫道：“这是你们所吃的乳。哈撒儿犯什么罪，你要毁灭自己的骨肉呢？当你们小的时候，你帖木真、哈赤温和帖木格吃我的一只奶，只有哈撒儿有气力吃两只奶使我胸中宽快。所以帖木

真心有技能，而哈撒儿有气力而善射①。我们的敌人，哈撒儿一一的用弓箭将他们射倒了。如今敌人尽绝，你用不着他了么！"②

成吉思汗不敢面对他母亲的视线，自己躲开，又怕又羞地走到帐外去了。他只能满足于夺去哈撒儿分封的大部分，仅留一千四百人给他。③然而愤怒和辛酸影响了诃额仑母亲，终于损伤她的身体，她死去时候和她活着时候一样，处在忧愁和痛苦之中。④

第八节　珊蛮阔阔出的覆亡

总的来说，阔阔出是成功地使成吉思汗兄弟里面最主要的一个蒙受不幸，并使皇族内部发生分歧。他的精神权力更形巩固。许多人以为来觅求他的庇护是稳妥的，甚至在他的周围形成了一种小朝廷，其人数之多，几乎和成吉思汗本人朝廷相等。这种趋势显然可见，平日依附成吉思汗的最幼兄弟帖木格斡惕赤斤的一些人现在离开了他而依附于这个神巫。帖木格命一个部下名叫莎豁儿的去邀回他的人。阔阔出痛殴莎豁儿一顿，并且将马鞍套在他身

---

① 拉施特说："哈撒儿有神力，能够折一人为两段如折一枝木箭一样。"（"祖先"，别列津译，第54页）。有一天，成吉思汗叫他射一个老鹰，哈撒儿问："你要我射它什么地方？""射它头，在黄与黑线中间"。他就这样的射死了老鹰。（《萨囊彻辰书》，第99页。）

② 《秘史》，第244节。符拉基米尔佐夫译，《成吉思汗传》，第83页。R.福克斯译，《成吉思汗传》，页126。

③ 哈撒儿此后和其他兄弟比较，一直处于不利地位。参看本书第168页注③，拉施特所说的分封情形。他的儿子也古、秃忽和也松格，和哈撒儿一样，也不得宠。（《拉施特书》，原文II，222页）。巫者对哈撒儿的谗言，在历史上继续有发展。萨囊彻辰（第71—72页）告诉我们哈撒儿的两次谋反，第一次是和部鲁罕晃豁坛共同谋反，被速不台镇压平定，第二次和别勒古台阴谋不轨，成吉思汗伪装乞丐，挑他们去拉一种弓，结果只有成吉思汗能拉，这个几乎是魔术，使他们不敢为逆。萨囊彻辰还说，1227年，哈撒儿在宴会中执成吉思汗妻子美丽的忽兰之手，成吉思汗将他逮捕，左右劝解，才将他释放（《萨囊彻辰书》，第99页）。〔2〕

④ 鲍乃迪，135，136。福克斯，前引127。

上回去见他的主人。第二天，帖木格自己到阔阔出那里去。阔阔出和他的六个兄弟围住他，威吓并罪责帖木格要想夺去他们的人，结果强迫他跪下来向他们求恕罪。

次日早晨，《秘史》继续说，在成吉思汗尚未起身之前，帖木格走进他的帐幕，长跪哭诉所受的侮辱。成吉思汗听着默默不语，他似乎在可怕的珊蛮权力之前，有一种迷信的疑虑使他瘫痪。是他的妻子孛儿帖使他做出决定。孛儿帖从床上坐起来，拿被子遮着胸，含着屈辱的眼泪向成吉思汗叫道："这是怎么一回事呀？那七个兄弟打了哈撒儿，侮辱了帖木格。如果在你生存时候，人们可以欺侮你桧柏般长成的兄弟，[1] 等到你死后，百姓将不服你的儿子们，他们还年幼没有人怕：就象风吹草动或群鸟高飞。"这个简明的理由打动了成吉思汗。他对帖木格说："今天帖卜腾格里来的时候，由你做去！"帖木格出去秘密地和三个力士说好。少顷，蒙力克和他的七个儿子来到成吉思汗的幕帐谒见。阔阔出刚刚坐下，帖木格揪住他的衣领说："昨天，你强迫我向你伏罪。今天，我们来角力！"要将他揪出帐外。在纷争中间，阔阔出的小帽坠落于地下。他的父亲蒙力克老人拾起小帽，满心惶恐不安。成吉思汗命令这两个对立的人出去解决他们的争端。他们出到帐外时候，帖木格所雇用的三个力士冲上去将阔阔出的脊骨折断，尸首抛投在车辆旁边。帖木格于是回到御帐照他的说法报告事件经过："我们才开始，他不愿意再和我角力，卧在地上，现在他是不愿意再起来了！"①

蒙力克老人立刻领会发生了什么事。悲伤地吻了阔阔出的小帽，两眼垂泪喃喃地说："在你即位以前很久，我就是你的伴当，我一直是这样，汗呵！到了今天，我还是你的伴当。"但是他六个儿子对于他们兄弟的被杀，没有这样甘心顺受。他们已经卷起衣袖，气势汹汹地拦住帐门。成吉思汗受惊起立叫他们出去。他自己先走

① 《秘史》，第245节，鲍乃迪，137。

到外面，护卫的弓箭手们迅速赶来保护。确实知道阔阔出是已经死了之后，他命令将死尸搬到一个帐内，叫可靠的人看守。他遣人于夜里秘密地将尸体取去埋葬。到第三天，他叫人开帐而视，这个死尸已经不见，于是将这一件奇迹用官方的方式声明："他殴打并诽谤我的兄弟们。所以上天夺去了他的生命和尸体。"但是他对蒙力克严厉地说："你没能教训好你的儿子。他想和我看齐，我不得不将他除去。我本当将你们和札木合、阿勒坛、忽察儿一样的处死。但是我有言在先，免你死罪。让这件事就此结束吧！"据蒙古史源说，从这一天起，蒙力克一家"气势消灭"。①

除去了危险的阔阔出，成吉思汗要找一个安分的大珊蛮。他找到了兀孙，他是口传故事里面孛端察儿的子孙的最长一支巴阿邻部最年长的一员。成吉思汗对他说："你是巴阿邻的长老，你应为'别乞'。做别乞时，你骑白马，著白衣，坐位到处都在众人之上。(逢到我有所举动时候)你要拣选有利的年月。"②

第九节 临近中国边境、成吉思汗与汪古人

我们曾见，当成吉思汗对乃蛮人作有决定性的战争而这场战争使他完成了蒙古帝国建立的时候，他曾获得汪古人之助。[1] 汪古人属于突厥种，信奉聂思脱利教，住在中国长城之北，山西省北方的边境上，即在现今的归化城和绥远地方。汪古人首领阿剌忽失的吉惕忽里[2]，就是拉施特称之为阿剌忽失特勤的，在 1204 年曾替蒙古征服者尽过非常显著的功绩，向他自称藩属以对抗乃蛮人。现在成吉思汗的目光移到中国，汪古人的重要性并不减少。作

① 《秘史》，第 246 节，鲍乃迪，138。

② 《秘史》，第 216 节。符拉基米尔佐夫译，前引，第 77 页。有如我前面所说，关于兀孙的任命，根据蒙古史源，是在阔阔出覆亡以前。这无疑是因为蒙古诗人欲将所有"升级"归并于 1206 年的忽里勒台之际。鲍乃迪，138。

为长城边沿的防卫者，他们就要引导蒙古征略者侵入中国。①

为了表示对阿剌忽失特勤的感谢，并为了巩固这个联盟，成吉思汗把他的女儿阿剌海别吉许嫁给这个汪古人首领。②〔3〕据《拉施特书》，阿剌忽失因为自己年老，没有接受这个提议——至少对他自己是这样——在他之前的一个汪古人首领名叫也遂或亦苏亦，是他的兄长，他向蒙古人建议让也遂的儿子名叫赤古的③将来继承他的位子并娶阿剌海公主。赤古这时候在中国，被召回汪古地方。但是当他到达"肯都克"镇时候，④汪古的别乞们使他产生疑心，伪称他的叔父阿剌忽失叫他回来是因为要杀他。这当然是谎言，因为汪古人的首领如果这样，必不至推辞成吉思汗对他本人的提议。不过汪古的贵族们对于阿剌忽失，肯定是很敌视的，他们不久将他杀害而奉赤古为主。赤古和他的前人一样，对于成吉思汗表现为热诚的藩属。成吉思汗信守他的一贯政策，将女儿阿剌海嫁给赤古，但是要求人们把杀害阿剌忽失的凶手交来处死。实际上，所有的汪古贵族或多或少都参预了这次谋杀事件，成吉思汗只能满足于使交来并杀死这个罪案中的主谋人和他的一家。⑤

根据材料更为详尽的《元史》，⑥阿剌忽失特勤曾随成吉思汗往攻乃蛮人。他归去之后，被部众中心怀不满者所杀，其长子不颜昔班同时被杀。他的妻子和幼子孛要合与其侄镇国逃至云中（大

① 关于汪古人和中国的长城，"它从黄河延长至直隶湾"，参阅《拉施特书》，别列津译，"部落"第114页。读做Öngut。

② 《秘史》，第239节。参阅伯希和，通报，1914年，631。

③ 某些手抄本作Chikoun。参阅拉施特，"部落"，别列津译，第115页。有一种手抄本作Chikouî。

④ 伯希和以为《拉施特书》中的肯都克无疑要改为唐都克(Tenduk)，这个就接近于马可·波罗的Tenduc，这一词令人回忆汪古人地方从唐朝起就有的名称(天德T'ien-tö读做Thien-tak)。参阅伯希和，同上论文，第630页。(唐天宝中于大同川西筑城名天安军，后改为天德军。——译者)〔4〕

⑤ 《拉施特书》，"部落"，别列津译，115，116。

⑥ 只有《元史》说到有反对派即"亲乃蛮"派的存在。

同)。当成吉思汗攻克云中的时候,找到了他们,予以厚待。孛要合年龄尚幼,于是其堂兄镇国,就是拉施特所称为赤古的,被封为汪古亲王。不久镇国便由其子聂古台袭位,聂古台娶成吉思汗子拖雷的女儿(按:拖雷女之名为玛噶)为妻,但是他在一次战役中死去。孛要合随成吉思汗出征花剌子模,回来时候——年方十七岁——被封为汪古亲王(约在1225年),成吉思汗把自己的女儿阿剌海别乞嫁给他。孛要合死后,阿剌海别乞和她的著名父亲(按:指成吉思汗)同样有魄力,在蒙古人保护之下统治这个国家。①②[5]

成吉思汗系的皇室和汪古王室间的婚姻关系继续至于后代。阿剌忽失的儿子孛要合生有三子,长子名君不花,娶大汗贵由③的女儿叶里迷失公主,第二子爱不花娶大汗忽必烈④的女儿月烈公主。爱不花和月烈之子阔里吉思即乔治,⑤先后娶了大汗忽必烈的

---

① 格鲁塞这里引《元史》,但所谓汪古亲王,无此名称。按《元史》卷一百十八,阿剌兀思剔吉忽里列传备载这里所举的事实。成吉思汗克云中,封镇国为北平王,还追封阿剌兀思为高唐王。孛要合娶阿剌海别吉公主,未有子,三子皆姬妾所出。孛要合死后追封赵王。——译者

② 伯希和《中亚和远东的基督教徒》,《通报》,1914年,631。又Moule《中国的基督教徒》,第235页。(这里所说阿剌海公主以及阔里吉思事迹,《蒙鞑备录》和《元文类》二十上阎复撰《驸马忠献王阔里吉思碑》都有记载。《蒙鞑备录》说:"成吉思皇帝女七人,二公主曰阿里黑百。俗曰必姬夫人。曾嫁金国亡臣白四部。寡居,令领白鞑靼事……有妇女数千事之,凡征伐斩杀皆自己出"。阎复撰碑说:"曾祖阿剌兀思剔吉忽里,追封高唐忠武王……太祖兵下中原,忠武为向导,为异议者所害……武毅(孛要合)自龆龀太祖携征西域,年十七,封北平王,尚齐国大长公主……。"——译者)

③ 贵由是成吉思汗的第二个继承人,又是他的孙子。(按:即元定宗)

④ 忽必烈是成吉思汗的第四个继承人,也是他的孙子。

⑤ 西方的作家称之为"乔治王子"。他由聂思脱利教改奉天主教。于1298年卒。参阅本书第265页。〔翁按:孛要合生三子,长子名君不花(《元史新译》作准布哈),次子曰阿尔不花(本书作爱不花),三子曰珠尔不花。准或君想是Jean(约翰)的对音,爱或阿尔是Al的对音,珠尔是gul或goe的对音。Jean固然是法文的约翰,阿尔(al)则是albert的头一音,珠尔(jul或jol)则是Julius和Joseph的头一音。现今欧美人还有这习惯称albert为al,称Joseph为Joe,Julius为Jul,这都是基督教名。至于阔里吉思《元史新译》作为奇尔济苏(Ge-or-ge)完全是教名,为现今译音为"乔治"的对音。苏字想是多余的演音。中亚细亚乔治亚(Georgia)蒙古人则称为谷儿只,第一个G字读硬音,第二个G字读软音。由此可知,新译音比以前的译音较为准确,奇尔济苏总比阔里吉思较为接近原音。〕

两个孙女。①

汪古人的归附和他们的王室由婚姻关系而亲密地结连于成吉思汗的家族，这件事表现了成吉思汗的政治头脑，他是这个制度的创始人。由于这种策略，蒙古人延长他们的帝国直至长城之下，通过这里的"要隘"(拉施特称之为 Derbend)可以直到中国内部。当他开辟了直接通往河北和山西的途径时候，这位蒙古征服者并没有忘记从西面进攻中国北部，因此要臣服甘肃地方的西夏王国，但是这一次要使用武力。

第十节　成吉思汗出征唐兀

人们知道，唐兀人是属于吐番种的民族，十一世纪时在鄂尔多斯、阿拉善和今中国甘肃[1]成立了一个单独的国家。[2]唐兀人深受中国文化的影响，他们用自己的方言仿效中国的书写方法制成一种文字。他们的国家，有如马可·波罗和鄂多立克对我们所说的，地位很重要，因为他们控制着"丝绸之路"的起点，通过他们地方再经过畏吾儿人地方，使远东和伊斯兰世界交通无阻。他们的王朝用中国名称，号为西夏，它从 1032—1227 年，以这个国名著称于史。他们的国都在兴庆，即现在甘肃的宁夏。蒙古史源称他们为唐兀，又称为合申。②拉施特喜欢用合申这个名字来称呼唐兀人国家③。

唐兀人国家是受成吉思汗攻击的第一个定居的国家。因此人们有这种印象，他不习惯于这种地方。他不得不几次兴兵才能攻克。他的猛烈进攻，在其它各地往往有决定性，而在这里只能出现为没有结果的掠夺战争。据《拉施特书》，他在回历 601 年，牛年，即

① 伯希和，前引，第 631 页。

② 《秘史》，第 249 和 256 节。

③ 别列津，II，7。这个名字是中文"河西"，即"黄河以西地方"的波斯化，《元史》这样称呼唐兀人地方(克罗斯译，第 29 页)。

公元 1205 年的进攻，实际上仅仅是一次比较谨慎的突入。《元史》也证实这一点，它仅仅对我们说，拔力吉里寨和在落思城之前掠获一些俘虏。①

成吉思汗第二次出征唐兀是在 1207 年（依照拉施特，是回历 603 年，兔年，《元史》说是卯年）的秋天。斡罗孩（Wo-lo-hai）城被毁。第三次出征是在 1209 年（回历 605 年的后六个月，蛇年，拉施特这样说，经《元史》证实）。依照《元史》，西夏主李安全②〔3〕遣其世子率师抵御蒙古人的侵略。成吉思汗击败敌人并俘获他们的部将高令公。他又一次破坏斡罗孩城，攻取夷门（在中文，这是说野蛮人的门）（翁按：夷门是指城之东门而言，格鲁塞解释为野蛮人之门是不对的），并俘获唐兀人一个将军——嵬名令公。随即包围中兴府，即唐兀国家的都城，现在的宁夏。成吉思汗试行引黄河之水灌城，但是河堤断裂，他不得不放弃围城之举。拉施特在这一方面则说，成吉思汗进军直到额里孩城，③ 这个地名令人想起马可·波罗的额格里合牙，这也是指宁夏。唐兀主求降，并将他一个女儿献给成吉思汗。④《秘史》也说，唐兀国王——它称之为不儿罕，——自认为成吉思汗的藩属并将女儿察合⑤ 送给他，附带贡物中，尤其

① 《元史》，前引，第 27 页。别列津，II，8—9 页。萨囊彻辰因为他的著名祖先于这样注意唐兀之后，完全不过问土蕃，似乎难以置信。他告诉我们，虎年（1205）成吉思汗计划对这个国家有所举动，但是吐蕃国王格鲁多尔济遣使进贡。成吉思汗在 Adjinou Tasaïdam 地方接见使节，赏赐很厚，辞行时候交给他们一封信，很谦恭对这个著名喇嘛萨嘉察克罗咱斡河难达噶尔贝致敬（《萨囊彻辰书》，第 89 页）（按：这段纪事见《蒙古源流》三）。

② 中国人称他为襄宗（1206—1211）。拉施特（别列津，II，第 113 页）已经称他为失都儿忽，这个头衔是《秘史》第 267 节指他的继承人所说的，在《萨囊彻辰书》里面也是这样，第 85 页。

③ 别列津，XII，原文，18。《秘史》第 265 节作 Ériqaya，《萨囊彻辰书》102，作 Irghaï。〔4〕

④ 《元史》，前引，第 29 页。如果我们相信《萨囊彻辰书》（第 85 页），唐兀人的妇女比蒙古妇女美丽得多，唐兀皇后，她的名字至少在蒙古语是叫做古尔伯勒津郭斡，“面色光莹，夜不须烛”。

⑤ 《秘史》，第 249 节，鲍乃迪，140。〔5〕

包括很多骆驼，这位征服者后来出征中国和河中时候，这些骆驼对于他发挥了十分可贵的作用。

第十一节　成吉思汗侵入金国

成吉思汗进攻唐兀，不过是一种"大规模的军事演习"，是为了从西面进攻中国北方做准备。①

中国的北方，我们知道，大约自一个世纪以来，是隶属于一种通古斯人，即现今满洲人的亲属女真人，他们的君主，以金主著称（在中国语为"金"，在蒙古语为"阿勒坛汗"），驻在北京。上面说过，金人历来是蒙古人的世仇，但在成吉思汗还年轻时候，曾有一次和他们联盟以报复塔塔儿人的仇恨。《元史》坦率地据实向我们承认，成吉思汗在这次事件中接受了中国的一个荣誉头衔，每年进贡于北京朝廷。在1207年左右，他已经觉得自己有足够的力量可以摆脱这种臣服关系。金国的一个贵人卫王允济来接受岁贡时，遇到拒绝。然而决裂的发生只是在金章宗死后，当这个允济在北京即位成为史册中所称的卫绍王（1208—1213年）的时候。②金使来要求对新君致敬，成吉思汗随口问道："新君为谁？"来使说："是卫王。"成吉思汗向南（朝着金国的方向）而唾说："我以为中原皇帝乃天上人做。卫绍王这等庸懦人也能做么？"说完上马远去了。③

1211年的三月，成吉思汗在客鲁涟河岸上举行一次大会，一次真正的军事会议，准备发动对金国的战争。他的远方藩属都来

---

① 人们知道中国这时候分为三个国家：一，北方中国，以北京为都城，属于通古斯种的女真人；二，在南方的汉民族国家，以浙江的杭州为都城，回教徒用南家思之名称它；三，唐兀人国家或西夏，在甘肃和鄂尔多斯。（《拉施特书》，前引，II，第97页，"部落"，第31页）。〔1〕

② 《元史》，前引，第29页。

③ 《元史》，前引，第39页。

到这个地方向他致敬，例如突厥哈剌鲁[2]国王阿思兰汗，他住在巴尔哈什湖南边，和突厥畏吾儿国王或亦都护巴而术，他住戈壁中的吐鲁番绿洲、焉耆、库车等地。①[3]拉施特指出，对金国进兵是准备一场真正的民族战争，一个大规模的复仇之举，以报复从前女真人所加于从前蒙古人的一切侮辱。为了这个目的，这位征服者除下了小帽，依照仪式，将腰带向后围着脖子，登高山向腾格里——长生的青天祈祷。波斯历史家载述他所说的话："长生天呵，我武装了我自己以报复我伯父斡勤巴儿合黑和俺巴孩汗的血债，阿勒坛汗（即金主）以可耻的刑罚把他们处死。② 如果你许可我，你在上面伸臂助我，并命下方人等、善恶诸神，联合帮助我。"③ 同时，成吉思汗还以代契丹人复仇的人自居，契丹人（按：此指辽，辽为金所灭）——不要忘记他们是蒙古种——从前据有北京，而于前一个世纪被金人所夺。

然而蒙古兵都是骑队，当这个时候，还没有掌握工程的技术，不知道围攻的方法，他们在长城雉堞之前停滞不前很久。1211 年和 1212 年的时间消磨于在宣化和热河地区攻取一些防御不固的小城，只是为了免于日久厌倦。④ 1212 年，猴年的春天，契丹人的首领耶律留哥叛金，集合了和他同种的人，给蒙古带来了可贵的帮助。者别统率蒙古一军进取在现今满洲南部的契丹旧都辽阳⑤。他最初不能攻下，就伪装退兵，再于夜间出其不意地回来袭取了该城。耶律留哥因此才能够在成吉思汗的宗主权之下自称辽王（这

---

① 《拉施特书》，II，第 14 页，607 年，或羊年，这是 1211 年的最初五个月。亦都护意义为"神圣"、"保护"。

② 参阅上第一章第十一节。

③ 《拉施特书》，别列津，II，第 127 页。

④ 在这一次战役的主要战争是成吉思汗于 1211 年阴历 2 月（2 月 15 日至 3 月 16 日）败金将定薛于野狐岭之役，这是在北京至张家口路上。九年以后，长春真人经过该地还看见战场，遍地白骨（《西游记》，A. 韦利译，第 62—63 页）。

⑤ 《元史》称辽阳为东京，"金人的东都"。

是契丹王朝的旧有称号)。金人这样就在背后受到攻击,而一直到这个时候蒙古人都是在长城之外奔驰的,如此分散金人的力量,对蒙古人是非常有利的。①

鸡年,1213 年——战争的第三年——成吉思汗终于取得重要的进展。〔4〕在夏季,阴历七月,② 他终于侵占了宣德府,③即现今北京至张家口的路上的宣化,他并且在长城之下的怀来击败了金将完颜纲。金人防御的锁钥是西北的镇住山西的三角的坚城大同④,大同守将是金将忽沙虎,但他弃之不顾,⑤ 一个本系契丹人名叫讹鲁不儿的部将将古北口要隘献于了蒙古人,古北口是在热河和北京之间的长城的一个非常重要堡垒。另一方面,者别攻取了居庸——另一个长城的堡垒,位于南口的西北,在张家口至北京的路上。

长城的各主要隘口就这样被闯开了。金人的纷乱已达极点,他们的将军忽沙虎杀死金主允济(按:在这里格鲁塞误作襄宗 Siang-tsong),将皇族的另一个亲王宣宗(按:这是完颜珣)扶上宝座,其在位时期系自 1213 至 1223 年。⑥ 乘这个宫廷事变引起纷乱的机会,成吉思汗以三支大军侵入北方中国。第一军由他的儿子拙赤、察合台和窝阔台统率,侵入山西的中部,到达太原和平阳,以《元史》为证,这一军取得这些城池之后,随即退出而携带战利品北去。蒙古人还是沿袭游牧人劫掠的古老习惯,许多时候他们不能了解什

① 《元史》,前引,第 30—31 页。

② 1213 年阴历七月等于 7 月 20 日至 8 月 17 日。

③ 《秘史》称为宣德府,第247节,鲍乃迪,139。

④ 大同,《元史》称为西京。

⑤ 《多桑蒙古史》,I,129,以为忽沙虎是堡垒的名字。

⑥ 1213 年阴历九月等于 9 月 16 日至 10 月 15 日。〔这一处原书最前页"正误"里面说应该为 Siuan-tsong (宣宗)于 1213 年的阴历八月(公历 8 月 18 日至 9 月 15 日)即位,死于 1223 年的阴历 12 月(公元 1223 年 12 月 24 日至 1224 年 1 月 21 日)。——译者〕

么是有效的征服，就是说真正的占领。中军由成吉思汗自己统率，幼子拖雷伴随，从河北的平原下趋攻取了河间府，再进到山东的平原攻取了济南。许多次要的地方，大部分也被攻取。然而在那些坚固的城池，如真定和大名，则遇到抵抗，更不用说北京了，蒙古人在那里不能作正规的包围，他们尽可能用断断续续的封锁使其饥饿。第三军由成吉思汗的两个兄弟，哈撒儿和帖木格斡赤斤统率，沿着直隶湾上溯向永平和辽西的门户。①

分三路骑兵侵入之后，成吉思汗重新聚集他的军队于北京城前，希望他的封锁终能使居民屈服。② 当公元第四世纪，匈奴或鲜卑的游牧部落侵入中国北方时候，就是这样战胜了最坚固城池的抵抗力量的士气，他们将骑队布满城郭的周围至于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③

然而成吉思汗的主要才能之一就是他的坚定不移的判断力，他认识到骑队不能攻破设防的坚固的都城。1214 年犬年的春天，当北京的封锁势将无限期地延长下去时候，他派人向金主讲和："你的河北和山东郡县都在我势力之下，你所有的仅仅是北京城池，天既弱你，我复迫你于险，天其谓我何？④ 我如今打算还军回到蒙古，你拿什么东西奉献我，以消弭我诸将的愤怒呢？"

不幸的金主，赶紧献出蒙古人所要求的一切东西：金银、缎匹、五百个童男、五百个幼女、三千匹马，还送给为成吉思汗侍寝的一位有金主血统的岐国公主。当蒙古征服者接受这些礼物之后经过长城返回了他们北方的驻帐地方，北京朝廷以为这样就使自己得救了。⑤[5] 或者无宁说，金人还是在那里恐惧游牧人会卷土重来。

① 《元史》，前引，第 32 页。

② 北京，《元史》称为中都。《秘史》第 248 节也称为中都。

③ 参阅戴遂良，《历史文件》，I，913—914，关于匈奴于 316 年包围长安。

④ 这一段引语，对照《元史》，稍改格鲁塞原文。——译者

⑤ 《元史》，第 33 页。

就在这一年，即1214年的阴历5月，① 金主弃去北京的宫殿退往汴京，我们称之为开封府，此地在河南，以黄河为屏障。② 至于北京，他命他的大臣完颜福兴留守，并让太子也留守在这个城内。然而金主的出行被认为是逃走，金主的威望完全丧失。在他从北京往开封的行途中，一部分他的原来是契丹人的军队，叛变返回北京，宣布归附蒙古人，并派使者至成吉思汗处。这位征服者得到这种意外收获心中大喜，当即又派新的军队往攻中国。[6] 一部分军队由三木合把阿秃儿指挥，[7]开往北京，增援叛军，另一军在木华黎指挥之下，开往辽东。金人的帝国，由于领导阶层纷乱，顿形涣散。金人派往援救北京之师战败于霸州城南。留守北京的金将完颜福兴由于失望，仰药自杀，于是蒙古人终于占领了这座都城。③

成吉思汗命失吉忽都忽、汪古儿和阿儿孩哈撒儿三人前往北京收取金人的财货。金人的守库吏合答自以为机巧，预先以礼物送给他们。汪古儿和阿儿孩哈撒儿接受了这些礼物，但是失吉忽都忽严词拒绝，他说："从前中都的金帛皆属金主。现在变成了成吉思汗的财产，没有他的允许，什么人可以染指呢？"成吉思汗知道这件事以后，高度称赞了他这个忠实的部将。④

得到这个胜利之后，成吉思汗遣人至开封，命令金主，叫他献出河北和山东全部，并放弃帝号，仅称河南王。开封朝廷虽然是在丧败之余，但是对于如此屈辱条件，这个金国的末主无法接受。战争仍继续下去。成吉思汗任命木华黎为左翼统帅，封为国王⑤，以

① 甲戌年阴历五月等于1214年6月10日至7月8日。

② 《秘史》第251节是很对的，用中文名字南京(金人的)指开封。

③ 猪年乙亥，阴历5月等于1215年5月5日至6月5日。

④ 《秘史》，第252节，鲍乃迪，第142页。

⑤ 木华黎，《拉施特书》中称为 Moûqoulî Koûyânk (II,115及以下，与"部落"34)。《元史》说(前引，第35页)国王的头衔是在丁丑年或牛年，阴历8月，封给木华黎的，这就等于1217年9月3日至10月1日之间。《秘史》则说在1206年的大会，在全面大升级时候，已经给了木华黎这个头衔。

负其责。这些重新发生的战役，我们在后面再说，成吉思汗本人并未置身其中，因为此后他就开始忙于突厥斯坦方面的事件了。

第十二节　蒙古人征服东突厥斯坦

我们在上面说过（本书140页），当成吉思汗统一蒙古时候，所有他的敌手中只有一个能够逃出他的掌握，这就是乃蛮王位继承人古出鲁克（屈出律），即结局很不幸的塔阳的儿子。① 在他父亲已死和乃蛮百姓被粉碎之后，拉施特说，古出鲁克有一个时期带着一小队效忠于他的人流浪到阿尔泰山西南的别失八里和库车方面；之后，志费尼说，在1208年，他来向哈剌契丹人要求避居在他们境内，哈剌契丹人属于蒙古种，上面说过，②他们建国于突厥斯坦的伊塞克-库尔和楚河地区，已将近一个世纪了。哈剌契丹国王或古儿汗，以在楚河之上的八剌撒浑为其国都，其君临地方从畏吾儿里亚至于锡尔河，和从巴尔哈什湖至于喀什噶尔。古儿汗对古出鲁克殷勤接待并且把女儿嫁给他。忘恩负义的古出鲁克，于收集了流浪在别失八里、叶密立和海押立周围的乃蛮或篾儿乞的逃亡者归附于自己之后，他竟然对他的恩人进行阴谋活动。他先和花拉子模的算端摩诃末勾结，以摩诃末的协同，他背叛了古儿汗，结果将古儿汗废黜，或是于1211年把古儿汗完全毁灭，有如我们在他书中③ 所做的详述。古出鲁克取代了最后一个古儿汗的地位，就这样变成了东突厥斯坦的原来哈剌契丹帝国的主人翁[1]。不幸的是，这个半游牧人丝毫没有必需的才具以治理一个大部分

---

① 《秘史》，例如第194节，作 Kutchuluk 或 Gutchulug。《元史》作屈出律（前引，第28页）。拉施特作 Koûchloûk（别列津译，“部落”第109页，“本传”，II，第34页）。

② 参阅本书第16页。

③ 《草原帝国》，第224和295页。

是定居人口的国家。为欲强迫喀什加里亚接受他的威权，他用骑队于两、三年之内有系统地蹂躏禾稼。他的妻子是哈剌契丹人，信奉佛教，古出鲁克受她的影响，迫害喀什噶尔和和阗的伊斯兰教徒，为的是迫使他们脱离异教而信奉佛教或聂思脱利教（志费尼指出，他生来信奉聂思脱利教，正如许多乃蛮人一样）。①而在喀什加里亚的伊斯兰教徒，否则或是在八剌撒浑的②伊斯兰教徒，占该地突厥居民的绝大多数。欺侮他们，古出鲁克就是自绝于足以巩固他的权力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人，拉施特惶恐地写道："崇拜偶像者（指佛教徒）变成了主人"。我们注意到哈剌契丹的旧王朝，被古出鲁克所取代的已经是一个佛教徒王朝统治着伊斯兰国家，但是如何掌握国政，是曾在北京居于统治地位的人所知道的，这个王朝知道如何使伊斯兰教徒接受或忍受。阿尔泰山的野蛮人象古出鲁克则完全没有这种知识。他召集和阗城的伊斯兰教教长阿剌丁摩诃末，与之讨论信仰问题。引志费尼所言为证，伊斯兰教长毫不费力地驳倒了他，使他无话可说，不难想象一位伊斯兰教博士和一个野蛮人辩论时的情形；因此古出鲁克恼羞成怒，指名辱骂了伊斯兰教教主摩诃末。伊斯兰教长也愤然谴责这个亵渎神圣的人："真教的敌人，愿你的舌头枯干！"古出鲁克丧失理性，使人加这位圣人以酷刑，结果将他钉死在其住所的大门上。③

古出鲁克又去进攻哈剌契丹帝国原来的藩属，在伊犂地方的哈剌鲁突厥人，以及在土鲁番、别失八里和库车的畏吾儿突厥人，他们都投到成吉思汗方面去了。古出鲁克擒获自称是在蒙古人保

---

① 志费尼告诉我们，古出鲁克和多数乃蛮人一样受过洗礼为基督徒，但是他的妻子是古儿汗之女，和其他哈剌契丹人一样是佛教徒，古出鲁克改奉了她的宗教。

② 八剌撒浑的人应该是一部分伊斯兰教徒，一部分聂思脱利教徒，曾在这个地方找到十三世纪的聂思脱利教的墓地，特别是在Pichpek地方，足以证明这一点。参阅Nau著《聂思脱利教在亚洲的发展》，基默博物院丛书，1913年。〔2〕

③ 《拉施特书》，II，第38至39页。

护之下的阿力麻里(在伊犁河之上)王子不匝儿，很失策地将他杀死。他终于重新引起成吉思汗的愤怒，成吉思汗似乎曾一度将他忘诸脑后。这次被直接挑衅，这位蒙古征服者于1218年派遣一军由者别那颜统率去征伐古出鲁克。①

质言之，这并不是一次战争。蒙古人被城市居民当做解放者迎接，由于古出鲁克缺乏行政上的经验曾将他们苛待，被他迫害的伊斯兰教成员也这样迎接蒙古军，由于被迫害，因此八剌撒浑、喀什噶尔和和阗都自动来归附蒙古人。以拉施特所言为证，者别宣布各人可以保留自己的信仰。换句话说，他恢复了信奉伊斯兰教的自由。② 这里有附加的按语，等待下文说明，两年之后蒙古人进入河中和伊朗东境时候，伊斯兰世界所得到的印象是如何不同。政治环境使他们出现在喀什加里亚时候似乎是伊斯兰教的救星。而以后他们出现在伊朗时候，就成为该教的迫害者。——至于古出鲁克，失败后不敢再接战，在他逃亡之中，被者别的轻骑在帕米尔山坡追上，并杀死他于萨里库尔河附近(1218年)。③[3]

我们由《拉施特书》得知，成吉思汗一度怀疑者别居功自傲，将要替他自己复兴古儿汗的哈剌契丹王国，取得独立地位。成吉思汗使人晓谕者别不要夸大成功，因为汪罕、塔阳和古出鲁克都因骄傲而失败。[4] 然而他的疑虑是没有根据的。者别对他主人的忠心是不可动摇的。他并不想自立为王，他所想的是完全另一回事，怎样补偿他从前使成吉思汗所受到的损失。人们还记得当他还没

---

① 阿力麻里本来也是哈剌契丹的藩属而臣服于成吉思汗(参阅《多桑蒙古史》，冯承钧译本，一，页65)，所以格鲁塞这里说，古出鲁克杀死不匝儿(多桑作斡匝儿)是向成吉思汗挑衅。——译者

② 《拉施特书》，II，第40页。

③ 志费尼，见巴托尔德，《蒙古人侵时期的突厥斯坦》，第402页。《拉施特书》，II，第40页。《阿不尔哈齐书》，德美桑译，第102页。拉施特说，畏吾儿人的亦都护巴而术以五百人从征古出鲁克，战得很好。

有归附成吉思汗时候,曾一箭射倒成吉思汗的一匹马,一匹面白而特别为它主人所喜欢的马。成吉思汗没有对他怀恨，反而将这个旧日的敌人超擢为一军统帅。但是者别负疚在心，当他替蒙古君主攻取东突厥斯坦时候,他急急乎征求一千匹白面的马,和他从前所射倒的一样,或者无疑是更好,因为这不是秉性不良而矮小的蒙古马,而是河中的高大骏马,他将这些马匹献给了他的君主。[①]

第十三节　成吉思汗和花剌子模帝国的决裂

古出鲁克败亡,使成吉思汗据有旧哈剌契丹帝国之地,约略是我们所称为喀什加里亚的地方[②]加上现今俄属突厥斯坦东北的谢米列契。这样,他就变成为伊斯兰教世界的邻人,诸如花剌子模沙的帝国。

花剌子模帝国是一个新近成立的政治集团。建立这个帝国的是一个深受伊斯兰教和伊兰影响的突厥王朝，这个王朝原据有花剌子模或现今的基瓦地方,当从前的塞尔柱算端的国家分裂时候,它成功地占领河中(不花剌和撒麻耳干)，伊兰东部和阿富汗。这些胜利，我们说是很新近的事。因为在事实上，花剌子模的沙或算端(苏丹)摩诃末(1200—1220),是与成吉思汗同时的人,仅仅于1206年才占领西阿富汗，于1212年才占领撒麻耳干，于1215年才占领东阿富汗,而波斯的封建主于1217年才承认他的宗主权。由此可知,他的统治是很脆弱的,姑且不去讨论他是否堪当这个称号而无愧，但说这个帝国既缺乏时间的考验，没有相当坚强的组

① 《拉施特书》,"部落"关于也速惕条(按:即别速惕,者别的部落),别列津译,第209页。

② 格鲁塞在此书以喀什加里亚(Kachgarie)指塔里木盆地,天山南北被称为"中国突厥斯坦"的地方。"中国突厥斯坦"的名称在历史上本来是不适当的，所以格鲁塞用其首邑喀什噶尔之名而呼为喀什加里亚。——译者

织。事实证明，摩诃末从他和成吉思汗发生冲突这一天为始，就表现为一个犹豫不决、没有真实能力的人，丝毫没有成吉思汗那样的政治家长才。①

然而花剌子模帝国由于面积广大，又因为它很幸运地承受了阿剌伯-波斯的辉煌文化，令人对他发生错觉。成吉思汗也将花剌子模的势力无疑估计过高。无论如何，他寻求和他们建立最友好的外交和商业的联系。正是为了这个目的，他于1218年派往花剌子模的一个庞大商队，于伊斯兰商人之外，还有他个人的代表，蒙古人兀忽纳[1]。但是讹答剌城的守将亦纳勒赤黑，至少是得到算端摩诃末的默许，劫夺了这个商队，抢劫去他们的财货并杀死这个商队的人。成吉思汗要求赔偿。他的要求遭到拒绝，于是他准备诉诸战争。

讹答剌的劫夺事件是否成吉思汗决定攻击花剌子模的主要理由，可以举这位蒙古征服者后来于得到胜利之后和河中一个法官瓦亦哀丁不真吉的奇异谈话为证，这是术兹查尼向我们报告这个谈话。成吉思汗对该法官说，他的名字将永远光荣，因为他惩罚了花剌子模算端，这个算端不是一个真正的君主而是一个强盗，违反人权，犯了指使杀害蒙古使节于讹答剌城之罪。②

第十四节　在出征花剌子模前提到的继承问题

出征花剌子模，是展开了这位征服者一生中新的一幕。一直到这个时候，他很少离开蒙古本土，北京地区他也曾在那里作战，

① 花剌子模算端在《秘史》中称为篾力克王（汗王）（《秘史》第257节）。

② 不真吉对于这次谈话，因为事先得到成吉思汗保证不杀他，所以才敢鼓起勇气回答说，成吉思汗是以屠杀了河中所有人民闻名的。〔2〕

但这还是蒙古草原。现在和伊斯兰教国家接触，他进入了一个陌生世界。《秘史》让我们知道，一种忧疑不安在他周围的人中不能隐藏不露。他的宠妃之一，美丽的也遂问他，如果有不幸的情形，什么人可以继承他的事业。① 成吉思汗毫无怒意，严肃地答复了这个问题，以为提得有道理，大家一直没有对他提起是不对的。他当下询问他长子拙赤的意见。拙赤默然不语。他的次子察合台憎恨拙赤，粗暴地问成吉思汗："你要叫他继承么？"他毫无顾忌地重提拙赤的出生不止于可疑：拙赤是成吉思汗的儿子呢，还是掳夺去他们的母亲箴儿乞惕首领的儿子呢？他说："他是从篾儿乞惕地方带来的。他不能命令我们！"② 拙赤气愤地跳起来揪住察合台的衣领。他要和察合台凭一种武器来判决曲直。先看两人谁是更好的射箭者，"你如果胜过我，将我的大拇指剁去。"又说："我们相搏，你如果胜我，我倒下去再不起来！"他们于是开始互殴。木华黎和博尔术试行将他们分开，但是成吉思汗保持沉默。这位征服者的一个老部下阔阔搠思终于找到了应该说的话："察合台，你为什么这样忙？汗现今指望你。当你未生时，天下扰攘，互相攻劫，人不安生，所以你贤明的母亲不幸被掳。你若如此说，岂不伤你母亲的心？你父初立国时，与你母亲一同辛苦，将你儿子们养大，望你成人。你母如日般明，海般深，这等贤明。你如何可以这般说？"③〔2〕成吉思汗最后打破了缄默，提醒察合台说拙赤还是长子。

察合台镇静下来，重新发言："我们两人都是长子，愿与父亲并

① 这里《秘史》原文如下："临行时，也遂夫人说，皇帝涉历山川，远去征战，若一旦倘有不讳，四子内命谁为主，可令众人先知。"——译者

② 《秘史》第 254 节，鲍乃迪译，第 143 页。拙赤这一字，在蒙古语的意义为"客"，"来宾"（科瓦列夫斯基《词典》 III，第 2392 页）。然而，他的命名并不象包含着出生不明的用意，固然拙赤还可以指闯入的人，因为这个名字和察合台的叔父拙赤哈撒儿相同，而关于拙赤哈撒儿并没有私生子问题存在。参阅伯希和《通报》，1930 年，193。〔1〕

③ 这一段引语，对照《秘史》引入。阔阔搠思受成吉思汗之命辅佐察合台，见本书第 168 页。——译者

出气力。”为了打开僵局，他提议他和拙赤两人之间如有争端叫他们的兄弟窝阔台公断，窝阔台一向以宽宏大量著称。如果我们相信《秘史》所说，这时候似乎同意遇事由窝阔台向成吉思汗直接请示，① 这一种任务似乎是将窝阔台的地位提高至他的兄弟们之上而指定他为预定的嗣位人。依照同一史料，察合台（他常常表现对窝阔台有许多情谊）甚至正式提议以窝阔台承继他们的父亲，固然他比自己为幼。拙赤因为自己的出生一直存在疑问，感到不安，据说也同意了这个提议。

然而成吉思汗意识到诸子相仇在他死后将有引起可怕纠纷的危险。《秘史》在这里说到成吉思汗曾提出明智的劝告，对诸子说："你们不必并行，天下地面尽阔，叫你们各守封国。"[3]他追溯蒙古从前王室的后裔阿勒坛和忽察儿的家族，因家族不和使他们丧失了王位。最后，如果我们相信蒙古的史诗，成吉思汗此时要求预先解决这个继承问题，他属意于窝阔台。四个兄弟里面最幼的是拖雷，他答应帮助窝阔台，当他忘怀沉睡时候唤他醒，有必要时提起他的责任，并且在他指挥之下忠心耿耿地去征战。② 然而这个蒙古的史源，在我们看起来，实在是有些言之过早，它还说成吉思汗有言，如果窝阔台的子孙没有治国的才具，得由另一系的子孙继承帝位。③

---

① 事实上，波斯历史家证明，后来当花剌子模的战争时候围攻乌尔犍赤，成吉思汗命窝阔台判断拙赤和察合台两人之间的纠纷，并叫他们两人受窝阔台的指挥。同样情形，《秘史》第 258 节说，当驻营于讹答剌（《秘史》作兀都剌儿）时候，拙赤、察合台和窝阔台三人遣人问成吉思汗归谁调遣，这位征服者答复说，归窝阔台（海涅士译 Asia Major，IX，1933，页 514），参阅鲍乃迪，第 147 页。

② 《秘史》，第 255 节，鲍乃迪译，第 145 页。

③ 这一段文字有必要提到。我怀疑《秘史》的最后一节（第282 节）说写于鼠年，是1240 年的鼠年，当窝阔台系在位的时候，这是否后一个鼠年，就是说 1252 年，当拖雷系推翻并代替了窝阔台系而即位的时候呢？（这一段《秘史》原文如下："若斡歌歹（窝阔台）的子孙们都不才呵，我的子孙们，岂都不生一个好的？"和格鲁塞这里所说有不同。——译者）

第十五节　花剌子模帝国的毁灭、河中和花剌子模的征服[1]

在出发征伐花剌子模帝国以前，成吉思汗要求西夏主或唐兀国王，即《秘史》称为不儿罕而中国编年史称为神宗的派兵助战。派人对他说："你答应做我的右手。现在我和撒儿塔兀勒（按：这是蒙古人所称花剌子模）决裂，即将出征。和我一同出发，做我的右手吧。"但是唐兀国的一个大臣阿沙敢不做了极其粗暴的回答说：如果成吉思汗的力量不够，何必自称为汗？这个仇恨成吉思汗留待后来报复。他不能在出征花剌子模的同时再兴兵攻唐兀，而且对于金人进行的战争，虽然从缓，但在木华黎指挥之下，总要牵制住左翼的兵力。但是他自誓，一俟花剌子模事件结束，就要向唐兀人报仇，他结果履行了这个诺言。①

在兔年，1219 年的夏天，蒙古大军在也儿的石河上游集中。秋天时候，成吉思汗到达，在巴尔哈什湖东南，在哈剌鲁人地方的海押立，哈剌鲁国王阿思兰②（其意义为"狮"）和他联兵。到这里来聚会的还有阿力麻里③国王苏黑纳黑特勤[2]和从土鲁番和库车带兵而来的畏吾儿人的亦都护巴而术。依照巴托尔德的估计，蒙古军人数约在十五万人至二十万人之间。成吉思汗叫他的最幼兄弟帖木格斡赤斤留守蒙古。在他妻妾之中，他叫美丽的忽兰陪伴同行。前哨和后援[3]的重要职务委付与少壮的统帅，他们在和最后的乃蛮人以及最后的篾儿乞惕人战争中表现勇敢，而知人善

① 《秘史》，第 256 节，鲍乃迪，145，146。

② 阿思兰汗，只是合剌鲁一个小国的王，被萨囊彻辰（第 89 页）说成为一个骄傲的君主（无疑是因为他的名字"狮"），他激怒成吉思汗。这位征服者竟于鼠年（1204）派木华黎和札木合攻他！

③ 阿力麻里在伊犁河上，今天的固勒札附近——《拉施特书》，42，43。

任的成吉思汗不至不立即加以拔擢的：者别担任前哨，速不台做者别的后援。脱忽察儿也被委以重任，担任速不台的后援，这似乎一部分因为他是成吉思汗的女婿。

花剌子模帝国，即《秘史》称为撒儿惕人的，①因蒙古军的来临而惊怖。数个世纪以来，河中的定居人不花剌和撒麻耳干城的伊兰族居民，锡尔河、塞拉夫香河和阿姆河乡野的伊兰种的或"撒儿惕"的农民；构成政治和军事贵族阶层的伊兰化并定居化的突厥人，常处于疑神疑鬼之中，惟恐游牧人从戈壁和阿尔泰山忽然如飓风一样的袭来。1218 年的春天，有一支商队以使节的姿态由成吉思汗处来到河中，花剌子模算端摩诃末于夜间叫一个商队队员——这个人正好是原籍花剌子模的商人——到他那里，详细问他成吉思汗的实力究竟如何。他问：真的成吉思汗曾征服桃花石，②即中国北部和它的都城么？这时候，算端为了慎重起见，打算和蒙古汗成立一种通商条约，然而后来就在这一年，即 1218 年，蒙古商队在讹答剌的被杀事件激起了决裂——战争爆发了。

面临蒙古人的威胁，摩诃末算端把他的军队分布在锡尔河、费尔干纳要隘和河中各城的这条防线，因此在总的人数上他虽然占优势，而到处兵力都感缺少。成吉思汗从讹答剌方面攻破锡尔河防线。由他两子察合台和窝阔台统率的一军，由畏吾儿国王巴而术协助，留在这里（指讹答剌——译者），在包围了很久之后才攻取这个地方，因为蒙古人攻取坚城，在开始时候，方法很笨拙，我们已

---

① 《秘史》，第 254 节，《萨囊彻辰书》相同，在页 85，称为撒儿塔兀勒。

② 《涅塞维书》，霍达斯译，59—60。"桃花石"这个名称，突厥-波斯人用它指中国的北方，是源流于塔拔哈失或拓拔，即五世纪时候在这个地方的从前的突厥人的征服者（参阅本书第 3 页）。同样情形，蒙古人和后来斡罗思人称中国北方为"契丹"，即十世纪征服了这个地方的人。〔"桃花石"的译音系从《长春真人西游记》，该书述丘处机渡阴山至阿里马（阿力麻里）城后，其地人"见中原汲器，喜曰，桃花石诸事皆巧，桃花石谓汉人也。"云云。阿剌伯和波斯的古地理书中均有 Tamgadj 国，Klaproth 曾考订其指中国（《亚洲学报》，第七册，页 227）。——译者〕

经在他们出兵中国之初看到了这一点，在这里也有这种情形。第二支蒙古军在成吉思汗长子拙赤指挥之下，从锡尔河两岸下趋，攻占了昔格纳黑和毡的。另一支五千蒙古兵的部队，上趋向锡尔河上游，攻取别纳客忒并进围费尔干纳的都城忽毡，这座城的花剌子模总督是英勇的帖木儿灭里(“铁王”之意)他于坚强抵御之后，沿河下趋出走。① 最后是成吉思汗自己和他的少子拖雷带着大军直向不花拉进军，于 1220 年的 4 月到达。②

防守不花拉的花剌子模士卒皆是雇佣的突厥人，这些人欲突破一个缺口而逃，但结果只是使自己溃散。居民看到军队试行逃走，为之气沮，于是开城迎降于蒙古人，额梯儿说，这是在 2 月 10 日，但据术兹查尼则说，是在 16 日。有突厥骑兵四百人，退守内堡，蒙古兵缘梯而登攻破之，守兵全部被杀。该城居民被迫献出全部财产并且受到种种迫害。但是蒙古人只对意欲反抗的居民使用有系统的屠杀，尤其是若干教长。杀死这些教会人物，被说成是成吉思汗意在迫害伊斯兰教。然而与其残暴本性不相符合，蒙古人不可能理解宗教战争，首先由于他们缺乏这种认识，其次因为他们以为一切宗教的代表人物都可能和他们自己的珊蛮一样，掌握某些魔术力量，因而对他们有迷信的敬仰。志费尼的富有戏剧性的记述，对我们说，成吉思汗召集所有伊斯兰教徒至于不花拉的大礼拜寺，用一种意义不明的演说恐吓他们，自称是上帝派来责罚他们的人，巴托尔德认为这是过于传奇化，的确是这样。③ 况且这位蒙古

① 帖木儿灭里的事迹，迦恩加以渲染，在他所著出色的小说《屠夫》里面称之为“铁王”，是这个故事中的英雄，在《蓝旗》里面也称赞他。

② 依照《涅维塞书》，成吉思汗于攻下讹答剌之后，才进军不花剌(霍达斯译，第73—74 页)。额梯儿和木兹查尼则以为他到达不花剌在二月。志费尼(巴托尔德以为他是错了)以为在三月(巴托尔德，《突厥斯坦》，第 409 页)。《长春真人西游记》说，成吉思汗未到塞拉夫香河以前遇到一个伊斯兰农民，带着牛，说这一村灌溉全靠一种水车。成吉思汗免了他一切赋役。(《西游记》，A. 韦利，92)

③ 这一段记载见《拉施特书》，54。参阅《巴托尔德书》，410。

征服者很有政治头脑，绝不至以宗教问题恐吓伊斯兰教社会，他在蒙古和中国所采取的态度是善于利用腾格里或天来制造人们的幻想，允许我们推测他在必要时候还要同样利用阿拉。这里有更严重的情形，就是在劫掠之中，发生了火灾，结果焚毁了该城的一部分。

从不花拉，成吉思汗向撒麻耳干进军。在这座都城的外面，他和他的两个儿子察合台和窝阔台会师，他们刚刚取得了讹答剌，来到这里。撒麻尔干的突厥守兵是新近招募而来的佣兵，对于花剌子模的算端，缺乏效忠的坚定意志，没有作任何抵抗；所有这些突厥佣兵只有一种思想：被编入成吉思汗的大军。成吉思汗伪装应允，然而守兵投降之后，他出其不意地将他们残杀。这种举动当然是背信。实际上，这位征服者把佣兵的投降认做是他们对自己主人，花剌子模算端的背叛。我们知道他对于这一类事件的观念，他利用了佣兵们的卑怯，但是对他们只有鄙视，并且认为将不忠于其主的部下处死是合乎道义的。至于撒麻耳干的居民（他们的大部分还是伊兰人），他们抵抗得较好。至少是他们很勇敢地组织了一场突围，然而这些工匠们敌不过草原的骑士，他们被击溃了。[4]志费尼说，撒麻耳干城于被攻五日之后投降，术兹查尼说于十日之后投降，术兹查尼以为这是在穆哈兰月(Mouharram)10 日，即 1220 年的 3 月 17 日。和不花拉的情形相反，宗教的权威人士，伊斯兰教的先知和法官等没有表示抗拒，蒙古人结果赦免了他们，这可以充分证明蒙古人并没有存心敌视伊斯兰教教会。①

蒙古人占领在现今基瓦附近的花剌子模本土的都城乌尔犍赤②，比较困难得多。成吉思汗不得不派遣他的三个儿子拙赤、察

① 《巴托尔德书》，413，但是蒙古人的进入该城对撒麻耳干来说，是一个重大的灾难。《长春真人西游记》说在算端统治时候，该城人口超过十万，"但现在(1221—1222)只有四分之一"（韦利译，93 页）。[4]

② 这是蒙古人，将乌尔犍赤之名改称为兀笼格赤（玉龙杰赤）（《拉施特书》，II，69）。

合台和窝阔台都到那里去，同时还派了博尔术、脱栾扯儿必、兀孙那颜和合答安。①在艰苦围攻之中，拙赤显出是一个凡庸的领袖。他和察合台又开始作对，察合台斥责他遇事没有决断，六个月之后，成吉思汗为了终止他们的争吵和成立统一的领导，不得不命令他们两人都听从窝阔台的指挥，窝阔台于是更具有预定为继位人的形像。“窝阔台和婉地使他的两兄言归于好，严肃地使蒙古军队的纪律树立。”于是他对乌尔犍赤[5]实行总攻击，依照涅塞维②的大事年表，乌尔犍赤大约在1221年的4月被攻下。居民除有工匠的资格者外一概被屠杀，工匠被发送往蒙古。拙赤在围攻时候所表现的软弱，据涅塞维所说，或者是因为他知道这个地方是在他的未来封地之内，所以想拯救这座城市。③(参阅后“注释和参考”)

《秘史》和《拉施特书》不同，没有说到拙赤和察合台的意见龃龉，以及他们结果都归窝阔台指挥的事，但是他告诉我们，兀笼格赤(玉龙杰赤，等于乌尔犍赤)城破之后，三个王子分取该城人口，没有留下他们的父亲的一份。等到他们回到他们父亲那里时候，成吉思汗盛怒，以至三天不见他们。于是博尔术、木华黎(有误)和失吉忽都忽全来替他们说话。④ 他们说：“取得兀笼格赤，增加了我们的威力，撒儿塔兀勒被征服，你的大军皆喜。汗为什么这样愤怒？你的儿子们知道错误，满心懊悔。请仁慈为怀，饶恕他们……”成吉思汗怒气稍止，并接见这三个王子，仍然对他们严厉责骂。当他们一动不敢动地立在他面前，脸上流着焦急的汗的时候，三个箭筒

---

① 见本书第191页。参阅《涅塞维书》霍达斯译，153—156页。

② 涅塞维系呼罗珊人，有《札阑丁传》，他曾供职于这个王子处。原书为阿剌伯文。——译者

③ 《巴托尔德书》，435。然在攻破之日，拙赤因为守城人所加于蒙古军的损失太大，不肯对他们表示宽大(除去发送蒙古的工匠)。

④ 这里提到木华黎，足见这是诗篇的说法而不是历史的记录，木华黎此时离这里很远，在中国指挥军队。

上晃孩、晃塔合儿和搠儿马罕① 也来劝解:“三个王子似鹰雏一般加入围猎，他们来学习战争的本领。为什么一回来就这样责骂他们呢？从日出处至于日落处，我们的敌人很多。（请你)放我们去向敌人，就像你在围猎时候放西番狗(一样)，〔7〕蒙天地护佑，我们战胜敌人，我们将一切金银绸缎财富取来献你，我们替你攻破人民和城池。你要不要我们去攻打巴格达的哈里发呢？”② 这些话完全平息了成吉思汗的心情。为了表示他对于这三个箭筒士的满意，他叫晃孩和晃塔合儿随侍左右，据说他在这个时期已经命令搠儿马罕去攻打巴格达的哈里发，实际上这是将日期提前了许多。③

当花剌子模帝国面临崩溃之际，花剌子模的算端摩诃末没有去防守都城而奔往呼罗珊。徘徊于巴里黑和你沙不儿周围若干时之后，他想离开蒙古人更远些而逃避到伊剌克阿只迷。但是成吉思汗已派遣蒙古军里面最优秀的两个将领，速不台把阿秃儿和者别那颜去追赶他。速不台和者别没有受到夺取地方的指示，只奉命擒获算端，不管他死活将他带来。因此他们经过巴里黑和你沙不儿的前面时，城中人送来投降的声明，他们即认为满足。但是到了就在现今德黑兰附近的剌夷城时候，他们屠杀了一部分居民，当然这也毫不为错。他们经过哈马丹没有停留，但是焚毁了可疾云。然而他们虽然很快，仍被算端摩诃末脱走。这个不幸的人遭到失败，由于其帝国的败亡而绝望，他向阿必思浑对面里海中的一个小岛上躲避，他就在那里死于力竭和忧伤加上疾病，其时约在 1220

① 晃孩属于 Adargi(Adargiaï)部；晃塔合儿属于 Doloungir (Doloungiradaï)部；搠儿马罕属于 Ötege(Otegedaï)部。〔6〕

② 《秘史》称哈里发为“合里伯”，称巴格达为“巴里塔惕”，所以这里格鲁塞作 …iba 和 Baqtot。——译者

③ 《秘史》，第 260 节，海涅士译，“Die Letzten Feldzüge Cinggis han's” Asia …，1933，第 515—516 页。派遣搠儿马罕带兵征波斯是在 1230—1231 年的冬天。…后 294 页。

年 12 月。①

至于者别和速不台的进军是在这以后的情形我们将在后面叙述。

第十六节　成吉思汗攻克呼罗珊与阿富汗

结束了花剌子模算端和取得了前花剌子模帝国的中心——花剌子模本部和河中——之后，成吉思汗于 1221 年春天越过阿姆河同样去征服这个帝国在东伊兰的旧属地：呼罗珊和阿富汗。额梯儿说，巴里黑自动降附，邀得宽免；志费尼说，成吉思汗虽然接受居民的降附，但他还是歼灭他们。[1]他的少子拖雷进兵马鲁，于 1221 年 2 月 25 日(志费尼所说的日期)攻取该城，所有居民，除四百名工匠之外，概被屠杀。拖雷在平原之上，坐在金椅上，监视这场屠杀。根据额梯儿，在马鲁的周围，死者计达七十万人。拖雷随后去惩罚你沙不儿，该城的居民不幸于不久以前(1220 年 11 月)击退并射杀蒙古的将军脱忽察儿，他是成吉思汗的女婿。② 这是不可饶赦的冒犯。1221 年 4 月 10 日，星期六，拖雷攻取该城。所有居民都被屠杀(也是除去工匠四百人送往蒙古)，你沙不儿城遭到彻底破坏。脱忽察儿的寡妇、成吉思汗之女特来主持这场赎罪性

① 参阅涅塞维，霍达斯译，页 76—92。1220 年 12 月这个日期是拉韦蒂在他译《术兹查尼书》里面提出的，第 278 页。《秘史》第 264 节并不知道花剌子模算端，即它称为篾力克汗的，死于里海之上。它说他和札阑丁一起逃往印度。《元史》在速不台传里面比较了解得多、它说篾力克(作灭里)逃入海，于不到一个月之后病死。速不台取所弃珍宝送给成吉思汗。(速不台传，海涅士译，Asia Major，IX，1933，533—534。)在《秘史》中，速不台作速别额台，速别哲台又作苏布特。

② 脱忽察儿在这以前犯过错误。成吉思汗命他同者别和速不台追擒花剌子模算端摩诃末，叫他们不要去攻击也里总督篾力克汗阿明宸莫勒克的地方，而迟延追击者别和速不台遵守这个指示，但是脱忽察儿违令。成吉思汗很不满意这种无纪律为，根据《秘史》第 257 节，他恐吓要杀脱忽察儿。结果是革去他指挥军队的职务(、士译，Asia Major IX，1933，页 514)。参阅巴托尔德，前引，423。

的屠杀。

至于成吉思汗，把塔里寒毁灭之后，在该城的前面和他的两子察合台和窝阔台相会，他们此时已攻下了乌尔犍赤，成吉思汗自此往兴都库什山之南，围攻八米俺。在围攻期间，察合台之子、年轻的木秃坚被箭射死。他是成吉思汗的爱孙，成吉思汗因此非常痛心。当这个城被猛攻而失守以后（有的史源说这个征服者不戴头盔亲自参加攻城），他命令不赦一人，不取一物。为了纪念木秃坚的死，八米俺地方从此荒废，未再恢复。

“察合台当木秃坚死时不在这个地方。他于毁坏八米俺的时候回来。成吉思汗不许人将这个年轻王子的死告诉察合台。诈称木秃坚因事他出。几天之后，成吉思汗和三子会食，故意对他们生气，责备他们不服从他的命令，说话时候，注视察合台。察合台恐惧，长跪自陈，宁死不愿违反父命。成吉思汗反反复复地用这样的话问他：‘这是实情么，你不违背你所说的话么’？察合台喊道：‘如果违背，我宁愿死去。’成吉思汗于是继续说，好吧！你的儿子木秃坚战死，我不许你诉苦。察合台听说，有如触电，但是用力制止眼泪，于饭后出去一泄心中的郁结。”①

但是，花剌子模王子札阑丁免古比儿迪——已故算端摩诃末之子，当他的家族和人民遭遇重大灾难时候，脱身出走。他避入阿富汗山中的哥疾宁（按：即加兹尼），在那里重建一军，他统率这支军队向在吐呼罗斯坦围攻瓦里安的蒙古军挑战，杀其千人。蒙古人于是派更多的兵马来攻他——志费尼说是三万人，术兹查尼说四万五千人——以失吉忽都忽为统帅。双方在巴鲁安附近展开激战。历时两天。第二天，失吉忽都忽欲使花剌子模人相信他有援兵继

---

① 《多桑书》，根据志费尼和拉施特。参阅《拉施特书》，别列津译，II，第76—77页。八米俺的攻下日期和成吉思汗进兵至这座城的路线以及离去的路线没有被证实。参阅巴托尔德，《突厥斯坦》443—444。

至，命每一骑兵于他的从马上面位置一个毡做的假人，而自后扶之。这个计策几乎成功。花剌子模人于次日清晨看见蒙古军人数似是增加了一倍，打算退兵，但是札阑丁督促军队再战，蒙古军在人数上处于明显的劣势，终于被包围。失吉忽都忽坚嘱部下永不要离开他的犛牛尾旗帜，即他的纛，然而即将受到包围，蒙古兵纷纷溃逃。装备较好的花剌子模骑队追赶他们至于山谷之中，蒙古军损失惨重。志费尼的记述（为《拉施特书》所采取，第 80 页）所给我们的印象，这可能是成吉思汗大军多时所没有遇到的最严重的失败。①

成吉思汗听见这个大败的消息，表现十分坚强而有自制能力。他很镇定地说，失吉忽都忽惯于常胜，从来没有受到劣运的考验："此后他应该比较谨慎。"② 他立即负起弥补这次失败的责任。经过巴鲁安战场附近，他命人把失吉忽都忽的布局说给他听，他从而批评了这些措施。③

然而札阑丁不敢等待蒙古大军的来到。成吉思汗引兵追逐他，结果在申河（按：即印度河）之上赶上了他，并在那里获得大捷（根据涅塞维，这是在 1221 年 11 月 24 日）。札阑丁凭着个人的勇气，在这个可纪念的日子里，曾一度击退成吉思汗所自将的蒙古中军，他策马全副武装跳入申河，在乱箭交射之下，他竟然幸运地横渡过河流。成吉思汗满心叹赏，不禁让诸子以札阑丁为榜样。但是他还是把落在他手中的札阑丁的诸子杀死。（札阑丁也表现得很残酷，例如在巴鲁安战役之后他命人将钉子刺入蒙古俘虏的耳

① 《秘史》，第 257 节，承认失吉忽都忽的败绩。但是关于对外战争，总是情况不明，它不但将这个失败归于札阑丁（札剌勒丁莎勒坛）而且也归之于蔑力克汗，即摩诃末算端。蒙古史源的这一段文字，日期、地点和人名，一切不清楚。海涅士译，Asia Major IX,3,1933，页 513。

② 《拉施特书》，别列津译，II，第 81 页。巴托尔德以为成吉思汗的主要特点就是他异常的克己能力和不受任何不经考虑的冲动的支配。（《突厥斯坦》第 459—460 页）

③ 《拉施特书》，别列津译，II，第 83 页。

朵)。

蒙古人没有进兵印度追赶札阑丁。只是在次年，他们的一个支队，在札剌儿人将领八剌那颜指挥之下进兵申河的东岸直达木勒坛。①在目前，成吉思汗先要惩罚由于巴鲁安战败而引起的在东伊兰的最近叛变。因此他歼灭了哥疾宁的人民，而蒙古将领野里知吉带于围攻很久之后，取下了叛变的也里(赫拉特)(1222 年 6 月 14 日)，所有居民，也被杀尽，这场屠杀历时整整一个星期。

纵使是这样，实事求是的头脑和天生的统治意识，在成吉思汗身上是永远不会失去地位的。于屠杀居民，甚至伪装离去而忽然引兵回来，屠杀残余人口之后，蒙古人终于在这些没有被削为平地的城里任命一种州长，即达鲁花，[2]以负责编制人口统计册，招募军队的附属人员，成立帝国通讯驿站，征收各种应向汗廷交纳的税款和贡物。中国旅行家丘长春曾于 1221 年看到伊犁河谷的阿力麻里地方的达鲁花制度的施行。② 在成吉思汗曾想完全变成为沙漠的东伊兰，当然需要更长的时间来设立这种制度。但是在河中，他老早就将一部分行政事宜委付给他的新来幕僚回回人马合某牙剌洼赤或者无宁说是委付给此人的儿子马思兀牙剌洼赤，达鲁花的制度不久就普遍建立起来了。③

成吉思汗在兴都库什山南边的阿富汗地方逗留了一些时候。1222 年 5 月，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他在这里接见了道士丘长春。1222 年的秋天，他再次渡过阿姆河。经过不花剌时候，他怀着好

---

① 《拉施特书》，别列津译，II，第 85 页。《秘史》第 257 和 264 节。第 264 节以为八剌不但追赶札阑丁，而且也追赶札阑丁的父亲花剌子模的摩诃末(筬力克汗)直至于欣都思(至于申河“Sin-muren”地方)。

② 韦利译《长春真人西游记》，第 85 页。

③ 参阅《秘史》，第 263 节。(“达鲁花”在《元史》和许多我国载籍里面均作“达鲁花赤”。但蒙古语达鲁花已具有州长、总督、首长等意义，所以格鲁塞这里不用赤 Chi的语尾。《秘史》作答鲁合臣。——译者)

奇之心叫人讲解伊斯兰教义。他赞同这些原理，可兰经典的阿拉在实质上与突厥-蒙古人的腾格里并没有什么不同。但是他责难往麦加朝圣，因为腾格里是到处皆是。在撒麻耳干的大礼拜寺，他命令用他的名义祈祷，因为他已经代替了摩诃末算端的地位。

《秘史》，在它这一方面告诉我们，成吉思汗于征服花剌子模之后，曾采纳两个"撒儿塔兀勒"人的建议，这两个人属于"忽鲁木石"部落（即花剌子模人），名叫牙剌洼赤和他的儿子马思忽惕，他们来自玉龙杰赤-八剌喝孙即乌尔犍赤城。这里所指的就是上面所说的马合某牙剌洼赤和他的儿子马思兀牙剌洼赤，"他们向汗陈说管理各城的方法"。①他们告诉成吉思汗这些情形之后，成吉思汗命马思兀协同达鲁花或蒙古人的总督们管理不合儿（不花剌）、薛米思坚（撒麻耳干）[3]、玉龙杰赤（乌尔犍赤）、兀丹（和阗）、乞思合儿（喝什哈尔）等处。至于马合某牙剌洼赤本人，成吉思汗叫他帮助管理乞塔惕人的中都即中国的北京。②

蒙古史诗这几行文字或者标志着成吉思汗历史的转折点，这位游牧的征服者，直到这个时候，完全不懂城市文明的情况，现在开始认识它的存在并留心它的一切。从这一天起，草原帝国渐渐自求适应于它胜利的结果，向这些古老的文明帝国学习，他们是出乎预料之外地成为这些国家的继承人，和几乎不由自主地将要变成为其事业的继续者。

离开河中后，成吉思汗往锡尔河北边度过1223年的春天，在

---

① 《秘史》第263节蒙古文原文：Balaqasoun-ou yosou döre Tchinggis-qa'an-uguledju。

② 《秘史》第263节。海涅士译"Die letzten Feldzüge Cinggis-khan's"见《Asia Major》杂志，IX，1933，517。（牙剌洼赤，《元史》作牙老瓦赤或牙剌瓦赤或牙鲁瓦赤。《太宗纪》，十三年，命牙老瓦赤管理汉民公事。宪宗纪，元年，以牙剌瓦赤充燕京等处行尚书省事。《世祖纪》，宪宗令断事官牙鲁瓦赤总天下财赋，于燕视事。——译者）

亚历山大山之北的忽兰巴失的草原上召开一个庆祝的忽里勒台，随后他携带全军从事大规模的围猎为乐。他在塔拉斯和楚河的草原度过 1223 年的夏天，在也儿的石河上度过 1224 年的夏天。① 在 1225 年的春天，鸡年，他返回到蒙古，抵达土拉河旁边的黑森林畔的斡耳朵，他离开这里，已经六年了。②

第十七节　丘长春的旅行、横穿蒙古③

我们提到过丘长春的旅行。成吉思汗很久以来就想认识这位有名的道家，必然是因为人们传说道教修士们的"威力"，把他看做一个高等珊蛮，能够给他饮长生之药。从 1219 年，当他驻帐在乃蛮人地方时候，就派人去请他。长春此时起程前往，于 1220 年阴历 2 月 22 日(4 月)到达北京，他在那里得知成吉思汗已经出发和花剌子模人作战。奉命安排他的旅程的"蒙古"官员（一个归附的金人）刘仲禄欲叫他和送往供成吉思汗娱乐的一批妇女同行。这位道家(生于 1148 年，已经是七十老翁)认为这样的旅伴不方便，他说:"我虽然仅仅是山中野夫，也不能和这样的旅伴同行。"他的请求得到满足。

长春于阴历 4 月 16 日（1220 年 5 月 19 日）离开北京。他曾住在这个城的北边，等候成吉思汗大营的命令，同时也要等待帖木格斡惕赤斤亲王的命令，帖木格于成吉思汗西征时候留守蒙古。至 1221 年 3 月，长春才离开河北深入戈壁沙漠或无宁说是进入荒

---

① 也儿的石河《秘史》第 264 节称为额儿的失河，海涅士译，«Asia Major»，IX，1933，517。(也儿的石河即今额尔齐斯河。——译者)

② 《秘史》，第 264 节。这个史源以为对撒儿答兀勒的战争历时七年，这是错误的。

③ 《丘长春西游记》，韦利译，名«Travels of an alchimist»，1931 年。参阅伯希和，《通报》，1929 年，173。

野的草原，这里只有衰草和丛丛的榆柳。“出沙陀，至鱼儿泺，始有人烟聚落……皆黑车[1]白帐，随水草放牧。尽原隰之地，无复寸木。四望惟黄云白草。”① 再向北行，到达捕鱼儿湖迤东的合勒合河，“方见一沙河，水濡马腹，旁多丛柳。”4月1日（阴历4月24日），到合勒合河的北岸附近，这里是帖木格斡惕赤斤（斡辰大王）驻营地方。“水始泮，草渐萌矣。时有婚嫁之会，五百里内首领皆载马湩助之。帛车毡帐，成列数千。”4月30日，长春被引见帖木格，帖木格以马和牛各百匹供他使用，使他能够到达东伊兰见成吉思汗。

辞别了帖木格，这位道士取道向西。阴历4月22日（5月15日），抵达陆局河，即客鲁涟河，有湖在高处，这应该是指呼伦池或小达赖湖。长春随后沿客鲁涟河岸上溯至于土拉河。编写这部旅行记的他的伙伴（按：指其门人李志常）很注意蒙古气候的特点，早晨很冷，傍晚很热，而草原的整片草地上点缀着五颜六色的花朵。沿着肯特山南边岗阜，旅行家经过土拉河上游和其支流哈儿乌克合河流域，从这里是到了鄂尔浑河上游。[2]“人烟颇众，亦皆以黑车白帐为家。其俗牧且猎。衣以韦毳，食以肉酪。男女结发垂两耳。妇人冠以桦皮，高二尺许，往往以帛褐笼之，富者以红绡。其末如鹅鸭，名曰故故。”[3]我们的旅行家继续说，蒙古人，不懂得书写，一切以语言约束，有时刻木为契。他们从来不反抗首领的命令，说过的话一定信守。

长春现在是在杭爱山中。他的旅行记记载所经过的险峻山岭的美丽，“布满了松栝，其高干云，其密遮住日光。”然而这些地方，一年之中有六个月积雪。自此渡上鄂尔浑河，继之为布尔合台，再沿察罕湖行，于阴历6月28日（1221年7月19日）经过察罕奥龙

---

① 这一段引语，对照《长春真人西游记》，引用原文。格鲁塞未引“出沙陀，至鱼儿泺”，未言何地，似欠明瞭，兹增引几个字。——译者

之后，到达成吉思汗后妃的帐殿。[4]长春旅行记在这里增加一句很有趣的话,他说这些游牧宫廷的车舆亭帐,望之俨然，即使是古代匈奴的大单于,也没有这样盛况。在许多皇后之中,有金国公主和唐兀公主,[5]她们争先送礼物给这位中国道士。这些旅行家们,① 于阴历7月9日(1221年7月29日)离开帐殿向西南前行前往乃蛮人的旧地。8月14日,他们经过一座城(八剌喝孙)的附近,镇海“相公”受成吉思汗的命令,在这里设立粮仓，并且有许多中国工艺技师和工匠，从中国发配到这个山区。这座镇海城，据《元史》说,是在阿鲁欢山或阿儿浑山附近,在乌里雅苏台西南札八罕湖南边。②成吉思汗又曾迁徙于攻克北京时候所俘获的两个金主的妃嫔在这里。所有这些被放逐的人，流着欢欣的眼泪迎接这位中国道士。

也就是镇海，来这个地方告诉长春说，成吉思汗急于要见到他。为了使旅行队进行迅速，镇海自己也加入了他们的队伍。人们置身于杭爱山和阿尔泰山之间的崎岖地带:“屡见山上有雪，山下往往有坟墓,及升高陵,又有祀神之迹。”③ 乃蛮地方的山径是很难通行的,而成吉思汗又这样急切地要见这个道教修士,所以不得不放弃大部分车辆，乘马而行。而且山中多鬼怪:“从前乃蛮国王

---

① 格鲁塞这里没有说明和丘长春同行的是那些人。按《长春真人西游记》,长春行前预选门弟子十九人同行,此外有成吉思汗派来的“宣差”阿里鲜和刘仲禄,还有随从的人。到八剌喝孙之后,镇海也加入同行,可见人数是相当多。——译者

② 关于镇海在这里成立一个中国工匠的工匠城，可参考《元史》卷一百二十《镇海传》。“命屯田于阿鲁欢，立镇海城戍守之。……先是，(镇海)收天下(指中国)童男童女及工匠,置为弘州,既而得西域织金绮纹工三百余户及汴京织毛褐工三百户,皆分隶弘州,命镇海世掌焉。”按《元史》卷五十八,“弘州属大同路，唐时为清塞军，隶蔚州,辽置弘州,金仍旧。弘州领襄阴和顺圣二县。大同路有万户府，立屯田，所属有雁门、马邑、山阴等七处屯田”。《长春真人西游记》说:“有汉民工匠，络绎来迎,”指其地。又阿鲁欢山名系从《元史》。在《长春真人西游记》内称为阿不罕山。——译者

③ 这一段引语,对照《长春真人西游记》,引用原文。——译者

经过这里，每为山精所惑，他不得不以礼品祭献。”① 阴历8月15日(9月2日)，到达金山，即阿尔泰山的东北山坡。

穿过阿尔泰山只有一条窄径，是新近由“三太子”(窝阔台)所开辟。护送的队伍仍须轮流推动车辆上去，并且于下去时予以控制。“三日之间，我们越过三座山岭。”到达最后一山的南面斜坡之后，这个旅行队(无疑是经由答必斯丹答班的山峡)又下临不耳浑河谷，这是乌泷古河的河源之一，或者更确切地说，稍向东就是小纳伦河的河谷。嗣后，横渡有若干沙丘的沙漠，这个地方有妖魅出没，就以血涂马首前进。人们看见南方有一条恍疑银色的线：这是天山的第一道前峰(中国史料中称为阴山)。9月底抵畏吾儿城别失八里，这里被称为鳖思马，就是现今古城附近的济木萨。[6]畏吾儿国王、人民、佛教僧徒以及其他人都来迎接这位著名道教家。旅行记的作者注意到畏吾儿人的绿洲肥沃，因为有许多巧妙的河道灌溉。此后又历一城，依照中国的对音呼为昌八剌(彰八里)，[7]这个地方的畏吾儿王是“镇海的旧友”，在一个高台之上设宴款待镇海和长春，饷以美酒和很好的西瓜。[8]据说，这是最后一座佛教城。② 再向西行之后，便进入伊斯兰教范围了。沿着准噶尔沙漠，他们抵达美丽的赛喇木(蓝湖)湖，天山的山峰倒映在湖水中，松桦成林，阴森环绕。“二太子”，即察合台，于1219年在这里开辟一条道路越山而过，在伊犁河流域和湖水之间，通过塔勒奇隘，搭若干木桥横跨急流和瀑布。这些桥颇宽，可容两车并行。塔勒奇隘道的南面，就是伊犁河谷，那里遍地是青草、桑树和枣树。

---

① 参阅上文所说乃蛮巫师的法术。本书第26页注⑧，及第96—97页，乃蛮人作战时候使用巫术。

② 《长春真人西游记》云：“有僧来侍坐，使译者问看何经典？僧云剃度受戒，礼佛为师。盖此以东昔属唐，故西去无僧道，回纥但礼西方耳。”格鲁塞所言似据此。——译者

第十八节 丘长春与成吉思汗

长春于阴历9月27日（1221年10月14日）抵达阿力麻里（阿里马）。来迎接他的有本地方的国王，中国对音称其名为铺速满，和达鲁花赤，即蒙古地方长官。这个地方以出产水果著名（阿力麻里在突厥语的意义为“苹果园”）[1]。长春的《西游记》赞赏把这个地方变成为一个真正园林的灌溉工程，而他们的“秃鹿麻”（突厥语：秃儿麻）（按：据《西游记》，指羊毛织成的一种衣料）是驰名全中亚细亚的棉织品。

一直继续向西，行抵塔剌斯河，于阴历10月2日（1221年10月18日）渡河从哈剌答忽和阿剌答忽两山之间下趋到西突厥斯坦的平原。在这里，长春得知成吉思汗已经出发追击算端，即札阑丁，至于印度的边界。

11月1日渡楚河之后，在从前哈剌契丹国境之内，长春的伴侣（按：指李志常）回忆起哈剌契丹的那些中国化君主，深表同情。旅行队经过赛蓝（赛喇木），于22日渡过锡尔河（霍阐没辇），再过去经塞拉夫香河，于阴历11月18日（1221年12月3日）到达撒麻耳干。经蒙古官员的同意，在这座城中过冬。阴历3月初（1222年4月中），长春得到成吉思汗的音信，他从阿富汗作战的地方遣人告诉长春说：“真人来自日出之地，跋涉山川，勤劳至矣。我不久要回（蒙古），但是我急欲闻道，请速来。”① 万户播鲁只（无疑是指博尔术）奉命保护长春通过铁门（铁门关）。于渡过阿姆河和行经巴里黑之后，长春终于阴历4月5日（1222年5月15日）到达成吉思汗驻营的地方。这位征服者给他极其殷勤地接待。成吉思汗

① 这一段引语对照《长春真人西游记》，“今朕已回，亟欲问道。”似指回到大营，没有将回蒙古的意义。——译者

对他说："其他国王(金人和宋人)征聘皆不应。今远逾万里而来，朕甚嘉焉。"长春答曰："山野(长春自称)奉诏而赴者，天也。"成吉思汗请他坐，立即问他："真人远来，有何长生之药？"这位道教家诚实地以哲学家而不是以神仙家的态度答复他，他说："有卫生之道，而无长生之药。"成吉思汗对于他的真诚，甚为嘉许。命人替长春预备两顶帐幕，"就在御帐的东边"。皇帝叫人称他为仙，依照道家的意义，这是"长生不死之人。"

得到长生不死的奇方的希望已经破灭，比较起来，成吉思汗对于一般道家的哲学肯定没有多大兴趣。似乎他虽然对他的客人还是很有情意而此后屡次拖延问道的日期，这些道理，他显然是不能了解。谈话本应于阴历 4 月(公历 5 月)举行。但是在这个时候得到札阑丁反攻的消息。成吉思汗有了比玄学更为迫切的关心事件。长春请求准许他回到撒麻耳干。征服者允许他这个请求。蒙古人在撒麻耳干的总督或太师、移剌阿海或耶律阿海(伯勒什奈德误认做耶律楚材)，[2]予以盛情款待(游记述他送甜香西瓜)。长春似乎在这里和答失蛮("大石马")们，即伊斯兰教文人们有所交往。

阴历 7 月(1222 年 8 至 9 月)长春再被召往成吉思汗那里去，这是在巴里黑南边的阿富汗地方。镇海陪伴他于阴历 8 月 22 日(9 月 28 日)前往御营。长春提出要求，道教长见帝王时有免除跪拜的特权，仅行鞠躬叉手之礼。成吉思汗明哲地以这种致敬的方式为满足。他请客人饮忽迷思(湩酪)，长春坚持不饮。长春被邀请每天和成吉思汗一同进餐。这位哲学家也拒绝了这个邀请，他说喜欢清静独处，不欲厕身宫廷纷纭之中，成吉思汗又一次表现得智慧与仁慈，以为他所说的有道理。

长春随着这个游牧宫廷，于 1222 年秋天，开始北上。在路上，成吉思汗遣人送给他这位哲学家朋友葡萄和西瓜的果汁以及其他美味。10 月 22 日(阴历 9 月 15 日)在阿姆河和撒麻耳干之间，成

吉思汗命人设帐听长春论道。当时有镇海"相公"在座，而太师耶律阿海担任翻译。"皇帝大为感动，哲人所言，使他心悦。"10月25日，[3]是一个美丽的夜晚，会谈继续举行，29日又举行一次。成吉思汗对于哲人的指教，印象是如此之深，所以他命将长春所说的话用中文和"蒙古"文记录下来，这时候所谓蒙文，无疑是指畏吾儿文字。

这些载于最直接的史料的事迹，向我们指出这位征服者具有严肃认真的道德品质。当他召唤这位著名道士时候，无疑是仅仅为了神仙灵迹，将此人认做一个高等珊蛮，能够给他某些修炼的药剂为他保证长生。而道教，于天才的玄学家之外，肯定包括一大批伪善者和走方郎中在内，他们仅恃鬼神之说和炼金术为生，尤其是在想要取得某些朝廷的信用时候。长春在这一方面所要做的事，尽管他很不愿意，如果他答应做，并不是很难。而恰巧这位道士偏偏富于自尊心和智慧，对道教创始人的真实教诲信守不移。如果成吉思汗是一个野蛮人或缺乏理性的人，他必定不能忍受这种触望。值得钦佩的是，他不但放弃了获得灵药的希望，而且还以优礼和虔诚来倾听来自道德经和庄周的高深的理论。我们的经典作家们也说，这种事实证明他具有伟大的灵魂。事实上，他对于这种形而上的性灵一元论能够领会什么呢？我们无论如何应当承认，他的如此诚意，实在是难能可贵。①

1222年11月10日，在撒麻耳干，这个道士再次去见征服者。这位征服者，常常处身于秘密哲学和魔术的气氛之中，问他要不要屏去左右。长春劝他不必。长春对成吉思汗说："山野学道多年，常乐静处。御帐军马杂遝，精神不爽。请允许返回自己地方。"成吉思汗又一次答应了他的请求。长春将他所有的东西分施与撒麻

---

① 与此相似，路易十一世召St. François de Paule至Plessis-lez-Tours显然是因为希望看到奇迹而不是由于宗教观念。

耳干的穷人，启程返回中国。然而雨和雪开始降落，旅程显得很艰难。成吉思汗利用这个机会挽留这位道士和他在一起："我也要东归，你愿意和我同行么？稍等一时。我的儿子们就要来了。而且你的道理，某些地方我还不很了解。"过后不久，3 月 10 日，成吉思汗在塔什干地区围猎时因追逐一只受伤的熊而堕马。熊已近前，成吉思汗险些遇害。长春乘机向他指出象他的年龄不便围猎，所说的也是完全由道家的论点出发。

1223 年 4 月 8 日，长春终于得到准许返回中国。成吉思汗给他一张敕令，上面盖有御玺，为了使道教的师父们得蠲免赋税。他的一名叫做杨阿狗的官吏受命伴送长春。

长春再次经过赛喇木、楚河、伊犁和阿力麻里。又横渡准噶尔沙漠，在这个地方，狂风卷沙，年年变换沙丘的面貌，居民告诉他，这是有鬼神驱使。他穿过答必斯丹-答班① 山峡，或其东边的隘口重过金山南部之后，行经水草俱无的戈壁，走了一条通往中国的直径，取道其西北和东南以避免敌国西夏，经由失儿津至翁金河，直到山西之北的汪古人的呼呼克图地方，他于 1223 年 7 月到达这个地方。长春卒于 1227 年。②[4]

如果把成吉思汗谦虚倾听道教修士的高谈哲理与他对于藻饰词句和夸夸其谈的人的深恶痛绝两相比较是很有趣的。志费尼说他一贯讨厌波斯和中国礼节上的虚夸头衔，训诲他家族的王子们不用这些头衔，因此："有血统的亲王们也用本名称呼，而在文书上，这些名字并不连带任何荣誉称号。"已故花剌子模算端的一个秘书到他这里来供职。有一天他叫这个秘书写一个最后通牒给毛

---

① "答班"这一字在蒙古文有 dabaghan 或 daba'an，daban，指[illegible]线横[illegible]山岭(科瓦列夫斯基《词典》，III，1595)。

② 韦利译，"Travels of an alchimist"，第 128 页。(译这两节时候，[illegible]长春真人西游记》的原句。——译者)

夕里的阿塔别乞别特哀丁鲁鲁。拉施特说，这个书记依照波斯习惯以漂亮的词藻来修饰威胁之语，成吉思汗质问这是否嘲弄他，命人将这个虚夸太甚的修书人处死。

第十九节　者别和速不台燃起蒙古人将来征服波斯和罗斯的战火

我们在上面只说到者别和速不台率骑兵到了刺夷和哈马丹，在这个时候，他们正失去了花剌子模算端摩诃末的踪迹。得到算端已经在里海一个小岛上死去的消息，他们认识到他们的使命是变更目标。不必再追赶敌人的君主，他们继续向西驰骤，变成为一种侦察性的长途行军，为的是替蒙古人未来的进攻作准备。

这个军事行动，有关于伊兰和高加索的内容，由于额梯儿的叙述而为大家所熟悉，该书描写伊斯兰教世界在这两个蒙古将领的大胆进军面前极端恐怖。① 但是明诺尔斯基先生怀疑额梯儿所说的刺夷城于1220年被者别和速不台毁灭，是否夸大其词。事实上，额梯儿本人也说，1224年对于残余人口有第二次的屠杀。明诺尔斯基断言："志费尼仅说蒙古将军们在可瓦儿-亦-刺夷杀人很多，但是在刺夷本城，因为该城的法官迎接他们并表示服从，他们即离此而去。拉施特相信，者别和速不台部下的蒙古人曾在刺夷杀人和劫掠，但是他似乎对刺夷与忽木有所区别，在忽木，人民全部被杀。"② 明诺尔斯基提出他的意见，这两个蒙古将领可能卷入了伊兰的各种宗派之间的斗争，这些派别企图利用他们在内部争端中占上风，者别和速不台可能帮助伊斯兰教的逊尼派对伊斯

---

① 并参阅《拉施特书》，别列津译，II，页89—93。

② 明诺尔斯基，刺夷，E.I.，1184，参阅《拉施特书》，别列津译，前引。

兰教的十叶派① 进行报复。

事实上，蒙古人显然在这里没有一定的行为准绳。他们靠这些地方给养，他们依照战争规律，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并知道如何适应情况。波斯历史家米尔空断言，他们受逊尼派的请求去毁灭忽木，因为忽木是一座完全由十叶派控制的城。他们也毁灭了赞章并用急攻的方法取得可疾云，屠杀了那里的所有居民。至于哈马丹，由于及时地投降，仅输赎款。阿哲儿拜占(阿塞拜疆)的突厥人阿塔别乞月即伯以黄金为代价使他们离去他的都城套利斯。②

者别和速不台从波斯进兵高加索，作初次的入侵。在1221年的2月，他们在梯佛利斯附近击败谷儿只人的军队。③ 从那里，他们又回到阿哲儿拜占，破坏了那里的马剌合(1221年3月)之后，他们又在出现于哈马丹城下，这一次，哈马丹企图抵抗。他们急攻取得该城，于杀死所有民众之后，将它焚毁。从那里，经由同样被他们破坏的阿儿迭比尔，他们第二次侵入谷儿只。速不台伪装退兵，引诱谷儿只骑队至于者别所埋伏的地方。谷儿只人又一次被击溃。之后，取道打耳班要隘和查马哈，这两个蒙古将军下趋至于罗斯南部的平原。

黑海北边的草原是钦察[1]人的领域，他们是信仰异教的突厥游牧人，在那里过着部落的生活。面临蒙古人的威胁，他们成立了一种联盟，包括高加索山区的勒吉思人和曲儿克斯以及忒列克的阿兰人。者别和速不台很狡猾地分给钦察人一部分战利品使他们遵守中立。等到击败了山区人和阿兰人之后，他们回军进攻钦察

① 伊斯兰教的逊尼派自认为正宗教派，而十叶派只承认穆罕默德女婿出身哈希姆家族的阿里及其后裔才为合法继承人，和逊尼派互相对立。——译者

② 《拉施特书》，II，第90页。

③ 参阅基拉戈斯的《亚美尼亚史》，迪洛里埃译，《亚洲学报》，1858，I，197—200，和布罗塞，《谷儿只史》，I，492。

人，并击溃了他们，夺回分给他们的战利品。①

由于钦察人的乞援，罗斯诸侯们参加这个战争。一支八万人的罗斯大军，由基辅、加里奇、切尔尼戈夫和斯摩棱斯克几个诸侯统率，自德聂伯河下趋。者别和速不台佯作退兵，等到罗斯骑队已经相当疲倦，罗斯的各师团彼此相当分开的时候，者别和速不台在迦勒迦或加勒密勿思河附近向他们挑战，这是在马利乌波里附近流入阿速海的一条海边小河，罗斯军队被他们击败（1222 年 5 月 31 日）。②〔2〕但是他们不想夺取罗斯的土地。于劫掠在克里米亚的速答黑城的热诺亚人的钱库而以为满足之后，他们取道伏尔加河③ 返回亚洲。他们渡河向察里津前进，除攻击卡马河旁边的不里阿耳人（大保加利亚）之外，没有去作新的攻袭。他们在途中降伏了乌拉尔地区的康里突厥人，最后到达锡尔河北边的草原和成吉思汗大军相会。

《元史》速不台传证明，成吉思汗非常满意并认可这个部将所建树的功勋，元史引他的话说："速不台枕戈血战，为我宣劳，朕甚嘉之。"④ 不等这位英雄回来，成吉思汗就派人送给他大珠、银罂，以表示个人友谊。⑤

者别和速不台的侵入西波斯、高加索和罗斯，有如上言，不过

---

① 《元史》速不台传称，速不台击败钦察的汗王玉里吉（犹里 Yurii）及塔塔哈儿。玉里吉被其奴所出卖，执之降蒙古人。速不台回[illegible]，带了这个人，但是成吉思汗最恨叛主之人，将他杀死（《元史》，前引，伯勒什奈德译，《中世纪史研究》，I，297—298）。关于犹里（康恰科维奇），伯希和，《亚洲学报》，1920，I，149。

② 不是 1223 年（这个日期，经格勒纳尔先生纠正）。在速不台传里面，迦勒迦变成为阿里吉，罗斯人变成为斡罗思。罗斯的诸侯之一姆斯梯思拉夫则作密赤思老。

③ 伏尔加河《秘史》作亦的勒（Ydil，Itil），第 262 节。

④ 《元史》，"速不台传"，海涅士译，Asia Major，IX，1933，534。（这里译者径用《元史》原文。——译者）

⑤ 这里格鲁塞所引《元史》速不台传，对照《元史》，应在追逐算端摩诃末，摩诃末死于里海岛中，速不台尽获其所弃珍宝以献成吉思汗的时候。成吉思汗在这个时候说这个话并送大珠、银罂给速不台，不是在进攻钦察等处之后。——译者

是一次长途奔袭。他们去后，这些地方的人民可能以为是做了一场恶梦，而蒙古人留在这些城市里面下来的冒烟的瓦砾场以及堆积如山的尸体证实他们经过这里是可怖的事实。者别和速不台在事实上是做了一个有次序的侦察，了解到地方情况，并向成吉思汗提出有根据的意见，从蒙古军的战术来对照波斯、谷儿只和罗斯军队的弱点，这些经验，对于成吉思汗的继承人应该是仍然有用的。我们将要看到，在 1231 年，窝阔台派遣蒙古将军搠儿马罕往波斯，终于征服这个地方，有如者别和速不台所预示和所引起的。同样情形，拙赤的儿子拔都于 1237 年和速不台本人同来，于降伏了钦察人之后，完成了罗斯草原的征服，然后又将罗斯各诸侯国逐一降服，并且提兵直至“欧罗巴草原”的极边，直至于匈牙利。① 1241 年 4 月 11 日，速不台在莫熙(Mohi)对匈牙利军队所取得的胜利补充了十九年前他在加勒加河对罗斯军队所获得的克捷：从日本海至于维也纳的门口，所有草原，包括阿富汗，② 当时都承认成吉思汗帝国的威权。

第二十节　成吉思汗返回蒙古

我们在上面说过，成吉思汗于征服东伊兰之后启程返回蒙古(上第 201 页)。依照[illegible]、并经《拉施特书》证明，他于鸡年

---

① 《秘史》，第 262 节，将 1237 年的事件提前说了，它向我们指出，约在 1220 年之际，成吉思汗已经命速不台不仅去征服薛儿客速惕〔Serkesout (Tcherkesses)〕、阿速惕〔Asout 或 Asoud(Alains)〕、乞卜察兀惕〔Kibtcha'out (Qibtchaq)〕、斡罗速惕(Russes)、巴只吉惕〔Badjigit (Bachkirs)〕和康邻〔Qanglin(Qangli)〕，而且在这个时候，已经要征服马札剌惕〔Madjarat(Magyars)〕。这是一种虚拟，把继承人们所取得的成功，把出兵的创举有时连出兵的计划都归之于成吉思汗本人。〔3〕

② 原文这里作“包括 Puszta”，按普什图这一字，指阿富汗语言，兹译为阿富汗。——译者

(太祖二十年，乙酉）即1225年的春天回到他的驻跸之地。①《秘史》告诉我们，他在额儿的石，即也儿的石河的沿岸过夏。《秘史》没有说明这是在那一年，只是紧接着说了一句：随后在鸡儿年秋回到土拉河旁边黑森林的斡耳朵。② 由此可以推测，在也儿的石河的暂驻是在前一年的夏天，就是1224年猴年，尽管书中并没有明载是这一年。巴托尔德就是这样做的。③ 然而严格地说，也可以由此推测成吉思汗到达也儿的石是在1225年的夏天，而于同年，即1225年的秋天到达土拉河。除去这个日期上的疑问以外，还有可憾之处，因为我们对于这位征服者的事迹，从离开河中（1223年）直到最后一次征伐唐兀（1226年）的时候，我们几乎一无所知。由于后来他的继承人窝阔台认为他此时已经战胜了一切敌人，我们可以推想成吉思汗在这个时候，从事于狩猎宴会，以蒙古人的方式休息自己，他早年生活是如此艰辛，现在他要补偿这个损失。〔1〕萨囊彻辰的逸史说他返回故土之后有若干家庭事件烦心，无疑不足为据。④〔2〕

然而成吉思汗的敌人，远远没有全部解除武装。在中国，受命统率"左翼军"完成征服金国的任务的木华黎，遇到了顽强的抵抗。老朽的女真人从前保卫河北总是那样糟糕，现在为了救护他们最后退守之地河南，则证明坚强得多。七年之间（从1217至1223年），木华黎事实上虽然大体上制服了这一省，但是费去极大气力，大部分地方常是取而复失，经过反复争夺。早在1217年，木华黎初次占领了现今河北省南边的大名，但是未能守住这个地方，因为

① 《元史》，海涅士译，Asia Major，IX，1933，页531。《拉施特书》，"本传"II，(t. XV)，94，118。

② 《秘史》，第264节。海涅士译，Asia Major，上引，页517和524。

③ 巴托尔德：《突厥斯坦》，第456页。

④ 《萨囊彻辰书》，第77—78页。（此处著者引萨囊彻辰所说颇冗长，我们可参阅中文本《蒙古源流》，兹从略，而且格鲁塞也说，这是不足为据的。——译者）

他于 1220 年还要再来征服这个地方。① 1218 年，木华黎从金人手中攻取，或无宁说是又一次攻取山西的都会太原以及平阳，1220 年，攻取山东的都会，现在的济南。[3] 1222 年，我们看到陕西的旧都，西安府或长安，落在他的手里。1223 年，他从金人手里，用袭击方法重新占领重要防御据点博州(当时称为河中)，此地在山西西南角黄河的肘腕之处，[4] 他就在这个时候积劳而卒。实际上，斗争渐渐演成为无休止的围城战，金人还保有并且坚守着河南，他们的都城，就是现在的开封府或汴京，就在这里，抵抗一直继续至于 1233 年。

第二十一节 耶律楚材

另一方面，河北、山西和山东的征服，对于成吉思汗来说，提出了新的问题。这些城市，集中了偌大人口和物资，如何处理？还有许多耕种地，草原人到这些地方感觉很不习惯，应该如何处理？蒙古的将军们提议屠杀人民并把土地还原到草原的状态，替蒙古骑队造成最大便利，如果这样，草原地带将扩展直达黄河。我们曾见，公元四世纪，当匈人各部落以及成群的虎和狼占据这些地方时候，据《十六国春秋》的记载，这几乎已经是中国北方诸省的命运。②

这种野蛮办法被一位契丹族的官员所阻止，他在北京失守时候被俘并归附于成吉思汗，成为很受重视和颇被听信的顾问，此人就是耶律楚材(生于 1190 年，卒于 1244 年)。[1]

根据中国历史的记载，耶律楚材被引见时候，成吉思汗对他所说的话，充分表现出一种暧昧不明的同类感，这是斡难河的游牧人

① 《元史》，克罗斯译，第 36 页。

② 参阅本书第 6 页。

对于契丹人所怀抱的情感，他们彼此都属于蒙古种，而东胡种的女真人则是他们共同的世仇。他对耶律楚材说：“辽（中国称契丹王朝为辽）金世仇，朕已为你雪之。”耶律楚材虽然属于契丹皇族，他的耶律姓氏，已足以说明，但是他汉化很深。他回答成吉思汗说：“我的父、祖和我自己，均称臣于金。如果仇视前主，便是不忠。”我们知道成吉思汗怎样赞成忠于君主，就是在敌人方面，也不例外。耶律楚材的答复使他特别高兴。耶律楚材长得魁梧、长须、声音洪亮，也使他喜欢。况且耶律楚材还是一位灵巧的星相学者。成吉思汗叫耶律楚材跟随自己。每次出兵以前，命他验看羊胛骨烘烧出来的裂纹以卜吉凶，这是蒙古人惯用的占卜方法。①

耶律楚材将他在成吉思汗左右所取得的信任很好地利用。当蒙古人出征唐兀人和金人的时候，蒙古各将领争着攫取敌人的子女金帛，“楚材独收中国书籍及大黄药材，既而蒙古士卒病疫，用此拯救几千人的性命。”②

是耶律楚材，阻止了蒙古将领们实行他们的变中国北方为草地的计划。这是功德非浅的事，因为我们将要看到，当征服唐兀人国家时候，蒙古各将领的这种欲念比以往更加强烈。〔2〕

第二十二节　畏吾儿“文书处”和成吉思汗的行政制度

如果我们知道成吉思汗在1223年至1225年之间这些“没有战争的年头”，究竟做些什么，将是特别有趣味的。似乎是在这个时期，他给新的帝国成立一种行政组织的胚胎，并在近几年以来征服

① 冯秉正，IX，106。〔冯秉正本名德马耶（De Mailla），法国教士，著有《中国通史》，1779年。——译者〕

② 冯秉正，IX，154。

的定居人口地方,① 建立"达鲁花"制度。拉施特证明,1225 年,鸡年,当他居留在他的斡耳朵时候,确实发表若干详细的敕令。② 极其遗憾,我们的各种史源都没有叙述这个时期的情况。关于成吉思汗在和平年代的历史,我们一直所知甚少。但是我们可以根据我们所知道的,不但从耶律楚材,还可以从征服者朝廷里面畏吾儿幕僚们的影响推测这一段历史可能是怎样。

我们已知,畏吾儿人是在上亚细亚突厥民族中间文化程度最高的。他们有其源自叙利亚文的独特文字,并且由他们的文字产生了蒙古文字,他们有丰富的文学作品,其中有一部分是从佛教经典翻译出来的,当摩尼教在他们中间失去了势力之后,他们在信仰上被佛教和聂思脱利派的基督教所分占,他们对于阿尔泰山和北方草原的游牧人在文化方面有很大影响。在这一方面说,他们就象是乃蛮人和客列亦惕人的文化教师,客列亦惕人和乃蛮人的全部或一部选择了聂思脱利教无疑也是经由他们的媒介,对于蒙古人,他们将要扮演相同的角色。

我们上面说过,当成吉思汗于 1204 年占领了乃蛮人的国家时候,俘获了一个畏吾儿文人,这个文人的名字,我们仅仅知道它的中国对音是:塔塔统阿,[1]他本供职于乃蛮朝廷。从他身上找出一个乃蛮君主的金印,印上的文字当然是畏吾儿文。成吉思汗在他一生中的这个时期,对于有文化的人民的习俗,还只有粗浅概念,他问塔塔统阿,这个东西有何用。塔塔统阿答道:"出纳钱谷,委任人材,一切事皆用之,以为信验耳。"③ 成吉思汗命他保守这个神奇东西,从此之后,以蒙古国家的名义使用它。他并且叫塔塔统

① 参阅本书第 199 页。

② 参阅本书第 30 页注②,关于成吉思汗"札萨"的新近研究。

③ 这一段引语,格鲁塞根据的是《元史》卷一百二十四,"塔塔统阿传",兹照《元史》原文引入。——译者

阿教他的四个儿子,"以畏吾儿文字书写本国(蒙古)语言",畏吾儿文字就这样变成了蒙古公文的文字。①〔2〕

为成吉思汗服务的另一个官吏是客列亦惕人镇海,〔3〕他和其他客列亦惕人一样,服膺聂思脱利教。② 1221 年至 1224 年,他曾陪伴被成吉思汗征召的道士丘长春,从中国至阿富汗。他在征服者的左右所执行的"文官"职务也很重要。伯希和先生说:"在中国北方所公布的任何诏书,都附有镇海的一行畏吾儿文字。"柏郎迦宾在他旅行记里面有理由地认镇海为"总文案"(按:这是罗马教廷官名,掌收发和登记),即丞相。由此可以推测,当成吉思汗在世时候已经成立了两种"中书处",既有塔塔统阿、镇海和他们侪辈所主持的畏吾儿文书处(bureaux ouigour),也有中文文书处,由归附的人如耶律楚材等主持。这种组织须与"达鲁花"制度相辅相成,而达鲁花,这些帝国的特派员们受任征收捐税,招募附属军队并管理为帝国服务的递信驿站。③

第二十三节 成吉思汗最后一次出兵唐兀

我们在上面曾提到,在鄂尔多斯和甘肃的唐兀王国——中国人称为西夏的——当成吉思汗出发征伐花剌子模帝国时候,曾拒

---

① 冯秉正,IX,39,塔塔统阿条文。雷米札译《元史类编》,在"Nouveaux mélanges asiatiques",II,61。参阅伯希和,《通报》,1930,33—34。

② 伊斯兰史源以镇海为畏吾儿人。伯希和先生指出,其实他是客列亦惕人。(《中亚和远东的基督徒》,《通报》,1914,628)。镇海在汪罕统治时期,已为成吉思汗效劳。参阅伯希和,《亚洲学报》,1927 年,II,265。(《元史》卷一百二十,《镇海传》说镇海是客列亦惕人,"从成吉思汗很早,曾同饮巴泐渚纳河水。"——译者)

③ 达鲁花(darougha)这一词推广为好几种意义。十三世纪时候,用它指代表人、特派员或监督者(科瓦列夫斯基《词典》,III,p. 1672),大法官、鄂托克(Otouq)的首长等等。〔4〕

绝派兵协助。唐兀的大臣阿沙敢不① 对于蒙古人的这项要求，曾作特别傲慢的答复说:“你气力既不能，不必做皇帝。”② 成吉思汗在这个时候正忙于向花剌子模人作斗争，因而将报仇雪耻之举留待将来。③ 一旦花剌子模人被攻破，他就以全力对付唐兀了。他于犬年，即1226年出师，《元史》说是在春天，《秘史》说是在秋天。④ 在这一次出征，他带着塔塔儿哈敦也遂做伴，就象上次出征花剌子模时候带着篾儿乞哈敦忽兰做伴一样。

这次出兵，以不祥的朕兆开始。冬天到了，成吉思汗在阿儿不合地面狩猎野马:他所骑的棕灰色马后蹄腾起，将他翻坠于地。[1] 人们扶他起来的时候，他感觉隐隐作疼〔在肚腹〕。于是下营搠儿合惕附近。[2]第二天早晨，也遂夫人召集各亲王和各那颜，告诉他们，汗的热度很高。众将领中一个叫脱栾扯儿必提议暂缓出师:唐兀人是有城池的百姓，不能移动，如今且回去，待皇帝安了时，再来攻取。众亲王和那颜同意这个提议。但是成吉思汗不以为然，他说:“唐兀百姓见咱回去，必以我为怯，且在这里养病，先差人去唐兀处，看他回什么话。”⑤ 于是他遣使者问唐兀人，如何补偿在1219年至1220年之间的无理和傲慢行为。“你曾答应做我的右手(巴剌温合儿)而不去协助我攻打撒儿塔兀勒人。给我赔偿!”

面对这种最后通牒，《秘史》称之为“不儿罕的唐兀君主，[3] 准

---

① 阿沙敢不这个人，只从《秘史》知道。他应该是唐兀的一个亲王或地位显赫的大臣，所以作战时候不受别人指挥。他名字的后一半是吐蕃词“敢不”，其意义为“智者”或“老人”，也见于吐蕃王名琐郎-津敢不之中。(海涅士，Asia Major,IX,1933,545)

② 这一段引语，对照《秘史》，引用《秘史》第256节原文。阿沙敢不，《秘史》仅云“其臣”，格鲁塞称为 ministre，可译为大臣或卿相。——译者

③ 参阅本书第190页。

④ 《元史》，克罗斯译，第39页。《秘史》，第265节。

⑤ 这一段引语和上一段脱栾所说的话，均对照《秘史》(265节)，引用《秘史》原文。“且在这里养病，先差人去唐兀处，看他回什么话”，系照引《秘史》，为下文派使张本，似有必要引入，格鲁塞未引后两句话。——译者

备伏罪，但是他的凶恶卿相阿沙敢不自愿承担 1220 年出言侮辱的一切责任，并且增加了新的。他说："如果蒙古人要作战，他们可来阿拉善①，我在那里有营盘，我们较量一下；如果他们要金银绢帛②，他们可以到额里合牙（即马可·波罗的 Egrigaïa，也即现今的宁夏）或额里州（西凉，现今的凉州）来取。"③

受到这样的挑衅，成吉思汗不顾因坠马而继续侵袭他的痛苦和寒热，决定将战役进行到底。他说："现在我们不能再退回，我虽死也要报复这些话的仇恨。"他请长生天——旧日蒙古人的最高神祇，证明他的誓言。据伯希和先生的估计，他这时候不过五十九岁，④ 可以推想，他此时已经觉得严重地和不可挽救地受伤了。

《秘史》这里所说，应否联系到长春旅行记中关于这位征服者已经有过的在另一次狩猎时的遇险呢？这是在 1222 年 3 月，在塔什干附近围猎的时候。成吉思汗为追逐一只熊，曾有过第一次坠马，狂怒的熊险些转身冲向成吉思汗，不幸的事件可能发生。正在成吉思汗帐幕中的道士长春，曾利用这件事对他提起严重的警告。他曾对成吉思汗说："坠马，天戒也。"——成吉思汗答复他说："你所劝的很是，但是我们蒙古人从小就习骑射，未能遽已。"然而道家的话很可能对他留有印象，1226 年遇险之后，他的忧虑似有增加。⑤

在以后的蒙古口传故事里面，成吉思汗的事先感觉变成为先知的口气。萨囊彻辰没有对我们说到围猎遇险之事，可是他说成

---

① 阿拉善见上第 176 页，格鲁塞在前作 Alachan，在这里则作 Alachaï，同名异字。——译者

② 金、银、绢帛是游牧人向定居人几百年来所要求的捐输。

③ 《秘史》，第 265 节，海涅士译，《Die letzten Feldzüge Cinggis Han's und sein Tod》，见《Asia Major》杂志，IX，1933，518—519。

④ 伯希和在亚洲学会报告，1938 年 12 月 9 日。

⑤ 《西游记》，韦利译，第 118 页。

吉思汗被难以解释的悲观和休息的需要所侵袭，在一个坚强如铁的人，这是出乎意料之外的。这位鄂尔多斯的历史家记述成吉思汗的话说:“这是一个好所在，当隐避太平，当优游，宜猎捕麋鹿，以为老人休息之地。”① “成吉思汗的先见”在此书中甚至被回溯至于出兵花剌子模以前。在出发攻击“撒儿塔兀勒”以前，因为失都儿忽，即唐兀国王，傲慢地拒绝派兵协助，成吉思汗说，要在他“寿命将终时候”报复此仇，这是在四个世纪之后(按: 指《蒙古源流》编写的年代)所做的一个最准确的预言。②

关于对唐兀人的战争，《秘史》所说的很简单。成吉思汗进攻驻扎在阿拉善的唐兀大臣阿沙敢不击败了他，包围了这个地方，擒获了这个傲慢的人。一切都被攻取、劫夺并毁灭。由于有一部分唐兀人逃向甘肃东南山中，成吉思汗便向“雪山”方向追赶他们。就在这个地方，即将演出他平生历史的最后一幕。

当然还是《元史》比较明瞭，它供给我们以日期和地点。③ 成吉思汗即位后第二十一年，即 1226 年④，蒙古皇帝于春天出征。⑤ 他攻取黑水，即在山西延安府之北的现今的永定县之后，避暑于浑垂山。蒙古人占领了甘州城和肃州城。[4]

大约在这个时候，据中国历史记述，蒙古各将领有关于杀尽唐兀人民的议论:“他们向成吉思汗提出，中国臣民对于他是毫无用

① 《萨囊彻辰书》第 99 页，摹仿佛教著名文字。(语见《蒙古源流》卷四。——译者)

② 《萨囊彻辰书》第 85 页。(《蒙古源流》作“成吉思汗大怒，发誓云:‘此命不亡，终不恕你’”，与这里所说的意思有所不同。——译者)

③ 克罗斯译，第 39 页。

④ 元太祖二十一年，丙戌或犬年，即 1226 年。这一年从公元 1226 年正月 30 日开始至 1227 年正月 18 日。

⑤ 作为这次出征的理由的，是因为西夏主不遣自己儿子作质，而遣一个名叫赤腊喝翔昆的代替。(此注误。《元史》原文云:“帝以西夏纳仇人赤腊喝翔昆及不遣质子，自将伐之。”是纳仇人为一事，而不遣质子为另一事。格鲁塞这里有误。赤腊喝翔昆即指汪罕子亦剌合桑昆。——译者)

处，不如杀尽所有人民，至少可以空出一部分土地变为牧场。”如上文所叙，是耶律楚材阻止了这个可怕的计划：“他指出，从这些肥沃的土地和勤劳的人民，可以得到很多利益。他说明，适当地征收捐税，这些土地、货物、酒、醋、盐、铁以及山泽之利，每年大约可获银五十万两、绢八万匹、粟四十万石。”①

成吉思汗自从坠马受到内伤后尤怕暑热，1226年的夏天，《秘史》说他在“雪山”避暑，而《元史》指明是在浑垂山。②《元史》继续说，蒙古人在秋天攻取西凉（凉州）的几处地方。《秘史》在它的一方面则说，唐兀的武士阿沙敢不逃避在“雪山”之中，被生擒并沦为奴隶。成吉思汗于是要报答他的两个忠诚部将木华黎（有误）和博尔术。他说：“从前阿勒坛汗（指金主）的亲信杀死我的祖先。木华黎和博尔术是我的亲信。我要将这个国家最好的男子做他们的鹰户，最美丽的女子做他们妻的侍女。”③——但是这个轶事显然是口传故事，至少在日期上是不可靠的，因为木华黎这时候已经死去三年了（1223年4月）。

再据《秘史》所述，成吉思汗自甘肃东南的“雪山”下来之后，驻营于兀剌孩城附近，之后，他围攻朵儿篾该城，即灵州或灵武，该城在唐兀国都宁夏的南边。④《元史》也说到成吉思汗围攻灵州之事，它附加说，西夏主派遣嵬名令公率师来解救灵州之围。阴历11月（公历11月21日至12月20日）成吉思汗渡过（隔开灵武和宁夏的）黄河击败敌人的援师。⑤最后，据拉施特的记载，蒙古人攻取并

---

① 冯秉正译，IX，139、154。

② 《元史》，克罗斯译，第39页。

③ 《秘史》，第266节。海涅士译，《Asia Major》，上引页519—520。

④ 《秘史》，第267节和同书，海涅士注，第122页。又海涅士译，见《Asia Major》，上引，页520。《萨囊彻辰书》（第101页）也用朵儿篾该或无宁突而篾该这个名字。〔5〕

⑤ 《元史》，前引，第39页。

抢劫了朵儿薛该[1]城，这个字是由蒙古文朵儿篾该而弄错的。这位波斯历史家附带说，唐兀国王，其本国的正式名称是失都儿忽(《秘史》第267节也用此名)，率领一支新军自亦儿哈亦出发，亦儿哈亦就是《秘史》的额里合牙，马可·波罗记载的额格里海牙，仍即现今的宁夏。[2]拉施特继续说，成吉思汗进兵迎敌，驻扎在一个平原，其时哈剌沐涟，即黄河水涨，遍地池沼，而在这个季节中，池沼结冰。在这个地方两军交战，唐兀战死三千人。

仅余都城，即我们称为宁夏的未拔。成吉思汗留一军在这个地方，自己于猪年，即1227年，大约在2月里，率师渡黄河，向现今甘肃的首邑兰州地区作战。阴历3月（公历3月19日至4月17日），他攻取了兰州和青海之间的西宁。[3]

和征服唐兀人国家西夏的同时，蒙古人继续和金国作战，这时候金人只有河南地方和在陕西和山东的几处在它周围的地方。曾一度随同窝阔台王子的蒙古将军察罕，蹂躏了陕西的凤翔和西安府地区，根据《元史》，他曾进至金人的新都"南京"，即开封府。金国的朝廷派完颜合周和奥屯阿虎带领一个使节团求和。根据《元史》，成吉思汗在这个时候曾对他的左右说，去年冬天，"五星聚时"，他已经应允不再杀掠，现在是实现这个愿望的时候了。[4]志费尼告诉我们，在阿勒坛汗，即金主，送给成吉思汗的礼物里面有许多大珠，成吉思汗分赠于戴耳环的将领们，其他人也纷纷穿耳以求珠。[5]至于《秘史》，在这里说，成吉思汗颁特赏与他的老伙伴博尔

① 波斯原文除去母音作 Dorskäi 又错写为 Drskâri 或 Dôchkâri（《拉施特书》，原文，别列津本，II，176）。

② 《拉施特书》原文，别列津本，II，176和译文，同书，第95页及118页。《秘史》，第265节。《萨囊彻辰书》中作亦儿哈亦。

③ 《元史》，克罗斯译，第40页。

④ 《元史》，克罗斯译，第40页。

⑤ 参阅《拉施特书》，别列津译，II，页118。

术和木华黎，就是上面已经提到的，这个赏赐是有损害于中国人（乞答惕人）和金主（阿勒坛汗）的：他说："他们杀死了我们的祖先，应该把他们的男子做我们的仆役，把他们的女子做我们的侍女。"但是我们知道，木华黎这时候死去已久。①

如果成吉思汗对于本族的世仇女真人，是这样衔恨到底，而对于契丹人则继续表示深厚情谊，他们是同盟者和忠心的藩属，从前曾因他们背叛阿勒坛汗而替他开辟了进攻北京的途径。封为辽东藩王的契丹亲王耶律留哥于1220年死去。当成吉思汗出征花剌子模时候留守蒙古的帖木格斡惕赤斤，同意由耶律留哥的遗孀摄行政事。成吉思汗回来，她②前往谒见："她依照礼节跪见，成吉思汗对她举杯，以殊礼接待。"她请求并得到准许，以耶律留哥的长子承继辽东藩王之位，这个长子跟随成吉思汗出征花剌子模，劳绩卓著。成吉思汗应允她所请求的封授。当这位王妃来向成吉思汗辞行时候，她得到的礼物是九个被俘的中国人、九匹马、九锭银及九匹绢帛，蒙古人以九数为吉。当成吉思汗最后一次出征唐兀时候，即在1226年至1227年之际，这位新的契丹亲王来朝见他。成吉思汗对他说："你父亲将你交给我，作为他对我的忠心的保证。我待你的父亲常常和我幼弟一般，我爱你如同己子。命你和我的弟弟别勒古台共同统率我的（在辽东）军队，彼此要相处无间，密切协作。"③

---

① 木华黎死于1223年，即太祖十八年癸未或羊年的春天，阴历3月即这里的4月（《元史》，前引，38页）。

② 《元史》卷百四十九，《耶律留哥传》，其妃为姚里氏，其长子名薛阇。袭爵之议是在征唐兀之前提出的。——译者

③ 《通鉴纲目》，冯秉正译，IX，78和126。这段记载很有趣味，它显示重要蒙古亲王的领地和藩王的领地彼此重叠。辽东的契丹藩王在帖木格领地之内称王。同样情形，别失八里-库车的畏吾儿王国在察合台领地之内。实际上，藩王只能在这种制度下存在。十三世纪后半叶，契丹和畏吾儿封地事实上不见了。（原书最前页"正误"里面说，这里"帖木格"应改为"别勒古台"。——译者）

第二十四节　成吉思汗之死

宁夏城被攻力竭，唐兀主亦鲁忽不儿罕，即蒙古人称之为失都儿忽而中文名字为李晛的(按:格鲁塞这里作夏李晛 Hia Li Hien)，遣使请降。"他仅请宽限一个月献城。"这是否因为听说成吉思汗病重而企图迁延时间呢？果然，成吉思汗似乎没有医治好他在去年坠马时候的创伤，日渐不支。夏令已届，暑热使他不安，他往南方寻觅凉爽地方至于清水河和龙德县的多山地区，在现今平凉的西北(按:《元史》作清水县西江)。自觉病危，他召所钟爱的二子窝阔台和拖雷前来，听受遗命。志费尼和拉施特都有如下报道。[①] 他对两子说："我的儿子们，我自觉死期已近。赖天之助，我为你们征服了一个如此辽阔广大的帝国，自其中央达于边陲，须一年的行程。你们如欲保守这个帝国，就要长相团结，行动一致以御一切敌人。你们要共同提高你们部下的利益。你们中间必须有一个人据有帝位。窝阔台将为我的继承人。我死后不要违背我这个选择，察合台不在这里，可不要由他引起纷争。"[②] 长子拙赤没有提到，是有原因的。在他咸海北方草原的封地深处，拙赤负气和暧昧不明的态度，使人怀疑他因为私生子问题被摈于继承之外而心怀不满，想要谋反。1226 年之际成吉思汗竟想派兵惩罚他，到后来人们才知道拙赤实因病不能来，拙赤大约死于 1227 年 2 月。比他父亲先死六个月。根据《元史》，成吉思汗于 1227 年 8 月 18 日，[③] 在平凉

① 人们知道，《拉施特书》的很大部分采自《志费尼书》，有时是逐句抄入。

② 《拉施特书》，别列津译，II，页 96—97 和 118。《志费尼书》、常常被《拉施特书》所引，他也说，成吉思汗要求他的儿子们以书面承认将帝位让给窝阔台。《萨囊彻辰书》中(105 页)说成吉思汗临终遗言，特别关心窝阔台和拖雷的将来，显然是他两个爱子，也关心孛儿帖的情况。于这些为父和为夫的关怀之外，鄂尔多斯的史家增加一段关于最后一次成吉思汗和他弟弟哈撒儿的失和，哈撒儿在宴会上对忽兰皇后失礼。

③ 太祖二十二年丁亥，七月，己丑日，《元史》，克罗斯译，页 40。

之西的清水和龙德附近的避暑营盘中溘然长逝。[1]依照伯希和提出的日期计算法，死时年龄只不过刚刚六十岁。①

根据《元史》，成吉思汗临终将彻底击败金人的计划指示他的左右。他说："金精兵在潼关，南据连山，北限大河，难以遽破。若假道于宋，宋金世仇，必然许我。则下兵唐邓，直捣大梁。金急，必征兵潼关。然以数万之众，千里赴援，人马疲敝，虽至弗能战，破之必矣。"②③ 这个计划就是窝阔台和拖雷于1231年至1232年之间的冬季中所实际执行的，窝阔台由北方进攻黄河防线，进兵潼关前面的河中（博州），而拖雷引军穿过河南南部，作了一个大规模的迂回抄袭，蒙古人由此攻入金人的后方，结果完全成功。如此说来，这个胜利似是成吉思汗本人的战略于身后得到成功。（参阅本书第235页）

宁夏的陷落和唐兀国家的灭亡也是成吉思汗的身后胜利。《秘史》告诉我们，当唐兀国王不儿罕或失都儿忽来交割城池的时候，他献给成吉思汗的金佛、金碗碟、童男少女、马匹和骆驼，依照蒙古的礼节都是九数。但是，同一史源说，成吉思汗只许他在门外朝见。随后成吉思汗命他的亲信脱栾扯儿必亲手将失都儿忽杀死。④事实上，唐兀国王来投降时候，成吉思汗应该是早已死了，有如志费尼所说而拉施特照述的，成吉思汗命人在他死后秘不发丧，正是为了不让围城中人胆壮。无疑他在未死之前命脱栾扯儿必于拿获唐兀国王时候就要杀死他。依照《秘史》，成吉思汗临终对于脱栾扯儿必特别表示感谢，因为他于前一年曾进忠告："我在阿儿不合

① 伯希和在亚洲学会的报告，1938年12月9日。

② 《元史》，前引，40—41页。

③ 这一段引语，对照《元史》，引用《元史》原文并加引号。格鲁塞原文不用引号，仅述其意。——译者

④ 《秘史》，第268节，海涅士译，《Asia Major》，IX，1933，520。《拉施特书》，II，页98—99和119。

坠马之后，脱栾，你提出了爱护我身体的话。我没有听从，因为愤恨敌人的傲慢言语，出兵至此……长生天赐我气力，报了仇恨……。唐兀不儿罕献给我的：宫帐、金杯、金器皿，我都给你……”

由此可见，成吉思汗似乎意识到，他在这种身体的情况之下进行战争，是有意戕杀自己。“失都儿忽”要对他的死负责任。惩罚他是理所应当的。结果做到了。这个唐兀人的末主和他的许多人民，断头而死——献祭品于成吉思汗的遗体时候，遵照他的遗嘱，必须说，他的仇已报，唐兀人已被诛灭：“当我饮食时候，必须说，斩草除根，灭尽西夏人！”① 然而西夏人并没有完全被杀，因为俘虏当中就有一大批人被分给也遂，她在这次出征时候陪伴着成吉思汗。②〔2〕

丧葬的仪仗队于是首途往蒙古。志费尼和拉施特证实，从甘肃到客鲁涟河的路上，蒙古人将所有遇见的人都杀死，为的是使汗的逝世消息，在一切必要布置还没有做好以前，不会传播出去。③尸体到达客鲁涟河源附近的大斡耳朵时候，才将死讯公开。陆续陈尸于死者的诸主要后妃帐幕之中，各亲王和各统兵将领都允准进帐表示哀悼。诸将统兵在外者有的须三个月路程才能来到客鲁涟河，所以这个“哀悼”需要很长期间。哀悼结束，葬成吉思汗于他自己所选择的地点，靠近不儿罕山与斡难河、客鲁涟河和土拉河的河源。④“有一天在这里狩猎，成吉思汗休息于一棵孤立的大树之下，默思一时，宣称将来欲葬此地。”⑤

---

① 这一段引语，对照«秘史»，引用«秘史»原文。——译者

② «秘史»，第 268 节，海涅士译，“Die letzten Feldzüge Cinggishan's und sein Tod,«Asia Major»,IX,1933,页 521。

③ «拉施特书»,II,页 119 。

④ «拉施特书»，同上。

⑤ «元史»称成吉思汗卒后，葬于起辇谷。——译者

葬后任青草丛生坟上，无从辨别其准确地位。①

这是史书的记载。但是蒙古的口传故事，在四个世纪之后首先由《阿勒坛-帖卜赤》（约在1604年编），继由《萨囊彻辰书》（约在1662年）采集，在细节上又丰富了许多。合汗的尸体，以车载赴出生地方。在民众悲哭声中，一个蒙古将军，在《阿勒坛-帖卜赤》中称之为克勒古台②而《萨囊彻辰书》称之为吉鲁根[4]巴图尔的，呼唤死者说："我君其如鹰飏而高飞乎？我君岂以长辈污秽而升迁乎？我君果遗弃妻子乎？我君果抛置仆从乎？我君如鹰鹘之搏击而去乎？我君如纤草之因风飘荡乎？我君享年六十六岁，岂临涖九色人等而逍遥以往乎？"③[5]

《萨囊彻辰书》中接着说，在这种哀悼声中，车子开始移动，然而车轮忽然陷入泥淖。就是用最强壮的马和在场群众的努力，要想举之出于泥淖，竟不可能；车子不能前进一步。于是吉鲁根巴图尔再呼成吉思汗的灵魂说："永承天命，生此人主，今遗弃大统及仆从人等，圣主（博格达）其超生长往乎？君原配之福晋，所治之统驭，所立之政事，所都之国邑，俱在彼处。天命之福晋，金阙殿宇，纯备之制统，收集之人众，与习居之地，沐浴之水，统属仆从，蒙古人等九乌尔鲁克（指部下）众官员等，游牧之鄂嫩（斡难河）德里衮布勒塔干（迭里温孛勒答黑）等处。枣骝马鬃所制之神位（指大纛之神），[6]聚积各种适意中节之鼓、铜锣、画角、唢呐、金亭，登基之克鲁伦（客鲁涟）地方，亦在彼处。发祥之先，所遇之布尔德福晋（孛尔帖夫人）哈屯，有福之布尔噶图汗，所宠眷之博郭尔济（博尔

---

① 《阿勒坛-帖卜赤》，1604年，蒙古文，事实上承认不知道成吉思汗是葬在不儿罕山，还是葬在另一个地方叫做也客汪都亦，"在阿尔泰山之北，哈台山之南"。（海涅士译，《Asia Major》，IX，1933，537页）[3]

② 克勒古台是Sunit部落人，《阿勒坛-帖卜赤》所说。海涅士译，《Asia Major》，IX，1933，页536，为《萨囊彻辰书》所采取，106，1.2。

③ 这一段引语，见《蒙古源流》卷四，兹径引《蒙古源流》原文。——译者

术)、莫和赉(木华黎)二人,并极盛之政统,亦在彼处。蒙神幸遇之和兰(忽兰)哈屯福晋,及胡笳、胡琴诸般乐器,汗之德美济苏济苏凯二福晋(指也遂和也速干)并金亭华屋,亦在彼处。岂以哈尔固纳汗山融暖,以唐古特(唐兀)人等众多,以怀蓄恶念之古尔伯勒津郭斡哈屯美丽,反将昔日之属众蒙古等弃掷乎?今万金之躯虽不能保,但请将如宝玉灵奇之柩,使大福晋布尔德(孛儿帖)哈屯一见,以慰属众之望。”①〔7〕

说过上述的话之后,一直不动的车子活动起来了,取途前往斡难河和客鲁涟河的草原。(《萨囊彻辰书》,107—108)

成吉思汗之死将要提出若干严重问题,这是一些涉及到游牧征服者如何适应远东和上亚细亚的定居生活的问题,但是在他死后约三十年之后一切人方能明瞭这些问题的严重性。关于这些问题,就是成吉思汗本人也只能有模糊的意识。而他关于这种情形的概念还是单纯游牧人的本色。拉施特所提到的例子可以为证。这位波斯史家说,成吉思汗有一天问忠心耿耿的博尔术②,照他的意见,人生何事为最快乐,博尔术答道:“春天骑骏马,擎鹰鹘在手,看它搏取猎物。”成吉思汗再问博尔忽和其它那颜,所说相同。于是成吉思汗说:“不然,人生最快乐的事是战胜敌人,追逐他们,抢夺他们所有的东西,看他们所亲爱的人以泪洗面,骑他们的马,臂挟他们的妻女。”③

这是自从十五个世纪以来——如果可以这样说——一切匈人游牧部落的首领们的“理想”,他们驰骋于文明地方的边沿,从中国

① 这一段引语,见于《蒙古源流》,格鲁塞译文,颇有出入,兹径引《蒙古源流》(卷四)原文,参照格鲁塞原文,在括符内加注了若干地名和人名。格鲁塞这里有三条关于词义的注语,从略。——译者

② 博尔术在《拉施特书》里面作不古尔赤、不儿古赤、不儿赤,因为手抄本不同而异。(别列津译,“部落”第47,161,164,166页。)

③ 多桑译,I,404。

的长城至于多瑙河。但是成吉思汗本人隐约地意识到，他的继承人们一旦居住在金国皇帝或伊斯兰教算端的宫殿里面，不可能保留这种原始的概念。他预先为此感叹而流露出伤感的情绪，这也见于《拉施特书》记载。这位波斯史家记述成吉思汗的话说："我的子孙们将穿绣金的衣，食佳肴，乘骏马，拥美妇，而不想这些享受是什么人给他们的。"①

① 多桑译，I，416。

第四章 蒙古帝国的变迁

第一节 窝阔台的统治

上面提到，成吉思汗有四个儿子系孛儿帖所生：（一）拙赤，先于成吉思汗死去，他有封地在西伯利亚-突厥斯坦的草原，即现今塞米巴拉金斯克、阿克摩林斯克、图尔盖和乌拉尔斯克。①当1227年时候，拙赤系的代表人是他的儿子拔都；（二）察合台，其封地在原则上包括旧哈剌契丹国家、伊犁草原、伊塞克库尔（热海），楚河和塔拉斯（怛逻斯）；（三）窝阔台，②其封地包括黑也儿的石和叶密立的牧地，这个地区在塔尔巴哈台的周围的大阿尔泰山和巴尔喀什湖之间，从前乃蛮国家的西南部分③[1]；（四）拖雷，因为是少子

① 《多桑蒙古史》说：成吉思汗曾以鞑靼马蹄所至的西方之地付与拙赤，是拙赤封地很辽阔，其界线不肯定。拔都承继拙赤，拓地更广。苏联科学院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科学委员会合编的《蒙古人民共和国通史》所说，成吉思汗分封诸子的地域如下："早在成吉思汗在世时，蒙古帝国的广大领土已经在他的四个儿子中间瓜分了。成吉思汗所分给的土地通常叫作封地或兀鲁思。越是年长的儿子，他的兀鲁思离蒙古越远。长子术赤分得也儿的石河以西，一直到"蒙古人的马蹄所及之处"，很远的那些边界；在中亚的领土方面，阿姆河下游一带，即花剌子模北部及其首都兀笼格赤，以及锡尔河下游一带，都包括在术赤的兀鲁思之内。成吉思汗的次子察合台分得喀什噶尔、谢米列契和河中。察合台的牙帐设在伊犁河流域。成吉思汗把西部蒙古和塔尔巴哈台交给他的三子窝阔台。窝阔台的牙帐设在楚古察克。成吉思汗的四子拖雷继承他的父亲原来的兀鲁思。"（《蒙古人民共和国通史》，中译本，1958年，科学出版社，第98—99页）拙赤（术赤）系的封地，即钦察汗国的疆域，有变迁，格鲁塞这里所举，仅指1227年时候情况。——译者

② 窝阔台这一词的意义，拉施特找到蒙古字 ögädä，指"在上"。伯希和曾指出窝阔台有时被称为"合罕"，不加其它称谓。

③ 窝阔台的兀鲁思的永久和正式中心点是在叶密立城，至少在后来是这样。在1261年编目之下，《元史》说到耶律希亮旅行时候，告诉我们："叶密立城是贵由（窝阔台之子）封地的首邑，当他做太子的时候。"（伯勒什奈德译，《中世纪史研究》，I，160）（这里所引，见《元史》卷一百八十，《耶律希亮传》："至昌八里城，逾马纳思河，抵叶密里城，乃定宗潜邸汤沐之邑也。"——译者）

(斡惕赤斤),有保守老家的责任，被付与客鲁涟河、斡难河和土拉河河源的故土。①然而这些封地或兀鲁思②的建立，使每一个藩王都有一片草原足以放牧他的畜群和供养他所分得的一群营帐，并不妨害帝国的统一。[2] 至少在开始时期，有一种比欧洲加洛林王朝的"封地联合"(concordia fratrum) 更为统一得多的制度。一方面,一切内部事宜的领导权操于中央政府；另一方面,中央政府独揽发动战争之权和管理帝国周围的从中国北方、河中及伊朗这些定居国家取得的领土的权力。蒙古帝国的中央集权时期至少存在至于大汗蒙哥之死,即公元 1259 年。

依照蒙古的惯例,成吉思汗死后,由他的最幼儿子拖雷摄政。正是拖雷,于1229年的春天，在客鲁涟河边的阔迭额阿剌勒（"荒岛"）地方召集全体大会以推选大汗。[3]

成吉思汗,我们知道——而关于这一点,我们应该采信由《拉施特书》所证实了的《秘史》所提供的证据——曾指定窝阔台做他的继承人。但是如果我们相信拉施特所说,许多人归心拖雷,为了避免不幸的分裂,必需由耶律楚材,成吉思汗的契丹人顾问，置身其间参预其事。耶律楚材向拖雷陈言，窝阔台是他们的父亲所选择,所以他拖雷,不但必需尊重这个选择，而且必需拿出自己力量来使它胜利。拖雷听从了这一劝告，宣布了成吉思汗的以窝阔台继登大位的临终遗命。

在人们得称之为大会的幕后所发生的一切是颇难知晓的。先是因为举行丧礼，继则因为准备大会，几乎需要两年的时间（从

---

① 《拉施特书》说,成吉思汗有第五子,乃忽兰所生,名 Kulkan,《元史》称为阔列坚,但是他从来没有做过什么事为人们所知道的。(别列津本,原文, 220 页，译文 146 页)

② 兀鲁思(oulous, 或在这里无宁作 oulouch)指"国家"、"人民",在畏吾儿突厥语言中已有这个词汇。参阅伯希和:《La version ouigoure de l'histoire des princes Kalyânamkara et Pâpamkara》,《通报》, 1914, 264。

1227年夏至1229年春），皇位虚悬而由拖雷监国，如此情况令人怀疑，这样拖延时间是不是由于暗中布置。① 尽管窝阔台曾被他父亲指定为继承人，而蒙古惯例留在少子手里的，不但有监国之权，还有斡难河、客鲁涟河和土拉河上游的祖宗遗产和军队的大多数。一个王子受到这样优待，会不会试图一逞呢？《拉施特书》的记述，使人猜想有这种情形。此外，《拉施特书》和《元史》一样，波斯史家和中国史家一样，都是为拖雷努力寻找根据。收藏在忽必烈宫廷和旭烈兀宫廷的档案，流传到我们的，都是有利于拖雷的说法。

我们应否寻究，中国和波斯的史源有没有企图将行为好的一面留给拖雷并且同时替他的后嗣布置未来的权利呢？依照我们刚刚提到的说法，窝阔台的确是由于拖雷的帮助而即位，由于拖雷放弃竞争并推举窝阔台。在这里面或者可以允许我们窥测蒙哥和忽必烈所作所为的事先根据。

不管怎样，亲王们在拖雷的推举之下，请窝阔台接受帝位。窝阔台避让很久，他说拖雷从来没有离开他们的父亲，比较更了解他们父亲的一切计划，以拖雷继承更为适当。用了四十天的时间才使他不再坚持。窝阔台终于由他哥哥察合台和叔父帖木格斡惕赤斤引导就位。拖雷献上酒盏，在场的人都脱去帽子，将腰带解下置于肩上，以表示服从，行九跪之礼，奉窝阔台以合罕的称号，即最高的汗的尊号。②

根据中国史源，窝阔台的正式即位日期是在 1229 年9月 13日。③

① 拖雷虽仅监国，但列入"中国"元朝皇帝的史表上，称为睿宗。

② 伯希和提到合罕的称号，似乎成吉思汗从来没有被称为合罕（仅称为汗），合罕似乎用以指窝阔台本人，常常在称他为合罕的时候，不加他字，就是窝阔台这一字也无需附加。（伯希和，《亚洲学报》，1920，I，157）显著的例，在《拉施特书》里面。

③ 窝阔台的中国庙号（格鲁塞误为年号。——译者）是元朝的太宗。正式即位是在 1229 年阴历 8 月 22 日，牛年，（己丑），即等于 1229 年 9 月 11 日。

或者可以再问一下，由于编写时候所处的环境，我们的史源有没有对我们提出他们自己的主观观点。《秘史》原文在后面有作者自注，是编写于鼠年，这个日期——至少是一般的意见——以为是指公元1240年，当窝阔台在位的时候。① 因此，如果《秘史》着重指出选举的性质是合法的，成吉思汗本人曾指定窝阔台继位，这就不足为奇了。相反地，有如我们在上面刚刚提到的，拉施特编写他的书是在帝位已经由窝阔台系转移到拖雷系的政变以后，而且他供职在拖雷的子孙，即波斯诸汗的宫廷里面。人们不难理解，他为什么坚持说与会的人多数归心拖雷，以及是拖雷推举窝阔台，正是纯粹出于他的谦让，才使窝阔台最后被举。

窝阔台的被举，如果我们相信波斯史家所言，一部分是得力于耶律楚材的有效影响。当窝阔台在位的整个时期，耶律楚材在政府里面操有实权。他使用他的权力说服蒙古人采用中国式的行政等级的原则，《通鉴纲目》记述他的话说："天下于马上得之，但不能以马上治之。"② 根据这种精神，窝阔台于1235年，无疑是在成吉思汗业经指定的地点建立一座都城，依照突厥-蒙古人的说法，这是斡耳朵-巴力，"宫廷的城"。这个驻在地在鄂尔浑河上游建立起来。这座城此后以哈剌和林③ 著称，其中文名称为和林。可注意的是，这个地点就是在第八至第九世纪回鹘合汗们的宫廷的城或

---

① 但是作者编写于客鲁涟河上阔迭额阿剌勒（伯希和译为"荒岛"），这是说在拖雷儿子们的境界之内。《秘史》，第282节，参阅伯希和，《亚洲学报》，1925，4—6月号，页252。

② 《冯秉正书》，132和151。

③ 《秘史》第273节。伯希和，《和林考》，《亚洲学报》，1925，I，372。〔4〕

〔翁注：林字为roum的译音，林应作lin，但一向将raum译作林，照粤语则确是闭口m的林字音，想这是古音。日人白鸟库吉所著《东胡民族考》一书内每常用粤语便音寻求古音，例如咸字对音为 ham，因而蒙古音djam则为闭口m的音，粤语读枱字确读为djam。因此元人称为罗马为拂林，有时林字写成菻字，匿正是粤语的Lam字，于是拂林即是罗马Romé的对音，广州语称Rum酒为冧酒，称花之初开者为菻。〕

古斡耳朵-巴力的所在地，就是现今的哈剌八剌哈孙，黑色的城；在同一地方，回鹘人的先驱者，第六至第八世纪的突厥的合汗们也是在这里有他们的驻在地，——简言之，这是中世纪前期突厥霸主们建立帝国的最佳地点。为统治蒙古起见，人们要看到哈剌和林在地点上是幸运的选择，因为它位置在这个国家的中心。最后，这座城坐落在成吉思汗系的故地，即在斡难河和客鲁涟河的河源和窝阔台本人的封地，即在黑也儿的石和叶密立之上的中间，也不失为一个很好地位。

《秘史》[①] 和《志费尼书》告诉我们，窝阔台此后发布实行行政措施的若干命令，蒙古史源特别指出，窝阔台曾和其兄察合台商议。志费尼说，这些措施是于1235年在哈剌和林召集的一次新的忽里勒台上面决定的[②]。为了使各部落所交纳的实物税稍有定章，命令有畜群者，每百头输一头，定居人民，交纳所收获的十分之一。并规定游牧地区的界限，划定各部落的牧地。为了迅速传递帝国的消息，决定在帝国全境设立驿站，配置站赤[③]。每一个驿站置驿卒[④] 二十人和必要数目的替换马匹、一群羊和适当的给养。这个为马可·波罗所称誉的[⑤] 制度的组成被归功于察乃和不剌合答儿两人向窝阔台和察合台的提议。《秘史》还告诉我们各处驿站系交给阿剌浅和脱忽察儿两人办理[⑥]。帝国的几条主要驿路，将窝阔台、察合台和拔都的驻帐联系起来。设立这一种制度的原则，据

---

① 《秘史》，第279节。

② 《志费尼书》，多桑摘要，II，63。拉施特这里还是采志费尼之说。

③ 蒙古文 djam，突厥语为 yam。站赤（djamichi）的意义为领路人。参阅伯希和《yam ou djam》，《通报》，1930，192。科瓦列夫斯基《词典》，III，2294。〔5〕

④ 驿卒蒙语为兀拉哈赤（oulghatchi），其意义为“驿夫”、“车夫”、“搬运人”，科瓦列夫斯基，《词典》，I，397。〔6〕

⑤ “一站他们称为一驿（＝djam），这是用马匹的站，等语。”（《马可·波罗书》，c. 97）〔7〕

⑥ 《秘史》，第280节。阿剌浅，海涅士译作 Aratsen，巴鲁克译作 Aratchin。

志费尼说，也应追溯到成吉思汗，窝阔台不过统一其形式并革去其弊病。①此外，窝阔台使人在中亚细亚或川勒②沙漠的经行路线上开掘许多井。我们知道是察乃和兀亦兀儿台受任办理此事。

第二节 窝阔台在位时期 蒙古对中国和对波斯的征服

在境外，窝阔台在位时期完成了对中国北部和对波斯的征服。

在中国北部，金人还一直据有现今河南和环绕其附近的若干地区或战略据点，有的是新近才被他们夺回去的，例如河中要塞，即在山西西南角的现今的博州。1232年的年初，窝阔台和拖雷，为欲彻底击破金人，采用一个大规模的战略进攻，上面说过，这个计划的创意者，被认为是临终的成吉思汗。当窝阔台在北面取得博州的时候，拖雷和失吉忽都忽以及博尔术的兄弟都忽勒忽扯儿必以骑兵三万侵入河南的西南，从南阳方面攻击敌人的背后（1232 年 2 月）。窝阔台和拖雷会师于河南的心脏。金国的末主，依照蒙古人的说法是最后一个阿勒坛汗，《通鉴纲目》称之为宁甲速，在历代史表上称之为哀宗（按：即完颜守绪），还企图坚守他的国都开封③。蒙古的最优秀统将速不台，于长期包围并且一部分是借助于叛徒之手，攻取了开封。速不台欲屠城，但是耶律楚材进言于窝阔台，开封以后是蒙古领土的一部分，应邀宽免（1233年 5 月）。金主宁甲速在城尚未陷落之前出走，结果逃避至于蔡州，即现今的汝宁。蔡州被博尔忽的儿子塔察儿攻破，金主自杀而亡（1234年阴历 1 月，

① 《志费尼书》，多桑摘要，I，406—407。〔8〕

② 《秘史》，第 279 节。川勒（tchöl）这一词的意义，参阅鲍乃迪译本，第 99，158，257 页。别列津译，《拉施特书》，II，第 146，214 页，伯希和，《亚洲学报》，1920，I，178—179。〔9〕

③ 开封在《秘史》（第 273 节）里面称为“南京”（金人的）。

等于公元1月31日至3月2日)。①

中国北方的金国一旦被征服,蒙古人和中国南部的主人翁,汉族帝国宋朝,发生冲突。宋人妄想和蒙古人争夺河南。蒙古分兵三路攻宋。第一支军队由窝阔台的次子阔端②统率,侵入四川,至于成都(1236年10月);第二支军队由窝阔台的另一个儿子阔出和将军忒木斛指挥,占据了湖北的襄阳(1236年3月);第三支军队有汪古亲王君不花(按:君不花见上第175页)和将军察罕在内,下趋直至现今汉口的下游黄州之上,但是这些进兵都并没有继之以占领。成都、黄州或是襄阳都没有留在蒙古人手中,他们依照其习惯,以抢劫该地方为满足。同样情形,蒙古人于1231年12月占据了高丽的都城开城,但是这个国家,和南方中国一样,直至窝阔台卒后,其第三个继位人大汗忽必烈时候,才最后被征服。《秘史》在它这一方面告诉我们,窝阔台命札剌亦儿台把"女真肃良合"并入于蒙古帝国,这个名称,人们有必要把它认做肃良,[1]一种通古斯人,住在黑龙江和阿儿浑河大转湾之处,现今满洲的北端。③然而,伯希和先生提起注意以下事实:肃良吉(Solangi)这个名称,在蒙古时代为高丽人所熟悉,同时,或者也为通古斯人所熟悉,④上述的出兵可能就是指对于高丽而言。⑤

自侵入金国到河南终被征服之后,窝阔台在返回蒙古途中身染重病。《秘史》告诉我们,这是金国的山川鬼神对他的报复。拖雷自愿代替他受鬼神的灾害。被召念咒语医治窝阔台疾病的珊

① 《冯秉正书》,IX,206。

② 在《草原帝国》,第323页,误将Godan写为Qada'an,后者系窝阔台第六子之名(据冯秉正译《中国史料》,IX,212)。这里的阔端所指的是窝阔台的第二子,只能是我们称为Godan的。关于这位王子,参阅后第249页注⑤。

③ 《秘史》,第274节。

④ 伯希和,《亚洲学报》,1920,I,175。

⑤ 与所说有关于肃良合(Solounghous)的相反,斯密特(I. J. Schmidt)对Klaproth展开争辩(所编《萨囊彻辰书》,381页)。

蛮，带来了一个盛满神水的木碗。拖雷于献身替代以赎他哥哥之后，饮了可招灾致难的神水。几天之后，窝阔台病瘉而拖雷走向坟墓。[2] 同样表扬拖雷的记述见于«秘史»和«拉施特书»。但是志费尼向我们实说，拖雷并不是因为饮水而死：相反地，他死于狂饮烈酒，毫无节制，他从中国回来后患病，两、三日后即死去，这是在1232年10月9日。他死时年仅三十九岁。至于窝阔台，志费尼继续说，丧失他的爱弟后不胜伤感，因此也痛饮自慰，"每次饮到醉时，他必流泪思念拖雷"。①

波斯方面也必须重新派兵前往，因为这个国家的西部，即波斯本土的大部分，自从1224年至1225年之际，又落到花剌子模人之手，处于最后一个花剌子模算端摩诃末的儿子札阑丁免古比儿迪为首的权力之下。为了根绝花剌子模人的卷土重来，窝阔台于1230—1231年的冬天派遣搠儿马罕那颜带领三万人前往波斯。«秘史»以一种大胆的预料指给我们，同是这个搠儿马罕于1220年就向成吉思汗提议去征服巴格达的哈里发，而在那个时候，成吉思汗就派他担任这种任务。搠儿马罕从呼罗珊进兵阿哲儿拜占，在他猛烈攻击的面前，札阑丁的军力为之崩溃。札阑丁本人不曾迎战而逃亡，状况不明地死于迪亚儿别克儿山中(1231年8月15日)。搠儿马罕征服了伊剌克阿只迷和阿哲儿拜占。他将其骑兵驻扎在阿哲儿拜占东北的木干草原和阿朗，从1231年至于1241年他就在那里于"马上"统治伊朗西部。② 继搠儿马罕而统率蒙古在波斯军队的是拜住那颜，这一军的驻扎地点，经常是在阿哲儿拜占之北。1243年6月26日，拜住在额儿赞章附近击败塞尔柱王朝的算端安纳托利亚的突厥人君主凯豁思鲁二世。从这一天起，安纳托利亚的

① «志费尼书»，多桑译，II，59。窝阔台的第五子合失(这样命名，因为成吉思汗征服唐兀时候，此子适生)先于窝阔台死去，也因为饮酒无度(«拉施特书»)。

② 参阅伯希和«蒙古人与教廷»，Revu de l'Orient Chrétien，1924，51。

算端降为蒙古帝国的直属藩属。

第三节　窝阔台在位时期　蒙古对欧洲的征服

1236年，猴年的春天——如果我们采用《拉施特书》所说的日期——窝阔台派遣一支大军赴欧洲。《秘史》说，这个大军的任务是要完全征服康邻人，即在乌拉尔河东边草原的突厥康里人以及乞卜察兀惕人，即已经被速不台征服过一次的突厥奇卜察克人（按：《元史》作钦察）或库蛮人。这支军队还有任务去征服卡马河的不里阿耳或保加利亚人和巴只吉惕或巴失乞儿人，斡罗速惕或罗斯人和马札儿人(匈牙利人)，并不遗漏北高加索的阿速惕人即阿兰人和高加索的薛儿客速惕人(曲儿克斯人)。① 以拙赤之子拔都为统帅，他的封地恰好抵达伏尔加河，并且以老将速不台为参谋长和事实上的军事总指挥。在这支远征欧洲大军里面，拔都左右有其兄弟斡儿答、贝儿克和昔班，[1] 以及窝阔台的两子贵由和合丹、拖雷的长子蒙哥、察合台之子拜答儿与其孙不里。根据俄罗斯编年史，② 拔都于1236—1237年的冬天，在离不里阿耳人首都不远的伏尔加河附近过冬，但是这座都城至1237年的秋天才被毁灭。至于钦察人或库蛮人，他们的首领之一名叫八失蛮(《元史》作八赤蛮)，为逃避蒙古人，在伏尔加下游的一个岛中藏身一些时候。结果于1236—1237年的冬天③ 被蒙哥利用河水退落将他擒获。

蒙古人继而进攻罗斯各公侯国。根据俄国史料，大约在1237年年终，蒙古人出现于靠近不里阿耳方面的罗斯边境。他们攻取普隆斯克、别尔戈罗德和叶斯拉夫兹诸城之后，进至梁赞，尤里大公

---

① 《秘史》，第270节。参阅《拉施特书》，别列津译，II，74。

② 卡拉姆津(Karamzin)，III，270。

③ 伯希和，《库蛮考》，《亚洲学报》，1920，I，160。

被困在城内。尤里无力抵御，梁赞遂于1237年12月21日被攻破。尤里和他全家人与梁赞居民同被屠杀。由尤里兄弟罗曼所防守的科洛姆纳城，也遭到同样的命运。弗拉基米尔[2]大公也是名叫尤里的，命他儿子罗曼防守莫斯科，但罗曼被击败，为蒙古人所擒。尤里大公把保卫弗拉基米尔城的责任交给他的另外两个儿子弗谢沃洛德和密赤思老，他自己领兵驻扎在莫洛加的支流锡季河之上，等候他两个兄弟，即在基辅的雅罗斯拉夫和斯维亚托斯拉夫，因为他们应允给他援助。但是蒙古人在行动。1238 年 2 月 2 日，也是根据俄国史料记载，蒙古人包围弗拉基米尔。八日攻破该城，将所有居民，包括大公的家族统统变为刀下之鬼。在这时候，另一队蒙古军前往破坏苏兹达尔。

这些大城市一旦陷落之后，蒙古军前往攻掠各次要城镇。因此于 1238 年 2 月，沃尔日斯基、戈罗杰茨、科斯特罗斯姆科伊-加里奇、佩列斯拉夫利、罗斯托夫、雅罗斯拉夫、尤里耶夫和季米特洛夫各城都被劫掠和破坏。3月4日，一直驻扎在锡季河上的尤里大公受到攻击，战败身死。蒙古人一军又攻取特维尔和托尔若克(托尔若克于3月5日被攻破)。拔都进军直至商业大城诺夫哥罗德，但离城一百俄里(按：1 俄里等于 1067 米)时，没有再向前进。①

1239年的年底，蒙哥前往征服库班地方的阿兰人(蒙古人称为阿速惕，中文称为阿速)。根据《元史》，他于1239 年的阴历 11月(1239年11月27日至12月26日)夺取阿兰人的一座城，中国史料称此城为蔑怯思，《秘史》称为马加惕而《拉施特书》称之为蒙加思。②

当这个时候，拔都率师完成了对钦察人的征服。他随后又在北方出现，蹂躏莫尔德文地方，劫掠穆罗姆和戈罗霍韦茨，并且又一次威胁弗拉基米尔公国，但是他随即移兵侵入乌克兰。他破坏了

---

① 卡拉姆津，III，272 以下，伯勒什奈德译，《中世纪史研究》，I，312—313。

② 伯希和将这些地名等同起来，《库蛮考》，《亚洲学报》，1920，I，168。

佩列斯拉夫利。切尔尼戈夫虽然有姆斯季斯拉夫·格列博维奇在那里英勇地防守，也被攻陷并遭到破坏。至于大城基辅，蒙哥曾派人侦察虚实，但是他的密探们都被处死。在蒙古人即将到来时候，米哈伊尔大公逃往匈牙利，统将德米特里受任防守该城。拔都"统领他的庞大军队"四面包围了基辅。沃斯克列先斯克的俄国编年史说："鞑靼人的无数兵车声、牛和骆驼的鸣叫声、马嘶声及野蛮人的凶恶的喊杀，众声喧腾，以至同在城内的人彼此说话都听不见。一个被俘的鞑靼人列举参与围城的蒙古诸王，在那里面有拔都本人、他的兄弟斡儿答、拜答儿、不里、合丹、不者克、蒙哥和贵由。还有位在诸将之首的速不台把阿秃儿，另外有一个将军名叫不鲁勒台。这两人曾征服博尔恰雷和苏兹达尔全境。"① 乌克兰人虽然顽强抵抗，但是基辅被急攻而陷落并被破坏(1240年12月6日)。拔都饶恕了勇敢的统将德米特里的性命。蒙古人又蹂躏加里奇、拉德任和卡缅涅茨。从乌克兰，一支蒙古军开向波兰，蹂躏桑多梅日和克拉科夫，而于1241年4月9日击破波兰-条顿的军队于利格尼茨附近的瓦尔施泰特地方。波兰编年史称此蒙古军的统将为别塔，有人则以为这是察合台的儿子拜答儿。

在此期间，蒙古军队的主力在拔都和速不台统率之下侵入匈牙利。1241年4月11日，速不台击破匈牙利兵于莫希之南，在萨约和蒂萨两河合流处的上端。《元史·速不台列传》说得很清楚，这个胜仗完全是速不台的战绩，而毫无拔都之力。"蒙古军攻马札儿(匈牙利)部主怯怜②，速不台为先锋，与诸王拔都、吁里兀(?)、昔班、哈丹五道分进。众曰，怯怜军势盛，未可轻进。速不台出奇计，诱其军至漷宁河(是否指萨约河?)。诸王军于上流，水浅马可涉，

① 卡拉姆津，IV，285，伯勒什奈德译，《中世纪史研究》，I，318。

② 伯勒什奈德提起注意，前引，I，331，中文所称怯邻，就是波斯史家所说的克拉(Kelar)，《秘史》所说的Keliyé＝Kiraly，这是指匈牙利国王。

中复有桥。下流水深，速不台欲结栰潜渡，绕出敌后。未渡，诸王先涉河与战。拔都军争桥，反为所乘，没甲士三十人，并亡其麾下将八哈秃（把阿秃儿）。既渡，诸王以敌尚众，欲要速不台还，徐图之。速不台曰，王欲归自归，我不至秃纳河（多瑙河）马茶（马札儿）城不还也。乃驰至马茶城，诸王亦至，遂攻拔之而还。”①

上述记载的下文指出，拔都虽然不得不屈从于他的参谋长，但意颇不平。过了一些时候，在一次聚会之中，拔都责怪速不台说："漷宁河战时，速不台救迟，杀我八哈秃。速不台曰：诸王惟知上流水浅，且有桥，遂渡而与战，不知我于下流结栰未成，今但言我迟，当思其故。”另一天，拔都饮了大量马湩和酒，又来争论此事。但是这一次拔都终于承认战功应归速不台。②

由此可见，拔都虽然绝不是一个英才，而他所表现的是本质良善，所以蒙古人称他为赛因汗即“好亲王”（尽管他在罗斯和匈牙利有残酷行为）。③

然而在匈牙利和在罗斯，拔都军队的残破行为实堪恐怖。1241年12月25日，拔都涉冰渡多瑙河攻取格兰。蒙古骑兵进至答尔马惕海岸。他们至1241—1242年的冬天，才退出匈牙利，下文将叙及，因为这时候得到窝阔台去世的消息，而这一事件足以引起帝位的竞争。

匈牙利的被蒙古人占领为时短暂。与此相反，南罗斯草原的被占领和罗斯本土的沦为藩属则历时几个世纪。这些征服的获益者是拔都，或更全面地说，是拙赤一系而拔都为其代表。于咸海北边草原的封地之外，拙赤系因此又增添了黑海北边位于伏尔加河河

---

① 这里所引，见《元史》卷121，《速不台列传》，这一段和下一段引语，都参照《元史》原文，不照译格鲁塞。——译者

② 《元史》，“速不台传”，伯勒什奈德译，《中世纪研究》，I，331—332。

③ 这里说，拔都被称为赛因汗。洪钧《元史译文证补》的“拔都补传”说：“拔都遇人有恩，不私财于己，能得众心，皆称为赛因汗。赛因，犹言好也。”——译者

口和多瑙河河口的之间的草原，即钦察人的故地，因此这个成吉思汗系的汗国遂以钦察汗国著称。这是"欧洲的蒙古"，注定它在各种形式之下，将要延续至于十八世纪的末年。

第四节 窝阔台的继承：贵由

然而出兵欧洲时候，暴露出成吉思汗系诸王子中间所存在的严重分歧。在征服罗斯时候，拔都是一方，不里和贵由是另一方，发生争吵，争吵的起因，是在宴会之中关于位次的争执，这在蒙古人中间是常有的情形。① 一天晚上，身为这一次出兵统帅的拔都，先饮了一两杯，不里和贵由以为这是将他们看做次一等的人，开始骂他们的堂兄弟。不里说："拔都和我一样。如何他比我先饮？"于是将拔都比做有髯的老妇，② 用脚后跟就势将他踢翻，——贵由更进一步说拔都是"带弓箭的妇人"，并且威胁要用杖打他。大将野里知吉带的儿子合儿合孙③[1] 附和他们，自夸要给拔都"带上木尾子"。之后，他们三人离开军队返回蒙古。

拔都将这种擅自离队和对他的辱骂行为向大汗窝阔台诉说。这一事件处理起来是很棘手的，因为主要对抗者贵由不是别人，正是窝阔台的儿子。但是这位大汗不愿示弱。当贵由回来时候，窝阔台拒不接见他，以逃兵待他，并且决定将他遣送边远之地，使他完全失去优待，甚至成为被放逐者。至于不里，他是察合台的儿子，窝阔台让察合台和拔都共同查问他的事。但是包括忙该和阿

---

① 参阅本书第 76 页。

② Saqaltan emeged satcha'oun boldjou（《秘史》，第 275 节）。

③ 合儿合孙的意义为"干兽粪"，供焚烧之用。（伯希和《用 H 发音的字》《亚洲学报》，1925，I，205）

勒赤歹①在内的几个那颜，替贵由求情。②窝阔台本性和善，结果饶恕了他的儿子，但是警告他不得骄横。他明确地使贵由认识到战胜奇卜察克和罗斯③ 并不是这些少年不更事的功劳，而是速不台和不者克他们的老谋深算。他命贵由自己向拔都言归于好。④ 但是——我们将要看到这一事件的严重后果——这个重新和好或是没有及时地谈妥或是没有从内心出发，而拔都永久不能忘记他所身受的侮辱。

窝阔台于贵由和不里回来之后不久死去，时在1241年12月11日。《秘史》替他回溯平生，为毕生功过做了总结。他自己称赞自己完成了成吉思汗的武功（消灭金国等等），成立了帝国驿站制度，在沙漠里面开凿了水井，并且在各大城市组织了行政管理。[2] 他自己责备自己嗜酒，取了他叔父帖木格斡惕赤斤部下的女子，叫人暗杀了忠心的朵豁勒忽以及为了自己猎获而将野兽围入，妨害兄弟们的狩猎。⑤

《拉施特书》告诉我们，窝阔台有七子。他的正妻秃剌哈纳[3]皇后生五子，拉施特照以下次序列举：贵由、阔端、阔出、哈剌察儿、合失，《元史》依序称之为贵由、阔端、阔出、哈剌察儿和合失。⑥ 次妻们生有两子，即合丹和灭里，中国对音为 Ho-tan 和 Mie-li⑦。

窝阔台本想传位于第三子阔出，这是他所钟爱的儿子。阔出

① 阿勒赤歹是成吉思汗弟合赤温之子，见前。——译者

② 《秘史》第 277 节，记忙该、阿勒赤歹等说："成吉思汗曾有圣旨，野外的事只野外断，家里的事只家里断，如今古余克（贵由）的事，系野外事，只可委付巴秃（拔都）自处治。"——译者

③ Kibtcha'out 人和 Orousout 人。

④ 《秘史》，第 277 节。

⑤ 《秘史》，第 281 节。这一段有身后定评的口气，这使我们产生疑问：《秘史》据作者自己所说的是写于鼠年（第 282 节），究竟是在窝阔台还生存的时候 1240 年的鼠年，还是写完于后一个鼠年，即 1252 年。

⑥ 格鲁塞这里转引《元史》卷一百七《宗室世系表》所载七子之名，对照《元史》译音，并无差异，惟贵由格鲁塞采《秘史》作古余克。——译者

⑦ 《拉施特书》"继承"，伯劳舍本，原文，4—14 页。

于1236年在出师征宋时死于江南，«志费尼书»、«拉施特书»和«元史»同样都说窝阔台曾指定阔出之子失烈门[4] 为嗣。但是窝阔台死后，他的遗孀秃剌哈纳哈敦自居于摄政的地位，她执行摄政职务自 1242 年至于 1246 年。① 她是一个有魄力的妇人，但是急于报复私人的嫌隙，并且贪财好利，她罢免了她丈夫的最好侍臣、窝阔台的几个“文明教师”：“中国”顾问耶律楚材，他在已故汗的跟前执行财政大臣的职务；马思兀牙剌洼赤，他直至这个时候掌管着河中的行政事务；镇海丞相也被罢免，他在成吉思汗和窝阔台左右很有权势。代替耶律楚材的是一个名叫奥都剌合蛮的回回人，他自称能够向中国各行省征收两倍的捐税。② 贤明的耶律楚材于数月之后，忧伤而死。③

秃剌哈纳对于窝阔台所表示的要将他们的孙子失烈门继承帝位，完全不以为意。无疑她认为这个少年人还没有必需的成熟年龄以统治这个庞大帝国。她于是准备让她和窝阔台所生的长子贵由继承大位。或者有人惊异，她为什么等到四年之久才授予贵由以统治权。实际上，这样一个过程无疑是很有必要，以便使贵由的选择得到接受。当出征罗斯时候，贵由傲慢地背叛统将拔都，在战事方殷时候“擅离军队”，我们在上面刚刚说过，这导致了他父亲窝阔台对他的严正训斥和人们对他的疾视，首先是拔都怀恨不释。到了1246年的夏天，秃剌哈纳应该是以为时期已到，一切已经准备好了。她在鄂尔浑河源离和林不远的地方，召集一次大会(忽里勒台)，通过教皇因诺森四世的使者、修士柏郎迦宾的记述，使我们对

① 秃剌哈纳中国对音为脱列哥那，又有乃马真之名(«冯秉正书»，IX，233)。

② 中国史书对于奥都剌合蛮也很严厉(«冯秉正书»，IX，239)。正是他，被认为有罪，于窝阔台病时不给水喝，致之于死(234)。

③ 耶律楚材在哈剌和林死时仅五十五岁。冯秉正说他死于 1243 年阴历 3 月(IX，240)。这个月是在公历 3 月 22 日和 4 月 20 日之间。王国维为耶律楚材作传，说他卒于 1244 年(伯希和，«通报»，1929，160)。

这次大会情况有所了解。[5] 贵由由到会诸王推举为合罕，没有人反对——至少是没有人公开反对，因为人们应该注意到拔都的缺席(1246年8月24日)。[6] 这位钦察汗，他丝毫没有宽恕1241年的辱骂，因此还是处于对立状态，并几乎是与中央政府分庭抗礼了。《元史》在速不台传记里面说，速不台曾试劝拔都变更他的决定："大王于族属为兄，安得不往？"① 虽然没有公然拒绝，但拔都托辞筋骨痛不去赴会，这种消极态度已经构成很大威胁。②

贵由具有领袖才能。[7] 他召回被他母亲不公正地罢免的丞相镇海，[8] 处死作恶多端的奥都剌合蛮，并且恢复了马思兀牙剌洼赤的河中行政长官地位。贵由与他的父亲、柔善的窝阔台有完全不同的地方，柏郎迦宾说，人们从来没有看见他追求娱乐。为人沉默寡言，独断专行，他要求成吉思汗系的其他兀鲁思的首领们对他绝对服从，要从他个人的仇敌，从钦察汗拔都开始。1248年，在这两人之间关系是如此紧张，以至战争可能发生。但是贵由被早年的酒色损伤身体，正在这个时候，尚未衰老而身死于现今的古城的东北，[9] 约在1248年4月间，终年仅四十三岁。

第五节　窝阔台系的衰落

贵由死后，他的遗孀斡兀立海迷失③ 摄行政事，窝阔台系的命运寄托在她的身上，但是这个妇人丝毫没有统治的才能。和秃剌哈

---

① 这段引语，格鲁塞引《元史·速不台传》，但措词有出入，兹径引《元史》原文。——译者

② 至于速不台，他于 1246 年由钦察地方往贵由朝廷。从那里，他返回土拉河畔的故乡。就在这一年，1246 年，他死于故乡，终年六十岁(《元史·速不台传》，伯勒什奈德译，《中世纪研究》，I,332)。

〔翁按：《元史·速不台传》他在丙午 1246 年贵由即位，既朝会之后，还家于土拉河上，在戊申年(1248)死，年七十三。〕

③ 《元史》称为斡兀立海迷失，她是篾儿乞惕人。

纳一样贪婪，却没有秃剌哈纳那样的手腕和魄力，她和她的两个年轻儿子火者与脑忽只追求预先提取税收以供挥霍并以练习珊蛮的巫术消磨光阴。庞大的帝国陷于无人主持的地步。

拔都始终没有对贵由解除嫌隙，而贵由在将死之前，还以为报复的时期已到，曾对他进行威胁。于是拔都征得拖雷系"首领"的同意推举她的长子蒙哥为帝。这里所谓"首领"，是指拖雷的寡妇、富于才干的客列亦惕哈敦莎儿合黑帖泥①。我们将要看到，蒙哥是一个勇敢的人，正当年富力强时候(1250年，他四十三岁)，在可能的候选人中间，他肯定是最有能力的人。为了拔都的利益，他曾活跃地参加对钦察的征服，② 拔都对他友谊素笃。拔都以成吉思汗系诸王子中最为年长者的资格，在伊塞克湖北边阿剌黑马黑地方[2]召集一个忽里勒台，③在这个会上，他指使大将忙哥撒儿④提议推戴蒙哥。

在这种攻势面前，窝阔台系既在物质上处于劣势，同时，如果可以这样说，在法律上也是立足不稳。在物质上处于劣势，是因为贵由和斡兀立海迷失的诸子，火者、脑忽与禾忽⑤ 为一方，窝阔台的另一个孙子，曾由窝阔台指定为继承人的失烈门为另一方，都还

---

① 莎儿合黑帖泥常常使用智略和政治头脑使人敬重。窝阔台有一度想把她再嫁与其子贵由，她以教育四子为理由推辞了这个提议而不刺伤窝阔台。一次，她的左右因为大汗把拖雷系的部众三千人分给别人，劝她抗议，她答复说，这个征取在总数上是很微小的，"而且我们自己也属于汗，他是我们一切的主人"。这个态度为窝阔台所深许。贵由即位，审查各血统亲王有无贪污行为，经证明惟莎儿合黑帖泥和她四子行为端正，贵由当众表扬。(莎儿合黑帖泥是客列亦惕人，汪罕弟札合敢不之女，见上第126页。成吉思汗灭客列亦惕人后，札合敢不有两女，成吉思汗自取了亦巴合，而以莎儿合黑帖泥配拖雷。——译者)[1]

② 参阅伯希和和《库蛮考》，《亚洲学报》，1920，166—167。

③ 这次大会的日期不确定。大约是在1250年举行。

④ 忙哥撒儿，别列津作 Monkkûsâr 或(Monksâr)，《拉施特书》，页295。这个将军是札剌儿人。

⑤ 《元史》称为火者、脑忽、禾忽。

年少，而且似乎没有什么声望，不能和强有力的蒙哥对比。[3]而庞大的帝国在中国、波斯及罗斯等处战事都还未了，需要一个名符其实的领袖。窝阔台系诸人也感觉到这一点，所以他们的代表阿勒赤带那颜，向阿剌黑马黑的忽里勒台提议时候，将贵由的儿子们抛在一边，只推举失烈门，让大家回想窝阔台曾指定失烈门嗣位①。但是就在这种场合，党于蒙哥的人在法律观点上振振有词。蒙哥之弟亲王忽必烈，反驳窝阔台系诸人说：如果是这样，你们自己首先违背了窝阔台的遗命，在 1246 年，他们不立失烈门而使人选举贵由。② 这次忽里勒台——事实显示它听命于拔都至于何等程度——最初提议奉拔都即位，但是他拒绝了，可能这是因为他父亲拙赤的出生存在疑问的缘故，他使会众宣布蒙哥为候选人。

拔都也企图取得阔阔台系诸王，火者、脑忽和失烈门的同意，但是根本没有达到目的。拔都遂命他的兄弟贝克儿召集第二次忽里勒台于客鲁涟河上的阔失额阿剌勒岛，③[5]以追认上次大会的决议。可注意的是，这次大会是在拖雷封地之内举行，即是说，在蒙哥本人和他的母亲莎儿合黑帖泥的领地上。这位聪明的王妃虽然派人至窝阔台系的封地叶密立，又派人至察合台系的封地伊犁，请窝阔台系诸王和察合台系的代表人也速蒙哥，同意她儿子的候选资格，但没有结果：他们拒绝来参加大会。争取他们既告无效，根据《志费尼书》记载，蒙哥就由拙赤系和拖雷系两兀鲁思的代表

① 失烈门(Chirämön 或 Chirämun)是窝阔台的第三子阔出的儿子，其母是翁吉剌人，在《拉施特书》中她的名字，别列津的对音为哈塔黑塔失(Qatâqtâch)（"部落"，152 页)。伯劳舍作忽塔黑塔失(Qoutâqtâch)(《拉施特书》，146 页)。巴鲁克作哈秃黑塔失(Qatouqtach 意为"坚石")。[4]

② 忽必烈在这里第一次表现他的才智，他的才智使他在蒙古史里面有忽必烈薛禅，即智者的称号，他自己也在文书里面这样自称(沙畹，《蒙古的官方文书》《通报》，1904，388)，而且十七世纪中叶，他的裔孙萨囊彻辰还这样称呼他(《萨囊彻辰书》，页 119)。(《蒙古源流》称忽必烈为"呼必赉彻辰"或"彻辰汗"。"彻辰"即"薛禅"。——译者)

③ 阔失阿剌勒也就是选举窝阔台为大汗的地方，见上第 231 页。阿剌勒的意义为"岛"。——译者

人，于1251年7月1日宣布为合罕。① 即位典礼在盛大宴乐之中举行。“他们每天消耗马三百匹、牛三百头、羊五千头和湩酪及酒两千车。”

在宴乐之中，有人来报告：“当寻找跑走的驴子时候，遇到一队兵士保护着若干车辆，他起先以为这是送到大会的食品，然而这些车辆里面满载着武器。”这是被废黜的窝阔台系亲王失烈门和脑忽。人们推测，他们是前来客鲁涟河上，乘大会诸人在酣醉的时候，杀死蒙哥及其党羽。失烈门和脑忽真是怀着敌意而来的么？无论如何，他们是来了，忙哥撒儿奉蒙哥的命令带三千人前往侦察，果然在离开失额阿剌勒二日行程的地方遇到他们。出其不意地被忙哥撒儿的士卒包围，失烈门和脑忽表示抗议，说他们好意前来：只为了向新汗致敬。的确，他们于抵达蒙哥面前的时候，依照蒙古习惯奉献礼物，都是以九为数。在头两天，人们让他们参加宴会，但是到了第三天，蒙哥命人将他们逮捕，自行鞫问。②

失烈门和脑忽否认一切恶谋，但是他们的部下，在杖责之下，向忙哥撒儿招承人们所要求的事。志费尼告诉我们，蒙哥踌躇不欲加罪，这是老马合某牙剌洼赤对他举亚历山大和亚里斯多德的故事③ 为例，才使他意决。这里或者不需要咨询亚里斯多德以尽情发泄蒙古人的残忍。蒙哥处死了窝阔台系的主要党徒，显著的是合儿合孙，人们没有忘记他对拔都的侮辱。合儿合孙的父亲野里知吉带，〔6〕当时正在波斯军中，也被召回处死。

1252年8月，蒙哥到达和林，在那里，他完全制服了他的敌人。在这个时候，他开始追究皇后斡兀立海迷失的罪状，在这以

① 中国历的猪年（辛亥）阴历6月（6月21日至7月20日）。

② 多桑引《志费尼书》，II，255—257。

③ 亚历山大因为有将领人不从命，欲诛之，未决，使人问亚里斯多德。亚里斯多德引使者至园中，使人拔去根深的大树，而换栽幼弱的新芽。使者还报，亚历山大悟，诛不从命者，而以其人之子代之。这里所举指此事。——译者

前，她一直是被宽恕的。蒙哥对她积恨很深。他曾对鲁不鲁克说："她比一条母狗还卑贱。"尤其是她曾侮辱蒙哥，责他背誓(当她提到1229年窝阔台即位时候，蒙哥和大众一起对窝阔台作过著名的宣誓："只要窝阔台后人有一块肉尚存，成吉思汗系诸人都要效忠于他的子孙")。蒙哥无疑在内心有所不安，因为窝阔台曾抚育他像养子一样。不管怎样，他下令将斡兀立海迷失双手缝在革囊里面带来，大法官①忙哥撒儿使她裸体出庭受审，"虽然这个皇后愤然责备他，让这个只有一个君主曾看见过的身体呈露于众人眼前"。她和失烈门的母亲②同被判为有厌禳行为，企图以此谋害蒙哥，被裹之以毡，溺死水中。[8] 窝阔台和贵由的参谋大臣镇海也被处死，③ 察合台的孙子不里，他在罗斯战役当中，对拔都失敬，这次被一并杀死。④至于窝阔台系各亲王，蒙哥不敢杀害，至少是不敢立即杀害。火者被放逐于和林之西。脑忽受命从军。海都被安置于海押立，此地是在巴尔哈什的东南，在他这一系的封地内，位于伊犁和叶密立之间。蒙哥的弟弟忽必烈很爱失烈门，带他出侵中国，然而多疑的蒙哥，稍后一些时候，当他到了中国时，命人将这个竞争帝位的人溺死水中。窝阔台系只有两支，例外地没有遭到迫害，这就是阔端与合丹。合丹对于"密谋"丝毫没有参预，他和忽必烈关系很亲密，将来成为忽必烈的最优秀将领之一。[9]另外，阔端的儿子们曾主动地及时到达蒙哥那里向他致以应尽的敬礼。⑤[10]

① 《拉施特书》，伯劳舍本，页295，作 Yarghoutchi，科瓦列夫斯基《词典》，译为大法官或首席法官。[7]

② 失烈门母亲哈秃黑塔失，翁吉剌部人(《拉施特书》前引，136页)。

③翁按：这里与《元史》不符，镇海是病死的，年八十四。

④ 不里是木秃坚的儿子，木秃坚于年纪很轻时候死于围攻八米俺城的时候，他的死曾使他父亲窝阔台和祖父成吉思汗很悲伤(参阅上第197页)。

⑤ 阔端在《拉施特书》作 Koûtân(前引，原文，第5页)，《萨囊彻辰书》的手抄本(112—113)作 Godan，《元史》作阔端。他是窝阔台的第二子，不可和其第六子名合丹的淆混，合丹在蒙古文作 Qada'an，在波斯文作 Qadân(《拉施特书》)。(原书在这一条注的后面引萨囊彻辰所写关于阔端迷信佛教和喇麻教事颇冗长，可看中文本《蒙古源流》，现未译出。——译者)

第六节　蒙哥在位时期

我们认识蒙哥，是由于方济各会传教士鲁不鲁克很生动地描写了蒙哥的形貌。鲁不鲁克于1254年1月4日在他的斡耳朵之中受到接见："进去这个所在，有一个长凳，上置马湩(忽迷思)。他们叫我们的译人站在这个地方的附近，叫我们坐在另一个长凳上面，附近有若干妇女。这个所在铺满了绣有金星的毯。在中央，安放一个火盆，火正旺盛，用许多荆棘和茴香的根作燃料。这盆火是用干兽粪引起的。大汗坐在一个小床上面，穿一件华丽光泽的皮袍，似乎是海豹皮所制。他是中等身材，鼻子稍平扁，年龄约四十五岁。他的妻子年轻颇为美丽，坐在他的身边，带着女儿之一，已届结婚年龄而貌颇丑陋，还有几个小孩，在附近的另一个床上。汗叫人问我们要饮什么，要饮酒还是饮米制的饮料或饮纯净牛乳所制的湩酪，或饮蜜酒。在这以后，汗命人拿来几只鹫鸟，他放在拳上，观赏了许久。"

蒙古人所进行的征服战争，自从1241年以来颇有消沉状态，蒙哥予以强有力的推动。一方面，他重新开始对南方中国宋人的战争。在另一方面，他派他的兄弟旭烈兀[1]完成西亚细亚的征服。

关于中国的战争，他派遣他的兄弟忽必烈前往。早在1252年，蒙哥已经将河南省和甘肃中部渭水发源地方的关中之地，封给忽必烈为封地。①第二年，在斡难河河源所召开一次忽里勒台上，他决定了由旭烈兀统率大军远征波斯的方针。就在这一年，忽必烈和兀良哈台——兀良哈台是伟大的速不台的儿子——统率诸军

① 《元史》说，忽必烈受京兆分地，应指关陇河南，包括现在陕西的大部分和甘肃的一部分。——译者

侵入宋帝国的西部各省。阴历10月(公历10月24日至11月23日之间),忽必烈于从北到南穿过四川之后,进入南诏,即现今的云南。[2]他兵不血刃地占领了这个国家的首都大理。1257年,兀良哈台由云南进兵直至东京的三角洲,残破了河内。

至于旭烈兀,另率一军往征伊朗,他毁灭了亦思马因或阿萨辛教派的在祃栲答而(1256年)的小国。1258年2月10日,在一场令人难以忘记的围攻之后,他接受了报达(巴格达)哈里发的投降。他废去哈里发,并将伊拉克归并于他在伊朗的总督府辖区之内。1260年,他本来可以从萨拉丁族的算端艾育伯之手夺得叙利亚(1260年1月24日取得阿勒波,3月1日取得大马司),然而他的大将怯的不花在这一年9月3日在加里利的阿音札鲁特地方被埃及的玛木鲁克算端的军队所击败,失去了叙利亚。但是伊朗和附属于它的美索不达米亚,此后构成一个巩固的蒙古汗国,在旭烈兀朝的统治之下,一直延续至于1335年。

在他的远东辖区之内,忽必烈显然对于中国的制度和文化嗜好很深,正在成绩斐然的做到使这个地区的新臣民归心于他。蒙哥对于他的威权心怀嫉妒,发生猜疑,于1257年取消了忽必烈在河南和关中的封地,召他回来,并且命将军阿蓝答儿①往关中审查他的行政机构。忽必烈本欲拒命,是他的中国幕僚姚枢,劝阻他不要这样做。忽必烈于是灵活应付,服从命令并前往谒见蒙哥。他的到达使蒙哥疑虑冰释,编年史动情地为我们描写了这两个兄弟相见之后喜欢至于热泪盈眶的情景。

但是1256年的年末,在蒙古举行的一次忽里勒台之上② 一个

① 阿蓝答儿,«拉施特书»作 'Alemdâr,«元史»作阿蓝答儿。他后来替阿里不哥尽力,反对忽必烈。«拉施特书»,前引,394页。

② 这次军事会议,«元史» 说是在也可迭烈孙 (Ye-k'o-tie-lie-souen, yéké télésun 意义为"广原")地方,于阴历12月(1256年12月19日至1257年1月16日之间)举行。拉施特所说的这个大会地点,在«多桑书»里面(II,322),作 Qabour-Qabou-

蒙古将军答儿孩古儿坚①诧异于对宋人的战争②何以显得疲缓，于是蒙哥决定亲征。1257年的夏天，蒙哥参拜成吉思汗的行宫并奉献牺牲于旗鼓之后，约在这一年的10月他出发前往中国。1258年5月，他驻营于甘肃，在他祖父成吉思汗逝世地方附近。8月里，他启程赴四川。蒙古人计划，用四支军队齐攻宋人帝国。蒙哥亲自率军侵入四川；他的兄弟忽必烈攻扬子江中游的防线，即现今汉口武昌这一带；帖木格斡惕赤斤之子脱合察儿进攻扬子江下游防线，在江苏和安徽方面；最后，兀良哈台应该由云南下趋东京，从这里再上去横贯广东地区策应武昌方面的忽必烈。这个计划考虑周到，可以联想到1232年对金人的征服。③但是在四川如阿尔卑斯一样的多山地区，这场战争证明特别困难。《元史》说，蒙哥于1258年阴历10月(公元10月28日至11月26日之间)渡嘉陵江而下，于当月，攻取保宁府西北的苦竹隘坚堡。阴历11月(公元11月27日至12月26日之间)，《元史》说他占领龙州，这座城，科尔迪埃(第二册，页276)采信冯秉正(IX，271)之说，以为就是保宁④，但是该城应该向宋代地理志书上的隆庆方面寻找，这就是说，在保宁的西北，在江的那一边。阴历12月(1258年12月27日至1259年1月24日之间)蒙哥往取雅州。他在这个时候患病，左

qtchour，而伯劳舍作 Qabour-Qoutoûqtchoûr，《拉施特书》，318。[3]（格鲁塞这里说，《元史》称在也可迭烈孙开军事会议或大会，是根据《元史》卷四，世祖本纪："冬十二月，入觐于也可迭烈孙之地，议分道攻宋，以明年为期。岁戊午，冬十一月，戊申，祃牙于开平东北，是日启行……"。《元史》并没有开会之说，所说"议"，可能指蒙哥与忽必烈相议。《元史》宪宗蒙哥本纪里面，也没有说在也可迭烈孙召集会议。——译者）

① 《拉施特书》，伯劳舍本，原文，页319，又"部落"，别列津本，页101，150，155。《多桑书》作 Daougai，II，322，和伯劳舍(前引)抄本B的读音相同。这个大臣属于亦乞剌思部落，他娶成吉思汗的女儿之一。巴鲁克提议用 Darghaï 代替 daraghaï，其意义为"强硬"，"不屈不挠"。

② 人们知道，拉施特和其他波斯作家常常把宋人叫做南家思(关于这个名字，参阅上第178页注①)。

③ 参阅上第225和235页。

④ 保宁，在宋人的辞汇里面叫做阆州而不是龙州。

右劝他返回蒙古。他不听劝告，急攻而取雅州，命人再鼓勇进攻渠州，渠州全力抗拒，另攻巴州，而他亲自督兵进攻重要城邑合州，即现今的合县，在嘉陵江和它的两个支流的交叉处。然而合州守御很好。蒙古人一切进攻都遭失败。军队中痢疾流行，蒙哥本人于1259年8月11日死于合州城下。

当蒙哥在四川有如上述苦战的时候，他的兄弟忽必烈，在他的这一方面，开始向扬子江中游进军。他兵锋直抵江边，但在阴历9月1日(1259年9月19日)听到蒙哥的死讯。他的朋友们劝他立即返回蒙古争取帝位。《元史》说他在这个时候拒绝回去，说："吾奉命南来，岂可无功而还？"这个月的13日(1259年10月3日)，忽必烈登上香炉山，在那里他可以俯看扬子江。宋人的舟师扼守，使蒙古兵不能渡，但是忽必烈的军队冲过去并且使人招降鄂城(现今的武昌)。然而宋人能够遣援师入城。围城无限期地延长下去。忽必烈得到蒙古方面的消息后焦虑不安，命诸将留在那里，他自己于阴历11月26日(1259年12月6日)离去，使人传播消息，说他要移兵黄州。实际上，忽必烈如果要继续对中国的战争，他可能会失去蒙古的帝位。他和宋朝大臣们谈判后①，返回河北。他应该为这个必要性同样感到遗憾的是，兀良哈台从极南边，依照总的计划由东京北上，已经侵入宋人帝国。在广西，他围攻了桂林；在湖南，他围攻了长沙。宋帝国因此在各方面都被包围，此时和忽必烈成立议和，给了宋人一个意外的松缓。

---

① 这里说和宋朝大臣们议和，而不说和宋人议和，是对的。按《元史》，"世祖本纪"："宋贾似道遣宋京请和，(忽必烈)命赵璧等语云曰，汝以生灵之故，来请和好，其意甚善。然我奉命南征，岂能中止。果有事大之心，当请于朝。是日大军北还。"盖贾似道奉命率师援鄂而擅自请和。——译者

第七节 忽必烈[①]在位时期和阿里不哥的斗争

蒙哥死后，竞争蒙古帝位者有他的两个弟弟忽必烈与阿里不哥[②]。当忽必烈率师，有如上述，在中国中部和宋人作战的时候，阿里不哥则以斡惕赤斤，即兄弟中最幼者的资格，被委任管理蒙古本土。他驻在大汗的都城哈剌和林，拥有支配帝国国库之权、中央政府管辖之权（在蒙哥所创设的一部分机构范围之内）以及君权所具有的物力。他所缺少的只是经验、智谋及政治才能，而这些才能，忽必烈都达到很高的水平。阿里不哥于是在阿尔泰山的蒙哥大斡耳朵地方召集一次忽里勒台，他很自信可以在那里被举为合罕。在他这一方面的，有几个蒙哥属下的最好的将领：上面已经说到的阿蓝答儿，还有浑都海脱忽思和佐儿赤。阿蓝答儿率领军队赴多伦泊附近的开平或上都[③]的忽必烈驻夏之地。他打算威吓忽必烈并想用计诓骗忽必烈来参加阿里不哥所筹备的大会。但是忽必烈，显然是这个时代的卓然有知人之明和有判断能力的人，作为一个智勇兼备的天才政治家，不至听任他自己受骗。就在这时，忽必烈带着出征中国中部的强悍蒙古军抵达北京。是他，使阿蓝答儿感到恐惧，并且被忽必烈根据职权解散了他所统率的军队。

虽然这样，仍事不宜迟。《元史》说，忽必烈于中统元年，猴年，

---

① 忽必烈这个名字，从发音上来说，我们可以按照蒙古名字，写为 Khoubilaä 或 Qoubilaï，我最终决定写为 Qoubilaï，因为在波斯文拉施特写这个名字用 qaf 而不是用 kha。

② 阿里不哥这个名字，阿里（Ariq）在畏吾儿文指“纯洁”，不哥（Bögä）在蒙古文指“珊蛮”，不可和孛可（bökö）即“力士”相混。另一种错误，多桑（II，359）联想到不花（bouqa），这词是指“雄牛”。（科瓦列夫斯基《词典》，II，页 1159）。〔1〕

③ 上都，被萨囊彻辰称为上都克依绷库尔图城（Chang-dou-keïbung Kurdu-balghasoun）。忽必烈的北京，称为 Yéké Daïdou-qota（《萨囊彻辰书》，113）。（《蒙古源流》卷四，萨囊彻辰称燕京为大岱都城，张尔田有注。——译者）

阴历3月1日(1260年4月12日)到达开平。就在开平，立刻召集一次忽里勒台，由当地诸人参加，即由忽必烈的朋友们之在身边的、他认为可靠的人参加：窝阔台之子合丹、阿惕昔吉[2]或阿只吉、帖木格斡惕赤斤之孙脱合察儿、也松格、旭剌古儿、察兀都①。当然，一切仪节照例举行。和以前选举大汗一样，忽必烈推让三次，然后诸王和大臣固请，他才接受大位，于阴历3月24日(公元1260年5月6日)即位为合罕。他在这个时候，年四十四岁。

无论在保存形式上怎样用心，也难以掩盖这个突然举行的推选，如果不说是一种骗局，显然具有同盟举兵的性质。并且没有规定一个必要的期间和适当的通知方法让那些周围的兀鲁思的首领们——波斯的总督旭烈兀、钦察汗贝儿克(按：拔都这时候已死，由其弟贝儿克继位，贝儿克见上第237页)——来行使他们的选举权。于是托辞说他们处在远方，人们不能等待他们前来至于几个月之久，使庞大帝国在无政府状态之中成为争夺之物。实际上是把他们置于既成事实之前。这种突然的决定无疑是很有必要，因为忽必烈或者连他自己的兄弟旭烈兀能否赞助也不能逆料，无论如何，旭烈兀的一个儿子出木哈儿，是阿里不哥的追随者。②

众所周知，马可·波罗是很赞美忽必烈的，此人所说应该是实情，他向我们承认他的主人不顾成吉思汗系其他亲王的反对，通过激烈的斗争而得到汗位，他说："忽必烈汗得到大位是由于他的见识、他的武功和他的伟大才能，而且这是合乎法律，理所应得，虽然他的兄弟和亲属们根本不同意他。"③十七世纪的蒙古史家们对

---

① 察兀都在《元史》里面作爪都，《拉施特书》(前引，页391)作Tchâoûtoû。(拥立忽必烈诸人，《元史》所举和这里所举可以参照。《元史·世祖本纪》，中统元年："春三月戊辰朔，车驾至开平，亲王合丹、阿只吉率西道诸王，塔察儿、也先哥、忽剌忽儿、爪都，率东道诸王皆来会，与诸大臣劝进。帝三让，诸王大臣固请。辛卯，帝即皇帝位。"——译者

② 《拉施特书》，前引，页392，伯劳舍念做Tohomouqour。

③ 《马可·波罗游记》，c. 97。

于史实则不如这样坦白，首先是《阿勒坛·帖卜赤》的作者（约在1604年），继之为萨囊彻辰（约在1662年），他们相反地以为无论如何有必要替他们的英雄的即位说成合法。方法很简单。他们都说，早在1227年，成吉思汗临终时候曾指定忽必烈将来袭位，当时这位未来的中国-蒙古皇帝只有十一岁。据说，成吉思汗临终说过这样的话："留心听少年忽必烈所说的话。他有一天要继承我，你们对他和对我生时一样！"① 这是预先看到颇远的事。确实，萨囊彻辰估计得不错，某些近代历史家，例如迦恩，就采信了这种在四个半世纪以后所做的预言……。

一经被选，忽必烈就派遣代表团赴蒙古，至阿里不哥处作友好的通知，并争取他的归附。阿里不哥的一个名叫脱儿赤的部将到了河北，企图分裂忽必烈一派人，但目的未达到，企图逃走时他被追上拿住，不得不吐露对方所做的一切准备。

事实上，阿里不哥不肯顺从。他也使他这一派人宣布自己为合罕。选举于阴历4月（公元1260年5月12日至6月10日之间）在哈剌和林举行。在他这一方面的，有好几个大将，一些出兵中国的将军也在内，最显著的是在甘肃树立过权威的浑都海；忽必烈曾派遣耶律楚材之子耶律铸前往游说浑都海但没有成功。这个"叛将"拒绝顺从②。阿里不哥的其他党羽企图使四川的军队反对忽必烈。忽必烈战胜了这些四川方面的军队，但是阿蓝答儿从哈剌和林率师来助甘肃方面，即在凉州附近的浑都海[3]（阴历9月，

---

① 《阿勒坛·帖卜赤》，海涅士译，"Asia Major"1933，IX，536；《萨囊彻辰书》，同上书，539（又斯密特译105）。

② 《耶律希亮的旅行》，伯勒什奈德所译《元史》，《中世纪研究》，I，页158—159。（耶律希亮是耶律楚材之孙，耶律铸之子，《元史》卷一百八十有传，内云："中统元年，世祖即位，阿里不哥遣使召主将浑都海，铸说浑都海等入朝，皆不从，则弃其妻子，挺身来归。既而浑都海知铸去，怒，遣百骑追之，不及，乃使百人监视希亮母子……。"据此，似耶律铸本来在浑都海处，并非忽必烈派他去的。——译者）

1260年10月7日至11月4日之间)。这两个将军从那里准备进兵四川,但是他们在甘肃之东的姑臧地方,遇到由亲王合丹统率的忽必烈的军队,浑都海和阿蓝答儿兵败被杀。蒙古人所占有的中国地方于是确定都归忽必烈所有。①

然而,阿里不哥在蒙古还是很有势力。拥护他的人,有蒙哥的正妻(按:这是指斡儿哈那哈敦)和他的三个儿子:阿速台、玉龙答失②及昔儿吉,③[4]以及窝阔台系和察合台系诸王的大多数。总而言之,在这个时期,有一个纯粹的蒙古帝国承认阿里不哥,另有一个占有中国北部的中国-蒙古的帝国承认忽必烈。

忽必烈和忠于他的亲王合丹和脱合察儿决定到蒙古去找阿里不哥。忽必烈在翁金河上设立驻冬总部(1260—1261年的冬天),该地点在哈剌和林之南,无疑是靠近现今的三音诺颜。阿里不哥退至谦谦州④的遍布森林的山中,即叶尼塞上游之北,在现今唐努图瓦省之内。但是这个争夺帝位者于重整他的兵力之后,又来攻取哈剌和林。《元史》说,于中统二年阴历11月(1261年11月24日至12月23日之间),在昔木土湖附近展开一场大战,昔木土就是拉施特所说的昔木勒台,这个作家还补充说,该地靠近火察孛勒答黑山,在阿不赤阿⑤[5]地区。这些地方的位置还有待探讨。我在这里仅仅指出,在这个哈剌和林地区之南的隔开翁金河源和鄂

① 在《草原帝国》中错误地说乔治亲王在这里参加,这是很后来的事。(这里所说乔治亲王指汪古亲王阔里吉思,他娶了忽必烈的孙女。——译者)

② 《拉施特书》,伯劳舍读做 Yoûrounktâch (页416)。

③ 同上书,页430,不用喉音 Chîrkî,《元史》作昔里吉。

④ 关于谦谦州,参阅伯希和,《亚洲学报》,1920,I,173。

⑤ 《拉施特书》,400。在成吉思汗本传里面,拉施特将阿赤阿(Atchia 或 Oudjia)晃火儿(Koungour)位置于哈喇温只敦山附近,在东戈壁,在翁吉剌人旧居地方和汪古人旧居地方之间(《拉施特书》,别列津译,I,128)。但是如果查看拉施特的原文(波斯文,同上书,页206,I.,3),则别列津所念做 Oudjia 的,拉施特作 Aïdjka 或 Abdjîa,可以变作阿不赤阿(Abdji'a)。而《秘史》第187、191节正好说到阿不只阿或阿卜只合阔迭格儿。

尔浑河源的群山，就是两军决定胜负的地方，正是现今地图上（斯蒂莱新版地图第75）称为衮哥儿山的地方。不管怎样，忽必烈成了胜利者。相信他的弟弟此后一蹶不振，他没有进行追赶。十天以后，阿里不哥听说敌人已退，又来袭击。忽必烈在戈壁一个叫做额列惕即“沙陀”的地方，遇到意外攻击，这个地方在《多桑书》里面（II,351）念做先干巴古勒，而伯劳舍所参考的手抄本则作赤儿干纳忽儿，等于赤儿坚纳忽儿，“喷气的湖”，[6]在昔勒克勒克① 高地附近。寻找这个地点，似乎应向自翁金河至张家口西北至东南的一片大草地方面。这个第二次战役，胜负未决，至夜间，双方军队各自收兵。

在这个时期，蒙古始终没有归附于忽必烈。不但阿里不哥在那里统治，而且他还有一个盟友对他承认，这就是察合台系的阿鲁忽，受他的任命为突厥斯坦汗国之主，新近自行取得了别失八里、阿力麻里和察合台系封地的其它地方，一直至于阿姆河。然而也就在他这一方面，开始了阿里不哥的失败。几个月之后，阿鲁忽突然离畔阿里不哥而宣称倒向忽必烈。阿里不哥这样便从后方的西南面受到攻击，不得不正式向突厥斯坦开战。他的部将哈剌不花在不剌城附近被阿鲁忽杀死，这座城，一般以为是在额必湖的南边。[7]之后，阿里不哥的另外一个部将阿速台，反攻阿鲁忽，突袭取得在现今固勒扎的附近的阿力麻里，迫使阿鲁忽放弃伊犁地区而逃避于喀什加里亚，从那里再退到撒麻耳干。阿里不哥于是移驻伊犁，但是他在那里的行为，象一个纯粹的游牧人，不能适应突厥斯坦的半定居生活方式。他的暴虐行为使阿力麻里人对他离心，连他自己的部将们也觉得愤怒。他军队的一部分竟往投降忽必烈的前锋部队，这支前锋部队，据拉施特说，是驻扎在札八罕

① 《拉施特书》，前引，原文，页402。这个名字肯定是变了形的。

河[1]，这无疑是指我们地图上的在乌里雅苏台地区的查孛罕或查卜肯库尔。最后，斡儿哈那哈敦也突然转变过来反对他——我在其它书中曾说到此事[2]——使这位蒙古“专制反抗者”为之气馁。困处于已成为敌人的察合台系的突厥斯坦，和忽必烈诸军的中间，阿里不哥最后不得不前往投降忽必烈。至元元年阴历7月，鼠年(甲子)，即在公元1264年7月25日至8月22日之间，阿里不哥和他的同党诸王——阿速台、昔儿吉等——来向他的兄长投降。这显然是在绝望之中的决定，因为阿里不哥在斗争之中表现得极为残忍，现在应该害怕受到应有的报复。[3]

胜利的忽必烈接见失败的阿里不哥，很有戏剧色彩。阿里不哥在御帐之前做出请罪的样子。人们用帐帘罩住他。被这样遮盖着，他依俗跪拜。继之准许进帐，他在指定的地方站立一些时候。忽必烈感动地注视他一会儿功夫，看到他垂泪，忽必烈也制止不住自己的眼泪。忽必烈于是问阿里不哥：“吾弟，我们两人究意那一个有理？”——这个被排除的争夺帝位者以哲学家的风度答复说：“从前是我，现在是汝。”难堪的争论可能发生。脱合察儿那颜，凭着他是成吉思汗侄子的资格，及时地插进来说：“合罕所欲的是今天，不问过去的事，只追寻欢乐。”于是宴饮开始。但是第二天，忽必烈下令械系阿里不哥诸将。主要将领十人被判死罪。至于阿里不哥和阿速台，忽必烈赦免了他们，但是阿里不哥“于一个月之后病死。”〔9〕

---

① 《拉施特书》，“继承”，前引，原文414页。

② 《草原帝国》，403页。

③ 阿里不哥良心上尤不能安然于阿必失合之死。阿必失合(蒙文作Abichik，中文作阿必失合)是察合台曾孙、木秃坚之孙、不里之子。他和忽必烈友善，命他主察合台汗国。但是他从中国往突厥斯坦时，被阿里不哥所擒，置之于死地(《拉施特书》，前引，页164)。〔8〕

第八节　忽必烈在位时期征服宋朝的帝国、和海都的斗争

平定了他幼弟的反抗，忽必烈估计他自己从此成为蒙古和中国北部的无可争议的主人翁，就以全力进行对南方中国的宋帝国的征服。通过《拉施特书》、《元史》以及马可·波罗所述，使大家对这个征服的主要过程很熟悉。首先是围攻湖北的襄阳和樊城这两个孪生的城市。对襄阳的围攻，从 1268 年阴历 9 月（公历 9 月 9 日至 10 月 7 日之间）至于 1273 年① 阴历 2 月（公历 2 月 19 日至 3 月 20 日之间），蒙古人方面参加这个围攻的有巴阿邻族的大将伯颜②，速不台之孙、兀良哈台之子阿术和畏吾儿人阿里海牙，以及回回人匠师毛夕里人阿老瓦丁和希拉人亦思马因，尚且不提马哥·波罗说到的他父亲和叔父在这里所出的力量。也是伯颜，攻取了宋人的国都、大城临安，即现今浙江省的杭州、马可·波罗称为京师的。宋朝皇室于鼠年，即 1276 年，阴历 2 月（公历 2 月 17 日至 3 月 16 日之间）投降，伯颜于阴历 3 月（公历 3 月 17 日至 4 月 15 日之间入杭州。宋幼帝赵㬎（按：格鲁塞这里作系帝，为㬎的译音）被送往忽）必烈那里，忽必烈善待之。[1]但中国人利用忽必烈适在蒙古遇到的困难——这在下文将要叙述，仍在广东地区试行抵抗。广东于 1277 年终于陷落，而同年 4 月 3 日，中国的最后舟师在厓山毁灭，抵抗活动至此终止。忽必烈和他的朝代——自称为元朝——的统治权，于是遍及全中国。

但是这个统治权始终没有在上亚细亚得到承认，这是一件极为严重的事实——因为它充分说明，如果一个中国-蒙古帝国开始

① 这是在癸酉年，鸡年，元朝至元十四年。

② 伯颜这一词，在蒙古语指"富足"、"豪富"（《科瓦列夫斯基《词典》》II，页1083）。

产生，而蒙古帝国就它原来的意义来说已经消失。

阿里不哥的反抗刚刚终止，另一个来自海都的可畏的反抗又突然发生。海都是合失的儿子，合失本人是窝阔台的第五子。当窝阔台系失败的时候，据《元史》说，1250 年，海都被放逐到自己在海押立的封地，这是在伊犁地区的库巴勒附近。海都是一个非常强毅的人，一个很有能力的军事家和优秀的行政管理者，面对有如忽必烈这样的中国化的蒙古人，他还是继续保持他们游牧祖先的粗野生存状态。聂思脱利教派或其他教派的基督徒旅行家们有经过他辖境的，他们对他只有称赞。成为窝阔台系的领袖和该系在叶密立和塔尔巴哈台地方的世袭封地主人后，他很快地——约在 1267 年至 1269 年之间—— 使察合台系人和他们的封地，即喀什加里亚和河中也归附于他。于是自 1267 年至 1301 年，在他所喜爱的驻地怛逻斯，成为中亚细亚的事实上合罕和真正的主人。[2]

在这个时候，他开始和忽必烈作斗争。[3]1274 年，他将忽必烈的代理人从喀什噶尔、叶尔羌和和阗驱逐走。[4] 1276 年，他侵入库车-土鲁番地方，已经成为他的藩属的察合台系汗都哇跟随着他，他要想将统治权强加于畏吾儿的亦都护，后者一直是忽必烈的藩属。帝国的军队及时赴援，畏吾儿王才得解脱。1275 年，忽必烈又命他的第四子那木罕① 赴突厥斯坦。[5] 和那木罕同行的有很出色的参谋部，其中特别是忽必烈的另一个儿子阔阔出、蒙哥的儿子昔儿吉和忽必烈的侄子脱黑帖木儿。② 脱黑帖木儿以勇敢和善射著名。拉施特告诉我们，他在作战时候，和一般人相反，常骑

---

① 那木罕，在《拉施特书》的手抄本里面作那莫罕 Nomoghan（例如伯劳舍本，页 595）或 Nomoqan。在《元史》作那木罕。在《萨囊彻辰书》里面（页 119）所说蒙古的名字："忽必烈有四子：多尔济、莽噶拉、精吉木（即真金。——译者）和诺穆罕"。

② 脱黑帖木儿是速都合台之子，速都合台是拖雷的第四子。参阅《拉施特书》，前引，第 202 和 432 页。（原书最前页"正误"里面说：昔儿吉，本来作 Chirki 应改为 Chireki 或 Chirägi。——译者）

白马。“一般人常拣选暗色的马，为的是使敌人不易看出受伤流血。但是他却以为马和骑士的血点染战士，就像妇女以朱红装饰面貌。”那木罕带着大队人马驻扎在巴尔哈什之南伊犁河谷中固勒札附近的阿力麻里城[6]，以割断窝阔台系和察合台系的连系，粉碎他们的联盟。他兵临该处，起先是产生了引人注目效果的。从1276年开始，中国编年史说忽必烈的权威在喀什加里亚、和阗、叶尔羌以及哈什噶尔都树立起来了。

王子那木罕驻扎阿力麻里表明忽必烈做了最大的努力，以使西部地区接受他的宗主权，并保持在他君权之下的蒙古帝国在政治上的统一。从阿力麻里这个选择很好的一个中心，他可以对跨有两个突厥斯坦的察合台汗国、在波斯的旭烈兀汗国、甚至在罗斯的拙赤汗国发号施令。依我们的看法，这肯定是忽必烈作为蒙古皇帝，其权威达到最高峰的时候，如果这个占领能够保持下去，亚洲历史的发展或者将有所不同。然而，自从1250年和1260年的两次政变以来，已将个人野心代替了法权，首先是代替了成吉思汗的遗嘱，其次是代替了忽里勒台的正常作用，从前蒙古人的无政府本性，曾一度被成吉思汗的纪律镇压下去的，现在又嚣张起来。就在1276年当年，性情暴躁的脱黑帖木儿，不满意于他叔父忽必烈所指定给他的分封，和昔儿吉密谋，使昔儿吉目迷心眩于帝位的希冀：他做为蒙哥的儿子，比篡夺帝位的忽必烈不是更有称帝的权利么？昔儿吉被他说动，这两人于夜间劫掳王子那木罕，将他做为人质交给钦察汗忙哥帖木耳。他们引诱察合台之子撒儿班① 和他们在一起，所有这些人共同和忽必烈的个人仇敌、窝阔台系的领袖海都汗结成同盟。海都利用帝国方面发生的骚乱挥军驰往蒙古，胜

① 撒儿班，《拉施特书》说是察合台的第四子，前引，页157。但是他年岁应该是相当老了。（翁按：察合台两子一名也速蒙哥，一名合剌旭烈，而术赤第二子名撒里答，想即是撒儿班，为忙哥帖木儿之兄，而不是察合台之子。）

利地进入哈剌和林，在那里，他占有了蒙哥的大御帐（1277年）。这个事件的严重性使我们不禁怀疑，忽必烈作为蒙古大汗来说威权是否消失。他可能正在完成中国的征服，但是他不得不丧失上亚细亚。

忽必烈感觉受威胁已经到了这种程度，他甘愿松懈中国方面的征服而毫不迟疑地从那里调出他的最优秀的将军伯颜，命令他去收复蒙古。伯颜遇到坚守在鄂尔浑河之上的同盟军。双方经过激战，昔儿吉终于被击败而退到也儿的石河的上游，我们不要忘记，这里是窝阔台系的世袭封地。其它忽必烈的军队渡过塔米尔河，以完成收复哈剌和林地区的任务。已经进至斡难河和土拉河河源，即到了成吉思汗朝代的"圣地"的脱黑帖木儿，也被击退了（«中国通史»，冯秉正，IX，390）。

那些联盟者被击败之后，自相争夺，将蒙古地区又拖回到成吉思汗兴起以前的可怕的混乱状态。[①]脱黑帖木儿不满意于昔儿吉，背叛了他而宣告撒儿班为合罕。[②]但是阿里不哥的一个名叫药不忽儿[③][7]的儿子反对脱黑帖木儿和撒儿班而赞同昔儿吉。脱黑帖木儿被他的军队所抛弃，为昔儿吉所擒，昔儿吉从药不忽儿之请杀死了脱黑帖木儿。撒儿班失去他的拥护者，只得投奔于昔儿吉，昔儿吉将他送给在锡尔河上面讹迹刊和毡的地方的拙赤系后人为人质。撒儿班不久被看守他的人放走，他立即集合一支军队来攻打昔儿吉，这次是昔儿吉和药不忽儿被他所擒。撒儿班于是带着昔儿吉前往谒见忽必烈皇帝。

虽然海都还是蒙古西部和突厥斯坦的主人，忽必烈现在可以安然占有哈剌和林和蒙古中部。但是，不到十年，海都又组成一个

① 参阅上第27-28和188页。

② «拉施特书»，前引，442页。

③ «拉施特书»，前引，205页。药不忽儿依照«元史»。

新的联盟来反抗他。这个联盟不但包括他的藩属河中的察合台系的汗都哇，还有其他在蒙古东部的和在满洲的蒙古亲王，他们是：(一)乃颜[8]，据拉施特说，他是帖木格斡惕赤斤的后人，① 根据《元史》，他是成吉思汗的另一个弟弟别勒古台的后人；②(二)赤黑秃儿③[9]，他是成吉思汗之弟、有名的拙赤哈撒儿之孙；(三)哈丹，他是成吉思汗第二弟哈赤温的后人。由此可见，这是孛儿只斤系的诸少子的后裔所掀起的反叛，这是成吉思汗弟弟辈于身后反抗成吉思汗的子孙。这些成吉思汗的侄孙们据有满洲及其相毗连的蒙古地方，他们可以下趋到多伦泊和北京，而他们的同盟者海都，可以进兵哈剌和林。因此，对于忽必烈来说形势重新变得十分严重，他可能陷于被包围的境地(阴历4月，公历1287年5月14日至6月12日之间)。

忽必烈——这时候已经七十二岁——在危机面前重新鼓起青年时候的勇气。他所治理的中国-蒙古帝国，将会否倾覆于纯游牧人的新的侵入者呢？他命忠勇的伯颜去防守哈剌和林以抵御海都。他自己和伟大的博尔术之孙玉昔帖木儿④趋辽东（满洲南部），乃颜在这个地方集中了他的军队。他在辽河附近遇到敌人，敌人们还是依照蒙古人的古老习惯，以许多车辆环卫守御。这一次战事，据马可·波罗说，是"这个时代最危险、最难决胜负和最艰

① 参阅《拉施特书》，前引，页94。参阅别列津，根据波斯史家乃颜的世系，前引，"祖先"，页56，和"本传"，页66。

② 据克罗斯的《元史》，乃颜的世系。

③ 《拉施特书》手抄本，经别列津和伯劳舍编辑的(第588页)，趋向于写为Chiktur。《元史》作赤秃儿，似乎是相同于前一种读音。赤黑秃儿是埃不坚之子，埃不坚是也松格之子，也松格是哈撒儿的第三子，若干资料这样说。但是其它资料说他是哈撒儿长子也古的后人，由埃不坚和哈儿哈孙传到他(别列津，前引，页66)。同样的名字已见于《拉施特书》关于"部落"，别列津译，页173，说到速勒都思族的时候，其变形的写法为Chîktoûr，hiktoûr。

④ 玉昔帖木儿是博尔术的孙子，不是他的儿子，在《草原帝国》页361，说错了。

苦”的战役。结果，乃颜被擒。忽必烈用杀死亲王的方法，“不流血”而置之于死地，即用毛毡将他闷死。“裹之以毡，用力摇之，直至魂魄离体”。阴历八月（公历 1287 年 9 月 9 日至 10 月 8 日之间）忽必烈得以回到他在多伦泊的上都驻所。

次年，忽必烈之孙铁木耳完泽笃[10]和玉昔帖木儿击败哈丹于贵烈河附近。所有满洲地方，从辽东至于黑龙江都降附于铁木耳完泽笃（公元 1288 年）。

然而在突厥斯坦和准噶尔，可畏的海都还没有屈服。忽必烈命自己诸孙之一、亲王甘麻剌①[11]防守西北边境，② 但是，为欲遏阻海都通过杭爱山山脉，甘麻剌被击败，兵败之后他在色楞格河附近受敌人包围，幸而他的部将英勇抵抗，才救他出险。忽必烈虽然年事已高，还不得不再一次亲赴蒙古，迫使海都退走（1293 年）。

忽必烈死时（1294 年 2 月 18 日），海都还据有杭爱山以西的蒙古和两个突厥斯坦。大德元年阴历 10 月（1297 年 10 月 17 日至 11 月 15 日之间）他还占据着属于巴阿邻部落的蒙古地方。忽必烈的继承人、他的孙子新大汗铁木耳完泽笃③，派大将床兀儿④逾阿尔泰山击败敌人于答鲁忽河，又败之于阿雷河。大德二年（1298 年）秋间，帝国诸将以为海都和他的藩属、察合台系的都哇不再蠢动了，错误地将一部分军队遣散。皇帝的女婿汪古亲王阔里吉思，他更以乔治亲王[12]著称，因为这个原信聂思脱利教的突厥人转而信奉了天主教，他单独地驻守阵地，于隆冬时候被海都和都哇的大军袭击。他三次击退敌人，但于第四次交绥时被俘。因

---

① 《元史》作甘麻剌，《拉施特书》作 Kamala，上述本，第 586 和 591 页。

② 《元史》说这是在至元二十年，等于公元 1292 年。

③ 铁木耳完泽笃是真金之子。他的两个兄弟为噶玛拉（甘麻剌）和达尔玛巴拉（《萨囊彻辰书》，页 119）。

④ 中国史籍作床兀儿，《拉施特书》作 Tchôngqor，等于 songqour，是“鹰隼”的意思。（前引，页 604）

他坚决不肯降附于海都，都哇就命人将他杀死（1298年）。1301年，海都又一次举兵，察合台系的首领都哇总是跟随着他。海都进兵哈剌和林，守卫和林的是皇帝铁木耳完泽笃的侄子海山。[13]在和林和鄂尔浑河的左边支流塔米儿河中间展开一场大战。这一次，海都战败，并死于他退避的地方(1301年)。1309年，海都子察八儿，因为被背叛了他的察合台系诸王击败，不得不放弃上亚细亚的帝国而请求北京朝廷收留他。

因此，细致观察起来，忽必烈的统治，虽然有它宏伟的地方，足以引起马可·波罗的眩惑；虽然他自称为普天之下的君主，① 至少也自认为是蒙古地域的共主，但在真正的蒙古观点上来看，它或者不及在中国的观点来看那样重要。潜伏在蒙古的反抗，海都所建立的上亚细亚汗国，将中国和蒙古人的波斯之间的通路阻塞，从而将忽必烈和他弟弟旭烈兀隔开。拒绝称藩的不仅是海都，还有"察合台"诸汗和钦察诸汗，这些情形都是对北京大汗的普遍统治权的特别严重的限制。无论历史怎样说，以为忽必烈是"大汗"远不如说他是中国皇帝。到了他的继承人在1301年以后终于得到其他汗国的尊崇时候，已经为时过晚了。在中国的蒙古人几乎变成为中国人，在波斯的变成为波斯人，在察合台汗国的变成为突厥人。蒙古帝国，不管在表面上怎样，它没有在它过于圆满的胜利之后继续存在下去。

我们同时也要认识到，正是在这个时期，蒙古人受到佛教世界和伊斯兰教世界的入籍许可证书。萨囊彻辰，这个西藏化的蒙古

---

① 马可·波罗以为忽必烈是"人类、土地和宝藏的最有权力的人，自亚当到现在所未有"(Pauthier本，§XXV，页236)。对萨囊彻辰来说，忽必烈是依照佛经的名词，"咱噶喇斡尔迪"即"世界共主"，(《萨囊彻辰书》，页119)(《蒙古源流》卷四，萨囊彻辰述忽必烈从喇嘛受经典，"由是昏昧之蒙古地方，佛教昭然如日"，云云。又说天下安享太平，"人咸称为转千金法轮之咱噶喇斡第彻辰汗"。格鲁塞作tchakravartin。——译者)

人虽然是成吉思汗系的裔孙，在他说到他的著名祖先的武功时候，使人感觉他是这样的半吞半吐，这样拘束，又这样前后不一致(除去关于推崇博尔术的叙述和说到成吉思汗丧车进行情况以外)，萨囊彻辰在说到忽必烈薛禅(按：《蒙古源流》作呼必赉彻辰)时候便觉得轻松自在了，他不但称忽必烈为咱噶喇斡尔迪，即世界共主、佛法的保护者，而且还称他为呼图克图，这是对于宗教领袖们的专门名称，具有“尊敬”和“神圣”的意义。①实际上，他告诉我们的仅仅是忽必烈和萨迦寺庙长老和玛哈也力派神灵的关系，甚至和玛哈噶拉本身的关系。相反地，关于蒙古在中国的统治则略而不提，在我们看来，忽必烈的名字正是这个统治的象征。在另一方面，中国编年史的作者在写到关于在蒙古的战争时，则有异国殊方之感，不知道怎样安排在地图上，他对我们得意地以世祖皇帝名义说到这位成吉思汗的孙子、元朝的建立者。其它国家的学者对于中国编年史感觉兴趣的是在于他们说到忽必烈远征安南和若干“岛屿”——日本或南洋岛屿——时候，因为在这种场合，他不再作为大汗，而是以汉或唐天子的继承人出现。他们的观点是很正确的，而我们就在这里终止这部历史：此后应归中国历史家们(就象在亚洲的另一端，应归波斯的历史家们)来继续它。[14]

① 《萨囊彻辰书》，页115。科瓦列夫斯基《词典》，II，页918。我们在上面说过(上第227页)，萨囊彻辰已经给成吉思汗以我们所不曾期待的称号，“博格达”或“圣人”。

第五章 对蒙古征服的总结

我们在上面详细地研究了蒙古史里面真正属于蒙古人的部分。这一种研究，对于世界史来说，要当做一个典型例子来了解在亚洲的各个大规模的侵入才有意义。因此我们现在要试行从全部事实中探求出某些结论，同时也要说到在此以前的各种侵入，因为成吉思汗一系人的侵入，有如我们所看到的，不过是从前的各侵入的最后一幕。

第一节 侵入的定向

首先涌现在眼帘的是侵入的定向。从邃古直至十八世纪，地球上这一地区人民的移动——侵入或迁移——几乎常常是从北到南，从草原地带到耕种地带。侵入高加索南边的辛梅里安人和西徐亚人于纪元前七世纪向小亚细亚、阿美尼亚和米底前进。在戈壁的月氏人于纪元前二世纪侵入大夏，他们后来又于公元第一世纪侵入印度。当我们纪元的第四世纪，戈壁的匈奴人和鲜卑人侵入中国的北方。五世纪时候，拓跋人侵入同一方向。这也是在第五世纪，哌哒匈人侵入大夏，嗣后又侵入旁遮普。也在五世纪时候，还有阿提拉的匈人侵入巴尔干、高卢和意大利。六世纪时候，历史上的突厥人——就是中国对音称为 T'ou-kiue 的——从蒙古里亚下趋，建立西突厥斯坦，在七世纪时候，他们并且不断侵袭中国的河套。十世纪时候，蒙古种的契丹人据有北京。十世纪之末，伽色尼突厥人占领东伊兰。十一世纪中叶，塞尔柱突厥人侵入

阿剌伯帝国。十二世纪，通古斯种的女真人或金人，征服中国北方。十三世纪，成吉思汗系的蒙古人征服中国、伊兰和罗斯。十四世纪之末，帖木儿兰征服伊兰，十六世纪，帖木儿的一系人又征服印度。十七世纪，满洲人征服中国。以上是侵入表的大概，历时两千五百年，从北到南，更迭不休，带有给人印象深刻的规律性。

在这个同一地带，有没有方向相反的移动呢？至少有一些在膺惩或防御出兵的形式下的试图，例如大流士的出兵至于欧洲的西徐亚，中国的迭次出兵至于蒙古里亚，特别是公元前二世纪之末汉武帝的出兵，公元七世纪之初唐太宗的出兵，十五世纪初年明永乐的出兵，最后，十七世纪末和十八世纪时候，满洲人皇帝康熙和乾隆的出兵。在西方，情形与之相同，我们可以举阿拔斯王朝在八世纪向河中的膺惩性举兵，萨曼王朝在十世纪向楚河和伊犁的出兵，帖木儿兰在十四世纪时候向蒙古斯坦的出兵，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时候，阿拔斯沙和纳迪尔沙的进攻乌兹别克。然而所有这些从南到北的出兵都具有十分鲜明的防御性质。这是一些对策，有类于罗马人的出兵，先至山内高卢继至山外高卢。这里的规律，侵入是“长驱直入”的。

然而我们如果移转目光至于地中海以南的地带，所看到的是相反的表演。在这些地方，一切侵入系从汉志的干燥草原开始，尤为常见的是从阿剌伯西部或摩洛哥南部出发而“上升”至于北方。例如阿莫里特人和阿拉米人侵入叙利亚和巴比伦，纳巴泰人的渗入，伽色尼王朝后来的侵入希腊化和罗马化的叙利亚，拉克米特人的侵入萨珊王朝的加勒底，类似情况还有伊斯兰教的阿剌伯人侵入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最后还有阿勒摩拉维德人以及稍后马格里布的阿勒摩合德人的涌入西班牙。

由此可见，仅仅就西亚东欧而言，这里已涉及到许多不同民族。在北方草原地带，西徐亚人和匈人有那些不同地方呢？关于

西徐亚人，克里米亚的希腊古瓶曾提供我们以精细的人种学的参考材料。从罗马时代的绘图，我们可以看见我们的高卢、日耳曼和达基亚祖先的形象，他们完全是北方的雄伟战士。相反地，中国编年史家和艺术家们遗留下来的匈奴形像都接近于若南德所描绘的阿提拉形像，即所谓典型的匈人。此外，语言学家们一致以为匈奴人是属于阿尔泰系，他们的方言或属于原始蒙古的类型，或者更可能是属于原始突厥的类型，而专用名称的研究使我们知道西徐亚人所说的是一种伊兰方言。

然而，我们可以将希罗多德所说的和中国史家们所说的相比较。前者告诉我们西徐亚人的生活形态，后者说到匈人所过的生活，几乎与之完全一样。这些猎取人头的人，携带着他们的车辆和可以折卸的帐幕，流浪在他们畜群的后面，以兽肉和乳料为生，当人们攻击他们时候就逃走，不提防他们的时候就来攻击，固然在种族上有所不同，他们都是属于同一的文化阶段：即畜牧的阶段。阿剌伯人，这些从南方来的侵入者，也是属于畜牧的阶段。这是人类地理学的具体事实，制约着亚洲的一切侵入的历史。

在草原地区的畜牧生涯需要时常徙移，因此将人们固定在放牧状态之中。这是极为低级的文化阶段，然而就是很有潜在力的民族（我此刻想到成吉思汗和忽必烈一类人）也不免如此。所以成群的殉葬，在美索不达米亚，于乌尔女王楚拔之后不久就废止，在中国，在安阳帝墓之后不久就废止，而在西徐亚人中间继续至于希罗多德时代，在蒙古人中间一直继续到成吉思汗的埋葬。引起这些侵入的，正是一种时代的移位，将约略停止在等于纪元前三千年情形的人和我们的中世纪的人同时并存，在上亚细亚，草原上还维持着新石器时代的文化状况，而在南方，早就进入极其发达的农业阶段。

第二节　蒙古人入侵的规律：是气候的周期性运动还是政治事实？

如果草原常常足以供养畜群，由此而供养它的游牧人，但有时不能很好地供养他们。这是不是沃壤和沙漠永久的互相调剂？从古地理学说，这是不是一种由暑热而至于沙漠化的过程呢？亢旱的年头使畜群倒毙，引起饥荒，迫使游牧者向耕种地的边缘寻找活路。欧文·拉铁摩尔由这个事实出发，想从突厥-蒙古人对于中国的周期性的入侵中找出蒙古地方亢旱的周期性运动。照这样说，入侵的规律将是一个测定湿度的规律。这种解释足以诱惑人。然而它不幸有中国的历史家们用心地对我们叙述各种政治的情况，我要说这是属于政客们的情况，他们曾在中国的朝廷里面帮助了、也可以说是招致了各种入侵。不能否认，每当游牧人的潜在的压迫力和定居国家正常所具有的抵御力失去了均衡的时候，几乎必不免有以启其端。司马氏的晋朝到了公元四世纪初叶时候，宋朝到了十二世纪初叶时候，明朝到1640年时候，都是没落的王朝，有时是在解体之中（就晋人和明人说），出现了一批批的霍诺里乌斯和阿卡狄乌斯①，他们在游牧人的弹指之间一败涂地。处于游荡在长城北边的纪元前三千年的人和文化极度发达的例如与宋徽宗同时的人之间，只要后者一旦示弱，就可以使这座屏障——万里长城——屈服。如果象拉铁摩尔所说的，气候的周期性运动足以影响历史，这个周期性运动只能在历史听任其发展和黄河的防线放松的时候，才能够发生作用。

---

① 霍诺里乌斯和阿卡狄乌斯是罗马帝国末期的两个庸主。——译者

第三节　周期性侵掠的规则与偶然的征服

游牧生活实际上使突厥-蒙古人，对定居人民处于显然优势。游牧人——一般的说是骑马射箭者——具有流动性，几乎有到处皆是的神秘性。他们的失败不发生什么后果，因为他们可以立即逃走。欲使他们受到惨痛失败，中国的军队就要进攻至于戈壁沙漠的北边，至于鄂尔浑河和客鲁涟河之上，即他们安放其财产，即畜群的地方。当第八世纪时候，一个突厥汗王想在鄂尔浑河上建筑一座和中国一样的有城墙的美丽的国都。他的老谋深算的谋臣暾欲谷对他说："你要小心呵！现在你在中国人面前可以无限制地退却，所以你是不可制服的。如果你将自己关在城垣里面，你就要失败。"（见上第 28 页注①）从另一方面说，当成吉思汗的左右劝他暂停对唐兀人的战争时候，曾对他说，唐兀人住在城里，总是可以在原地方找到他们。由此可见，定居人民常常是容易受攻击的，而掠夺的入侵几乎是一定可以成功。即使其结果是失败，而在开始时候也可以带来战利品和欢宴。如果事有凑巧，中国人的宫廷里面或是兵营里面发生了什么骚动因而边境空虚，就可以征服一座城、一个省、一个帝国。这就是历史上中国和蒙古关系中的一种规律。如果细究中国的编年史，突厥-蒙古人的掠夺性入侵是经常性的，除在汉、唐全盛时期以外，几乎每十年就有一次。如果这个朝代正在强盛时候，侵掠仅仅是侵掠，有如虫螫在广大的帝国躯体之上。如果机能有了毛病，这就是死亡。

根据上面的举证，我们可以总括地说，周期性的侵掠（和相应的定居人的反攻）是突厥-蒙古人和中国人关系的通常形式，而真正的入侵，即征服，只是例外的偶然事件，大约有百分之一的机会，它常使征服者们自己不知所措。十世纪时候就发生过这种情形，

契丹人攻占了中国的都城开封之后，不知道怎么办，于是又退出该地。

第四节　联盟者和边境民族(ripuaires)

结成联盟的鞑靼人①以移民或隶属者的资格住在长城外沿的中国与匈奴人杂居的三角地区，他们是一个突出的例子。这些属于匈奴种的小王侯们，成为中国的藩属，沾濡中国的文化，获得中国的封号，以帝国的名义管理他们在鄂尔多斯、绥远和察哈尔的驻营地方，比起在外蒙古君临鄂尔浑河、土拉河和客鲁涟河之上的突厥-蒙古汗王们，他们显然是微弱得多。但是他们在实际上常常危险性更大，因为他们常常到中国的朝廷去，所以了解中国朝廷的一切弱点，有供给情报的人在那里，而政客、失意者以及内奸们往往向他们通款。公元四世纪初，刘聪的事件就很有代表性。这个事例令人联想到许多在报达宫廷里面居住过的突厥人首领们，他们就象南下长城的结成联盟的匈人后裔，与加色尼朝和塞尔柱朝的逐渐侵蚀伊朗具有相似之处。而且这些联盟者是守卫长城外沿的人，当他们自己不想闯进长城的时候，他们就将长城的门户开放给来自北方的游牧人群。汪古突厥人（中国历史家称之为白达达）就是一个例子，他们从1206年开始就把进军陕西的途径献给成吉思汗。

然而对成吉思汗这是例外，因为北方野蛮民族占领中国全境，这种情形只发生过两次，首先是成吉思汗系的蒙古人，然后是四个世纪之后的满洲人。通常情形，野蛮人的大帝国虽然在北方拥有广袤无边的草原，但要想占领中国，总要遭到失败，而若干零星小

① 在此书中，塔塔儿人作 Tatars，鞑靼人作 Tartares，此处用 Tartares，译为鞑靼。——译者

部落反而得到成功。攻破中国古代帝国的并不是大约在公元开始之初占有全蒙古草原的匈奴大单于们，而是我们刚刚提到的结成联盟的匈人的小王侯。同样情形，继承唐朝中国的，既不是七世纪时候使它震惊的突厥帝国，也不是八世纪时候傲慢地给它以保护的回纥人，而是一个很小部落，即以边境卫士的资格，居住在鄂尔多斯的沙陀突厥人。在西方的情形与之相似，最先征服伊兰东境的突厥人，并不是威胁科斯洛斯的西突厥，而是在许久以后的伽色尼朝的微不足道的雇佣士兵，那些从前为萨曼、异密服务的护卫队。最后，将伊兰全部长期占领为时达四个半世纪之久的是一个小部族——由伽色尼人引进为河中的藩属的塞尔柱的乌古斯部族。

由此言之，这个历史的第二个规律无疑是，当地理上的变迁由草原而过渡到耕种地时候，和文化上的变迁由游牧生活而过渡到定居生活的时候，结成联盟的鞑靼人就获得意外的利益。在城门口的游牧人，由于环境给予一些便利，为时不长就变成为城市里面的游牧人，无论古老的或是新兴的城市都无法长期地抗拒这种情形的出现。

第五节　草原的牧人和林木中人

为了抵制在草原上游牧的畜牧人，定居人民有一个补救方法，这就是向森林中的牧人请求援助，他们居住在西伯利亚的泰加森林或满洲森林之中，在蒙古草原的后面。通过《拉施特书》我们知道，如同中国人和波斯人鄙视突厥-蒙古的畜牧人，将他们视为野蛮人一样，这些畜牧人也鄙视林木中人，以他们为野蛮人。农耕者求助于林木中人可能是希望唤醒他们对于那些从事游牧的世仇和近邻的怨恨。有时这种箝敌之策是成功的。就象公元840年，鄂

尔浑河的畏吾儿突厥帝国被叶尼塞河上游的乞儿吉思人所推翻。然而这种伎俩总是有危险的。为了牵制在察哈尔的契丹人，中国的宋朝求助于女真人，即在满洲森林里面的通古斯人。女真人果然于大约1120年之际彻底击败了高度中国化的契丹人，但是不及十年之后，他们就把宋人的北方中国全部夺去。同样情形，女真人的后裔，即在北京的金人，为了抵御戈壁东部的塔塔儿人，召唤肯特山的半游牧半森林的蒙古人相助。结果是于二十年内，北京被蒙古人的首领——成吉思汗所征服。

第六节 草原和耕地

游牧人征服了农耕地区之后，产生什么结果呢？在经济观点上，其结果是不难看出的。公元四世纪时，中国的北方在匈人统治之下，耕种地退变为荒原。四世纪中叶，渭河的下游，即旧都西安府所在的地区，居民是这样少，耕地是这样荒废，以致有如我们在上面已经说过，乡村被虎和成群的狼侵入。农民们请求已经代替了中国天子的匈人首领 驱逐这些猛兽。他拒绝不去干涉，青草遍地和草原的或荆棘丛中的野兽侵入这些地方，在他看起来，似乎正是他胜利的一种证明。

而且由于耕地的退缩和农民的被屠杀或被驱逐而使农业有系统地被消灭或至少是倒退，这是游牧的胜利者有意追求的目标之一。我们记得，根据费志尼和拉施特的记载，成吉思汗和拖雷曾于1220年至1221年之际，对呼罗珊和阿富汗采用了残破方法；我们这里可以提到薛列夫哀丁或阿拉伯沙的叙述，帖木儿兰于1384年把锡斯坦毁灭。这些城市被夷为平地。农村人口被用心地消灭，一切是小心和耐心地进行，和猛烈的进攻完全不同。树木被连根锯去。河道被壅塞或变为浑沼。水井被用尽方法填满，否则就放

毒使其长久不能饮用。粮仓与储藏的种子被焚烧。土地和水流概被灭绝。要了解这些措施所造成的有时是不可救药的结果，应该看萨奥达法国教会所摄制关于锡斯坦城于1384年被帖木儿兰所毁灭的影片。本来是一片沃壤的地方，只见颓垣残壁，环绕着的是沙积成丘，有如月球上的景象。这是土地绝灭的一种令人心碎的纪录。蒙古人的侵入，在干燥的平原地方，对于这种情形的造成，曾给予有力的推动。

我们在上面说过，中国的某些省份的全部几乎遭到同样的命运。当成吉思汗征服甘肃时候，他的将领们请他注意，这许多耕种地，对他是完全无用，这种情形继续存在，胜利的利益将得不到。最好不如和东伊朗一样，杀尽所有农民使荒芜之地再回到草原状态，为牧畜事业造成独尊地位。这种建议在我们看起来虽属荒谬，其实这不过是出于游牧人经济的慎重考虑，要为蒙古的畜群造成最大便利。这种计划，在上面说过，只是由于耶律楚材的反对才被取消。我们不能指责蒙古人，就象不能指责美洲的红种人一样，红种人出乎意料之外地变成为英人的或加拿大人的一些村落主人翁时候，除了焚烧村落，使树林中的荒芜空地可以变成森林之外，不知道其它。蒙古人的毁灭行为，是由于他们不了解农业经济，更不了解城市经济。至于成吉思汗的情形是动人的，他是一个有自信心的政治家，聪明，头脑冷静，事理通达。当耶律楚材向他解释，农业在他所要统治的帝国里面和对于定居的人民是有用的时候，他听从了。成吉思汗以同样的兴趣倾听马合某牙剌洼赤的话，《秘史》率真地叙述牙剌洼赤告诉他怎样管理城市。

这一种教导，尤为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所接受，忽必烈在位时期，一直在那里重建或保持他伟大祖父所破坏过的或是曾想要破坏的事物。在波斯的成吉思汗后裔里面最突出的是伊儿汗合赞，合赞是史家拉施特的保护人与朋友，他也接受这种教导，在拉

施特的协助下，他努力于恢复1221年混乱中所破坏的伊朗土地。拉施特虽然是一位宫廷的著作家，是成吉思汗王朝官修历史的编年史家，他也不得不向我们描写出一幅可怕情景的图画，他的主人就试图对这种情形作斗争。读拉施特的纪事，蒙古人波斯的农业萧条，似乎无法补救。塔吉克农民在第一次侵入的浪潮中已经分散，后来又受到蒙古的领主们的无情压榨，纷纷放弃土地，任其荒芜。再找不到垦种的人愿意冒险，因为每届州长更换，他们的财产就要被没收。拉施特希望合赞所颁布的恢复办法能够招徕人民回到乡野。他没有料到，在一个世纪之后，帖木儿兰就要来临，此人一个人所做的要比所有成吉思汗系诸人所做的更坏。至今经过波斯乡野的人，还会觉得土地疮痍未复。

四世纪时候，在中国北方的中国-匈人社会已经显示我们以一种悲惨景象。凶残的风俗、一连串子弑父和兄弟互相残杀的事件、叛逆盛行、诈伪百出，什么坏事都有。我认为人们不能将马可·波罗和鄂多立克对我们所形容的忽必烈所主持的中国-蒙古社会与之相提并论。然而只就中国-蒙古皇朝即元朝本身而言，除去忽必烈以外，人们不得不承认任何中国皇朝都不像它这样庸碌。它的最后几个皇帝，沉溺酒色，神经失常，只知虔诚供奉喇嘛以赎罪愆，在这一点上，中国的官修历史又增添一种对他们的指摘。尤其是他们彼此之间不断争夺，以至那些引起马可·波罗的赞美的在忽必烈时候建立起来的有尊严外表的行政机构，不到几年就被摧毁。

质言之，成吉思汗的后人，在中国的、在察合台汗国的和在钦察汗国的以及在波斯的都一样，并没有做到了解中国和波斯的对于国家的概念，我这里所指的是不可分割的国家。为了分配落在他们手中的一些国土，他们在亲族或兄弟之间互相争斗，就象他们的祖先分割他们的出生草原的一隅之地一样。一直以为中国国家

或波斯国家是家族的共有财产，每一个家族成员都应该有一分，一直这样互相毁灭以达到这个目的，忽必烈的子孙自己使自己从中国被驱逐出去，在波斯的旭烈兀的子孙将不复存在，皇朝自行消失。

游牧人征服所造成的另一恶果是：使定居国家的正常发展停滞不前。依照伊里塞夫的说法，中国于解除了蒙古人的束缚之后，许久不能恢复它的主动创造性。经过这样的打击之后，它在明朝时期表现对自己和对外界都缺乏信心，一种畏虑，反求诸己的情绪，疲惫状态，遂使在五个世纪之中，除抄袭过去的一切之外，不能采取其它办法。至于俄国，蒙古人的统治导致了沙皇制度和亚洲化，这种情形，直至1914年，还没有医治好。

第七节　蒙古人统一的功绩

于造成恶果的同时，也产生某些有益的方面。

蒙古人几乎将亚洲全部联合起来，开辟了洲际的通路，便利了中国和波斯的接触，以及基督教和远东的接触。中国的绘画和波斯的绘画彼此相识并交流。马可·波罗得知了释迦牟尼这个名字，北京有了天主教的总主教。将环绕禁苑的墙垣吹倒，并将树木连根拔起的风暴，却将鲜花的种子从一个花园传播到另一个花园。从蒙古人的传播文化一点说，差不多和罗马人传播文化一样有益。对于世界的贡献，只有好望角的发现和美洲的发现，才能够在这一点上与之比拟。这是一个足称为马可·波罗的世纪。

在蒙古人造成的废墟上，通过了蒙古人的道路。

不幸于一个世纪以后，这条道路又被帖木儿兰所阻塞，这是对旭烈兀和忽必烈这些人的生动对照。

第八节　迁移还是侵入？

一直说到这里，我似乎毫不分别迁移还是侵入。但是这一种分别还是很有必要。由上亚细亚出发的真正可称为迁移的要比人们一般所相信的少得多。公元第四世纪，匈人的侵入并没有改变中国北方的人种和方言的形态，因为侵入的正如上面所说，是一些零星小部落，即边境的匈人和河套的守卫者，他们人数很少，很快就被稠密的中国人民群众所吸收进去。另一个也是有特别意义的事实，成吉思汗一系人的征服虽然使鄂尔多斯和察哈尔的先民最终居住在陕西、山西和河北的北方边境上，但是没有成功地做到使这三个省的一部分蒙古化。因为成吉思汗朝所征服的范围过于广大，不能在人种上发生有持久性的或者至少是看得出来的后果。蒙古各部落，因为草原荒寒而时常徙移，本来足够分散的了，忽然忙于补充在中国、波斯、突厥斯坦和突厥罗斯的政治和军事人员，他们在这些地方简直是完全被隐没了。我们只要推想一下拉施特所说，在蒙古人所占领的一部分俄国，即钦察汗国中，只有四千左右真正的蒙古人，其余属于拔都的和贝儿克军队的都由突厥战士组成。就是在“蒙古斯坦”，在由从前哈剌契丹帝国之地而变成的察合台封地里面，种族基本上也还是突厥种。①〔1〕

在波斯的情形与此相同，虽然突厥人屡次征服这个种族的密度相当单薄的地方，也并不能将它非伊兰化，因为征服者从来只是一些人数不多的突厥蛮部族。十一世纪时候，塞尔柱突厥人差不多是被土著吸收进去，或者至少是很深透地伊兰化了。如果在某些地方，有过部分的半突厥化，例如在阿哲儿拜占，这是因为这个地区的草地-平原比剌夷、亦思法杭或设拉子的园林更为适宜

① 汪古突厥人的蒙古化，变成为土默特和察哈尔。

于留驻畜群。事实上，最后的塞尔柱人和成吉思汗系的伊儿汗们正是居留在阿哲儿拜占。还应该补充说明的是，这个地方的部分突厥化，由于突厥-蒙古的重要朝代在政治上的征服无疑比较少于因为有迟缓的、不易觉察到的和长期看不见的一些氏族的渗入，这些氏族的情况不明，常常连名称都没有，带着黑色帐幕前进，人们至今还可以看到他们这样从设拉子往蔑扯德移牧。

关于这个问题可注意的是，塞尔柱突厥人的征服无疑他们将这个征服保持得最牢固，并没有造成任何突厥化。伊朗还是伊朗人的，叙利亚还是阿拉伯人的。相反地，似乎是由于难以逆料的命运，除伊朗的桥梁之外，希腊的或希腊-亚美尼亚的故土，即安那托尼亚变成了突厥蛮。人们在这里可以分别出来什么是征服，什么是殖民。然而突厥人在安那托尼亚的殖民大概仅仅因为这个高原其整个中央部分本来已是天赋的突厥斯坦草原。

如果就改变种族和语言形态来说迁移，在上亚细亚真正可称为移迁的，实际上并不是游牧人的侵入定居国家，而在于此一游牧人民与彼一游牧人民之间相互关系。举例来说，如公元前二世纪之初，甘肃的月氏人移向河中；公元四世纪，哌哒的匈人也下趋向这个河中；十七世纪时候，准噶尔的卡尔梅克人移向伏尔加河方面，到了十八世纪，他们又移回准噶尔。又如突厥民族和蒙古民族的情形，由于他们彼此间的相互关系，经常能够在历史的过程中发生互相转变，尤其是当公元七世纪时候，我们看到突厥人称霸于现今的蒙古利亚，而在这个时候属于原始的蒙古人类型的民族，如哌哒人和阿瓦尔人刚刚在或继续在突厥斯坦和多瑙河的草原上占着统治地位。

第九节　迁移不如说是统治

于上面所举的例子之外，还要不受那些树立在古老帝国草原上面忽而突厥，忽而蒙古的旗帜所蒙骗。公元前后的匈奴帝国似乎是一个原始突厥人的帝国，但包括在内的也有许多原始蒙古人，就象在欧洲的阿提拉的匈人帝国，包括在内的有许多芬兰乌戈尔人、萨尔马特人、阿兰人、斯拉夫人和日耳曼人一样。与此相反，五世纪的蠕蠕（柔然）帝国无疑是一个原始蒙古人的帝国，而包括在内的大多数是原始的突厥人民族。第六至第八世纪的"突厥"帝国，以及第八至第九世纪的回纥帝国，显然是突厥人的统治而对于原始蒙古人的各部落发号施令。成吉思汗的帝国起而代之——我们相信已曾说明——是一个高悬蒙古旗帜的帝国，而聚集了四分之三的突厥、突厥蛮和通古斯民族。

总之，上述各种情形都是关于政权的彼此更迭，关于某一个统治部落的轮流出现，有时是突厥种，有时是蒙古种，并不能因此说有大群人口的移动。大多数场合，领土上的变迁似乎只限于上鄂尔浑地区是由哪个统治人民来占领，这是在哈剌-八剌哈孙和哈剌和林的周围，建立帝国的佳地，匈奴的单于们大多在这里驻扎，而突厥的、回纥的和成吉思汗系的合罕们也驻扎于此地。

为了结束这里所说诸端，我们可以举一个突出的虚假"迁移"例子，这就是当公元1120年之际从北京到达突厥斯坦的哈剌契丹人。这里所谓一部分人民的迁移，其实不过是耶律大石带着一百人左右的轻率举动。丝毫没有人民的波动。这只是个人的业绩卓著的冒险行动。

第十节 残破地方的再繁殖

这是不是说上亚细亚的政治波澜一点都不变更中国北方、突厥斯坦和西亚细亚的人口分布呢？这样认为是不符合事实的。德库朗热虽然主张日耳曼人的大举入侵并没有怎样更改高卢-罗马的演变途程，但是他从来不否认五世纪时候高卢的东北方有日耳曼人渗入。同样可以确定，中国的皇帝们当势力达到高峰时期和在内战时期，好几次在北方诸省，诸如陕西、河北等地，建置许多突厥-蒙古人的垦田，为的是补满由内战或由外族侵掠而挖成的一些空隙，这种事实在公元五世纪至六世纪时候特别明显，当无疑属于突厥种的塔拔哈失人或拓跋人统治这个整个地方，最初是直达黄河，嗣后是直达扬子江流域的时候，他们在这里置身是这样的持久，和成吉思汗系人以及满洲人不同，他们从来没有被驱逐出去，他们结果是完全中国化并混融在中国群众里面。他们被别称为远东的法兰克人，因为他们的榜样使人联想到我们在高卢的法兰克祖先。从查理曼大帝的时候起，在纽斯特里亚无疑是再也分别不出一个高卢-罗马人和一个法兰克人。同样情形，在唐朝的中国，只有当我们看到一个军官的名字例如冠以慕容的族姓时候，这是从前原始蒙古氏族鲜卑人氏族的特征，才能据此料想这个中国贵人是鞑靼人的后裔。

当四世纪时候，西方的各个大规模入侵，至少是由佛兰芒人开端，曾鲜明地变更了语言的分界线。而在中国，人们似乎完全不能看出这种情形，说中国话的地方和说阿尔泰系语言的地方沿着长城分界无疑和汉代曾经存在的情形并无二致。但是这并不阻碍中国的北方人在形体上因为不断吸收突厥-蒙古以及通古斯的成份而多少有所改变。就象纽斯特里亚人在形体上曾经因为北方的移

民而改变，在今天，讲法语的人民中还普遍存在这种情形。

突厥-蒙古的侵入者在中国终于同化的理由之一是因为他们变成了定居者。游牧人变成了定居者之后就不会再回到游牧的生涯。一个显著的例子就是突厥-畏吾儿人。从八世纪中叶迄于九世纪中叶，这个民族曾占有草原帝国，以鄂尔浑河上游的哈剌八剌哈孙地区为其中心。在九世纪中叶，他们被乞儿吉思人从这里驱逐出去后，移居中国的甘肃，后来又移至中戈壁的绿洲别失八里（济木萨）、哈喇沙尔和库车，在这些地方，他们采取了定居生活。当十世纪时候，契丹人于把乞儿吉思人从鄂尔浑驱逐出去之后，向畏吾儿人建议再回返蒙古高原，但是畏吾儿人辞不接受这个礼物。已变成为定居者，生活于丝绸商队经过的绿洲，他们不想再去大北方重过草原的冒险生涯。同样的理由，忽必烈的子孙于十四世纪末被明朝人从中国驱逐出去之后，重操荒疏已久的旧业时是如此拙劣，如此不知所措。他们对游牧生活方式已经不复了解了。不能再适应于祖先的草原，他们只是于十五世纪末和十六世纪初，在达延汗和阿勒坛汗时候，才在鄂尔多斯和在察哈尔地区恢复了一点这样的生活，这是在中国的边沿和邻境，他们对于中国常常怀抱乡土之思。

草原可能通过移垦者的入侵而造成定居的农耕人，但是定居国家的人民从来不会变为游牧者。这种转变的方向是单方面的，从来没有变化的可逆性。

第十一节　中国农人的侵入草莽之原

到目前为止，我所说的不过都是草原人侵入务农国家，随着他们的行动，农田变为草原。相反的移动同样存在，这就是中国人对草莽之原的拓垦，随之而发生的是垦田的伸延和草地的后缩。从

汉代起，在公元元年前后，中国政府刻意在长城之北的阿拉善、鄂尔多斯、绥远和察哈尔等地成立了若干军事殖民地，即屯田军士的中心，因此横贯无边无际的草原之海造成若干垦荒的小岛。这一种业绩，和罗马人从莱因河至阿特拉斯所成立的军事殖民地相似，但是它的继续为时远为长久，因为它至今还在那里进行。

清帝国最后征服了蒙古人，所造成的结果是中国农民既全面又点滴地推进，这许多农民不断地使蒙古草原后退，就象他们使满洲的森林后退一样，在这里铲去森林，在那里开拓荒地，在这样造成的农垦小岛里面，到处建立起来中国式的小型农场。这是和平的和无名的侵入，在这种侵入的面前，蒙古的牧人或通古斯的林居者一直向北愈退愈远，正如美洲的红种人在美国农民的面前一直向西愈退愈远一样。

第十二节　草原文化的历史边界

我在它处曾说到草原特殊形式的兽形艺术，这是这一地区一切游牧人民的特点，在欧洲的西徐亚人和萨尔马希安人如同在亚洲的匈奴人、原始突厥人和原始蒙古人一样；在北方的伊兰游牧人如同阿尔泰系人一样。我并不想在这里再做这个研究。我只是想提出问题中一个最奇特的方面，我很奇怪从没有人对这个问题注意过，虽然它足供文化史以有益的启发。

事实是这样的：我们刚刚说过，草原的兽形艺术是游牧人的艺术，他们带着它一起转移，自克里米亚至中国的长城，自鄂尔多斯至匈牙利。然而住在东伊兰和印度西北的游牧人向来没有介绍过这种艺术，那末，他们是从哪里来的呢？公元前二世纪，月氏人从鄂尔多斯和甘肃的边境迁徙至于河中，再从那里推进至于大夏，到了公元元年左右，占据了高附和旁遮普。他们的后裔，就是

贵霜王朝的“印度-西徐亚”诸王，他们当公元第一世纪和第二世纪的时候，君临这整个地区。我们关于他们的艺术掌握有很多材料。它一部分是希腊-佛教派的艺术，一部分是马图拉的印度艺术。在这两派艺术之中，我们找不出草原艺术的踪影，而人们期待印度-西徐亚人会带着这种艺术从甘肃到印度伊兰的边界。

和人们所期待的相反，这里只有希腊的、印度的和伊兰的艺术。① 同样的情形，见于哌哒的匈人。这一种原始蒙古人，蠕蠕人的兄弟，大约是和蠕蠕人一样来自蒙古利亚，先后占据河中、阿富汗以及旁遮普，当五世纪和六世纪的上半叶，他们是这些地方的霸主。人们期待跟随着他们的行踪在他们停留过的地区能找到一种艺术，这种艺术与明努辛斯克艺术的最终形式以及与匈牙利的阿瓦尔艺术相类似。然而从他们所得到的一切，包括钱币在内，完全是受印度影响的，尤其是受伊兰人的影响的。

对于这种颇不调和的证据，应该如何下结论呢？北方草原的特殊形式艺术无疑只能在北方草原有它的成就，也可以在凯尔特-日耳曼人的地方取得成功，因为在这个地方，从哈尔希塔特和特埃纳时期以来，在形式化方面和在几何学方面，已经存在一种建立起来的与之相适应的情况，一种准备好了的条件。至于在某些地方则相反，草原艺术的天然传播者所遇到的是已经建立起来的，主要是印度-伊兰的塑像和人形的艺术，草原的形式不能夺取，它只在地理观点上征服了这个地方。

相反地，在这些地方它的统治是继续的。如果要究问草原艺术在这些地方是从西到东或是从相反方向传播，那是属于徒然。自从安阳的“象形坟墓”发现，使我们看到草原的影响及于大约公

---

① 我并不变更我对于白沙瓦博物院的著名的西徐亚手镯所做的鉴定，这显然是外来的，就和哈金考察团在别格兰姆所找到的希腊-叙利亚的玻璃杯和印度的象牙是外来的一样。

元前十四世纪的商朝艺术，它在远东的家乡似乎和它在高加索的家乡一样悠久①。我们现在暂不推论，在不久就要出版的一部书里面，我们再来指出相继相承的各种中国形式，从悠久的时期开始，就和相继相承的草原艺术形式不断地彼此具有共同之点：中国在“战国”时代的形式，一方面相同于最初发现的鄂尔多斯的艺术，另一方面又相同于西徐亚的艺术；中国汉代的形式相同于诺音乌拉的匈奴人的艺术、巴西里克的阿尔泰系的艺术和萨尔马特的艺术；中国六朝的艺术相同于我们的蛮族大举入侵时期的艺术；最后，唐朝的艺术相同于明努辛斯基的后期铜器和匈牙利的阿瓦尔艺术。

我在这里仅仅想和读者预约，我的合作者和我本人已经在塞尼希博物馆鸠集材料，准备发表有关这些形式上相互关系的论著。

---

① 我在本书开始时候（第4页注①）说到赫伯特·屈恩的一篇论文，将安阳找到的铜器摹拓出来，这些铜器已经是接近于草原艺术（Chronologie der sino-siberischen Bronzen，见 Ipek，Bd，12，1938，第164页和插图57）。在铜器柄端，有三角形的头，属于明努辛斯克或俄罗斯东北的形式。在这以后，我得见两个小铜像，圆形的兽的凸出的口，一个是没有角的鹿，另一个三角形，象形牡鹿在蒙古帐之前，四足聚集起来势将奔腾。其形式和铜的色泽，完全是属于商朝（眼睛用蓝色宝石），这是在安阳附近找到的。这两个铜像，本来属于卢氏（卢锦斋是在巴黎的中国古玩商。——译者）的收藏之内，现在美洲，这是很有意义的。

附录　成吉思汗系诸汗国

〔这一篇文字的作者是E．卡韦涅，他是这部《世界史》的主编。格鲁塞的《蒙古帝国史》是这部世界史的一种。卡韦涅在本书之末增加这篇文字以说明成吉思汗系诸汗国和世界史的关系。原来的标题，仅曰《附篇》，兹就内容，题为《成吉思汗系诸汗国》。卡韦涅这里所说的很概括，他的立场和观点自然是资产阶级的。这篇文字有若干地名和人名，因为对音问题，没有将他译为中文，即照原文写入，希望读者原谅。——译者〕

本书的目的在于说明这个短期的"蒙古统一"如何产生，它是以什么方法达到，有哪些好的和坏的后果。其后果之中最有持久性的，已经在"伟大的发明"的标题之下载入西方的一切历史教科书之内。上面提到，这是一个重要途径(本书第278页)，确实曾传递了不止一端的技术进步。欧洲在中世纪的末期，在蒙古人侵入之后，约从1300年开始所发生的技术突进，并不是偶然的：指南针、火药和破布制的纸以及由此而发明的印刷术。当这个时期，在技术的观点上，中国是无可否认地属于先进——在这种先进后面，说实话，并没有任何真正的科学精神。中世纪的欧洲和信奉伊斯兰教的民族这时候没有条件来真正体会远东的哲学和艺术：但是技术，从它的本质说，是可以立即仿效和流传的。至于输入途径的详情，还有欠明瞭。人们注意到伊本·白图泰(阿剌伯人，旅行家，1304—1378)，于十四世纪的上半叶，航行印度洋多次而丝毫没有提到指南针，然而在他沿海航行以前，指南针肯定是已经在这一带被知道许久了。当在中国的蒙古人和日本作战的时候，真正的火药武器曾否被使用？还是疑问。关于纸，是从中国传到欧洲

的，据我知道，这从来没有疑问。

总之，这些事实是不容否认的，就象西方所惯常认为的"阿刺伯数字"其实是源自印度一样。同样，西方对这些经由伊斯兰教世界的媒介自远方传来的技术进步，一般也不清楚其真正的来源。

现在我们要说几句关于蒙古统一解体之后由此分出来的几个国家，但首先要提四个主要事实，这些事实创造了这些国家：

（1）者别和速不台1219年至1222年的长途进兵。这时候西方人正忙于第五次的十字军在埃及的远征，这个进兵使西方人首次在耳朵里留有"鞑靼人"这个名字。将花剌子模沙的军队根本铲除并将他们抛到幼发拉底河方面，间接激起了埃及算端玛勒克凯末尔和弗里德里希二世结成了有名的联盟（1228—1229）。之后，这个军队导致了基督教徒终于丧失了耶路撒冷（1244年），以及圣路易的首次十字军远征：儒安维尔的散文叙事，在西方文学里面取得了市民权①。

这个进兵的积极结果是蒙古人在里海沿岸和南高加索成立了稳固的据点：这样就为罗斯汗国和波斯汗国的建立做了准备。

（2）拔都和速不台统率蒙古军直达亚得里亚海沿岸的大举进兵（1237年至1241年）。此后蒙古军没有再到这样远。抵抗的力量虽然被击破，但曾经是顽强猛烈的。可注意的是，在利格尼茨的战役中，由于西里西亚大公亨利英勇地作战而牺牲了。就这个战役的本身来说，是惨败了，却在日耳曼留下了一种胜利的隐隐约约的回忆：诗人哥德向埃克门承认，关于这个事件，他看了多桑的书以后是怎样地惊愕不已，才知道自己从前是弄错了。蒙古人对于这些密布堡垒的险巇地方留下了恶劣的记忆，这些地方不但难以攻取，甚至难于抵达。然而他们凶恶地出现的时候，正当基督教会和日耳

① 圣路易即法王路易九世。儒安维尔曾写"圣路易言行录"是散文叙事的典型创作。——译者

曼帝国作最后阶段的激烈斗争：里昂会议(1245年)、弗里德里希二世之死(1250年)、帝位虚悬时期(1250年至1273年)……日耳曼幸而避免了因为它的无政府状态而产生极其严重的后果。

这个军事行动的积极结果是罗斯汗国的建立。

(3) 旭烈兀的进兵伊朗：1256年11月，阿萨辛酋长投降；1258年2月，报达的最后一个哈里发被俘，1260年9月，旭烈兀的大将怯的不花到达加里利，在这个地方，他终于被拜把儿士(按：拜把儿士是埃及算端)的马木鲁克人所截住。在这一方面也是同样情形，蒙古人此后没有再到过这样的远。他们向法兰西君主们试探，企图结成同盟共同对付马木鲁克人，但是遭到冷淡的接待。圣路易宁愿让他自己被他的兄弟西西里国王安儒的夏尔的仇恨心和贪婪心所带动而去进攻突尼斯(1270年)。英国的爱德华出征叙利亚，仅仅是一个没有结局的"战绩"(1270—1272年)。人们责难西方的骑士们缺少政治意识。但是匈牙利人的悲哀声诉传达到了他们，反映蒙古人的残暴行为，虽然从这个时候起，这些暴行主要是加在伊斯兰教徒的身上，也不可能不使他们对于这种"亲密联盟"的前景很怀疑虑。

旭烈兀的军事行动的积极结果是波斯汗国的建成。

(4) 忽必烈进攻中国南方，所造成的结果是于1279年把宋朝最后一代消灭，中国全境被置于单一权力之下。

蒙古人的武功在这一方面也是达到了顶点。忽必烈立即重申好几个世纪以来在他之前的中国君主们对于周围各国所主张的权利。他使高丽成为藩属，并两次出兵日本(1274年和1281年)：这个尝试是失败了，所以失败是由于飓风侵袭他的没有准备好的水师，而受到的巨大损害远胜于日本人的抵抗。在缅甸和在安南，他也遇到失败。最后，当他在位时候的最后几年(他至1294年才死)举兵远征爪哇，所造成的结果主要是促成了在爪哇岛屿建立起来

一个重要国家，这就是麻喏八歇国(Madjapahit)①;海洋对于蒙古人是不利的。

可注意的是这些行动具有特殊的中国性质。马可·波罗所认识的最后一个大汗并不是一个完全的中国皇帝。

罗斯、波斯、中国：为了补充说明由于蒙古统一的解体而建立起来的这些国家，所剩余的就是一个地点在中央的汗国，这个汗国以蒙古人察合台命名，这种命名，不但对于旧时突厥地方(中国的突厥斯坦和俄属的突厥斯坦)是这样，对于这个地方所说的语言也是这样(按：这是指察合台语——译者)，并且成为巴布尔的语言(按：这指莫卧儿帝国——译者)。在后面我们将要说到这个汗国为什么没有变成为印度汗国。

我们在这里暂停一下，来回溯成吉思汗系诸王的世系，他们曾君临这四个国家。

成吉思汗有四个儿子：窝阔台、拖雷、察合台、拙赤(照长幼的次序说，应为拙赤、察合台、窝阔台、拖雷)：

(1) 窝阔台系曾提供了两个最初的大汗，这就是窝阔台本人(在位至1241年)和他的儿子贵由(在位至1248年)。此后，这一系是以海都为其代表，海都曾在蒙古西部扮演重要的角色，一直到他死的时候(1301年)。但是这一系的成员很久以后还在该地。

(2) 拖雷系代替窝阔台系自1250年始占有大汗的宝座，属于这一系的有大汗蒙哥(在位至1259年)和大汗忽必烈(在位至1294年)。但是这个忽必烈大汗的推选已经是很不合法的，而他的权力，作为大汗来说，是遭到否认的(参阅上面第254及以下各页)。

但与此相反的是，忽必烈和他的子孙统治中国一直到1368年。

① 麻喏八歇是《元史》的译音，《瀛涯胜览》作满者伯夷。——译者

他的弟弟旭烈兀是波斯诸伊儿汗的始祖。

(3) 察合台是君临帕米尔和天山两边的这些君主的始祖，他们统治这个地方一直至于被帖木儿跛者(帖木儿兰)和其子孙所侵夺。虽然处于帖木儿系的权力之下，这一支人还是存在。

(4) 拙赤是成吉思汗的长子，但是他的出生存在疑问，他比他父亲先死(1227 年)。他的儿子拔都创建了罗斯汗国，并将这个汗国传给自己的子孙。

某些成吉思汗系的汗王们曾统治克里米亚地方直至叶卡捷琳娜二世时候。

我们在这里可以忽略去若干旁系的后裔。许多东方的王侯们一直到近代还很有根据的自称属于成吉思汗世系。我且不说令人得意的世系：成吉思汗象亚历山大大帝一样是过去的人物，但是与他的亲属关系在亚洲最乐意为人所攀认。

做了这些说明之后，我们可以试行简述成吉思汗系四个汗国的历史，自其成立至于在这些汗国的废墟上出现一个新的军事怪杰，这就是帖木儿跛者，他令人回想起，如果可以这样说，在两个世纪以前他的伟大祖先所给予人们的可怖纪忆。

中国汗国

虽然由一个最不合规格的大会选举出来，忽必烈对于他的大多数从兄弟们还是以大汗自居。在他死后(1294年)，他的子孙们以世袭皇帝的名义统治中国，以元朝为国号。纵使是这样，他们的优越地位，曾不止一次地得到波斯诸汗的承认，波斯诸汗和他们一样属于成吉思汗后裔的拖雷系。此外，以佛教徒的资格，他们对于西藏采取保护态度，西藏这时候已经是佛教的一个主要故乡：我们将要看到，他们为了重建在喜马拉雅山中的佛教寺庙而对德里算端

进行干涉。对于中国人来说，他们是凡庸的统治者。忽必烈的继位者——铁木耳(1294至1307年)还算有才能，但是他才四十二岁便死去，在他之后的这些皇帝，早年就被纵欲过度所耗损，以令人眩目的速度相继即位。在忽必烈以后的唯一长期在位的皇帝就是顺帝(1333—1368年)；而他已经是末代皇帝了。

虽然曾以不适当的快速效法中国文化的某些方面，这些皇帝们始终不能领会宋代许多哲学家所树立的治国原理：他们总是以外国人的姿态出现，特别是对于南方的中国人是这样。约当1338年至1350年时候，顺帝还能够经由南中国的港口和马来亚的海上和教皇相联系：而几年之后，扬子江以南的所有地方都沸腾起来了。许多起义者，在元朝的货币和赋税的政策失败之下争取"解放"中国的荣誉。获得这个竞争的胜利者是这位以洪武年号称帝而建立明朝的人。他于1368年进入北京，忽必烈系的最后一代，除了集中他的悲哀天才以哭泣他的不幸之外，没有其他办法(这是指顺帝所写的诗赋——译者)。

再说几句关于蒙古诸帝和日本以及和高丽的关系。上面提到，忽必烈利用其藩属高丽和中国人民的资源由海上进兵日本，天灾构成巨害(1281年)。历时二十年，虽然得不到他们腐败政府的支持，日本民族情绪一直是很激昂：就是从大陆到那里去的佛教徒也看得出这种情形。此后日本经过一个长期的内战，这场内战将成群的海盗抛到高丽和中国的海岸。只是于秩序恢复之后(1392年)，从此执政的足利氏才考虑到建立正常关系。然而1420年之际，还有一次膺惩性的远征，这次远征为高丽新朝所发动，要扫除日本海盗的巢穴，而日本人以为这是一次新的"蒙古侵略"。但是对于明朝，日本人自愿在礼节上予以尊敬，这是日本人所不能给予忽必烈的。因为日本需要中国。在商业上，他们从中国得到必要的物产，例如贵金属。在宗教方面，佛教僧徒络绎不断地从中国前往

日本。在日本画家中，有的是宋画辉煌传统的忠实继承人，在蒙古人统治之下，宋画曾得到适当的保持下来。当蒙古人时代，两国间所存在的矛盾或者是因为宋代的哲学传到这个岛国太晚：日本到十六世纪才认识宋人的哲学。

察合台汗国和印度

从东到西，第二个蒙古人大汗国就是察合台汗国。成吉思汗替他第二子察合台建立了这个汗国，大体上等于哈剌契丹帝国的故土。格鲁塞先生已经提到，这个汗国在开始时候，依照游牧人的思想，主要是包括伊犁河旁边的草原：至于塔里木旁边，以及锡尔河和阿姆河沿岸的定居地方，起先还是由大汗直接管理，以后才陆续落到察合台系人的手里。这样构成的汗国不能再从事于开拓边境。拙赤系的拔都率师远征(1237—1241 年)，降伏了罗斯。更早些时，蒙古军已进驻里海沿岸和阿哲儿拜占。至于旭烈兀的远征(1257—1258 年)，建立了波斯汗国。在这种情况之下，察合台系扩充领土的希望只有一路可通：这就是南方的道路，印度。照常理而论，大莫卧儿帝国的诞生应该是在十三世纪。然而历史蚁聚了许多偶然事实，这也是事有偶然，前于成吉思汗一代曾看见伊斯兰教徒的、突厥的和阿富汗的军队征服恒河流域，而此时德里的算端已经建立了一个强权国家，不甘心于不战而丧失领土。德里算端们因为需要严防蒙古人侵入，他们的军队迟延了对德干高原的征服至于一百年之久。反过来说，他们胜利的反抗活动曾延缓大莫卧儿帝国的诞生至于三个世纪之久。

暂时不说察合台汗国和印度关系的历史是有利的。印度专史应该另述，我们已经这样做了。然而和中国历史一样，还有必要将印度历史置于世界通史的潮流之内。

第一次的接触发生于1221年，在蒙古军队出现于帕米尔的西方之后。花剌子模的嗣君被成吉思汗的将领们尾追，向印度河畔逃避。这时候，亦勒都迷失(1210—1235)是德里的算端，他是马木鲁克人，和古耳王朝有姻娅的关系。对于花剌子模人，他丝毫没有理由要予以欢迎，仅仅几年以前，花剌子模人曾夺去了古耳王朝的阿富汗土地。他对逃亡者采取冷淡态度，任他到别处去找死。但是同时他认为自己有保卫印度河防线的责任以抵御新来的人；位于河右岸的白沙瓦是印度帝国的前线防地。在另一方面，察合台的一个儿子在和花剌子模人作战时候死于八米俺城下，这个纪念可能使察合台一系人不能忘情于兴都库什山以南的地方，这些地方后来变成为他们少子的封地。因此蒙古人和德里算端成了直接的邻人，这一种近邻关系所预兆的并不是什么好事。

幸好察合台没有他族人好战情绪之大：他主要关心的是在他的领地之内严格施行成吉思汗所颁布的法令，即札萨。1227年，他的可怕父亲的死去，给了他行动自由，这样一直至于他的死(1242年)。仅仅在他统治时期的末年，人们才听说蒙古人进兵印度河沿岸至于旁遮普(1241年)。此后，于1245年发生过同样的事情。但是在这个时期，察合台汗国为哈剌和林的每次因为继承问题而发生的争端所震动：经过不同的人掌权之后，察合台汗国于1252年归一个名叫倭耳干纳的妇人执政。然于1257年曾有一次对印度的新的进攻：这应该是为时约三十年里面的最后一次。同时，旭烈兀建立了波斯汗国，而他的初政之一就是派一个和平使节到德里去(1259年)。这个新成立的汗国包括起儿漫，但是俾路支斯坦沙漠成为它和印度河下游的德里算端地方的一种屏障，足以永久制止冲突。

亦勒都迷失死(1235年)后，有一个时期占据德里宝座的是一个妇人和她的家族的其他成员们：其最后一个算端(1256年)将

实权授于巴尔班，因为他刚刚以抵抗蒙古人享有声誉。和亦勒都迷失一样，巴尔班也是马木鲁克人，和临朝的皇族仅仅有姻娅关系。他表面尊敬这位仅拥虚位的算端，除去象接见旭烈兀的特使（1259年）这样的堂皇典礼之外，他不叫他公开露面。直到这位算端死后。他才正式即位（1266年），一直至于他的死（1286年）。他的主要关心事件之一就是巩固印度河的边防以阻挡侵袭的重来，他的前一代人曾因为这种侵袭而大起恐慌；他的一个宫廷诗人埃米尔胡斯劳曾一度被鞑靼人所俘，他留下的形容鞑靼人的作品，令人奇怪地联想到阿弥恩·马克林从前描写的匈人形象。

蒙古人长期停止入侵印度的企图，不只是由于巴尔班的有所准备，更是由于大汗蒙哥死后（1259年）蒙古帝国的中心发生了严重事变的结果。忽必烈由一个极不合法的忽里勒台宣告为蒙哥的继位者。他所遇到的起而反对他的人就是他的弟弟阿里不哥和成吉思汗后裔里面窝阔台系的首领、那个占有蒙古西部的有名的海都，察合台系的阿鲁忽和他们联合。阿鲁忽不久即归附于忽必烈，但是他受到阿里不哥和海都的攻击，罗斯汗赞助海都和阿里不哥。1267年，忽必烈命八剌承继阿鲁忽之位，以为这样就可以使察合台系效忠于他，然而八剌不久就和海都以及钦察汗正式言归于好。这是越来越倒霉，因为他立即和忽必烈一派的波斯汗宣战，波斯直辖呼罗珊之地，并且通过他的藩属起儿漫人而管辖阿富汗西部：1273年，旭烈兀军队劫掠了不花剌。海都于是将察合台汗位畀予都哇，并协助他征服畏吾儿地方（1275年）借以团结都哇。从此以后，在他长期统治之中，都哇一直是他的忠诚藩属。然而由此可见，在中国和在波斯一样，情势是异常紧张，以致不可能顾及印度。而且这种情况并没有因为忽必烈去世（1294年）而结束。只是在海都死（1301年）后，都哇得免受制于其宗主；1303年他和中国皇帝言归于好，而在1306年，他才完全排除了窝阔台系中的海都继

承者的控制。

但是阿富汗东部的察合台系人得到库赫·伊·巴巴的保护① 以对抗他们的不怀好意的西邻，即波斯汗的藩属，他们不久就要重兴传统的对于印度的侵掠。1285 年标志着这个进攻的再开始：巴尔班的儿子摩诃末亲王在这一年被杀死，他的死亡使巴尔班非常伤心。随着他的死亡发生叛乱，并且在纷乱之中，一个新的王朝，即突厥人的基尔吉王朝，篡夺了德里的王位(1290 年)，这些事件鼓励蒙古人继续他们的企图。从 1296 年至 1298 年，都哇和他的儿子和他在阿富汗代理人忽都鲁火者进行了两次对印度规模空前的入侵活动。但是德里从 1295 年起，是在阿剌乌丁统治之下，他是基尔吉算端里面最有能力的人。他光荣地击退了进攻，被俘的蒙古的异密们被抛在象足之下，受践踏而死。忽都鲁火者的儿子达忽火者于 1304 年发动一场新的进攻，其结果是和上次一样。从这个时候起，蒙古人对于印度、对于它的气侯和对于这里的大象，留下了痛苦的记忆，以至一个世纪之后，帖木儿跛者还有这样的感觉。他们以后就只是以单独个人资格进入印度了，有时是以战俘居留在那里垦荒，有时是以雇佣兵士替德里朝廷，甚至替和他们交战的印度诸侯服务。

蒙古人的危险已经消失，德里算端就有余力终于再去进行对异教徒的圣战和征服德干地区。阿剌乌丁亲自攻破拉加普脱诸堡垒，这些堡垒常常在塔尔沙漠边缘抵抗，并攻取了摩腊瓦。他把更远进军的责任交给他的马木鲁克人将领里面最有才干的玛立克加富尔。德干地区这时候有许多旧的土著王朝在那里割据(在马拉巴海岸的有德瓦吉里的雅达瓦、德棱干纳的卡卡迪亚、和霍伊萨拉和在极南的潘迪亚)。关于这些地方的富庶，马可·波罗在前此几年

① 库赫·伊·巴巴疑即指拙赤系亲王巴巴，见《多桑蒙古史》，冯译本，第七卷，第 36 页。——译者

曾收罗了许多有趣的材料。然而这些土著王朝彼此不团结，有时还自相攻击。因此这位伊斯兰教大将能够于1309至1310年之间制服了德瓦吉里，于1301年至1311年之间制服瓦朗加尔和德棱干纳，于1311年至1312年之间制服了霍伊萨拉和潘迪亚。最后，他将锡兰对面的著名印度教庙宇腊梅希瓦伦毁坏。异常富丽的战利品被带回德里去。这些王侯们的归附当然还是不稳定的。当阿剌乌丁于1316年死去，玛立克加富尔于稍后也死去的时候，又须兴兵几次迫使德瓦吉里和德棱干纳屈服；而霍伊萨拉的维拉-巴拉拉三世(1292—1342年)一直采取独立态度，潘迪亚至1320年后，即德里新朝都忽鲁黑临朝之后始亡。但是这些战役为德里算端增加了威望和获得大量黄金：一切印度教徒在他们的面前战栗，他们的声名传播到海外。

在此期间，察合台汗国和波斯汗国之间益相水火；最初几个伊儿汗：旭烈兀、阿八哈、阿鲁浑、合赞，虽然和东边的从兄弟们不和，但方有事于西方，一般的说，他们是无暇注意到东伊兰的事件的。约在1300年，阿富汗方面的察合台系人曾进攻赫拉特和起儿漫，并没有受到什么膺惩。然而伊儿汗完者都(1304—1316年)自以为有责任将察合台系在阿富汗的属地合并。因为有这种情形，察合台汗不顾中国皇帝的不满而对呼罗珊反攻。我们现在不去追叙这个复杂争端的令人厌烦的细节，仅仅说，到了大约1320年之际，秩序大体恢复。此后，怯伯正在那里重整察合台汗国而波斯由阘弱的不赛因继位，怯伯的嗣位人答尔麻失里(1326年)又萌生西向扩充领土的野心。或以为他曾进兵印度，这一说有待研究：印度历史家巴拉尼是这个时代的人，他不但没有说到这次进兵，而且明确认为，蒙古人自1304年战败之后，便没有再在印度露面。与此相反，一种分割波斯的计划，曾在答儿麻失里和德里算端之间形成，这是很肯定的和很自然的事情。

说到这里，我们不得不一述答儿麻失里的合伙人，即德里算端谟罕默德都忽鲁黑(1325—1351年)；这一种任务比较容易，因为有新近发表的伊什瓦里·普拉瑟德的著述(«History of Qaraunah Turks, t.1, Allahabad», 1936)。

当对蒙古人作最后斗争的时候，1300年左右有一个突厥的哈剌温那家族（这个家族可能夹杂有阿富汗或印度的血统）的首领，在印度卓著声誉。当1320年，发生了一次军事革命，他被拥立登上德里的宝座，称都忽鲁黑沙。曾经是他得力助手的他的儿子，于1325年继位，或者是弑父自立；用谟罕默德·都忽鲁黑的称号，他此后在位二十六年。他承袭了一个帝国，自从玛立克加富尔胜利以来，这个帝国在名义上几乎是包括印度全境。从德里至印度河，设置有十个政府：德里、汉西、萨马纳、库赫兰、萨尔苏蒂、卡拉瑙、拉合尔、木勒坛、乌赤、锡瓦斯坦。在恒河流域，另外还有六个：卡瑙季、乌特、巴达翁、卡拉、比合尔、拉克瑙蒂。此外，摩腊婆和胡茶辣是过渡到德干五省的途径，这五省是：德瓦吉里、贾杰纳加尔、特林加、德瓦拉穆德拉和马八儿。除去一些侯国分布在塔尔沙漠的周围者之外，不在这个范围以内的只有迦湿弥罗(克什米尔)，喜马拉雅山中的泥婆罗（尼泊尔）和印度的最南端包括锡兰岛而已。据说，德里的算端能够动员三十七万人和几千头象。

但是有人以为在谟罕默德·都忽鲁黑即位后不久，答儿麻失里就敢于进攻这个强国，侵入旁遮普。关于这一点，文献不明而且矛盾。可以肯定的是，不久之后，这两国的君主互相友好而且共同拟定一个计划欲进攻波斯的伊儿汗不赛因。这个计划后来没有结果，如果不是因为它显示蒙古人的胜利促使所有东方的君主团结一致，是不会使人对之发生兴趣的。这两个盟友试图争取埃及的马木鲁克算端的合作，因为他们错误地认为埃及算端还信守着他家族的传统，把旭烈兀一系人看做敌人。在另一方面，中国的蒙古

皇帝似曾派人告诉成吉思汗后裔察合台系人，他准备祖护在波斯的成吉思汗后人而反对他们。

这是谟罕默德·都忽鲁黑的最后一次放弃这样远大的梦想。不久之后，约在1335年，答儿麻失里的被废和不赛因的死，在察合台汗国和波斯汗国中开始了一个混乱时期，使德里的算端又想利用这个机会。人们看到他对伽色尼行使保护权，对呼罗珊的领主视之如藩属。当1341至1342年，他要求并获得了阿拔斯朝的哈里发发给他的册封证书，伊斯兰教界的舆论对于这种证书还是很重视：这一种谈判证明他和埃及算端的关系良好，因为哈里发这时候完全依靠埃及算端。大约与此同时，谟罕默德·都忽鲁黑，于征伐喜马拉雅山中的一些独立部落时，劫掠了佛教寺庙。在此不久以前，欧洲的旅行家鄂多立克曾说吐蕃沉睡在僧寺里面，对于上述事件，吐蕃并没有什么行动，但是中国的皇帝派使节要求允许重建被毁的寺庙，谟罕默德表示同意，但是他提出条件，依照可兰经典的法律，要付与一定的贡赋。这种种迹象使我们有可能估量出德里算端在东方世界所享有的威望。

另一方面，印度方面的事件足以吸引谟罕默德·都忽鲁黑的活动能力。他即位时候年纪还轻，富有革命思想。他所实行的第一件事，是将国都从德里迁到道拉塔巴德，他认为在这个地方比较便利于监视德干地区：他仅仅使旧都的繁荣受到暂时的但是明显的打击，而使新都成为一个骚动的中心。稍后，看到征服德干之后黄金大量地流入北印度，同时银价跌落，他和大多数在亚洲以及在欧洲的同时的人一样，试行用一种贱价纸币代替贵金属：这一种试验遇到了印度群众的消极反抗，很快失败。他欲增加河间地方（在恒河和阎牟那河之间）的税收，所做的努力也没有比较好的结果，这位算端创立了二三十种新税聊以自慰。不幸的事件同时并至。这个国家和中国本来是世界上农村人口最多的国家，常常受饥荒的威胁，

当他在位时期，饥荒特别常见，而在末年，又和在欧洲一样黑疫流行。这些情形造成不满的气氛导致叛变；纵使没有这些，一个其大等于西班牙、法国、英国、意大利和德国西部这些国家总和的帝国，也很难制止乱事的蔓延，无论是完美的通讯制度、间谍组织、还是算端的军事才能或凶残的镇压都不能阻止这种蔓延。

然而，除去两个在他即位以后不久就发生的骚动，一个在德瓦吉里，另一个在印度河上，被他差不多平定了之外，他临朝的最初两年是比较安定的。但是从 1335 年开始，历史家们指出至少有十次严重的叛乱发生在帝国各地。第一次叛乱，理所当然地发生在印度的南端，在这个地方，一个伊斯兰教的政府代替了土著王朝：这个政府建立了马都拉算端国家，谟罕默德·都忽鲁黑不得不立即放弃夺回这个地方的希望。其它叛变的平定也很费气力：最严重的是乌德地区的埃因-穆勒克的叛变(1341—1342 年)。值得注意的是，所有这些叛变者都是伊斯兰教徒，一般的说都是突厥人，然而也不是只有他们。

谟罕默德·都忽鲁黑尽了值得赞扬的力量善待印度教徒，不愿因此而引起伊斯兰教神学者们对他的敌视，而这些神学者做了许多毁谤他名誉的事。他没有得到旧王朝的有代表性人物的拥护，这些人曾受到他前任者的极端苛待。1336 年，一个来自德棱干纳的印度领主哈里-哈拉，在维查耶纳伽尔建立了一座城，这座城后来成为一个巩固与持久的国家的中心。随后，霍伊萨拉的国王维拉·巴拉拉三世(1292—1342 年)对马都拉的算端展开斗争，明确表示要为自己保留其利益：当他因为勇士们的死亡而终止了他的半个世纪的统治时候，他的儿子维拉·巴拉拉四世继续这场战争。这些榜样鼓励了卡卡迪亚·克里希纳-纳亚克在德棱干纳竖起独立的旗帜，结果将中央政府和它在南方残存力量之间的联系割断。上述的三个印度王侯迅速地达成协议，等到最后一个霍伊萨拉族

人对于马都拉作斗争之中死去(1346年)的时候，其它两个就瓜分了这个灭绝王朝的领土，一个分得马拉巴海岸上的部分，另一个分得科罗曼德尔海岸上的部分。马都拉算端国家成为德干南部地区仅存的伊斯兰教征服的遗迹。

谟罕默德·都忽鲁黑如果不是被较近于帝国中心的叛变所羁绊住的话，他并不是没有决心和毅力去重立他的威权于这些边远地区的。有一个素得人心的大臣的被废黜(1344年)，在下级官吏中间传布了不安种子，史家伊什瓦里·普拉瑟德先生称他们为百人组，这主要是在道拉塔巴德地区。谟罕默德·都忽鲁黑力图将这一方面的秩序恢复，而在胡茶辣地方，另一个他的僚属又对他背叛，使他不得不移转注意力于胡茶辣，因为从商业关系上说，这个省份是很重要的。当时有一个冒险家名叫哈桑·甘古，他在一方面得到德棱干纳的叛众的支持，另一方面又得到百人组的支持，从而占据道拉塔巴德地方(1347年)，就在那里建立巴赫马尼王国，这个王国此后在很长的期间是德干地区伊斯兰教狂热的要冲大路。至于谟罕默德·都忽鲁黑，他竭尽全力和胡茶辣以及印度河口的叛乱作斗争，而于没有完全达到目的的时候死去(1351年)。

由此可见，德里算端施加于海岸和印度各港口的威权仅仅是很暂时和很表面的现象，而这些地方继续是商业活跃的舞台。马可·波罗在十三世纪末年所作的纪事，明确指出印度的海上霸主们与一切印度洋的以及马来诸海沿岸国家的关系。当1283年，一位锡兰国王拟定一个和埃及算端通商的条约。在谟罕默德·都忽鲁黑时候，这种交通更为频繁，这是受中亚细亚此时秩序紊乱的影响，原来旅行陆路的路程，这时候变得很危险。有两个人可以作证，一个是伊斯兰教徒，另一个是基督教徒，他们告诉我们，这些旅行是在什么情况之下进行的。

这个伊斯兰教徒是伊本·白图泰。他于1304年生于丹吉尔，

于 1325 年出发赴伊斯兰教的东方，他旅行的最初目标是往麦加参拜。他到过东非的海岸，随后又回到西亚细亚，向前直至伏尔加河上：经察合台汗国而于 1333 年抵达印度。他在谟罕默德·都忽鲁黑的左右很久，参加过这个统治时期的若干事件。1342 年，他奉算端之命出使中国。虽然有此一说，但是十分可疑他曾否真正前行直抵中国。但是他在孟加拉湾海岸和德干地区周游了许久，并且前行至于马尔代夫群岛，他发现这个地方已经信奉伊斯兰教。他说到马都拉算端之处很多，口气殊不温和，虽然这个算端在印度结成了一宗亲事和他曾成为亲戚，但是他仍然说他是一个可恶的暴君。他对于德干西海岸上的哈瑙尔小国君主，也没有赞扬之语，此人是维查耶纳伽尔的印度教国王的藩属。他以后再也不敢重返到德里算端那里，结果于 1354 年回到他遥远的故乡，在那里撰写他的可宝贵的回忆录。

上面所说的基督教徒指让·玛里奥拉。当 1338 年时候，教皇在阿维农接见了中国皇帝所派来的特使，他们是越过"七个海"来见他：他们来是替在大汗保护之下的基督教会要求派遣主教。教皇于是指定让·玛里奥拉教士带着他的答复前往，他的旅行系取道陆路，并没有因为要横穿戈壁沙漠而退缩。他此后在北京住了三年，由海道返回。他到过马来群岛、锡兰和德干海岸。他对当地僭位的一个君主不满，称之为 Cosa Joan，"一个阉割的伊斯兰教徒背叛正主而僭夺王位"；如果这是指马都拉的算端，这可能是伊本·白图泰亲戚的继位人。让·玛里奥拉只是在 1349 年在这个地方居留过。他受到这个伪善暴君的榨取。归途经过忽鲁谟子和君士坦丁堡。这位教皇的使者曾在布拉格遇见查利四世皇帝，应查利四世的请求，他于 1354 年撰写回忆录，他的回忆录比起其他伊斯兰教徒著作者来，其可宝贵性是差得多，然而也很饶兴趣。

阅读伊本·白图泰和阅读让·玛里奥拉的著述一样，使人感

觉在马拉巴海岸和在科罗曼德尔海岸游历(姑不说锡兰)时，丝毫看不到在远处的德里算端的权威。

当谟罕默德·都忽鲁黑于1351年死去的时候,他所遗留下来的声誉是一个卓越的文艺保护者,但是他是一个命运不济的君主,逐渐地被削弱至于只据有印度北方。承继他的人是他的堂兄弟菲鲁思·都忽鲁黑,这是一个虔诚柔善的人,他无条件地接受已成之局,职是之故,他在位时期，作为东方君主来说，是很久(1351—1388年)而且比较上是安然无事的。

在察合台汗国，答儿麻失里被河中的权贵们所废黜(在1333年之后),这是分裂的朕兆。同时发生了宗教的纠纷,在这个纠纷当中，其中有一事即阿力麻里的基督教会消沉下去，而在几年以前，鄂多立克还看到它很发达。当时被称为蒙古斯坦的河中和伊犁地区，相互分开。在河中,合赞汗(1347年)迫使察合台一系的汗成为不问政事的昏王。他利用波斯的分裂以制服赫拉特的起儿漫人，并且把东阿富汗做他子孙的封地。在蒙古斯坦，乱极思治促成了1345年察合台系人秃黑鲁黑-帖木儿的中兴。他开始将这个地方完全伊斯兰教化。至合赞汗死(1357年)后，秃黑鲁黑-帖木儿努力恢复河中的秩序，并且使阿姆河以南服从他的权力。德里的菲鲁思·都忽鲁黑不是一个善于乘机取利的人；察合台汗国的纷扰替帖木儿跛者的胜利准备了条件。

我们并不害怕要多说几句关于这一段常常是单调的历史，因为我们要说明成吉思汗的后裔察合台系在什么情况之下不能完成似乎当然是归属于他们的任务：即征服印度。由于蒙古人的征服而建立了庞大帝国,他们是处于该帝国的中央,比起其他汗国更为经常地卷入内讧之中,就是这些内讧导致了这个帝国的分裂。他们眼看自己的对手在他们的面前逐渐将一切印度的资源聚于手中。而建立“大莫卧儿”帝国的使命，要留待帖木儿跛者的子孙去完

成。

波斯汗国

自成吉思汗的时候起，蒙古军已经占领了里海的南岸和西岸，并且迫使罗姆地方（在小亚细亚）臣服，奉献贡赋。但是就本义而言的波斯汗国的成立，则是在旭烈兀扫除阿萨辛人的堡垒和报达的哈里发（1258年）而建都于帖卜利司的时候。上面已经提到某些事件阻碍旭烈兀乘胜略地直达地中海的沿岸：马木鲁克人在叙利亚的抵抗、蒙哥的逝世、在远东发生的帝位继承纠纷以及他和他在奇卜察克的堂兄弟们的斗争，他们已经笃信伊斯兰教，而旭烈兀还是一个深受基督教影响的佛教徒。

旭烈兀死后（1265年），波斯继续是一个世袭君主国，由其子孙诸伊儿汗执政。他们和中国诸大汗关系特别密切，并且对之尊敬，因为彼此都属于拖雷这一支。相反地，他们和察合台诸汗以及奇卜察克诸汗常常发生冲突，而且在休战期间，他们的藩属，那些在赫拉特的伊斯兰教徒或是在谷儿只的基督徒又自相寻仇。纵使是这样，当旭烈兀的最初几个继承者在位的时候，伊儿汗们所注意的首先和主要是在西方，在这一方面，他们不甘放弃王朝创立者所拟定的征服计划。

阿八哈汗（1265 — 1282年）和自1261年以来回到君士坦丁堡的希腊诸帝（按：指东罗马）增进友好关系，阿八哈成为米歇尔·帕烈斡罗格的女婿。① 阿八哈对于最后几次的十字军远征寄予莫大兴趣。在许多人里面，最感觉衷心懊悔的莫过于圣路易了，他放弃埃及而被带动去进攻突尼斯的伊斯兰教徒（1270年）。爱德华太子在叙利亚对抗马木鲁克人和在对抗阿萨辛残众时候，所做的努力都对于圣路易直接有关，但是他因为父亲逝世而返回英国

① 米歇尔·帕烈斡罗格是东罗马皇帝，以其女玛利亚嫁与阿八哈。——译者

(1273年)，这使圣路易更觉灰心。剩下阿八哈一人，但是他毫不迟疑地与埃及和叙利亚的统治者，那个可怕的拜把儿士为敌。1277年，拜把儿士最后一次举兵攻打伊儿汗的安那托尼亚的藩属，前进直至卡帕多基亚的切塞雷。1281年，阿八哈进攻叙利亚以图报复。

阿鲁浑汗保持着传统。他曾命他的臣民之一、聂思脱利教的教士拉班-扫马往见希腊和法兰西的王侯，以重新引起他们进行十字军远征。拉班-扫马在君士坦丁堡见过大帝安德罗尼克二世，在那不勒斯参加过安吉文人和阿拉贡人的战争。在罗马，他通过教长们企图替聂思脱利教义和天主教义成立一种临时协议。法兰西国王腓力普四世给他以在圣殿行礼的荣誉，英王爱德华一世接见他于波尔多宫中。1289年他还再来，但他在这些谈判中，没有得到任何实际结果。阿鲁浑汗未能做到发动一场新的十字军远征，于1291年死去。就在这一年，圣-让-达克和法兰西人在巴勒斯坦的最后据点受到埃及算端的突击而陷落。

当合赞汗在位时期，发生了有决定性的转变：合赞皈依伊斯兰教，从此以后，这个王朝成为信奉伊斯兰教的王朝。有如常见的情形，这位大汗将内部倾向的转变联系到对外的传统政策。1299年，他发动过一次新的从马木鲁克人手中夺回叙利亚的尝试。在罗姆地方，他担心因为人事的变动引起一个独立的卡加马尼王朝的成立，于是和拜占廷的皇帝保持亲善关系。

完者都于1305年承继合赞，他曾在教皇尼古拉斯四世的名义下受洗礼，因为这时候阿鲁浑欲取得这个教皇的友谊：但是完者都仍然是一个伊斯兰教的君主，当他在位时期，在阿贝尔的基督教会被库尔德人毁灭。完者都即位后，曾写信给法王腓力普四世，在这封信里面，他自称和中国、察合台汗国、印度以及钦察汗国均保持良好关系，并表示他希望和法兰西国王保持与此同等满意的关系。

可注意的是，在他列举的和平展望之中，没有提到马木鲁克人，事实上，在不久之后，马木鲁克人又一次进攻蒙古人在西里西亚的基督教藩属。欧洲君主中间，大帝安德罗尼克二世对小亚细亚所发生的事件感觉不安，直至将自己的女儿许嫁波斯的伊斯兰教君主。

合赞和完者都曾任用一个人，此人所编写的纪传，将这个汗国的内部组织揭开一些奇异的内幕：这就是历史家拉施特。他于1247年生于合马丹，或者有犹太血统，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以伊斯兰教理论家著称。然而他主要是以医师得到诸汗的垂青，合赞命他任职宰相，他在职约二十年。合赞和他的承继人认为这个职位可以给拉施特闲暇时间，委托他编写一部蒙古历史，甚至是世界历史。当是时，还有许多除皇室之外的贵族没有丧失去他们是源流于蒙古种的意识和骄傲：拉施特因此得以掌握许多典故甚至家藏的档案，使他的著作对我们非常宝贵。他是一个很有气度的文艺保护者，尤为难得的是他对于共事的作家们不怀嫉妒之心，在流传至今的他的回忆录中，充满对于该时代的一切学者的热诚赞美。虽然，似乎也有阴暗的一面。拉施特曾致巨富，以至于达到能够为帖卜利司城增加整整一个住宅区的程度，然而当治理呼罗珊的一个亲王要求他付一笔款以为军事出征费用的时候，他不能不承认国库空虚：两相比较似乎曾引起一桩舞弊事件，证明事实是超过了宽容的限度，固然东方国家对有权势的人渎职的限度是很宽大的。此外，在这个汗国里面有两个宰相，其职务并没有明确规定，结果是彼此嫉妒，互相牵制；拉施特在执政时期杀死了一个同事，而他自己也被第二个同事的阴谋所陷害。此外，人们可以看到的情形，蒙古权贵们的权力和汗廷卿相们的权力同时并存，有时是与之对抗，而这些权贵，一般地说，都是从军队将领里面选拔出来的。简言之，完者都死后不久，拉施特便被告发，可能是毫无理由地说他曾毒死这位大汗，拉施特被判腰斩，他的一个儿子和他同被处死

(1318年)。

这个悲剧发生在不赛因汗在位时期，不赛因起先将政权交与似有治国才干的异密出班。出班的儿子帖木儿答失是小亚细亚的长官，他曾使蒙古人的势力于最后一次到达爱琴海的沿岸。此后发生家族的灾难(1326年)。出班被处死，帖木儿答失逃往埃及。埃及的算端，对于伊儿汗是趋向于和平的，为欲表明这一点，就将帖木儿答失杀死。这些事变重新引起东伊兰诸侯的扰攘不安，并煽起察合台诸汗和德里算端结成同盟的企图，中国皇帝起而反对这种同盟，我们在上面已经说过。

出班败亡之后，不赛因的统治似乎从各方面都不顺利，总之，他死时(1335年)已呈分裂的端倪。宗教的争端也纠缠在内。这些君主虽是正宗的伊斯兰教徒，而人民的多数则是十叶派：所以反复重提拉施特身后罪状之一就是对于阿里家族的一个重要教长的审判和使用酷刑。不赛因死后，这种宗教的反抗表现得更为剧烈，伊兰成为一片废墟，而在这片废墟上面，帖木儿将伸出可怕的巨掌。

最初几个伊儿汗的统治对于西方各国其结果是怎么样呢？

在叙利亚这一方面，于十四世纪的初年，形势稳定下来，全部地方直达幼发拉底河以及套鲁斯山脉肯定是属于马木鲁克的伯海里朝诸算端，他们的领土深入北方，介于美索不达米亚与信奉基督教徒的亚美尼亚人的西里西亚之间，后者是伊儿汗们的忠诚藩属。自从拜把儿士以来，埃及算端们很讲人道，他们统治时期是埃及的一个辉煌时代。这两个王国中间的文化交流便利了伊儿汗们的加入伊斯兰教社会。

这种关系甚至更远地向西发展到马格里布。这个地方，自从阿勒摩哈德人败亡、摩尔人几乎完全从西班牙被驱逐出去(除在格勒纳德一地以外)和圣路易的十字军远征(1270年)之后，形势也

臻稳定：突尼斯的君主和圣路易的儿子及兄弟，即大胆的腓力普(Philippe le Hardi)和安茹的查理签定了一些条约。这些国家，特别是摩洛哥王国，在马林朝统治之下是当时伊斯兰文明的中心，其相对的重要性，可能受益于在亚洲发生的危机：在通布图，甚至已经有个伊斯兰教大学。且不谈麦加的参拜，在马格里布和地中海的东方之间，联系频繁；当拉施特时候，若干天文家和医师从马格里布被召至波斯。至十四世纪，人们将要看到摩洛哥人伊本·白图泰和伊本-哈勒敦到亚洲去觅求财富。当为恢复伊斯兰教在西班牙的势力作最后一试的马林朝人，被该半岛的基督教王侯们的同盟军击败于里奥萨拉多(1340 年)时，这一事件的影响，远届底格里斯河和尼罗河沿岸。

在小亚细亚方面，旭烈兀眼看蒙古人的权力，除去一个名叫特拉布宗的希腊小邦之外，直接行使已达克孜勒伊尔马克。塞尔柱算端的政府设在康耶，但保有这个名义者面对他们的可怕宗主已放弃一切独立希望：拉施特说，他们中间的某一个人送给旭烈兀一只靴子，在靴底上画着自己的形像，“为欲使大汗的贵足践踏在他的头上以为光荣！”十三世纪末，在小亚细亚西部建立起来的漂亮纪念碑，颂美蒙古的和平的成果。

通过这个塞尔柱藩属，伊儿汗们的帝国和还是属于希腊皇帝们在尼斯地区的少量属地直接为邻。自从君士坦丁堡从拉丁人手中被夺去(1261 年)以后，拜占廷帝国的重心又移到欧洲。人们看到它和诸汗保持良好关系。这是因为它所面临的困难很多。除了被不里阿耳人和塞尔维亚人压迫得很紧以外，它不得不听任那些必然与它为敌的环绕在爱琴海的若干拉丁小邦仍然存在。反对拉丁诸侯的最有野心的反攻计划，它仅仅依靠西西里屠杀事件(1282 年)① 和安茹的查理之死(1285 年)以自保。之后，安吉文人

① 这是指 1282 年复活节在西西里屠杀法国人事件。——译者

和阿拉贡人在那不勒斯的战争把成群的冒险家，主要是加泰隆人，抛到地中海的东方；十四世纪初年，看到阿尔摩加瓦尔人在小亚细亚和希腊，做令人惊奇的冒险旅行。与此同时，面对着威尼斯人的敌视，帕烈斡罗格人（按：指拜占廷帝室）求助于威尼斯人的竞争者热那亚人；这两个强盛共和国的互相敌对，在地中海东方也产生反响。正是在这个过程中，马可·波罗从中国回来，尝到了热那亚的铁窗风味。于这许多烦恼之外，安德罗尼克二世的长期在位终止之后（1282—1328年）还发生内部不和，而不久之后，就遇到短期的但是庞大的塞尔维亚人在埃蒂内·杜申领导之下扩充其势力。

而在这个时候，安那托尼亚的情况实堪忧虑。代表十一世纪的塞尔柱大帝国的最后威权的算端政府，于十四世纪的初年肯定是解体了。约在1311年之际，代之而兴的有一批突厥的异密政府。① 在半岛的中央，和蒙古人的属地有直接接触的，以卡拉马尼的异密政府为最富生机，它很快就对伊儿汗们采取独立的姿势。由他们分离出来的约十个其它国家，其中处于西北最远处的就是额儿脱古勒之子奥斯曼帝国，他的名字将要留在历史上。在这些纷扰之中，帖木儿塔失（按：即出班之子，见上文）作最后一次的努力以恢复秩序：他死（1326年）之后，所有这些异密政府，便各行其是了。

对于拜占廷来说，最危险的当然是奥斯曼：1326年，不鲁斯（按：不鲁斯是安那托尼亚的要塞）被攻占后，成为其国都。紧接着，斡儿汗开始组织特别护卫军，这使奥斯曼人成为伊斯兰教世界里面最强的国家之一。因此，格鲁塞先生正确地说，奥斯曼人的兴起和随着而来的伊儿汗们权力的衰落是紧密地连系着的。

① 异密（émirats）原是突厥大将之称，也可译为异密政府和异密国家。——译者

罗斯汗国

在者别和速不台的铁骑侵袭(1222 年)之后，成吉思汗曾指定锡尔河和鄂毕河之间的草原为他长子拙赤的应得部分。大举进攻的结果(1237—1241年)，使蒙古人的兵锋直抵亚得里亚海海岸，上述疆域和其向西的延长部分尽归于拙赤之子拔都。在理论上，向西延长应包括欧洲全部。在实际上，仅仅包括罗斯，拙赤的一系人从伏尔加下游的草原，即奇卜察克(钦察)的草原深处，管辖这个地方。

创业者拔都于 1255 年死去，他死之后，依照蒙古的古老传统，嗣位者不是他的儿子们而先传位于他的兄弟贝儿克。这一个事件是重要的，因为贝儿克皈依伊斯兰教，并且似乎具有新入教者的狂热。贝儿克死时(1266 年)，拔都的一个孙子忙哥帖木儿嗣位。历时一个世纪，拔都的直系子孙君临钦察汗国，伊斯兰教成为正式的宗教，此后一直是这样。蒙古的贵族在很长时间以后对于这一项的决定还是抱怨不已，因为它将"阿刺伯人的宗教"代替了成吉思汗的札萨，然而拔都所带来的纯血统的蒙古人只有四千，而突厥-鞑靼群众很容易伊斯兰教化。

钦察诸汗的国都，通常是在萨莱；就是在这个地方，他们尽情显示野蛮人的奢侈，教皇和拜占廷皇帝的特使们曾对此屡次予以叙述。环绕着中央的斡耳朵，即金帐，其四周是家族的其它成员的封地：那海和他的子孙在黑海之滨；昔班和他的一系人在乌拉尔河与鄂毕河之间，再向东南，拔都的长兄鄂尔达创立白帐：这一系宗王的领地在理论上延长至于马可·波罗曾予以叙述的冰海的围猎地方，白帐的南方傍锡尔河。从 1262—66 年时起，拙赤系失去花剌子模地方而归于察合台系。相反地，霍渥斯以为他们初时曾分布直至于伽色尼，并产生了突厥的哈劳那赫族。(霍渥斯的推

理，见《蒙古史》，II，219—220页）

拙赤系人以长子一支的资格，当最初解决帝位继承问题的时候，曾起过重要作用：正是他们，使大汗的位子由窝阔台系转到拖雷系。但是忽必烈的宣布即位（1260年）使贝儿克不悦，大汗的名称不复见于贝儿克的继位人忙哥帖木儿的钱币上面。拙赤一系人从1269年为始，与海都结成一派，因此也和察合台系为一派。

由于间接的原因，他们和波斯的伊儿汗们不和，而且旭烈兀同情于佛教和基督教，早为他们所反对。在1262年时候，我们已经看到钦察汗越过高加索向伊儿汗竞争谷儿只的宗主权和甚至占领阿哲儿拜占：固然没有成功，但是旭烈兀的一支军队毕竟被他们在忒列客上消灭；战衅已开。

在这里重提这些对于其他蒙古汗国的冲突是很重要的，因为它说明拙赤一系人为什么没有工夫专向西方采取扩张势力的政策。然而对于他们和对于波斯诸汗一样，他们的势力和财富的根据地在那里，他们的注意力首先就应该在那里。让我们再来看看他们在这个地方所遇到的对手是那些人。

罗斯的诸侯，直到并包括加里西亚在内，都在铁蹄之下。他们到萨莱去表示臣服，其中有二十人左右在那里"牺牲"：公正地说，对于他们的被害，他们的同胞，甚至是心怀嫉妒的亲戚们的阴谋陷害，与鞑靼人的暴行不相上下。对于人民，贡赋是一种负担，而鞑靼的或犹太的收税吏使它更为可怕。就是处在远方的诺夫哥罗德诸侯也没有地方躲避：亚历山大·涅夫斯基（1252—1263年）通过对诸汗卑躬屈节才得到征伐波罗的海旁边的瑞典人的许可。虽然如此，在准共和国诺夫哥罗德和普斯科夫里面，人们可以找到独立和富庶。参加了新生的条顿汉萨同盟，它们和芬兰的瑞典人以及爱沙尼亚的丹麦人竞争波罗的海的商业贸易，他们的商人常常与海盗为伍，其分布直至乌拉尔和冰海。

紧接这个领域的西面，蒙古诸汗在那里遇到一种特殊民族，这就是立陶宛人，他们和在波罗的海旁边的某些小民族是仅有的还信仰印度-欧罗巴先民的古老偶像教的民族。立陶宛的森林似乎不足引起亚洲人的贪欲。因此立陶宛人的主要敌人就是日耳曼、条顿或佩剑的骑士团，他们正在完成对波罗的海上各民族的征服。一位聪明的王子明德沃克，欲改奉基督教以避免这个危险。但是他在 1263 年死去，第一次的蒙古人入侵的恐惧过去后，立陶宛人又回到他们的偶像教和对于邻人基督教徒的对抗中去。

对于鞑靼人更有引诱性的香饵是在立陶宛之南的伏尔加、加里西亚以及波兰地区。特别是那海，常常提兵到这里来。最为可怕的一幕是 1259 年桑朵米儿的被洗劫，在这个地方，鞑靼人又一次表现得丝毫不守信约，这是他们的一种性格，比较他们魔鬼般的凶残还可厌恶。对波兰的不断入侵一直至于十三世纪之末，匈牙利也于 1285 年再一次看到半个世纪以前使他们恐怖的敌人。

适宜于组织东方基督徒的抵抗力量的人，可能是日耳曼的皇帝。但是事有偶然，他恰恰在这个时候逝世。弗里德里希二世卒于 1250 年，教廷极力反对霍亨斯陶芬皇室的最后一些人，德意志于是进入无政府状态，诸侯和各城市从中养成顽固的习惯，只管本身利益（皇位虚悬时期，1250—1273 年）。在这个时候，有一个足以代替死去的皇帝的地位的人，这就是波希米亚国王奥托卡二世。1258 年至 1260 年之际，教皇似乎曾想叫他领导反抗鞑靼人的十字军。但是奥托卡正以全力和他的邻人匈牙利人以及奥地利人作斗争。后来他又反对哈布斯堡的鲁道尔夫的被选举，而这一次选举于 1273 年终止了皇位虚悬，因此奥托卡引起新皇对他的敌视：1278 年，他在迪恩克卢特战役之中死去。至于哈布斯堡的鲁道尔夫，他坚定不移地要将“己国利益”的发展放在基督教会的共同利益之上，而且他的继承人们，在两个世纪之中，也将保持这个传统。

在西南方面，诸汗的威权伸张直至多瑙河下游：他们所做的破坏，在摩拉维亚和瓦拉基亚所造成的人口萧条，直到下一个世纪，基督教徒人口从罗马尼亚流徙出去的时候，才补满了这个地方。不里阿尔的势力，不足与他们抗衡：从1282年至1292年，不里阿尔沙王甚至置身于汗的直接保护之下。其唯一的重要对手就是从1261年起重新建立于君士坦丁堡和色雷斯的希腊帝国（按：指东罗马帝国）。

最初时候，在萨莱的汗、希腊的皇帝和埃及的算端之间，似乎有成立一种联盟的准备：共同的敌人是伊儿汗。但是这种组合被证实为无效，1265年，鞑靼人和拜占廷人已经兵戎相见于色雷斯。就是在这种情形之下，一万或一万两千户在安那托尼亚的突厥人被迁移到欧洲，先至多瑙河下游的沿岸，后至克里米亚。人们看到希腊的皇帝（按：本篇所说希腊皇帝都是指拜占廷诸帝）与波斯诸汗维持良好关系有着巨大利益，后者是小亚细亚塞尔柱人的宗主。他们后来极力想在这两个蒙古汗国之间维持均势。这是不容易的事，常常要使用希腊人的高超的外交技术。米开勒·帕烈斡罗格，以及后来安德罗尼克二世所使用的策略之一就是将他们的私生女送到波斯和罗斯的蒙古君主以及他们藩属们的寝宫里去：基督教徒很计较左手与右手的区别，对于习惯多妻的东方人来说，这种分别显然是比较不重要。

复位以后的希腊皇帝们在损害威尼斯人利益情况下对热那亚人进行赞助。热那亚人因此得以从容发展他们在克里米亚的商业，将黑海变成一个热那亚湖。在这种场合很需要钦察汗的好感，热那亚的商人们知道如何取得这种好感：卡法成为鞑靼人和地中海接触的主要地方。这个贸易的重要商品之一就是奴隶、薛儿客速人（按：即北高加索的切尔克斯人）或其他人。热那亚人替埃及的马木鲁克人获得奴隶以补充其军队：这些情形后来要引起与鞑

靼诸汗的冲突。我们将要看到威尼斯人利用这个冲突从中获利。

上面简述的大概情况，在忙哥帖木儿以及随后几个继位人的时期，并没有什么变动。这一个时期的突出事件是那海的失败和死亡(1299 年)。这个"汗位辅立者"① 是前一代享有威望的人：他留下了许多纪念，有一种鞑坦人还带着他的名字(按：这是指那海部)。但是脱脱汗决心要大权独揽。

然而在境外，起了一种重要变化，这就是立陶宛的勃兴。经过一系列的首领艰苦地和他们的邻人，即日耳曼人、罗斯人或波兰人作斗争之后，格季明于十四世纪初年杀其长而自立：他将维尔那建成为这个国家的蓬勃中心，从此日益强大。罗斯的西南部，因为受侵掠和受鞑靼人重税的压迫已经疲惫不堪，于是成了他的野心所选定的掳夺物。这一个异教人，对于这个地方的希腊教派基督教的信仰是注意尊重的。从这时起，一种相当明瞭的分界在鞑靼罗斯和欧洲之间竖立起来：西方几乎忘记，或至少是不再恐惧靼鞑人的入侵了。

乌兹别克汗在位时期(1312—1340 年)，对于金帐汗来说，是处于扩充时代与退守时代之间的一个安宁的伟大时期。乌兹别克笃信伊斯兰教，但在比较上对于其它宗教是宽大的，他延聘伊斯兰教各国的博士和文士来到萨莱。在他执政时期，钦察汗国达到了它所能达到的最高文化水平，虽然在事实上无甚足称。

乌兹别克和格季明屡次发生冲突，例如在 1323 年。乌兹别克汗在他这一方面，经常采取以他的藩属莫斯科的保护人自居的态度。1340 年，鞑靼人和罗斯人共同企图制服斯摩棱斯克侯，因为他接受格季明的保护。格季明也继续向南发展，但是只是在他死

① 那海曾杀诸王秃拉布哈等而立脱脱，旋又与脱脱不协，参看《元史译文证补》六。——译者

后(1341 年)，他的继位者奥利格尔德才伸张势力至于基督教罗斯的最古老都城——基辅。

然而格季明于鞑靼人之外，还有其他敌人。当是时，波兰国王卡西米尔将加里西亚据为己有，他对于百姓中分立派教徒所采取的严厉政策，引起立陶宛人的干涉。另一方面，在波罗的海这一方面的日耳曼骑士团，继续和立陶宛的顽固异端人为敌，他们在这个时候组织十字军，把这个当成唯一的理由，并且得到西方的所有失业骑士们的协助：这是从普鲁士的十字军回来时候，富瓦的伯爵加斯东-费比，突然在莫克斯出现在约克人面前(1357—8 年)。①

乌兹别克汗又看到在更靠近于他的地方出现一个强权国家，其将来未可预料。莫斯科的大领主伊凡·加里达策划在他领导之下联合罗斯众多小诸侯国的计划，他们的分裂，曾大大地削弱了罗斯。他做这件事的时候，在外表上对于蒙古汗是绝对忠诚：在特维尔的叛变期间(1327 年)，鞑靼居民被屠杀，使他得以执行这个计划。他和他的继位人西梅翁，自处于蒙古诸汗的代理人地位，“以鞑靼人的协助镇压罗斯人，以罗斯人的金钱获得鞑靼人的恩惠。”并以对付日益独立的诺夫哥罗德共和国以及由此出来的海寇，莫斯科人和鞑靼人是利害一致的。

在拜占廷帝国这一方面，关系有时不怎么好：蒙古军最后一次出现在色雷斯是在 1324 年。但是一般的情况是彼此妥协。乌兹别克的妻室之一就是拜占廷的公主，由于这种情况，使伊本·白图泰得以到达君士坦丁堡。这位摩洛哥的旅行家经过卡法至于萨莱，从那里他陪伴着蒙古汗的特使，旅行至于君士坦丁堡，留下了生动的纪述。对于热那亚人，当托黑台掌权时期关系恶化，他曾残破卡法(1308 年)。但这个城市不久又复兴，在乌兹别克汗时候，它竟达

① 这里约克人指 1358 年在法国北边起义的农民，被贵族们残酷地镇压下去。——译者

到全盛时期：但是热那亚人不得不听任他们的竞争者威尼斯人得到许可，在塔那(在阿速 Azow)于 1332 年成立一个商馆。必须相信，蒙古汗熟知奴隶出口到埃及的事：和马木鲁克算端的关系，从来没有象在乌兹别克在位时期那样亲密。

在波斯这一方面，乌兹别克汗对于 1327 年所布置的进攻不赛因的计划，置身事外(参阅上第 307 页)。萨莱诸汗决定放手让他们的白帐汗的堂兄弟及其藩属插手伊儿汗们和察合台系人中间的斗争，由他们自己承担一切后果。他们最为关心的是黑海至中亚细亚的通商路线尽可能少些受到侵扰。乌兹别克汗和中国的蒙古皇帝保持着接触，在 1336 年，曾派遣一个使节向他提出一些要求，一方面是关于拙赤系在蒙古的旧封地，另一方面是有关于设置萨莱和北京中间的驿站。

伊本·白图泰的旅行记所记的是从萨莱赴花剌子模再从花剌子模赴德里(1333 年)。在这以外，还有若干基督教徒的纪述，足以证明西方和中国之间，这时候的联系是便利和相对活跃的。十四世纪初年，让·蒙泰科维诺由罗马被派往北京为总主教，他认为从卡法经由萨莱与准噶尔的阿力麻里这条通路，以达汗八里(北京)“当不太受战争的侵扰时”是最适宜的。一个佛罗伦萨的旅行家，约在 1330 年，估计从卡法至中国的必要时间是六至八个月。还有在 1339 年，乌兹别克汗于萨莱接见教皇的使者让·玛里奥拉，这位使者给他带来一匹教皇所赠带鞍的骏马，并且能够安全地继续他的旅程前往中国。

札你别的在位(1340—1357 年)，在一定程度上是乌兹别克统治的延长。虽然如此，当与热那亚人发生一场新的冲突时，汗竟无力压服卡法(1344—1345 年)。他的想从伊儿汗们的懦弱嗣君手中夺取阿哲儿拜占(1355 年)，这个最后尝试，结果也不如意。而黑

疫，人们说是先在中国流行，死者一千三百万人，在钦察汗国也蔓延起来。当卡法被热那亚诸藩侯围攻时候，又将黑疫传到欧洲。

更为不幸的是在札你别死后，内部发生分裂，致使拔都的直系子孙一败涂地。一个新的"汗位辅立者"马迈运用机谋，使情况复杂化：结果导致了可怕的库利库沃之役（1380年），马迈没有等候立陶宛人来到，就发起进攻，结果被莫斯科的季米特里所击败。

在这场溃败之中，金帐汗从白帐汗那里找到一些补充力量。在这一方面，鄂尔达的最后一个直系子孙兀鲁思汗（1361—1377年）利用察合台系的内部不和以扩充他的领土。这时另一系的宗王脱脱迷失（拔都的另一个兄弟的后人）乘机而起，希图重振钦察汗国的威权。然而就在脱脱迷失的后面，帖木儿兰即将登场。

上面所做关于乌兹别克的统治的简述，使人可以预见钦察汗国的衰落将无益于欧洲和远东之间的商业、宗教以及文化的连系。约在1360年，萨莱的主教科马斯，被教皇指派往北京教会任职，就不敢前往。十四世纪上半叶的这一条引人注目的通道至是阻塞，甚至比"蒙古天子"的败亡（1368），导致中国的返求诸己，为时更早。

欧　洲

重提欧洲的某些事件并非多余，这些事件发生在蒙古诸汗国的分裂和衰落这个时期（1280—1340年）。

起初，在十三世纪欧洲还有一个共同承认和惧怕的领袖：教皇。但是当鞑靼人大举推进的时候，教廷正和日耳曼帝国进行在一切方面都是不幸的殊死斗争。这个斗争之所以不幸，首先由于它的起因完全是属于政治性质，因为德意志和西西里合并于一人之手实在是与"神权无关"。更为不幸的是，寻仇泄愤不但对于弗里德里希二世个人而且是对于被幽默地称为"蛇蝎家族"的霍亨斯

陶芬整个王朝，这个长期的决斗使所有掌握世俗政权的人都警惕起来并且表示反抗：圣路易的信札中，不承认帝位的被削夺为有效，提名腓力普四世。当是时，罗马当然不至于对于十字军在亚洲方面的背叛熟视无睹。但是对外政策和对于基督教会根本利益的关心，显然受到对内政策的障碍。自 1271 年以后，格列高利十世以及他的继位者至于卜尼法斯八世（1294—1303 年）表现得比较注意到捍卫基督教。哈布斯堡的鲁道尔夫的被举，恢复了德意志最低限度的秩序。西西里的屠杀事件(1282 年)，安吉文人和阿拉贡人在两西西里的斗争并不是首要问题。与法兰西王室的关系仍然良好；圣路易就要被封圣。① 罗马教廷在这个时候认真关心起广阔的基督教前线，这条前线从直布罗陀海峡经巴勒斯坦和博斯普鲁海峡直到波罗的海之滨。

在马格里布这一方面，自从纳瓦斯-德托洛萨战役之后，基督教的安全得到保障：运气不佳的突尼斯十字军（1270 年）没有引起反应。可悲的是在叙利亚，圣·让·达克以及法兰克人的最后建置，在埃及的马木鲁克人压迫之下难以支持；终于在 1291 年发生了不幸事件。在重建的希腊帝国这一方面，教廷很明智地制止了安茹查理的侵略企图，但是和解两个教会的尝试还是没有结果。在欧洲的东方，在这一个世纪的初年，重大事件是日耳曼十字军骑士团攻击波罗的海的异端邻人。在他们的背后，就是教会别派的罗斯：在这一方面的情形相同，于鞑靼人入侵的感受之下，曾开始了某些和解的尝试，至少在加里西亚有过，但也没有得到结果。蒙古人的罗斯汗国是一个伊斯兰教国家，使教廷不得不注意到这一种危险，我们曾看见它试行协调基督教诸君主的努力：至少它阻止了匈牙利国王和鞑靼人签定已经起草的政治盟约。至于和那些非伊斯兰教徒因而似乎有可能容纳基督教宣传的蒙古诸汗国，从

① 法王路易九世被称为圣路易，因为他于死后由教廷给予圣的封号。——译者

这一个世纪的中叶以来，已经搭上关系：在 1274 年的里昂会议上，有两个蒙古主教列席。之后，我们看到教皇鼓励伊儿汗们和西方诸君主举行谈判。关于“约翰长老”的希望，发现是纯属幻想①，但是在半个世纪之中，教廷仍然保持和远方基督教徒的接触。

对我们来说，回溯一下历史，就可以肯定 1270 年是标志着十字军运动的告终，但是当时的人不能有这样远见。尤其是教廷，不肯这么快就承认失败。要迫使它在铁的事实面前屈服，必须有标志着我们所研究的这个时期的两件大事，即阿纳尼的侮辱事件（1303 年）② 和百年战争的爆发（1337 年）。

1294 年，教皇的大冕归于一个年将八十的老翁，即卜尼法斯八世，他长成于弗里德里希二世的时代，生活于安茹查理的时代，头脑中充满了神权政治思想。在和法王腓力普四世发生冲突的当中，他发觉到由已经兴起的国家意识为之支持的世俗政权中所隐藏的危机。在阿纳尼发生的侮辱事件（1303 年）是对于废黜弗里德里希二世的答复。稍后一些时候，圣殿骑士团的案件，一样是有伤体面。通过这个案件，人们看到一个保卫东方基督教会而在大众中著称的团体，因为国家政策上的财政需要认为过时与无用而被牺牲。最后，从 1309 年为始，教皇居于阿维尼翁，而保护他的君主就是最先对于神权做出公然的和成功的反抗榜样的人：即法兰西国王。

值得研究的是，这个法兰西国王能够吸引苏格兰国王和波希米亚国王到他的宫廷，有那不勒斯国王和匈牙利国王是他的亲戚，而永久不能做到皇帝。就逻辑言，就中世纪对于帝位的尊崇而论，不是没有希望，而是很当然的事，有选举权人的投票，如果他们是

① 这里“约翰长老”指在东方的鞑靼人中间信奉基督教的汗或王侯。——译者

② 这是指教皇卜尼法斯在意大利阿纳尼地方被法王使节侮辱事件。——译者

有欧洲精神，应该选举基督教君主里面最有权力的人。然而，首先是他们完全缺乏欧洲精神。此外，没有爱国思想，只顾他们的地方利益，他们所需要的国家精神只在于除了接受一个德意志君主之外不接受其他的人为皇帝。简言之，法兰西国王只好满足于推广他的领土至于洛塔兰日和王国的阿尔勒地区，德意志的无政府状态有以启其吞并这些领土的野心。

百年战争的爆发（1337 年）最终证明了十字军时代已成过去。由于一次奇特的偶然事件，爱德华一世这个参加十字军的真正最后一人，替英国配备了国家民兵，而试用之于威尔士和苏格兰的战争。到了英国重新找到另外一个军事领袖的君主，即爱德华三世的时候，又将这个军队用之于大陆。当爱德华出发从事于夺取法国王冕的战争时（1337 年），他简单地自命为女系继承权的捍卫者，反对“男系继承法”的人选。然而，如果在开始的时候，这个斗争是属于封建性质，它很快就转变为民族战争，这样就使它和中世纪欧洲的无数的和一般是小型的冲突绝不相同。百年战争是两个信仰基督教的大民族发生决斗的最初榜样，这个决斗，在一个世纪以前或将被认为是亵渎神圣的行为，而在一个世纪之后，则似乎是神圣不可侵犯。

反响很快发生。当法国人和英国人正在克雷西和普瓦捷兵戎相见的时候，拜占廷的内部争端和奥斯曼军事组织的进步都产生了效果：土耳其人在欧洲站稳了脚跟（1356—1357）。因为十字军的运动而暂停的二百五十年的发展现在要重新进行，而这一次的目标不再是欧洲的两极端，即西班牙或罗斯，乃是对多瑙河流域这个大横线，在六个世纪以前，最初的伊斯兰教征服者已经有此梦想，他们的继承者可能由此到达基督教大陆的中心。一种可怕的分界在欧洲和遥远的东方国家之间树立起来，而在这些东方国家，我们曾看到，西方旅行家们和教士们于十四世纪上半叶曾往来

无阻。

不止一次的奇异事情证明这些地方是不容置之度外的。1355年出现一本用法文写成的著作，作者据说是约翰·曼德维尔。这是一篇假想的旅行记，但是它所根据的是马可·波罗、鄂多立克等的真实记载。这本书曾得到很大的和长期的成功：它在这个新兴的印刷业里面和“模仿耶稣基督”的著作相抗衡。其中几行文字在今天还值得提到的是它提出的假设，即远东世界可以由西方抵达。用这种假设，这位儒勒·凡尔纳的先驱者表明这个时期是处于十三世纪蒙古人的大规模入侵欧陆和十五世纪与十六世纪的欧洲人更大规模的从事海上冒险事业之间的过渡时期。

成吉思汗系人物的肖像和服装

在爱丁堡收藏的拉施特书手抄本里面有一套波斯水粉画，画着成古思汗和他的最初几个继承人。另外有一套同样的画在巴黎国立图书馆的拉施特书里面，伯劳舍曾摹拓了一部分出版(吉伯纪念丛刊)。

此外，莫斯达神父在«Asia Major»杂志(Vol. IV，分册 I，1927，页 147—156) 里面发表的一篇论文，提到北京一家蒙古印书馆印行了一套元朝帝后的画像："它们看来是完全真实可信。"窝阔台皇帝的画像以其现实主义的表情尤其引人注意。这的确是一副为一个酗酒成性的醉汉所应有的难看相貌，耶律楚材对这个醉汉常常警戒而无效。(参阅«元朝秘史注»所引«辍耕录»里面的一段轶事，1896 年版，十五卷，页 8)。关于这个问题，莫斯达神父提到："1908 年版的«元朝秘史»本，附件 II，页 56，记载窝阔台的一种当众忏悔，在这里面，他自承贪酒("bor darasuna ilaghdaghu minu buru'u bolba：我错误地让自己被葡萄酒所'制服'")。——这位博学的神父继续说："这些画像在许多地方证实十三世纪欧洲旅行家们所说的话，这些旅行家曾看见在家中的本来面目的蒙古人。皇后和公主们，确实是带着这种有名的头饰(孛黑塔黑)，柏朗嘉宾[①]以及鲁不鲁克[②]对此都曾详细地予以描述，而从好几个皇帝的画像中

① 意大利方济各会士，罗马教皇召集欧洲各君主在里昂讨论设法阻止蒙古军队之侵略，并派遣柏朗迦宾到蒙古宫廷为和平使者，柏朗嘉宾为到达蒙古宫廷的第一个欧洲人。——译者

② 法国方济各会士，为法王圣路易派遣至和林，亦负有和平使命，他赤足旅行，历尽艰苦，最后会见蒙哥、著有«东游记»。——译者

我们看到，头发用细绳紧系耳后而有一小束垂至眉端，这是蒙古人的真正梳头样式，符合旅行家们所做的证明。柏朗嘉宾记述蒙古人梳发样式如下:“在头顶，他们有一个圆盖，他们剃平前额全有三指之宽，在圆盖和剃去部分的中间的头发，让他生长直至眉毛上面;前额几处头发剪去一半，其余让他生长，其长有如妇女，他们将它结成两条辫子，把辫子连接起来并打结在耳后”(柏朗嘉宾，art. 2)。

在上面说到的这篇论文里面，莫斯达神父提到在旁边的细绳见于《秘史》，在蒙古语中，叫做 chibülger，这个字，诃额仑夫人用以指她的第一个丈夫赤列都的发辫，当赤列都被也速该所惊，放弃一切而逃，只带着妻子的内衣或衬衫为纪念，这就是他的妻子于最后一刻脱下来交给他并叮嘱他“不要忘记闻它的香味”。

最后，莫斯达神父提到，当塔塔儿人合儿吉勒失剌谋杀幼年拖雷的时候，妇人阿勒塔泥冲向凶手抓住他的发辫使他不能动。

注释和参考

译者按：此书著者于各章的附注之外，另在书后，引用各种参考书，作长达一百六十多页的注释，我现在把它译出，但要说明如下

（甲）原书仅标明注释所在正文页数、行数而不分章节，在正文中也不标明何处有注释，对读者很不方便。我现在把这些注释分归某章某节，并加上序码。在正文中用方括号标明注释序码，以便读者检索。

（乙）这里面许多人名、地名、族名等，如果是由中文译为西文的，我把它还原为中名，除非存疑义者外。如系外文名称，有的译为中文，有的即用原文，不作音译。

（丙）这里有许多关于对音问题，凡有关于对音的这里原则上照用原文，因为一字一音将它译为中文既难准确，反在对音问题上增加纠葛。有时做个音译，则用括符附在原文之后，以示原文为主，音译为从。

（丁）字里行间，译者有时添注数语，则用括符并以"按"字开始。

第一章　第一节

〔1〕 关于突厥。Turcs 的中国名称是"T'ou-Kiue"。这个词的起源，由于蒙古语此词的复数为 Turkut。参阅伯希和《突厥考》，《通报》，1915，687，又同书，1929，250。这可能是属于蒙古种的阿瓦尔人(Avar)或蠕蠕人(Jouan-Jouan) 将这个蒙古形式传给中国人。

〔2〕 "关于魏人，据《南齐书》里面所保存的魏的字表，似乎无宁将他们归属于突厥种"。(伯希和，《通报》，1921，328)"我已经说过，魏人不应该有如一般所常说的是东胡人，而是突厥人或蒙古人。魏的文字近似突厥，而咸真 (Yam-Tchin) 这一字更可以支持其有独特的突厥族属关系之说……"(伯希和，《通报》，1930，195)。(按：这里说"字表"，《南齐书》里面没有北魏字表，仅在该书的"魏虏传"里面有许多北魏词汇。)〔翁按：在拓拔语言，谓乘驿传人为咸真。东方突厥语，谓驿马，驿金曰 Yam，谓驿夫曰 Yam dji。俄语谓驿村曰 Yam，谓驿夫曰 Yamčik。咸真的译音则为 Ham-čin (粤语读咸为 Ham)。而蒙古语谓驿站为 Jam 则是出于中国的站字，突厥语以 Y 代 J，因此伯希和举出此字以为拓拔是源出突厥的佐证。可参阅日人白鸟库吉所著《东胡民族考》，页 185。〕〔翁又按：元魏宣帝推寅由乌洛侯国南迁，乌洛侯即乌洛侯(侯字乃侯字之误)，俄国在叶尼塞河上游有吐瓦(Tuva) 部落与喀和喀(Khakassian)、乌洛侯(Oirots)和雅库特(Yakut)皆属突厥种，所以元魏拓拔氏为突厥人是有历史根据的。〕

〔3〕 在蠕蠕人之前，蒙古人种无疑曾以鲜卑（Sien-pi 或 Sien-pei）人出现在历史上。鲜卑人在公元三世纪曾一度称霸东蒙古，又于四世纪，其慕容家族征服中国东北的一部分。伯希和先生实际上是"趋向于承认鲜卑人为蒙古种。"（«通报»，1921，326）中文的译音鲜卑联系到一种原名，即"Sarbi"（同上引，331）。鲜卑的一个部落即吐谷浑（Tou-yu-houen），它在四世纪初年，从辽河移徙至青海，在那里一直存在至于663年，并且他们曾以"阿柴"（A-za）（A-ja）之名被吐蕃人所知道。"吐谷浑"这个中国译音，伯希和将它联系到一种原名"Tyoughoun，Touighoun"。（伯希和，"Note sur les T'ou-yu-houn"，«通报»，1921，322 和 1936，368）（按：吐谷浑应读如突欲魂，不应作俗音读，所以这里的译音为 Tou-yu-houn 等等。）吐谷浑人因此也是蒙古人。伯希和先生在事实上是从中国的译音 t'ou-yu-houen 找出蒙古词汇来。（«通报»，1921，323—330，和 1929，250）此外，"这并非不可能，这个古老的名称'鲜卑'在唐代室韦部落里面曾出现。"（伯希和，«通报»，1929，142）如果是这样，则汉代的鲜卑人将是室韦人的祖先，室韦人在唐代曾占据东蒙古的一部分，在他们里面，有蒙兀之名，人们认为这是蒙古这个名称的第一次出现。（伯希和，«通报»，1921，326）（翁按：Sarbi 恐是 Saibi 之误，史记匈奴传"胥纰"，汉书作"犀毗"或"犀比"，阮元谓："胥纰、犀毗、鲜卑、犀比，声相近而文互异，其实一也。"唐韵"鲜"，相然切，古音犀，皆读如 Sai（粤语今仍读犀如 Sai）这里举出的 Saibi 这一名词即是犀比，乃见诸汉书，为最古老鲜卑的对译。）

〔4〕 关于哌哒人，参看 Albert Herrmann，Asia Major，II，1925，572。至于蠕蠕人或阿瓦尔人，伯希和的意见认为，他们在本质上是原始的蒙古人（Proto-Mongol）（伯希和，«通报»，1921，328）。G. B. 博士以为蠕蠕可能是鄂尔浑碑文上面的 Apar（汤姆生，«鄂尔浑碑文»，页 98），由此拜占廷学者们称他们为 Abares。艾伯特·赫尔曼先生以为阿瓦尔人就是哌哒人（«中国地图»，第 31 张）。马迦特（Marquart）欲从他们的梵文名称哌哒或白匈奴（Cvêta Hoûna）而推求他们的蒙古名称：Tchaghan Qoun。伯希和对此保留意见，«库蛮考»，«亚洲学报»，1929，I. 141。

〔5〕 契丹（Khitaï 或 Qitaï）已经见于八世纪初年的鄂尔浑突厥碑文（例如汤姆生，«鄂尔浑碑文»页 98，在这里面，"Qytaï" 见于 Otouz Tatar 或三十姓塔塔儿字样的旁边）。

G. B. 博士说，"在蒙古语里面还可以遇见（Khitaï 或 Qitaï）这一种形式（单数的形式），例如在近代语言里面：用中文的意义作 tchitai（en Chironghol）。但是在蒙古的文件里面，只保留复数的形式：Kitat（乞答惕）（«秘史»，53，132，247，248，250，251，263，266，271，272 各节）。

中国的史料称这个民族为契丹（K'i-tan，Kidan）。关于他们的语言具有蒙古的特点这一点，根据遗留下来到我们的很少材料，似乎这种语言是蒙古的方言而带有强烈的颚音，因为和通古斯人接触的缘故。参阅伯希和，«亚洲学报»，1920，1. 146—147，和同书，1922，22；以及 G. B. 博士的 «Writing and language of the K'i-tan»（«契丹的文字和语言»）（in Salmony，Sino-Siberan art. Loo，éditeur，1939）。关于契丹语言，还可以看 Shirokogoroff，«北方东胡人的社会组织»（Social Organization of the Northern Tungus），上海，1933（该书页 85 说："达呼尔（Dahurs）人自以为是契丹人的直系子孙。然而这不是说契丹人而是东胡人"。）此外还有 Rolf Stein 的«辽史»，见通报XXXV，1—3，1939，页 25。——著名的耶律楚材（参阅本书第三章第 21 节）好

像是认识契丹文字的最后一人(王国维之说,见伯希和,《通报》,1929,160—161)。

〔6〕 在这里用"突厥"(T'ou-Kiue)突厥人这个名称,因为这是由于这种重复语,人们习惯于称呼他们。我要弥补我在《草原帝国》里面页 135 的一个遗漏,关于一个从 620—630 年君临东突厥的可汗,他于 624 年威胁中国的国都长安或西安府。据中国的对音,这个可汗名叫颉利(Hie-li)。伯希和先生指出,这个对音应该包括突厥的头衔"el"在内。"颉利是一个可汗(El-qaghan),是一个伊儿汗(Ilkhan)"(伯希和,《通报》,1929,210)。

〔7〕 有许多头衔,主要的如可汗(Qaghan)、汗(Khan)、特勤或的斤(Tégin)、答剌罕(Tarqan)似乎都是当公元四世纪时候,突厥(T'ou-Kiue)人从他们的先驱者蠕蠕人那里转贩而来的,而蠕蠕人,上面说过,应该是属于蒙古种。因此这些头衔都是"蒙古的"(=原始蒙古的)头衔。由此可见,原始蒙古人(Proto-mongols)将他们文化里面几个主要的词汇传给历史上最初的突厥人,无论如何,曾传给他们一部分政治上和行政上的词汇。(参阅伯希和,《通报》,1915,687;1927,151;1929,250)

〔8〕 附注所说林木中人,有一个古老的证明关于原始蒙古人本质上是森林人。有如唐代的室韦人,《辽史》供给这种证明:"室韦人制牛车如突厥人,但不居毡帐,平时结树枝为庐舍"。(《辽史》,Rolf Stein 译,《通报》,1939,XXXV,1—3,页 19)

第一章 第二节

〔1〕 关于兴安岭地理书以及一切经典派的地图都采用这种写法"Monts Khingan"(兴安岭)。我也这样写,为不欲使读者混乱,但是正确的写法是"Kinghan"。与此相同,页 8,行 23,我们地图上的"Khangaï"(杭爱山)应该写为"Kanghaï"(瀚海)或"Qanghaï"。这一词在蒙古文为 Qangghaï(康孩)。《秘史》第 193 节作康合儿合山,第194 节作康孩。

〔2〕 耶律大石于稍后约在 1121—1125 年时候向畏吾儿人提到这件往事:"昔我太祖皇帝北征,过卜古罕城(哈剌--八剌哈桑),即遣使至甘州,诏尔主乌母主曰,汝思故国耶?朕即为汝复之。汝不能返耶?朕则有之,在朕犹在尔也。尔祖即表谢,以为迁国于此,十有余年,军民皆安土重迁,不能复返矣。"(《辽史》,伯勒什奈德译,《中世纪史寻究》,I,214)

〔3〕 Ye-liu(耶律),系契丹皇族的姓氏,它和 Ila 互用,Ila 的中国对音为 Yi-la(移剌)。"耶律楚材自己写自己名字为移剌楚材。"(伯希和,《通报》,1930,48)。G.B. 博士注释,移剌(Ila)这个姓,还以"Il"的形式存在,是 Qaratchin(哈剌真)人中间的一个族名。参阅,莫斯达(Mostaert),Ordosica reprint from the Bulletir No.9, 1934, of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Peking,页 48。在满语中,Yelou 的意思指"公猪"(Rolf Stein,《辽史》,《通报》,1939,23)。〔翁按:《辍耕录》说金人姓氏改汉姓者有三十余氏,如完颜改姓王,奥屯(Ao-tun)改姓曹(Čao),伊剌(Ye-liu)改姓刘(Liu),大概 Ye 字即是 Il(如伊儿汗)乃是衔名,而"律"音近于刘。〕

〔4〕 关于 Djurtchät(主儿扯)这一词,常常被读作 Djutchen(女真),"字形的错误",参阅伯希和,《通报》,1930,297 和 336。G.B. 博士写道:"Djurtchet,以及 Djurt-

ched (《秘史》,247,248,253,274 各节) Djurtchid (《萨囊彻辰书》,页 79,1.9)都是单数词的复数形式。(按: 金史还有朱里真的译名。) Djurtchin 中国人在文件上作 女 真 (Jou-tchen, 翁按: 女可读作汝)。参阅希罗科戈罗夫,《近代通古斯人的社会组 织》,页 90"。拉施特作 Djurtch é(女直),别列津念做 Djurdjé。这个种族名称在蒙古文里面产生了一个本名,主儿扯歹(Djurtchedaï)(《秘史》,130,171,176,183,185 等节),其意义为"女直人"(Le Djurtchin),就像撒儿塔黑(Sartaq)指"撒儿塔兀勒"(le Sartaghoul)(河中人),汪古儿(Önggur)指"汪古人",翁吉剌(Onggiran)指"翁吉剌人"等等。

〔5〕 通古斯语的 Agouda,在中文作阿骨打(按: 在《金史》校正本, 阿骨打改为阿国达),是女真人首领 Hélibou 之子,Hélibou 中国对音作劾里钵(翁按: 劾里钵,武英殿本作勃里钵,乾隆校正版作和哩布)。阿骨打 (+1123) 的继位人是他的兄弟 Okimaï,中国对音作吴乞买 (或乌奇迈) (1123—1135 年)。成吉思汗的将领之一叫做 阿 忽 台 (Aqoutaï)《秘史》,234 节)。

〔6〕 关于唐兀 (Tangout)。G.B.博士提到: "这个名字照此样见于鄂尔浑碑文 (第八世纪),其字形即作 Tangout。"突厥汗毗伽(Bilgä) 可汗(716—734年)说,当我即位后第二十七年,我出征唐兀。我将唐兀人民剿灭"(汤姆生,《鄂尔浑碑文》,123)。我们在《秘史》152,177,249,250,256,265,267,268 节,所看到的写法为唐兀〔Tang'out (= Tangqout 或 Tangghout)〕又在第 266 节看到其多数形式,唐兀惕(Tang'oudout)。——《萨囊彻辰书》, 84,1.2,作"Tangghoud"。现今鄂尔多斯的各蒙古旗里面有族名采用"Tangghout"和"Tangghoudoût"的形式。莫斯达神父认为这是原始西夏的族而在成吉思汗时代蒙古化。参阅莫斯达,Ordosica,页45,编目 161,162。Tangout,是蒙古语的多数形式,即唐(Tang)的多数。

第一章 第三节

〔1〕 关于客鲁涟河。我们地图上一般地对于这个有名的蒙古河流写为"Kéroulèn"。但是正确的写法应为 Kerulen。《秘史》 94,96,98,107,136,142 以及其它各节以它常用的同音倒转 (interversion consonantique)作客鲁涟河。《萨囊彻辰书》, 页 70,I.6,作 Kerulen Mören。《拉施特书》,别列津译本,第十三卷,页 5,13,15,91,110 以及其它,作 Keluran 或 Keluren(按: 元史一作怯绿连河)。

〔2〕 《长春真人西游记》说到土拉河的一个支流, A.韦利认为就是 Kharoukha-在这条河上面,这位道士于 1221 年之际看见一座古城的遗址,它还可以辨认出来,是照中国形式建筑的。这一个旅行队找到一块瓦上面有契丹文字。"无疑这是不肯投降金人的契丹人所建的城。"(Waley: Travels of an Alchimist,68)

〔3〕 关于土拉河的黑森林(Tou'oula-yin qara-tun),看《秘史》96,115,164 节。至于这条河的本身,它的旧名确为土兀剌(Toughoula,Tou'oula) (参阅, 伯希和,《通报》,1930,页15)。在八世纪初的突厥鄂尔浑碑文里面,其形式为Toughla,Toghla,例如在汤姆生,《鄂尔浑突厥碑文》,124。(参阅伯希和,《通报》,1929,211)

〔4〕 关于耶律大石的名字,或者是耶律"太师"("le Taïchi"),这是中国官名蒙古化——参阅伯希和,《通报》,1930,45。通过我们所知道很有限的关于他的事迹, 他是

中亚历史里面最使人有兴趣的人物:《北使记》(虽然是金国史料)(按:这是指刘祁的《北使记》,)说,“他聪明有口才,作俊辩”,所以金人征服者阿骨打想结合他,于是以一个完颜氏的公主嫁他。”(伯勒什奈德《中世纪史研究》,28)(翁按:辽人称节度为大使,转而为太师或太子,乃是最高的官衔。)

〔5〕 别失八里(在回鹘语为 Bechbaligh,在蒙古语为 Bechbaliq)就是现今的济木萨,在古城的西北邻近地方(蒙古人称为 Gutchen)。

〔6〕 《北使记》,在关于乌古孙的旅行时候,说耶律大石曾先向“山岭“方面觅发展(伯勒什奈德以为这是在 Borokhoro 或 Talki 山方面,Kouldja 之北)。“因从西征,挚其絮亡入山,后鸠集群纠,径西北,逐水草居。行数载,抵阴山,雪石不得前,乃屏车,以驼负辎重,入回鹘,攘其地而国焉。”(伯勒什奈德译,《中世纪史研究》,I. 28,29)(按:这里译者照《北使记》原文引入,与原书文字由于转译者颇有出入。)

第一章　第四节

〔1〕 哈剌契丹,在蒙文的形式是合剌乞塔(Qara-Khitaï,多数为 Qara-Kitad),见《秘史》151,177,198,247,248,266 节。

〔2〕 G.B. 博士写道:“八剌撒浑的准确地点不可知。这座城可能是在楚河流域(《秘史》152,177,198,236 节称为垂河)。(翁按:八剌撒浑在楚河下流,此河注入热海,八剌撒浑在热海西北约二百里。)突厥人称此城为 Qouz-Ordou(中国的对音为虎思斡耳朵,参看伯勒什奈德,《中世纪史研究》,I. 222,233)或 Qouz-Oulouch(参阅 Kâchghari,Dîwân,I. 60,和I. 112)。志费尼说蒙古人称此城为 Gour-baliq(古儿八里)。参阅马迦特,Guwainî's Berichtüber die Bekehrung der Uiguren,见于 Sitzungsberichte d. Kgl. Preuss. Akad. d.Wiss.,1912,487。八剌撒浑是粟特人所建立。和碎叶(Soûdjâb 或托克马克)城相去不远。此外,耶律楚材在他的《西游录》里面说,虎司窝鲁朵,即指虎思斡耳朵,也就是八剌撒浑,距离塔剌斯约百里。塔剌斯就是 Taras,即现今的 Aoulie-ata(伯勒什奈德译,《中世纪史研究》,I. 18)

〔3〕 G.B. 博士怀疑康里人是否像某些史家所说的那样被哈剌汗王朝人所征服。“可能志费尼将哈剌鲁和康里这两个名称胶合起来,根据额梯儿的若干手抄本。参阅马迦特的《库蛮考》,166”。至于哈剌鲁人,人们知道,他们已经见于八世纪的鄂尔浑碑文,IN I; II, E 29 ap. 汤姆生,《鄂尔浑碑文》,页 111 和 124,又汤姆生《Samlede Afhandlingen》哥本哈根,1922,153。他们无疑是已经居住在巴尔哈什的东边地区(沙畹,《西突厥》,33 和 286;A. 赫尔曼的《中国地图》第 37)。(按:哈剌鲁即唐书的葛逻禄,哈剌汗王朝是此族所建。)

〔4〕 伊立-伊-都儿汗在畏吾儿语言里面指突厥人的王,伊立这个名衔已经见于鄂尔浑突厥碑文之中。

〔5〕 哈剌汗王朝(Qarakhanides)自称 Âl-i-Afrâsiyab,就是“额弗剌昔牙卜王室”。这个 Châh-nâme 的英雄在突厥歌唱里面,为喀什噶尔(Kâchgharî)所传颂的,自称“Alp-Touga”即“饶勇的虎”。

〔6〕 G.B.博士以为“古儿汗”这个头衔源自突厥。“古儿”(Ghour)等见于鄂

尔浑碑文的"突厥"字 Kur,Kul,而伯希和以为这个词的意义为"光荣"(«通报»,1929,210),这个词在"突厥"汗的名字里面可以找到,即 Kul-tegin(阙特勒)(«鄂尔浑碑文»,汤姆生刊本,页 108),在畏吾儿汗的名衔里面也有,哈剌一八剌哈孙的碑文上面有 Kul Bilgä Qan (Schlegel, Die Chines Inschrift auf d. uigur. Denkmal in Kara Balgasun,Helsingfors,1896,页 3,I. 22,在这里,这一词被译为"饶勇")。参阅 Caferoghlu, Uygur Sözlugu, Istanbul, 1937, 95。蒙古语里面, Kur 这一词在好些用法之中,有"群"、"多数"、"普遍"、"一般"等意义;例如 Kur Yeke Oulous, 意思为"一切伟大的人民"。(这里可查阅莫斯达)神父的《鄂尔多斯口传文件》(Textes oraux ordos), 页 701)。海涅士先生 (Wörterb., 52) 译古儿汗为 "Ober-, Allgemeinherrscher"。(翁按: Kur 在元史亦称为"谷儿",札木合曾被推为谷儿汗,为各部盟主之意。)

〔7〕 在«金史» 里面,还可以找到一些关于建立哈剌契丹帝国的补充说明。从这里面我们得知,当女真人于 1120 年攻下北京时候,耶律大石试行在国都西北的龙门之隘抵抗(«纲目»说是在居庸关,在南口之隘)。到了不得不投降时候,耶律大石似乎归附于战胜者(1121 年),不过很快就脱逃。(按:«金史»卷二"太祖本纪",六年,"林牙大石壁龙门……")金人在北京据有帝位之后,听说逃亡者正在突厥斯坦建立一个新的契丹人国家,感觉忧虑。1130 年,他们派归附的契丹人耶律伊达(Ye-liu Yu-ta)(按:应系耶律伊都)往征,但是这一次侦察性进兵很快就退回。一个名叫韩奴(Han-nou)的金人军官后来找到已是突厥斯坦古儿汗的耶律大石,要求大石下马恭听宣读金主的诏谕:大石即将韩奴杀死。事实上,似乎满洲森林的人不习惯于草原生活。更有趣味的是畏吾儿人似乎在哈剌契丹人和金人之间使用手腕。«金史» 在 1130 年的编目之下记载,在吐鲁蕃的畏吾儿人获得耶律大石的党羽之一名萨巴迪里托迪 (Sa-pa-ti-t'ou-tie) 送与金人。[翁按:«金史·太宗本纪»九年九月己酉和州(在罗布泊之北约二百里)回鹘执耶律达实之党萨巴迪里托迪来献。太宗九年即 1131 年。]1144 年畏吾儿人的使者至金廷致敬,然而也就是他们,后来杀死金人派到他们那里去的使者。在 1160 年和 1190 年之间[翁按:应是 1175 年,«金史»大定十五年(1175)粘拔(又作展盘)君长萨里雅寅特斯率康里部长孛古(即博古,亦作贝欢)及户三万余来降,求内附,乞纳前大石所给予的碑印,接受金朝的碑印,并通知韩奴已受害。]康里人的首领,中国人称之为博古 (Po-Kou)的,请求为金人的藩属,将古儿汗所给他的印信献予金人,并请北京朝廷颁印给他。这个事件到此为止。虽然有这些尝试得不到结果,金人的权力始终不能达到戈壁里面。(伯勒什奈德译,«中世纪史研究»,I. 219—223)

第一章 第五节

〔1〕 «秘史» 没有说到传说中的山谷额儿格涅坤。拉施特说到这个山谷(别列津刊本, XIII, 原文, 页 5,行 10—11),称为 Erkéné Qôn, (ärgäna-qon)。关于这个,以为从那里出来所有的突厥人种和蒙古人种的山洞的最早记载,上溯到公元四世纪的"突厥"突厥人 (Turcs"T'ou-Kiue")。伯希和先生所译 «周书» 的一段 (通报,1929, 214)说"突厥可汗们经常驻在于都斤山[Utukän。翁按:都斤山即乌德犍山亦即«唐书»

所谓郁督军山，阙特勤碑文所载 Ütükän 即乌德鞬山的对音。此山在杭爱山或南阿尔泰山之东部。将 Ütükän 头一个母音略去则讹译为都斤山(Tükän)，山在鄂尔浑河之北，薛灵格河之南，大抵为此二河的分岭。德人 Hirth 谓即元之和林山(Kara Kokorum)，然则此洞即在和林附近，和林遂成为蒙古帝国发祥地，以后即名为大都。]每年率诸酋献祭于祖先的山洞"。伯希和继续说"这个山洞是突厥人祖先和他的妻牝狼所躲藏的地方。穿过这个洞穴，有平壤茂草，周围数百里，就在这个地方，这个逃亡者和牝狼的子孙累代居住，直至于他们出穴至于金山之南（Kin-Chan，可能指阿尔泰山）；这个山洞在高昌(吐鲁番)北方山中。这个口传故事流传到蒙古人，因为人们从他们那里重觅到几个世纪以前的大概，在额儿格涅坤腹地这个故事里面，有如拉施特和阿不哈齐所纪述，又有如《秘史》所说，苍狼是成吉思汗这一系蒙古人的祖先。（翁按：斡难河，乾隆校正版改为鄂诺河，清朝诸帝皆精通汉蒙满文字，乾隆曾敕令将辽、金、元译名加以更正，比以前较为准确。大概 o 字读如阿，或鄂，不作为 ö 或 oo 音。如作为 ö 音则为斡。）

〔2〕 斡难河写为Onon(鄂嫩)已通行。马迦特说，在《萨囊彻辰书》，页 60，I. 2 已经出现过：Onon(鄂嫩)Mören(河)。但是在《秘史》，1,24,32,50,54—57 以及其它各节，还是作 Onon(斡难)Muren(河)。（按："难"字古读，奴何切，与傩同，是斡难与 Onon 音实甚近。）

〔3〕 G. B. 博士译豁埃马阑勒 (Gho'ai maral 不如海涅士的写法 Qo'ai-maral 为"美丽的牝鹿"(比"白色或惨白色的牝鹿"为胜)。海涅士(Wörterb.,64)译豁阿(qo'a)为"美"，附加说："白皮肤，在妇人的名字里面"，译豁埃(Qo'ai)为惨白和苍(?)"。在后面，人们要认识到海涅士的写法 Batatchiqan 较胜于《秘史》第一节和《萨囊彻辰书》，页56，I. 14 的 Batatchighan，tchighan(赤罕)的字源为 tchaghan(察罕)(白色)。巴塔赤罕之名，意义为"健步的白人"。"苍狼有子色白"。

〔4〕 《萨囊彻辰书》，页 58，I. 5 和 6，将孛儿帖赤那写做 Burte-tchinwa，豁埃马阑勒写做 Ghowa-maral。（翁按：赤那即魏书官氏志的叱奴，有"叱奴氏改为狼氏"一语，蒙古语族谓狼曰Čono，或 Šono，乃赤那的对音）

〔5〕 关于翻译突厥的狼的祖先 Kök-böri 的名字里面的 Kök 字指一种颜色，人们有很多的争辩。在突厥畏吾儿语中，没有人将 Kök 转变为"浅青"。Bang(Bang-Rachmati, Die Legende von Qghuz Qaghan, 1934，页 16 和 17）和 Riza Nour (Oghouz nâmé, 1928，页 53)。"Riza Nour 先生译 Kök böri 为灰色的狼，不译为青色的狼，我们以为是对的"。Kök 可以应用于两种颜色，而 Kök böri 至今在中国的突厥斯坦还是指灰色的狼"。(伯希和，《通报》，1930,288)。蒙古祖先的狼，也是灰，或青灰色：börte tchino。(参阅海涅士《Worterb》，19)。[翁按：蒙古语谓青曰 kok，突厥语则曰 kök 北史吐谷浑传"吐谷浑北有曲海"(kok 转为曲音，乃是古读，与粤语读曲字曰kok相同)是即今日所谓青海。"大概这里是指青色眼睛的狼，也许是指青灰色的狼。]

〔6〕 蒙古的祖先从巴塔赤罕至朵奔篾儿干，依照《秘史》第二至第三节，父子相传如下：巴塔赤罕——塔马察——豁里察儿，有才能者(篾儿干)——阿兀站"灰色?"(孛罗温)——撒里，私心者(合察兀)——也客你敦，大眼——挦锁赤——合儿出，孛儿只斤族的有才能者——脱罗豁勒真，富者(伯颜)——都哇，独眼或瞽者(锁豁儿)和他的

兄弟朵奔，有才能者(篾儿干)。

〔7〕 关于阿阑豁阿(Alan-gho'a, Alanqo'a)这个名字，是照它在«秘史»7,10,17—02,22,23,76节的写法。还可以提到，这个名字在«萨囊彻辰书»，页58，I.5,作Aloung-Ghowa。其意义为"美丽阿阑"。

〔8〕 "不忽合塔吉(Boughou-Qatagi,较适当作Bouqou-qadagi)的意义为:强壮的牡鹿(bouqou,boughou);不合秃撒勒只(Boughatou-saldji)=不合秃，柔弱者;孛端察儿蒙合黑(Bodountchar-moungqaq)=孛端察儿,"愚鲁者"(G.B.博士)。在«萨囊彻辰书»里面(58,I.9),这些名字变作Boughou-qatagi, Boug (at)ou—saldjighou和Bodantchar。

〔9〕 伯希和先生说，如果在«秘史»第十节，不古讷台的名字在别勒古讷台之前，在后面常常是次序相反。他结论"别勒古讷台应该是兄"而"在十五世纪时候，为了对音之用的手抄本里面偶尔倒置了"。(伯希和，«蒙古秘史里面一行古代被改变的蒙古文»,«通报»,1930,200)。在«萨囊彻辰书»,页58,I.11, Belgunutäi和Bugunutaï变成为Belgätaï和Buguntäi。

〔10〕 关于孛儿只斤的词源,[或者,无宁说其多数Bordjigit(孛儿只吉惕),有如«秘史»第三节所举证的人名孛儿只吉歹篾儿干]以"灰色眼睛"(boro gris)来解释它，是拉施特所指出的,人们也可以联想到boro-tchiki(n)"灰色的耳朵"。鄂尔多斯的一个氏族,就是tadji氏族,至今还带着"Bordjigit"的名称(参阅莫斯达，«Ordosica»,页37)而且G.B.博士提到这些Bordjigit人在蒙古人对于火的信仰起有作用,火的信仰和对于成吉思汗的信仰常常是紧密地彼此连系。参阅，Poppe,«Zum Feuerkultus bei den Mongolen»,Asia Major,II,137—138。

〔11〕 尼伦这一词和都儿鲁斤这一词不见于«秘史»。是从«拉施特书»里面的Nîroûn和D(u)rl(u)kin这个形式而借用的。("部落",别列津,页4以下)G.B.博士写道:"Niroun(尼伦)这一词的词源以为是由于Ari'oun(纯洁)是Schmidt弄错了的字义之一。而且他只想到光明之神降临于阿阑豁阿，所以在Niroun里面当然看出某些意义有如Naran("太阳")。然而这里可能是Niroughoun, Niro'oun ("背")这个词的缩写。

〔12〕 成吉思汗父亲的名字，«秘史»50, 59—63;65—70以及其它节均作也速该(Yesugei),«萨囊彻辰书»作Yisugei,页60,I.15以下。[翁按:也速该在校正版为伊苏克依(ye-so-ge-i),"gei"读成"该",想是欧洲文字的读法,如分为ge-i则读为克依(i读作e)]

〔13〕 Bordjigit(复数的形式)至今还是taïdji(台吉)或鄂尔多斯贵族里面一个氏族的名称。参阅莫斯达(Mostaert),«Ordosica»,页37,No.61。

〔14〕 G.B.博士以为都儿鲁斤这个词(在«秘史»里面没有见到)此名不是蒙古原来所有;而无疑是源自突厥,可能其原始形式是durlugtchin或turlugtchin。

〔15〕 «秘史»47,57,72—74以及其它各节的泰亦赤兀惕(Tayitchi'out)«萨囊彻辰书»，页64,采用Tayidjighoud代替Tayitchighoud。«秘史»46,130,170以及其它各节的兀鲁兀惕(Ourou'out),«萨囊彻辰书»，页168,I.2,作Ouroughoud,现今鄂尔多斯还有Ouroût这个族名。——忙忽惕(mangghout),见于«秘史»46,120,130及其

它节。——《秘史》47,119,120,138节(以及47节53节的人名别速台 Besutäi)的别速惕(Besut),在《拉施特书》的各种刊本里面变做 Yésût 或 Yisoût("部落",贝列津,11和207)。这一个部落《萨囊彻辰书》中也说到页180,I.6,读做 Yisud 或 Djisud。但是 Yisud 在词源是由于 Yesun(此言九数)似乎不可能,同样 Djisud 这一词是 Djisun(此言"颜色")的多数,也很难在这里成立。剩下来只有别速惕(Besut)有如《秘史》所提示的,一个阿剌伯标点在波斯原文上的错误产生了 Yisut 或 Djisut 这个词。而且 Schmidt 因此,《萨囊彻辰书》(页381)读为:"Dschebe Oder Jebe der Bessed"。同样情形 Ligeti 的初步报告,页27说:"者别,Besud 或 Busud 人"。符拉基米尔佐夫(«Obchestvenniy stroy Mougolov»,页87和109)也用拉施特的 Yisout或 Djisout 代替了 Besut。——札只剌(Djadjirat)以本名札只剌歹(Djadjiradaï)见于《秘史》40,141节。在《拉施特书》里面,作 Djoûriyât("部落",页10和200)。——《秘史》46和120节的巴鲁剌思(Baroulas)(以及巴鲁剌台的人名)(46节)同样见于《拉施特书》(Baroûlâs)("部落",10,199)。——《秘史》120,207,216以及其它节的巴阿怜(Ba'-arin),也见于《萨囊彻辰书》页60,I.12,加以名衔说"bagharidaï qanidjaghourtou 属于亲王(Bagharit家族"〔翁按:元史卷107海都之孙(敦必乃之子)海古勒齐哩克坦其子孙为大巴勒喇实族(即 Baroulas 的对音)而另一孙浩沁其子孙为小巴勒喇实族,故这里的巴鲁剌思与巴阿邻或火鲁剌思,可能就是这两个氏族(蒙古语谓大曰 Baga,谓伯叔父曰 Abaga)〕在《拉施特书》里面("部落",10,及其它)作 Bârîn(八邻)。——《秘史》11,120,141,196节的朵儿边(Dörben),这就是说"四"和《拉施特书》里面("部落",10)的 Dorbên 一样。——《秘史》120,213节的伯牙吾(Baya'out)就是《萨囊彻辰书》,页58;I.11,的 Bayaghoud(他将这个部落连系于斡儿剌惕 Oïrat),也就是《拉施特书》("部落",页10)的 Bâyâoût。——现今鄂尔多斯还有 Bayout 这个族名(莫斯达,Ordosica,37)。——《秘史》120,141节的豁罗剌思(火鲁剌思)(Qorolas)就是《萨囊彻辰书》,页87,I.17的 Qourlas,《拉施特书》,"部落",4,的 Qôr(o)lâs。——速勒都思(Souldous 或 Suldus)的拼音不确定(《秘史》82,120节)(以及它的人名,速勒都歹 Souldoudaï 或 Suldudaï,《秘史》186节),在《拉施特书》里面也是这样("部落",168)。但是贝列津,"部落",168,和符拉基米尔佐夫(«Obchestvenniy Stroy Mongolov»,页45)念做 Suldes(速勒都思),同样,伯希和先生在 Revue de l'Orient Chrétien(《东方基督教杂志》),1931,页172,注1,写为" les Süldäs"。还有《萨囊彻辰书》,页66,I.13,念做 Suldes。——亦乞剌思(亦乞列孙)(Ikiräs)见于《秘史》120节,和《拉施特书》(loc.cit,4: Ikiräs)。——《秘史》61,63,64,94,141,176,177,196总是作Onggirat(翁吉剌)。但是十七世纪时候,《萨囊彻辰书》,页62,I.12及以下作 Qonggirad。拉施特于十四世纪初年,为自己采用了 Qonq(i)rāt 的写法("部落",146)。伯希和先生关于这个问题的注释:"在蒙古语,词的前面脱落一个喉音字母并不怎样稀奇。但是我应当提起注意,十三十四世纪的中国人并没有在这个词的开始用鼻音",其对音为 Hong-Ki-la(弘吉剌)。(伯希和,(Mots à h initiale»,《亚洲学报》,1925,I,203)——《秘史》120节的阿鲁剌(Aroulat)是现今还遇见的在鄂尔多斯和在甘肃锡喇乌古(Chera-Yögur)的蒙古人里面一个族名。参阅莫斯达,«Ordosica»,页32,No.4。在《拉施特书》里面,"部落",9,作 Ar(ou)lât。——关于札剌儿(Djalair)这个名称,有复数的形

式札赖特(Djalaït)，是现今哲里木（Djirim）的一个蒙古旗名（莫斯达«Ordosica»，页 30 No.79)。

第一章 第六节

〔1〕«秘史»24 节说到这种"草庵"蒙古文为 (ebesun embule)。(按: 此条指蒙古人祖先的生活状况，在本节提到的。)

〔2〕关于斡亦剌人(Oïrat)，G.B.博士提到«萨囊彻辰书»中所指出的（页 56,I.19)四个氏族之名: Ogelet、Baghatout、Qoït 和 Kerugut，构成斡亦剌部落。

〔3〕拜占廷作家 Théophylacte Simocatta 告诉我们，阿瓦人即蠕蠕人，其一部分于六世纪中叶被突厥所驱逐时候避居木乞里(Moukri) 人地方。上面说过，蠕蠕人应该是原始的蒙古人。(按: 陶宗仪«辍耕录»，蒙古七十二种内有"木里乞"氏族)

当他们的帝国在蒙古高原消亡的时候，这是很自然的事，他们要避居于同种的居住在贝加尔湖的南岸和东岸的森林人部落，——如果拜占廷史源所说的木乞里人就是历史上的篾儿乞人。

第一章 第七节

〔1〕脱斡邻勒汪罕的臣民在«秘史»里面常常写做客列亦惕 (Kéräyit 或 Kerey-it)。至今鄂尔多斯的一个部族还取相同名字，现在读做 K'erît。参阅莫斯达，«Ordosica»，页 33。(翁按: 汉文为克烈或克埒)

〔2〕客列亦惕国王的名字在«秘史»里面(104—108,110,113,115,126,133,134,166,180,181,218 各节)，常称为脱斡邻勒(脱斡里勒)(To'oril)＝(Toghoril)，这是突厥词 Toghril 的蒙古形式或蒙古化，Toghril 指"贪婪者"，"苍鹰"。参阅 Von Le Coq,«Türkische Falknerei»，见«Bässler Archiv»，1914，页 11。Von Le Coq 并将蒙古词Chingqor 和突厥词 Songor也译为"鹰"("Gerfaut")(同上书，页 9)，(G.B.博士之说)。可注意的是，如果拉施特起先在贝列津刊本里面（"部落",98)，提供了 Toghroûl 这个读音，他后来，也是根据这个译音，提出特殊形式，Toghril，符合于特殊的蒙古形式(XIII，页 226,I.9，波斯原文)。Toghroul 这个形式只在塞尔柱王朝的前亚细亚通行。

〔3〕关于乃蛮国王亦难赤必勒格[翁按: 校正版为"伊纳克齐"，必勒格(Bilga)是衔名]:"在突厥畏吾儿语，亦难赤(inantch)(de inan-，相信)指"可靠的人"，"有经验的人"，"可相信的人"，"大臣"(G.B. 博士之说)。我们在八世纪初的鄂尔浑突厥碑文已看到过 inantchou(亦难出)这个名字(伯希和，«通报»，1920,240)。可以究问，在«拉施特书»里面（"部落",109)，是否应将 Inantch Eké Toukou Khan(亦难赤额格都古汗)读做 Inantch Erké,etc...(亦难赤额儿格……)，(de erké(额儿格)在蒙古语指"权力"，"帝王")。

第一章　第八节

〔1〕 古列延，据 G.B. 博士，在蒙古现代语里面，指"围绕的事物"，即一个圈子，一个院子，也可以指其营帐是以圆形树立着的寺庙。Qoriya 这一词也是指"圈子"，意义相同，例如敬仰一个据说曾经是成吉思汗所用的鞦头的地方被称为"Djilôoqorô（蒙古语 Djilougho-yin Qoriya，"鞦头的圈子"）。参阅莫斯达，«Ordosica»，页 40，No. 81"。海涅士从«秘史»第205 节举出 Gure'e（"圈子"）这一词，此词相同于 Gureyen，也同样地被译为"栅阑"（栅围的）、"圈子""车子的安放地方"。（«Wörterb.»，页 52）

〔2〕 在«秘史»第九节，Oboq（斡孛黑），或 Omoq）指"家长制氏族"。在蒙古后来的语言里面为 Obough(Omough)。参阅符拉基米尔佐夫，«蒙古社会制度»，46—7，59。

〔3〕 阿寅勒（Ayil 或 Aïl）在蒙古现代语里面指"居住着一个家族自成一群的帐幕或房屋连同其附属物品；家族，住在一处的一群亲属，在一个家长之下的；邻近的帐幕，邻居；邻人；还可以广义的指一个村落"。

〔4〕 伯希和先生说«华夷译语»将"那颜"（noyan）译为"贵"（noble）。——贵族们一般自称为 tayidji，taïdji，taïchi（台吉）。符拉基米尔佐夫（«成吉思汗传»页 13）译那颜为"亲王"，"首领"，"将军"。现今授与盟或旗的王公们以这种头衔，并且这样称呼两个大臣和被指定为副大臣的台吉（taïdji）。参阅莫斯达，«鄂尔多斯口传文件»，页 713。

〔5〕 符拉基米尔佐夫认为在"别乞"（bäki）这一词里面，包含珊蛮-王者（roi-Chaman）的意义，并找出字义上的分别，bäki（别乞）这个头衔称首领们，bägi（别吉）称公主们。伯希和先生对于这问题写道："关于别乞这个头衔的问题是暧昧复杂的……符拉基米尔佐夫先生认为这个头衔平常是属于首领们同时又是神巫的。这是可能的，然而这不过是根据«秘史»里面的一行文字的一种推论"（伯希和，«通报»，1931，页 231）。至于分别亲王们称为别乞，公主们称为别吉，伯希和先生指出«秘史»里面有将两者均称为别乞的（例如第 186 节，"莎儿合黑塔泥别乞"，第 109 节"脱黑脱阿别乞"）。参阅伯希和，«通报»，1932，页 44。（翁按：土耳其现在有 Bee 或 Bek 的称谓，大概是等于英文 Lord 的意义，现今地名或族名"乌兹别克"乃是拔都后裔乌兹被称为别克，因而成为族名及地名；金人的孛堇或勃极烈及清朝的贝勒、元朝的伯奇，皆同一语源。）

〔6〕 Yourt这一词，在畏吾儿突厥语中有"住所"的意义；后来，例如在 Kâchghârî（喀什噶尔）（«Brockelmann»，页 97），有"本生地"的意思。仅仅是在俄文里面的 Yourta 这一词被法语化为"Yourte"之后，才具有"游牧的帐幕"的意思。参阅巴托尔德，«Vorlesungen»，页 163。在奥斯曼（Osmanli）语、突厥语和其它现今的突厥语里面，Yourt 指"本国"、"国家"、"家乡"、"居所"、"占有的土地"（G.B. 博士）。——至于真正所谓帐幕，即称之为 Ger 的，«马可·波罗旅行记»的法文译本告诉我们，它是用"fûts"，即"木椿"和"fennes"，即"绳索"构成。伯希和先生证实"fennes"这一词在这里是读错了，应该以"毡"代替。实际上这是用木椿和板搭成而蒙之以毡。«长春真人西游记»告诉我们，客鲁涟河"两岸多高柳，蒙古人取之以造庐帐"。（韦利译 «Travels

of an alchimist»页 66)此外,«秘史»第 203 节对我们说毡帐中的百姓: isgaï〔sisgaï〕to'ourqatan(to'ourqa,此言"帐的四壁";isgaï 或sisgai,此言"毡"。海涅士,«Wörterb.», 83)。最后还可以举«秘史»第 121,124 节说到搬运游牧帐幕的车辆,"Ger-tergen"。

〔7〕 我们习惯于以柔音写 Djaghataï(札合台)这个名字,相同于拉施特的波斯写法(例如贝列津本,XV,原文,页32,I. 8:Djaghâtây),但是在蒙古文中应该作Tcha'adaï(察合台)(«秘史»,第243,259,269—271, 及其它节)或 Tchaghadaï。现在人们还可以在鄂尔多斯人中找到这个名字,作 tchaghadai,此言"白色的人"。

第一章　第九节

〔1〕 在喀什噶尔(«Brockelmann»,页 216),土敦(toudoun)这一词的意义为"村落管理人"、"水流分配者"。715 年统治答什干的突厥王者已经用过这个名衔,显然是比较少"用"的: 把合秃儿土敦(Baghatour-toudoun)(沙畹,«西突厥»,页 83,141,291,参阅汤姆生,«鄂尔浑碑文»,128)。

〔2〕 篾年土敦和那莫伦〔翁按: 校正版为摩纳伦(原作莫拿伦)〕的诸子名字见于«秘史»第 45 节,他们是: 合赤曲鲁克、合臣、合赤兀、合出刺、合赤温、合阑歹、纳臣把阿秃儿。〔翁按: 纳臣«元史»作纳沁(原文为纳其)。〕

〔3〕 巴儿忽(Barghou) 的地名在现今的 Barghoud 部落名称之中保留下来。可注意的是马可·波罗确定蒙古人的居留地是"在 Ciorcia 和 Bargu 之间",这样指定地点是很准确的,因为"Ciorcia"就是在满洲的女真人地方,而"Bargu" (巴虎) 是贝加尔湖的沿岸(东岸)。

第一章　第十节

〔1〕 伯升豁儿(Baïchingqor 或 Baïchingghor) 多黑申(doqchin)(«秘史»,第47节)在«萨囊彻辰书»(页 60,I. 14) 的写法为 Chingqor doghsin。这是 Bayisangghour 或 Bayisangghor 的另一种写法。察剌孩领忽,抄真斡儿帖该,见于«秘史»第 47 和 180 节, 也见于«拉施特书» (贝列津, XIII, 原文,33,I. 7 和 34,I. 7)作: Bâï Souqqor, Tchar(a)qa lingqou, 被贝列津读做 Tcherqé-l.,和 Tchâoûdjin Hôrkoz 或 Hôrkor,在这个词的里面可以推测 Hôr(te)key。——«秘史»第 47 节的屯必乃薛禅 (Toumbinaï-setchen)在«萨囊彻辰书» (页 60,I. 14) 变做 Toumbaghaï-setchen。在«拉施特书»里面(原文,页 40,I. 2), 这个名字缩短为 Tùm(e)n-khân(又别列津的"世系表",同上书; 页 324—325)。

第一章　第十一节

〔1〕 俺巴孩的名字,符拉基米尔佐夫的对音是 Anbaghaï («蒙古社会制度», 页 53)。伯希和先生作 Ambaqai («通报», 1929, 128)。拉施特写作 Hambaqâi-Qâân

(原文,XIII,页 34)。(按:《元史》作咸补海罕,亦作罕布海)

〔2〕《秘史》第179节的把儿坛把阿秃儿,在《萨囊彻辰书》中作 Bartan-baghatour(页60,I.15);在《拉施特书》中作 Bartân-bahâdour(XIII,原文页 48,I.10)。忽图刺有时被称为忽图刺合罕(《秘史》,第 48,51,58 节),有时称为忽图刺汗(《秘史》,第122,179,205 节),可见蒙古的诗家们对于所有这些身后的帝室尊称,采用中国的习惯,是徘徊不定的。在《拉施特书》里面(XIII,原文页 58,I.1,同页 43,第十行)作 Qoûtoûla qâân。合答安,G.B.博士读作 Ghad'an(现代蒙古文作 Ghadagha)。关于脱朵延,见于《秘史》第51,81 等节的,G.B.博士提到蒙古词 tödögen 或 tödegen。在《拉施特书》里面,合不勒的儿子们的名字写作:Okîn Barqâq(贝列津采用了不正确的读音,作 Barqân),Qoûtoûqtoû moûngour,Qadân bahâdour,Qoûtoûla qâân,和 Tôdên ottchigîn(《拉施特书》,原文,XIII,页 56—58)。(按:合不勒有子七人,见于《秘史》第 48 节的次序如下:斡勤巴儿合黑、把儿坛把阿秃儿、忽秃黑秃蒙古儿、忽图刺合罕、忽阑、合答安、脱朵延斡惕赤斤。)人们知道 qaan 这一词是 qaghan(合汗)或 qa'an 的缩写。

〔3〕俺巴孩系被主因人(Djouyin-irgen)所执并送给金人,主因人是一个塔塔儿人的部落,在蒙古人和捕鱼儿湖以及呼伦池(Khouloun-nor)的塔塔儿人之间(伯希和,《通报》,1939,128)。

〔4〕这里所说"合答安太子",关于"太子"(taïchi 或 taïdji)这个头衔源自中国这一点,参阅伯希和,《通报》,1939,44。

〔5〕《秘史》第53 节原文:"你每(们)将五个指甲磨尽,便坏了十个指头,也与我每报仇"海涅士译为:"bis er seine Fingernägel Weggerieben hat"(《Wörterb》,75)。这种词句重见于第 276 节。(按:《秘史》第 276 节,窝阔台责骂贵由的话里面也有,"使他戍守异国,去攻打像山一样的城池,直到十个手指甲磨光!使他戍守远方,攻打坚固城池,直到五个手指头磨掉"。——译文据《蒙古秘史》,策·达木丁苏隆编,谢再善译。)

第一章 第十二节

〔1〕忽图刺在下面跳舞的大树,《秘史》第 57 节描述它是"鬅鬆的树"(Modoun saqlaqar)。

第一章 第十三节

〔1〕对于十二世纪中叶的蒙古王国的文献。伯希和说,"欧洲的汉学家们至今研究得很不够。"(《通报》,1930,25)关于这一段历史的中国史料,伯希和转引已故的王国维的著作,在同书他已经提到(《通报》,1929,126—128),这个著作的名称是《辽金时蒙古考》。

〔2〕关于把阿秃儿这个头衔。《秘史》里面的 Ba'atour(把阿秃儿),在文字作 baghatour(把哈秃儿),在语言作 bâtour(拔都儿)。上面说过拉施特的对音作:bahâdour。

第一章　第十四节

〔1〕《萨囊彻辰书》，页62，行13，说："Kiyod Yasoutou Bordjigin oboghtou，或支族(牙孙) omoughtou 属于孛儿只斤氏族，乞牙惕是孛儿只斤的支族(sous-clan，obough 或 omough)(G.B.博士)"。他同时提起注意"Kiyod"的写法曾经《萨囊彻辰书》，这是满洲的译法，海涅士本，页35，I.5作：Kiyot；但是同书单数蒙格秃乞颜(Menggetu Kiyan)和《秘史》213节的"Munggetu Kiyan"相同。《秘史》53，67，120节里面，单数Kiyan(乞颜)，多数Kiyat(乞牙惕)。人们知道拉施特常作Qiyât(奇攸特)(例如贝列津本，XIII，页53的原文第七行)。

〔2〕我们习惯用塞尔柱人的写法为"Toghroul"，但是客列亦惕王在《秘史》104—108，110，113，115，126，133，134等节，常常被称为脱斡邻勒(To'oril)，例如104节："Karäyid-un To'oril ongqan"(客列亦惕部脱斡邻勒汪罕)。上面已经提到To'oril就是说 Toghoril，是突厥词 toghril 的蒙古化，指肉食的鸟，例如"鹰隼"(autour)。而且贝列津如果在他的拉施特本里面先读做 *Toghroul*("部落"，98—99)，后来他用 Toghrîl 来代替("本传"，原文，页173，I.15)。中国的对音为：脱里。

〔3〕关于额儿客哈剌的名字。额儿客(Erké)在蒙古语中指"权力"、"帝王"。哈剌(Qara)在突厥语中和蒙古语中都是指"黑色"。

〔4〕斡惕赤斤(Ottchigin)是"守护家中灶火的人"——。我们看到其对音作"Otchigin"成为习惯，但是较准确些要作Ottchigin，这是根据突厥词源Od-tigin，"火的王子(守护者)"(Prince (Gardien) du feu)，有如 Od-qan，"火的王"。参阅波普，Asia Major，II，页132。在《拉施特书》中(例如XIII，页58，原文，第一行)确是作 Ottchigin。在《萨囊彻辰书》中，作 utchuken，例如页60，I.116："Daritaï utchuken"。

〔5〕也速该把阿秃儿的兄弟们(把儿坛把阿秃儿的诸子)在《拉施特书》里面，是Mûngedû Qiyân(《秘史》中的忙格秃乞颜)，Nekûn tâïchi 和 Darîtaï Ottchigin 就是《秘史》中的捏坤太子和答里台斡惕赤斤(《拉施特书》，XIII，原文，第82—83，《秘史》，50，120)。

〔6〕关于拙赤哈撒儿的名字。我写Qassar而不随对音的需要写作Qasar，为的是要避免法国读者不免将它读做"Qazar"。哈撒儿这一词指一种狗(海涅士，《Wörterbuch》，页62)。可注意的是，诺垓(Noqaï 或 Noghaï)这个本名，它是金汗帐一个著名宗王的名字(—1299)，其意义也是"狗"(海涅士，《Wörterbuch》，页118)。诺垓这一词的多数 Noqaïs 成为在俄罗斯草原东南，金帐汗国的一个分部的名称。

〔7〕《秘史》没有说也速该的次妻的名字。斯密特以为在《萨囊彻辰书》里面读到这两个名字："Ghowa-Abaqai"和"Daghasi"。但是 G.B.博士提到这里面有相反的意义。"应该将《萨囊彻辰书》斯密特刊本，页62，I 10－11原文读为 dörben Kulelgun：Tumelun—ghowa abaqai ba:daghasi qatoun-etche törugsen Begter Belgetei qoyar-lougha djirghoughan bolbai；这就是说：四个儿子和公主(abaqai)帖木仑—豁阿；以及两人(其他)别克帖儿和别勒古台，他们是一个次妻(daghasi

qatoun)所"生的"。作为结论，Daghasi 不是像斯密特所相信的那样，以为是一个人名，它是指"次妻"。

〔8〕 关于此注所说成吉思汗和他的兄弟们的年龄差别，这一行《秘史》文字也经海涅士译出，Untersuchungen，页31，VII。

〔9〕 人们常常提到帖木真生时右手握着一块凝血(bara'oun Ghar-tour)具有民间的故事的重要性。至于习惯上的译法(一块像红石子的血)G.B.博士说，这不是逐字翻译《秘史》，《秘史》仅仅说:"在右手(帖木真的)有一(块)凝血，其大等于做骰子用的凸出骨(Cheville à jouer aux dés)"。《秘史》中的Chi'a，蒙古语中的Chighai实际上是指"牝羊足下凸出的骨及其它……"，人们用它做游戏的骰子(参阅上文)。海涅士(《Wörterb》，页138)译Chi'a为"Knochenstein(Beckenknochen) Zum Spiel"。

〔10〕 王国维考据证明《蒙鞑备录》并不是像人们到现在所相信的以为是孟珙所写，此书是赵珙所写。参阅伯希和《通报》，1929，165—166以及1930，13。

〔11〕 "我读做 Dei Setchen(特薛禅)[翁按:校正本作为"托音色辰"(Do-i-setchen)i读作e]，这个名字一般写为Dai Setchen(德薛禅)。用tö字来翻译这个字(在《元朝秘史》里面)是将母音a除去。而且用tö，在古时连带音尾K，在十四世纪中国北方语言中还有i的尾，这是尾音的最后残迹，就像le p'ags-pa可以证明，这个字的对音，在后面写一个Y。例如:Djang dhiy tchölge，"Tchang-tö(彰德?)地方"。参阅沙畹，《通报》1908，pl.24，No.LIV"(莫斯达，《Ordosica》，47)。

〔12〕 也速该对德薛禅说"他(帖木真)怕狗=noqaï Yatcha sotchiqou"。(《秘史》，66节)就是在这种难以臆造的细节上，《秘史》足称为成吉思汗传记的无可比拟的史源。

〔13〕 关于蒙力克的名字。海涅士(《Wörterb》，180)读秘史著录的名字为Mounglik(《秘史》，68，69，130，168，202，204，244—246)。G.B.博士以Moungliq或Moungligh代之，接近于突厥词Mounglouq，此言"经过考验"。

〔14〕 关于察剌合的名字，Tcharaqa或Tcharougha，参考蒙古字tcharougha，此言"踪迹"。

〔15〕 关于本节附注最后一条。可以将成吉思汗的"幼年"和契丹创业主耶律阿保机(872—926年)的幼年对比，阿保机的故事，Rolf Stein有报道在他新近的关于《辽史》的论文，见《通报》，1939年11月，页46。

第二章 第一节

〔1〕 在《秘史》第48节，也速该被指名为乞牙惕的一员，称之为乞颜，"Yesugei kiyan"("也速该乞颜")。

〔2〕 关于成吉思汗母亲的名字。伯希和先生写道:"这是一个例子，各种史源对于词的前面有没有H，彼此不同。诃额仑(Hö'älun)是《秘史》所采用的成吉思汗母亲名字的形式。Hö'älun照通常的拼音似为Hölun。但是在《元史》第一章，这个名字写做月伦(Yue-louen(元史亦作谔楞)，即Ulun。《拉施特书》作Ulun或Ölun。《阿勒坛迭卜赤》和《萨囊彻辰书》写做O'älän(Ö'älän)或U'älan"。(伯希和，《H发音的词》，(Mots à h initiale, aujourd'hui amuie, dans le mongol des XIII^e et XIV^e

Siècles,《亚洲学报》,1925,I.230)。

〔3〕 关于翰儿伯等所说的话,G.B.博士按照字义译为:"听任这个母亲和她的儿子们留在营盘里面,你们出发(ne'udkun,"起营","收拾行李")。不要带着他们和我们一起!"。这个决定被认为 Arghatcha,即是"使用诡计,不容等待,迷惑良心",对于寡妇诃额仑而言。

〔4〕 关于塔儿忽台乞邻勒秃黑的名字。海涅士先生(《Wörterb.》182)的对音为 Tarqoutaï Kiriltouh=Kiriltouq。符拉基米尔佐夫(《蒙古社会制度史》,页37)读做 Targhoutaï Kiriltouq。《拉施特书》(别列津,XIII,页145,原文)作 Targhoûtây Qiriltoûq。

〔5〕 G.B.博士提起注意,中文译本的《元朝秘史》是唯一对我们说到,母后"月伦"命令他的部下武装起来的书。蒙古原文的《秘史》丝毫没有说到诃额仑有这样事。(翁按:谢再善译本《蒙古秘史》也没有说这样事)。

〔6〕 关于此注。耐人寻究的是,《秘史》和《拉施特书》(别列津,"部落",表XXVIII)不同,没有提到阿答儿,即合答安之子塔尔忽台乞邻勒秃黑之父。

〔7〕 在《秘史》第78节的文字里面,诃额仑对她最长的两个儿子说,qoyar kö'-uked uyen"杀人凶手(baraqsat)!当你们生时等语……"。这一段责备的话是史诗的很生动的风格。将这两个少年杀人者比做猛兽是用"ene"这一字,就等于用"这个""这些"表达,这就是说:"你们的行为就像虎跳下坡,狮不自制其怒气,蟒蛇生吞它的饵,海青鸟冲自己的影子,雄驼吃自己的小骆驼的脚跟,狼冲向饵……除去我们自己的影子之外,我们没有朋友(那可儿)"。关于本书第51页注④。《萨囊彻辰书》的原文,被斯密特所误解,将帖木真和哈撒儿比为"母狼吃自己的胞衣"(qarbisoun-iyan,《萨囊彻辰书》,页64,I.18),"海青(Chingqour)冲自己的影子"(G.B.译本)。

第二章　第二节

〔1〕 这一段帖木真退到帖儿古涅山顶的"浓密森林"(chikui)的故事,有如《秘史》79至80节所述,我们感兴趣的特别是腾格里,(天神),不断地对这位英雄提出警告。三天之后,帖木真牵着马的缰带准备逃出泰亦赤兀人所包围的帖儿古涅山:这时他乘马的马鞍散落(morin atcha eme'el ino mültüredjü qotchortchu'u)。之后,马的肚带松弛。他于是了解这是天在警告他(Tenggeri itqan),因而退回。又过了三天。他再作冒险的尝试,取道林中小路:一块和帐房一般大(Qochiliq-un tedüi)的白石(tchaghan guru)落下来挡住通路(amasar-a böklen unadju'u)。又一度上天警告这个前程远大的青年不要往前。成吉思汗的传记,自《秘史》至于《萨囊彻辰书》,遍载这种预兆,由于腾格里的启示用以拯救并引导它的特使。关于这一点,成吉思汗的生平在蒙古传说里面表现得有鲜明的宗教色彩。

〔2〕 这一段帖木真被泰亦赤兀惕人枷(bouqa'ou)起来的故事是使我们最好地领会蒙古诗家们的艺术的一段。这个纪述,从一个场面跳到另一个场面,有如非常富于色彩的图画,趣味不断增加,一直到这位英雄的最后脱逃。于诗家作品所用的有音调的重叠语之外,和欧洲或印度的史诗一样,这里也有直接对话。对于这些人物都予

以强有力的渲染，虽然并不过火，而且都在那里动作。这就是其中的帖木真，一个野蛮青年，很有诡计和决断。他利用泰亦赤兀惕人去筵宴，只剩一个力弱少年看守的时候，用枷重击他的脑盖，将这个狱卒打得半死；之后，不管这个枷系在颈上，他飞奔向斡难河旁边的一处森林。他跳下水去，让他自己浮在奔流之上，仰卧式以背（Gedergü）向水，只有他的面部露出（ni'ur ile）（《秘史》，第81 节）。

在第 82 节，泰亦赤兀惕人觉醒了。他们集合起来，奔走并且立刻组织一个在树林里面和斡难河的堤岸合乎程式的追捕，这是月圆的时候（上面刚说过这是在夏季），人们看见一切如同白昼（udur-metü sara'ul-a）。机缘凑巧，看见这个逃亡人的不是他的死敌泰亦赤兀惕人，而是速勒都思（Suldus 或 Suldäs）部人锁儿罕失剌，这个速勒都思部是泰亦赤兀惕人的属部，他对帖木真没有同样的家族仇恨。经过堤岸，他看清水花里面藏着的人面。他动了怜悯之心，喃喃自语："这是因为他有先见之明，因为他眼光明亮（nidundur iyen qal-tu），因为他脸上有光（ni'ur-tur iyen geretu），所以泰亦赤兀惕两个兄弟妒忌这个孩子"。可注意的是，蒙古诗人们关于这一点证明帖木真目光有威力。

"他鹰隼般的眼有逼人的光芒"，也有关于面貌发光的话，以为是由于天神降临，"就像黄狗"从帐幕天窗进来，神秘的祖先孕育了整个氏族。

锁儿罕失剌走过河岸未停，还是低声地说："不要动，我绝不至将你交给他们"。

然而泰亦赤兀惕人顺着河岸旁追不舍。他们又来了。这个逃亡人终究要被发现。锁儿罕失剌，保持着谨慎，但有勇气参预其事。"在黑夜里如何寻？再回原行的路上去，将不曾见处仔细挨排寻，明天天亮再来这里，我们不至不能搜出他，这个带枷的人（buqa'-utu gu'un）那里去。"（按：这里锁儿罕失剌所说酌照《秘史》原文译出）巡逻队走了，善良的锁儿罕失剌再经堤岸喃喃自语，以能使帖木真听见的声音说道："他们已走，直至明天早晨才会再来。离开这里回到你母亲那里！若见人时，休说我见你来！"

一般青年人将要听从这个劝告不再进一步做。而帖木真要更好的利用这个机会一直到底。当他独自一人时候，他对自己说，锁儿罕失剌的两子，沈白和赤老温，当我被囚的时候对我表示同情。"或者他们今晚可以脱去我的枷？锁儿罕失剌不是已经隐藏我么？他们或者可以终于救了我？"顺着斡难河岸，他往寻锁儿罕失剌的营帐。他听见打奶的声音（büle'ür）人们将母马（esüg）的奶倒进去。他进去……锁儿罕失剌对于这个不受欢迎的拜访当然是愤怒，如果被泰亦赤兀惕人发觉，可能将他当做逃亡人的同谋者而杀死他。"我不是叫你回到你母亲那里去么？"当这个时候，锁儿罕失剌的两个儿子，沈白和赤老温，为说动他父亲的怜悯之心就以小鸟（chiba'uqan）做比喻，逃出樊笼，避入丛草（buta），而丛草救它的性命……他们解开这个囚人的枷，为了灭迹，将它投入火中，之后，他们指给帖木真一个满载羊毛的车子（nunghasatu tergän）为躲藏地方，还叫他们的妹妹合答安照顾帖木真。

但是危险还远远没有过去。三天之后，泰亦赤兀惕人又来了。感觉奇怪找不到这个逃亡人，他们疑心锁儿罕失剌藏匿了他。看见这个车子，就是帖木真屈身躲藏的地方，他们开始在羊毛内寻找并掀开羊毛。在他们还在翻动的时候，锁儿罕失剌冒着生命的危险，但是还能够行所无事地又一次成功阻止了他们："这样热的天气，什么人能够躲在一包包的羊毛之下而不闷坏呢？"巡逻队又走开了，没有寻找到底。锁儿罕失剌幸

免于祸；对帖木真说："你几乎害了我！现在回家去吧！"他给帖木真一匹乾草色的面白的小牝马；还没有配过种马——但是没有鞍——和一只烤过的小羊，备路上吃，一张弓，两枝箭——但是没有打火石——显然要等到这个青年的影子已经消失在河的那边的时候，他才吐一口气。

〔3〕 赤老温这一词(tchilaghoun, tchila'oun, tchilon)的意义，在蒙古语的各阶段，指"石"。我们在《秘史》里面看到这一词用为两个人的名字：第84—85、162—163节及其它节指的是成吉思汗的部将；第236节指的是篾儿乞惕人的王子，脱黑脱阿之子。突厥词tach(答失)也是指"石"，也用做许多突厥人名字的缀成部分：Timourtach(帖木儿答失)，Bektach(别克答失)，Yarouqtach(玉龙忽答失)等等。

第二章　第三节

〔1〕 古连勒古(gurelgu)从词源说，指一种"大蛇"，而只鲁格(djirüge)此言"心"(海涅士，«Wörterb.»，53和91)。原文说："他们寻找新驻帐地方于古连勒古山里面，这个山是位于不儿罕山前，在阔阔淖儿，小山合剌只鲁格之上，桑沽儿河的沿岸"(G.B.的译本)。换一句话说，他们的驻帐地是靠近阔阔淖儿，这个地方，在合剌只鲁格山，位于桑沽儿河岸。哈剌只鲁格(Qara-djirugen)（逐字译为"黑心"）所以就是一座在古连勒古山地区（"大蛇山"？）的小山，这座山矗立于不儿罕山前。所有这些地点无可考。只有说到不儿罕山使我们联想这是在三河之源，在现今肯特山地区。

〔2〕 帖木真家被盗去的八匹骟马是chirgha。G.B.博士译chirgha aqta为"乾草黄的马，惨白色"。

第二章　第四节

〔1〕 Tchetcher(扯扯儿)—undur(山)，G.B.博士说是由于Tchektcher-undur(扯克撤儿山)的写错，海涅士也这样说(«Wörterb.»，页174)，关于这座山，在《秘史》第61，67，94，142节提到。

〔2〕 此注在蒙文原文为"Keluren-muren-u teriu'un bourgi ergi-de"就是说："在不儿吉岸畔，靠近客鲁涟河源"(G.B.)。

〔3〕 Djartchi'oudaï ebugän（札儿赤兀歹老人）ourtchou(背着)ku'urge-ben(他的打铁风箱)。

第二章　第五节

〔1〕 关于篾儿乞惕人掳去孛儿帖。"他们将她拖下车(imayi tergen etche tchirtchou)"(《秘史》，第101节，海涅士，«Wörterb.»，82)。

〔2〕 关于脱黑脱阿这个名字，看伯希和，《亚洲学报》，1920，I，164。"在蒙古人统治的时期，脱黑脱阿常被称为脱脱(在中文里面)(T'o-t'o=Toqtô)；但是还有土土哈(T'ou-t'ou-ha)这个名字(《元史》，页128)(按：这里页数指译本)，很可能相同于

"T'o-t'ou-ha",见于《宪台通纪》。这个形式或者引到 Toqtougha de Toqto'a 的拼音"。(伯希和,《通报》,1930,24)。

〔3〕关于兀洼思篾儿乞,参看莫斯达,《Ordosica》,页32,No.8。

〔4〕察合台的名字,这里再提到蒙古词写法是"Tchaghadaï"。我们通用的 Djaghataï 这个形式是后来的突厥-波斯形式。

〔5〕海涅士(《Wörterb.》,57)译不儿罕山的 qaldoun (山)之意为"山坡","斜坡","前山","Abhänge","Felswande"。

〔6〕成吉思汗跪了九跪,G.B.博士说,原文说是朝着太阳九跪: naran yesun-te sögödtchu(《秘史》第102节)。此外,satchouli 这一词不但说洒马奶,有如人们有时是这样狭义的译它,也是说献米谷(G.B.)。海涅士在他的这一方面译 satchouli 为"Streuopfer,洒马奶"附加形容词"satchouli otchi'ouli okgou, Streuopfer und Gebet darbringen"(《Wörterb.》,131)。

〔7〕使人奇怪的是,在帖木真、客列亦惕王脱斡邻勒和札木合所结成的以夺回帖木真被篾儿乞惕人劫去的妻为目的的阵线中,《秘史》第105至110节承认,这是札木合以最有智谋的战略家、有创造才能的领袖出现在我们面前,其它两人服从于他。请看所记的细节——:帖木真使哈撒儿和别勒古台去对客列亦惕王者脱斡邻勒说:"三姓篾儿乞部落出其不意地攻我,劫去了我的妻。汗父呵,帮助我救她回来。"脱斡邻勒大体上回答说:"去年,你来献你的黑貂与我的时候,我答应帮助你重新收集你的人民。我现在要帮助你夺回你的妻孛儿帖。告诉我的弟弟(de'u)札木合,他驻营在豁儿豁纳主不儿。在我的这一方面,我将起兵两万做我们的右翼,札木合也带一样多的人来做我们的左翼。"于是帖木真使哈撒儿和别勒古台到札木合那里去,札木合允予协助。更好的是札木合自专地制定了进兵策略:篾儿乞部的三个首领各自分散。脱黑脱阿在不兀剌客额儿(这个地名 G.B.博士用"雄驼的草原"来译它);答亦儿兀孙在塔勒浑岛(岛,ral,阿勒),这是在鄂尔浑河和色楞格河之间;而合阿台答儿麻剌,是往黑森林(Qara-hoï)去的,这时候在合剌只客额儿〔这个地名 G.B.博士译为"水流不冻(在冬令亦然)的草原"〕。依照札木合所定的计划:"直赴勤勒豁河。我们以木筏(sal)渡河,我们出其不意地下临敌人的营帐(yourte)将它推翻〔erkin e'ede ino ambourou da'aridjou,第105节的末段文字,海涅士译文颇动摇不定,有时作(《Wört》,页46): erkin e'ede"Hauptgerust, Hauptträger des Zeltes",有时作(同上书,页6)erkin e'ede amburu da'ariju, "an den Türrahmen stossen dass er einstürtz"。鲍乃迪的译文给人的印象是下临篾儿乞人营帐就像从帐顶的天窗进去一样。〕;"我们俘掠他们的妻子,我们仆倒他们营帐的支柱"。在下一节,就是106节,札木合还说:"我立起大纛远处可见;我击起黑牛皮做的鼓声音震到远处(qara bouqa-yin arasoun niyar buyisen burkiren boukoui dao'outou kö'urge-ben deletbe bi);我骑上我的黑色骏马;我穿起像钢铁一样硬的衣(战衣);我拿起钢枪;我扣上桃木做的箭……"。之后,札木合向他的"长兄"(aqa)脱斡邻勒汗和他的安答帖木真指出他们所应走的路线。脱斡邻勒要到不儿罕山前和帖木真相会,然后两人同赴斡难河源附近的孛脱罕孛斡儿只地方,札木合自己上趋斡难河岸也要到达此地,在这个地方会师(G.B.博士译孛脱罕孛斡儿只——在后来蒙古语里面作 Boutoughan 或 baghourdjid—为"小骆驼的放

牧地”。

第 107 节向我们叙述这个计划的执行。脱斡邻勒汗领两个土绵(tumet)(两万人)出发。经由不儿罕山，他到达，照海涅士所译，客鲁涟河岸(ergi)，或者无宁是到达客鲁涟河的不儿吉额儿吉(Bourgi-ergi)，这个地方见于《秘史》第 96 至 98 节，当说到帖木真在结婚之后迁移营帐从桑沽儿至这个地方。鲍乃迪以为不儿吉是一座山，有如《秘史》第 96 节所说，位于客鲁涟河源附近，G. B. 博士也译为“不儿吉悬岸”(看本书第 56 页注①)。没有等候脱斡邻勒，成吉思汗于另行抵达不儿吉之后，先行顺着统格黎河岸到达不儿罕山，在这个山的脚底下驻营。当这个时候，札木合已抵乞沐儿合小河(qorqon)，靠近那里，他也在一个乡村名叫阿亦勒合剌合纳(Ayil-qaraqana)的驻下营盘(阿亦勒，此言“游牧营”；合剌合纳，此言“荆棘”)。

虽然如此，帖木真取得了和脱斡邻勒汗以及他的兄弟札合敢不的联系。这三个人于是前行向斡难河源，到达会师地点孛脱罕孛斡儿只。他们在那里遇到了札木合，札木合已经等候在那里三天，对于他们的迟到提起责备。

这次战争(《秘史》第109 节)的经过是按照札木合的计划进行。同盟者们，从勤勒豁河出发，到达不兀剌客额儿(G. B. 博士译，即“雄驼的草原”)，袭击脱黑脱阿别乞的营，将他们妇女和小孩掠做奴隶。脱黑脱阿别乞从睡眠中惊起，几乎被擒。如果他幸免于被擒，是因为有渔人(djiqatchin)和黑貂的猎者(boulouqatchin)及时地报告他说侵入者由勤勒豁来了。他因此能够和答亦儿兀孙同逃，由色楞格河下趋，直抵巴儿忽真。

我重提这一件事的细节，因为它表达在这个时期札木合显然是地位优越于客列亦惕王脱斡邻勒(还称之为长兄，而不称为父亲)，尤其是对于帖木真。不但《秘史》证明他是战略的创作者(帖木真和脱斡邻勒对于这个战略执行得不够好，札木合不受拘束地责备他们的迟到)，而且《秘史》将史诗里面最美丽的战歌之一由他口中说出来。而这个蒙古文件突然在它叙事之中引入札木合，但忽略于告诉我们札木合如何到达这样地位。

《秘史》也没有告诉我们札木合和帖木真如何在彼此年轻的时候认识的。这个未来的成吉思汗，在“幼年”时候不乏生动的插曲。任何人没有提到这位英雄和札只剌惕人的首领、他的要好安答中间的老交情。这是在孛儿帖分娩之后，几乎是在这两个人结果终于分裂的前夕，我们才由于回溯既往而知道这个旧日友谊的详情(第 116 节)。在出兵惩罚篾儿乞惕人回来之后，他们共同驻营豁儿豁纳主不儿，追溯许久以来他们是盟兄弟(erten-no anda)。

这个旧日兄弟情谊，现在只须重温(anda toungqouldoudjou)。这是在帖木真十一岁时候，他们交换了最初的礼物，这是鹿骨(quraltuq chi'a)的玩具，是在斡难河冰上(Onan-o mulsun-tur)游戏之用的。这样一个友谊，何以当帖木真幼年艰苦日子里面没有来援助他呢？蒙古的诗家们有没有故意将这个将来要成为这个英雄的劲敌的青年人，把他所有尽过的义务的纪念予以勾消呢？《秘史》在它外表上的丰富诗意，或者有很多巧妙的脱漏和故意的缄默。

〔8〕 关于赤勒格儿所说的话。G. B. 博士译 qalisou körisu 为“树皮”(remarquer l'allitération)。海涅士译这个同样词句为“残皮”(Hautreste, Fellabfälle) (《Wörterb.》, 58)。

〔9〕“斡耳朵(ordou)这一词经证实在古突厥语中的意义是“营”或“宫廷”。从突厥语,它传给中世纪的蒙古人,拼音为 ordou,后来又说成为 ordo”(伯希和,《通报》,1930,208)(翁按:《元史》卷 106,成吉思汗宫廷有四个“鄂尔多”(ordou)孛儿帖属于第一鄂尔多,忽兰、也遂、也速干,分别为第二、第三、第四鄂尔多。)

第二章 第六节

〔1〕 G.B.博士译:“札木合送给帖木真,鹿(qouraltouq)、骨制的髀石(chi'a),帖木真送给他铜溶的或是黄铜发音的髀石(tchingghoultoukou Chi'a)而(在十一岁时候交换)他们变成为盟兄弟(anda)”(《秘史》,第 116 节)。稍后一点,也是根据《秘史》116 节:“札木合送给帖木真一个用两个牛角钻眼粘成的响亮的号筒,帖木真送给他作为交换的是,几枝箭,其箭头是柏木做的”(G.B.译本)。

G.B. 博士附带说明,《元朝秘史》,1908 年本,将这两个蒙古词汇 yöriyen 和 ghodoli,都译做“响箭头”。海涅士,《Wörterb.》,页 64 和 171,译qodoli 这一词为“Pfeil mit knöchernem Ende(Kerbe?),头是骨制的箭(encoche,cran?)”,而对于这个第 116 节的这一段形容词全文,“ortcha manglaïtou qodoli”译为“柏木头的箭”,译 yor 这一词为“骨制的响箭头,tönende Pfeilspitze aus Knochen”。G.B.博士以为“yöriyen”在这个地方只能是指“喇叭”、“号筒”。而且这是从他们少年时代,帖木真只有十一岁时候,他和札木合相结拜,在这个时候,他们在一起以髀石为游戏,有如《秘史》第 116 节对我们所说。(海涅士,《Wörterb.》,139)。令人奇怪的是,上面说过,这个幼时友谊,《秘史》到这两人决裂的前夕才用回溯既往的形式提到。

〔2〕 G.B.博士关于速别额台这个名字(subötäi)联想到蒙古词 subegetei,此言“大腹(Ventru)”。海涅士先生(《Wörterb.》,136)译 sube'e 为“Lendenhöhlung, die Weichen”。G.B.博士改正海涅士对音的 Sukeken(速客该)(第120 节)为 Sukegen,这个地方的 Sukegen-u,被解释为 Sukegei 的多数,部落的名称。而且他以为 Sukegei-dje'un(速客该者温)是同一个人,译做“者该——晃答豁儿的儿子速客该者温,属于速客该(Sukegen)部落的来了”。同样情形,对于后面一个名字(我们在这列举之中没有提到):“Tchagha'an-ou'a(察合安兀洼),属于Ne'ut(捏兀歹)部(即“游牧者”)”——关于Djoungso(种节)这个名字的各种写法,Djoungsou、Djounsai,Djoungchai,Djoungchwai,参阅伯希和,《通报》,1930,43(这个词可能源自中国的头衔“元帅”)。——关于只儿豁安(Djirgho'an)(蒙古语 djirghoughan,此言“六”),G.B.怀疑他是否实际指一个人名。

〔3〕 豁儿赤所梦见的牛(uniyen)说是 qo'aqtchin 或 gho'aghrtchin,这个形容词,海涅士译做“惨白色”,“灰色”(《Wörterb.》,64),而 G.B.博士译做“美”。可注意的是这是诃额仑以及孛儿帖的老仆妇的本名(按:指豁阿黑臣老妇),见《秘史》第98 和100 节,我们在上一节提到的。——至于这头牛在“豁儿赤的梦兆”之中的,mouquoular gho'a(或 qo'a)huker,G.B.博士译这一段文字如下:“一头健美雄牛无角,跑来带着一条大柏木(gerluge),这是它从帐幕底下掀出来的”。这位作者提起注意,柏木是长寿

的象征(关于这种树"cedrela sinensis",参阅伯希和,«亚洲学报»,1925,I,218)。海涅士译 gerluge 为"帐幕的桩、支柱,Uuterpfosten des Zeltes"。——可注意的是豁儿赤为了赋与他的解救民族的幻像以更高的评价,开始先说札木合和帖木真一样是神圣(boghdo) 祖先孛端察儿的后裔,原则上不应将札木合除外……但是这时候有幻像的昭示,帖木真不要再受家族关系的拘束:"但是属于奇迹,我看见上天示兆 (dja'ar-in),云云……"。这个白牛用角(mürgülc'et)触札木合的车(ger tergän);当它这样做的时候,白牛折了他的一只角 (öre'ele eber iyen ququradju),而向札木合要求还它的角,疾呼并以蹄抓土。之后,这头牛呼唤帖木真,天(Tenggeri)地 (Qadjar) 决定(eyetüldüdjü)帖木真为国(oulous)君(edjen)。"我传达上天的预兆,这是我亲眼看见的!"

〔4〕 此注中撒察别乞这个名字,海涅士先生有时读做 Setche (Sätchä)-beki («秘史»,第49节),有时读做 Satcha—beki («秘史»,第122 节以下)。G.B.博士读做 Satcha,"有如我们所能掌握的最古老的材料所说的"。Setche-domoq 可能是另一个词。符拉基米尔佐夫有两种拼法(«蒙古社会制度»,页214)。但是«元史»作薛彻别吉,这就使我们倾向于 Se-tche(或 Sä-tchä)的读法。

〔5〕 关于主儿乞的族名。«秘史» 更迭地写做 Yurki (49节)Djurki, Djurkin (第122,130—133,136—140 节)。而在第 49 节"原文称为忽秃黑秃主儿乞的,这同一个人在第 132 和 139 节,则称为莎儿合秃主儿乞。«拉施特书»(别列津,XIII,原文,页 54)称他为莎儿合黑秃禹儿乞 (Sorqaqtou-Yurki)。而在新近重新找到的蒙古原文,在和第 49 节相符的文字里面,则作 Djorqatou-Yurkä" (伯希和,«通报»,1930,200)。符拉基米尔佐夫以为可以将 Qoutouqtou-Yurki 和 Sorqatou-Djurki 统一起来成为 Qoutouqtou—Djurki (忽秃黑秃主儿乞),包括两种形式 «Obchestenniy stroy mongolov», 页 49)。G.B.博士说,主儿乞 (Djurki)是突厥字禹儿乞(yurki)的蒙古语拼音(参考,畏吾儿语的 Yil, 在蒙古语为 djil("年");突厥语的 yasaq,在蒙古语为 djasaq (札撒)("法令")";突厥语的 yarligh,在蒙古语为 djarliq ("任命状" 或"保护状");突厥语的 yam,在蒙古语为 djam("驿站")等等……)。

〔6〕 «秘史»第120 节(并见于第 213 节)的塔儿忽惕(targhout) 部落名称,参阅伯希和、«通报»,1930,页 30。

第二章　第七节

〔1〕 关于成吉思(-"汗")这个头衔,其词义可能含有"海洋"的意思,看«秘史»第280 节的词句"达赖-音可汗海以内的皇帝,即周围都是海"。〔翁按:可能也有"天上天皇,地下人皇" 的意义 (God in Heavern, The khakhan, The Power of God, Mean The Sea of the Emperor of Mankind)。

〔2〕 此注中的曲鲁克,科瓦列夫斯基译 Kuluk 为"不可动摇",但是海涅士(«Wörterb.»,105)译为"英雄、巨人"(复数为 kulu'ut)。

〔3〕 关于速别额台这个名字。"在蒙古文写做 Subugätäi,在«元朝秘史»的蒙文本里面作 Subu'ätäi,而真正的读音为 Subötäi 或 Subutäi(速不台)" (伯希和, «亚洲学

报》,1930,I,163)。海涅士先生由《元朝秘史》对音写为蒙文 Sube'etai。实际上,《秘史》文字有时作 Subä'ätäi (120,124,195,199,202,209,221,236,257,262,270,274,277 各节)有时作 Subägätäi(209 节),有时作 Subätäi(199 节)。

第二章 第八节

〔1〕 斡列该不剌合 Olegäi-boulaq 的意义: Ölegäi (斡列该)为"摇篮",boulaq (不剌合)为"源"。

〔2〕 阿剌兀惕土儿合兀山(按: 本节,札木合由此山进攻成吉思汗) G.B.改海涅士,129 节,的 Ala'ou'out(tourqa'out)为 Ara'ou'out (tourgha'out),这是 araghou 的复数,指"植物稀少"。

〔3〕 木惕客脱塔黑(按: 此人报告成吉思汗,札木合的进攻),Mutké—totaq= mutke"l'outarde" ("大鸨")。伯希和先生读做 Mulke(木勒客)。

〔4〕 《秘史》第 129 节 (有关于锅煮俘虏事) 的文字: Qariqoun Tchinosoun kö'udi dalan togho'od boutchalqadjou。其意义是: 回时,札木合把赤那思(Tchinos)的王子们 (kö'ud, 《元朝秘史》译为 "大王") 用七十 (dalan) 锅 (togho'od) 烹煮 (boutchalqadjou)。赤那思(其复数为 tchino)即"狼",在《拉施特书》里面,认为是氏族的名,在尼伦各部落之中有一条:"赤那思人也叫做"Néguz" ("部落",别列津译,页 11,又专目,同上书,页 188)。可注意的是,在同节(《秘史》第129 节)下文,《秘史》说札木合割下捏兀歹察合安的头(teri'un hoqtoldjou)挂在马尾(morin-o se'ul-tur tchirt-chou)。而捏兀歹察合安是说"捏兀歹(Ne'ud 或 Neghud 或 Neghus)部落的察合安"。这个部落在《秘史》第 218 节仅仅以捏古思 (Neghus)的写法提到。被札木合这样杀死的捏兀歹在《秘史》120 节曾被表扬为第一批归诚者之一,当帖木真和札木合分裂,这些人在这两个竞争者之中选择了帖木真。后来,成吉思汗不忘捏兀歹为他尽职而死,在 1206 年的库里尔台上,任命死者的儿子纳邻脱斡邻重新集合捏古思部落的人(《秘史》,第218 节)(按: 这里所说见本书第三章第一节)。G.B.博士以为 ne'ud(捏兀歹) 这一词指"游牧人",其词根和动词 Ne'ugu 一样,而这一词指"出发"、"卷起营盘"。上面说过,赤那思(Tchinos)即"狼"。

〔5〕 关于蒙力克的名字。G.B.博士提议用 Moungliq 或 Moungligh 代替 Mounglik,在突厥语中是"经过考验"。关于他的七个儿子 (dolo'an Kö'ud) 参阅下文第三章第七节。

第二章 第九节

〔1〕 《拉施特书》 中所说的札敢不(Djâgamboû) ("部落",页 98)在《秘史》里面(第107—108,142,150,152,186,208 节)总是作札合敢不(Djaqagambou)。关于这一个问题,伯希和先生写道"我觉得札字(dja)很像是西藏语里面的 rgya,指'广大',或简单是"r Gya"指中国。西夏人或唐兀人似乎以"Ja"(j=dz)的名称认识中国人,这和西藏语"r Gya"等同。——至于敢不(gambou),别列津认为即系藏文的 mkhan-po,其读音

实际就是 khambo（堪布）指“主人”、“老师”，但是这个具有宗教意义的头衔在这里不很适当，人们也可以联想到 sgam-po，此言“成功”、“完善”。此外，我们在这里不应当忘记这个头衔来自西夏，可能包含其它意义”。（伯希和，《通报》，1930，50—51）。这个“唐兀”式的头衔可以由具体情况说明。我们曾见，这个未来的札合敢不，一直到那个时候被称为克烈（《拉施特书》，XIII，页 107），当他幼年时，曾被唐兀人或西夏人所俘虏，拉施特已经找到这一类的词源在他的名字或头衔里面，（djâ，此言“国”，gambou，此言“荣誉”：在波斯文字为 Amîr-i vilâyat 或 Amîr-i mou'azzam）。

〔2〕 这个客列亦惕人 Altoun-achouq（阿勒屯阿速，阿勒屯阿倏黑）在《秘史》（第152节）所用的的确是一个突厥名字：此言金盔（G. B. 之说）。

〔3〕 额勒火脱儿，在《秘史》作 Elqoutour（第152节），在《拉施特书》中，作 Ilqoûtoûr（别列津译，XIII，121，原文，页 196）。

第二章　第十节

〔1〕 豁里真（Qoridjin）等于豁邻（Qorin）氏族的妇人，豁邻的意义是二十（翁按：大概蒙古人常用数目字为名字，其后在元朝之时，汉人名字亦习用数字。）。忽兀儿臣（Qou'ourtchin），de qou'our，qoughour（忽兀儿），此言“琵琶（？）拨弦乐器”（G. B.）。

〔2〕 关于别勒古台和不里孛阔的争吵，《秘史》131 节说得很详细。不里孛阔（不里力士）拉别勒古台的右袖（Qantchoud iyen Chimaliqaqdaqou）完全将它扯下（qangqas tchabtchiqou），因此他的肩膀露出；之后，用弯形的剑（uldu'er）砍他，伤了他的肩（在肩骨）。别勒古台并不反击，但是成吉思汗坐在树荫之下筵宴看见了这种情形。责备别勒古台的懦弱，他冲上去，手执木杵，——这是一部分包着皮革蒙古人用以捣奶于桶（ituges）里面的木杵（bule'ut）——他将一切人（achigilaldouqou）痛打。

第二章　第十一节

〔1〕 金人对于蒙古各部落的蠢动感觉不安，由于抵抗成吉思汗联盟的结成或由于成吉思汗和汪罕两人霸权的建立，《长春真人西游记》所说足资证明，在 1190至 1196 年之际，金人又加强长城守备之在张家口附近者。（韦利译，页63）

〔2〕 G. B. 博士对于北京朝廷封给成吉思汗的札兀惕忽里（dja'out-qouri）头衔，提议以下词义：札兀惕（dja'out，djaghoud）指百人为一组（dja'oun，“百”），忽里（qouri）（看阿剌忽失-特勤-忽里，Alaqouch-tégin-qouri 这个名字）是一个指挥官的头衔，接近于 qouriyaqou 这个词，《秘史》第 111 节和 164 节证实其意义为“集合”、“再排整队伍”。札兀惕忽里的意义为“百人组的指挥官”具有“一旗之长”（chef de Bannière）的意思，如果成吉思汗在这个时候地位重要，他当然要拒绝这个头衔。（翁按：夏特真引用纲目，谓这官衔为招讨使。）

〔3〕 被塔塔儿人遗弃而被诃额仑母亲收养的小儿穿着貂皮做里的衣（boulouqa'-ar dotorlahsan heligebtchi，《秘史》，第135 节）。人们曾见貂皮（boulouqan，其复数为boulouqat）在蒙古财富里面所起的作用。至于鼻子上的金圈（altan e'emek dorebt-

chitu)，在蒙古习惯上也不乏特性。

第二章 第十二节

〔1〕 脱黑脱阿之子名脱古思-别乞，是依照符拉基米尔佐夫（《蒙古社会制度史》，页49）的读法。《拉施特书》作 Tôgûz（“部落”，73）。

〔2〕 关于篾儿乞惕王子豁都这个名字，伯希和先生读做 Qodou（《亚洲学报》，1920，I，162）。马迦特在《库蛮考》（页223，附表）里面读法相同。

第二章 第十三节

〔1〕 关于可克薛兀撒卜剌黑这个名字，在《秘史》第159，162，163，177，189，190，194节作 Kökse'u Sabraq，同书第163节对音为 Köksegu Sabraq，在《拉施特书》里面还是作 Kôksâkû Sabrâq，XIII，原文，页184，被别列津读错为 Kôksâkû Sarâq（撒剌黑），“部落”，111。

第二章 第十四节

〔1〕 关于乃蛮国王太不花的名字或头衔为“塔阳”（Tayang），G.B. 博士以为这是 tayanghou，即“宫内侍臣”的缩写，在哈剌契丹人里面也惯用这个词，它的词源是畏吾儿突厥词 tayan，即“倚仗于”的意思。参阅《Brockelmann 书》，页192；巴托尔德，《Vorlesungen》页138。（按：“塔阳”是《秘史》的译音，《元史》作太阳罕，亦作迪延汗，多桑谓“太阳”为“大王”（Ta-wang）之讹。——译者）

〔2〕 关于不亦鲁黑这个名字，自从别列津和迦恩写为 Bouyourouk 以后成为习惯，等于 Bouyourouq。但是《秘史》第158，177节作 Bouyirouq，符合于突厥词源（伯希和，《通报》 1914，234）。拉施特，于呼唤语之前，作 Boûyroûq（“部落”，页99）。——在突厥语，“Bouyirouq，来源于动词 bouyour，“命令”、“指挥”，指“总司令官”（马迦特）。在畏吾儿突厥语中，也有 bouyrough 这个词。

〔3〕 乞湿泐巴失（Qizil-bachi）（按：本节，不亦鲁黑被赶，由乌泷古河至乞湿泐巴失湖），在突厥语中的意义为“红头”。

〔4〕 关于谦谦州这个地名。“这个复名所产生的问题曾经马迦特（《库蛮考》，页135）讨论过。据此寻究，“谦谦州”（Käm-Kämtchiyut）这个地方等同于《元史》的“谦州”，即叶尼塞河上游地区。北方伸长直达安哥拉河（Angara），东南直达色楞格河。这个民族的名称似乎包含两条河流的名字，就是 Käm（谦母）和 Kämtchik（谦母赤克），此言 Oulou-Käm（大谦母）和 Kämtchik（小谦母）。因为拉施特在词形上作 Kämtchighud，志费尼作 Kämtchihud，马迦特推想这个名字包含谦母和一个部落名称 Tchik（赤克）在内，此言“谦河的赤克人”。伯希和先生不同意这种解释（伯希和，《亚洲学报》，1920，I，173）。《长春真人西游记》称这个民族为俭俭州。“出良铁，多青鼠”。（韦利译本，页124）（按：语见《长春真人西游记》卷下，指其地，并不以为是族名。）

〔5〕 关于额垤儿阿勒台这个地方，《秘史》161 节在这里作 Eder-Altaï-yin Beltchir，因此海涅士译为：额垤儿阿勒台山谷之隘(«Wörterb.», 14)，beltchir 意为"峡谷"。别列津将《拉施特书》原文读做 Ydour-Altaï (译文 XIII，页115)。但是波斯原文(页 186,行11)作 Ayd(e)r 或是 Altây。

〔6〕 撒阿里客额儿(Sa'ari-ke'er) 在后来的蒙古语作 Saghari—kegere，在鄂尔多斯，作 Sârikêr，照 G. B. 博士的译法，此言"驴皮的沙漠或草原"。海涅士(Wörterb.，页130) 提出：挤牛乳或出牛乳的场。我们将要看到，好几个地方，彼此距离很远，都被《秘史》用此名称它。(翁按：蒙文谓黄曰 Sari，撒阿里客额儿可能是黄色草原。)

〔7〕 伯希和先生提起《秘史》对于桑昆这个名字，作 Sänggum，不作 Sänggun(«通报»，1930,22，又页 45，注 3)。他附加说"初期蒙古，Sänggun 或 Sänggum 并不像人们先前所期待的这个名字是源自中文"将军"(tsiang-kiun) 有如在鄂尔浑碑文所曾见，而是源流于"相公"(siang-kong)(出身好的人们)，和拉施特所要证明的一样"(«通报»，前引，页 46)。(翁按：Sänggum 是契丹语详稳或详衮的对音，不是将军或相公的对音，辽人所谓详衮，是一军事统帅的长官，似乎兼管民政。)在他还原的《秘史》文字里面，伯希和先生读客列亦惕桑昆的本名为"你勒合"(Nilqa)(《秘史》，第165,166,167节)，这种读法和海涅士先生(«Wörterb.»，页 178,180)一样，但是《拉施特书》作"亦勒合"(Ilqa)，就像《元史》和《圣武亲征录》一样。伯希和怀有疑问，亦勒合和你勒合是不是代表两种方言的不同形式，"亦勒合，例如是客列亦惕的特殊形式，你勒合是蒙古语的真正形式"。关于畏吾儿-突厥字 Sänggum，必须提到 F. W. K. Müller 所提出的考证，«Zwei Pfahlinschriften aus den Turfanfunden»，柏林，1915，页 6，1. 5，和页 23，1. 15。

〔8〕 关于帖列格秃(Telegetu)隘口(amasar)，可以做这样推测，照海涅士先生在第162 节和 177 节的读法，应该回复为第 136 节的迭列秃 [Teletu，(amasar)，]。这两处所说，都是指同一隘口(amasar)。

〔9〕 特勤忽里(Tegin-qouri)，这也是在客列亦惕专用名词里面的一个突厥名字。

第二章 第十五节

〔1〕 汪忽哈忽赤，拉施特在记载泰亦赤兀惕人("部落"页 186) 里面作 Angqoû Hoûqoûtchoû。阿兀出把阿秃儿，见于《秘史》第 141,142,144,148 节。

〔2〕 本节第二段末引拉施特所说的话时候有一个问号，因为这个作者说，塔儿忽台乞邻勒秃黑在这个时候死去，而《秘史》，从它相对的日期则说，关于这个泰亦赤兀惕首领的死，是在这以后的事(参阅本章第十八节末段)。

〔3〕 关于月良兀惕秃剌思这个地名，伯希和先生将 Ulängut-Turas 代替了别列津错读拉施特所作 Engout-Touras (XIII, *118*)，《圣武亲征录》在这里作"月良秃剌思之野"。伯希和先生于同时在《秘史》第144 节的一行错文重新找出这个地名："泰亦赤兀惕人在斡难河的彼岸月良兀惕秃剌思准备好军队，列成阵势，并说：我们交战吧！"(伯希和，«〈蒙古秘史〉里面一行被改变的蒙古文»，«通报»，1930,200—202)。

第二章　第十六节

〔1〕 斡亦剌惕人首领忽都合别乞，符拉基米尔佐夫读做 Qoudougha-beki（«蒙古社会制度»，页 49）。G. B. 博士提到蒙古语 qoutougha 此言“刀”。中文作忽都花别吉。

〔2〕 «秘史»第141 节在这里说到阿勒灰泉（ 勒灰不剌黑），泰亦赤兀惕人在这个地方附近集合，而在后面第 153 节，在对塔塔儿人战争时候说到一条河名兀勒灰失鲁格勒只惕(Oulqoui-chilugeldjit)，而在第 173 节，在对汪罕战争时候，在答兰捏木儿格思附近的合勒合河旁边，也说到这条河。

〔3〕 “在刊河流入阿儿浑河的地方”（“Kan muren Ergune tchitqouqou china'a”)(«秘史»，第141 节)。一般情形，沐涟(muren)是指河流颇为重要的，而刊河，依照巴鲁克(Baruch)所说只是阿儿浑河的一条小支流。［按：这里的 Argoun（阿儿浑）河，中文«秘史»本作额尔古涅河。］

〔4〕 阔亦田，在«秘史»中作 Köyiten，在后来的蒙古语中作 Kuïten，此言“寒”、“冻”（在«秘史»第 143，147 节，阔亦田是个地名，在第 207，213 节是形容词）。人们知道 qorghan 或 qorqan（豁儿晃），此言“积木之中的隐蔽处”。

〔5〕 乃蛮人回到的阿尔泰山前面他们的领域，«秘史»第144 节作 Altaï-yin ebur。

〔6〕 关于兀勒灰昔勒只兀术惕这个地名，别列津编的«拉施特书»原文，页 202，读做“Oulqoui Childjîoûdjoût”并有另一种形式“Childjioûldjoût”。他的译文(页 125)作“Childjiouldjout”。在他的注里面，页 291，他考虑到一种还原形式，符合于«秘史»第153，173 节，作 Oulqoui Chilugeldjit(兀勒灰失鲁格勒只惕)。

第二章　第十七节

〔1〕 者勒篾发现一桶“酪”(Taraq)。蒙文 Taraq dji'uregu 是说“以水调酪”(海涅士，«Wörterb.»，145)。

第二章　第十八节

〔1〕 关于者别属于别速惕氏族。斯密特译«萨囊彻辰书»，页 381，其对音为：“Dschebe 或 Jebe der Bessed”。«秘史»，海涅士的对音，在第 47，119，120，138 节里面作 Besut，在第 47 和 53 节里面作 Besutäi。Ligeti(«初步报告»，页 217)写道：“者别是 Besud 或 Busud 人”(G. B. 博士)。别列津将«拉施特书»的各种手抄本在这里都读做 Ysût（亦速惕)(“部落”，页 11 和 207)；但是（同书，页 301—302）他提到Djisud（只速惕)的写法(其单数为 Djisun)，见«萨囊彻辰书»，182。在蒙古语里面，djisun（只孙)，复数djisud(只速惕)指“颜色”，也指“外表”、“外面”、“美丽”(海涅士，«Worterb.»，91)。这个名字是可能的，而 Yisun（亦孙)的复数 Yisud（亦速惕)，此言“九数”似乎不对(G. B. 博士)。但是别列津(“部落”，页 11)举出 Yisut 的另一种写法（在这个字

的本身已经是不可能)：Bliut，这个字由于Bisut的重加标点，使我们仍然回复到蒙古史源的 Bésut 或 Besed。符拉基米尔佐夫(《蒙古社会制度》，页9，注10)指出说，《拉施特书》中的Yisut（亦速惕)其实就是蒙古原文的 Bésut（别速惕)，而海涅士在他的《秘史》本子里面，到处都读做Besut(第47，119，120，138节，和Wörterbuch页173)。由此可见，其它的读法都是由于写错，因为在阿拉伯书写里面的一个错误标点所致。现今鄂尔多斯的一个氏族还使用Beset这个名字，莫斯达神父说，这就等同于《秘史》的Besud，莫斯达《Ordosica》，页37)。

〔2〕 忽巴合牙地方，海涅士先生在《秘史》第148和151节读做Qoubaqaya。更为正确一点可以读做Qoubaqaï。

〔3〕 失儿古额秃属于巴阿邻(Ba'arin)涅惕出古惕(Nitchugut)部落，这是《秘史》第149节所说，此言"赤裸的巴阿邻人"(nitchugut 的单数 nitchugun 指"赤裸"，海涅士，《Wörterb.》，116)。

第二章　第十九节

〔1〕 关于也客扯连这个名字，此言伟大的扯连(Tchéren le Grand)，《秘史》里面有好几个人都叫这个名字。G. B. 博士将蒙古名扯连与西藏语 ts'e-ring，"长寿"相对照。事实上，十七世纪至十八世纪许多东方蒙古王侯都取"Tchéreng"（策凌）这个名字，例如 Galdan　Tchéreng（噶尔丹策凌），系1727至1754年的准噶尔王，以及 Tchéreng Dongdoub(策凌敦多卜)。《秘史》里面所记载的这些人物叫做"Tchéren"(扯连)。

〔2〕 本节第五段有漏字，"命令木华黎……"应读为"命令博尔术和木华黎……"。

第二章　第二十节

〔1〕 本节第四段，桑昆所说的话，我们是根据鲍乃迪所译的中文《秘史》，即《元朝秘史》的原文而撮要的。G. B. 博士对比165节的蒙古原文，他这样的译它："如果我们家族(ourough，"亲属")中的一个人到他们家，她应当面向帐(yourte)的深处而站，在门的旁边(ala'ouna bayiqou)〔这是仆役们所站的地方之类〕。但是他们家族的人，当她们来我们家，能够坐在帐的深处，在右边(qoyimar)〔即是说，帐内尊位〕，面向着门"(《秘史》165节)。〔翁按：这里G. B. 博士所解释是对的，所以《秘史》原文(谢译本)跟着还说："一定自尊自大，轻视我们"，但格鲁塞误解为桑昆轻视蒙古人，而将克列亦惕公主比做贵妇，蒙古公主比做奴仆。〕

〔2〕 别儿客额列地方。"在 Berké-elet 地区，("困难的沙")，Djedje'er 山(undur)的北坡"。

〔3〕 关于札木合对桑昆所说的话。《秘史》，第166节，G. B. 博士译为："如果你不将他(及时)除去，你们中间(有一天)将要发生什么事？"

〔4〕 忽察儿和阿勒坛说："我们要杀死诃额仑母亲的长子，而将其它人抛弃，任凭他们的命运支配"。老人们(ebuges)和贵族们(noyat) 赞同说：必须"执成吉思汗的手

(qar ino qardaqou) 并绑他的脚(köl ino köldegu)”。可注意的是，这里的文字是用重叠词句行文。——我是依照海涅士的译文（«Wörterb.», 61 和 103），他译 qar qardaqou 为“die Hände festhalten”，译 köl köldegu 为“den Fuss fesseln”。

〔5〕 阿勒坛的弟弟(Altan-ou de'u)名叫也客扯连(«秘史»，第169节)。参看关于也客扯连，«拉施特书»，别列津译，页 131，和原文，页 211，第一行，在这个地方别列津对音为 Djaran(等于 Tcheren)，连带不可避免的错误写法：Béké Djâoûân 和 Yéké Djoun。

〔6〕 不合台，乞剌台。伯希和先生说：“«秘史»第 168 节在这里认做两人，不合台(Bouqataï)和乞剌台(Qirataï)，但是这个折开为两如果在原文是这样，乞剌台可能是差讹的结果，或是在对音者所用的手抄本里面有错误，或是这个对音流传下来有错误。新近发现的蒙古文手抄本，实际上写为 Bouqataï Kitchighoutaï，显然这个手抄本也有错误，但是在这个地方，Qitchat 的 tch 任何情形是被保留了”(伯希和，«通报»，1930，26)。

第二章　第二十一节

〔1〕 乞失里黑这个名字，«秘史»，第51，169，170，187，202，219，都作 Kichiliq，但是正常的写法应作“Kichliq”，伯希和先生在«通报»，1930，32，之说。别列津编的«拉施特书»，原文页 211，行 13 作 Qichliq。G. B. 博士注释：“这个词或者是突厥词而以 Kichi，即“人”做词根，lig，含有所有“财产”的意思。因此，不管«秘史»怎样，应该写为 Kichilik”。

〔2〕 G. B. 博士所译的«秘史»第169 节的原文，在这里说：“纳邻客延命令他的管马人(adoutchi，海涅士译为Pferdehirt)乞失里黑往牵(从牧地)两匹马来，这两匹马叫做 Merkidaï-tchagha'an (篾儿乞惕的白色)和 Aman-tchagha'an-ke'er(紫色白面)，因为他将要一夜驰马至于天亮。乞失里黑到那里去并将这件事告诉（他的伙伴)巴歹说：‘这是完全对了。立刻通知帖木真吧！’。他们(在牧地)获得这两匹马(上面说过)白色和紫色的，装好鞍，将它们拴住，杀死一头羔羊并将它烤熟，骑上马夜里出发。就在这一天夜里，他们到达成吉思汗地方”。

〔3〕 卯温都儿山，«秘史»170 节，海涅士读做 Mao undur。别列津在«拉施特书»原文的相同地方(原文，页 212，行 7)，读时不用母音，作 Môâ'ndûr 并且对音为 Moandur(译文，页 31)。G. B. 博士以“马山”(les hauteurs de ma)，代替«秘史»第170 节的 Ma-undur。这一行文字指出，成吉思汗的退却，以卯山(或卯温都儿）为障蔽（Mao-undur-un geru'er godolouroun)，海涅士译，(«Wörterb.»，页 50)。

〔4〕 «秘史»第170 节原文先说成吉思汗安置 Ouryangqat(“Ouryangqadaï”)(兀良哈，兀良哈歹)部的 Djelme-ou'a(者勒篾-ou'a)在卯温都儿山隐蔽地方哨望，随后这个后卫部队(tchaqdou'oulsoun)派遣巡逻队(qara'oulsoun)侦察客列亦惕人的近前。第二天，在早晨(manaqarchi)，蒙古军又出发前行直至日落时候（naran kelberi'ulgu)。于是抵达合剌合勒只惕的沙〔les sables de Qalaqaldjit (Qalaqaldjit-elet)〕〔G. B. 博士译为“滚热的沙”〕，在这个地方休息进餐。当是时，蒙古将阿勒赤歹的管马

人之一 Tchigidaï Yadir (赤吉歹也迪)在放马吃草时候，看见尘土飞扬，这是敌人近临卯温都儿山的南面(ebur-iyer)所致，这些飞扬的尘土升高穿过(da'arin)红柳(Houla 'an-bourouqat，忽刺安不鲁合惕)地方。

他报告敌人的来到……不久成吉思汗自已也看到尘土飞扬。他叫人牵来马匹，缚好肚带，命令上马(Morilaqou)。他这样是要避免一切意外。关于这里所说的忽刺安不鲁合惕这个地方，可以提到现今蒙古词 bourghasoun，指"沙邱的柳树"。不鲁合惕(bouroughat)这个词，据 G.B. 博士的注解，是近代蒙古语 bourghat 这一词的古语的复数。忽刺安"红"是十三世纪的蒙古语，传给现代蒙古语以oulaghan这一词，这是通常情形去掉发音的H(伯希和:《亚洲学报》,1925,I,217)。《拉施特书》中在这里作 Hoûlân-boûrqân以及其另一种形式 Hoûlân-boûrqât(别列津本，原文，页 212，行 9 至 10)。海涅士(《Wörterb.》，页 22)译 bourqasoun 为"Ormes, écorce d'ormes, Ulmenrinde"。

〔5〕 失鲁格勒只惕这个地名，《拉施特书》的手抄本别列津在这里读做"Chîlûûld-jîût"(原文，页 212，行 7)，由此贝列津对音为"Childjioudjout"(译文，页 131，l.26)。这就是《秘史》第153，173 节的 Oulqoui—Chilugeldjit (兀勒灰失鲁格勒只惕)。寻找与此名字相同，也是由兴安岭流出而流向戈壁的河流，我在现今的地图(Stieler 新出版地图75 和 76)上，只看到 Childjin 河，它流向东北，北纬 44°，东经 116°。但是这条在当时无疑是很近金国边境的河，似乎其位置是在人们向北寻找的，即向Oulchin或 Azergan方而寻找的军事行动，要向南许多。

〔6〕 上面说过 G.B. 博士译《秘史》第 170 节的合剌合勒只惕额列惕为"滚热的沙"。《拉施特书》手抄本，为别列津所遵照的是作"Qalâldjîn-elet"(原文，页 212，l.13)，然而手抄本 E，举另一种形式(同上书)，特殊形式"Qalâldjit"，这个形式无非是《秘史》所说的名字的缩写。

〔7〕 阿赤黑失仑这个名字。G.B. 博士说，或者是突厥-蒙古语的同源词 atchiq (阿赤黑)在畏吾儿突厥语中指"愤怒"；chirun (失仑)在蒙古语中有 chirugun 这一词，指"粗暴"、"严厉"。

〔8〕 只儿斤人在《秘史》里面被称为"勇士" (ba'atout)。在同一节斡栾董合亦惕人(Olon-Doungqayit) G.B. 博士译做"很有威严的人们"，和 dongqayiqou，(此言"有威严的气象") 词根相同。他们也被称为"勇士"。《元史》使我们回复到其单数的，董合(Doungqaï)，而《拉施特书》，别列津，"部落"96 和 106 作复数的对音 Toûngqâyit (董合亦惕)。

〔9〕 豁里失列门太子是 mingghan tourgha'out 的指挥官 (uduridun)，即客列亦惕人的"一千护卫"，《秘史》第 170 节特别提明。下文要说到成吉思汗也组织这种护卫队。伯希和先生提起注意，tourghaq 这一词，其复数为 tourgha'out，"护卫"在突厥语里面已经有过 Qoutadghou bilig, Radlov, III, 1457(伯希和，《通报》,1930,29)。

〔10〕 关于忽刺安不鲁合惕这个地方。海涅士译本的《秘史》第 173 节，在这里作 Houla'an-bolouqat，和《秘史》第170 节的 Houa'an bourouqat 不同，是另一个地方，这种分别，海涅士在他 Wörterbuch，页 178，还是这样写。因此就有一个地方叫做"红色貂皮(boulouqat)"，另一个地方叫做"红柳 (bourouqat)"。然而人们可以推测，这里所说，还是指红柳这个地方，因为上下文字指出这一次还是在卯温都儿山(Mao-undur-

un ebur-iyer)的南面。

〔11〕 关于合答安答勒都儿罕。《秘史》第 174 节在这里所说妇人合答安答勒都儿罕,是锁儿罕失剌的女儿(第146 节称为 Sorqan-chira-yin okin Qada'an,)。我们在上面说过(第二章第二节)泰亦赤乌属部,速勒都思(Suldus 或 Suldäs)部的锁儿罕失剌,与他的两个儿子沈白与赤老温一道,当成吉思汗年轻时被泰亦赤兀惕加以桎梏的时候,曾搭救了成吉思汗。沈白和赤老温当时曾叫他们的妹妹(duyi)合答安照顾这个逃亡人(《秘史》,第85 节末)。《秘史》第 120 节又提到合答安答勒都儿罕这个名字,同时也说到她的长兄(aqa)和幼弟(de'u),于成吉思汗和札木合分裂之后,他们在许多首领之间,于该晚投到成吉思汗这一方面(看上面本章第六节)。但是在第 120 节,将合答安答勒都儿罕的名字归于塔儿忽(Targhout) (Tarqoud-oun Qada'an-Daldourqan) 这个部落,而妇人合答安属于速勒都思部。在《秘史》第 146 节,我们重见这个妇人合答安,有戏剧性的一幕。这是在和泰亦赤兀惕人大战之后,成吉思汗几乎丧失性命:"在一个山上,一个穿红衣的妇人(houla'an de'eltu eme) 大声哭喊成吉思汗。成吉思汗听见。他问什么人这样喊。这个妇人答道:"我是合答安,锁儿罕失剌的女儿。人们(泰亦赤兀惕人)要杀我的丈夫,请来救他!"成吉思汗快马而来,投入她的臂(teberildübe)。但是合答安的丈夫刚刚被杀死。军队驻扎过夜。成吉思汗叫合答安坐在他的旁边。同节,即第 146 节继续说,第二天,合答安的父亲锁儿罕失剌和者别来投成吉思汗。锁儿罕失剌和者别两人都是泰亦赤兀惕部脱朵延(Tödöye,Tödöyen) 的隶属人 (haran)"。成吉思汗向锁儿罕失剌提起从前当被囚于泰亦赤兀惕人的时候,他和他的一家人搭救了自己,但是也问他们为什么等到这样久才来归附。关于这个问题,锁儿罕失剌答道:"我如果早些来,泰亦赤兀惕首领们将要杀死我的妻子,驱散我的畜群和马(adu'un)"。合答安丈夫的被杀就足以证实这个话。——最后在第 174 节,在成吉思汗和客列亦惕人初次作战的第二天,我们看到妇人(eme)合答安答勒都儿罕由客列亦惕人的营盘来到成吉思汗的营盘,没有携带她的儿子或是和她的儿子分开 (kö'un etche qaqas),告诉成吉思汗敌方的情形。在这个征服者的平生中,这种来自妇人的友谊表示他心理状态的一面,值得提出。

〔12〕 《秘史》174 节,客列亦惕将军阿赤黑失仑对汪罕说:"蒙古人么?他们的偌大一半 (Mongghol-oun olon kin)和札木合、阿勒坛以及忽察儿一起的已经在我们这边。帖木真那里(处境是这样困难,所以)的每个骑士只有一匹马 (没有从马或后备马匹)。他们只靠森林的树木障蔽……我们收拾他们就像马粪(morin-o djounda'oul metu)。

〔13〕 埋忽亦勒答儿于斡峏讷屼山的半崖之上。海涅士指出 keltegeï qada 有"半山"、"半坡"的意思(《Wörterb.》, 98 和 55: keltegei,"山�或斡峏讷屼的山石")。G.B.博士也提出:在斡峏讷屼的斜坡的石上"。

〔14〕 在合勒合河流入捕鱼儿湖地方。《秘史》第 176 节特别指明这是在合勒合河进入捕鱼儿湖的河口 (Qalqa-yin Buyur-na'our-tur tchitqouqou houdja'our)。

〔15〕 海涅士(《Wörterb.》,68)译 qoroqan (缩写: qorqan, qorqon)为"Bach,即"小水流"、"小溪"。《拉施特书》(别列津本,译文,页 134,135,原文,页 217)每次提到作"Tungé-nâwour Qôrqa-qôrôqân",这是将统格(Tungé)译做一个湖(na'our),而

他随即增加同意义的词“小水流: qôrqa-qôrôqân”。至于这个小河的名称，G. B. 博士以为它可能来自 tunggé，这是蒙古 stipa pennata 的名字，指“生在草原上的粗长的草”。

第二章　第二十二节

〔1〕“汗阿！我的父亲”。人们可能趋向于直译为“罕父啊”。

〔2〕勺儿合勒昆地方。《秘史》第 177 节特别指明：“在勺儿合勒昆的红山”(Djorghalqoun-ou houla'ano'oud bolda'oud)。

〔3〕波斯文和中文的记载中，关于汪罕杯子的颜色不同。《秘史》说：kökö tchong(来于中文的钟)“(小)青杯(无柄)”(《秘史》,179 节，海涅士，《Wörterb.》,103)。G. B. 博士是这样译蒙古原文的：“从前(这是我们的习惯)，起身之后，我们去饮(彼此一样)罕父的小青杯。因为我比你起早，你妒忌我。让我现在还饮罕父的杯子吧，否则，这将于你不利。”

〔4〕对阿勒坛忽察儿等所说的话。“不要让任何人(kene ber)占据三河之源(qourban mured-un teri'un)”。号召蒙古各氏族的团结以保守客鲁涟河上游、斡难河上游和土拉河上游的故土，这是很富特色的。《秘史》第 179 节所揭示的“成吉思汗的声诉”，是一种外交文件，既巧妙又善于词令，和上一节所说的毫无逊色。这位征服者对每一个联盟者说所应说的话，采用适当的论点。在这里面使用一系列的手腕，非常适合于解散对方的团结，就在这上面，这个蒙古人首领最后取得胜利，因为札木合、忽察儿和答里台果然中途抛弃了汪罕。可以推想，成吉思汗的论点曾在联盟者中间散布了互不信任。

〔5〕《秘史》第 178 节说，汪罕刺自己的小指头(Chigi qourou'ou，近代蒙古语为 chigtchigei qouroughou)，用一把剪指甲的小刀(onoubtchi kitoughai，“Messer zum Einkerben”(参阅 E. 海涅士，《Wörterb.》,125)。汪罕随后将他的血装在一个小桶或树皮做的小号角里面(utchugän daqtai，海涅士译做“kleine Büchse aus Birkenrinde”,《Wörterb.》,31)。

第二章　第二十三节

〔1〕《拉施特书》,别列津本，原文，页 215，行 9，写巴勠渚纳为 Bâldjîoûna。《秘史》第 182,183,208 节作 Baldjouna。这个词可能和蒙古文字里面 baltchigh 意义相同，baltchigh 指“沼泽”、“洼地”(“marais”)。突厥词 baltchiq 指“烂泥”(《Brockelmann》,页 29)。我们在《秘史》第 24 节已经看见，孛端察儿顺着斡难河岸而到巴勒谆阿剌(Baldjoun-aral)，即“巴勒谆岛”居住(参阅伯希和，《通报》,1936，页 398)。同样情形，《秘史》第129,201 和 218 节提到答兰巴勒主惕(Dalan-baldjout)，常被译做“七十个沼泽”。——巴勒谆(baldjoun，复数为巴勒主惕，baldjout)，“沼泽”，十三世纪的蒙古语，由此可见是等同于现今的 baltchigh 这一词。至于成吉思汗退兵所至的地名，正确的蒙古词形式是巴勠渚纳(Baldjouna)(伯希和，《通报》,1929,378)。——在这里可以提到，为欲在蒙古找出蒙古史诗里面的历史地点，Borovka 和符拉基米尔佐夫的探求还

得不到结果。"《秘史》里面的大部分地方的名字，在今天已经不知道"，(伯希和，《通报》，1931，228)。

〔2〕 汪古人首领，成吉思汗的附庸，在《秘史》第182，190，202节称之为阿剌忽失的吉惕忽里(Alaqouch idigit qouri)（海涅士写做Alaqou chidigit qouri)。在《拉施特书》里面，别列津本，原文XV，页2，作Alâqoûch tikîn，和同书，"部落"，页115，作Alâqoûch tikîn qoûrin。关于idigit（亦的吉惕），参看亦都护的头衔(idiqout，更好作iduq qout)("神圣贵爵"、"神圣陛下")，八世纪至九世纪时候的畏吾儿王拥有这种头衔。比这个更早，在八世纪的鄂尔浑突厥碑文里面，W.汤姆生将yduq译做："特使"、"命运所派遣"、"幸福"、"赞美"(汤姆生，《鄂尔浑碑文》，页27—28)。关于畏吾儿的idiqout，参阅Ramstedt，«Mongolische Briefe aus Idiqut-schähri bei Turfan»，见于：Sitzungsber. d.k. preuss. Akad. d. Wiss.，Phil.，hist. Kl. 1909，843，又伯希和，《通报》，1929，153，在这里面，qut译为"祝福"、"御前"。至于tegin(特勤)这个头衔，无疑是源自阿瓦尔人(即原始蒙古人)，已经见于八世纪的鄂尔浑碑文，著名的突厥汗名叫阙特勤(汤姆生，《鄂尔浑碑文》，73，和沙畹《西突厥考》225和367)。

第二章 第二十四节

〔1〕 合剌温只敦山，别列津读做Qârâoûn-Djidoûn(《拉施特书》，原文XIII，页231，1.3)。海涅士的对音，这座山的名称为Qara'oundjidoun，也见于《秘史》第183和205节(«Wörterb.»，页176)。G.B.博士也读做Qaraoundjidoun并译做"黑色之阪"。《元史》的写成哈剌浑，似将djidoun(只敦)的缀音去掉。

〔2〕 阿儿合勒苟吉，"Arghal-geögi"，arghal 指"乾牛粪"，在戈壁用以为燃料，geögi似指"小钩"(海涅士，«Wörterb.»，页9和49)。人们可以读做Arghal-geügi"。

〔3〕 亦秃儿坚，可以改为"Itürken"，海涅士在这里读《秘史》第184节这一词为"Iturgen"。

〔4〕 《秘史》第185节在这里说："合里兀答儿和察忽儿罕报告成吉思汗："汪罕甚不提防。见今起著金撒帐(altan terme)做筵会。趁夜里我们驰马，我们乘他的不备"。主儿扯歹和阿儿孩哈撒儿被派为前哨。人们彻夜进行。人们包围(boutchiba)的这个隘道(amasar)名叫折儿合不赤孩〔这个名称，G.B.博士是这样译它：qabtchiqal(合不赤孩)是"窄狭通道，就像迫处在螺盘一样"，djer(折儿)指"斑点的"、"有点的"〕，这是折额儿温都儿山的隘道。这一场战争历时三天三夜"。第三天，客列亦惕人败退。——由此可见，成吉思汗的胜利由于一定的原因：于整夜进行之后，谨慎地隐蔽，以出其不意的突击，继之以包围敌人，迫他们在隘道之中，有如用捕鼠之器。这一次击败客列亦惕人是成吉思汗事业的有决定性的事件，一直到这个时候，他还是处于低一等的地位，从此之后，他就只和那些军事实力不如他的敌人相周旋。

第二章 第二十五节

〔1〕 上下文(《秘史》，第185节)告诉我们合答黑把阿秃儿是只儿斤战士之一

(boulghaldoughtchi djirgin)，只儿斤是客列亦惕军队的精华。

〔2〕 只儿斤人，海涅士先生似乎认为这里所说的就是上文所提到的客列亦惕的部落只儿斤人(«Wörterb.», 页 178，说到«秘史»第 185—187 节时候)，这一个部落，拉施特在客列亦惕人专篇之中列为一条("部落"，页 95) 称之为 Djirqin。巴鲁克译«秘史»这一段有关词句意义不同: niken dja'oun djirgin-i ökbe "他给(他)一百帐(的人)"。——关于塔孩把阿秃儿，拉施特说他属于晃豁坛 (Qongqotat，拉施特作 Qongqoyât)部，他的名字是 Dâqaï-bahâdour，参阅«拉施特书»，"部落"，214。

〔3〕 «秘史»第 186 节指明，亦巴合 (Ibaqa 或 Ibagha) 别乞是札合敢不的长女(egetchimet)，而莎儿合黑塔泥是他的次女(doyimet)。

〔4〕 这位客列亦惕人的公主由此嫁与拖雷，她后来在成吉思汗王朝的历史里面成为这样重要的人物，她在«秘史»第 186 节叫做莎儿合黑塔泥 (Sorghaqtani 或 Sor·qaqtani)。这个名字似乎是 Soyourghaqtani 的缩写形式，这个字伯希和先生用 soyourgha 解释，"在突厥语中和在蒙古语中，soyourgha 都是用以指上级向下级赠送的礼物或恩宠"(伯希和，«通报»，1930，302—303)。莎儿合黑塔泥这个名字在«元史» 作唆鲁忽帖尼[翁按: 亦作"缫勒噶塔纳"，为蒙哥(宪宗)和忽必烈 (世祖) 之母](按: 这是据«元史»卷 106，"后妃表"的译音)。在«拉施特书» 中对音为 Sôrqôqtaî 或 Sorqôqtaî，别列津本，("部落"，50 和 100，本传，原文，页 175，行 12，以及注 91，手抄本的另一种写法正确地作 Sôrqôqtaní)。«萨囊彻辰书»里面，斯密特本，页 112—113，作 Sorqataï-bégi。参阅伯希和«Le vrai nom de Seroctan»，«通报»，1932，页 43—54。

〔5〕 汪豁真人是"帝王的侍从"人。参阅海涅士，S. V. qodjidaqou 和 qodjit，Wörterb.，64—65。

〔6〕 阿不只阿阔迭格儿这个地名。海涅士更迭地用两种写法: 在«秘史»第 187 节用 ködeger，具有"山"的意义，在第 191 节作 köteger，具有"草原"的意义，(«Wörterb»，页103 和 104)。巴鲁克写做 köteger，译做"阿不只合(Abdjiqa)山"。

〔7〕 这个乃蛮人首领，在«秘史»第 189，194 节，叫做 Qorisou-bätchi (豁里速别赤)或 Ghorisou-bätchi，依照伯希和先生的读法，«亚洲学报»，1920，I. 175，176。——在蒙古语，Qori(豁里)，此言"二十"。——拉施特称此人为 Qorisou-badjou (豁里速拜佐)，或者无宁是 Qori-soubadjou(别列津本，XIII，原文，页 233，行 1)。

〔8〕 豁里速别赤，的的克撒合勒，在«元史»作"火里速八赤"和"帖迪沙"。涅坤河(ousoun)作"揑辟乌柳河" (按: 上三个名字是«圣武亲征录»的译音，格鲁塞误为 «元史»)(伯希和，«亚洲学报»，1920，I. 177)。

〔9〕 关于川勒这一词，有"沙漠"的意义，参阅伯希和，«通报»，1930，19。

〔10〕 "他抛弃他的正主(tous khan)"。这个正统的意识在成吉思汗的政治观念当中很突出。常常在«秘史»里面提到，见于第 149，185，188，200，220 节。这种意识的反响甚至可以在拉施特叙述蒙古大将怯的不花(Kitbouqa)将死在马木鲁克人之前时，对叛变的奴隶们所做的宣言，在 1260 编目之下(«拉施特书»，Defrémery 译，352—353)。

第二章　第二十六节

〔1〕 «秘史»第189 节在这里说:"在天上，日月双明(同样光辉)。

日与月两者并在。但是在地上，怎能有两个王者(qat，乃qan(汗)的复数)？"(G. B.译)

〔2〕“蒙古人(mongghol irgèn)气息难闻(hunor mao'utan)衣服黑暗(qubtchasu baratutan)”。《秘史》，第189和196节之末。使人奇怪的是蒙古史诗竟然记录这种证言。

〔3〕帖篾延客额儿(《秘史》，第190节)，“骆驼(temeyen)的草原(ke'er)”(G. B.)。

〔4〕客勒帖该合答地方，“靠近在斡儿讷兀山(Orno'ou)斜坂的乱石(keltegaï-qada)”(G. B. 译)。或作“在斡儿讷兀山(Orno'ou-yin)斜坂(qa'la)的半途(keltegäi)”(海涅士译，《Wörterb.》，页98和55)。斡儿讷兀山见于《秘史》第175节(对客列亦惕人的战争，在合勒合河地区，捕鱼儿湖之南)：“成吉思汗埋葬忽亦勒答儿于斡儿讷兀山的半崖，在合勒合河附近”)，而在这里，第191和192节重新提到，附有同样说明〔“成吉思汗驻营于斡儿讷兀山坡(靠近)合勒合河”〕。在我所能够参考的捕鱼儿湖地区的地图上面找不到这座山的名字。

第二章 第二十七节

〔1〕关于军职千夫长这一行文字，逐字直译为千人〔mingghan-ou(翁按：似乎即契丹语的“明安”，辽人所语明安是一中级军官)〕、百人(dja'oun-ou)、十人(harban ou)之长(noyan，“那颜”)。关于“那颜”(noyan，noyat)这一词以这种意义使用，参阅莫斯达《Textes oraux ordos》，713。

〔2〕关于脱栾，《秘史》在另一节(第265节)指明脱栾扯儿必属于晃豁坛部落(“qongqotadaï Toloun-tcherbi”)。拉施特在关于晃豁坛部落这一条里面证实这一点(“部落”，页158)。参阅伯希和，《通报》，1931，415。

〔3〕G. B. 博士说，照字面说，怯薛(kechik)指“值班供职(护卫)”而怯薛丹(kechikten)指“值班的官员”。tourgha'out(是tourghaq的复数)是“护卫队(日班)”。kebte'ut(käbtä'ut)是kebte'ul的复数(伯希和，《通报》，1930，30—31)，照字面说，是“守夜的人们”，G. B. 博士引起注意说，这是说“使人安眠的人们”。豁儿赤(qortchin)“带弓箭筒的人”，这一词源自qor，“弓箭筒”。ba'ourtchin“司厨人”(？)(按：这里原文作问号，《元史》卷99，兵志：“亲烹饪以奉上饮食者曰博尔赤”，即这里所说的ba'ourtchin)。最后，e'udentchin(ä'udäntchin)是“司阍人”，由于e'uden这一词，此言“门”，参阅伯希和，《通报》，1930，32。aqtatchin是“饲马人”或广泛地指“管马人”，aqta，此言“马”。参阅海涅士，《Wörterb.》，页3，12，66—67，155。

第二章 第二十八节

〔1〕关于速勒迭(sulde)，G. B. 博士提到《萨囊彻辰书》页106，I. 15：“Kegere, adjirgha-yin〔segul-iyer，错写〕kegul-iyer kigsen sulde tchinou”，这是说：“你的速勒迭(“守护神”)，以你的紫色而黑鬃黑尾的种马的鬃毛多束编成”。相同的文字见于

《阿勒坛迭卜赤》,北京,1925,页47,莫斯达引文,见 Textes oraux ordos,北京,1937,页333,注2。莫斯达神父说:“在鄂尔多斯,人们崇拜好几个速勒迭(“守护神”),其中有alak速勒迭,这是说,多彩色的速勒迭。在鄂多克(Otok)旗,有一个qorô速勒迭(sulde qoriya)或速勒迭的圈地,有darqat(达干)守护,监视速勒迭的崇奉。以沙丘的柳树为篱(bourgha soun)做一个圈子,这个神立在中央。这是一个木桅,其端装铁。这个木桅有黑鬃做细绳搓成的大束绕其上。这种束叫做sulde-yin kukul,此言“速勒迭的捆束”或 sulde-yin nabdsa,此言“速勒迭的衣服”。蒙古人说,编这个捆束的细绳,纯用紫色种马和鬃(黑色)和尾的毛,这一种马是献神之用的(ongghoun adjirgha(献给成吉思汗?)”。

〔2〕 康合儿合(罕)山,G. B. 博士怀疑《秘史》第193节所说的Qangharqan应否读做Qanghaïqan,即“小杭爱山”(Khanghaï)附有“减小”的语尾qan。《秘史》第193节说“在这个地方(tende)〔在撒阿里客额儿类似地方〕,乃蛮的侦察队设立岗位在Qangharqan(康合儿罕)山顶(Qangharqan-o teri'ute Naiman-o qara'oul tende adjou)。而在《元史》,在大致相等的一行文字里面,告诉我们塔阳在杭爱山驻营。这两种史源都是在这个时候对我们说,乃蛮人怎样捉住蒙古人的一匹白马,很瘦,因此他们以为成吉思汗的马队疲敝。

〔3〕 “马匹瘦”,aqtas tourouqat boui(《秘史》,第168,190,193,194节);或aqtas tarqout boui,“马匹肥”(《秘史》,第181,194节):每次都是由这种观点来决定游牧人应该守候或相反地应该进攻邻人。在《草原帝国》里面,我们屡次看到同样的考虑决定中国人和古突厥“突厥”人的关系。

〔4〕 《秘史》第193节详细告诉我们朵歹扯儿必在撒阿里客额儿的军事会议中告诉成吉思汗的话。“我们人少(djöyen)”,朵歹一开始就这样说,这种证言是饶有兴趣的,因为它完全否定了蒙古“群众”是成群的在那里行动的观念。实际上,成吉思汗仅仅带着军队到乃蛮地方,留蒙古“人民”在家,即在蒙古东部。而且这个途程很远,由合勒合河出发,至于将来建立哈剌和林城的地区,承认蒙古马队疲敝可以证明。朵歹继续说:“我们人少,必须停留下来让马匹恢复疲劳。驻营撒阿里客额儿,每人点五个火(taboun qal-no'out),彼此相离(anggida)。”至少是巴鲁克先生这样来翻译这一句,但是海涅士先生理解为:“每人在五处不同地方(taboun-anggida)点火”(这个不同之点,只在文法上面,和语意无关)(海涅士,《Wörterb.》,页8)。朵歹继续说,“由于我们的火,我们使乃蛮人恐惧。人们说我们人多,而他们的汗从来不曾出门(出征),这是一个懦弱的人。我们的火使他们不知道我们的人数,等到我们的马匹强壮,我们攻打他们的前锋,等语……”。成吉思汗依朵歹扯儿必的话(也见于193节末)命令点起露营的火。“这一天晚上,乃蛮哨望人从康合儿罕高处看见许多火燃烧,自相传说:“这是错误的以为蒙古人数很少,这是像星一般多呵!”。

〔5〕 塔阳对他儿子古出鲁克说的话。这里是依照鲍乃迪译的《元朝秘史》所说。蒙文《秘史》原文第194节在这里似乎不明确。这是由于重叠词句选用一定的词的结果,蒙古人是这样锻炼得坚强和久经战阵,所以他们面对任何危险连眼中的瞳人都不动(Nidun iyen hirmes ulu kin)。海涅士的对音和译文,《Wörterb.》,页76。

〔6〕 古出鲁克对他父亲说的话,这里也是利用鲍乃迪依照中文的一段。蒙文第

194 节似乎简短得多，但是也有这个毁骂的比喻，将塔阳比为孕妇(kundu eme)往小便所(chi'ekui qadjar)，和牛到吃草处(beldji'el)(海涅士，«Wörterb.»，页 57)。

〔7〕 G.B.博士说，我撮要(«秘史»第194节)豁里速别赤对塔阳所说的话："你的父亲，亦难赤必勒格从来没有让和他同样(勇敢)的人看见他的背或马的后臀"。这句话，G.B.解释说，指这个前乃蛮王在他的伙伴(nököt)面前从来不让敌人看见他的背。海涅士直译为："从来没有让同样勇敢的敌人看见他的背，等语……"(satcha nokor 译为"gleichwertiger Gegner"，«Wörterb.»，130)。拉施特也记述豁里速别赤(作Qôrî-soûbâtchoû)对塔阳说，他的父亲亦难赤汗从来没有让人看见他的背或马的后臀(«拉施特书»，别列津译，XV，3)。由此可见，乃蛮将军所说的话在两类主要史源之中形貌相同。

〔8〕 关于纳忽山。«秘史»在稍后(第 196节)指明"纳忽昆(Naqou-qoun，Naqou-qoun-no)山(a'oula)"。海涅士(«Wörberb.»，113)试行解释纳忽(Naqou)这一词为"金锭"(复数为 naqout，在第 274 节有 chiramal altatan naqout，"黄金块")。但是人们怀疑Naqou，或是更好作 Naghou 是否正确的形式。有人以为这可能是 makighou 这个词的缩写，这个词的意义为"弯曲"、"肘腕"、"蜿蜒"，说到地面时候，指"弧形"。至于察乞儿马兀惕 (Tchakirma'out) 这个地点，G.B.博士译做"坏劣"(ma'out，蒙古语 maghoud)、"燧石"(蒙古语：tchakighour)。有关的文字(第 195 节的开始)说："由合池儿河(Qatchir-ousoun atcha)塔阳动员(godoldjou)，从塔米儿河流域下趋(hourou'out)；他穿过(ketuldju)鄂尔浑，到达察乞儿马兀惕，在纳忽山(Naqou qoun-no)东面山坂 (doronadji qormaï da'arin)之上"。稍后一点，第195 节，继续上面所说，同样文字指明成吉思汗和乃蛮人的战争开始在纳忽山斜坡之上：(Naqou-qoun-no ebur a'oula-yin qorzmaï kidjin bayidjou'oui)；"我们的前哨 (bidano qara'oul)追逐(hulde'et)乃蛮的前哨(Naïman-o qara'oul-i)"。

第二章 第二十九节

〔1〕 «秘史» 195 节的文字指明成吉思汗自率前锋 (algintchi)(海涅士，«Wörterb.»，页 5)。他的兄弟哈撒儿(Qasar，Qassar)指挥中军 (qol)，而他的另一个兄弟帖木格斡惕赤斤掌管后备马匹(kotol)。

〔2〕 "(狼)赶(羊)直至它们的圈"，qoton-tur gurtele kuldedju («秘史»，第 195 节)是一种在草原史诗里面为大家意料中的譬喻。同样的比喻很自然地见于八世纪的鄂尔浑突厥碑文："我父亲，合汗 Eltérés 的军队，就像狼(böritägh)而他的敌人就像羊(qoïtägh)(汤姆生，«鄂尔浑碑文»，页 101)。

〔3〕 札木合形容"四狗"的话。关于"铜额"科瓦列夫斯基字典，II，1525，译 chireme，chirim 为"混合金属，古铜"。G.B.博士译 chirimen 为"黄铜"，"以铜为主的混合金属"。"在近代蒙古语中，这是'溶铁'"。关于"锥舌"，G.B.博士说，如果 chibuge 这一词在近代蒙古语指"凿"，"钻锥"，中国人译为"凿子"。中国人译«秘史»第 195 节这一行文字为："铜额、凿齿、锥舌、铁心、用镮刀做马鞭"，(按：这里格鲁塞译中文稍有出入，兹照中文«秘史»还原，关于"凿齿"，原书括号注蒙文：dörben noqaïs chi'out-

chi，关于“镊刀”做马鞭，原书括号注蒙文：ouldou mina'atan)。海涅士先生在«Wörterb.»，162（符拉基米尔佐夫前于他，译法相同）译：“做鞭(mina'atan)，他们有镊刀(ouldou)”。

〔4〕 札木合说：“帖木真安答……等语”。海涅士将«秘史»第195节这一行文字对音为：“Temujin anda mino gubcin beye ino shiremu'er shirekdeksen shibuge de qatququi a colo ugai'u; temuri yer dabtahsan tebene de qatququi a colo ugai'u”。G. B. 博士译为：“那边有我的安答帖木真。浑身像锻炼很好的混合金属，凿子不能穿(任何地方)；像精铁，锥不能入。你看见我的安答帖木真，似饥鹰一般冲向我们么？”。

〔5〕 本节第三段，札木合形容哈撒儿的话。鲍乃迪译中文«元朝秘史»（说到哈撒儿时候）：“他的身体大如三个人”。这一句话在蒙文«秘史»里面没有。蒙文«秘史»仅仅说：“这是诃额仑母亲的一个儿子，用人肉养大。他能够吃一个三岁大的、三度长的牛”（按：中文«秘史»说哈撒儿：“身有三度长”）。这里 bodo 这一词（海涅士译为“Stück Vieh”，«Wörterb.»，页 16)，G. B. 博士以为是指“用以赎罪，做赠品，聘或买未婚妻的牛”。蒙古文字继续说：“他穿三层重叠(或金属的叶)的战衣。他引着三个雄牛在后面而来。他吞一个全人连弓箭筒而不碍在半喉；他吃一个全人而他的心脏跳动和原来一样”（G. B. 译）。同上书，页 165，行 26：鲍乃迪的中文译本说：“他杀一个战士穿过他的甲”。蒙古文字作：Kelkitele ulketele qarbouyou，这就是海涅士，«Wörterb.»，页 98，所译为：“Er schiesst mehrere Menschen miteinander durch und durch”。同上书，页 165，行 28，这个诗篇的最后一段：“这是拙赤哈撒儿，魔鬼(gurelgu)所生”，这是 G. B. 所译的。为鲍乃迪所本的«元朝秘史»，译 gurelgu 这一词为毒蛇(python)。海涅士(«Wörterb.»，53)也将 gurelgu 译为“一种大蛇”。

〔6〕 成吉思汗和乃蛮人的纳忽山之战，结局是有戏剧式的详情。在蒙古人乘胜进攻之前，乃蛮人在黑暗之中奔逃，一簇一簇的坠落山谷深坑里面，“Hundji'u bayitala darultchadju ukuldudju'ui”（«秘史»，第 196 节)，这就是海涅士(«Wörterb.»，79)所译为：他们彼此挤压(坠入山谷里面)而同归于尽，他们的尸体像枯树一样睡在那里。

〔7〕 乃蛮人被追至于阿尔泰山（Altaï-yin ölkede）前面，力尽途穷（海涅士译，«Wörterb.»，111，«秘史»第 196 节：Naiman irgèn-o oulous-i Altaï-yin ölkede mouqoutqadjou qouriyaba)。

〔8〕 伯希和先生说，“日班护卫队”(tourgha'out)的组织，以«秘史»为证，在客列亦惕人里面先有，后来为成吉思汗所采用（«通报»，1930，30)。他认为 tourqua'out 或，tourgha'out 这个名称是近今 Tourghout（都儿忽惕）族名所本（«萨囊彻辰书»作 Torgha'out)：Torghout 人的名称，或是纪念成吉思汗，或是客列亦惕人的子孙，取名古老组织 tourghaq，在客列亦惕人中间曾经有过。（按：这一条或者是误置此处，应归入上第二十七节注释之内，或者是补充说明客列亦惕人军队组织。）（又按：这里所说都儿忽惕，或系塔儿忽惕(Targhout)，见«秘史»第 120 节）。

第二章 第三十节

〔1〕 合剌答勒忽札兀儿。即合剌答勒（Qaradal）泉（houdja'our）（海涅士，

«Wörterb.», 页 78 和 176)。我们在现今地理志上面找不到一个地名可以确定这一个泉的方位,《秘史》第 197 节说成吉思汗在这个地方附近和篾儿乞惕首领脱黑脱阿交战。这一节文字还说成吉思汗追逐脱黑脱阿至于撒阿里客额儿地方,他并将脱里脱阿的人民和领地(irge orqa oulous)占有。参阅海涅士,«Wörterb.»,126。然而我在上面已经提到,十三世纪时候,好几处地方都名叫撒阿里客额儿,显著的一处是在蒙古东部,另一处在乃蛮地方,在杭爱山的第一道卫山地方(参阅伯希和,«通报»,1935,165)。这个名字在字义上已经不确定。海涅士的«蒙文词典»(页 130)解释撒阿里(sa'ari)为"尾骨、后车",但是这个词典在后面又译撒阿里客额儿(Sa'ari-ke'er)为"Melkfeld(挤马奶的场所或出马奶的场所)。G. B. 博士提议译撒阿里客额儿为"似驴皮的草原"。

〔2〕 忽兰(qoulan)在蒙古语中指"野驴"、"野马"。(hémione)"

〔3〕 哈卜察勒,在蒙古语中,指"窄径",Schlucht, enger Durchlass"(海涅士,«Wörterb.»,54)。G. B. 博士解释忽鲁哈卜察勒为"重要栅栏",哈剌温哈卜察勒(Qara'oun-qabtchal)为"救护的栅栏"。这两个地方应该向色楞格河方面寻找。

〔4〕 台合勒山,在蒙古语中,taïqal 指"山顶",qorqa 指"以砍下的树和栅栏所建的寨"(海涅士,«Wörterb.»,67 和 144),也指"退守"、"避居",有如突厥字 qorghan, qourghan,"寨"、"防守的地方"(伯希和,«通报», 1930, 290)。因此,台合勒豁儿合(taïqal-qorqa)指"山顶的小屋"。

〔5〕 «秘史»第 198 节指明这是在"不黑都儿麻,也儿的石河的源(=发源诸河之一):Erdich-un Bouqdourma houdja'our"。至于这一次战役的其它经过地方,«秘史»在前几行告诉我们,成吉思汗于俘获篾儿乞惕人首领脱黑脱阿的儿媳妇之后〔Toqaï和Törägänä(Döregene)公主,脱黑脱阿的长子忽都的两个妻子,成吉思汗将 Törägänä给窝阔台为妻〕,向前追赶脱黑脱阿以及他的儿子,忽都和赤老温,直抵阿尔泰山前面(Altaï-yin ebur-e, 海涅士译为"Vorderseite des Altai-Gebirges", «Wörterb.», 41),并在那里过冬(ubuldjedju)。第二年春天,牛儿年(huker-djil)(1205),成吉思汗越阿来(山)。乃蛮人首领古出鲁克,带领残众,在靠近不黑都儿麻,"也儿的石河源"之一的地方,和脱黑脱阿联合。在这个地方,成吉思汗和他交绥。〔这不是乃蛮人的终局,因为古出鲁克后来还逃避至哈剌契丹,在那里他重新开始一种新的生活,但是篾儿乞惕人实际上就此终结。«秘史»记载成吉思汗的不可挽回的决定,将这个极其敌对部落的残存人口分散开。这一项分散若干部落的办法对于建立蒙古的统一,对于建立"青蒙古人"这个人民以成为民族的单一体,是绝对必要的。〕

〔6〕 此注中所说的战地,我认为这是不肯定的,有人以为这一场在黑也儿的石河上的战争就是«长春西游记»所提到的古战场,称为白骨甸,在乃蛮人地方,蒙古丞相镇海向这位道教旅行家回溯了其经过。当这个时候,长春和镇海在阿尔泰山的迤南很远的乌泷古泉的东面。黑也儿的石泉和不喀都儿麻(Boukhdourma),还离开这个所在相当的远。事实上,"白骨甸"应该与后来的攻击最后篾儿乞惕人的零散党徒和最后乃蛮军队某些战役(在 1205 年以后的),可能与速不台的某些武功有关。

〔7〕 关于成吉思汗对速不台所说的话。海涅士译 qoulan(忽兰)为"野马"。伯希和先生准确地说这是指"hémione"(按:hémione 据 Larousse 字典是西亚的一种野驴,由驴过渡到马的兽)。成吉思汗对速不台所提出的有名的指示,将逃亡中的篾儿乞惕王子们比"颈带套竿(ouqourqa)的野马"又比为"中箭而伤(soumoutou)的鹿

(bouqou)”。继之以奇特的“Magali 之歌”,战士的本色“如果他们和鸟 (dji'urtu) 一样飞上天,速不台呵,你就做鹰隼(chingghor); 如果他们和雪猪(tarbaqan)一样藏在地下,用铁锹(tchalir)掘他们。如果他们入海变成为鱼(djiqasun), 用网 (golmi)捞他们”——于上述富有诗意的词句之后, 继之以准确的军事指示: 当军队赴远方作战时候, 注意马匹不是还太瘦以渡越山岭隘道 (ündür daba'an daban) 和大河 (örgen müren ketülün); 节约生活必需品(günesün); 除非为了军队给养的需要以外, 不可作不必要的围猎; 之后,还有详细指示,关于马鞍的后带(eme'el-ün qudurqa) 可能伤马,关于辔头(qada'ar), 骑马的不可让它飘荡不定。最后, 成吉思汗有一般的训令关于任何人不得违反命令(yarliq),即帝国的和军队的号令。依照这些规定,汗在精神上常常是在远征军队中间, 即使他是在亚洲的其他一端作战, 因为成吉思汗如果允许速不台处罚不重要的罪人,而每遇到他所知道的战士犯法时候他保留决定之权 (《秘史》, 第 199 节)。

〔8〕 《秘史》第 198 节指出成吉思汗决定将篾儿乞惕人民全部分散, 没收财产,赶到距离他们驻营故土的很远地方。虽然属于蒙古种, 篾儿乞惕人被列入不可同化和不能参加新的统一的蒙古民族里面的一类。这些森林人将被无情地消灭。和另一个蒙古森林的部落斡亦剌相反, 斡亦剌被人成群地编入青蒙古人里面。为了拢络他们, 成吉思汗对他们创始一种联姻政策。这些“斡亦剌-成吉思汗系”的婚姻, 和我们上面已经说到的“汪古-成吉思汗系”的婚姻所遵循的原则是一样的。

第二章　第三十一节

〔1〕 “羱羊”,蒙古语 oughouldja,突厥语 qouldja,指“野牡羊”或“argali”。

〔2〕 G.B. 博士说, 在蒙古书写语言里面, keriye 指“鸦类小鸟” (corneille)。Qara keriye, 札木合借以比喻捉住他的不忠仆人,逐句直译“黑色鸦”(按: 秘史作黑老鸦),特别指一种小鸦叫做 Choucas。《秘史》第 200 节的这一句话是以重叠字行文的: 小黑鸦(choucas)捉住了一个美观黑色的大野鸭, qarambaï noghosoun。《秘史》的 noghosoun 这一词,中文旁译附加说,这是一种黑鸭的名称; qara-ambaï (=amban) 是一个缀成词,指“黑而有威”(G. B. 博士)。至于下文 qaratchou (哈剌出) 这一词, G. B. 博士说,中译《元朝秘史》将它除去,但在旁译说“下贱人民”。加上 bo'ol (蒙古语 boghoul)“奴隶”,成为 qaratchou bo'ol,“奴隶中的凶顽的恶棍”,这的确是合乎这里所说的一段的意思。——人们可以看到,《秘史》在这里所认为是札木合说的话,不能证明有反对贵族的趋向,有如符拉基米尔佐夫以为他是这样的人。

〔3〕 关于札木合对成吉思汗传达的话, 《秘史》第 201 节述: “你的 örlu'ut nököd、有能力的人(erdemten)对于你好像是七十三匹(dalan qourban)骗马(aqtas)”。所谓 nököt (按: 那可儿的复数),照字译是拉丁字 comites 的意义,事实上是指“伙伴”, “亲信”,汗所选择的。örlu'ut 这一词,其单数为 örluq, 海涅士译做 “勇敢”、“英雄”, «Wörterb.», 页 126。逐字直译 örlu'ut nököt 是“七十个勇敢的伙伴”,代表成吉思汗军队的参谋本部的人数。《阿勒坛迭卜赤》和《萨囊彻辰书》,页 76, 说到 yisoun örlugud,“九个元帅”。在鄂尔多斯,现今有一个氏族名örlut(莫斯达,«Ordosica»,页 35)。

〔4〕 拙赤答儿马剌，海涅士先生的对音有时作 Tchödji-darmala(«秘史»，第 201 节)，有时作 Djötchi-darmala（第 128 节)，他保有这两种对音(«Wörterb.»，页 174 和 178)。显然这是一个人，拉施特也说到此人名为 Djotchi-tarmala, 在札剌儿人这一条("部落"，页 34)是显著的例子。可看他的"世系"(别列津的札剌儿人各首领的世系，t. VII，表XIX)。

〔5〕 亦勒赤台，阿勒赤台(Altchidaï)这个名字常见于«秘史»，第 170,226,227, 234,242,243,255,277,278 等节。在«拉施特书»中，则作亦勒赤台(Iltchîtây 或 Iltchîdây)，显著之例在，"部落"，页 204，"Djoûriyât"篇目之下。参阅别列津注，XIII, 298，又符拉基米尔佐夫，«蒙古社会制度»，97,98,100,109,140；又伯希和，«蒙古人和教廷»，«les Mongols et la Papauté, Revue de l'Orient chrétien», 1931, 171。

第三章　第一节

〔1〕 成吉思汗的旗帜是"白旗有九尾，即是说，其端有九(à neufs bouts)"yesun köl-tu tchagha'an touq。纛是以水牛的长毫做九个尾组成，以代表九（神圣数字)个军区，每一军区由一个 qörluk 或"英雄"指挥（其复数为 qörlu'ut)，即我们所称为"成吉思汗帝国的元帅"(G. B.)。

〔2〕 «秘史»第 123 节令人奇怪地说，成吉思汗(Gengis-khan)是汗而有成吉思可汗(Tchnggis-qaghan)的头衔(是身后头衔么？)。

〔3〕 中文的头衔，这个征服者在这里是被称为皇帝，等于可汗。我们文字里面误 ti(帝)为 li。中文有时称成吉思汗为"汗"，即是说"国王"，有时称"皇帝"，即是说"合罕"(G. B. 博士)。这种浮移不定，很有身后追"尊为皇帝"的性质。

〔4〕 关于阔阔出这个名字。蒙古的形式是 Kökötchu(«秘史»，第 119,138,188, 202, 214, 243, 244 节)。符拉基米尔佐夫就是这样写（«蒙古社会制度»，页 78, 79, 95)。这个名字的突厥形式，在各书采取了俗语化，作 Köktchu。伯希和先生在«亚洲学报»，1920, I, 179 所采用的写法(第二个 ö 字小些在这行的下面)允许指示两种拼音。这种书写的方法我们在这里没有，我们写为 Kökötchu 和 Kökötchös 一样。可注意的是«秘史»里面有好几个人都叫做阔阔出。首先是第 119 节，一个拾得的孩子，被诃额仑母亲收养；之后是第 188 节，客列亦惕桑昆的不忠马夫（但是这里或者要用 Köktchu 的写法，因为客列亦惕人推想是突厥种)；最后，在其它大部分地方，指蒙力克之子巫者帖卜腾格里，就是在这里所说的此人。

〔5〕 关于长生青天。蒙古语里面的 tänggeri 或 tenggeri，和突厥语中的 tängri 或 tengri，同时都指"天"和"天神"。mongka, möngkä, möngke 的意义为"长生"，这个蒙古词等同于古突厥词 mängku，和畏吾儿词 mängu。蒙古语中的 kökö，在突厥语中为 kök，此言"青"。可见"宗教"的词汇，在突厥语中和蒙古语中很多是共通的。

〔6〕 关于说成吉思汗是上天派遣。djaya'atout （札牙笃惕）这个词指"有好运的人 (schicksalhaft)"，由于 djaya'a（札牙)这一词指"命运"、"机会"、"幸福"，由此有"命运的使者在地上"的意思。如果要很好了解这一种说法，G. B. 博士说，要晓得蒙古的珊蛮教以个人的命运为一种神的人格化，而合汗的命运之神是长生青天。在

1328至1332年之间君临中国的蒙古皇帝，他的蒙古名字是图帖睦尔(Togh-Temur)，而中国人称之为文宗的，他的庙号是蒙古语札牙笃（Djayaghatou 或 Djiyaghatou 或 Djayatou)合汗。参阅 L. Ligeti,«元文宗的蒙古名字»,«通报»,1930,57。

〔7〕 关于"长生天的气力"。这个 Mongka Tängri kutchun—dur 公式，伯希和先生译为"凭长生天的气力"（«通报»,1929,153)。例如大汗贵由于1246年十一月致教皇的复书里面所用的印，"Mongka tängri-yin kutchun-dur, yäkä mongghol oulous-oun dalaï-yin,qan-ou djarligh。凭长生天的气力，由于大蒙古人的海洋汗，(此)令"。伯希和,«蒙古人和教廷»,«les Mongols et la Papauté, Revue de l'Orient Chrétien», 1922—1923,页22,另发单行本。

第三章 第二节

〔1〕 这里所举见于«秘史»第202节的各千户那颜（mingghat-oun noyat）的名单，G. B. 博士对此有考证。代替海涅士先生的 Ilougaï，他提议用 Ilugäi，符合于第243节的亦鲁该(Ilugä)。——Onggur（汪古儿)应作 Önggur 或 Öngur，单数，以接近于这个名称的复数，即现今察哈尔的突厥景教部落汪古（Öngut）的名称。关于曲出(Kutchu 或 Gutchu）这个名字，下文213说到。关于豁儿豁孙，此言"兽粪"，"干牛粪"，"argal"，参阅伯希和，«亚洲学报»，1925，I,205。兀孙(Husun)参阅伯希和，同上，234，husun，此言"头发"。关于忽亦勒答儿（Qouyildar 或 Qouïldar）被认为"智者"、薛禅。塔孩(Taqaï)，有"勇士"的称号，属于速勒都思（Suldus 或Suldäs）部。察合安豁阿（Tchagha'an-qo'a）是海涅士先生的读法，词尾带有女性的"豁阿"，或者可以改成察合安兀洼（Tchagha'an-ou'a)。关于不鲁罕（Bouloughan）参阅 boulaghan，此言"黑貂"。速亦客秃(Suyiketu)有"扯儿必"的头衔。冢率（Djoungso）是海涅士先生的读法，和上文 Djoungso（"种箭"）一样。关于这个名字的其他形式，参阅伯希和，«通报»，1930，43。古出古儿，作 Kutchugur 或 Gutchugur。巴剌(Bala): Arghaï（-qasar）bala，阿儿孩（-哈撒儿巴剌)。斡罗纳儿台（Oronartaï）应作斡罗纳部（tribu Oronar)的 Djirgho'an。歹亦儿（Dayir）这个名字近似于兀洼思篾儿乞惕人答亦儿兀孙。海涅士称为木格（Muge)的，应改为木勒客脱塔黑(Mulke-totaq)上面所说过的亦乞剌思部人（按:木勒客脱塔黑见上第二章第八节，报告成吉思汗以札木合的袭击，)或者，无宁作 Mulké(木勒客)。蒙古兀儿；Munghu'ur 或 Moungghou'our？孛坚(Bögen)这样指名似 bögä，此言珊蛮（"巫师"）。忽思察忽思（Qourdjaqous）是 Cyriacus 这个基督教（景教）名字的蒙古形式，上面说到客列亦惕王子的时候已经遇见。翁吉兰（Onggiran）是翁吉剌惕（Onggirat 或 Qonggirat）的单数，这个蒙古部落，是孛儿帖皇后的部落。失剌忽勒（Chiraqoul 或 Chiraghoul)，脱撒合(Tosaqa 或 Tosagha)，统灰歹（Toungqouidaï 或 Toung-ghouidaï）。Toghon-Temur（托欢铁木耳)，此言"小铁锅"，这个名字常常见于元代的蒙古贵族名门，也常见于十五世纪的斡亦剌惕(Oïrat)诸王里面。

〔2〕 关于豁儿豁纳黑，和上面一样，或作豁儿豁纳黑主不儿（Qorghonaq-djubur)

〔3〕 左翼和右翼。在十三世纪的蒙古语里面，"左手"，即左翼，叫做 djä'un 或 dje'un-ghar，在十七世纪的蒙古语里面叫做 djäghun 或 djeghun-ghar（按：现在中译本一般均作沼温合儿），就像 bara'oun ghar（巴剌温合儿），指右翼军，在这里所说的方向是面向南方，因此左手就是指东面，右手就是指西面。参阅伯希和，《亚洲学报》，1914，II，187。《通报》，1930，305 和符拉基米尔佐夫，《蒙古社会制度》，135，144。海涅士（《Wörterb.》，86）对音为djao'un-qar。

〔4〕 成吉思汗对主儿扯歹所说的话。Djurtchedäi-yi undur a'oulayin nemure metu setkidju yabouqou bule'e bi（《秘史》，208 节）。这是说"我走近你，主儿扯歹，就像我避（或：自己隐蔽）在一座高山里面"（G. B. 译）。

〔5〕 关于速不台这个名字，《秘史》在这里没有用它的惯常形式"Sube'etaï（速别额台）"，而在这个第 209 节写做"Subegetäi"（在 199 节，有缩写的形式"Subetäi"）——Noqaïs（或 Noqas）（诺孩）是 noqaï，"狗"的复数。

〔6〕 兀孙老人（ebugän Ousoun）的名字（《见《秘史》，页210，216 节），伯希和先是这样写，《通报》，1929，页 30，符拉基米尔佐夫的写法也是这样，《蒙古社会制度》，页 49，50，214。海涅士，在他的蒙文本和《Wört.》，178 里面分别这里第 210，216 节的兀孙和第 202 节的"Hüsun"。

〔7〕 "雨夜"，蒙文作 qoura suni（《秘史》，第 214 节）。

〔8〕 关于拖雷这个名字。符拉基米尔佐夫采取了 Toloui 这个对音。《蒙古社会制度》，页 59，98，101，214。——可怪的是志费尼，将这个名字对音为 Toûchî。参阅伯希和，《亚洲学报》，1913，451 以下。

〔9〕 关于塔塔儿人要刺死拖雷事 G. B. 博士译其详情如下——：合儿吉勒失剌，以乞食为名，混进诃额仑母亲的帐幕，她叫他近门坐下。少顷，成吉思汗的最幼儿子拖雷进来，这时候他仅仅五岁，进来之后就回转要走出这个帐幕。合儿吉勒失剌站起来，抓住这个小孩，将他紧挟在臂下要夺他去。当他要出去时候，摸他的刀子，继续走的时候，拔出刀来。孛罗忽勒（即孛罗兀勒）的妻子阿勒塔泥，当时坐在门的左侧（这一边是留给帐内妇人坐的）。诃额仑看见合儿吉勒的手势，喊叫说"小孩子完了！"。于是阿勒塔泥（起立）同诃额仑追赶哈儿吉勒失剌，（一手）她抓住他头发的一条辫子，另一只手抓住合儿吉勒的执着出鞘的刀子的手，她这些猛烈地摇动他的手，所以凶器坠落……。者歹和者勒篾，当这个行凶时候正在宰牛，听见阿勒塔尼的叫喊，跑过来，这时候阿勒塔尼还在那里和合儿吉勒失剌搏斗。他们冲向这个凶手，用斧和刀将他杀死（《秘史》，214 节。参阅莫斯达，《Asia Major》，IV，152—153）。

〔10〕 中军在这里叫做 tub（《秘史》，第 220 节）："tub-un tumen medegu，中军万人之长"。在别处，系用 qol 这一词来指中军，等同于中国字（tchong）"中"，类似"驻营次序在中央的意思：qol djasa'ulba，他排整在中央"。第 195 节，海涅士的对音。

〔11〕 关于 motchi（"木匠"）这一词。在《秘史》第223 节作 motchi，在后来的蒙古语中作 modoutchi。参阅 de Smedt-Mostaert，《Le dialecte monguor》，III，《蒙法词典》，北京，1933，页 272，在这个地方，依照 G. B. 先生的诠释，motchi 是被译为"木工"，"木匠"。

〔12〕 关于"青蒙古人"。海涅士先生采用 Mangqol（Mangghol）的对音。伯希

和先生以及他这一派写为 Mongghol，这一种写法经 phags-pa（八思巴）碑文证明。

〔13〕 关于蒙古人的名称。——“人们知道，蒙古人曾以蒙兀室韦的名称出现于唐的历史上……。人们不但有缩短的形式 Mong-kou（蒙骨？），Mong-wou（蒙兀），而且还有用 L 的形式，Mong-kou-li（蒙古里？）……。所有后来的各种形式都应该对音为蒙古，然而自十二世纪之初开始，我们看到在开封的中国人诬妄地以鞑靼称蒙古。由此可见，中国人从这个时候起已经制造了一种混乱，相同于欧洲人在他们之后的一个世纪所制造的混乱”（伯希和，«通报»，1920，127）。

〔14〕 斯密特推广«萨囊彻辰书» 所采用的形式。在许多治蒙古学的人中间，Er. 海涅士先生是其中趋向于«萨囊彻辰书»的。莫斯达神父（«Ordosica»，页 61）写道：“我个人的看法，我肯定以为萨囊的说法最为真实（est la vraie leçon）”。同样是海涅士，«Monggo-han sai da sekiyen»，页 10—11。

第三章　第三节

〔1〕 关于 Tourqa'out（“日班护卫”）这一词。这个名称，Tourqa'out 或 Tourgha'out，是本于现今蒙古 Torghout（都儿忽惕）人民的名称（在«萨囊彻辰书»中，作 Torgha'out）。“都儿忽惕人承受这个名称，或是因为纪念成吉思汗的护卫队，或是因为是客列亦惕人的子孙，纪念昔日 tourghaq 的组织，这个组织在客列亦惕人里面先有，后来为成吉思汗所采用”（伯希和，«通报»，1930，30）

〔2〕 本节第一段说，各部队指挥官的儿子们，系依照 G. B. 博士译：mingghad-oun Noyad-oun kö'ud，等语而写成的。

〔3〕 蒙古气候的酷烈，常常在«秘史»里面提到。这里提到«秘史»第 230 节有关于“宿卫”（kebte'ul）的一段，站立在御帐（ordo ger）的周围，保护这个征服者的安眠，说到黑暗的夜里（e'uletäi suni）和星斗纵横的夜里（hodoutai suni）、风夹雪来（boro'an）迷不见人，严寒（dju'en）使哨兵战栗，雨（qoura）象鞭子一样打在他们的脸上。«秘史»第 78 和 108 节也说到大风大雪（boro'an，boroqan）。

〔4〕 这里是依照巴托尔德，但是上下文使我们得知，有如 G. B. 博士提起注意的，守夜人的全数，包括弓箭手在内，恰好是两千人（kebte'ut qortchin lou'a qoyar gou mingghad bolba）。这两个组织的每一个因此都是一千人的单位（chiliarquie）。

〔5〕 我们可以将蒙古人的战略和十世纪时契丹人的战略作个比较。（Rolf Stein，«通报»，1930，页 59，关于«辽史»的论文）。

〔6〕 «秘史»第 195 节有固定名词用以指战略，战斗技术：chi'outchi qatqouldou'a（海涅士，«Wört.»，142）。

第三章　第四节

〔1〕 «秘史»第 207 节告诉我们，也儿的石河上游的流域树木特别多（Erdichiqoudous hoi-yin irgän，“沿也儿的石河的林木中人”）。

〔2〕 为了这次出征西北至于阿尔泰山诸山之中，成吉思汗给他的将领们若干铁

甲车(temur telegen 或 temur tergen),特别制造以抵制在山谷里面的颠踬。当他派遣速不台去追逐最后一批篾儿乞惕人、脱黑脱阿的儿子们时候，他是这样装配了速不台。

〔3〕 关于畏吾儿国王亦都护。参阅«拉施特书»,"部落",页 127,关于畏吾儿亦都护巴而术(iduq-qout ouigour Bartchouq)。"Bartchouq"这一词的词根: bars, 此言"虎"(伯希和,«通报»,1930,55)。这个名字的全部是巴而术阿而忒的斤，见于 1362 年的«中国-蒙古碑文»(伯希和，同上引)。«秘史»第 238 节仅仅以他的头衔 "Oui'oud-oun I du'ut"(畏吾儿部亦都兀惕)称他。

〔4〕 畏吾儿国王遣使对成吉思汗表示归附,譬之拨云见日。逐字直译为,"有如太阳-母亲,eke-naran"(«秘史»,第 238 节)。

〔5〕 关于巴而术送给成吉思汗的礼物。natchit,此言"金锦"(«秘史»,第238 节)。

〔6〕 当蒙古帝国最终成立了的时候，畏吾儿人许久保有他们的优免和特权。在他们亦都护所管辖的境土之外,伯希和指出,他们不受蒙古地方长官的审判，除非得到亦都护的代表的同意。北京蒙古朝廷于 1311 年所颁发的皇帝诏书，这样保留的审判权,不但对于驻在吐鲁番附近的亦都护,而且对于 Qomul(哈密)地方的特勤(tegin)也是这样。

第三章　第五节

〔1〕 乞儿吉思人在«萨囊彻辰书»，页 56,I.19,以 Keregut(客儿古惕)的名称提到,以为是斡亦剌(Oïrat)四种人之一(实际上,在萨囊彻辰那个时候，乞儿吉思人是降附于斡亦剌人)。

〔2〕 inal(亦难)这一词是古老的突厥王侯称号，直至伊兰的塞尔柱王朝时候，人们还可以找到这个称号（塞尔柱第一个算端 Toghroul-beg 时代,有 Ibrâhim ibn Inal)。与此相同的是 inaltchiq（亦难赤)这个头衔在察合台突厥语里面，也是指"王侯"(prince)。人们可看到，成吉思汗时，讹打剌城的花剌子模长官拥有 Inaltchiq（亦难勒赤黑）这个头衔，同时也称为 Qadir-khan, 这就是说"可畏的汗"。最后，我们在本节也遇到一个斡亦剌王子名叫亦难赤，拉施特在他叙述斡亦剌人（"部落"，页 79）时候提到。参阅伯希和，«通报»，1930,52—53。关于乞儿吉思首领也迪亦纳勒（Yedi-Inal）的名字，G.B.博士唤起注意，古突厥语 jäti, yäti（也迪)等于数字"七"。关于 Inal（亦纳勒，亦难)这个头衔，还可看 Houtsma, Ein turk. arab. Glossar,23。Inal（亦纳勒，亦难)这一词在这一书里面，其定义为"乞儿吉思人的王子"。Brockelmann, Mittelturk.Wortschatz, 67,以为 inal 的意义是 "urspr. Sohn einer Fürstin und eines Untertanen"。也迪亦纳勒在这里是指"第七王子"(G.B.)。

〔3〕 乞儿吉思人首领名斡列别克的斤(Orebekdigin)是«秘史»第 239 节所说,举之于其他乞儿吉思首领,也迪亦纳勒与阿勒迪额儿的旁边,G.B.博士将这个名字改写为 Ore-bek-tegin。

〔4〕 可注意的是貂皮（boulouqat）是亚洲大北方的突厥-蒙古人所献贡物的主要珍品:皇后孛儿帖的嫁妆,或无宁说是送给婆婆诃额仑的礼物，也是貂皮，就拿这件

貂皮，少年帖木真当做初次的下属献礼，送与客列亦惕王者脱斡邻勒。在八世纪的鄂尔浑突厥碑文里面，已经指出进贡的人民带来他们的黑貂（qara kichin）和青松鼠（köh täjängin）（汤姆生，《鄂尔浑碑文》，130，132）。

〔5〕 失必儿（Sibir），在蒙古语为 Chibir，这一词指"台哈"（taïga，"森林"）。

〔6〕 关于扯扯亦坚公主这个名字。拉施特读做 Tchitchâken，根据这个，G. B. 博士提议将这个斡亦剌公主的名字，这是依照海涅士的对音的（《秘史》，第239 节），改为 Tchetchegken，"小花朵"。

〔7〕 秃马惕女首领孛脱灰塔儿浑（Botoqoui tarqoun），此言"胖妇"，"肥大妇人"（tarqoun，塔儿浑）。

〔8〕 朵儿伯朵黑申（Dorbaï-doqchin），此言朵儿伯，"可怖者"。我们上面看到这个别名应用于好几个人，显著的是当成吉思汗即将出现的时期，有伯升豁儿多黑申（本书第34页）。

〔9〕 忽剌安不合（Houla'an-bouqa）这个地名，就是说，见于《秘史》第240 节的红牛地方，这是在秃马惕森林之中，当然不能指出其地点。

第三章 第六节

〔1〕 这里所举分给诸人的属民数，漏掉了分给察合台的八千人（《秘史》，第242 节，鲍乃迪，页 133）。

〔2〕 这里种筛这个名字，是《秘史》243 节所举，作 Djoungsaï，应改为 Djoungso 见第120 节。豁儿豁孙（Qorqasoun）应改为第 102 节的 Qorqosoun（按：这里说 102 节似有错误），合剌察儿，海涅士的对音为 Qalatchar，应改为 Qaratchar，符合于第 120 和第 202 节的读法。最后，G. B. 博士改海涅士的 Idoqoudaï（亦都合歹）为 Idouqadaï（由于 idouqat，这个字是 idouqan 的复数）。

第三章 第七节

〔1〕 关于阔阔出这个名字，为了记事明晰起见，我唤起注意，在《秘史》一书里面有三人叫这个名字：1. 这里所说的珊蛮帖卜腾格里；2. 诃额仑母亲所收养的儿子之一（《秘史》，第 119 节），见本书第 63 页，刚好就是他在这里（第 244 节所说）报告给诃额仑知道他的同名人阔阔出帖卜腾格里的阴谋；3. 客列亦惕桑昆的不忠实的马夫，见本书第128页，（《秘史》，第188 节）。

〔2〕 《萨囊彻辰书》所提，哈撒儿要和晃豁坛人共同谋反。都鲁罕晃豁坛（dolou-ghan Qongqotat），此言"七种晃豁坛"（"les Sept Qongqotat）。

第三章 第八节

〔1〕 孛儿帖所说的话，Tchigot narat metus de'uner tchino（《秘史》，第 245 节），海涅士译为："你的兄弟辈好比柏（tchigot）和松（narat）。

第三章　第九节

〔1〕“经过十三世纪的整个时期，正当蒙古皇朝临朝时候，汪古的王侯们都是用突厥的特别名字而不是用蒙古名字，例如阿剌忽失特勤、爱不花、君不花。我倾向于推想汪古人是一个说突厥语的部落，这个部落还是在后来才蒙古化的。因此蒙古人时代的记载说汪古人是突厥沙陀人的后裔应该是不错的”(伯希和，«通报»，1929，126)。关于沙陀人，沙畹在«西突厥考»，96，译«唐书»的一行文字：“沙陀，西突厥别部，处月(Tchou-yue)种也”(按：此处所引，见«新唐书»卷 218，“沙陀传”)，并见于我所著的«草原帝国»，页 178。——关于这些汪古人是聂思脱利教派的基督徒，伯希和提起注意，这首先是突厥各部落(而不是蒙古各部落)信奉聂思脱利教(«通报»，1929，126)。附带的说，马可·波罗被这个事实所迷惑，因为客列亦惕人和汪古人一样是聂思脱利教徒，他以为客列亦惕人就是汪古人。因此他将“约翰长老”，即客列亦惕的汪罕，被成吉思汗所击败的地方位置在汪古人的地方(他称之为天德，Tenduc)，他并且以为汪古的乔治亲王(prince Georges)是这个“约翰长老”的后裔。

至于当蒙古人的时代，聂思脱利教在长城以北是这样的发达这个事实，伯希和提起一种锐有兴趣的问题，因为经过公元 845 年的迫害之后，聂思脱利教实际上是不复存在于唐朝的中国，在宋朝统治之下，人们也看不到基督教的痕迹。但是这个被驱逐出去于中国人的中国的聂思脱利教，至十一世纪和十二世纪重新出现，由于北方诸省先被契丹人所占领，后被金人所占领。伯希和指出“聂思脱利基督教不是随蒙古人而回到中国，而是随着契丹人和金人返回中国”。伯希和收集了若干在这个时代久居中国北方的聂思脱利教徒家族的文件，特别是马(Ma)氏这一个家族，他们的祖先，中国对音叫做 Houo-lou-mi-sseu，这就是说 Hormizd 这个名字——由此可见是一个伊朗或栗特人的聂思脱利教徒——他向契丹人的北京朝廷进献宝石为礼物，因此被赐予土地。Hormizd 的儿子 Temur-ugé (铁木耳兀格)，有子名中国名字 Po-so-mi Ye-li-chou，即 Bar Çauma Elichou，这个人知道如何适应环境，当金人代替了契丹人的时候，他曾致巨富。Bar Çauma 的儿子，Ma Si-li-ki-sseu，即 Sergis，也叫做马庆祥(Ma K'ing-siang)，(翁按：马庆祥原名苏尔济，苏先世为西域人，«金史»卷 124、有传)臣事金人，当窝阔台的蒙古人征服金国的时候，他英勇地死于 1234 年。为伯希和所重新发现的这一家的专传，证明突厥汪古人的信奉聂思脱利教，并不是处在极北的中国北方诸省里面的例外情形。

从另一类的意识说，“白达达”或“白塔塔儿人”这个名称，是中国历史家们给汪古人起的，这里面并不包含任何族属关系存在于大概是突厥种的汪古人和大概是蒙古种的塔塔儿人之间。白达达这个名称，在«辽史»里面，于 1120 年的编目之下，特别被提到，当这个时候，他们的首领怵兀儿献给未来的古儿汗耶律大石四百匹马，二十头骆驼，几千只羊，使他能够往突厥斯坦试一试机会(伯勒什奈德，«中世纪史研究»，I，212)。这是初次提到作为政治势力的汪古人的记载之一。

〔2〕阿剌忽失(Alaqouch)，此言“杂色的鸟”。

〔3〕在«秘史»第239节，嫁给汪古一个王子的成吉思汗女儿名叫阿剌合(Alagha)

或阿剌合别乞(Alaqa-béki)。在《拉施特书》里面(“部落”，关于汪古人条，页 116)，作 Alâqâî-bîkî，即 Alaghaï-béki(阿剌海别乞)。

〔4〕 伯希和说，这里有一个十分令人奇怪的例证，一种中国古代的拼音，在中国人自己已经更改了很久之后，还保存在野蛮人那里。突厥沙陀人和他们的后代汪古人保存了唐代“天德(T'ien-tak 或 T'ien-tök)”的拼音——由此有马可·波罗的 Tenduc(唐都克)——而在十三世纪时候，中国人已经是只拼音为“Tien-tö”(天德)了。(翁按：粤语仍保存此古音，读德为 duc)

〔5〕 《元史》和《拉施特书》，关于汪古人首领阿剌忽失特勤豁里(中文作阿剌兀思剔吉忽里)的被杀的不同说法，有彼此补充的作用。由于《秘史》第 190 节、《拉施特书》(XV，1)和《元史》，我们得知，乃蛮的塔阳汗对他提议结成同盟以进攻成吉思汗，他的答复是和成吉思汗联盟对抗乃蛮人。《元史》(伯希和译，《通报》，1914，629—631和 Moule，《在中国的基督教徒》，235)还告诉我们，阿剌忽失特勤伴随成吉思汗出征乃蛮人(1204 年)。但是由于中国这个史源留有余地使人推测在汪古人中间或者有赞成和乃蛮人结盟的一派人(是因为这两种人民都信奉聂思脱利教么？)。可以肯定的是阿剌忽失特勤以及他的长子不颜昔班(Bouyan Chiban)于随征乃蛮人之后回到自己地方，心怀不满的人将他们杀死。拉施特也证实有这些心怀不满的人在那里，但认为完全是内部问题，这些汪古部的贵族们反对阿剌忽失特勤，没有说到他们是反对受蒙古人的保护。并且在《拉施特书》里面，就是这些贵族们，于杀死阿剌忽失特勤之后，自动地将政权授与他的侄子赤古(《元史》称为镇国)，从中国叫赤古回来。在《元史》里面，虽然镇国是在中国，而他是和他的婶母，就是阿剌忽失特勤之妻在一起，这一种史源称阿剌忽失特勤之妻为阿里黑。阿里黑于她的丈夫被杀之后出亡，和其子孛要合以及其侄镇国至云中地区躲避，云中是在山西极北的大同，为汪古人地方南边的近邻(Herrmann，《中国地图》，图 42—43)。约在 1212 年至 1213 年之际，成吉思汗征服云中，他找到阿里黑、孛要合和镇国，并待他们以忠诚藩属因为了他而受到损害的种种关怀。他追封阿剌忽失特勤为高唐王，阿里黑为高唐王妃。阿剌忽失特勤之子孛要合过于年幼，不能承袭父亲遗业(他在 1225 年仅十七岁，1212 年之际，可以推定为约四岁)。成吉思汗于是封阿剌忽失之侄镇国为北平王，管领汪古人地方，镇国当然是年龄较大。就是这件事，在《拉施特书》里面，产生了一种说法，“赤古”从中国被召回来，于阿剌忽失特勤死后，即位。人们对于拉施特的纪载所要记住的是(“部落”，关于汪古人条，页 115—116)成吉思汗命令汪古人交给他杀死阿剌忽失特勤的凶手，结果他命人将主要的谋杀者和他的家人杀死。

镇国，就是拉施特所称为赤古的，传位于他的儿子 Negudai，《元史》称之为聂古台，《拉施特书》(同上引，页 116)称之为 Negûdêi。拉施特说镇国娶成吉思汗女儿阿剌海别乞(Alaghaï-béki)，这是第一个错误。连带发生第二个错误，以聂古台为他们的儿子(“部落”，116)。他随后说聂古台娶成吉思汗王朝一个女儿，拖雷之女，“年龄比蒙哥大，比旭烈兀幼”(同上书，116)。[罗按：此恐有误，但原书如此。余大钧译《史集》作：“她幼于蒙哥合罕而长于旭烈兀汗。”(《史集》中译本第一编第一分册第231页)]

虽然如此，阿剌忽失特勤的儿子孛要合曾跟随着成吉思汗在他大举出征花剌子模帝国之役。当他随着这个胜利者归来，约在 1225 年时候，他的年龄十七岁。成吉思汗认为他的年龄此后可以执政，于是命他为汪古人之长，封以中国的头衔北平王。更好

的是成吉思汗将他的女儿阿剌海别乞（中文作阿剌海别吉）嫁与孛要合（不是嫁给赤古），她是一个有才能的妇女，她的父亲对她寄予信任，孛要合出征时候，交给她一部分事务。她和孛要合未生子女，为孛要合娶一个妾，妾生三子：君不花、爱不花和拙里不花。阿剌海别乞爱抚次妻所生诸子如己出。后来孛要合死，她以诸子的名义摄行政事。

第三章　第十节

〔1〕 现今中国甘肃省这个名字，创自蒙古人，是采用两个城市的名字：甘州和肃州。

〔2〕 《秘史》第249节（和265）有云，唐兀国是“一个有坚固和筑城而居的城市的国家”，nöduguksen balaqasou。

〔3〕 西夏主李安全。从1211至1212年间（按：下文所说，这里应作从1211至1227年间）唐兀国王迭有更换。然而《秘史》以同样名字或同样头衔亦都护（或不儿罕）称其第一人（《秘史》，第250节）和第二人（《秘史》，第267，268节），质言之，前者是李安全（1206至1211年）后者是李晛（1226至1227年），在其中间，还有李神宗（Li Chen-tsong）（1211至1223年）和李德旺（1223至1226年）。（按：在这一个时期，西夏主为：襄宗李安全，神宗李遵顼，献宗李德旺，南平王李晛。此条所举皆译名，兹均还原为中文，惟李遵顼独称其庙号神宗，余人则称其名，亦照原文。）但是《秘史》独将失都儿忽（Chidourghou）（在土蕃语Srong-btsan（琐郎卜津），指“公正”、“正直”、“诚实”）称李晛，这个名称是成吉思汗于将杀死他以前封他的。由此可见，拉施特是错了，将失都儿忽之名称前一个唐兀王，在回历605年，即公历1209年的编目之下（《拉施特书》，别列津本，XV，原文，页169，译文，页113）。

〔4〕 关于称宁夏为Eriqaï（额里孩）。《拉施特书》，XV，原文，页18，别列津所曾参考过的各种手抄本作Eriq(a)y或Iriq(a)y，不用喉音，不提音符错误而绝对是不可能的Ertqay或Erlaqay。别列津（XV，12）对音为Irakaï。在蒙文《秘史》第265节，海涅士先生读做Eriqaya。但是人们记得《萨囊彻辰书》页102，I. 16，作Irgaï，而在现今的蒙古语里面，这个名字读做Irighaya。可见《马可·波罗书》中的Egrigaia（额格里合牙）很接近于本地的来源。

〔5〕 唐兀皇后的名字在这里作古尔伯勒津郭斡，G. B. 博士认为这完全是蒙古名字（古尔伯勒Gurbel，此言“壁虎”，加上女人名字用的“津”，djin字）。

第三章　第十一节

〔1〕 《拉施特书》（“部落”，页31）所称南家思（Nankiyâs）就是南方中国人，这是指宋帝国（由于中文nan此言“南方”），参阅伯希和，《南家思》，《亚洲学报》，1913，I，460—466。在蒙古语里面，也有Nangkiyad这一词用以指在南方的中国人，这个名称蒙古人是从女真种的金人那里转贩而来的。参阅Ligeti，《La collection mongole Schilling von Canstadt》，通报，1930，169。说到这个问题，可以提到伯希和所说的话，长久以来，蒙古人总是通过金人而认识中国：“蒙古人如果从突厥人那里学得许多

语言和文化，他们从女真人那里所得到的几乎相等。一直到忽必烈，可以说蒙古人所认识的只是由金人所改变与采取的中国制度。”（伯希和，《亚洲学报》，1913，465）。——另一方面可以提到《秘史》125节称宋宁宗（1195至1224年）为Djaougon或Djaogon，这“应该是蒙古人对于他个人名字赵扩的对音”（伯希和，《通报》，1929，130）。

〔2〕 哈剌鲁。突厥的故事为拉施特和阿卜哈齐（Abou'l-Ghazi）所搜集，解释哈剌鲁（Qarlouq）这个名称以突厥的 qâr 这一词，此言“雪”；哈剌鲁人可能是指雪地的人。参阅伯希和，《通报》，1930，332—333。

〔3〕 哈密绿洲原则上也是属畏吾儿人的地方（伯希和注释，哈密是突厥城名Qamil 的中国缩短名称，这个地名在蒙古语变做 Qamul，读做 Qomul）。

〔4〕 关于成吉思汗攻金人的战役，当然趋向于参考中国史源，这样有在地理上和在日期上准确的好处。纵使是这样，蒙古的史源，即《秘史》，因为比较上地点相近，在这里要比伊朗诸战役明确得多。在这种情形之下，《秘史》告诉我们（第247节）成吉思汗攻取抚州（Foudjeo），这是在张家口地区（Herrmann，《中国地图》，第49张），海涅士（页120）误为Fou-ning，现今的永平，之后，攻取宣德府（Suandeifou），现今的宣化。两个蒙古大将，者别和古亦古捏克（Guyigunek）被派为先锋（manglaï ilebe）。于是攻取Tchabtchiyal，海涅士认为这是指居庸关，长城里面的要塞，在宣化，昌平和北京的路上。成吉思汗自将中军（qol tcherik）。他和敌人作战勇敢无畏，蒙古史诗在这里赞他（“勇敢和无畏的战士” erekun omoqoun tcheri'ud）。战事也说得很残酷。在Tchabtchiyal，敌人的死尸积叠如砍下的树木一样（花剌子模大使 Bekâ ed-Dîn Râzî 所作的关于他在北京附近旅行的报道，也说到这种可怕的现象：尸体的碎段腐烂在地上，原野布满白骨，瘟疫流行。Tabaqât-i Nâçiri 也有这样的叙述。参阅巴托尔德，《蒙古入侵时期的突厥斯坦》，393—394）。《秘史》还告诉我们，者别攻取东昌。成吉思汗这时候建营于 Chira-dektur，“黄色高原”，海涅士（《Wörterb.》，35）认为就是在居庸关南口的龙虎台。蒙古人攻击许多有城垣的城镇，qotot qotot balaqat，并没有列举其名，这里纪事似乎概括的提到。中都，就是北京，也被攻击，金国的一个大臣王京丞相（tchingsang Ongging），劝他的主人阿勒坛汗，和蒙古人议和。这个丞相为了这个目的往见成吉思汗。阿勒坛汗送给成吉思汗一位公主（goundjou）（实际上不是他的女儿，只是他前一个金主之女）和许多金、银、绸缎（altan，munggun，a'urasun）。以这样的代价，换得成吉思汗退兵。这个丞相伴送他直至抚州。

《秘史》第251节告诉我们，成吉思汗于又一度侵入唐兀之后，在羊年（qonin-djil）派遣一个使节至“Djaougon”处，这就是说中国南方的皇帝（宋朝，杭州朝廷），赵扩（或宁宗）处，以主卜罕（Djoubqan）为其大使，但是所有这些这位蒙古征服者派往宋朝的使臣（eltchin），在中途被金人所拘留（当然是金人欲阻止蒙古人和宋人结成联盟以对抗他们，足以包围他们，在这一件事上面，和后来“蒙古”旅行商队被讹答剌的花剌子模长官杀死的事件一样，成吉思汗主张“国际公法”为自己辩护）。成吉思汗以这个事件为理由，于犬年（noqaï djil）出发和金人战争。（依照中国史源，出兵理由是金廷企图避免成为附庸的命运，从北京——这座城已经在蒙古骑师控制之下——迁都至开封府，以黄河为障蔽）。成吉思汗进兵向要隘（amasar）潼关，把守潼关的是金将亦列（Ile）（无疑这是一个以耶律为姓的人，即是说，是契丹一个王子）、合答（Qada）和豁孛格秃儿（Höbögetur）。成吉思汗的第四子拖雷和出古古里坚（Tchougou-guregen）（罗按：

出苦,《元史》作赤苦、赤驹,因其出古"驸马"为成吉思汗之婿,故称之"赤驹驸马"古儿坚(guregen),蒙语为"女婿"之意。)予以急攻。金人的精兵"红衣军"(Houla'an-degelen)(按:这里应作"红帽军",而格鲁塞原文是Habits Rouges,指"红衣")被他们击溃。他们并击败金将亦列和合答。金人的尸体(《秘史》这里说乞答惕,不是用人种上的意义指"契丹人",而是用做"中国人"的意义——有如在今俄语一样)堆积(形象地重又说到)就像枯树一样。阿勒坛汗,即金主从中都(北京)出亡至于南京(开封府)。(可见《秘史》颠倒史实的前后次序,因为根据中国史源,金人迁都之后,成吉思汗才再兴兵)。无论如何,依照这个蒙古史源,成吉思汗于奖赏了拖雷和出古之后,驻营河西务(按:现今河北省武清县北运河西岸),在靠近北京的"黄色草原"(chirake'er),里面。者别(又一次)占据Tchabtchiyal(居庸关)要隘的周围。阿勒坛汗留将军合答在北京为总督或留守。这位将军早就决定投降,因为他已经接受成吉思汗的命令报明北京所有金银绸缎的数目。此后的事,我们在上面已经说到。成吉思汗派往北京点收这些财富的三个使者中间,汪古儿博尔赤(bao'ourtchi)("司厨者")和阿儿孩哈撒儿接受合答送给他们的个人提取部分。唯独是第三个蒙古使者失吉忽都忽,予以拒绝,上面说到后来成吉思汗如何公开地表扬和赏赐他,而汪古儿和阿儿孩哈撒儿受到严厉的责备。

最后,《秘史》第253节向我们证实,阿勒坛汗逃避至南京(开封),在那里承认是成吉思汗的臣民。成吉思汗令其一子和贵族(nokot)一百人入侍。

是在这里,而不是在《元史》的日期上所排列的地方,《秘史》明白告诉我们成吉思汗付托他的兄弟拙赤哈撒儿以左翼军(沼温合儿)出征,沿着海(dalaï-gidjin)向永平和辽西的门户。哈撒儿驻营北京(Beiging),[按:这是金的北京,即金之北京路大定府大定县地(翁按:在今热河凌源之西)取得该城。他和他的同伴们:主儿扯歹、阿勒赤和脱仑扯儿必降伏了一个女真人首领名叫夫合纳(Djurtchedun Fouqano),前进直抵讨浯儿河(Tao'our-muren),这或者就是在齐齐哈尔之南的嫩江右支流洮儿河(Taor或Tolo)。

〔5〕《秘史》第248节在这里有一个有趣的承认:Mongghol-oun ba ärä aqta qadjar ha'uchiyädju költchirgämui;这是说,蒙古的士卒和马匹不宜水土(指在中国北方),见生瘟病,(鲍乃迪译,《亚洲学报》,1925,I,216)。

〔6〕金人的契丹军队归附蒙古人。可以举一个降于成吉思汗的金将明安,他帮助三木合占领北京。明安之子名石抹咸得不,以成吉思汗的命令,于1216年继明安为北京的达鲁花赤。(案:《元史》卷150,"石抹明安传",石抹明安长子咸得不,袭职为燕京行省。)正是石抹,于1220年在北京接待了前往阿富汗会见成吉思汗的道教旅行家长春。(韦利,《Travels of an alchimist》,53)。

〔7〕在《拉施特书》里面(别列津本,XV,原文,页42)三木合把合秃儿(Sâmoûqa bahâdoûr)是撒勒只兀惕部人。同样的名字见于他的撒勒只兀惕(Sâldjîoût)纪事("部落",页180)。中国的对音见于《元史》的作三木合。令人奇怪的是《秘史》里面没有这个名字。

第三章　第十二节

〔1〕关于古出鲁克在东突厥斯坦。人们在这里可以分析出来,成吉思汗迟延征

服所发生的影响。乃蛮王子古出鲁克，于 1204 至 1205 年之际被成吉思汗从乃蛮地方驱逐出去，他在突厥斯坦推翻了哈剌契丹的最后一个古儿汗，取而代之。同样情形，花剌子模王子札阑丁，于 1221 年被成吉思汗从东伊朗驱逐出去，他于 1224 至 1225 年之际建立一个新的花剌子模算端国家于西波斯，到他死亡时候，他的短期的新花剌子模王国同时覆灭于 1231 年，若干花剌子模人结队成群，由于札阑丁死后无主，继续在幼发拉底河上游流荡，而于 1244 年终于从十字军手中夺去了耶路撒冷。参阅雷纳·格鲁塞《十字军东征史》，III，412。

〔2〕 在谢米列契的四个聂思脱利教墓地，其碑文有时是用叙利亚文字——在这个地方这是教会文字——而更常见的是用突厥文字，即本地文字。

〔3〕 关于消灭古出鲁克。《元史》提到在这些事件里面有一个名叫曷思麦里的所建立功绩，照这个名字的对音，伯勒什奈德代之以圣经里面的亦思马因（翁按：校正本作和斯摩哩）（Ismaïl）。《元史》对于此人立有专传，说他是西域人，所指大约是突厥斯坦。生于古儿汗的都城，《元史》称之为谷则斡耳朵，就是我们叫做八剌撒浑（在楚河之上），喀什噶尔的虎思斡耳朵（Qouzoulouch 或 Qouz-ordou），而蒙古人称之为古八里（Gou-baligh）。（按：《元史》卷一百二十"曷思麦里传"："曷思麦里，西域谷则斡儿朵人"。）他曾得到最后一个古儿汗耶律直鲁古的信任，委任他做中国对音为可散城（无疑这是指费尔干）和八思哈城的长官。当者别侵入时候，他投降者别并将这两个城献出而归附于者别。据说就是曷思麦里，奉者别之命，躬自杀死古出鲁克。者别随即命他将古出鲁克的头传示本来属于哈剌契丹帝国的诸城，因此促成喀什噶尔、叶尔羌和和阗诸城的归附。后来我们看到他跟随者别，于 1221 至 1222 年间，出征至于波斯和罗斯（伯勒什奈德译，《中世纪史研究》，I，233—234）。

〔4〕 成吉思汗一时怀疑者别，要取得独立地位。《秘史》第 235 节说，1205 年库里尔台之后，成吉思汗命其部将之一忽必来那颜（Qoubilaï-noyan）征服哈剌鲁（Qarlouq，按：哈剌鲁是《元史》的译音，《秘史》在这一节作合儿鲁兀惕），哈剌鲁汗阿思兰（Arslan，此言"狮"）自动投降并自己来朝见成吉思汗。在这一件事上面，这位新的藩属加入蒙古帝国，结果也是结成婚姻。关于这一类事件，可注意的是，诸藩王必须经常地到汗廷请示。对于蒙古各大将说，也有这一种义务："他们必须于年初和年底来听取我们的训言。他们才能够随后返回他们的营帐指挥士卒。这些逗留在他们的驻营地方不来了解我们思想的人，就像一块石子落在深渊或一枝箭没在芦苇里面。他们不适宜于指挥军队"（符拉基米尔佐夫译）。

第三章　第十三节

〔1〕 成吉思汗派往花剌子模算端那里去的使臣，在《秘史》第 254 节，其名为兀忽纳（Ouqouna），这个名字在蒙古语中指"家养雄山羊"（伯希和，《通报》，1930，54）。此外在 1218 年，成吉思汗曾命马合谋·牙剌洼赤和他的儿子马思兀·牙剌洼赤到花拉子模人那里去，他们可能是花剌子模人，《秘史》第 263 节称他们为忽鲁谟斯人，即蒙古人所说花剌子模，成吉思汗付托他们一个视察的使节，同时兼有政治和商业的目的。参阅伯希和，《通报》，1935，163 和 1938，150。似乎成吉思汗的统一蒙古，在此

以前，是由二十个部落在不断斗争之中争夺霸权，而在此以后则控制在一个严峻的权力之下，这个"蒙古和平"伸张至于所有被这位征服者征服的地方，从北京达于锡尔河，可能使伊斯兰教徒的旅行商队，——在他们中间，这两个牙剌洼赤便是代表早——觉得这是一种意想不到的机会以发展从中国至伊朗之间的国际贸易。这些人人就认识成吉思汗，因为他们中间的一个，即名叫阿三的，于1204年访问成吉思汗，——直至于他退兵地方巴泐渚纳。成吉思汗，在他的这一方面，似乎起先也曾考虑到对花剌子模帝国成立一种有利的商业合作政策，这个国家征服了哈剌契丹的故地，已成为直接邻人：由此有伊斯兰教徒旅行商队的派遣，在这些商队中间，他命他的个人代表兀忽纳参加。讹答剌的花剌子模总督愚蠢地杀死这一百个人的旅行商队的人，化经济合作的愿望为无情的敌对行为。（这个总督在波斯史源里面名叫亦纳勒赤黑(Inaltchiq 或 Inaltchouq)，在中亚的突厥语中，这是说"王子"(ynal)，也被称为Ghayir-khan，就是Qadir-khan，这是说"有权力的可怕的汗"。参阅伯希和，《通报》，1930，52—53）。至于成吉思汗，他应该是对于他的商队的被杀深受震动，这个屠杀行为蔑视了一切国际公法，在任何情形下，这是给他以很好的理由采取行动。事实上，他是游牧人，以兽皮为衣，维护誓言，尊重通商关系，而这些突厥-波斯算端的代表人，他们是信奉伊斯兰教和定居的人，其行为却像野蛮人。《秘史》第254节说，成吉思汗声称，统治权——黄金缰辔般权力——应该从撒儿塔兀勒人那里夺过来，他们使用得这样不好，他发誓要报复(ösul ösun，kisal kisan)这个仇恨。

他流下热泪，又一次，和出征金国的前夕一样，和孛儿帖被掠后一样，和他平生所遇到一切紧要关头一样，他登上圣山，脱下小帽，将腰带挂在肩上，祝告长生青天帮助他报仇雪恨。庞大的蒙古远征军，从中国的边境长行抵于波斯边界，在《秘史》第254节中用非常简短的词句记述它："他（成吉思汗）越高山，涉大川，领军远征，决定了许多人民的命运。"

〔2〕 据术兹查尼说，成吉思汗以惩罚了花剌子模的算端为自豪，这是一个真正的强盗，破坏一切法纪，命人在讹答剌戕杀他的使臣和商人。但是当他询问法官瓦亦哀丁不真吉，后世的评论如何时候，不真吉俯首思索，并应允作率直的答复，如果成吉思汗保证他的性命没有危险。得到这个保证之后，不真吉答道，后世没有人能够赞美汗，因为蒙古人残破一切经过的地方。成吉思汗大怒，将他自己的弓和箭投在地上。在场的人都以为成吉思汗将要杀死这个出言不慎的人；不真吉自己也以为性命不保，但是这位征服者总是有自制能力，旋即怒解。少缓须臾，成吉思汗再对法官说，他的理解在表面上是对的，然而实际上是不知道真实情况。他附带说："至于花剌子模算端，我要穷追他，至于他足迹所到，任何国家让他避居的我都要毁灭它！"。贤智而稳健的耶律楚材，也以为成吉思汗的使臣和商队百人被杀于讹答剌是决定花剌子模战事的理由（《西游记》，伯勒什奈德译，《中世纪史研究》，I，20）。

第三章　第十四节

〔1〕 G.B.博士写道，拙赤(Djötchi)这一词和 djoutchin 毫无关系，djoutchin 这一词指"'夏季所生的孩子'(djoun，"夏天")并由此演变为'客人'、'进香者'"。将

Djötchi(拙赤)改作 Djoûtchi (术赤)，这仅仅是舞弄文字。人们看到志费尼的手抄本，写法的谬误更甚，常常不作 Djoûtchi(术赤)而用突厥形式作: Toûchi(都失)。柏郎迦宾称这个王子为 Tossucan，即 Touchi—khan(都失汗)。

〔2〕 追忆孛儿帖对她的儿子们慈爱，阔阔搠思，在《秘史》第254节中，在互相斗殴的拙赤和察合台面前，说到"油脂一般的心"(tosun duran qoru'uldju，"乳汁一般的心"(sün djürügen)，为孛儿帖，或者像原文所说"神圣母后" boghda qatoun éké)所有(海涅士，«Wörterb.»，页68和138)。"我们圣后和太阳一样光明，她的心和湖一样大(boghda qatoun bidano naran metu gegəyen, na'our metu delger setkil)"。令人更感兴趣的是这种说法几乎是正式将孛儿帖封为圣人，而不计较被掠而生拙赤的事件，阔阔搠思在这里回溯蒙古无政府的阴暗情景，在重立道德秩序以及公共的和私人的安宁以前，社会的甚至家族的关系涣散，而秩序的重立是成吉思汗的功绩。阔阔搠思在这里坚持以说服人的力量，含有戏剧性效果地一再重复说:"在你生前，一切人民彼此相攻(tani töreguyin ourida … olon oulous-irgen boulqa bule'e)。各想掠夺他的邻人。一切人民自寻干戈，各向他的邻人侵犯，没有人敢安静地睡在床上。"这当然是朝廷臣僚在他主人面前所倾吐的辩护词，以掩盖他的妻的被掠和他长子的出生可能是不合法。虽然如此，这位皇后的明显例子就可以证明，成吉思汗王权的建立不但在政治观点上和蒙古统一的重新建成相结合，也在私人观点上，和家族关系以及社会关系的重建联系在一起。

〔3〕 关于成吉思汗对诸子说"天下地面尽阔"。逐字直译，《秘史》第255节所说的是:"土地母亲"(Utugän-eke)是广阔的 (a'oui boui)。Utugän (于都斤)，在突厥-蒙古人中间，是大地的女神。在八世纪之初的鄂尔浑突厥碑文中，已说到于都斤圣山——无疑是在杭爱山里面——这个神特别是住在那里。关于古突厥人的 Ydouq-ötükän-djych"神圣的多树木的 Otukän (斡都斤)"，参阅汤姆生，《鄂尔浑碑文》，105和152。伯希和重新找到这个神的名字的回音在柏郎迦宾所说的"Ytoga"和马可·波罗所说的"Natigay"里面。参阅伯希和，《古突厥人的于都斤山》，《通报》，1929，212—219。

第三章　第十五节

〔1〕 关于1220年至1223年间在中亚和前亚所发生的事件，我们采用穆斯林史源的日期，因为中国各史源(《圣武亲征录》)这些事件的前头部分相差一年(伯希和，《通报》，1929，161)。

〔2〕 关于这个阿力麻里(Almâlïq)国王，参阅《拉施特书》，别列津本，XV，译文，43，和原文，66: 作苏黑纳黑特勤(Soûqnâq-tegin)。

〔3〕 前哨和后援，按照字义说，manglaï 指"往前线"。gedjige 指"后援"、"预备队伍"、"援兵"(海涅士《Wörterb.》，49，107)。但是这里所说的不是前锋、预备队和后备队的本来意义。有关文字(《秘史》第257节)说"他派者别先行 (Djebe-yi manglaï ilebe)；他派速不台在者别之后(Djebe-yin gedjige Sube'etäï-yi ilebe)；他派脱忽察儿在速不台之后 (Sube'etäi-yin gedjige Toqoutchar-yi ilebe)。他所派的是这三

个人(ede qourban-yi ilerun)”(G.B.译)。

〔4〕 在这以后,三千户撒麻耳干和不花剌的工匠,被蒙古人迁移至于现今河北省(Petchili)的西北。这个迁移,记载在1239至1241年编目之下,《元史》将执行此事归于一个客列亦惕人哈散纳。[按:《元史》卷一百二十二,“哈散纳”列传,“太宗时,仍命领阿儿浑军并回回人匠三千户,驻于荨麻林”。至于荨麻林,据伯希和在《亚洲学报》(1927,下册,261—279)的考证,在滦河的上流。]拉施特告诉我们,这些被移徙的人继续在“Simâli”,即他们所住的地方,依照河中的形式种植园林(Yule,III,416—417;Blochet,II,463)。伯希和认为这个“Simâli”应该还原为荨麻林,这个地方在元代的兴和路(按:格鲁塞这里作lou yuan de Hing-ho,颠倒了几字,兹据《元史》地理志纠正。)现今张家口之北,马可·波罗曾经过这里,当他由天德,就是说由汪古人地方而往中都的途中时候。这些被迁徙的撒麻耳干人继续在长城下用葡萄酿酒,依照河中式样制造金和丝的锦。现在再回头说撒马耳干(寻思干)和不花剌(不花),可奇怪的是耶律楚材一定曾看见这些地方的一部分被残破,而在他的《西游录》里面不断描写一幅富庶繁荣的快乐图画,一点都没有提到侵入所造成的破坏。或者,这里不仅仅是站在一边说话,而是对于游牧人征服所造成的悲惨结果有心缄默:这是政治家的一种廉耻之心面临着这种破坏,并且这好像是一种哲学家的和无言的抗议(伯勒什奈德译,《中世纪史研究》,I,21—22)。

〔5〕 关于乌尔犍赤这个名字,Ourgendj在印刷上缺乏大写的Ö。为了音调和谐的规律,当然要读做 örunggetchi(或 örungetchi)(兀笼格赤),就像在 ö'elun(诃额伦),ögödäi(窝阔台),öngut(汪古)等字。

〔6〕 Doloungir 部落之名,doloungir 指“热心”。——晃孩 Adargidaï(阿答儿吉台),即阿答儿吉部人(adargi,阿答儿吉,此言“多山地方”)——搠儿马罕(Tehormaghan),此言“鸡”,Ötegedäi(斡迭折台),这是说 Ötege(斡迭折)部人,ötege,此言“熊”(G.B.)。

〔7〕 搠儿马罕等举吐蕃(西番)猛狗做比喻,该种狗(töbödut noqaïs,《秘史》,第260节),是以凶猛著名的。

第三章　第十六节

〔1〕 关于巴里黑(Balkh)的降附,道教旅行家长春于1222年九月底穿过巴里黑,他告诉我们居民背叛成吉思汗,全被流逐。这个城空无人居。“我们仅闻犬吠途中”。(按:《长春真人西游记》卷下:“夜行过班里,城甚大,其众新叛去,尚闻犬吠”。)(韦利,《Travels of an alchimist》,111)。这是可异的,如果将这个真实的报道和耶律楚材的纪述相对照,耶律楚材的《西游录》完全没有提到河中和大夏(Bactriane)由于蒙古人的破坏和屠杀所受到的损害(伯勒什奈德,《中世纪史研究》,I,21以下)。前一人是独立的道士,后者,虽然本性慈善,但是一个政治家,和蒙古征服者利害相共。然而耶律楚材在内心上应该对这些破坏很伤心,以行政官吏、经济家和文学家的资格,他对于河中的文化评价很高。

〔2〕 达鲁花。在《秘史》已经有达鲁花(daroughas)(复数),见第263节,以及达

鲁花赤(daroughatchin)的衔名,(按:《秘史》中文本作"答鲁合臣"、"探马赤" "探马赤官"等)这个头衔,见第263,273,274节,海涅士(«Wört.»,页33)译达鲁花为"surveillant,Statthalter, administrateur 或 intendant (Vogt)",译达鲁花赤为"官吏的头衔(Beamtentitel),总督、州长职务的头衔"。

〔3〕 关于《秘史》第263节里面撒马耳干(Samarqand)这个地名,作Semisgen或Sämiskän(薛米思坚)是古老的突厥名称。"突厥形式的Sämiskänt,在蒙古人时代特别证实了,但是这个名称源流更远。Albirоûnî已经知道这个名称,这是在第九世纪的前半叶"。(伯希和,《通报》,1930,196,以及1935,159:«Sämisgänt还是Sämiskänt»)。

第三章　第十七节

〔1〕 蒙古人的"黑车"(qara'outaï tergen)在《秘史》第6,100,244节举名提到,同样是搬运帐幕的车(ger-tergen)见于同书第121,124节。

〔2〕 关于长春真人的旅程。伯勒什奈德所说长春经行的地方,于经过鄂尔浑地区之后,他所说的路线无疑是太靠北了。由客鲁涟河和上土拉河,他说长春到达鄂尔浑上游之后——在这里要修正伯勒什奈德的《中世纪史研究》的看法——他说长春经过色楞格河上游的一条支流额垤儿(Eder)。于将长春的旅程指向西北如此之远以后,伯勒什奈德不得不说长春渡越阿尔泰山,也是很西面,向Dabistan-daban岭,之后,重新下来至Boulghoun(不耳浑)流域,不耳浑是乌泷古河的源流之一,或者,至少是到了小纳伦河(petit Narun)的河谷。显然有如A.韦利的见解,长春和额垤儿(Eder)毫无关系。但是Albert Herrmann的《中国地图》,第49号图里面,据我看,关于这个行程,相反地是过于向南进行了。依照Herrmann,长春于上趋客鲁涟右岸直抵Goultougountou草原之后,直穿西南到达翁金河(Ongin),他渡过河的中流。他随后又穿过Touin河的下游和拜塔里克(Baïdarik)河的下游,这样是到达乌里雅苏台南面的上札卜罕湖(haut Dzapkan-gol)大湾角的南边。因此,Herrmann以为长春的确是经过昔剌斡耳朵(Chira-ordo)之南,但是他和伯勒什奈德所说的地点不同,伯勒什奈德以为这个斡耳朵是在额垤儿岸上,而Herrmann则以为是在哈剌和林的西南,鄂尔浑河源附近的湾曲之处。长春这样是直达了"镇海城",这座城Herrmann位置它于近今札萨克图诸汗(Dzasaghtou-khans)驻所不远,在札卜罕湖(德文地图作Dzabkhun-gol)大湾曲处的西南。从那里,Herrmann说长春由Tamgin隘道渡越阿尔泰山,下趋Bidji山谷,向巴库尔湖(Barkoul)方面。——这个路线,据我看,是过于向南了。事实上,当长春应该是行抵翁金,Touin和拜塔里克上面的时候,《西游记》指示我们,他停留于昔剌斡耳朵之东(不是之南),并渡过一条河,这条河不是流向北向南,和翁金、Touin或拜塔里克一样,而是流向东北,所以韦利看到这一点因而说这个河只能是察罕奥龙(Tchaghan-Olon)(韦利«Travels of an alchimist»页70)。而且《西游记》明白告诉我们,长春驻帐于昔剌厥儿朵,而Herrmann的地图上离此很远。再过去一点,Herrmann认为长春渡越阿尔泰山由Tamgin或Olin的隘道,经Bidji或Bitchi河谷,抵达巴库尔(Barkoul)。然而《西游记》(韦利译本,页76—77)说长春渡过一条河,这条河除乌泷古河以外,不能是别的。而且这条

路线如果不是直趋古城和别失八里，而是斜绕东南许多直至于巴库尔湖，《西游记》不至于毫不提到。

〔3〕 中国旅行家在这里所说蒙古的头饰，称为“故故”，伯希和说，这是 boghtaq（孛黑塔黑），“一种几乎是圆管式的冠，其形特高，蒙古贵族妇女于出嫁以后所戴”（伯希和，《通报》，1931，420）。还可看鄂多克（Otok）亲王的夫人和她的女儿媳妇所拍的照片，见莫斯达，《Ordosica》，Bulletin 第九号，1934 年十一月，北京辅仁大学，页 31。附带提到 Dénès Sinor 注意到吐鲁番佛教壁画里面某些头饰，尤其是在 Bäzäklik 地方的，近似于柏郎迦宾和鲁不鲁克所描写的蒙古头饰［D. Sinor，《Zur Datierung einiger Bildwerke aus Ost. Turkistan》，登载于《Ostasiatische Zeitschrift》，XIV，2—3，页83（1939）］。

〔4〕 斡耳朵，或者无宁说是斡耳朵群（ordos），成吉思汗诸妻每人有她个人的斡耳朵。这种集中形式可以联想《秘史》第 234 和 278 节的动人定义：ordo ger tergen，就是说“一个帐和车的宫殿”，或者，人们如果趋向于说，构成宫殿的帐与车。

〔5〕 韦利提到，成吉思汗的“中国皇后”是于 1214 年由金宣宗送给成吉思汗的金国公主。她并且不是宣宗之女，而是前一个金主卫绍王（+1213）的女儿。“唐兀皇后”是于 1210 年送给成吉思汗的西夏主李安全之女。

〔6〕 别失八里（Bechbaligh 或 Bechbaliq）在突厥语中，此言“五城”，应向现今济木萨附近寻找，济木萨在古城的西北（伯希和，《通报》，1931，140）。在别失八里之北有石绒矿．有如马可·波罗所说，他以为这是在“Chingintalas”地方。马可·波罗听说有个名叫 Çurficar（=Soulfaqâr）的人在那里发掘，伯希和说，这无疑是一个畏吾儿伊斯兰教徒，此人曾为大汗忽必烈服务为工程师历时三年。伯希和的考据并且证明，事实上，这是忽必烈的有名大臣阿合马，于 1267 年向这位皇帝提到石绒（chö-jong）或矿质丝线（fils de soie minéraux）的利益。（按：《元史》卷二百五，“阿合马传”，“别怯赤山出石绒，织为布，火不能燃，请遣官采取”。这里引伯希和，是以别怯赤为别失八里。）耶律楚材在他《西游录》里面（伯勒什奈德，《中世纪史研究》，I，15）对我们说到别石把，即别失八里，附近有一个小湖。实际上这就是指巴库尔（Barkoul）湖，还在东边相当的远。

〔7〕 关于彰八里（Djambaligh 或 Djambaliq）或昌八里（Tchambaliq），还须等候伯希和研究的结果（《通报》，1930，22和 198，注 2）。伯希和提起昌八里（Tchan-baliq）这个名字在喀什噶尔，从九世纪就有了（转看 Brockelmann，Mitteltürk. Wortschatz，页 242）。

〔8〕 《长春西游记》说，距离别失八里三百里有城曰和州，即隋唐时代的高昌，靠近现今吐鲁番的哈剌火卓（Qara-khodja）。“其地大热，蒲萄玉夥”（A. 韦利《Travels of an alchimist》，80）。现今的经济地图还记载在吐鲁番之北的古城地区，出产蒲萄。——再向东，哈密（Qomul，Ha-mi）的西瓜是非常好的。人们以此进贡皇帝。

第三章　第十八节

〔1〕 阿力麻里（Almaliq）这个名称的意义为“苹果园”（“阿里马”，此言“林檎”），

曾经耶律楚材在他的《西游录》里面说到，伯勒什奈德译，《中世纪史研究》，I，17。

〔2〕 耶律阿海，人们知道，移剌和耶律是通用字，是在北京从937年至1125年据有帝位契丹或辽的皇族的姓。伯希和找出这个契丹贵族名叫耶律阿海(A-hai=Aqai)，《元史》卷一百五十有他的传。阿海先仕于金，嗣后改事成吉思汗，于1214年命为太师领中书省事。当成吉思汗出发攻伊斯兰教诸国时候，阿海随行，蒙古人攻取撒麻耳干，阿海任该城的军事长官。这是阿海——当然是和他本国人耶律楚材一样成长于中国文化之中——在成吉思汗和长春谈话时候担任翻译（参阅伯希和，《通报》，1930，47—49）。《长春西游记》称之为"移剌国公"，由此伯勒什奈德认为是耶律楚材。可注意的是耶律楚材很不欣赏长春。参阅伯希和，《通报》，1929，172和174。

〔3〕 成吉思汗于十月二十五日见长春，伯希和修正伯勒什奈德的日期(二十四和二十八)是过早一天(《通报》，1930，34)。

〔4〕 上面说到耶律楚材对于长春采取反对态度。"这是一个沾濡中国文化的人，尽管是属于契丹种人，他看到成吉思汗和丘处机(丘长春)中间的关系，他表示对于长春很冷淡，此人即耶律楚材。"(伯希和，《通报》，1929，174)。(翁按：《长春西游记》不提及耶律楚材，而《湛然居士文集》亦无一语道及长春。楚材好儒信佛，对道教则诋为异端，他的《西游录序》与《辨邪论序》专为攻击丘处机而作。在《寄赵元帅书》一文有云："若夫吾夫子之道治天下，老子之道养性，释氏之道修心，此古今之通议也，舍此以往，皆异端耳。"他甚至诋道教为左道，为邪教。著者格鲁塞语耶律楚材因看到成吉思汗和丘处机中间关系而采取反对态度，似有妒忌之心，与事实不相符。) 耶律楚材当他跟随成吉思汗时候，并且也写他的西方旅行记，这就是《西游录》，比起长春门人李志常所记的传流至于我们述这个道士的旅行的，要简短得多。伯勒什奈德在他的《中世纪史研究》，I，9—24里面节译《西游录》。伯希和提到，耶律楚材的《西游录》全文，照1229年在北京雕版的形式，曾于1927年在东京由神田 君印行（伯希和，《通报》，1929，172)。

第三章 第十九节

〔1〕 伯希和先生怀疑奇卜察克(钦察)(Qiptchaq)这个名字作为地理上的名称时候是不是指"草原"、"沙漠"，和蒙古词汇"戈壁"完全一样。"但是两者都成为一种专名，在蒙古语为地名(戈壁)，在突厥语为族名(奇卜察克)。而大家知道"草原"的观念许久和"奇卜察克"这个名称连系得如此密切，以致俄罗斯南部和西伯利亚西部的大平原许多时候以波斯名称 Dacht-i Qiptchaq，即"奇卜察克草原"著闻，同样情形，我们说"戈壁沙漠"以代替"蒙古平原"（伯希和，《通报》，1930，281)。让我们提到最新的关于奇卜察克突厥人的研究是在出版之中的，M. D. Rasovsky 的《波罗维赤(库蛮)人》，见于 Kondakov 学院年鉴(Seminarium Kondakovianum)，XI，页 18—114，贝尔格莱德出版，1939。最后可以注意到突厥学家们所提出的有趣味的论据，突厥库蛮语，有如它出现在有名 Codex Comanicus (库蛮名词集)里面的，各种突厥方言，相当接近于畏吾儿语。

〔2〕 者别和速不台最后一段战役的日期没有考证明白。伯勒什奈德对照了各种

史源(«中世纪史研究», I,294—299)。于他所提到的之外，还可以增加伊本-额梯儿(Ibn al-Athir) 所说 见于 «Historiens des croisades», I,第二部分,页 155 以下,以及 Kiragos de Kantzag, ap. Dulaurier, Historiens arméniens, «亚洲学报», 1858, I, 199 以下。

依照额梯儿，者别和速不台首次侵入谷儿只是在回历 617 年（公元 1220 至 1221 年)。蒙古人得到该地库尔德人和突厥伊斯兰教徒的协助。谷儿只人被击败（于 doulkada 月,这就是 1221 年的正月，据伊本-额梯儿)。另外其它东方史源将这个事件位置在 1221 年二月。根据 Kiragos de Kantzag 的亚美尼亚编年史，(«亚洲学报», 1858,I,199)蒙古人和谷儿只人的战事，其地点在 Khounan 或 Khounani 的平原,该城位于 Berdoudj,Bortchala 或 Débéda 河流入 Koura 的地点的附近，在第佛利斯之南（这个战役也被称为 Berdoudj 之战）(明诺尔斯基，«第佛利斯», Enc. de l'Isl. ,IV,795,和Allen,«谷儿只史»,页 110, 图 3)。谷儿只王乔治四世 (Giorgi IV Lacha)(1212 至 1223 年)和他的将军伊凡尼(Ivané)采取攻势，来攻驻营于Khounan 的蒙古人。开始冲突的时候,蒙古人退却,但是这是引诱谷儿只兵入于埋伏地方，在那里他们从后面攻谷儿只人，将谷儿只人击得粉碎。逃亡的人散为许多小群,不能重振,均被屠杀。乔治四世得脱。据 Kiragos de Kantzag 的亚美尼亚编年，他后来又召集较强的一个军,蒙古人看见这个军队来,带着战利品退兵。“塔吉克人”(“Tadjiks”)，这是说伊斯兰教徒,阻挡他们的归路，者别和速不台——亚美尼亚史家称速不台为Sabada bahadour——据说曾横渡山岭经过几乎是不可通行的途径，用木板、石子、行李、攻城之具填满山谷。可注意的是这样指出了蒙古人渡越山中窄径的技术，就像«长春西游记»也指出王子窝阔台于花剌子模战役以前在乃蛮阿尔泰山地方的设施。

由谷儿只再下趋向南,阿剌伯史家使我们知道,者别和速不台到达阿哲儿拜占，残破马剌合(Maragha)城,依照伊本-额梯儿,这是在伊斯兰教历 618 年的沙发儿(safar)月(公元 1221 年三月廿七日至四月廿四日),依照其它阿剌伯史源,比较确切,是在三月三十日。他们继此出现于 Tauris。阿哲儿拜占的突厥人阿塔别乞,就是老迈的月即伯,纵酒无能,从 Tauris 逃往 Nakhitchévan,而 Tauris 城为了避免洗劫,不得已付出一宗巨额赎金。者别和速不台随后又上趋至于谷儿只,在这个地方又发生的一次战役中,据伊本-额梯儿，他们杀死谷儿只人三万。这个蒙古人的第二次侵略谷儿只,伊本-额梯儿将它位置在回历 618 年拉马丹(ramadhan)月稍后一些，这个月的月底是公元 1221 年的十一月17日。从那里,蒙古人进兵设里汪(Chirvan)。设里汪的沙,拉施沙(Rachid-Châh)逃避于 Derbend 坚堡之内,这座堡在外城被攻堕之后，仍然没有被攻破。

在这个时候，者别和速不台下趋北高加索草原 (Steppe Ciscaucasienne)。他们在那里遇到了阿兰人(Alains 或 Ases 人)、列斯吉亚人、曲儿克斯人和突厥钦察人的联盟。于第一次交绥，蒙古人遇到了失败之后，他们送给钦察人一部分战利品以使联盟解体。他们向阿兰人、列斯吉亚人和曲儿克斯人挑战，之后，回军攻钦察人并夺回送给他们的战利品。于击败钦察人之后，伊本-额梯儿说,蒙古人往克里米亚劫夺商业海口速答黑(Soudaq, Soldaia)，热那亚人正在那里购买罗斯人的物产：男性和女性的奴隶、灰鼠、黑狐 (borthasi) 和其它北方皮毛。之后，蒙古将军们和罗斯人作战，这个事件，伊本-额梯儿排在回历 620 年的一年里面，这就是说公元 1223 年〔Historiens Orientaux (des Croisades),I,2,页 161〕。

俄国史源当然对于这个最后一段的征略比较详细(«卡拉姆津»,III,221)，特别是有关于奇卜察克人的事，在这里叫做波罗维赤人（同样的人在拜占廷和匈牙利史源叫做库蛮人)。一个“波罗维赤 (Polovtsy)” 人的首领这里叫做 Kotian（匈牙利史源的“Koutan”)(阔迪安)，他是罗斯的苏兹达尔(弗拉基米尔)大公的岳父。这位“阔迪安”得到乌克兰方面的罗斯诸侯，即基辅、契尔尼戈夫和加里奇的诸侯的协助，这三人都名叫密赤思老(Mstislav)，以抵御击败他们人民的蒙古侵入者。这三个密赤思老联兵驻在德聂伯河上，接见了者别和速不台所派来的一个由蒙古代表十人所组成的代表团。他们不该将这些使者杀死，之后，他们引兵南向迎敌。他们于 Khortitsa，即德聂伯支流之上遇到蒙古人。我们如果采信罗斯史源，他们在这个初次战事中占优势。实际上，有如伊本-额梯儿对我们所说的(前引，页 161)，者别和速不台作战略上的退却使乌克兰骑队疲倦，并且引诱他们至于设伏地点。罗斯军队这样“追逐”蒙古人历时九天。到达“迦勒迦(Kalka)”河附近，蒙古人停下来列成阵势。这个迦勒迦河，一部分俄国史源将它写做 Kalak，被证实就是现今的卡利米乌斯河(Kalmious)，这是一个沿海小河，在马廖奥博尔(Marioupol)附近流入亚速海(«卡拉姆津»,III,232)。凡尔纳茨基(Vernadsky)很好地指出(«Esquisse d'histoire russe»,Edition Eurasienne,1927，页 65—66)罗斯人所以失败是由于不合作，姑且不提和“波罗维赤”人缺乏妥协。加里奇的密赤思老，带着加里奇、契儿尼戈夫和波罗维赤士卒渡迦勒迦河猛攻敌人，没有让基辅军队有参加他的军事行动的时间。者别和速不台似乎预先选择这个地方做战场，击溃他们，加里奇的密赤思老逃亡。基辅侯罗曼诺维赤密赤思老的军队没有受到损失，退守他的设防营寨，抗拒三天。之后，他议和(或者有如中国史源所说，他的一个不忠于他的臣下劝他这样做)并愿献赎金，以便自由撤退，这种建议被接受。当蒙古人将他控制住的时候，将他杀死并屠杀他的士卒。他的被杀是闷死在木板(和地毯)之下，对这种刑罚罗斯的编年史家很气愤，没有想到在蒙古习惯里面，这却是一种“光荣”的死法，专门留给特殊人物，为了尊敬他，使他不“流血”而死。

上述是俄国各种编年史所提示的全面图景。但是到了要确定日期时候，他们彼此矛盾。那窝果罗(Novgorod)的各志书(Annales)记迦勒迦战役在 1224 年五月 31 日，而沃兹涅森斯克 (Woznesensk) 的各志书则以为在同年六月 16 日。其它俄国史源记蒙古侵入日期(已经比较近于真实)在 1223 年(«卡拉姆津»,III，545)。这个 1223 年的日期近今历史家们作为结论，从库尼克 (Kunik) 至于凡尔纳茨基，后者的著作是在 1927 年出版，我们刚刚在上面提到。虽然如此，邦内尔(Bonnel)在他的 «Chronologie Heinrichs des Letten» 里面于 1853 年主张迦勒迦之战应该要回复到 1222 年。最近费尔南·格勒纳尔 (Fernand Grenard) 君也断定这个日期为 1222 年。他说因为者别和速不台于 1221 年进军高加索地区之后，不过几个月就到了钦察。

中国各史源没有提供我们关于这一事件的任何日期上解释，但是只有若干补充材料。«元史»在«速不台传»里面说，这个将军得到成吉思汗的允许去征服钦察之后，领兵绕宽田吉思海(按: 原文用括符加“denghiz”一字于宽田吉思海之后，宽田吉思海即蒙古人所称里海)，并抵达太和岭——即高加索山——横穿太和岭，他开辟了一条道路(亚美尼亚编年史有同样的证明)。在高加索之北，速不台遇到酋长(钦察人的)玉里吉(Yurii Kontchakovitch) 和塔塔哈儿他们的联军于不租河上。玉里吉之子被箭射伤逃入森林。其奴投降蒙古人并将他献出。于战胜钦察(奇卜察克)人之后，速不台进兵

直至阿里吉河(迦勒迦河?),他在那里遇到斡罗思诸首领,两个密赤思老。他战胜他们并迫使他们降伏。速不台还征服了阿速部(Asout,即阿兰)。他返回(上亚细亚)的时候带来背主之奴(钦察人)。但是成吉思汗听到速不台所作报告的时候,驳速不台说:“奴不忠其主,肯忠他人乎”,命杀死这个钦察人。因为速不台的提议,成立一个特别军团,包括灭里吉(篾儿乞惕)、乃蛮和钦察人在内,这些人都是归附于这个将军的人。《元史》还说到速不台回到上亚细亚系取道也迷里(叶密立),这是在塔尔巴哈台地方(伯勒什奈德译,《中世纪史研究》,I,297—298)。(按:上述参照《元史》卷一百二十一《速不台传》。)《元史》还有其它报道在《曷思麦里传》里面,这个从前哈剌契丹的臣僚,于古出鲁克失败时候降附者别,此后他成为这个蒙古将军的部将。《元史》使我们知道,曷思麦里曾跟随者别(这里对音为哲伯)至于西波斯、高加索和钦察。显著的是曷思麦里奉者别之命往击失儿湾沙,这就是说设里汪沙,随后攻谷儿只人(Georgiens)以及阿速人(阿兰人),攻取阿速人的都城黑林(按:格鲁塞这里作 Houei-lin,兹照《元史》作黑林,又《元史》并没有说黑林是阿速人的都城)。在这以后,《曷思麦里传》继续说,斡罗思人兵败于铁儿山,他们的国王密只思腊(Mstislar)被俘。“哲伯”命曷思麦里献这个国王于太子拙赤,诛之。者别的大军随后征服康里(Qangli),取其城孛子八里,迫使其国王投降(伯勒什奈德译,《中世纪史研究》,I,298—299)。

〔3〕 这里所说许多族名,G.B.博士提起注意,都是蒙古的复数,——康邻(Qanglin)单数为康里(Qangli),乞卜察兀惕(Kibtcha'out)单数为 Kibtchaq,巴只吉惕(Badjigid 或 Bachkirs)单数为 Badjigir,斡罗速惕(Orousoud 或 Russes)单数为 Orous,马札剌惕(Madjarad 或 Madgyars)单数为 Madjar,阿速惕(Asoud)或阿兰(Alains)单数为 As,参考希腊的复数 Asioi,我们的 Ossèthes,沙速惕(Sasoud 或 Sasones,高加索北边的 Tchetchen 人)单数为 Sas 或 Sasoun,薛儿客速惕(Serkesud 或 Tcherkesses)单数为 Serkes。关于康里这一词的意义,指“高车人”,参阅伯希和,《通报》,1929,124。

第三章 第二十节

〔1〕 关于成吉思汗的娱乐生活,我们可以从中国将军孟珙的记叙(按:这里指《蒙鞑备录》,实系赵珙所作,见前注)而得到概念。孟珙是由宋的朝廷所派遣的使节至成吉思汗处。“国王(成吉思汗)遣人请使者并对他说:‘今日打毬,为何不来?’这个中国人答道,不闻钧旨相请,故不敢来。国王反驳他说:‘你来我国中,便是一家人,凡有宴聚打毬,或打围出猎,你便来同戏,为何又要人来请唤’。汗于是大笑而罚这位大使饮酒六大杯,到晚间才让他醺醉而去。到了辞行时候,这位大使向汗告别,国王戒伴使说:‘凡好城子多住几日,有好酒与吃,好茶饭与吃,好笛儿鼓儿吹着打着’”。这同一史源告诉我们,成吉思汗出师时候,有二十人左右的巧妙女音乐家随行。这位大使于此外还很称赞成吉思汗对于妇女眼光不错。“北使人于彼国,王者相见了,即命之以酒。同彼妻赖蛮(乃蛮)公主及诸侍姬称夫人者八人,皆共坐。凡诸饮宴,无不同席。所谓诸姬,皆灿白美色。四人乃金虏贵嫔之类,余四人乃鞑人。内四夫人者,甚姝丽,最有宠”。(按:这一段引语,径采《蒙鞑备录》,原文格鲁塞谓“国王”为成吉思汗,实误,此乃木华

黎。)

在这些宴乐之中最危险的事是狂醉。成吉思汗有一天宣告，一月之中只许饮酒三次，附带的说，如果能够减到两次或一次，当然更好。“最好是不饮酒。然而何处有人保持这样行为呢？” 成吉思汗在这件事上和在其它许多事上面一样，应该常常是适可而止的。然而他的两个嗣位人，其子窝阔台和其孙贵由，竟牺牲于自己的无节制而早卒。

〔2〕 可能当成吉思汗传记的“历史缺漏”时期，约在1225年之际，应该把短期的东夏王国的破灭列人。这个王国由一个名叫蒲鲜万奴的于1216年建立于满洲，此人属于金(女真)种。1221年想和成吉思汗妥协，派一个使节到突厥斯坦见成吉思汗，这个使节曾在塔剌斯河上遇到道教旅行家长春。1224年时候，这个东夏王国还企图维持它的独立。但是在耶律楚材于1227年所写的一首诗里面，所说的东夏，是一个已经灭亡的国家。它被成吉思汗所破灭，正是在1224年至1227年之间。参阅韦利«Travels of an alchimist» 页87。(按:«元史·太祖本纪»十一年，记蒲鲜万奴(格鲁塞作Fou-hien Wan-nou)降……既而复叛，僭称东夏。«太宗本纪»五年，又有:“诏诸王议伐万奴”的记载。是东夏非亡于成吉思汗在世时。)

〔3〕 金人于1219年曾将山东的大部分归还宋人。

〔4〕 1220年的阴历七月(公元八月)，金主吾睹补，当他逃避至开封府时候，曾派使者乌古孙仲端至成吉思汗处试行请和。此人的传记，在«金史»里面的曾由伯勒什奈德译出一部分(«中世纪史研究»,I,25—34)。成吉思汗此时在河中，正在那里摧毁花剌子模帝国。乌古孙到那里去见成吉思汗。他离开金的北方边境于阴历十二月(1220年正月)，曾和蒙古在中国军队的统帅木华黎会面，再取道向西北，沿着北方，但是在蒙古境内，靠近这时候背叛成吉思汗的西夏(唐兀)的边境，上面说过长春真人也避免经过他们的地方而绕道北向。他到达伊犁，或无宁说是“伊犁城”(=Ilibaliq)，于阴历四月初(1220年五月初)，由此进入伊斯兰教国家。这个礼部侍郎对于伊斯兰教徒的习惯感觉惊异:“这些人(不用箸)以手裂肉置于口中”。1221年的秋天，他到达成吉思汗所在地，由于别的书所说，我们知道成吉思汗这时候是在阿富汗。对于乌古孙仲端的求和，这位胜利者答复:“我前欲汝主授我所有黄河以北之地，自足于河南之地，称河南王。在这个条件之下我同意停止战争，但是现在木华黎已经尽取这些地方，你不得已才来求和么?”乌古孙哀求，成吉思汗说:“念汝远来。黄河以北既为我有，但汝主还据有关西(潼关以西)数城。他必须割付与我，令汝主为河南王，勿复违也。”乌古孙于是回去中国，取道天山之北(阴历十月，1221年10月至11月之间)。

第三章 第二十一节

〔1〕 耶律楚材(1190—1244)乃辽创业人阿保机诸子之一的后裔。他的祖先有食邑在医巫闾山和现今广宁县的附近，辽阳的西北，满洲南部。参阅伯勒什奈德，«中世纪史研究»,I,10。

〔2〕 中国学者王国维，卒于1927年，曾为耶律楚材作传记，逐年纪事(«耶律文正公年谱»)。“附录有关于契丹文字的有兴趣的报导，对于契丹文字，耶律楚材真是最后

代表人之一"（伯希和）。然而耶律楚材并非惟一的旧契丹皇室的子孙改事成吉思汗的。伯希和提到关于这一点另外两个与耶律楚材同宗的人所扮演的角色：1．耶律阿海，上面已经说到，他以太师的头衔跟随成吉思汗出征花剌子模，并被这个胜利者任命为撒麻耳干的长官；2．耶律阿海的弟弟耶律秃花（T'ou-houa＝Touqa），也归附于蒙古人，在木华黎指挥之下替蒙古人攻金，他死时是征金军的统帅（«拉施特书»，XV，33和143，用 Toûghây 和 Toûghân-yangchây 的形式，关于元帅，以及«圣武亲征录»文字为伯希和所引的，看 Notes sur le Turkestan，«通报»，1930，44—49）。（按：这里所说关于元帅，引«圣武亲征录»等语，«圣武亲征录»戊寅年纪事有："秃花元帅所将汉兵……伐金国……"等语，这个秃花元帅，参以«元史»卷一百四十九"耶律秃花传"所说，无疑是指耶律秃花。）当 1220—1221 年的冬天长春真人经过的时候，耶律秃花是在宣德，这就是说宣化，职居元帅，在那里很殷勤地接待这位道教旅行家于朝元观（韦利，«Travels of an alchimist» 58—61）。

第三章　第二十二节

〔1〕 在中国的对音塔塔统阿里面所暗藏的原来名字，伯希和先生说："还不能完全将它还原，但是第二部分（按：指统阿）只能是突厥字 tonga，此言"英雄"（伯希和，«亚洲学报»，1913，I，457 和«通报»，1930，33—34）。

〔2〕 伯希和先生指出，当成吉思汗帝国初期，畏吾儿文化在官方占优势是这样显著。因此，由志费尼、柏郎迦宾和鲁不鲁克所流传下来的这些名字常常令人感觉是突厥形式。只在稍后一些时候，真正的蒙古形式才占优势。这里必须有相当时间养成"蒙古"的书吏和文人，或者更确切一点说，认识蒙古语。

〔3〕 韦利根据波斯和中国的史源撮要为镇海作传记，这对于成吉思汗王朝的行政历史，以及聂思脱利教派在远东的历史是很有趣味的（Travels of an alchimist，33—38）。以«志费尼书»和«拉施特书»为证，镇海是聂思脱利教徒。他生于 1171 年。在 1203 年他跟随成吉思汗"饮巴泐渚纳水"，这可以证明，如果他是客列亦惕人，他毕竟是随着蒙古征服者而对抗自己的本国人。当 1204 年和乃蛮人作战时候，成吉思汗将自己的一匹马赠送镇海。1206 年时候，镇海参与斡难河上的大忽里勒台。稍后一些时候，这个征服者命他设立一个工匠居留地于阿儿浑山附近（在«长春西游记»里面，这个山的中国对音为"阿不罕"），在现今乌里雅苏台的西南，这个居留地此后被称为"镇海城"。1212 年，镇海参与征金战役，至于抚州，矢中左臂（按：«元史»云矢中臆间）。1215 年攻取北京之后，"太祖命于城中环射四箭，凡箭所至园池邸舍之处，悉以赐之。"（按：此段引文，依照«元史»。）成吉思汗的继位者窝阔台命镇海为中书右丞相，特别掌管突厥斯坦和西方事宜，一切公文没有经过镇海以畏吾儿文字副署证实的不能生效。1232 年，镇海参与围攻金人都城开封，为了劳绩，赐他九龙旗并乘肩舆赴朝会的特权。他在攻取蔡州（汝宁）即金人的最后据点时候也有功勋，受封世袭山东一千户中国人家为"食邑"。人们将要看到，在大汗窝阔台死后，他被摄政皇后秃剌哈纳所罢免（1242 年），但是大汗贵由恢复他的职位（1246 年）。贵由死时（1248 年），镇海是拥护失列门继承帝位的人们里面居于首要地位的。蒙哥夺得帝位（1251 年），杀镇海以及另一个窝阔台

的大臣，和他一样是聂思脱利教徒的合答（Qadaq）（1251 年或 1252 年初）（根据 A. 韦利）。（翁按：《元史》卷 120 镇海（又作札哈）系以寿终，年八十四。）

〔4〕 达鲁花这一词，G. B. 注释，现今指"掌刑官"、"斡秃黑（otouq）的首长"、"代理人"。这也是监督（kungduï）管辖下的一种属员的头衔，他带白色小球，在 soumoun（？）这种行政机构里面，他的地位仅次于 soumoun 中 djangin 的官职（？）。此外，tchighoulghan-ou 达鲁花这种头衔，指一盟之长。

第三章 第二十三节

〔1〕 人们看到，《秘史》每将著名的马有意将它"特性化"而参杂在蒙古史诗里面：1226 年，成吉思汗在这里所骑的狩猎野马的马，是杂色的或棕灰色的黑白相间（djosotou boro）的马。

第 87 节锁儿罕失剌给年青帖木真骑坐以逃出泰亦赤兀惕人的掌握的马是"一匹甘草黄白口的骒马"，（aman tchagha'an eremuk qoulaqtchin）。稍后一些，在第 90 节，窃马贼窃去帖木真家的"八匹惨白色骟马"（chirqa aqtatan naïman）。在这一段故事里面，第 90 节，博尔术借给帖木真骑的是一匹白马（chingqoula）而有黑纹在脊（oroq）。在 169 节，两个"牧马人"巴歹和乞失里黑，为了奔告成吉思汗救他出险，乘"篾儿乞惕人的白马"（Merkidäi tchagha'an）和"紫色而白面的马"（aman tchagha-an ke'er）。拉施特本人也以为必须对我们详述这个历史里面有关系的马的形态：所以他告诉我们成吉思汗于对乃蛮人一次战争中借给博尔术乘坐的赤乞波拉（Tchiki-bora，或者是 Boro-tchiki，"白耳"）马的武功（别列津本，XIII，116 和 188）（按：见本书第 89 页）。可注意的是，八世纪初年的鄂尔浑突厥碑文，其趋向完全一样："我们和 Tchatcha-sängun（中国将军）斗争。我的兄弟阙特勤（Kul-tegin）乘 Tadyqyng-tchour 的灰色马进攻。这匹马在那里被杀。第二次，他骑 Ychbara-yamatar 的灰色马进攻。第三次，他骑 Kädimlig，这是Yäghinsilig 别乞的紫色马进攻。他的进攻在你们许多人的记忆之中，尊贵的突厥人呵！……当阙特勤的第三十六年，我们出兵攻乞儿吉思人。渡过和我们的枪一样高的雪，我们登树木很多的 Keugmen 山，我们在乞儿吉思人之上建起胜利，我们向他们的合汗在森林的彼端斗争。阙特勤进攻，乘 Bayirqou 的白色种马。他疲敝了这匹白色种马，但是我们杀死乞儿吉思人的汗并役属了他们的人民。"在后面还说："我们和哈剌鲁人斗争。阙特勤乘他的 Alp-chaltchi 白马进攻。这匹马死在那里，但是敌人战败。"继续列举，并"表扬"所有在战场死的坐骑。骑上 Azman 白马……，在 Bachghou 灰色马之上；……在 Az-yaghiz 棕色马之上……，在 ögsiz（"孤儿"）白马之上，突厥汗奔驰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汤姆生《鄂尔浑碑文》，页 109—112）。《秘史》和鄂尔浑突厥碑文一样，不但代表阿尔泰族系战士的史诗，也是突厥-蒙古马的史诗。人们知道突厥历史家重视一个词源，阿提拉（Attila）这个名字应该连系到词根 at，这个词根在突厥语中指马。

〔2〕 搠斡儿合惕这个地名，G. B. 博士说，这个成吉思汗驻营地方的名字（在蒙古文里面）必须读做"Cho'orght"（后来蒙古语："Chighourghad"），而不是根据这个词源，由于动词 soyourqaqou 作 Scyorqat。

〔3〕 《秘史》第250和267至268节呼这两个和成吉思汗发生关系的唐兀主(前者李安全,在位自1206至1211年,后者李睍,在位1226至1227年,依照中国史表),以一样的名字或头衔,都作亦鲁忽(Iloughou)或亦鲁忽不儿罕(Ilouqou-bourqan)。G.B.博士以为亦鲁忽(蒙古文写法系Ilougou)应该是一种宗教头衔(看关于skr. Bouddha Bhagavant的有名公式Iladjou tegus nöytchigsen bourqan)。这个最后唐兀主,根据《阿勒坛迭卜赤》和《萨囊彻辰书》所搜集的故事,是不平凡的人,是一个魔术家有先见和超凡的权力,他能在视线之下变化。在现今的鄂尔多斯口传故事里面,不恭地反映《阿勒坛迭卜赤》和《萨囊彻辰书》所已经记载的故事(斯密特,页100),说这个唐兀最后国王"Choudourgha Tölgôtchi-khan"这就是说"出都儿合的圣汗"被俘至成吉思汗之前,因求免死、愿献其妻与这个征服者。还以为成吉思汗发动这个战争仅仅是为了夺取这个王后,她的美色受到成吉思汗的注意。这位国王当这个时候对成吉思汗说:"我真心对你说,将她让你。你如果杀我,你会得到这样的证明,我脖子出来的不是血而是乳!。"成吉思汗砍他的头,乳从里面流出!美丽的寡妇归于成吉思汗,她狠心报仇。当他睡在她那里时候,在夜里,这是在Tchamkhak地方(在现今鄂尔多斯黄旗地方),她"用利刃"割下成吉思汗的生殖器而致之于死,她随即自沉于Qara-mörèn或黑河——大约是指黄河(莫斯达,"两件有关于成吉思汗的鄂尔多斯口传故事",《Ordosica》,《辅仁大学学报》,1934,页75)。至于失都儿忽(Chidourghou)这个头衔,在蒙古语中此言"公正、诚实",(动词chidourqoutqaqou),《秘史》第267节告诉我们,成吉思汗在命令杀死唐兀的亦鲁忽不儿罕之前封他为失都儿忽。——在这些口传故事里面,很难认识西夏的内部历史,这一种历史没有成为研究的目标。这里有一些改朝换代的事,中国历史的枯燥叙述使我们得以窥测。西夏国王,和成吉思汗登"帝"位同时的人,号襄宗,其在位时期由1206年至1211年。他死于阴历8月,即1211年的9月,继之者为神宗,年四十二岁时候逊位,这是在1223年的阴历12月(1223年12月24日至1224年1月21日之间),但是他到1226年的阴历6月(公元6月26日至7月26日之间)才死去(年龄六十四岁)。神宗的继位者是献宗,他卒时年四十六岁,于阴历7月(公元1226年7月26日至8月24日之间)。最后是李睍,即蒙古口传故事里面的失都儿忽,即位于阴历7月(公元1226年7月26日至8月24日之间)地位危殆,被蒙古人杀死于1227年的阴历6月(7月15日至8月7日之间)。——根据M.Tchang,《Synchronismes Chinois》,页385—389。

〔4〕 肃州就是马可·波罗所称为Suciu或Succiu的。伯希和先生提起注意,蒙古人时代,这个城的中国名称已经是肃州(Sou-tcheou),但是野蛮人还以中国古名Suk-tcheu称它,马可·波罗记住了后一个名称所以用Succiu的形式。马可·波罗和鄂多力克(Odoric de Pordenone)提到这个地方在商业上的重要性,自从西夏国亡之后,成吉思汗将它建成或再建成为远东和西方商队经行的主要地点。为了理解成吉思汗吞并西夏这个国际通路的交叉点的重要,必须回忆距此四年以前,道士长春到成吉思汗那里去的时候,由中国至伊朗并回来,不得不走广阔的和艰苦的湾路,通过上蒙古里亚,而不能简单地取道肃州和敦煌,这个古老的绸之路和佛教朝圣的道路,即玄奘和(相反方向)马可·波罗所走的路。

〔5〕 朵儿篾该这个地名,"萨囊彻辰以满洲-中国的译法作突而篾该。虽然人们可以读做朵儿篾该,但是满洲-中国的译法有决定性"(G.B.)。(翁按:乾隆有钦定"国

书"，敕令辽金元史人名、地名照"国书"改译。）

第三章　第二十四节

〔1〕 伯希和先生提到，除了一种译本（而且是最可靠的）以为成吉思汗死在甘肃之外，还有蒙古译本说他死在蒙古。"可能成吉思汗是于1227年8月18日在清水得病，而于垂死或已死时候经过六盘山，而他的死，于1227年8月25日到灵州时候才宣布。他的遗体可能先运到撒阿里客额儿(Sa'arikä'är)的斡耳朵，以后又埋葬于客鲁涟河上。但是这都是推测，最多也不过近似而已"。（伯希和，«通报»，1935，166）。«秘史»关于成吉思汗之死采取一切谨慎和缄默态度而且是有意如此。依照伯希和先生的说法，这是一件避而不谈的事件。"这是有关忌讳"。——至于这里所说的六盘山，应该向平凉方面寻觅，"在属于甘肃的部分，有林木的地方"。

〔2〕 这里所提到的事实是重要的。莫斯达神父的«Ordosica»，页45，No. 161—162，关于 tangoudout(唐古图惕)和 tanggout(唐古惕)这个名字时候说，现今鄂尔多斯的氏族之一还叫这个名字："由于这个名字，这个氏族原始是西夏人。成吉思汗灭西夏之后，将其人民的一部分给皇后也遂为奴隶。或者这个事实和现今蒙古人里面还有西夏人有关。"

〔3〕 成吉思汗葬地。可以提到莫斯达神父在«Ordosica»，页49，说到 yeke djou-ou（"大庙"）这个字时候的评论。"«蒙古游牧记»（第六章第九节）和绥远地方志«绥镇»("Souei Cheng")(第八，第十七章)引«蒙古游牧记»，都以为这个"大庙"有成吉思汗坟墓的性质，在这个庙的帐，依照蒙古习惯，藏有成吉思汗遗体。这个帐，或无宁说双层的帐，在黄旗的 Bayan Tchamqaq 平原可以看见，从来没有被称为dzou (djou-ou)或"庙"，但称以鄂尔多斯的名称 tch'omtch'ok（蒙古语 tchomtchagh，tchomt-chaq)此言"亭"，其全部，就是说帐幔和圈地在它周围的总称为 edzi (edji)——qoro（蒙古语：edjen-ou qoriya)，属于 Ordou(斡耳朵的单数)。由于 Ordou 这个词的复数，蒙古人有他们"Ordos"(斡耳朵）之称。这个名字应用于其它保留在鄂尔多斯的七处成吉思汗的圣堂"。

〔4〕 "吉鲁根，雪你惕(Sunit)部人(Sunid-un Kilugen baghatour)"。

〔5〕 吉鲁根呼死者所说的话，G. B. 博士提起注意，这一段有名文字由斯密特翻译，在好几处是有缺点。（按：译者在本书第228页注①中声明，在这里径引«蒙古源流»卷四而不直译格鲁塞所引的斯密特译文，所以这里批评斯密特译文的话从略。例如«蒙古源流»，据格鲁塞引G. B. 博士说，中文译本比较好，例如第一句是问话，"我君其如鹰扬而高飞乎？我君岂以此辈污秽而升遐乎？……"，而斯密特没有作为问话译他。）

〔6〕 "枣骝马鬃所制之神位"，G. B. 博士逐字直译为："你的速勒迭，用紫色种马的黑色尾和鬃的小束(Kekul，不用 segul 这一词)做的"。

〔7〕 关于吉鲁根巴图尔所说的话，G. B. 博士同样批评斯密特译文有不对的地方。

第四章　第一节

〔1〕 《元史》在"耶律希亮传"里面说"叶密立(Ye-mi-li,Imil)城是定宗(即窝阔台之子贵由)做太子时候的封地的首邑"(伯勒什奈德译,《中世纪史研究》,I,160)。(按:《元史》卷180云"叶密里城乃定宗潜邸汤沐之邑也"。)

〔2〕 依照《秘史》第279节的定式,蒙古首领们的任务主要在于"分配(于各部落之间)牧地和水源"(嫩秃黑,Nuntuq=〔Nutuq〕 usu qubiyadju okgu,海涅士,《Wört.》,120)。在这种精神上,成吉思汗于生前分配给他四个儿子主要的突厥-蒙古牧地地带:斡难河和客鲁涟河的祖传牧地分给斡惕赤斤拖雷;塔尔巴哈台、黑也儿的石和叶密立的牧地分给窝阔台;伊犁的牧地分给察合台;都儿孩(Tourgaï)的牧地-草原分给拙赤。每人因此都得到一份兀鲁思,即一定数量的"附属于他的人民",若干"分给他的户口"。和有关人口的兀鲁思同时,每个成吉思汗系人得到一份"禹儿惕"(yourt),即所有的土地,一片土地足以给养分给他的游牧各部落的放牧生涯。(参阅《秘史》,第73,96节);和在意义上有轻微的分别的"嫩秃黑"(noutough)(《秘史》第114,118,119,249,265,279节称嫩秃黑),这是同时指"游牧营盘"和"放牧地方"。此外,每个成吉思汗系人还得到一份"英租"(indju),即和他的藩邸相配合的一笔收入,这笔收入包括新近从定居各国夺得的各处土地分给他的世袭税收在内(参阅符拉基米尔佐夫《蒙古社会制度》,页99,100,101,111)。

这些"世袭税收采地"的分配,完全不考虑到土地的分布。所以蒙古亲王们封地的主要部分在突厥斯坦或在罗斯的保有税收权在中国诸省,或相反。大汗窝阔台统治时期,他的儿子贵由,封地在塔尔巴哈台的叶密立和黑也儿的石之上,而其采地则在大名,即在现今中国省份河北的南部。钦察汗拔都有采地在山西平阳。察合台的封地在伊犁,有采地在山西首邑太原地区。斡惕赤斤那颜(Ottchigin-noyan)的封地应该是在东蒙古边境和满洲方面的,而有采地在四川,阔端(Godan),系窝阔台儿子之一,而分封在山东东平附近。在成吉思汗系各汗国里面,包括若干属于其他支系的世袭税收的抵押物,很难不引起磨擦。这个在理论上是不可分割的帝国的封地联合制度到了被在事实上彼此独立的各汗国,即中国汗国、突厥斯坦汗国、波斯汗国、罗斯汗国、塔尔巴哈台汗国所代替的时候,就要开始这种磨擦。这是在中国的大汗忽必烈和他的堂兄弟塔尔巴哈台汗海都发生分裂的理由(或托词)之一。

〔3〕 窝阔台即位日期,《秘史》在它处,在第269节,记窝阔台被举的日期为1228年(鼠儿年)。

〔4〕 人们知道,从前的和林是在现今额儿德尼昭(Erdeni-tchao或Erdeni-djou)地方。1912年,Kotwiz在那里找到一块碑,即兴元阁(Hing-yuan-ko)碑,系生当1287年至1364年之间的文人许有壬所撰。这个碑文告诉我们"太祖圣武皇帝(=成吉思汗)十五年(=1220年)建都和林(=哈剌和林)"。伯希和先生说,这种证明符合《元史》所说:"太祖十五年(1220)定都[哈剌和林]"。虽然如此,到1235年,由于窝阔台的经营,和林才绕以围墙,因此窝阔台被认为创建该城的人。伯希和先生继续说"但是无物可以否认成吉思汗在这以前将这个地方为其主要驻营地,当他出征伊斯兰教国家和

罗斯的突厥斯坦时候,将他的妻妾们留在这个地方……我们因此是同意哈剌和林(Karakoroum)从1220年为始就是蒙古人的国都。而且这是很可能的，乃蛮人从前在这个地方有相当重要的营盘,或者客列亦惕人,在一定时期也是这样。而同时，成吉思汗在哈剌和林的驻营地可能不是完全相同于他的儿子和承继人窝阔台于1235年建城的地点"(伯希和,«和林考»,«亚洲学报»,1925,I,372)。附带的说，鲁不鲁克很轻蔑地说哈剌和林的宽广"仅仅和 Saint Denis 市镇一样"。(按: Saint Denis 从前是巴黎附近一个小镇,现已包括在巴黎市内。)

〔5〕 关于站赤(djamtchin)，也可以看海涅士的 «Manghol un niuca tobca'-an»,页124,ap.279节,注4。——伯希和写道"在中世纪,站(djam) 不是指"路"而仅仅是指"邮递"。指"路"的词从前是用 mör 和 tärgä'ur。我们今天，djam这一词在蒙古语中已有专指"路"的意思，"邮递"则用"örtägä"这一词来指它（伯希和，«通报»，1930,193)。

〔6〕 "蒙古词兀拉哈赤 (oulaghatchi) 也指官办邮递里面的用以骑坐或运货的征用畜类"(G.B.)。

〔7〕 伯希和发见突厥词 yam(在蒙古文为 djam),"邮递"，的首次出现在塔拔哈失(Tabghatch)或拓跋(魏朝)的一个词里面,这是在六世纪之末，此词的中国化为"驿站"(hien-tchen),等同于突厥词 yamtchin,以及蒙古词 djamtchin(站赤),"邮递的人们"(伯希和,«通报»,1930,192)。(翁按: 这就是托拔语所谓"咸真"(Han-ĉin) 与元之站赤为同语。)

〔8〕 于乘马以服务的驿卒之外，蒙古的 djam 还有步行的驿卒,他们摇小铃使人知道。伯希和先生说,这个驿站的职务在中文名为"急递铺"(ki-ti-p'ou)，鄂多力克对音为 chedibeo，而阿剌伯-波斯的作家们对音为 kidifou，这个名称显著的是见于说到帖木儿沙 Rokh 和中国明朝使节往来时候。

〔9〕 照字义为: 窝阔台命寻找并开浚这些泉水(qoudou'out); qoudou'out eri'-uldju qara'oulqou(«秘史»,第179节,海涅士,«Wörterb.»,页70)。

第四章　第二节

〔1〕 关于肃良合(Solangqas 或 Solangghas)。现在蒙古语肃良合(Solounggha)这一词还是说"高丽人"。参阅 Roudnev, Materialy po govorani boctotchnoi Mongolii, 彼得堡,1911,页121。关于 Solon, Solan 或 Soloun,参阅科瓦列夫斯基词典,II,1400。某些唐兀人的首领名叫 Choulangha。

〔2〕 窝阔台得病,要向山川鬼神赎罪,qadjar ousoun-o edjet qat，逐字直译:向土地(qadjar)和水(ousoun)的王者(qat),尊神(edjet)。是蒙古珊蛮教的一种有趣证明(«秘史»,第272节)。

第四章　第三节

〔1〕 关于昔班这个名字,G.B.博士说这个蒙古名应该是 Chiban，阿剌伯-波斯

的作家们将他改做 Chaïban。伯希和先生也说，拙赤儿子的名字为 "Chiban"，(«Revue de l'Orient chrétien»，1931，204)。

〔2〕 这是可笑的，拉施特将俄国名字弗拉基米尔（Vladimir）变成同音异义: Oulâï Temur(伯希和，«亚洲学报»，1920，I，169)。

第四章　第四节

〔1〕 关于合儿合孙这个名字，十三世纪和十四世纪的拼音应作 Harghasoun（伯希和，«Mots à h initiale»，«亚洲学报»，1925，I，205)。蒙古人写做 Arghasoun，有如 arghal，"干兽粪("燃料")"。这是«萨囊彻辰书»，页 76，I.5.的写法。我们记得"蒙古人替小孩起名字每用母亲于产后眼睛触到的第一件东西"(伯希和)。

〔2〕 在各大城组织行政管理，«秘史»第 276 节特别指明这是指关于建造的城，有城垣的城，dabtamal qatangqou balaqat，这常常是蒙古人觉得惊奇的事物。——综言之，窝阔台的统治时期是游牧政体和定居政体的妥协时期。人们可以稍微迂回一些这个意义而给它加个旁注，就是«秘史»第 277 节的一句话：ke'er-un uyile ke'er-e gou noyalaqou bule'e; ger-un uyile-tur gou noyalaqou bule'e。这是说"草原的事在草原处理，家中的事在家中处理"(海涅士译，«Wört.»，51)。

〔3〕 窝阔台的正妻在«秘史»第 198 节叫做朵剌哈纳（Dörägänä）这就是说秃剌哈纳(Törägänä)或秃列真(Töregene)。有时读做 Töregune（朵列格涅)。阿剌伯-波斯的写法是 Torâkîna(秃剌勤纳)。在中国文字里面为脱列哥那，脱列忽乃。她是，人们记得，以«秘史»第 198 节为证，篾儿乞惕首领脱黑脱阿的长子忽都的妻室之一(另一人是 Toqaï)，她于 1204 年末或 1205 年初被俘，成吉思汗将她给与第三子窝阔台。«拉施特书»(别列津"部落"，页 74)则以为她不是前兀都亦惕篾儿乞惕首领脱黑脱阿的儿媳妇，而是前兀洼思篾儿乞惕首领答亦儿兀孙的妻子。伯希和认为 «秘史» 在这里所说的比较可靠。中国史源说她的出生是乃蛮人。参阅伯希和，«Les Mongols et la Papauté»，«Revue de l'Orient chrétien»，1931，193——这是离奇的，看到成吉思汗的死敌的媳妇，有一天会君临蒙古帝国。

〔4〕 失烈门(Chiremön 或 Chiremun)在蒙古语中指铁，"生铜"。伯希和先生怀疑失烈门这个名字是否来自 Chlemun 这一词，这是"所罗门"(Salomon)这个名字的伊朗化形式。参阅伯希和，«亚洲学报»，1914，I，498 和 «Revue de l'Orient chétien» («Les Mongols et la Papauté»)，1931，203 和«通报»，1931，419。——在中国文字，作失烈门，(按：亦作实勒们)。

〔5〕 修士柏郎迦宾，他于 1245 年 4 月 16 日离开里昂，于 1246 年 2 月 3 日离开基辅。他到达昔剌斡耳朵（Chira-ordo)，地点距哈剌和林仅半日程。他在那里居留直到 11 月 13 日，因此亲见贵由于 8 月 24 日即位。

〔6〕 以志费尼和拉施特所言为证，秃剌哈纳于她的儿子贵由即位后两三个月死去(伯希和，«Revue de l'Orient chrétien»，1931，页 195)。(翁按：元史秃剌哈纳死于至元二年，至元为忽必烈年号，在贵由即位后 20 年。)

〔7〕 贵由生于 1206 年，在他即位时候，恰好是四十岁。

〔8〕 上面说过，贵由的客列亦惕人"丞相"镇海，和他的财赋管理人合答（Qadaq）是聂思脱利教徒。拉施特好几次埋怨这两个聂思脱利教徒敌视伊斯兰教徒（伯劳舍本，II,249,254,273,为伯希和所引，«Revue de l'Orient chrétien»,1931,195,多桑引，II,235）。——这种情形在事先似乎有利于拉丁种的教士们被教皇派到大汗那里去的。而柏郎迦宾的例子，他所得到的经验，聂思脱利教徒阴怀不满之心，证明事实不是这样。由镇海和合答交给柏郎迦宾的贵由对教皇因诺森四世的回信，肯定证明"蒙古"聂思脱利教徒的嫉妒心，对于"这个罗马教会，自以为单独代表基督教而藐视其它教派"。而且伯希和先生研究蒙古文字，发现蒙古人所做的分别，1.一方面是 ärkägun（中国对音为也里可温）或上亚细亚的聂里脱利派基督教徒，在原则上都是属于突厥种，蒙古人认为他们是被征服人民的一部分，是忠心于并且或多或少同化于蒙古人的；2.在另一方面是外国人基督教徒，kiristan 或 tarsâ（中国的对音为迭屑，t'ie-sie），罗马教的天主教徒归于这一类，原则上他们还是列在背叛不服的人民（boulgha irgèn）里面。汪古人的聂思脱利教徒首领阔里吉思，变成为"乔治亲王"的，改奉天主教，在这个问题上面所发生的影响是非常之大的。这是在朝廷之上和直到成吉思汗系家族之中的有头衔的聂思脱利教派的保护人，加入了罗马教会。

〔9〕 这是«元史»告诉我们，贵由于 1248 年的阴历 3 月（3 月 27 日至 4 月 24 日之间）卒于横相乙儿之地，这个地名，伯希和先生说，或者可以还原为突厥词 Qoumsängir，此言"沙的岬"。根据«志费尼书»，他死于距离别失八里（现今乌鲁木齐的东北，古城附近的西北）一个星期的路程（＝前于，就是说东北）的地方。伯希和先生的举证，见于«Les Mongols et la Papauté»,«Revue de l'Orient chrétien»,1931,197）。

第四章　第五节

〔1〕 关于莎儿合黑帖泥（翁按：莎儿合黑帖泥«元史»作唆鲁禾帖尼）这位王后，和她的本族客列亦惕人的全体（或大部分）一样，是聂思脱利教徒。伯希和先生提到一种新的证明。根据«元史»，1333 年，十字寺，即在甘肃甘州的聂思脱利教堂（马可·波罗证明在这座城里面有三个聂思脱利教堂）向朝廷请求：允许归还十字寺的聂思脱利教徒在这个寺里面所保存的莎儿合黑帖泥的画像（她是忽必烈的母亲，是这个时候在北京的蒙古皇帝的祖母）。据伯希和说，Deveria 译错了这一段文字（"他们恭敬地安置太后在寺中"），过甚其词，以为莎儿合黑帖泥本人的尸体埋葬在甘州聂思脱利人那里，其实他葬在蒙古，靠近他丈夫拖雷的坟墓。但是这样的证明仍然不足。在她死后八十年（她死于 1252 年，在她儿子蒙哥即位后不久），这位皇后的信奉基督教的纪念还永久存留在从前是唐兀人地方的聂思脱利教徒那里，他们把她的肖像放置在他们的礼拜堂里面。

〔2〕 阿剌黑马黑（Alaqmaq 或 Alaqamaq）这个地名是志费尼所提出的，伯希和驳倒多桑、霍渥斯和 Wyngaert 所用以代替的读法 Alaktagh，Alatagh，Alataou。«元史»作阿剌脱忽剌兀，伯希和先生提议可以看做Ala-toghra'ou。阿剌黑马黑(Alaqmaq)在离开海押立（Qayaligh）七天的地方（在西方）。（按：阿剌脱忽剌兀，格鲁塞作 A-la t'o-hou-la，后面漏去"兀"的声音，这个地名见«元史»卷三。）

〔3〕 斡兀立海迷失曾躬身试行向她的主要反对者和解。根据志费尼和 Bar Hebraeus(Chronicon Syriacum, 532)的证明，她于贵由死后同她的两子，即火者和脑忽，到拔都那里去，希望得到他的协助，但是她结果是失败，一两天之后，就回到她自己的地方。

〔4〕 关于失烈门之母，出生是翁吉剌惕人，她的名字，列列津在《拉施特书》里面("部落"，152)读做哈塔黑塔失，参阅伯希和，«Les Mongols et la Papauté» «Revue de l'Orient chrétien»，1931，203。G. B. 博士怀疑应否联想到突厥词 qatough-tach，"坚石"(翁按:《元史》作乌拉海额实。)

〔5〕 在阔迭额阿剌勒所开的库里勒台，根据《元史》是在1251年的阴历6月(=6月21日至7月20日之间)举行。

〔6〕 野里知吉带，海涅士在《秘史》的对音，这个名字有时写做 Eldjigedei(=Eldjigädäi)，第229节，有时写做 Eldjigidei(=Eldjigidäi)，在第275和276节。伯希和先生解释 Äldjigidäi 这个名字是：支部落(Sous-tribu)äldjigin 的人，这是翁吉剌惕部的一个支部落，这个名称的词源是蒙古词 äldjigän，此言"驴"。——伯希和指出，有必要慎为分别(虽然《拉施特书》和《元史》有纷乱)这个 Eldjigidäi 和 Altchidaï(阿勒赤台)(或无宁说两个阿勒赤台)。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看到当选举蒙哥时，这些加入斗争的人物：1.翁吉剌惕部的野里知吉带(中文称宴只吉带)和他的儿子合儿合孙，他们是党于窝阔台系的人，因此被蒙哥杀死；2.阿勒赤台那颜，属于札剌儿部，他也是党于窝阔台这一系，并且做它的代言人(参阅《多桑书》，II，246—247)；3.亲王阿勒赤台(中文作按只带，《拉施特书》作 Eldjidai)，合赤温之子，这个合赤温，人们记得，是成吉思汗之弟。参阅伯希和，«Revue de l'Orient chrétien»，1931，页171，注3。

〔7〕 G. B. 博士说，也儿忽赤(djarghoutchi)这个头衔指在兀鲁思的大法官，掌管蒙古人和中国人中间的诉讼的官员，也指掌管本旗(Bannière)的土地界线事宜。

〔8〕 斡兀立海迷失(翁按：即乌拉海额实，《元史》说是赐死的)的被杀是在1252年的夏季(5月10日至8月6日之间)。有一个被控告的人，例外得免于死的是畏吾儿人将官八剌(Bala)。关于这个人，参阅《多桑书》，II，273，以及伯希和，«Revue de l'Orient chrétien»，1931，200。

〔9〕 在《草原帝国》里面，页340，因为缺乏注意，以为窝阔台系的合丹参加蒙哥复仇之举，显著的是往伊朗逮捕野里知吉带。其实是有同名的人，火儿赤(箭筒士)合丹(合答安)，《秘史》第278节指示我们，大汗窝阔台授与他(和不剌合答儿)统率护卫队里面的重要职务。

〔10〕 蒙哥命杀死两个贵由的聂思脱利教徒大臣，合答和客列亦惕人"丞相"镇海，他们党于失烈门(翁按：镇海是否被杀？《元史》则谓病死)。但是这个事件，连系到蒙古人各派系间的斗争，并不带有宗教意义在内、人们不能说成为"聂思脱利教派"的失败，因为蒙哥命另一个聂思脱利教徒客列亦惕人，孛鲁合(Bolghaï)为"丞相"。并且人们知道，蒙哥的母亲，客列亦惕人哈敦莎儿合黑帖泥也是聂思脱利教徒。此外，蒙哥的妻子之一也是聂思脱利教徒。这个妇人的名字和贵由的遗孀一样，也叫做斡兀立海迷失，但是她的出生是斡亦剌惕人，而贵由的孀妇，摄政皇后，是篾儿乞惕人。《多桑书》，II，246和《霍渥斯书》(I，726)淆混了这两个妇人，这个错误经 Hammer 在 Geschichte del Ilchane，I，57 纠正，也经伯希和在 Les Mongols et la Papauté，

R.O.C.,1931, 198 里面纠正。——这个第二个斡兀立海迷失,蒙哥之妻子,是失邻(Chirin)公主之母,鲁不鲁克称这位公主为"失邻娜"("Chirina"),他曾见过(伯希和,前引)。

第四章 第六节

〔1〕 旭烈兀这个名字,"以 Hulägu 代替 Hulä'u;蒙古人写做Ulä'u;在中国文字里面作旭烈(Hiu-lie=Hulä)"(翁按:《元史》亦作锡里库)。(按:这里所引的系伯希和所说,蒙古文字常将发音的 h 除去。Hulägu在《元史》有旭烈的译音,但是更常见的是旭烈兀。《元史》宪宗本纪二年所记的旭烈,应系另一人,因为此人卒于是年,不是这里所说的旭烈兀。)其词源是 hulä,蒙古人写做 ulä,此言"多余的人"(伯希和,Mots à h initiale,《亚洲学报》,1925,I,236)。

〔2〕 蒙古亲王阿只吉(Adjiqi),见于 1298 年在江西颁布的一项诏敕,以保护中国人民不受回回人钱庄公会(斡脱,ortoq)的滥行剥削为目的,这项诏敕,曾经伯希和研究。[按:这一条注释照原文列在这里(原书页 313,行 19),但是和这里所说无关,似应列在下第 255 页说到阿只吉的地方。]

〔3〕 军事会议的地点,多桑作 Qabour。G.B. 博士提起,Qabour 这一词是指"春天"。伯劳舍所说的 Qoutoûtchoûr,照他看是不可能的。"或者是 qab-oughtchour?"。

第四章 第七节

〔1〕 关于阿里不哥这个名字。G.B. 博士说 Ariq-bögä 这个读法由于中文作阿里不哥(翁按:亦作额埒布格)而得到保证。《萨囊彻辰书》作Erik-bögä(页 112,I.15)。《拉施特书》作 Arîq-bôgâ(例如在"部落",别列津译,59)。有如注②所指出的,其词源是 bögä, böge,"珊蛮、巫师"(在《秘史》第 181 和 272 节里面作 bö'e),除去不哥(bökö),此言"力士"、"斗士"、"有气力的人"(见于不里孛可这个名字里面)或不花(bouqa),此言"雄牛"(见于爱不花、怯的不花以及其它名字里面),阿里(Ariq)是一个突厥-畏吾儿词汇,其意义为"纯洁"。

〔2〕 关于阿惕昔吉这个名字,蒙古的写法是 Atchiqi。在突厥-畏吾儿语中,Atchigi,指"愤怒"。

〔3〕 第 256 页 21 行,阿蓝答儿和浑都海的进兵。"阿里不哥遣大将阿蓝答儿自和林(哈剌和林)帅师至焉支山,以和浑都海联兵",这座山在甘州的东南,山丹县(Chan-tan-hien)地方(《元史·耶律希亮传》,伯勒什奈德译,《中世纪史研究》,I,159)。

〔4〕 关于昔儿吉这个名字。G.B. 博士以为昔儿吉(Chiregi)的读音似有疑问。可以联想到蒙古词 Chirege,此言"位"、"王位",或 Chirigun,此言"粗鲁"。但是这个学者认为拉施特读做 Chirki 应有理由,他提到蒙古词 Chirki,此言"土丘"、"田"。

〔5〕 关于阿不赤阿晃火儿这个地名,G.B. 博士提到蒙古词 atchigha,atchi'a,在这里变为Atchiya,指一种"担负",而 Könggur指"空洞"、"洞穴"。Qongqour(晃火儿)意义相同。伯劳舍(《拉施特书》本,页 400)在这里读做 Aitchia 或 Atchia-kongur 并举

另一形式 Altchia，或 Atchin-qorqan。别列津，在他的这一方面，对于一个无疑是与此相同的地点，(XIII,128) 读做 Outchia-kongur；但是，如果对照波斯原文 (XIII,原文,页 206,行 3)所找到的是不用喉音的 Aîdjka kongr，很容易加一个符号将它变成 Abdj(i)qa Köd(e)g(e)r,这就是我们在《秘史》第191 节所见的名字。(按:《秘史》第 191 节,有地名阿卜只阿阔迭格儿。)

〔6〕 赤儿坚纳兀儿,G. B. 博士以为这是“干涸蒸发的湖”(当夏季炎热时候)。

〔7〕 不剌城,额必湖。《元史》(《耶律希亮传》)关于阿里不哥和阿鲁忽的交战,将这次战事位置在不剌城和赛蓝湖(lac Saïram)之间(伯勒什奈德译,《中世纪史研究》,I,162)。至于不剌城,伯勒什奈德(同上书,页 17)将它置于 Borotala 河边，这条河流入额必湖。

〔8〕 对于《拉施特书》中的 Apichegha (阿必失合)，G. B. 博士一方面考虑到 Abichik,参阅科瓦列夫斯基 I,43,b，和 Bang-Gabain, Index, 页 4,s. v. Abizik；另一方面考虑到梵文 Abhicheka，从这个词产生《拉施特书》的波斯形式。

〔9〕 阿里不哥的党羽被忽必烈命人处死的，还可以举聂思脱利教徒客列亦惕人孛鲁合(Boghaï),前系蒙哥的丞相,他和鲁不鲁克的关系很为大家所知。

第四章 第八节

〔1〕 宋朝最后一个皇帝在官修史表上的是赵㬎，生于 1270 或 1271 年，于 1276 年被俘，居留北京直到 1282 年。于此时他被移置上都，在那里居留至于 1288 年。这时候他已成人，被送至吐蕃学习喇嘛教，在河西，就是说甘肃，为僧。于 1323 年死去 (伯希和,《通报》,1929,136—137)。

〔2〕 马可·波罗向我们提到一段异闻,海都有一女,马可·波罗称之为Aigiaruc,这个女将军引诱向她求婚的人战斗，将他们战败。马可·波罗所拟的草图可能供给莱昂·迦恩以模型，以描写他的“女杀人者”(“la Tueuse”)，即速不台的侄女。伯希和先生将马可·波罗的牵强说成的名字用 Aï-yarouq 代替它，在突厥语中，此言“月光”。这位公主的正式蒙古名字是 Qoutouloun(忽都龙)。

〔3〕 海都和忽必烈中间发生分裂的藉口，是海都向忽必烈要求分给他应得的一份征服中国的战利品。有如伯希和先生所指出的，所有成吉思汗系的亲王对于征服的国家有权分得一部分。所以成吉思汗于取得河中之后，将这个地方留给他的四个儿子并没有分配，而每人有他们的“世袭财产”(Majorats) 在那里。河中靠近察合台系在伊犁的封地，后来单独落到这一系人的政治隶属的时候，其它各系的成吉思汗子孙在那里还保有他们的“世袭财产”。另一方面，忽必烈于 1275 年和窝阔台系的海都以及察合台系的都哇——八剌(Baraq)之子——开始斗争时候是有关于这些特权的“号令牌照”的。(按:《元史》至元十二年，“敕追诸王海都八剌金银符”，格鲁塞这里有括符注 hou-fou, p'ai-tseu, 指虎符牌照。)

〔4〕 忽必烈在战胜海都以前，曾努力于树立他的实际权力于伊犁和喀什加里亚。这段历史的全部经伯希和先生整理。——于 1268 年，忽必烈的将领在别失八里（济木萨)附近击退海都的第一次进攻，追逐敌人直至于阿力麻里以外（伯勒什奈德，II,

36)。——关于喀什加里亚，我们知道，当 1271 年，忽必烈的威权在和阗还被承认，因为他在那里征收捐税。1274 年，他决定在和阗和叶尔羌地区设立约十五处驿站。这一年，他蠲免和阗人的贡赋，即他们所应交付的山中玉石。也在这一年，他颁发邮金与二百四十九个和阗人家属之战死于围攻襄阳帝国军队行列之中者。从 1274 年至 1276 年，由于海都在上亚细亚和中亚细亚引起全面的抗命，和阗不受忽必烈的管辖。

喀什加里亚于是归于海都和他的将领帖木德儿(因为必须记得，在这个时候，这些地方：和阗、叶尔羌、喀什噶尔、并不属于在谢米列契和伊犁的察合台汗国，而是处于在中国的拖雷系汗国和在塔尔巴哈台的窝阔台系汗国争夺之中)。伯希和先生说，海都的权力代替了忽必烈的权力在这三个喀什加里亚的绿洲，应该是实现于马可·波罗经过这个地方大约六个月以后，所以马可·波罗没有说到。至于聂思脱利教长老马·查巴拉合三世传记里面所说的"Oqo"王子约在这个时期残破和阗城，伯希和认为这是指察合台系的都哇(Doua 或 Dougha)，这时候他是海都的藩属。

虽然如此，情况又有新的转变。1276 年，人们看到忽必烈在和阗成立一个军事基地，派一个代表团到这座城以及叶尔羌和喀什噶尔，职在"绥抚"这些地方的居民。1278 年，忽必烈派他部下的一个伊斯兰教徒将军阿拉哀丁(Ala ed-Dîn)驻扎和阗。1279 年，他发饷金给和阗的这个汉、蒙守兵并增加其实力。1282 年，海都的将领玉龙伊撒(Yu-louen Yi-sa)攻和阗，但被击退。虽然如此，中国和和阗中间的邮递联络又一次中断于 1282 年间，但是终于 1286 年恢复。——综言之，我们在这里根据伯希和撮要叙述有关于和阗的情况，连带证明，所有喀什加里亚地方，忽必烈所能最后保存的仅仅是其最东的绿洲，即和阗。

喀什加里亚在这个时期的政治变迁有关于著名拜圣者聂思脱利教徒马·查巴拉合)和拉班扫马的历史。——马可 (Marcos)，后来成为教长(patriarche)马·查巴拉合 ("Dieudonné")的，生于 1245 年，其父名 Bainiel 是高昌 ("Kochang"=Tochang=Tongcheng 或 Toqto，在汪古人地方的一个教区掌教 (archidiacre)。拉班·扫马约在 1225 年间生于北京地区，其父名失班(Chiban)是当地有爵位的人。这两个教士，照伯希和先生的估计，是于 1275—1276 年间离开中国，他们打算拜谒圣地，于 1276 年年中抵达和阗，这时候该城已经被忽必烈所派遣的帝国官吏夺回。从和阗，这两个教士往喀什噶尔，正在这个地方，六个月后，帝国的人同样地从海都手中重新占领(1276—1277 年)。之后，他们经由塔拉斯，这是海都的主要驻在地，海都在名义上是一个"旧派蒙古人"的首领，或者比忽必烈更为(或者还是更为)优待聂思脱利教派。由海都的地方，他们再前往聂思脱利教派在毛夕里和报达的教区，他们需要三年的期间，才于 1278 年抵达，因为他们的行程有如上面所说，遇到了忽必烈是一方，海都和察合台系人为另一方的不断战争所阻碍。马·查巴拉合的传记和马可·波罗所提示的一样，在这上面有决定意义。由于蒙古的统一而开辟的洲际通路，经过一个世纪的四分之一之后，因为成吉思汗系人中间的竞争，又变成困难，从此历时近四十年。

〔5〕 关于忽必烈命第四子那木罕赴突厥斯坦。王子那木罕，于 1275 年，在他东突厥斯坦的藩镇里面，迎接了一位参谋长和监护人，这就是木华黎的曾孙，《元史》在中国对音上称之为安童，拉施特称之为"汉童那颜"(noyan Hantoum)。——可注意的是，在伊犁地区，即现今的谢米列契，建立一个忽必烈系的藩镇，如果能够维持下去，

可能制止察合台汗国的独立的转变过程而永续中国汗国和波斯汗国的紧密联系，这种联系对于洲际商务是很有利的。忽必烈在谢米列契的尝试归于失败，在这个一切可能的年代，在这个由于蒙古统一而"成型"的亚洲，肯定是文化前途的不幸。"安童"和那木罕一起于 1276 年被海都的同盟人所执。至 1284 年，他们才被释放，但是忽必烈继续对他们疏远。（翁按：安童并未被疏远，他在边十年，在至元二十一年还朝，忽必烈即召见加以慰劳，语至四鼓，并拜为右丞相。）

〔6〕 关于驻扎阿力麻里。阿力麻里的地位，相当清楚地由耶律楚材说明，在他的《西游录》里面，他说"阿里马城之西，有大河名亦列"，这就是说伊犁河（伯勒什奈德译，《中世纪史研究》，I，17）。

〔7〕 关于药不忽儿这个名字，波斯史源作 Youboughour 中国史源作药木忽儿。

〔8〕 关于乃颜，Nayan 或 Naiyan 在蒙古语中意为"八十"。这个宗王是聂思脱利教徒。和忽必烈交战时候，他将十字架放在他旗帜之上，但被击败。马可·波罗告诉我们，伊斯兰教徒、偶像崇拜者（佛教徒）和犹太人利用这个机会嘲笑十字架的无能，而忽必烈使他们缄默，对聂思脱利教徒说："如何你们上帝的十字架不帮助乃颜，这证明他有区别，因为他是一个叛徒，对于他的君主不忠。"

〔9〕 关于赤黑秃儿（在波斯文中）或势都儿（在中文中），G. B. 博士怀疑，能否联想到藏文名字 Chaktour (P'yag-rdor)，这即是梵文的名字 Vadjrapâni？（按：势都儿之名见《元史》卷一百〇七，"宗室世系表"内。）

〔10〕 关于铁木耳完泽笃，依照《萨囊彻辰书》，页 118 至 119，忽必烈的孙子和继位人铁木耳皇帝先以完者（Oldjeï, öldjeï 此言"幸福"）为名。于他父亲真金死后，他随后又接受了完泽笃（öldjäitu 或 öldjeitu）的头衔，此言"快乐"。所以他被称为完者-铁木耳，也被称为铁木耳完泽笃。（按：即元成宗）

〔11〕 甘麻剌（Kamala 或 Kanmala）的词源为梵文 Kâmala。《萨囊彻辰书》中称之为噶玛拉（Gamala）。

〔12〕 乔治亲王（le prince Georges）是"蒙古"历史里面的一个饶有兴趣的人物。他的名字，中国对音是阔里吉思——在突厥-蒙古语里面是 Körguz。他是汪古亲王爱不花和蒙古公主，即忽必烈的女儿月烈（Yurek 或 Yuräk，中文为月烈）公主之子，有如伯希和先生（《通报》，1914，631）和慕勒先生（Moule: Christians in China, 236, 239）根据《元文类》予以证实的。《元史》误以为乔治的父母是爱不花的兄弟君不花和其妻，即大汗贵由之女叶里迷失公主（慕勒，前引，页 239）。（按：参阅本书第 174 页，成吉思汗系和汪古王室的婚姻关系。）

这个汪古亲王全家尽忠于忽必烈的事业。早在 1260 年，君不花和爱不花击败阿里不哥的将领阔不花，即哈剌-不花（Qara-bouqa）于"按檀火尔欢"。1262 年，他们围攻李璮于济南，"独当南面的前线"。之后，他们往西北击阿里不哥的另一个党羽，名叫撒里蛮的于孔古烈地方。爱不花死于这个战役之中，其子乔治代其职（慕勒，前引，236）。

乔治亲王也被中国史源所描述，由伯希和先生和慕勒先生译出，他是一个勇敢和有远见的将军，并且似乎是一个保护文学或艺术的人，他创立若干教堂（聂里脱利教的）和学校。在他的"宫"里面，筑万卷堂，每日和诸儒讨论经史、哲学、天文学、数学。他先娶忽答的迷失公主，这个公主是忽必烈儿子真金之女，后来他又娶爱牙失里公主（一

作海牙迷失)，她是皇帝铁木耳完泽笃的女儿。当铁木耳完泽笃皇帝（就是他的岳父）在位时期，他请往"西北"效力，这是说往上蒙古里亚防御海都。1292年的夏季，他以少击众败敌兵于伯牙思地方。1298年的秋天，忽必烈的蒙古里亚的驻军诸将领相信海都将士们的在表面上的按兵不动，决议退至边境的附近过冬。阔里吉思劝止他们说："鸷鸟将击，必匿其形，备不可缓"，(按：这一段引语径引《元史》原文)，但竟归无效。冬天到来，乔治单独保卫前线。海都和都哇的军队进攻。他击退他们三次，但是他的马蹶被擒。他不肯背弃皇帝和他的妻即皇家的公主。都哇于是命人将他杀死（1298年)。(翁按：阔里吉思(又作奇你济苏)其子名"专"，想是约翰的对音。)

人们知道，汗八里("Cambaluc"，Khan-baliq，就是我们的北京）的拉丁总主教(archevèque)蒙德哥维诺(Jean de Montecorvino)约于1294年到北京(慕勒，«Christians in China»，172)，在他旅居的第一年，变更"乔治亲王"的信仰，使他由聂里脱利教派改奉罗马教派。乔治之子也受洗礼为天主教徒，用儒安之名，即Jean(约翰)，表示对蒙德哥维诺的尊敬。相反的，蒙德哥维诺在他的一封信里面怀恨乔治的兄弟们还是聂思脱利教徒，仇视罗马。(他的兄弟们叫做Asen-gaïmich，Albadaï 和 Djouhanan，后者就是 Yohanan，即约翰)。蒙德哥维诺的信，见«Christians in China»，页174(翁按：见前页，约翰，«元史»作"专"又作"术安")。

〔13〕 关于海山(Qaïchan)这个皇帝的名字，中文作海山，他在位时期自1308年至1311年(翁按：是为武宗)，参阅伯希和，«通报»，1930，14。

〔14〕 伯希和先生曾指出，当忽必烈在位时期(1260至1294年)永久性的征服制度在好些方面一直实行于中国，当他的继位人铁木耳完泽笃临朝时期(1295年至1307年)。在征服的时候，开始让位给一种比较正常的制度。宗王和蒙古贵族占据中国土地的大部分作为个人产业，并且将它尽情搜刮。等到横暴掠夺的时期似告结束，为了保证有法度的剥削，这些既得利益的蒙古人首领们，很巧妙地想出花样，有如伯希和先生予以证实的，借给中国人民就是从他们那里侵夺而来的钱，而收取很大利息。这种借款是由钱庄公会的媒介而借给本地人。这些公会，一般是回回人所组织，以 ortoq 之名著称（ortoq 是突厥词 ortaq 的蒙古形式，在中国语称为斡脱)。回回人在这里面所扮演的角色同时既像中世纪时期我们的"伦巴第"(Lombards)人，又像十七世纪时候我们的田间代理收税人（fermiers généraux)。伯希和先生说："他们是蒙古人时代在远东的银钱巨贾"。而在1298年，有一项诏敕，其日期是在铁木耳完泽笃在位时期，这个诏敕经过伯希和先生的研究，使我们了解，南方的，即从前宋朝帝国的中国人，此后应认为是蒙古人一样是善良人，把他们从蒙古的贵族们的专制金融家那里解放出来的时期已到。任意聚敛的制度由此告终。中国人民得到保障以抵制斡脱的回回人公会的没有证明文件而追索欠款，抵制债权人们夺取妻女儿童；等等……其它诏敕公布于1301年和1302年，也是在铁木耳完泽笃临朝时候，禁止替蒙古亲贵们服务的斡脱(ortoq)在征收捐税时候曾经发生的其它暴行。〔按：斡脱，格鲁塞在这里译音为 wo-(eul)-t'o 认为源流于突厥词 Ortaq。关于斡脱，可参阅«元典章»，户部十三，钱债，"斡脱钱"。至于这里所举的伯希和对于铁木耳时代的诏敕所做的研究，应该是指大德二年八月二十日令"斡脱钱为民者倚阁"和大德五年六月，大德六年的两次敕令。均见«元典章»。然而这些官样文章，并没有改善南方中国人民的生活，或者免减其受重利剥削。在忽必烈时代，例如至元十九年御史台奏："江南富

户，止靠田土，因买田土，方有地客，所谓地客，即系良民。主家科派，其害甚于官司差发……地客生男，便供奴役，若有子女，便为婢使，或为妻妾……辄敢将佃客计其口数，立契或典或卖，不立年分，与买卖牲口无异。”(《元典章》，刑部十九，“禁典雇”)而在铁木耳时代，情形是怎样呢？例如大德八年，江浙行省奏，每当秋成之际，佃户纳佃税之外，为了支还田主借金母利，“合得粮米、尽数偿之，更有不敷，抵当人口，准折物件，以致佃户迁移，土地荒废。”这也是指中国南方的情形。再查《元史》各种记载，重利盘剥，豪强侵夺，终元一代，没有已止。陶宗仪的《辍耕录》里面的“检田吏”七古诗，所描写的是元末情况，可见一斑。〕

第五章

〔1〕 这主要是在东方突厥人和蒙古人之间，语言的个别情形有所变更，如果这是无关人种本质的话。例如九世纪的古代沙陀突厥人和十三世纪住在现今绥远地方的古代汪古突厥人(上面说过，他们很可能是同种人)今天已经完全蒙古化，溶化在土默特和察哈尔的蒙古人整体里面。在甘肃肃州地区有相同的情形，伯希和先生说，在这个地区人们还说十七世纪的佛教突厥语(turc bouddhique，后期畏吾儿语)，并且在那里，除了中国话之外，今天只有说 chera-yögour 或 turèn 话的人。十三世纪成吉思汗系的蒙古人扩张势力在前，十六世纪至十七世纪达延汗系人(dayanide)继之，其结果也曾蒙古化了一直到这个时候还是在突厥人和蒙古人争夺之中的上蒙古里亚的中部和西部，即土拉河从前客列亦惕人的地方和额垤儿、科布多河和乌泷古河从前乃蛮人的地方。最后，十七世纪时候土尔扈特人扩充势力，曾使这个蒙古部落在一方面迁徙到甘肃西部，从宁夏的西郊一直到 Etzin-gol 下游从前吐蕃化的人民唐兀人的地方；在另一方面，迁移到青海之西和硕柴达木的周围，在这个地区里面，当上古的末期，已有其起源无疑是原始蒙古人(proto-mongole)的鲜卑吐谷浑人(Sien-pei T'ou-yu-houen 或Toyoughoun)在那里居住；最后，也迁徙到焉耆西北的裕勒都司(Youldouz)河流域里面，一直到伊犁河源的附近，固勒札之东的古代突厥人地方。蒙古扩张的积极结果最终所剩下的便是散落在中亚细亚几个角落里的几片原突厥领土的蒙古化而已，这是“世界征服者”留下的全部业绩。

人名译名对照表

Abaqa 阿八哈
Abd er-Rahmân 奥都剌合蛮
Abou-Saïd 不赛因
Abou'l Ghazi 阿不哈齐
Achagambou 阿沙敢不
Achiq-Témur 阿失黑-帖木儿
Adal 阿答儿
Adjiqi (Atchiq) 阿只吉(阿惕昔吉)
Afrâsiyâb 额弗剌昔牙卜
Ahmed 阿合马
Ain-al-Moulk 埃因-穆勒克
Alâ ed-Dîm 阿老瓦丁
A-kou-ta,Agouda 阿骨打
Alâ ed-Dîn Mohammed 阿剌丁摩诃末
Alaghaï-béki 阿剌海别吉
Alandar 阿兰答儿
Alan-Qo'a 阿兰豁阿
Alaq 阿剌黑
Alaqouch-idigit-Qouri 阿剌忽失的吉惕忽里
Alátoun 阿勒阿屯(公主)
Ala-ud-Din 阿剌乌丁
Alexandre Newski 亚历山大·涅夫斯基
Aloughou 阿鲁忽
Alqoui 阿勒灰
Altani 阿勒塔泥
Altan-khan 阿勒坛汗
Altchidaï 阿勒赤带
Althiq 阿勒失黑
Altoun-achouq 阿勒敦阿述
Altyn-khan 阿勒丁汗
Ambaqai 俺巴孩(咸补海罕)
Amir Khosrau 埃米尔胡斯劳
Ammien Marcellin 阿弥恩·马克林
Andronic II 安德罗尼克二世
Aoutchou-ba'atour 阿兀出把阿秃儿(汪忽哈忽赤)
Apichégha 阿必失合
Aqoutaï 阿忽台
Arabchâh 阿拉伯河
Arad 阿拉特
Aratsen 阿剌浅
Arbouqa 阿儿不合
Arcadius 阿卡狄乌斯
Arghoun 阿鲁浑
Arin-tachi 阿邻太子
Ariq-bögä 阿里不哥
Ariq-qaya 阿里海牙
Arqai-qasarbala 阿儿孩合撒儿巴剌
Arslan-khan 阿思兰汗
Asan (Hassan) 阿三(哈桑)
Asoudaï 阿速台
Atchiqchirun 阿赤黑失仑
A-tchou 阿术
Atkiraq 阿惕乞剌黑
Attila 阿提拉
Ayoubide 艾育伯

Babour 巴布尔
Badaï 巴歹
Baibars 拜把儿士
Baichuiqor-doqchin 伯升豁儿多黑申
Baïdar 拜答儿
Baidjou 拜住
Balanoyan 八剌那颜
Balban 巴尔班
Baqoutchorgi 巴忽搠罗吉
Barani 巴拉尼

Barhebraeus 巴赫伯拉厄思
Bartan-ba'atour 巴儿坛把阿秃儿
Bartchouq 巴而术(畏吾儿亦都护)
Barthold 巴托尔德
Baruch, W. 巴鲁克
Batachiqan 巴塔赤罕
Batchman 八失蛮(八赤蛮)
Batou 拔都
Bayan 伯颜
Bedr ed-Din Lôulôû 别特哀丁鲁鲁
Bekter 别克帖儿
Belgunataï 别勒古讷台
Belgutaï 别勒古台(成吉思汗弟)
Bérézin 别列津
Berké 贝儿克
Bilga-béki 必勒格别乞
Bilga-qaghan 毗伽可汗
Blochet 伯劳舍
Bodountchar 孛端察儿
Bolqadar 不剌合答儿
Boniface VIII 卜尼法斯八世
Bo'ortchou 博尔术
Boroldaï 孛罗勒歹
Boro'oul 勃罗兀勒(诃额仑养子)
Boroqoul 博和忽(博罗忽勒)
Börté 孛儿帖
Börté-tchino 孛儿帖赤那
Botaquanbo'ordjid 孛脱罕孛斡儿只
Botoqoui-tarqoun 孛脱灰塔儿浑
Bougidaï 不吉歹
Bouqa 不合
Bouqataï 不合台
Bouqa Témur 不花帖木儿
Bouqatou-saldji 不合秃撒勒只
Bou-qou-qatagie (或 qadagi) 不忽合塔吉
Bourouldaï 不鲁勒台
Boutcharan 不察阑
Boutou 不图(孛秃)
Bouyan-chiban 不颜昔班
Bouyirouq 不亦鲁黑(乃蛮首领)
Bouzar 不匝儿
Brosset 布罗塞
Bugunutaï 不古讷台
Buri 不里
Buribökö 不里孛阔

Cahun, Léon 迦恩,莱昂
Casimir 卡西米尔
Cavaignae, E. 卡韦涅, E.
Châh Abbâs 阿拔斯沙
Châh Nadir 那狄尔沙
Charles d'Aujou 安茹的查理
Charles Haguenauer 夏尔·阿格诺埃
Chavannes 沙畹
Cheref ed-Din 薛列夫哀丁
Chibon 昔班
Chikikan-Qoudouqou (Chigi-Qoutouqou) 失乞刊忽都忽(失吉忽都忽)
Chikio'ur 失乞兀儿
Chikou 赤古
Chiktur 赤黑秃儿
Chirémön 失烈门
Chirgu'etu 失儿古额秃
Chirki 昔儿吉
Christensen 克利斯坦生
Cordier 科尔迪埃

Däi-Setchen 德薛禅
Dânichmend Hâdjib 达里蛮哈吉伯
Daoud-Khodja 达忽火者
Darbaï 答儿拜
Daritaï-Ottchigin 答里台斡惕赤斤(成吉思汗叔父)
Darius 大流士
Darkaï-guregên 答儿孩古儿干
Dayan-khan 达延汗
Dayir-Ousoun 答亦儿兀孙
Degaï 迭该
de Coulanges, F. 德库朗热
de Mailla 冯秉正
Dergek 迭儿格克
Desmaison 德美桑
Dimitri 季米特里
Djâfar-Khodja 札法儿火者
Djaghataï 察合台

Djalaïrtaï 札剌亦儿台
Djali-bouqa 扎里不花
Djalin-bouqa 札邻不合
Djamouqa 札木合
Djanibeg 札你别
Djaqaqambou 札合敢不
Djébé 者别
Djébké 者卜客
Djegaï 者该
Djelâled-Din (Mängu-berti) 札阑丁（勉古比尔迪）
Djelmé 者勒篾
Djetaï 者歹
Dje'un 者温
Djirqa'an 只儿豁安
Djirqo'adaï 只儿豁阿歹
Djîouq 赤不黑
Djordji 佐儿赤
Djötchi 拙赤（成吉思汗长子）
Djötchi Darmala 拙赤答儿马剌
Djötchi Qassar 拙赤哈撒儿
Djoütchi 拙赤（忽图剌长子）
Djouwayni 志费尼
Djouzdjâni 术兹查尼
Djungso 种筛
Djurtchédaï 主儿扯歹
Doboun-Mergen 朵奔篾儿干
Dodaï 朵歹
Dóhsson 多桑
Dolo'an-baldaq 朵罗安孛答兀
Doqolqou 多豁勒忽
Dorboï-doqehin 朵儿伯朵黑申
Dordji 脱儿赤
Doua 都哇
Dsaragtou-khan 沙哈都汗
Dulaurier 迪洛里埃

Ebed-jésus 埃伯耶苏
Ebugèn 埃不坚
Edouard 爱德华
Eldjigidai 野里知吉带
Elisséeff, S. 伊里塞夫，S.
Elqoutour 额勒火脱儿
Emel 额篾勒
Erenjén Hara Dawan 额连坚哈拉道安
Erké-qara 额儿客合剌
Ernouz 额儿讷思
Ertogroul 额尔脱古勒
Etienne Douchan 埃蒂内·杜申

F.E.A. Krausse 克罗斯
Firouz Toughoulouk 菲鲁思·都忽鲁黑
Frédéric II 弗里德里希二世

Gaston-Phébus 加司东-费比
Gédymin 格季明
Gengis-khan 成吉思汗
Girma'ou 吉儿马兀
Godan 阔端
Gourkhan 古儿罕
Grégoire X 格列高利十世
Grenard 格勒纳尔
Gurbésu 古儿别速（乃蛮王后）
Gurin-ba'atour 古邻把阿秃儿
Gutchu 曲出
Gutchugur 古出古儿
Gu'un-ouá 古温兀阿
Guyuk 贵由

Haguenauer 阿格诺埃
Hai-Chan 海山
Hamadan 合马丹
Haenisch 海涅士
Harqaï-djioûn 合海迪只温
Harqasoun 哈儿哈孙
Hassán 哈桑
Hassan Gangou 哈桑·甘古
Hermann, Albert 赫尔曼，艾伯特
Hérodote 希罗多德
Höélun 诃额仑（月伦）
Ho-lo--ma 哈喇迈
Horqoudaq 火儿忽答
Hou-cha-hou 忽沙虎
Houdas 霍达斯
Houdja'our 忽札忽儿

Honorius 霍诺里乌斯
Howorth 霍渥斯
Hulägu 旭烈兀
Hulägur 旭剌古儿
Hyacinth 夏真特

Ibaqa-béki 亦巴合别乞
Ibn al-Athîr 伊本-额梯儿
Ibn-Battouta 伊本-白图泰
Ibn-Khaldoun 伊本-哈勒敦
Idouqadaï 亦都合歹
Ilig-i-tourkân 伊立-伊-都儿汗
Ilkhan Ghazan 伊儿汗合赞
Ilouqou-bourqan 亦鲁忽不儿罕
Ilqa 亦勒哈(即桑昆 Senggun,汪罕子)
Iltchidaï-noyan 亦勒赤台那颜
Iltoumich 亦勒都迷失
Iluge 亦鲁该
Inaltchi 亦纳勒赤
Inaltchiq 亦纳勒赤黑
Inantch-bilga 亦难赤必勒格
Inantch Eké Toukou-khan 亦难赤埃格都忽汗
Ismâil 亦思马因
Iturkén 亦秃儿坚
Iturken-you-daqou 亦突而干余答忽
Ivan Kalita 伊凡·加里达

Jean de Marignola 让·玛里奥拉
Jean de Montecorvino 让·蒙泰科维诺
Joinville 儒安维尔
Jornandès 若南德
Jules Verne 儒勒·凡尔纳

Kai-Khosvan II 凯豁思鲁二世
Kanmala 甘麻剌
Karlbeck 卡尔贝克
Kebek 怯伯
Kegäi 客该
Kékéguteï 克勒古台
Kelar 克拉(怯邻)
Kéte 客帖
Kichiliq 乞失里黑
Kieou Tch'ang-tch'ouen 邱长春(邱处机)
Kinggiyadaï 轻吉牙歹
Kiragos 基拉戈斯
Kirataï 乞剌台
Kiré 客烈
Kitbouqa 怯的不花
Koh-i-Baba 库赫·伊·巴巴
Kök-Böri 柯克不儿里
Kökötchrös 阔阔搠思
Kökötchu 阔阔出(成吉思汗养弟)
Kökötchu 阔阔出(桑昆之马夫)
Kökötchu 阔阔出(珊蛮巫者)
Kökötchu 阔阔出(忽必烈之子)
Kökse'usabraq 可克薛兀撒卜剌黑(乃蛮大将)
Komas 科马斯
Körguz 阔里吉思
Kötön-baraqa 阔端巴剌合
Koutchou 阔出
Kowalewski 科瓦列夫斯基
Köyunk 哥扬克
Krichna-Nayak 克里希纳·纳亚克
Kühn, Herbert 屈恩,赫伯特
Kun-bouqa 君不花
Kutchu 曲出
Kutchugur 屈出古儿
Kutchulug 古出鲁克(屈出律)

Lablaqa 剌卜剌哈
Lamb, Harold 拉姆,哈罗德
Lattimore, Owen 拉铁摩尔,欧文

Mahmoûd 马合某
Mahmoût Yalawatch 马合某牙剌洼赤
Malek-el-Kamel 玛勒克凯末尔
Malik-Kafour 玛立克加富尔
Mamaï 马迈
Mandeville, John 曼德维尔,约翰
Manggaï 忙该
Manghousar 忙哥撒儿
Marco Polo 马可·波罗

Marghouz Bouyirouq 马古思不亦鲁
Mar Jabalaha 马·奁巴拉合
Marquat 马迦特
Mas'oûd Yalawatch 马思兀牙剌洼赤
Megudjin-Se'ultu 篾古真薛兀勒图（篾兀真笑里徒，摩古津扫哩图）
Mélike 灭里
Ménèn-Toudoun 篾年土敦
Michel 米哈伊尔（大公）
Michel Paléloque 米歇尔·帕烈斡罗格
Mindvog 明德沃克
Minorsky 明诺尔斯基
Mirza Mohammed ibn Abdul Wahhab-Qazwini 米尔咱·穆罕默德·伊本·阿卜杜勒·瓦哈卜-加兹维尼
Mohammed-Toughlouq 谟罕默德-都忽鲁黑
Mohaummet 摩诃末
Mo-ki-Lien 默棘连
Mongka 蒙哥
Mongka-Témur 忙哥帖木儿
Moritchi 莫里赤
Mostaert 莫斯达
Mötchibédu'un 抹赤别都温
Moulkalkou 木勒合勒忽
Moulqalqou 木勒合勒忽
Mounglik 蒙力克
Mouqali 木华黎
Mstislav Glebovitch 姆斯季斯拉夫·格列博维奇
Mulké-Totaq 木勒客脱塔黑
Munggetu 蒙格秃
Mutugèn 木秃坚

Naouour Bouyirouq 纳兀儿不亦鲁
Naqou-bayan 纳忽伯颜
Narin-Kéyen 纳邻客延
Narin-To'oril 纳邻脱阿邻
Natchin-ba'atour 纳臣把阿秃儿
Nauour 纳兀儿
Naya'a 那牙阿
Nayan 乃颜
Naya-noyan 纳牙那颜
Négudaï 聂古台
Nékun-taïchi 捏坤太子
Nésawi 涅寨维
Ne'udai Tchagha'an 捏兀歹察合安
Nogaï 那海
Nomokhan 那木罕
Nomoloun 那莫伦

Odric de pordenonce 鄂多立克
Oghoul Qaïmich 斡兀立海迷失
Oghouz-Nâmé 乌古思讷默
Ögöaï-tcherbi 斡歌爱扯儿必
Ogödäi 窝阔台
Ögölé 斡格来
Ogölen 斡歌连
Okinbarqaq 斡勤巴儿合黑
Olanoudour 斡兰兀都儿
Oldjätou 完者都
Olgerd 奥利格尔德
Önggur 汪古儿
Orbaï 斡儿伯
Orda 斡儿答
Orebekdigin 斡列别克的斤
Orghana 倭耳干纳
Ortching 斡儿臣
Othman 奥斯曼
Ottokar II 奥托卡二世
Oui'ourtaï 兀亦兀儿台
Oundjin 温只因
Ouqouna 兀忽纳
Ouriyangqadaï 兀良哈台
Ourous-khan 兀鲁思汗
Ousoun 兀孙
Ozbeg 月即伯

Palladius 鲍乃迪（一译帕拉基）
Péta 别塔
Philippe IV 腓力普四世
Pi-le-ko 毕勒哥
Plan Carpin 柏郎嘉宾
Poppe 波普
Póu-kou-tche-cha-li 朴古只沙里
Póu-Sou-wan 普速完

Po-Yao-ho 孛要合
Pelliot 伯希和
Pozdnéev 波兹涅耶夫
Prasad, Ishwari 普拉瑟德,伊什瓦里

Qa'atai-darmale 合阿台答儿麻剌
Qaboul 合不勒(汗)(葛不勒汗)
Qachi 合失
Qada 合答
Qadagi 合答吉
Qada'an 合答安(合丹)
Qada'an-daldourqan 合答安答勒都儿罕
Qadaq-ba'atour 合答黑把阿秃儿
Qada'an Dal-dourqan 合答安答勒都儿罕
Qadjï'oun-béki 合只温别乞
Qaïdou 海都
Qalioudar 哈里兀答儿
Qara-bouqa 哈剌不花
Qaraqaï-toqoura'oun 合剌孩脱忽剌温
Qaraldai-toqoura'oun 合阑勒歹脱忽剌温
Qaratchar 哈剌察儿
Qargil-Chira 合儿吉勒失剌
Qatâqtâch 哈塔黑塔失
Qatchi-Kulug 合赤曲鲁克
Qatchi'oun 合赤温(成吉思汗弟)
Qatchi'oun-toqoura'oun 合赤温脱忽剌温
Qjartchi'oudai 札儿赤兀歹
Qo'ai-Maral 豁埃马兰勒
Qo'aqtchin 豁阿黑臣
Qodjin-béki 豁真别乞
Qodou 忽秃(豁都)
Qodoun-ortchang 豁敦斡儿长
Qolouiqan 豁雷罕
Qondouqaï 浑都海
Qongdaqor 晃答豁儿
Qongqaï 晃孩
Qong-taqar 晃塔合儿
Qori-bouga 豁里不花
Qori-Chilemun-taïchi 豁里失列门太子
Qoridaï 豁里歹
Qoridjin-khatoun 豁里真哈敦
Qoril 忽邻
Qorisou-bätchi 豁里速别赤
Qorqasoun 豁儿合孙
Qortchi 豁儿赤
Qortchi-Ousoun 豁儿赤-兀孙
Qortchouquoi 豁儿出恢
Qouaqou-Qoa 豁阿忽豁阿
Qoubilaï 忽必烈(忽必来)
Qoudou 忽图
Qoûdoû 忽都
Qoudou'oudar 忽都兀答儿(忽都答儿)
Qoudou'oudour 忽秃兀阿秃儿
Qoudous 忽都思
Qoudous-Qaltchan 忽都思合勒潺
Qoudouyang 忽图阳
Qoughou 禾忽
Qoulan 忽兰
Qoulbari 忽勒巴里
Qoultouqan-Mergèn 呼勒秃罕-篾儿干
Qounan 忽难
Qou'ourtchin-khatoun 忽兀儿臣哈敦(忽儿真)
Qourdjaqouz (基督教名 Cyriacus)忽儿察忽思
Qoutcha 火者
Qoutchar 忽察儿
Qoutloughkhodja 忽都鲁火者
Qoutouktaï Iriktchi 忽都克台亦里克只
Qoutoula-khan 忽图剌罕
Qoutouqa-béki 忽都合别乞
Qoutouqtaï 忽都黑台
Qoutouqtou Mounggour 忽秃黑秃蒙古儿
Qouyildar (Qouyouldar) 忽亦勒答儿(忽余勒答儿)

Rabban-Çauma 拉班-扫马
RachiD ed-Din 拉施特
Ralph Fox 拉尔夫·福克斯
Raverty 拉韦蒂
Rémusat 雷米扎

Rodolphe 鲁道尔夫
Roman 罗曼
Rubrouk 鲁不鲁克

Saint Louis 圣路易
Saïn-Tékin 赛因的斤
Samouqa ba'atour 三木合把阿秃儿
Sanang Setchen 萨囊彻辰
Sandjar 撒査
Saqataï 莎合台
Sarban 撒儿班
Satchä-béki 撒察别乞
Sätchä-domoq 薛扯朵抹黑
Schmidt 斯密特
Senggun-bilgä 桑昆必勒格
Setchi'ur 薛赤兀儿
Shirokogoroff 希罗科戈夫
Shoubad 楚拔
Siao To-lou-Pou 萧朵鲁不
Siméon 西梅翁
So'orqatou-djurki 莎儿合秃主儿乞
Soqor 莎豁儿
Sorgan-chira 锁儿罕失剌
Sorghaqtanï 莎儿合黑塔尼
Souqnaq-tégin 苏黑纳黑特勤
Souqou-Setchen 速忽薛禅
Soutouqataï 速都合台
Stein, Rolf 斯坦,罗尔夫
Stieler 斯蒂莱
Subötaï 速别台
Sukegäi 速客该
Suldus 速勒都思
Suyikétu 速亦客秃
Suyikétu-tcherbi 雪亦客秃哲儿别
Sviatoslav 斯维亚托斯拉夫

Taïtchar 绐察儿
Taïtchou 泰出
Tai-Témur-tachi 台帖木儿太石
Taki 塔乞
Tamerlan 帖木儿兰
Tá-pou-yen 塔不烟
Taqaï 塔孩
Targhout 塔儿忽
Targhoutaï Kiriltouq 塔儿忽台乞邻勒秃黑
Tarmachirin 答尔麻失里
Tatchar 塔察儿
Tá-tá-tónga 塔塔统阿
Tayang Taï-bouqa 塔阳太不花
Tayitchi'oudar 泰亦赤兀歹
Tcha'aroun 察阿儿温
Tchaga'an-O'aa 察合安兀洼
Tchagha'oun 察合安
Tchanaï 察乃
Tchao-Hong 赵珙
Tchaoudjin-örtegaï 抄真斡儿帖孩
Tcha'ourqan 察兀儿罕
Tcha'outou 察兀都
Tchäpär 察八儿
Tchaqa 察合
Tchaqourqan 察兀儿罕
Tcharaqa Ebugän 察剌合埃不罕
Tcharaqai-linqqu 察剌孩领忽
Tchen-kouo 镇国
Tchétchéyigèn (Tchitchâken) 扯扯亦坚(赤惕察坚)
Tchigidaï 赤吉歹
Tchila'oun 赤老温
Tchîlâoûn 赤剌温
Tchila'oun-Ba'atour 赤老温把阿秃儿
Tchila'ounqayitchi 赤剌温孩亦赤
Tchilger Bökö 赤勒格尔孛可
Tchilgutaï 赤勒古台
Tchimbai 沈白
Tchinqaï 镇海
Tchomoughar 出木哈儿
Tchonaq 绰纳黑
Tchongqor 床兀儿
Tcho'os-tchaghan 搠斡思察罕
Tchopan 出班
Tchormaghan 搠儿马罕
Tchotan 搠坛
Tégin-Qouri 特勤忽里
Télégétu-bayan 帖列格秃伯颜
Témour 铁木耳

Témuder 铁木德儿
Témudjin-ugé 帖木真兀格
Témugé 帖木格
Témulun 帖木仑
Témur Oldjäïtu 铁木耳完泽笃
Témutaï 忒木䚟
Tétikchal 德的克察勒(的克撒合勒)
Ti--Kou-Nai, Tigounï 迪古乃
Timour-mélik 帖木儿灭里
Timourtach 帖木儿答失
Tödöyän 脱朵延
Tödöyän Girté 脱朵延吉儿帖
Tödöyen-Ottchigin 脱朵延斡惕赤斤
Toghatchar 脱合察儿
Toghoutchar 脱忽察儿
Toghouz 脱忽思
Toghril 脱斡邻勒
Togroul 脱古鲁勒
Togto'a-béki 脱黑脱阿别乞
Toktamich 脱脱迷失
Toloui 拖雷
Toloun 脱栾
Toñ-Ouqouq 敦欲谷
Toqtaï-khan 脱脱汗
Töqus-beki 脱古思别乞
Torbitachi 脱儿必塔失(脱儿必答赤)
Törägänä 秃剌哈纳
Touchi-taifou 都石太傅
Toughlouq-Timour 秃黑鲁黑-帖木儿
Toûkoûz 脱古思
Tounbinaï-Setchen 屯必乃薛禅
Touqa Témur 脱黑帖木儿
Touqoulqoutcherbi 都忽勒忽扯儿必
Tousaqa 秃撒哈
Toûse 秃撒
Tugé-Maqa 土格马合
Tunggé 统格

Vernadsky 韦尔纳茨基
Vira Ballala 维拉-巴拉拉
Vladimirtsov 符拉基米尔佐夫

Waççâf 瓦撒夫
Wahîd ed-Dîn Bouchendji 瓦亦哀丁不真吉
Waley, A 韦利
Wang Yen Sian 完颜襄
Wieger, Léon 戴遂良
Wou-Ki-mai 吴乞买
Wou-tchou 乌珠

Yédi-inal Aldiér 也迪亦纳勒阿勒迪额儿
Yédi-Toublouq 也迪土卜鲁黑
Yéqu 也古(哈撒儿之子)
Yêketcheren 也客扯连(塔塔儿人)
Yeketcheren 也客扯连(客列亦惕人)
Yeké-Tchiledu 也客赤列都
Yé-liu A-qaï 耶律阿海
Yé-liu Hi-leang 耶律希亮
Yé-liu Lion-ko 耶律留哥
Yé-liu Ta-che 耶律大石
Yé-liu Tche-lou-kou 耶律直鲁古
Yé-liu Tch'ou-ts'ai 耶律楚材
Yé-liu Yi-lie 耶律夷列
Yelmich 叶里迷失
Yésugän 也速干
Yésugéi 也速该
Yésui 也遂
Yésu-Monghka 也速蒙哥
Yésunggé 也松格(哈撒儿之子)
Yesu-Témur 玉昔帖木儿
Yörungtach 玉龙答失
Youbouqour 药不忽儿
Youri 尤里
Yuhounan 月忽难
Yulengut-Touras 月良兀惕秃剌思
Yurek 月烈

地名译名对照表

Abdjia 阿不赤阿
Abdjiqa-Ködéger 阿卜只合阔帖格儿
Abeskoun 阿必思浑
Adriatique 亚得里亚海
Afghainstan 阿富汗
Aïn-Djalout 阿音札鲁特
Alachaï 阿拉善
Alaqmaq 阿剌黑马黑
Alataou 阿剌答忽
A-lei 阿雷河
Alep 阿勒波
Almaligh 阿力麻里
A-louhouan(Arghoun) 阿鲁欢山(阿儿浑山)
Alqoui-boulaq 阿勒灰不剌黑
Altaïsk 阿尔泰斯克
Altaï-su 阿尔泰苏
Altchia (Outchia) 阿赤阿(兀赤阿)
Amou-darya 阿姆河
Amour 黑龙江(阿穆尔河)
Anagni 阿纳尼
Aqa 阿哈河
Aqmolinsk 阿克摩林斯克
Aqtaqh-Altai 阿黑答黑阿勒台
Araï (Alai) 阿来
Aral 咸海
Arbèles 阿贝尔
Ardébil 阿儿违比尔
Argal-géögi 阿儿合勒苟吉
Argoun 阿儿浑河
Aroutolaqou 阿鲁脱那兀山
Asie Antérieure 前亚细亚
Avignon 阿维尼翁
Azergen 阿哲儿刊
Azov 阿速海
Badaon 巴达翁
Baghdad 报达(巴格达)
Baïdarik 拜达里克河
Baïkal 贝加尔湖
Balassaghoun 八剌撒浑(八喇沙衮)
Baldjouna 巴泐渚纳
Baldjoun-aral 巴勒谆阿剌
Baldjoutaï 巴勒渚台
Balkh 巴里黑
Balkhach 巴尔喀什湖
Bamiyân 八米俺
Barghoussin 巴儿忽辛
Barghoutchin 巴尔忽真
Bayidaraq-beltchir 巴亦答剌黑别勒赤儿
Bechbaligh 别失八里
Belouchistan 俾路支
Bénaket 别纳客忒
Berké-elet 别儿客额列
Bielaia 别拉亚河
Bielgorod 别尔戈罗德
Bihar 比合尔
Bohême 波希米亚
Bordeaux 波尔多
Borgataï 布尔合台
Bosphore 博斯普鲁斯海峡
Botaquanbo'ordjid 孛脱罕孛斡儿只
Bouir-nor 捕鱼儿湖
Boukhara 不花剌
Boukhtarma 不喀达儿麻河
Boulgoun 不耳浑河
Bou'oura-Ke'er 不兀剌客额儿
Bourqan 不儿罕山
Bougi 不儿吉

Bourqoutchin-Toûkoûn　不儿忽真-都衮
Brousse　不鲁斯

Caboul　高附
Cappadoce　卡帕多基亚
Caspienne　里海
Caucase　高加索
Césarée　切塞雷
Ceylan　锡兰
Chaldée　加勒底
Chamakha　查马哈
Chara Muren　察哈尔河
Charassoun　恰拉松
Chargin Nor　察哈金湖
Chîlkilk　昔勒克勒克
Chiqchit　失黑失惕
Chiraz　设拉子
Chirgin　失儿津
Cho'orqat　搠儿合惕
Coromandel　科罗曼德尔
Cracorie　克拉科夫
Crécy　克雷西

Dabistan-daban　答必斯丹-答班（山峡）
Dalan-Baldjout　答兰巴勒主惕
Dalan-Némurgès　答兰捏木儿格思
Dalmate　答尔马惕
Damas　大马司
Daulatabad　道拉塔巴德
Delhi　德里
Deli'un (Deligun)　迭里温山
Derbend　打耳班
Devagiri　德瓦吉里
Dimitrov　季米特洛夫
Dirghan　只儿浑
Djabaqan (Dzabkhun)　札八罕（查孛罕）
Djadjnagar　贾杰纳加尔
Djambaligh　彰八里（昌八剌）
Djend　毡的
Djerqabtchiqai　折儿合不赤孩（隘）
Djorqalqaoun　勺儿合勒昆
Djoumna　阎牟那河
Dniéper　德聂伯河
Dolon-Nor　多伦泊
Dörméqäi　朵儿篾该
Durnkrut　迪恩克卢特
Dwaramoudra　德瓦拉穆德拉
Dzapkhan-gol　札八罕湖
Dzimsa　济木萨
Dzoungarie　准噶尔

Ebi-Nor　额必湖
Eder-Altaï　额埕儿阿勒台（隘口）
Edimbourg　爱丁堡
Eghigaia　额格里合牙
Elet　额列惕
Enégen-Guiletud　额捏坚归列秃
Erdich-un Bouqdourma　也儿的石不黑都儿麻
Erquné-murén　额尔格涅河
Erîqaï　额里该城
Erkéné-Qou　额尔格涅坤
Erzindjan　额儿赞章
Euzkend　讹迹刊

Ferghâna　费尔干纳
Florence　佛罗伦萨
Foix　富瓦

Galilée　加利利
Galitch　加里奇
Gan　刊河
Ghazna　哥疾宁
Gobi　戈壁
Gorodets　戈罗杰茨
Gorokhovets　戈罗霍韦茨
Goudjerat　胡茶辣
Gourgândj (Ourgendj)　乌儿犍赤（玉龙杰赤、兀笼格赤）
Gran　格兰
Grenade　格勒纳德
Gurelgu　古连勒古
Guséur　古泄儿湖

Habsbourg 哈布斯堡
Hailing 海岭
Hallali (*Qayaligh*) 海押立
Hamadhan 哈马丹
Hansi 汉西
Haute-Orkhon 上鄂尔浑河
Haute Toungouska 上东古斯卡河
Hedjaz 汉志
Herat 也里(赫拉特)
Hilla 希拉
Hindou Kouch 兴都库什山
Houla'an-bouqa 忽刺安不合

Iénissei 叶尼塞河
Ili 伊犁
Imil 叶密立
Ingoda 音各答河
Iran 伊兰
Iraq 伊拉克
Iraq-Adjémi 伊剌克阿只迷
Irkoutsk (Irkoutzk) 伊儿库茨克
Irtych (Erdich) 也儿的石（额儿的石）河
Irtych Nor 也儿的石湖
Isphahan 亦思法杭
Issiq-Koul 伊塞克湖

Kachgar 喀什噶尔
Kachgarie 喀什加里亚
Kachmir 迦湿弥罗(克什米尔)
Kalanau 卡拉瑙
Kalka (Kalmious) 迦勒迦(加勒密勿思)河
Kama 卡马河
Kaménets 卡缅涅兹
Kanaudj 卡瑙季
Kara 卡拉
Karagasses 哈剌加斯山
Keltégaï-Qada 客勒帖该合答
Kemkem-djïut 谦谦州
Kenduk 肯都克
Kenteï 肯特山
Kérulén 客鲁涟河
Khalkha 喀尔喀河(合勒合河)
Khanbaligh 汗八里(大都)
Kharoukha 哈儿乌克合河
Khiva 基瓦
Khodjend 忽毡
Khorssan 呼罗珊
Khotan 和阗(斡端)
Khwarezm 花剌子模
Kiev 基辅
Kilqa 勤勒豁
Kimourqa 乞沐儿合河
Kirman 起儿漫
Kobdo 科布多
Köckchun Orkhon 柯克准-鄂尔浑
Ködä'äaral 阔迭额阿剌勒
Ködää-aral 阔答阿岛
Kök-Irtych 可克-也儿的石
Kökö Na'our 青海子(阔阔淖儿)
Kölen, (Kouloun-Nor) 阔连海子（呼伦池）
Kolomna 科洛姆纳
Kopal 库巴勒
Kostromskoi-Galitch 科斯特罗斯姆科伊-加里奇
Kouban 库班
Kouei-lei 贵烈河
Kouhram 库赫兰
Koukou-khoto 呼呼克图
Kouldja 固勒札
Koulikovo 库利库沃
Koungor 衮哥儿山
Koutcha 库车
Kou-tch'eng 古城
Köyitén 阔亦田
Krasnoiarsk 克拉司诺亚尔斯克
Kungur 晃火儿
Kyzyl-Irmaq 克孜勒伊尔马克

Lac Buyur 捕鱼儿湖
Lac Kölun (Petit Dalaï-Nor) 库伦湖(小达赖湖)
Ladyjin 拉德任
Lahore 拉合尔

Lakhnauti 拉克瑙蒂
Liégnitz 利格尼茨
Lotharingie 洛塔兰日
Lyons 里昂

Mabar 马八儿
Mägät (Mankas) 马加惕(蒙加思)
Maghreb 马格里布
Malabar 马拉巴
Malta 马尔塔
Malwa 摩腊婆
Mao'umdur 卯温都儿山
Maragha 马剌合
Marioupol 马利乌波里
Mathourâ 马图拉
Mâwarâ-an-nahr 马维兰-纳赫儿
Mazendêran 祃桚答而
Meaux 莫
Méched 蔑扯德
Mecque 麦加
Mer Egée 爱琴海
Mer Ghaciale 冰海
Meru 马鲁
Minoussinsk 明努辛斯克
Moghan 木干草原
Mogolistan 蒙古斯坦
Mohi 莫希
Moldovie 摩拉维亚
Mologa 莫洛加河
Mont Beder 别帖儿山
Mont Djalama 札剌麻山
Monts Alouisêrassa 阿鲁亦塞剌沙山
Monts Araou'out-tourqa'out 阿剌兀惕土儿合兀山
Monts Qara'oundjidoun 合剌温只敦山
Monts Qaraqorum 哈剌和林山
Monts Soyoulzi 索约勒诗山
Mordvine 莫尔德文
Mossoul 毛歹里
Moultan 木勒坛
Mountcha (Mou-Na-tch'a) 蒙惕察(莫那察)
Mourom 穆罗姆

Namoqo 纳莫古岭
Naples 那不勒斯
Naqou 纳忽
Naratou-chituyen 纳拉秃失秃延
Narun 纳伦河
Navas de Tolosa 纳瓦斯德托洛萨
Nékun 涅坤河
Népal 泥婆罗(尼泊尔)
Neustrie 纽斯特里亚
Nicée 尼斯
Nicharpour 你沙布儿
Nichne-Oudinsk 下乌金斯克
Nil 尼罗河
Noin-Oula 诺音乌拉
Nonni 嫩江
Novgorod 诺夫哥罗德

Obi 鄂毕河
Obolo-Khabala 奥孛乐喀巴那山
Oldja 浯勒札河
Olégaï-boulaq 斡列该不剌合
Olqoui-childjoudjout 兀勒灰昔勒术亦术惕
Olqoui-chilugeldjit 兀勒灰失鲁格勒只惕
Ongin 翁金河
Onon 鄂嫩河(斡难河)
Ordos 鄂尔多斯
Orkhon 鄂尔浑河
Ormuz 忽鲁谟子
Orno'ou 斡儿纳兀
Otrar 讹答剌
Oubsa Nor 乌布沙泊
Ouda 兀答河
Oudh 乌特
Ouigourie 畏吾儿里亚
Ouldja 浯勒札河
Ouliassoutai 乌里雅苏台
Oulough-tagh 兀鲁黑塔黑
Oural 乌拉尔

Ouraísk 乌拉尔斯克
Ouraqaï 兀剌孩
Ourchi'oun 兀儿失温河
Ourgendj 乌尔犍赤(玉龙杰赤)
Ourgu 库伦
Oussouri 乌苏里江
Outch 乌赤

Pamir 帕米尔
Pasirik 巴西里克
Pechaver 白沙瓦
Pendjab 旁遮普
Péreslavl 佩列斯拉夫利
Perse 波斯
Perwân 巴鲁安
Poitiers 普瓦捷
Poulad 不剌
Praque 布拉格
Pronsk 普隆斯克
Pskov 普斯科夫

Qalaqaldjit-élet 合剌合勒只惕-额列惕
Qangharqan 库合尔合山
Qara-Balghasson 哈剌-八剌哈孙
Qarachar 哈剌沙儿(焉耆)
Qaradal Houdja'our 合剌答勒忽札兀儿(泉)
Qaradji-kéer 合剌只客额儿
Qara-Djirugen 合剌只鲁格
Qara-gol 黑河
Qara'oun-Qa-btchal 哈剌温-哈伯察儿
Qaraqoroun 哈剌和林
Qarataou 哈剌答忽山
Qara-tun 黑森林
Qariltou 合黑勒都
Qatchir 合池儿河
Qatwân 哈特湾
Qazwin 可疾云
Qizilbarchi 乞温沏巴失湖
Qorgounaqdjubur 豁儿豁纳主不儿
Qotcha-boldaq 火察孛勒答黑
Qoubaqaya 忽巴合牙
Qoula'an-qout 忽剌安忽惕
Qoulan-bachi 忽兰巴失
Qouldaqar 忽勒答儿
Qoum 忽木
Qoumchigir 忽木升吉儿
Qourban-Télésut 忽儿邦德勒苏惕
Qoûroû-Qabtchâl 忽儿鲁哈卜察勒(山峡)
Qousoutou-Chituyen 忽速秃失秃延
Qoutoun-Nor 虎敦湖
Qouya 康耶

Radjpouta 拉加普脱
Ramechvaram 腊梅希瓦伦
Reiy 剌夷
Riazan 梁赞
Rio-Salado 里奥萨拉多
Rivière Ourcungou 乌泷古河
Rivière Soghoq 浈豁黑河
Rostov 罗斯托夫
Roum 罗姆

Sa'arikéer 撒里河
Saïram 赛剌木湖
Samana 萨马纳
Samarqand 撒麻尔干
Sandomiercz 桑朵米儿
Sangghour 桑沽儿河
Saraï 萨莱
Sariq-qol 萨里库尔河
Sarsouti 萨尔苏蒂
Sayo 萨约河
Séistan 锡斯坦
Sélenga 色楞格河
Sémipalatinsk 塞米巴拉金斯克
Sémiretchié 谢米列契
Sighnâq 昔格纳黑
Silésie 西里西亚
Si-mou-t'ou (Sîmoûltâi) 昔木土湖(昔木勒台)
Sind 申河(即印度河)
Sir-daryâ 锡尔河
Siti 锡季河
Sivastan 锡瓦斯坦

Smolensk 斯摩棱斯克
Soudaq 速答黑
Soudja 速札河
Souzdal 苏兹达尔

Tachkend 塔什干
Taïqal-Qorqa 台合勒山
Talas 塔拉斯
Talki 塔勒奇(隘)
Tallgren 塔尔格朗
Ta-lou-hou 答鲁忽河
Talqoun-Aral 塔勒浑阿勒
Tamir 塔米尔河
Tana 塔那
Tanger 丹吉尔
Tanglou 唐努山
Tannou Touva 唐努图瓦
Tar-murén 塔儿河
Tatal-Toqola 答答勒脱豁拉
Tauris 套利斯
Taurus 套鲁斯
Tchaghan-Olon 察罕奥龙
Tchakirma'out 察乞儿马兀惕
Tchektcher 扯克撒儿
Tcherkesse 曲儿克斯
Tchernigov 切尔尼戈夫
Tchetchéer-undur 扯哲儿温都儿山
Tchilek 赤洛克河
Tchindatchinskaïa 钦达钦斯卡亚
Tchiqourqou 赤忽儿忽
Tchorqo 出儿忽山
Tchougoutchak 楚古察克
Tchu 楚河
Téhéran 德黑兰
Télétu (amasar) 迭列秃(隘口)
Telinga 特林加
Télingana 德棱干纳
Téméyeu-Kéer 帖篾延客额儿
Térek 忒列客
Tergúne 帖儿古涅山
Tess 帖斯河
Thaleqân 塔里寒
Thrace 色雷斯
Tie-mai-kai 帖麦川(特默格川)
Tiflis 梯佛利斯
Tigne 底格里斯河
Timochkino 季莫奇基诺
Tisza 蒂萨河
Tokharestan 吐呼罗斯坦
Tokmak 托克马克
Tombouctou 通布图
Torjok 托尔若克
Touin 图音
Toulounsk 图隆斯克山
Tóu-lu-pie-eul 秃律别尔河
Tou'oula 土兀剌(土拉河)
Toura 图剌
Tourfan 吐鲁番
Tourgaï 图尔盖
Tourouca Courgan 秃鲁哈忽儿罕
Transoxiane 河中
Trébizonde 特拉布宗
Troitz-Kozawsk 脱只-哥萨夫斯克
Tsaritsin 察里津
Tunggé 统格河
Tunis 突尼斯
Turkestan 突厥斯坦
Twer 特维尔

Valachie 瓦拉基亚
Vidjayanagar 维查耶纳伽尔
Vienne 维也纳
Vilna 维尔那
Vladimir 弗拉基米尔
Voljski 沃尔日斯基

Wahlstadt 瓦尔施泰特
Warangal 瓦朗加尔
Waroslav 瓦罗斯拉夫
Wôliyân 瓦里安
Woskressensk 沃斯克列先斯克

Yarkand 叶尔羌(鸦儿看)
Yaroslav 雅罗斯拉夫
Yédi-Qorqan 也迪豁儿晃
Yékê Ondoui 也客汪都亦

Yéké télésun 也可迭烈孙
Yeslavets 叶斯拉夫兹
Youriev 尤里耶夫
Zaïssan Nor 斋桑泊
Zendjân 赞章
Zérafchan 塞拉夫香河

部落、族别、种别译名对照表

Afrâsiyâb 额弗剌昔牙卜王朝
Alain 阿兰
Almogavares 阿尔摩加瓦尔人
Almchades 阿勒摩合德人
Almoravides 阿勒摩拉维德人
Alouq-ai-Tatar 阿鲁孩塔塔儿
Altchi-Tatar 阿勒赤塔塔儿
Amorites 阿莫里特人
Angevins 安吉文人
Aragonais 阿拉贡人
Aramées 阿拉米人
Aroulat 阿鲁剌惕
Assasins 阿萨辛人（木剌夷、亦思马因）
Avar 阿瓦尔人
Azerbeidjan 阿哲儿拜占（阿塞拜疆）

Ba'arin 巴邻（巴阿邻）
Bacteria 大夏
Bahmani 巴赫马尼王国
Bahrides 伯海里
Barghou (Barghouchin) 巴尔忽（巴尔忽真）
Baroules 巴鲁剌思
Baya'out 伯牙吾惕
Bésut (Yisut) 别速惕
Bickin 别斤
Bolghar 不里阿耳
Bordijidin 孛儿只斤
Buryat 不里牙惕（布里雅特）
Byzance 拜占廷

Calto-germanique 凯尔特-日耳曼人
Caramanie 卡拉马尼王朝
Catalans 加泰隆人
Cha-tó (Turcs) 沙陀（突厥）
Che-wei 室韦
Cimmériens 辛梅里安人

Djadaran 札答剌
Djadjirat 札只剌惕
Djalair 札剌儿人
Dja'ouriyat 沼兀列亦惕
Djirgin 只儿斤
Djourkin, Djurki 主儿乞
Djouyin (Tatar) 主因（塔塔儿人）
Djurkin (Yurki) 主儿勤（禹儿曲）
Djurtchät 女真人
Dörben(Dörbän) 朵儿边人（朵鲁班）
Durlukin 都儿鲁斤

Finno-Ougviens 芬兰-乌戈尔人
Flamands 佛兰芒人
Francs 法兰克人

Gänigäs 格泥格思
Gêorgie 谷儿只
Ghassanides 伽色尼王朝
Ghaznévides (Turcs) 伽色尼突厥人
Ghourides 古耳王朝
Gurelgu 古列勒古

Hanaur 哈瑙尔
Héphthalites 哌哒人
Hoi-yin Ouryanqat 槐因兀良哈
Hoyçalas 霍伊萨拉
Huns (Hiong-nou) 匈人（匈奴）

Ikiräs 亦乞剌思人
Ilderken 亦勒秃儿斤
Iran 伊兰

Jacques 约克人
Jouan-Jouan 蠕蠕(柔然)

Kakatiyas 卡卡迪亚
Kalmouk 卡尔梅克人
Keraït(Kéräyit) 客列亦惕
Khazdres 可萨
Khildjis 基尔吉王朝
Khitaï (Khitan) 契丹 (Qara-Khitaï)(哈剌契丹),(西辽)
Kieou-tsen (Kouchan) 龟兹(曲先)
Kimourqa 乞沐儿合
Kirghiz 乞儿吉思(黠戛斯)
Kiyat 乞牙惕(乞颜)
Kiyat-Djurki 乞牙惕主儿乞
Kurdes 库尔德人

Lakhmides 拉克米特人
Lesghiens 勒吉思人

Madjapahit 麻喏八歇(满者伯夷)
Madjar 马札儿(匈牙利)
Madura 马都拉
Mangghout 忙忽惕
Märkit (Merkit) 篾儿乞惕人
Maroc 摩洛哥王国
Maures 摩尔人
Médie 米底人
Mérinides 马林王朝
Môdân 莫丹
Moukri 木乞里人(靺鞨)

Nabatéens 纳巴泰人
Naïman 乃蛮
Nankyas 南家思(南宋)
Ne'gus 捏古思
Ne'ut 捏兀歹
Niroun 尼伦
Noyakin 那牙乞

Oghouz 乌古斯人
Oïrat 斡亦剌惕
Olon-Doungqayit 斡栾董合亦惕
Olqouno'out 斡勒忽讷
Ongut 汪古人
Oronar 斡罗纳
Otouz Tatar 十三姓塔塔儿
Ou'as Merkit 兀洼思蔑儿乞惕
Oubtchiqtaï 兀卜赤黑台
Oudouyit-Merkit 兀都亦惕-蔑儿乞惕
Ouigour 畏吾儿人
Ourou'out 兀鲁兀惕
Ouryangqat 兀良哈
Ouzbek 乌兹别克

Pandyas 潘迪亚
Perse 波斯
Polovtsi 波罗维赤

Qa'at-Merkit 合阿惕篾儿乞惕
Qachin 合申
Qangli 康里
Qara-djirugen 合剌主鲁格
Qarakhanides 哈剌汗王朝
Qara-khitai 哈剌契丹(西辽)
Qaraunah 哈劳那赫族
Qarlouq 哈剌鲁
Qatagin 哈塔斤
Qiptchaq 奇卜察克(钦察)
Qonggirat 弘吉剌惕
Qongqotat 晃豁坛
Qori-Toumat 豁里秃马惕(二十姓秃马惕)
Qorolas 火鲁剌思

Russie 罗斯(斡罗思)

Saladin 萨拉丁
Saldji'out 撒勒只兀惕
Saqayit 撒合亦惕
Sarmates 萨尔马特人
Sarta'oul 撒儿塔兀勒 (蒙古人所称花剌子模)
Sassanides 萨珊王朝
Scrub 斯克鲁布人
Scythes 西徐亚人

Sarmato-Alains 萨尔马西安-阿兰人
Seldjoukides (Turcs) 塞尔柱突厥人
Serbes 塞尔维亚人
Sien-pei 鲜卑
Si-Hia 西夏
Sogdien 粟特人
Solangqas 肃良哈
Suldus 速勒都思

Tabagatch 桃花石(拓拔)
Tadjik 塔吉克
Tangout 唐古惕(唐兀,西夏)
Targhout 塔儿忽
Tatar 塔塔儿
Tayitchi'out 泰亦赤兀惕
Tchaghan-Tatar 察阿安塔塔儿
Tchangchi'out 敞失兀惕
Tcherkesses 曲儿克斯人
Tchîoûn 赤兀温
Tibét 吐蕃
Tôdâqlîn 脱答黑邻
Tongous 通古斯人
Toquouz Tatar 九姓塔塔儿
Torghout 土尔扈特人
Toumat 秃马惕
Turc Kirghiz 乞儿吉思突厥人
Turc Ongut 汪古突厥人
Turcomaus 突厥蛮
Turc Ouigour 畏吾儿突厥人
Turc Qangli 康里突厥人
Turc Qarlouq 哈剌鲁突厥人
Turcs Ghaznévides 伽色尼突厥人
Turk 突厥人

Uzbek 乌兹别克

Yadavas 雅达瓦
Yakout 雅库特人
Yue-tche 月氏